

〔阿根廷〕何塞·马莫尔 著

阿玛莉娅

江禾 李卞 凌立译



阿玛莉娅

〔阿根廷〕何塞·马莫尔 著
江禾 李卞 凌立译

漓江出版社

阿玛莉娅

〔阿根廷〕何塞·马莫尔 著

江 禾、李 卞、凌 立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375　插页 6　字数 616,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3,700 册

书号：10256·136　　定价：4.70 元

作者的话

这部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大部分还活在人间，他们现在的政治或社会地位，与读者即将读到的这些事件发生的那个时代是相同的。但是作者以虚构的手法，故意把小说中的人物写成与作者已有数代之隔。读者在那些写到罗萨斯、他的家族、他的部长们等等的段落，将会发现没有使用现在时态，其原因就在这里。

作者认为，这样的写法不仅能使故事的脉络一清二楚，而且对本书的前景有利，因为本书同所有记述阿根廷那个悲惨的独裁统治时的作品一样，不论成功与否，都是供后代阅读的，而这种用追溯的形式描写现今依然健在的人物的方法，对后代是合适的。

何塞·马莫尔

一八五一年五月于蒙得维的亚

主要人物表

阿尔科塔：医生兼教授，爱德华多和丹尼尔的老师

费利克斯·阿尔道：神父

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丹尼尔的表妹，爱德华多的情人

费利佩·阿拉纳：罗萨斯政府外交部长、代理省长

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统一派，爱国青年

博内奥：所罗门上校的秘书

布歇·德·马提尼：法国驻拉普拉塔地区代表

坎迪多·罗德里格斯：丹尼尔的启蒙老师，费利佩·阿拉纳的私人秘书

曼努埃尔·科尔巴兰：罗萨斯的副官

奎蒂尼奥：罗萨斯的爪牙之一

贝略·丹尼尔：统一派，爱国青年

道格拉斯：英国水手，从事偷运人的事业

费明：丹尼尔的忠仆

弗洛伦茜亚·杜帕斯基耶：丹尼尔的情人

曼努埃尔·卡萨尔·盖特：联邦派神父

胡利安·冈萨雷斯·所罗门：人民护法社主席

佩德罗·希门诺：联邦派分子

格雷戈里奥·阿劳斯·德·拉马德里：联邦派将军，后倒向统

一派

拉瓦列：统一派将军，解放者军队的统帅

路易莎：阿玛莉亚的女仆

约翰·恩里克·曼德维尔：英国驻阿根廷公使

卢西奥·曼西利亚：联邦派将军，罗萨斯的妹夫

玛塞莉娜：丹尼尔的秘密联络员之一

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罗萨斯的小姨子之一

尼古拉斯·马里尼奥：联邦派分子，《商务报》编辑

玛蒂尔德：弗洛伦茜亚的母亲

胡安·梅洛：马索卡分子

佩德罗：阿玛莉亚的老仆人

里维拉：将军，乌拉圭总统

罗隆：联邦派将军

梅萨德斯·罗萨斯·德·里维拉　罗萨斯的妹妹

阿古斯蒂娜·罗萨斯·德·曼西利亚：罗萨斯的妹妹

曼努埃拉（曼努埃莉塔）·德·罗萨斯-埃斯库拉：罗萨斯的女儿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当时阿根廷的独裁者

胡安西托·罗萨斯：罗萨斯的儿子

斯莱德：美国驻阿根廷领事

贝尔纳多·维多利卡：罗萨斯政府的警察首脑

目　次

作者的话 ……何塞·马莫尔

第一部 …… 1

第一章　背叛 …… 3

第二章　急救 …… 21

第三章　书信 …… 40

第四章　就餐时间 …… 48

第五章　奎蒂尼奥少校 …… 68

第六章　维多利卡 …… 76

第七章　约翰·恩里克·曼德维尔爵士 …… 86

第八章　黎明 …… 104

第九章　是天使还是魔鬼 …… 108

第十章　丹尼尔的代理人 …… 125

第十一章　拿藤手杖的人出场 …… 135

第十二章　弗洛伦茜亚和丹尼尔 …… 148

第十三章　所罗门主席 …… 160

第二部 …… 171

第一章　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 … 173

第二章　一个门有三把钥匙 …… 185

第 三 章　三十二个二十四…… 196
第 四 章　五百盎司黄金…… 206
第 五 章　白玫瑰花…… 215
第 六 章　二十四…… 230
第 七 章　舞会上的一些情景…… 234
第 八 章　丹尼尔·贝略…… 251
第 九 章　未来的设想…… 266
第 十 章　舞会在继续进行…… 273
第十一章　餐桌即景…… 282
第十二章　舞会以后…… 291

第 三 部 …… 299
第 一 章　蒙得维的亚…… 301
第 二 章　会谈…… 305
第 三 章　前一章的继续…… 315
第 四 章　考虑不周…… 334
第 五 章　海上的独白…… 340
第 六 章　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 345
第 七 章　天生一对…… 358
第 八 章　悲剧的序幕…… 367
第 九 章　悲剧的第一幕…… 376
第 十 章　不眠之夜…… 387
第十一章　前一章的继续…… 394
第十二章　如何理解不成文的东西…… 402
第十三章　为什么说坎迪多先生跟罗萨斯一样…… 414
第十四章　两个朋友…… 422
第十五章　阿玛莉亚面对警察…… 430
第十六章　全面告急…… 440

第四部 …… 449
第一章 八月十六日 …… 451
第二章 代理省长 …… 466
第三章 为什么费利佩·阿拉纳既是又不是代理省长 …… 479
第四章 费利佩·阿拉纳是怎样解释催眠现象的 489
第五章 曾经如此 …… 499
第六章 玛尔塔·德尔·罗萨里奥修女 …… 508
第七章 坎迪多先生如何决定移居国外，他第一次努力的结果又是怎样 …… 513
第八章 守卫卢汉及桑托斯卢加雷斯 …… 521
第九章 曼努埃拉·罗萨斯 …… 532
第十章 前一章的继续 …… 543
第十一章 丹尼尔的一次神奇经历是怎么开始的 … 551
第十二章 盖特神父一觉醒来 …… 560
第十三章 “孤零零的房子” …… 571
第十四章 怪影 …… 580
第十五章 值日官 …… 593
第十六章 前一章的继续 …… 603
第十七章 祖国、爱情和友谊 …… 611

第五部 …… 617
第一章 九月 …… 619
第二章 在桑托斯卢加雷斯 …… 625
第三章 一杯血 …… 636
第四章 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依然如故 …… 644
第五章 皮拉德斯发怒 …… 656

第六章　从事偷运人的人…… 668
第七章　巡逻队长…… 676
第八章　捕鲸船…… 687
第九章　联邦巡逻队…… 698
第十章　流血的春天…… 709
第十一章　四十个人当中只有十个人到会…… 714
第十二章　饥饿法…… 723
第十三章　结婚礼服…… 729
第十四章　寻求英国庇护…… 739
第十五章　斯莱德先生…… 749
第十六章　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如何成了奎蒂尼奥的亲属…… 759
第十七章　惊心的钟声…… 773
第十八章　新娘的面纱…… 780
第十九章　洞房…… 787

尾　声…… 797

译后记…… 798

第　一　部

第一章　背　叛

一八四〇年五月四日夜晚十点半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有六个人穿过贝尔格拉诺街一所小房子的庭院。

门廊同整所房子一样漆黑，他们一走到那里，一个人停下脚步，对其余的人说：

“还得采取一项措施。”

“这么谨慎来小心去，我们这一整夜都要给磨蹭掉了，”另一个人回答，看来他最年轻，腰带上挂一柄长剑，一半隐没在肩上披下来的蓝呢披风的皱折里。

“无论我们怎么谨慎，永远不会嫌多，”第一个说话的人反驳道。“我们一共六个人，先出去三个，走对过的人行道；余下的三个过一会儿再出去，走这边的人行道。我们的汇合地点，是巴尔卡塞街和我们走的这条街交叉的地方。”

“考虑得对。”

“就这么办，我同梅洛和这位先生先走，”挂长剑的年轻人指着刚刚提出建议的那个人说。

他说着就下了门闩，打开大门，用披风遮住自己的脸，同他所指定的两个人一起上了对过的人行道，沿着贝尔格拉诺街朝拉普拉塔河走去。

过两分钟，余下的三个人也出来了，他们关上大门，沿着约定的人行道朝同一方向走去。

他们悄悄地走过几个街区，等那个用套头斗篷遮住脸的叫做梅洛的人走到前边去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我们根据他腰上挂的长剑认出他——的同伴，对他说：

“朋友，真叫人难过！说不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走在祖国的街道上了。我们离开祖国去参加的军队① 要打很多仗，天知道我们在战争里会怎么样。”

“这点我十分清楚，但是我们走这一步是大势 所 趋……可是，”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居然有人跟我们的看法相反。”

“怎么相反？”

“那就是认为，我们阿根廷人的责任是留在布宜诺斯 艾 利斯。”

“不顾罗萨斯吗？”

“不顾罗萨斯。”

“不去参加部队？”

“那当然。”

“呸！说这种话的，不是胆小鬼就是个马索卡分子②！”

“他全都不是。相反，他胆量过人，但有点莽撞，他的品德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纯洁、最高尚的。”

“那么他要我们干什么呢？”

挂长剑的年轻人答道：“他说我们都应该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我们与之战斗的敌人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在那支军队里；他还以极妙的计算来证明，起义时死于街头的人数，

---

① 指当时在乌拉圭由拉瓦列将军领导的军队。这支军队由阿根廷流亡者组成，旨在反对罗萨斯的独裁统治。

② 马索卡(Mazrca)，原意为“玉米穗”，是一个恐怖团体的名称。该团体取这个名称，有两种说法：其一，据说该团体成立时创始人请罗萨斯选择徽记，罗萨斯送去了由他女儿收的玉米穗，以象征该团体的团结。其二，认为是mas horca(更多的绞架)的谐音。

要比在打上一年半载而毫无取胜希望的战斗里牺牲的人数少得多……算啦，我们不谈这个了，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隔墙有耳，甚至空气会窃听，光线会偷看，石块和尘土都会立即把我们的话报告给扼杀我们自由的刽子手。”

年轻人抬头望望天空，那双黑眼睛又大又亮，脸上虽然焕发着二十六岁青春的光彩，但神情悒郁，恰与他苍白的面孔相调和。

他们热烈地谈过这个话题，也已走近了河岸；这时候，梅洛加快了脚步，有时停下来，把脸用披在身上的套头斗篷遮好。

他们一到巴尔卡塞街，梅洛就说：

“我们得在这儿等等他们。”

“我们在河岸的什么地方能找到那艘捕鲸船，你拿得准吗？”年轻人问。

“没问题，”梅洛回答。“我说过把你们送上船去，我就一定履行我答应的话，跟你们一样守信用——把讲好的报酬交给了我。这钱可不是给我的，因为我跟别的任何人一样，也是真正的爱国者，这是付给那些要把你们带到对岸去的那些人的。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

年轻人用犀利的目光盯着梅洛的眼睛，就在这时，后面的那三个人也到了。

“现在咱们不要分开了，”其中一个说。“梅洛，你还走在前面，给我们带路。”

梅洛果然照办，沿着委内瑞拉街走去，从圣洛仑索胡同一拐，就朝河边走去。碧绿的水面上，水波潋滟，悄然流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边的河岸。

夜晚一片静谧，天上星光闪烁，南方吹来的习习凉风预示着严冬即将来临。

在微弱的星光下，依稀可见的拉普拉塔河同南美的潘帕斯

大草原一样广漠，缓缓而去的波浪，流经平缓的河岸，发出的响声犹如美洲的这个巨人在轻轻呼吸；就在我们所叙述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刻，它的背上沉重地压着三十艘法国的军舰。

只有有兴味在漆黑的夜里去拉普拉塔河岸漫步的人才会晓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叫做“巴霍低地”的地方，一切是多么凄凉、阴郁而且肃穆。举目向那浩淼的河面望去，只能隐约辨认出停泊在湾内的几艘军舰上摇曳不定的灯光。城区离河岸有两三个街区，看上去是黑糊糊的一大片。听不见一点人声，唯有那单调、苍凉的波浪声，使那个凄凉的地方呈现些许令人压抑的气息。

可是，在独裁政权肆意放逐了成千的优秀公民之后，只有那些为了逃离祖国，趁着漆黑的夜色来到这个地方的人，才能说出此时此刻的感受：或是被马索卡发觉，死于匕首之下；或是幸运地登上将把他们带往异邦的不结实的小船，就得告别祖国、家庭和爱人，以期寻求一点自由的空气和抵抗独裁政权的军队里的一枝枪。

此外，在我们所叙述的那个时代，心灵的美已被恐怖行为破坏殆尽，这种内心的恐怖症，在我们美洲认识它之前，英法两国对它早已有所体会和研究。

继囚禁、审讯和枪决之后，开始由马索卡执行“官方的凶杀”；对于这帮强盗，就是克伦威尔最初的支持者也会投以憎恨的眼光，马拉① 的朋友们也会感到厌恶。

但是恐怖开始左右所有人的心灵，对于在夜里十一点钟悄悄沿着河岸朝巴拉卡方向走去的这几个人，也不能不发生强烈的影响。他们企图流亡国外，这对暴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必然会受到死刑的惩处。

---

① 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马拉（1743—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这些亡命者彼此间一句话也不说，但我们应该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了。

走在最前头的是胡安·梅洛，平民出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种平民，衣着上接近于文明人，在对文明的敌视方面与蒿乔人相差无几，在习性懒散方面无异于潘帕斯大草原的牧民。说到梅洛，我们已经知道当时他是其余几个人的向导。

相距几步跟着他的是弗朗西斯科·林奇上校，1813年① 的老战士；他出身于社会的最有教育的最上层，长得十分英俊。

他身后紧跟着那个年轻人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是同姓的那位老将军② 的亲属，拥有他父亲遗下的大笔家产；他生性勇敢、豪爽，聪敏，加之刻苦好学，越发才智过人。他就是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个神情悒郁、黑眼睛的年轻人。

走在他后面的是奥利登、里格洛斯和麦松，全都是阿根廷人。

他们就这样鱼贯地来到那个叫做巴霍低地的地段。这个地方介于雷西登西亚和对着光复街上的巴拉卡斯的高高河坡之间；也就是说，他们的位置和英国公使曼德维尔先生居住的宅邸平行。

到了那儿，梅洛停下脚步对他们说：

“这儿就是那艘渔船应该停靠的地方。”

所有的人都在黑暗中凝视，寻找河里那艘救命船，而梅洛却似乎在陆地上寻找，因为他的目光不是投向那几个亡命者盯着的河面，而是朝巴拉卡斯那个方向张望。

“没有，”梅洛说，“不在这儿。得再往前走一点儿。”

---

① 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二章第24页注①。

② 此处指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Manuel Belgrano, 1770—1820)，阿根廷独立战争的一位著名将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本书把他说成是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的亲属，系作家的虚构。

一行人真的都跟他走；可是还没走上两分钟，尾随梅洛的林奇上校就发现，在他们前方三四十步远的地方，影影绰绰有一群人；当他回头告诉他同伴的一刹那，一声“谁！”打破了那僻静地带的沉寂，使所有人的心突然为之一震。

“别回答；我再往前走几步，看看有多少人，”梅洛说着也不等回答，就朝前抢了几步，随即向河岸奔去，同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嗖哨声。

哨音起处，是一阵杂乱可怖的轰响：那是五十名骑手在纵马奔驰，只消两秒钟便如山洪暴发似地冲到那几个不幸的亡命者面前。

林奇上校刚刚从衣袋里掏出他带的一枝手枪，还没来得及射击，就被一匹马猛然撞翻，滚在地上。

麦松和奥利登能够多开了一枪，但是也象林奇上校那样倒下了。

里格洛斯把匕首刺进了向他踏过来的一匹马的胸部，但也被那不可抵挡的冲撞推倒，马和骑手一齐压在他身上。骑手当即一跃而起，把刀刺入他的胸膛，使这个不幸的人成为那不祥之夜的头一名牺牲者。

林奇、奥利登倒在地上，已被铁蹄践踏得浑身是血，神志不清，突然感到有人揪住了头发，随着一个人尖着嗓子厉声诅咒、辱骂和命令，刀锋逼近他们的喉咙。这三个不幸的人翻滚着，挣扎着，叫喊着，用他们血肉模糊的双手挡着喉咙……一切都是枉然！……刀子把手砍断，手指掉了下来，脖子给拉开了大口子。在鲜血喷涌中，他们的灵魂逸出了躯壳，向上帝陈诉自己所遭受的迫害去了。

刽子手们立即下马，拥在尸体周围，抢夺他们的珠宝和钱财；就在此时，由于黑暗和出现这种可怖的混乱景象，谁也没有看见并注意到，相距一百步远的地方有一小群人，他们象是一个

极富弹性的物体，形状，大小每秒钟都有不同的变化：这是爱德华多在和四个刽子手搏斗。

当亡命者受到袭击时，就在林奇上校倒下的瞬间，跟在后边的爱德华多，朝河岸方向一个箭步差不多跨出十五尺。这刚好够他处于马队的侧翼，避免被马踢翻。他在极短促的时间里，迅速想好如何行动并付诸实行；这短促的时间，也足够他拔剑在手，扯掉系在脖子上的披风，把它挽在左臂上。

虽说避过了马队的冲击，尽管当时一片漆黑，夜幕还一时遮住了微弱的星光，他仍不免被人看见。一个骑手的腿碰到了他的左肩，这个骑手同另一个骑手思路颇快，立刻拨转马头，挥着马刀向爱德华多冲来。

爱德华多看不真切，但是可以说，他猜到了这几个刽子手的动作，便一纵身跳到两匹马当间，用他挽着披风的左臂挡住头，把剑整个刺进右边那个敌人的胸膛。在爱德华多朝城区方向后退十步的时候，这个敌人虽已断气，却还没有落马。

这时，又有三个刽子手赶来，同发觉同伙刚刚从马上弯到自己脚下的那个家伙汇合在一起。于是四个人就向爱德华多一拥而上。

爱德华多迅速向右一闪，避过马匹的冲撞，同时朝最边上一匹马的头部狠狠刺了一剑。这匹牲口猛地一晃就倒到别的马匹身上，骑在马上的刽子手意识到坐骑受了致命伤，为了免得跌下马，立即纵身跳下马背；其余几个也跟着一齐翻身下马，不过他们都不明白是何缘故。

爱德华多当即扔掉披风，又后退十几步。他的脑海里闪过赶紧跑掉的念头，可是他懂得，这无济于事，只能使自己疲惫无力，何况追捕他的人会重新上马，很快就能赶上他。

这一闪念还没来得及从脑际消失，刽子手们就已扑了上来：三个人手持马刀，一个人握着屠刀。爱德华多既沉着又勇敢，既

强劲又灵活地迎战四个对手，挡住了他们开头的攻击，并以侧重一点的还击，冲破了他们力图形成的包围圈。三个持马刀的刽子手疯狂地向爱德华多攻来，步步进逼，每刀都砍向他的头部。爱德华多抡剑抵挡，又以左右斜劈来冲开对他的包围圈。他用斜劈进攻，以抡剑抵挡，占了上风，从而开始朝城区又靠近了很大一段距离。

残暴的刽子手们气急败坏，他们不能理解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会抗击这么久。杀机和恼怒使他们失去理智，他们没有发觉离开他们的一伙已有两百多步远了；爱德华多一开始的意图就是把他们引得更远些，以便和他们一起隐没在黑暗的夜色中，这时已逐步实现了。

然而爱德华多渐感气力不支，胸口憋闷，喘不过气来。他的对手们也同样疲乏不堪，力图最后能一举将他围住。其中一个狂呼乱喊地激发同伙，就在他向爱德华多砍来的一刹那 爱德华多尽力伸长手臂，向左右两侧各劈一剑，压住了所有的敌人，象闪电一样迅即从刽子手中间冲杀出去，又得以向城区方向推进了几步。

拿屠刀的那个家伙不但刀子被爱德华多的剑打掉，连手也给削去一截。一个持马刀的刽子手开始感到气力已尽，因为他头上那道深深的伤口血流如注。

尽管如此，四个家伙仍然紧追不舍。那个断了手的家伙由于一时发狂和疼痛难忍，一下子扑向爱德华多，把左手拿着的大套头斗篷朝他头上甩去。爱德华多不知道敌人的意图，以为对方是手持匕首向他袭来，便用剑尖迎去，刺透了敌人的心脏。但套头斗篷投中了目标，披头盖脑地罩在爱德华多身上；他没有着慌，向后退了一步，用原来拿着披风，但在战斗一开始就扔掉它而空出的左手，抓住斗篷，把它从头上扯下来，同时他的右手一直在用剑向四面八方挥劈。可是就在他拨开那突如其来地遮住

视线的乌云的时候，一把刀的刀尖刺中他的左胁，另一把刀的锋刃在他右肩拉开一道口子。

"畜生！"爱德华多说，"除非你们把我砍成肉泥，否则甭想拿我的头去献给你们的主子！"

他鼓起仅有的一点气力，一剑挡回最靠近他的那个敌人砍来的刀，再抽剑尽全力猛刺，结果俩人同时倒地，对手胸膛被刺穿，爱德华多自己再也无力恢复原先的姿势，倒地时虽然失去了知觉，却没有失去勇气。

另外两个凶手向他扑去。

"我还活着！"爱德华多激动地大声喊道；这是在那个地方第一次响起的有力呼喊，在那空旷无人的地方回荡，打破了那个无声的可怖场面。

爱德华多稍稍欠起身子；他的右肘撑着身旁那具尸体的腹部，左手握着长剑，仍要坚持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

他虽已处于这种情况，刽子手们接近他时还是迟疑不决。其中一个逼近爱德华多的脚部，一刀砍中他的左大腿，这个不幸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合适的姿势，更没有气力去抵挡。砍下的这一刀促使他进行最后的挣扎；可就在这时，另一个刽子手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按在地上，用一个膝盖紧紧压住他的胸膛。

"你跑不了啦，统一派分子，你完蛋啦！"那刽子手说，一边转身要抱住爱德华多双腿的另一个刽子手把刀子递过去，好割下爱德华多的脑袋。那家伙马上递去刀子。爱德华多还在用力挣扎，想挣脱他的手，但徒劳无益，只是使自己流尽伤后血管里所剩的一点血液。那匪徒抓起同伙递来的刀子，这时脸上蓦地掠过一阵可憎的狞笑，两眼圆睁，鼻子翕动，嘴巴微张，左手揪住业已奄奄待毙的爱德华多的头发，使这个年轻人脸朝天空，把刀子对准他的喉咙。

可是，就在他要下手割爱德华多的脖子时，只听噗的一声，这刽子手脸朝地倒在几乎就要被他杀戮的人身上。

“你也滚一边去！”一个象是自天而降的男人用有力而且平静的声音说，同时举起手臂指着剩下的最后那个刽子手。正如上面说的，尽管爱德华多已经半死不活，这家伙还在压着他的双腿，不敢挨近他的手。这个匪徒站起身子，向后退去，突然逃向河流方向。

上苍派来的这个人一步也不去追赶；他回身到那群受伤的人和尸首那里，爱德华多就躺在中间。

陌生人极亲切地、满怀忧虑地喊着爱德华多的名字。他抱住刚刚倒到爱德华多身上的刽子手的尸体，搬起来放到一旁，再一膝跪地，扶起那个年轻人的身体，把自己的头贴在他胸膛上。

“还活着！”他听到呼吸声后说；他握住爱德华多的手，对方轻轻的一握使他知道人确实活着，而且也认出了他。

这时他坚定地抬起头，两眼不安地巡视着；他随即站起来，左臂托住爱德华多的腰，把他扛在肩上，向附近的河坡走去，曼德维尔先生的宅邸就座落于该处。

他走路很稳当，毫不费力，这说明他熟悉这一带地方。

“啊呀！”他突然叫了一声。“就差半个街区了……我得休息一下，因为……”爱德华多的身体从他手臂里滑下，鲜血流得两人浑身都是。“爱德华多！”他把嘴贴近爱德华多的耳朵叫唤。“爱德华多，是我，丹尼尔；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丹尼尔。”

受伤者慢慢点点头，微微张开眼睛，因失血过多而引起的昏厥开始过去，夜间的凉风使他精神振作一点。

“快逃……你要保重自己，丹尼尔！”这是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

丹尼尔抱住他。

“别管我，爱德华多；还是管管……来……你用左手搂住我的脖子；尽量搂紧……可是，这是怎么搞的？难道你方才是用左手握剑厮杀的吗？啊，可怜的朋友，那帮匪徒把你的右手给砍伤啦！……而我却没跟你在一起！”

这么说的时候，丹尼尔希望从朋友的嘴里听到回答，以便了解朋友的体力的实际状况，由于他已知道伤势严重，就又把爱德华多扛在肩上，而爱德华多从第一次昏厥中苏醒过来后，在他肩上轻轻一动，要他用双臂扶着朝原先的方向走去。

走动和微风使受伤者稍稍恢复了因流血过多而失去的生气，爱德华多十分亲切地说：

“行了，丹尼尔，”他说。“倚着你的臂膀，我想我是能走几步的。”

“不需要，”丹尼尔一边回答，一边轻轻把他放在地上。“我们已经到了我要带你去的地方。”

爱德华多站了一会儿；可是他左腿几乎伤及骨头，站立的姿势使整个肌肉组织都受不了，剧痛使这个年轻人跪倒了。

“我想过你大概站不住，”丹尼尔故意用轻松的语气说，尽管当时他怀疑到爱德华多可能受了致命的伤，因而心都凉了。他接着说：“不过很幸运，我们已经到这儿了，你在这儿就安全了，我现在去找工具把你转移到别处去。”

说着他又扛起他的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带他下到一条深四五尺的沟的底部；两天前开始挖的这条沟，距座落于河坡——即丹尼尔刚刚扛着亲爱的重载走过的那个地方——的一所宅邸的侧墙二十尺，而这座宅邸正好就是英王陛下政府公使曼德维尔先生的。

丹尼尔让朋友坐在沟底，背靠一边的沟帮，然后问他哪里受了伤。

“不知道；这儿，还有这儿，我觉得痛得厉害，”爱德华多说，

同时拉着丹尼尔的手摸自己的右肩和左腿。

丹尼尔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只伤这里，那就没事儿，亲爱的爱德华多，”说话间他因为刚刚摆脱了焦虑而兴高采烈地紧紧拥抱他的朋友；可是他的臂膀一压，爱德华多痛得尖叫一声“哎哟”！

“大概……是……我这儿大概也受伤了，”他说着把丹尼尔的手放到自己的左胁。“不过最痛的是大腿这儿，真痛得厉害。”

“等一等，”丹尼尔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受伤的大腿紧紧扎住。他接着说：“这样，至少可以止一止血；现在来包扎腰；你觉得伤口是在这儿吗？”

“是的。”

“那么……这儿是我的领带，”说着就用领带扎紧朋友的胸部。

他装出很有信心的样子边说边做这些事情，其实自从他了解到朋友的胸部负伤后，就已失去了信心。所有这些都是在黑黢黢的夜幕下，在一条又窄又湿的沟底进行的。就在两个年轻人(丹尼尔也是个年轻人)处于这种困难的境况的时候，悠扬的钢琴声象嘲弄他们似的传到了他们耳中：这是曼德维尔先生那天夜里在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

“嘿！”丹尼尔替他的朋友刚刚包扎完毕，说道。“英国公使阁下正开心着哩。”

“而这时候，就在他的大门外，我国的公民正在遭受屠杀！”爱德华多感叹地说。

“他就是拿这个取乐的。一个英国公使只有忠实地代表英国，否则就不成其为英国的好公使了。那位高贵的夫人就象非洲霍屯督人的寡妇一样，围着尸首又跳又唱，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寡妇十分悲痛，而那位夫人却是兴高采烈。”

听到这番话，爱德华多笑了，他对丹尼尔的想象力很了解，

而且十分钦佩；当他正要说话时，丹尼尔忽然用手捂住他的嘴。

“我听到响声，”丹尼尔对他耳语，一边摸到那把长剑。

他确实没有弄错。这时清晰地传来两匹马的马蹄声，接着交谈的声音也传到朋友俩的耳朵里。

刹那间一切都变得越来越近了，最后，走近的人的交谈声听得十分真切了。

“我说，”在离沟十一二步处，他们中的一个说，“咱们打个火，借纸烟的亮光就能点数了，因为我不想到博卡去，我要回家。”

“那咱们下马吧，”另一个人答道；两个人下了马，落地时他们的铜剑鞘发出了撞击声。

他们两个都牵着马缰，走到沟边，坐在离丹尼尔和爱德华多四五步远的地方。

两个新来者之一掏出烟具，打着火绒，再点燃一枝很粗的纸烟，对另一个说：

“来吧，你把钞票一张一张递给我。”

另外一个摘下帽子，从里边拿出一卷纸币，从中抽了一张交给他的同伴，对方用左手接过来，拿到叼在嘴上的烟头旁边，然后使劲吸烟，借燃旺的烟头照亮整张纸币。

“一百比索！”递纸币的那个说，他的脸跟另一个人已经凑到一起，以便看清纸币的面值。

“一百比索！”吸烟的那个说，同时从嘴里喷出一大口烟。

他们以点数头一张纸币那种方式，总共清点了三十张同样面值的纸币；随后两人各分了一千五百比索——总数为三千比索的三十张一百比索纸币的一半。照亮纸币的那个说：

“我还以为会更多点儿呢！要是咱们刚才能杀了那个家伙，

那只装金币的钱袋也该是咱们的了。”

“这些统一派分子要到哪儿去？去参加拉瓦列① 的军队，对吗？”

”当然啦！他们还会上哪儿去？可惜的是所有的人都想去，不然咱们天天晚上都能捞一票。”

“可是，有朝一日如果拉瓦列打来了，会有人告发咱们的！”

“嗨！咱们都是听人支使的，瞧着形势不妙的时候就倒过去；眼下我还得照护法者的命令杀人；所以，我才是少校的心腹。”

“你得特别当心！可别让他发现咱们不在，不然你瞧吧，你我都会倒霉的！”

“哟！咱们来这儿，莫拉莱斯去雷蒂罗，迭戈带四个人往街上找逃跑的人，不都是他下的命令吗？咱们明天对他说，咱们找了一整夜，他就没话说了。”

“可是，卡米洛去少校那里报信的时候，吓成那副样子！他报告说，那个统一派分子有四个人保护，少校肯定不会相信，因为知道他是个胆小鬼。”

“是的，不过别的人可不是胆小鬼，一个人不可能把他们都杀死。至于我，我谁也不去找了。”

“让别人去找吧！我要到博卡去，”那个在帽子里放纸币的人说，然后站起来大模大样地跨上马，而另一个人仍然坐在那里。

“好，”这个说，“你走吧。我抽完这支烟就回家；明天一早我找你去，再一起去营房。”

“好吧，明天见，”那个人一边说，一边掉转马头，小跑着上了

---

① 拉瓦列(Juan Lavalle，1797—1841)，阿根廷将军，独立战争的积极参加者。在罗萨斯独裁统治期间，他在阿根廷流亡者中组建军队，领导了许多年反对独裁者的军事行动。

去博卡的那条路。

几分钟后，留下来的那个人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拿到叼在嘴上的纸烟近旁，对着烟头发出的亮光凝视。

“真是块金表！”他说。“谁也没看见我拿到这玩意儿；这回卖的钱，我可不分给任何人喽。”

借着纸烟的亮光，他把金表翻来复去地看。

“它还走着哩！”说着他把金表贴在耳朵上听。“可是我不会……，我不会看钟点……”接着他又把他的宝贝照亮……“这是统一派分子的东西！……至于时辰嘛，我估计，大概是子时，而且……”

“你的时辰到了，狗东西，”丹尼尔说着朝这个匪徒的脑袋砸了一下，这家伙一声没喊出来就躺下了；这一下跟打在要割爱德华多喉咙的那个匪徒头上的那一下，是相同的。丹尼尔手中的武器很小，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它的打击总是发出沉闷而无回响的声音，打在人的头上就跟挨了炮弹的效果相似，我们看到的那两个就这样一声都没喊出来就躺倒了。

丹尼尔从沟里出来，影子似的来到那个匪徒身旁，猛击过他的脑袋，就抓住马的缰绳，把马拉到沟边，再拽着下沟，向朋友伸出一只手臂。

“来，别怕，我的爱德华多！你已经自由了……，得救了……；老天爷给你送来一匹马，这正是我们唯一最需要的东西！”

“对，我觉得好点儿了，不过你得扶着我……我站不住。”

“别用力，”丹尼尔说着又扛起爱德华多，把他托上沟沿。

他立即跳到沟上来，使出难以想象的力气使爱德华多骑到马上——这马因为身边的活动而感到不安。然后，他马上拾起朋友的剑，一跃骑在马的臀部，两臂伸过爱德华多的腰侧，从朋友虚弱的手中接过缰绳，立刻催马爬上挨着曼德维尔先生宅邸近旁的河坡。

“丹尼尔，我们别去我家，因为大概已经上锁了。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今晚别睡在那里。”

“不去，当然不去；我可不想让你在这个时候到卡维尔多街去散步，那里有二十个巡夜人，他们会把我们身上满是血迹的衣服给清清楚楚地照出来的。”

“对，不过也别到你家去。”

“那更不能去，爱德华多；我相信我一辈子从未干过发疯的事；现在要是带你到我家去，无异于去干一件我从未干过的最大蠢事。”

“那去哪儿呢？”

“这暂时还是我的秘密，你就别问了。你要尽量少说话。”

丹尼尔感觉爱德华多的头正在找地方靠一靠，就让他靠在自己胸膛上，丹尼尔做得正是时候，因为这时爱德华多再次昏厥，只觉眼前发黑，随即瘫软了；不过，幸亏这很快就过去了。

丹尼尔催马前进。他们终于来到光复街，就朝巴拉卡斯方向走去；穿过巴西街和帕塔戈内斯街后，向右拐进一条又窄又泥泞的弯曲胡同，这条胡同两旁没有什么大建筑，只有巴拉卡斯河坡一带城区用砖和仙人掌围成庭院的房子。

走六百来步，就到了这条胡同的出口，它通向又陡又荒凉的马尔科河坡。因为坡陡路窄，大白天也使那些到巴拉卡斯去的人胆战心惊，他们情愿走铺了石板的布朗河坡或巴尔卡塞河坡，而不走这条悬崖似的陡坡，在地面泥泞的时候尤其如此。丹尼尔现在就来到了这条河坡，此刻正因它陡峭难行和荒凉，他才选择了这条路。此外，他十分熟悉这一带的路径，灵巧地驾驭坐骑，没有出任何问题。

来到连接巴拉卡斯和博卡的一条横街时，他向右拐，贴着街的一侧，最后到达巴拉卡斯大街，沿街没有碰见一个人。他走街的右边，尽量贴近房屋，并让马放大步子快跑，因为他想尽快走

过警察巡逻队夜间经常出没的这条街道。

走了几分钟之后，他勒马四望，确信周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动静，这才让马继续前进，并对爱德华多说：

“你已经得救了；你马上就会到达安全地方并且得到治疗了。”

“在什么地方？”爱德华多用十分虚弱的声音问他。

“就在这里，”丹尼尔边回答，边把马赶上通往一所房子的小径。从窗上的百叶门和窗玻璃里挂着的白麦斯林纱的厚窗帘，透出房间里照亮的灯光。丹尼尔说这句话的同时，让马靠近窗栅，把手臂伸入窗栅和百叶门，轻轻地敲了敲玻璃。可是，没有人回答。他又敲一次，这时一个女人用疑惧的声音问：

“谁？”

“是我，阿玛莉亚；我，你的表哥。”

“丹尼尔！”说话的是同一个女人，同时从房子里面走近窗子。

“对，我是丹尼尔。”

窗子当即打开了，百叶门撑了起来，一个年轻的穿黑衣的女人弯下身，把手伸到窗栅上。可是一看有两个人骑在一匹马上，她好象吃一惊似的又缩了回去。

“不认得我啦，阿玛莉亚？你听我说，马上把大门开开；不过不要叫醒仆人；你要自己来开门。”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丹尼尔？”

“一秒钟也别耽搁，阿玛莉亚；趁现在街上没人，快开门；这关系到人命，甚至比人命更要紧；现在你懂了吗？”

“天哪！”年轻女人喊道。她关上窗子，匆匆向客厅的门口跑去，从那里又跑到大门口，不顾发出的声响大不大，赶忙开开大门，一直跑到小径上对丹尼尔说：

“快进去！”她声调极其自然地说了这么一句，只有富有同情

心和平和的女人，在采取某种勇敢行动的时候才会用这种声调说话，她们的这种行动往往不是理性推断的结果，而是直觉的产物。

“等一等，”丹尼尔说，他已站到地上，扶着爱德华多的腰，就这样拉住缰绳把马拉近大门口。

“阿玛莉亚，你站到我这儿来，扶住这个人，他自己走不了。”

阿玛莉亚没有犹豫，就扶住爱德华多的臂膀，他正靠在大门的门框上，使出最大力气想挪动自己十分沉重的左腿。

“谢谢，小姐，谢谢！”他说，声音柔和而且充满感情。

“您受伤啦？”

“受了点儿伤。”

“天哪！”阿玛莉亚喊了一声，她感到两手沾上了湿漉漉的血。

在他们这么交谈的时候，丹尼尔已经把马牵到街心，让它对着桥的方向，再将缰绳放在马脖子上，用一直拿在手里的爱德华多的那柄长剑，朝它的臀部狠抽一下。那匹马不等挨第二下，就对着桥的方向狂奔而去。

“现在我们进去！”丹尼尔说着走到大门口，拦腰把爱德华多抱到门厅，再关上大门。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把爱德华多送进客厅，最后把自己在这血腥的夜晚不遗余力地救护的人，放到一张沙发上。这个爱德华多刚强坚毅，只是此刻他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

第二章　急　　救

丹尼尔将爱德华多放到沙发上的时候，阿玛莉亚——这就是丹尼尔的年轻表妹的芳名——立刻跑到与客厅只用一堵玻璃隔墙隔开的内室，从一张黑大理石桌上拿来一盏雪花石膏做的小灯，放在摆满书和花瓶的红木圆桌上。在丹尼尔敲窗玻璃时，她正在灯下读拉马丁① 的《沉思集》。

阿玛莉亚因为受到意外的刺激，这时脸色煞白，但是她那梳向耳后的浅栗色发卷，并未妨碍爱德华多一眼就看到这位二十岁少妇的优美体态、端庄清秀的前额，一双棕褐色的表情丰富的眼睛和俊俏的面容；若是没看出她穿的是丧服，人们会觉得她那身黑衣服是特地用来衬托她那白皙的胸脯和肩膀的。

阿玛莉亚刚把灯放到桌上，丹尼尔就走过来，握住他表妹百合花般的纤手，对她说：

“阿玛莉亚，过去我们难得见面；可是每次见面我总要对你谈到一个年轻人，他跟我情同手足；这个人叫爱德华多，也就是你刚刚接到家里来的这个人。他现在受了重伤，而他的伤一定是“官方”造成的，是罗萨斯的功绩。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治好他，把他掩护好，保全他的性命。”

“可是，丹尼尔，我能做什么呀？”阿玛莉亚十分激动地问，同

---

① 拉马丁(Alphonse Marie-Louis de Lamartin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时把目光移向躺在沙发上的爱德华多。爱德华多的脸色象死尸一样苍白，同他那煤玉般乌亮的眼睛和头发，适成鲜明的对照。

“阿玛莉亚，现在要你做的只有一件事；我一向象哥哥那样爱你，这一点你怀疑吗？”

“啊，不，丹尼尔！我从来不怀疑！”

“很好，”这个年轻人说着吻了吻表妹的额头；“那么，要你做的就是，今天晚上你完全听从我的安排；到明天你就照常仍是这个家和我的主宰了。”

“你就吩咐吧，随你怎样支使都行；在这种时候，我也拿不出什么主意了，”阿玛莉亚说，她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本来的红润。

“首先要你做的是，你不要叫醒任何人，亲自去拿一杯加糖的葡萄酒来。”

阿玛莉亚没等他说完，就已跑到里屋去了。

爱德华多一直受疼痛和疲乏的折磨，这会儿得到短暂的休息，开始舒展了些。这时丹尼尔走到他身旁，对他说：

“这是我常对你谈起的那个寡居的表妹，人很漂亮，是图库曼的美人；她从图库曼回来，孤身一人已经在这所别墅里生活了四个月。我想，如果她的接待不合你的心意，你的眼神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喽。”

爱德华多笑了，但是立刻恢复他平日的严肃表情，大声说道：

“你这种做法太不近人情，我会危害这个女人的地位的。”

“危害她的地位？”

“对，她的地位。现在人人自危，罗萨斯的警察到处都有耳目，无论男女、主仆，都想靠告密来谋求自身的安全。明天，罗萨斯也许会知道我的下落，这个年轻女人就会遭到和我同样的命运。”

“这个我们得走着瞧，”丹尼尔一面说，一面理了理爱德华多

凌乱的头发。“越是身处逆境，我就越是如鱼得水。如果你不是写信告诉我，而是今天下午当面告诉我你要出走，我敢以一对一百地打赌，你的身体可能连根毫毛也伤不着。”

“不过，你怎么知道我的上船地点？”

“这个以后慢慢再告诉你，”丹尼尔笑着回答。

这时阿玛莉亚端着一个瓷盘进来，瓷盘上放着一只盛有加了糖的波尔多红葡萄酒的玻璃杯。

“哟，漂亮的表妹！”丹尼尔说。“如果奥林匹斯的众神能象我现在这样看到你，他们恐怕要把赫柏① 打发走，而让你来为他们上酒。爱德华多，喝了吧；医生现在还来不了，喝点儿酒能给你提神。”

在丹尼尔扶起朋友的头让他喝甜酒的时候，阿玛莉亚这才第一次有时间端详爱德华多的面容，苍白的气色和痛苦的表情使他的仪表显得更动人、更庄重，气度也更加不凡；也就在这时，她才留意到爱德华多和丹尼尔俩人都有一副从未见过的样子：浑身上下遍是泥污和血迹。

丹尼尔从阿玛莉亚手里接过瓷盘，问道：“现在老佩德罗在家吗？”

“在家。”

“你到他房间去叫醒他，让他来这儿。”

阿玛莉亚正要开门出去，丹尼尔对她说：

“等一下，阿玛莉亚；要办的事情很多，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应当同时动手，纸和墨水瓶在哪儿？”

“在内室里，”阿玛莉亚指指客厅隔壁的那个房间回答说。

“行，你去叫佩德罗吧。”

丹尼尔走进内室，从角桌上拿了一盏灯，走进另一个房间——他表妹的卧室，从那里进入一间极为精致的小盥洗室，在

① 赫柏，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宙斯和海伦的女儿，为奥林匹斯的众神进琼浆。

那里，他那双满是血迹和泥污的手把梳洗用的瓷器皿和玻璃器皿都给弄脏了。

“哎哟！”洗手时对梳洗台上的镜子一照，他叫了一声。“弗洛伦茜亚要是看见我这副模样，准以为我是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要是我想偷偷吻她一下，她准要发脾气，一定会躲着我拼命跑开，直跑到潘帕斯大草原才算完！”他用一块十分华丽的图库曼毛巾擦干手，接着说：“好呵！爱德华多喝的那种酒的瓶子就在这儿；为了让罗萨斯见鬼去，为了爱德华多早日康复，为了弗洛伦茜亚明天能做到我要托付她的事，我也该喝上几口！”

说着他拿起阿玛莉亚梳洗台上的一只精美的杯子，把插在里面的花扔进洗脸盆，往杯子里斟满酒，便仰脖子一口气喝了五六口。

他随即回到内室，坐在一张小巧的写字台前，摆出一副年轻人罕有的严肃神态，写了两封信，叠好装进信封，然后回到客厅；阿玛莉亚坐在那里刚跟爱德华多说上几句话，问了问他身体感觉如何。就在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一个年近古稀的高大老人走了进来，他须发如银，但精神矍铄，身穿蓝色绒布衣裤；进来时帽子拿在手里，态度恭谨，可是一见丹尼尔站在客厅当中，沙发上还躺着一个血迹斑斑的男人，登时愕然了。

“佩德罗，我相信您不是见血就怕的人。您现在看到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刚刚给几个匪徒弄成重伤。请您走近一点儿。您跟随我的舅父——阿玛莉亚的父亲萨恩斯上校在军队里干了多少年？”

“十四年，少爷；从萨尔塔战役① 开始，一直到胡宁战役② 上

---

① 萨尔塔战役，阿根廷独立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1813年，贝尔格拉诺将军指挥的爱国军队大败盘据在萨尔塔的西班牙保皇军。

② 胡宁战役，指1824年8月6日，博利瓦尔在秘鲁境内的胡宁高原上，率军与坎塔拉克率领的西班牙军队所进行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博利瓦尔的劣势兵力打败了敌人。

校死在我怀抱里时为止。”

“指挥过您的将军中，您最敬爱哪一位？是贝尔格拉诺，是圣马丁，还是博利瓦尔①？”

“是贝尔格拉诺将军，少爷，”这个老兵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好，佩德罗，在您面前的，这边是阿玛莉亚和我——您的上校的女儿和外甥，那边是贝尔格拉诺将军的侄子，现在需要借您一臂之力。”

“少爷，我除了一条性命，一无所有；我的这条性命将永远听凭我的上校和将军的骨血支配。”

“这个我相信，佩德罗，可是现在需要的不只是勇敢，还需要谨慎，尤其需要保密。”

“是的，少爷。”

“我要说的就这些，佩德罗。我知道您有一颗正直的心，我还知道您很勇敢，尤其是非常爱国。”

“是呀，少爷；我是个老爱国者，”老兵说着扬起头，带点儿骄傲的神气。

“好了，您可以去了，”丹尼尔接着说，“您不要叫醒任何仆人，去拉一匹马，把马车套好，尽可能悄悄地把它拉到大门口，您带上武器再来这儿。”

老兵象对他的将军那样，把右手举到额头行了个礼，接着向后一转身，就去执行接到的命令了。

五分钟后传来了马蹄声，然后听到别墅大门铰链转动的声音；接着，这个征战沙场十五年的老兵披着披风又来到客厅。

“佩德罗，您知道阿尔科塔医生的家在哪儿吗？”

“是不是在圣胡安修道院后头？”

“对。”

---

① 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 1778—1850)和博利瓦尔 (Simón Bolivar, 1783—1830)，均为南美洲南部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领袖。

“我知道，少爷。”

“那您就去那儿一趟；一定要叫开门，把这封信交给医生，同时对他说，在他准备东西的时候，您还要去办另外一件事，回来再接他。您立刻到我家去，悄悄叫门，我的仆人准在等我，他会马上开门，您就把另一封信交给他。”

“是，少爷。”

“这两件事您要火速办好。”

“是，少爷。”

“还有一件事。给阿尔科塔医生的信，我已经交给您了；路上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所以要求您宁死也不能让人拿走这封信。”

“是，少爷。”

“现在没别的事了。现在是半夜十二点三刻，”丹尼尔看着壁炉架上的时钟说，“到一点半您该带着阿尔科塔医生回来了。”

老兵照先前的样子行过礼，就出去了。几秒钟后，客厅里就听到了马在僻静的大街上奔驰时发出的马蹄声。

丹尼尔打手势让他表妹到隔壁的内室去，然后嘱咐爱德华多，医生来到之前尽可能不要动弹，他说：

“你已经知道我找的是谁；除了他，我们还能找到更值得我们信赖的人吗？”

“可是，我的天，还要连累阿尔科塔医生！”爱德华多嚷道。“丹尼尔，今夜你是打定主意要把最美的人和最有才华的人的命运，跟我的恶运拴在一起。在世上，我的性命算不了什么，可是为了它，却要让你表妹这样的女人和我们老师这样的男人去冒险。”

“亲爱的爱德华多，你今晚令人肃然起敬！你受伤流了那么多血，可是你把你的严肃和多疑带到了这里。阿尔科塔不会比我表妹有更多危险；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今天都在进行殊死斗

争，好人要为好人拚搏，恶棍要为恶棍卖命。现在我国社会已经分成强者和弱者两个营垒，我们这些不愿恃强凌弱的人，既然不能教训那些家伙，就应该都甘心做弱者。”

“可是阿尔科塔并未参与这一切，而让他到这里来，你就可能使他遭到极大的危险。”

“爱德华多，你的头脑有点失灵。你听我说，你、我、我们的每一个年轻朋友、甚至我们这一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受过教育的每一个人，哪一个不是阿尔科塔医生的活生生的、有说服力的见证；我们都是他的思想的体现者；我们都是受他的高尚品德、人道主义良知和哲学思想熏陶的、人数成倍增加的桃李。他从讲坛上在我们心中点燃对一切伟大事物，对善良、自由、正义的热情。现在跟拉瓦列在一起的我们的许多朋友，他们脱下白手套去拿起武器，都是阿尔科塔医生的成果；弗里亚斯，就是军中的阿尔科塔医生；阿尔维迪、古铁雷斯、伊里戈延，就是在蒙得维的亚① 出版新闻界工作的阿尔科塔医生。就说你自己吧，你在这里流血，由于不愿忍受压迫祖国的暴政，被迫流亡国外刚刚险些丧生，爱德华多，你这个举动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哲学教授的思想的体现，和……哎呀！你瞧我都胡扯些什么呀！”丹尼尔看到两行热泪从爱德华多苍白的脸上流下来，惊叫起来。“算了，算了！我们不谈这些了。一切事情都让我一个人来处理，如果魔鬼要找到我们头上，我们就一道跟了去；而且说实话，亲爱的爱德华多，就是下地狱，我们也不会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更糟。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跟阿玛莉亚说几句话。”

这个年轻人说着朝内室走去，同时连忙眨眨眼睛，以便用眼睑把自己涌出的泪水抹去，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朋友落泪，也动了感情。关于这个年轻人，后面我们还要向读者做更详细的介绍。

① 蒙得维的亚，乌拉圭共和国首都。

“丹尼尔，”丹尼尔走进内室时，阿玛莉亚对他说；她当时站在屋里，白皙的手支在黑大理石桌上，“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和你的朋友满身是血，应该换一换衣服，可是我只有我穿的衣服。”

“漂亮的表妹，如果你把你那绝代的姿色也匀给我们一点儿，这样对我们不就正合适了吗。你放心好了，只消再过一会儿，衣服等一切东西我们就都有了。现在你过来一下。”

他领着表妹来到一张大红锦缎面的小沙发跟前，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继续说：

“阿玛莉亚，告诉我，你的仆人中哪几个你认为是完全靠得住的？”

“佩德罗，我从图库曼带来的女仆特雷莎，还有小路易莎。”

“其余的是些什么人？”

“一个车夫，一个厨师，还有两个看管别墅的老黑人。”

“车夫和厨师是白人吗？”

“是的。”

“那么不管是白人是黑人，明早他们一起床，你必须把他们都打发走。”

“那么，你认为……？”

“我并非不相信，而是不放心。你听我说，阿玛莉亚，你的仆人一定都很喜欢你，因为你人好，不仅有钱，而且慷慨。可是，在我们的人民处于目前形势下，为了吩咐一件事，说了一句重话或一时不顺心，仆人就会变成誓不两立的仇敌。现在给他们开了告密这个大门，只要有个混蛋想逞威风，一个家庭的生命和财产就要遭到马索卡的危害。十人执政会时期的威尼斯，大概会对我国的现状表示同情。在下层社会里，只有一些穆拉托人① 是例外；黑人趾高气扬，白人出卖自己的灵魂，只有穆拉托人因为

① 穆拉托人，即黑白混血人。

具有一切混血人种的向上和自尊的要求，差不多都同罗萨斯为敌，他们知道统一派是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历史把这样的人看作自己的榜样。”

“好吧，我明天辞掉他们。”

“爱德华多的安全，我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都要求这么办。你不要因为接待了一个不幸者而后悔，而且……”

“啊，丹尼尔，你别说这些了！我的家，我的财产，一切一切都任凭你和你的朋友支配！”

“你不要后悔，”他说，“然而却应该千方百计使你的品德和忘我精神不至于成为压迫者用来反对你的口实。你辞退仆人所作的牺牲，马上就会得到补偿。此外，爱德华多只能按医生规定的必要时限待在你家里，至多是两三天。”

“这么快？那怎么行呵！他的伤势看来不轻，硬把他从床上拖走，会害了他的。我没有家累，又是一个人离群索居，我这样生活是我的性格造成的；我的女友屈指可数，而且很少往来；左边的几间房，我们可以收拾出一个舒适房间给爱德华多住；那间房跟我住的房间是完全隔开的。”

“阿玛莉亚，谢谢，谢谢你！我完全知道，你同我那慷慨的母亲是血脉相通的。不过，爱德华多留在这里也许不合适，这要取决于我明天才能了解到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需要去铺床，好让他急救治疗后睡下。”

“对……来，跟我走吧，”她拿起一盏灯，和丹尼尔一起走进她的卧室，然后到她的盥洗室去。

不过，当我们随着阿玛莉亚的步子和思路往前走的时候，不妨先来看一看这两个房间。

整个卧室用天鹅绒似的墙纸贴面，白底，配有金线，构成淡蓝色薄云中间透出光线的幻景。朝别墅庭院的两个窗子挂着双层窗帘，室内的一层是细布的，对着低处窗玻璃的一层是天蓝色

缎子的；两层窗帘都挂在镀金金属环上，穿了可以拉动的带子，拉开或闭拢都很滑溜。地板上铺一块意大利地毯，花纹是绿白色的，很厚，走上去就象踩棉花垫子似的。一张宽四尺，高两尺的法国雕花红木床摆在卧室通盥洗室的一头，床上铺一条橙黄色床单，那闪着光泽的丝绸床单托着一个十分华丽的麻纱枕套的雪白花边。床上方的天花板上，一只镀银矛钩挂着一个镶了珠母做的素馨花瓣的象牙环，银线绣花的印度纱床幔从象牙环上呈波纹状地垂下，又薄又轻，有如阳光照射着的一重薄雾。床与墙壁之间摆一张罩着绿天鹅绒的小方桌，桌上有几本书，一尊嵌在乌檀木上的耶稣受难金像、一个放在精致玻璃罩里的小八音匣、一个内装浸了花露水的棉花的贝壳形檀木盒子，一盏有绿灯罩的雪花石膏做的灯。床的另一侧有一张蓝天鹅绒面的长沙发，上面有烧焦的痕迹；床前铺一块兔皮地毯，白得象白鼬皮，柔软得象丝绸。床脚头放着一把大扶手椅，罩着跟长沙发同样颜色的天鹅绒罩子。还有一张镶银的写字桌。这个房间通往与客厅相连的内室的两个角落上，放着两个雪花石膏做的精美灯台，形如火祭坛，里头的灯光照亮那个美人的孤寂的小神庙。最后一件陈设是一张橙树木做的小桌，直径不到两尺，放在长沙发的一头，桌上摆着一个印度瓷托盘，装了一套双人用的茶具，全是描金细瓷器。另外还有一件最为精巧的东西，使这个房间的摆设显得尽善尽美，这是一双白缎绲边的羔皮鞋，长不过六英寸，宽窄适度，这是阿玛莉亚起床时穿的鞋，就放在床前的白兔皮地毯上。

更衣用的盥洗室跟卧室一样，用墙纸贴面，地上铺着绿地毯。两个红木衣橱，橱门上镶了镜子，映出华丽的梳洗台的两侧，那里摆着的瓷器皿和玻璃器皿不久前刚被丹尼尔弄乱了。梳洗台对面是一个擦得锃亮的铁壁炉，炉周围砌着光滑的大理石；紧挨壁炉的是一口浴盆，也是大理石做的，引水管子就从糊

墙纸后面穿过来。一把印度藤扶手椅放在浴盆旁，两个有带金线穗子的白锦缎套的凳子放在衣橱的镜子前；一张有弹性的小沙发放在盥洗室的一角，它的套子跟凳子套是一样的。两个法国大瓷耳罐摆在两张胡桃木桌子上，各插一束花。四个红木角桌上放着八个錾金熏炉，都是格调高雅、做工精美的秘鲁产品。此外还有六帧极美的风景画，和关在金丝笼子里的两只朱顶雀。这些就是阿玛莉亚的盥洗室里的全部陈设；白天光线从一个大玻璃窗照进来，窗外便是大院里的小花园，窗上挂着天蓝色绡纱和细布的双层窗帘。有一个衣橱的一侧有一扇门，从这扇门可以到她贴身侍女路易莎的小小卧室。

现在，我们看到阿玛莉亚走进睡得又香又安稳的路易莎的卧室，从桌上拿起一把钥匙，打开这间卧室通院子的门，同丹尼尔一起穿过院子，走到对面的房间；她尽量轻声地打开走廊尽头的一扇门，手里拿着灯，同丹尼尔一起走进一间陈设齐全的房间。

“这里本来住着我丈夫家的一个人，是从图库曼来的，三天前动身回去了。爱德华多需要的东西这个房间里全都有。”

阿玛莉亚说着打开衣橱，拿出铺盖，亲手展开褥子，还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收拾整齐；与此同时，丹尼尔仔细察看了相邻的一个房间，以及与之相通的饭厅；饭厅的门通往对着客厅的门廊，一小时之前他就从那里把爱德华多抱进客厅。

“这个窗子是朝哪儿开的？”他指着爱德华多即将住进的这个房间的一个窗子，问他表妹。

“朝走廊，从外面进入别墅，要经过大门和那个走廊。你知道这幢房子整个都用铁栅隔开了。栅门一关，仆人进出大门可以不经过里边的房子。佩德罗刚才就是从这里出门的。”

“对，我想起来了……，不过……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听见了，这是……”

“是马匹奔跑的声音……”

阿玛莉亚的心在胸口卜卜乱跳。

“可能……已经在大门口停下了，”丹尼尔突然说，把灯拿到隔壁房间去，随即闪电般回到原来的房间，打开通走廊那个窗子的护窗板。

“会是谁呢，我的天哪！”阿玛莉亚叫道，面色苍白而且动人，有如一朵午后的百合花。

“是他们，”丹尼尔说，他已经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清楚了。

“都是谁？”

“阿尔科塔和佩德罗……呵！最善良、最高尚、最慷慨的阿尔科塔终于来了！”于是跑去把藏起的灯拿来。

来人确是那个独立战争的老兵和那位著名的哲学教授兼外科医生。佩德罗送医生进了大门，把马带到马厩，然后用身上的钥匙打开铁栅门，领着医生进来了。

“谢谢，老师！”丹尼尔到院子当中迎接阿尔科塔医生，并且紧紧握住他的手。

“我的好朋友，我们去看看贝尔格拉诺吧，”阿尔科塔连忙打断丹尼尔表示感激的话，说道。

“稍等一会儿，”丹尼尔说着拉起医生的手，带他来到阿玛莉亚待着的那个房间；老佩德罗腋下夹着一只蓝花楹木小箱子跟在后面。“老师，我信里请您带的急救用品，我想您都带 来 了吧？”

“我认为都带来了，”阿尔科塔回答，同时对阿玛莉亚行了礼；“我大概只缺绷带。”

丹尼尔看了一眼阿玛莉亚，她飞也似地跑向自己的房间。

“这昇给爱德华多住的房间。您认为，我们要不要在检查他的伤势之前，就把他挪到这里来？”

“要挪，”阿尔科塔边回答，边从佩德罗手里拿过医疗器械箱

放到桌上。

“佩德罗，”丹尼尔说，“请您到院子里等着；要不，您最好去教阿玛莉亚怎么裁包伤口的绷带，这个您一定很在行。老师，我现在必须将信上没说的情况告诉您：爱德华多的伤是‘官方’造成的。”

阿尔科塔年仅三十八岁，他那高尚、苍白、忧郁的脸上掠过一丝惨笑。

“你以为我不明白吗？”他答道，神色有点阴郁……“丹尼尔，我们去看看贝尔格拉诺吧，”他默然了几秒钟继续说。

丹尼尔同他一起穿过庭院，从对着门廊的那个门进入客厅。

这时，爱德华多似乎睡着了，然而确切地说那不是由于困倦，而是由于体力不支，所以他闭上了眼睛。

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爱德华多吃力地扭过头，一见到阿尔科塔站在沙发旁，就挣扎着要欠起身子。

“别动，贝尔格拉诺，”阿尔科塔用激动而亲切的声音说；“别动，在这儿只能听医生的。”

说毕就坐在沙发边上，号了号爱德华多的脉。

“很好！”他最后说。“我们这就把他挪到他的房间去。”

这时，阿玛莉亚和佩德罗从内室走进客厅。阿玛莉亚捧着一堆新的细布绷带，这是在老兵的指点下裁成的。

“这么宽合用吗，医生？”阿玛莉亚问。

“行，夫人。我还需要一盆清水和一块海绵。”

“他的房间里都有。”

“不要别的了，夫人，”医生接过阿玛莉亚手中的绷带说；她看出爱德华多眼里对她的殷殷关切，充满了感激的表情。

阿尔科塔和丹尼尔立即扶爱德华多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和佩德罗一起把他抬往他的房间；阿玛莉亚留下站在客厅里，没敢跟去。

苍白而美丽的阿玛莉亚一直为当夜遇到的意外事情，感到心情沉重，坐到扶手椅上，用她那纤巧的手把两鬓的发卷分开，似乎想以此驱散萦绕脑际的纷繁思绪。接待客人、危险、血、自我牺牲、忙碌、同情、敬佩，在一个钟头时间里，所有这一切她都一一领略了；这对她而言有些过分了，因为她生来还从未感受过如此意外与强烈的印象，而且她生性过于敏感，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对于有这样气质的人，生活中令人激动与感到意外的事件，在一分钟里所造成的影响，跟对其他人在一年里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

在阿玛莉亚开始暗自逐一回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爱德华多房中的情景。

他的衣服被血粘在身上，费许多事脱下之后，阿尔科塔才能够检查伤口。

“没什么关系，”医生检查了左胁的伤口之后说；“剑从肋骨上滑过去，没有伤及胸腔。”

“这一处伤也不严重，”他检查了右肩的伤口之后继续说；“剑相当锋利，但伤害不大。”

“我们再看看大腿，”他接着说。

一看到不下十寸长的伤口，阿尔科塔医生富于表情的脸上露出了愁绪。大腿顺着上下方向拉开一道口子，他至少花了五分钟时间，仔细地检查了伤口里边被割开的肌肉组织。

“这一斧头砍得好狠！”他大声说道，“不过一根血管也没伤着；只是受伤的面很大。”

他说着立即亲手替爱德华多冲洗疮口，进行了急救处置，从医疗器械箱里取出的蜡膏和缝线都没有用，只用了绷带。

这时传来马匹在大门外停下的声音，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只有阿尔科塔依然不动声色地给爱德华多包扎肩膀。

“那封信您是交给他本人的吗？”丹尼尔问佩德罗。

“是的，少爷。”

“那您出去看看。除了我的仆人，不可能是别人。”

过一会儿，佩德罗带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回来，这人皮肤白净，头发黑亮，目如点漆，一副聪明伶俐相；虽然穿着靴子、结着领带，那朴实劲儿一眼就能看出是我们潘帕斯大草原的真正儿子，也就是说，是一个没有穿契里帕① 和套裤的十足的高乔小伙子。

“费明，东西都带来了吗？”丹尼尔问他。

“少爷，一件都不会缺，”他一边回答，一边把一个大布包放在椅子上。

丹尼尔连忙从包裹里找出爱德华多需要的内衣，给他穿上，因为这时阿尔科塔医生已经做完了急救处置。两个人随即把爱德华多抬到床上去。

丹尼尔同佩德罗、费明一起到隔壁房间去，过不多久就梳洗干净，并且从头到脚都换上了刚送来的衣服，一分钟也不耽搁马上吩咐佩德罗应该办的事：辞退其他仆人，擦掉客厅里的血迹，烧掉血衣，等等 。

这时，爱德华多正在把三小时前发生的惨剧，简单扼要地告诉阿尔科塔；医生的头斜倚着自己的手，胳臂肘支在枕头上，倾听着预示一个血腥的罪恶时代已经开始的可怖故事，这个时代必将给不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来丧乱和恐惧。

“您认为那个梅洛不知道您的名字吗？”他问爱德华多。

“我不知道我的同伴有没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我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如果没人叫过，那他不可能知道，因为只是奥利登一个人跟他接的头。”

“这一点我有点儿不放心，”丹尼尔说，他刚刚听了爱德华多

---

① 契里帕，阿根廷高乔人的一种服装，实际上是用一块布围在腰部，布的后部从胯下掏到前面，结成裤子的样子 。

述说的情况，“不过明天我们会弄清楚的。”

“必须十分谨慎，朋友们，”阿尔科塔说，“尤其是不要太相信仆人。这个事件之后，还会接着发生许多别的事。”

“老师，不会再出差子了。我去爱德华多几乎送命的地方，那全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办事是不会半途而废的，一定会善始善终。”

“对，我们要相信上帝，要相信未来！”阿尔科塔说，他一会儿看看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一会儿看看丹尼尔·贝略，这两个都是他三年前最得意的学哲学的门生；此刻他把他们看作自己在课堂上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品德高尚、勇于献身的果实。

“贝尔格拉诺需要休息，”他继续说。“天亮前他会发烧，在这种情况下这是自然的。明天中午我再来，”他说，同时象父亲对待儿子那样用手摸了摸爱德华多的额头，并且握了握爱德华多的左手。

然后，丹尼尔陪着他一起走到院子里。

“老师，您认为爱德华多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绝对不会，不过疗程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他们交谈着来到客厅，阿尔科塔刚才把帽子放在这里。

阿玛莉亚仍然象方才那样坐在扶手椅上，她那纤巧的手支着头，粉红的指尖插在浅栗色头发的发鬈里。

“老师，这是我表妹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

“确实，”阿尔科塔跟阿玛莉亚说了几句客套话，并坐到她身旁之后说，“你们俩人的相貌有一家人共有的许多特征。我想我要是说你们俩人的心也十分相象，是准不会错的，因为，夫人，我看出来当你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您也很痛苦；而这样容易动感情，这样富于同情心，正是丹尼尔所特有的性格。”

阿玛莉亚一听不知为什么脸就涨得通红，连说话也不利索了。

丹尼尔趁着阿尔科塔教阿玛莉亚有关护理病人的事，急忙跑到爱德华多的房间去。

“爱德华多，我得走了，我要去送送阿尔科塔。佩德罗留在这个房间里，你需要什么就找他。我到明晚才能再来。明天白天我不得不待在城里；不过，我会派我的仆人来了解你的情况。我把我认为该做的事告诉你，你同意吗？”

“随便你，丹尼尔，只是别让任何人跟我一起倒霉。”

“又来了！你比我有才能，爱德华多，但是有些事情上我却比你能干许多倍。一切都让我来处理。你有什么要专门托我办的事吗？”

“没有。让你表妹去休息了吗？”

“天哪！你已经关心起我表妹来了吗？”

“别没正经！”爱德华多笑着说。“快走吧，别让我烦你。”

“明天见！”

“明天见！”

朋友俩象弟兄那样互相亲了亲。

丹尼尔向待在房间角落里的佩德罗和费明抬抬手，跟他们一起到院子去。

“费明，拿着医生的这个木箱，把马备好。佩德罗，爱德华多的伤我已托我表妹照料；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他的性命要靠您来保卫了，因为我相信您是勇敢的。袭击爱德华多的，可能是人民护法社① 的人；如果爱德华多的住处一旦不幸被他们知道，他们有些人就会来找爱德华多，为被杀死的同伙报仇。”

“有可能，少爷；不过，只要老佩德罗还活着，谁也别想到我的上校的女儿家里来行凶杀人，谁要是想这么干，就来较量较

---

① 人民护法社(Sociedad Popular Restauradora)，是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为迫害、屠杀反对者而建立的一个恐怖组织；“马索卡”就是人民对这个组织的蔑称。

量吧。”

“好样的！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丹尼尔握住老兵的手说。“有一百个象您这样的人，我就什么事都能应付了。好吧，明天见。我们走后，您把铁栅门和大门都关上；明天见！”

“明天见，少爷！”

丹尼尔回到客厅时，阿尔科塔已经起身向阿玛莉亚道别了。

“我们可以走了吗，老师？”

“我走；不过，丹尼尔，您应该留下。”

“请原谅，老师；我必须赶到城里去，趁这个机会我们一起走。”

“那好，我们走吧！”阿尔科塔说。

“稍等一下，老师；阿玛莉亚，一切都安排好了。费明明天中午来了解爱德华多的情况，我晚上七点钟到这里来。现在你睡去吧。我提醒你的事，明天一早你就赶紧办，别的什么也不用担心。”

“啊！我只是替你和你的朋友担心！”阿玛莉亚急切地回答。

“这个我相信；不过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的。”

“嘿！丹尼尔·贝略先生的权势可大呐！”阿尔科塔开玩笑地说，他那柔和的、富于表情的眼睛看着他那想象力丰富、才华横溢的学生的脸。

“护法者① 阁下的顾问、安乔雷纳先生和费利佩部长大人是我的后台，我是人民护法社的特别成员！”丹尼尔竭力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说，使阿玛莉亚和阿尔科塔医生都忍不住笑了。

“你们笑吧，”丹尼尔继续说，“然而我不觉得好笑，因为我很懂得这些显赫的头衔对我多么有用……”

“我们走吧，丹尼尔。”

---

① 护法者，是当时阿根廷联邦派分子为了阿谀独裁者罗萨斯而给予他的尊敬称号。

“这就走，老师。明天见，阿玛莉亚！”

他吻了一下阿玛莉亚伸过来的手。

“晚安，医生，”阿玛莉亚说完之后，把他们送到门厅，他们随即穿过庭院，走出对着别墅的铁栅门，然后向左拐，来到通往大门的走廊，费明正拉马在大门口等着。丹尼尔从爱德华多房间对着别墅的窗下走过时，停下脚步，看见独立战争的老兵正坐在受伤的人的床头。

这中间，阿玛莉亚忍不住从门厅向客人住的房间看了一眼，才回到客厅。她随即缓步到自己的房间去，钻进床上的细棉布被子里。她的优美体态简直可以给提香① 做模特儿，她的皮肤象绸缎一样光滑，色如玫瑰，柔似素馨。

这时候，师生俩和仆人正快马穿过黑暗寂寥的长街，爬上巴尔卡塞那边的河坡进到城里；十二年前拉瓦列将军的骑兵部队就在这里退下来，洒下一腔热血，从此祖国的不幸便告开始了。在圣胡安修道院后头护法者街的阿尔科塔先生家门口，他们勒住马。

在那里，老师和学生耳语几句就分手了；丹尼尔后面跟着费明，穿过市场来到胜利街，再向左拐，没走几步，费明就下马打开一所房子的大门，丹尼尔骑着马走了进去。这就是他的住所。

---

① 提香（Tiziano Vecellio, 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

第三章　书　　信

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丹尼尔把马交给费明，吩咐他不要去睡，等着有事好叫他。

丹尼尔随即拧开对着院子的一扇门，走进点着一盏铜灯的宽敞房间，拿了灯到隔壁的小房间去，这里贴墙立着摆满书的书架：这是丹尼尔·贝略的卧室兼书房。

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长得十分匀称，脸色黑里透红，栗色头发，棕褐色眼珠，宽宽的前额，鹰钩鼻子，嘴唇略厚，但唇色红润，益发衬托出他那好看的雪白牙齿；这个相貌机智，眼神流露出心地善良的年轻人，是南方殷富的庄园主安东尼奥·贝略的独生子。安东尼奥与安乔雷纳老爷家合伙经营，后者是个大富豪，与罗萨斯既是亲戚，又有政治关系，因此当时在联邦派中声望甚隆。

用我们现今通用的话来说，安东尼奥·贝略是个乡下人，同时又是个正直坦率的人。在罗萨斯执政前很久，他就主张联邦制了；为了建立联邦，他先是拥护洛佩斯，后来拥护多雷戈，最后拥护罗萨斯，尽管他自己也说不清这种由来已久的政见的道理。这是十分之九的联邦派分子的通病；而且，从一八一一年阿蒂加斯上校提出联邦口号起而反对中央政府，到一八二九年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利用这个口号来反对上帝和魔鬼以来，这种现象一直存在。

不过，安东尼奥·贝略有比对联邦爱得更深的对象，那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他的骄傲，他的偶像；儿子还很年幼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儿子学文，正如这个好父亲所说，以便将来把儿子造就成博士。

到我们认识丹尼尔的这个时候，他攻读法学已经一年多了。不过，由于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原因，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去大学上课了。

他除了有他父亲介绍的乡下客人来住的日子，总是独自住在那所房子里；当时就是这种情况。

这个年轻人的生活情况和社会关系，在此后即将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就会有所了解。他走进书房，把灯放在写字桌上，便一下子坐到一把高背大扶手椅上，头向后一靠，陷入了沉思。

“对！”过了一刻钟之后他突然说，随即站起身来，并且用手把垂到额上的头发拨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样我才能把他们的渠道统统堵死。”

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坚定而且毫不犹豫地坐到写字桌前写了几封信，每封信写毕都仔细读一遍。

“亲爱的弗洛伦茜亚，今天我需要你的才干，有如我永远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任性，需要你的恼怒与和解，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我生活中的莫大幸福。你对我说过——统统是在你认真的时候——是我教会你用心和用头脑，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个学生成绩如何。

“我现在需要知道，在阿古斯蒂娜·罗萨斯家和玛丽亚·埃斯库拉家，对昨夜发生在雷西登西亚的巴霍低地的事件有什么议论，提到卷入这起事件的有哪些人、此事件的背景，总之，一切与此事件有关的情况。

“下午两点我将去你家，希望那时你已完成了你的

外交使命。

“要当心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尤其是在她面前丝毫不要流露出你对想了解的这件事感兴趣，而要使她自己向你泄露出来。这就要看你的才干了。

“我最亲爱的人，你当然已经明白这件事与我有重大干系，对于跟我的命运有关的事情，你当然不会象昨晚那样生气，也不会采取女孩子那种任性态度的。

丹尼尔，写于五月五日凌晨两点半。”

“我可怜的弗洛伦茜亚！”年轻人读完这封信感叹地说。“啊！不过，她可是个机灵鬼，她要是不愿意，谁也没法猜透她的心思。”他接着说：“现在要写第二封信，不过这封信落款的时间必须晚几个小时。”

他写完这封信读道：

“费利佩·阿拉纳先生……收启。

“尊敬的朋友和先生：您日夜操劳，以您特有的充沛精力对付隐伏于政府周围的一切危险，可是与此同时，您的敌人却施展倾轧与阴谋，唆使您手下的某些当权人士暗中反对您，并且使之玩忽职守。

“以警方为例，它只热中于夸耀不受您的管辖，而对其分内事务并不尽心。

“如您所知，上周已有四十余人逃亡国外，警方虽有种种有力手段，却没有予以制止；我当时荣幸地将此事禀报您，护法者阁下由于您的报告得以了解此事。可是，仅仅由于将此事报告护法者阁下的是您，维多利卡先生就对此满不在乎。

“昨夜十点半，我从博卡回城，路经巴霍低地走到

曼德维尔先生公馆一带，见有一大帮人，鉴于他们就在巴霍低地附近，想必意欲登船，而且很可能已经得手。这是您回敬维多利卡先生的机会：您把此事报告护法者阁下，我敢担保，即使他已知道此事，也一定还不知道逃亡者的名字；如果警方也象您那样积极主动，护法者阁下到这时本该可以获悉全部情况了。

“午后我将荣幸地同您面谈，并希望能再次证实我认为您既能干又勤奋的这一强烈看法，因为到那时，您无须借助警方就可以了解到昨夜发生的那个事件的全部情况与全部当事者的姓名了，而且我相信，我的这种设想是不会错的。

“余容面陈，谨此敬候

台安！

丹尼尔·贝略顿首

于一八四〇年五月五日上午九时。”

“哟！我的费利佩仁兄！”丹尼尔读完这封信，孩子似地笑着大声说。“就是开玩笑，恐怕一次也没人夸过你能干和勤奋吧！不过，世上的人各有各的用处，你老兄嘛！将来我还要派大用场哩。我还得写一封信。”

“所罗门上校先生启。

“乡兄吾友：我深知您是联邦的最强大支柱，是英勇的护法者首屈一指的最忠实、最坚定的朋友。因此在我接触的某些人中——您多少也知道指的是谁——有人非难说，您荣任主席的人民护法社没有竭诚协助警方，去缉拿那些每晚逃亡去参加拉瓦列军队的统一派分子，对此我甚感不快。

“护法者对此定然十分不悦；作为您的朋友，我愿奉劝您今天就把贵组织中最优秀的联邦主义者召集到您府上，以便他们向您汇报他们所了解的有关新近逃亡者的全部情况，进而商量出捉拿与惩处今后企图逃亡者的措施。

“我本人十分乐于参加这样的会议，并象我以前那样，为您准备一个联邦主义内容的谈话稿，以期鼓舞我们护法者的卫士的士气，尽管我知道，凡是关系到联邦的神圣事业和护法者的人身安全，您单枪匹马就足以担当。

“如果您同意召开这个联邦主义者会议，请在十二时前赐复，我将悉听驱遣。谨致

联邦主义敬礼！

您的仆人丹尼尔·贝略

于一八四〇年五月五日。”

“这个家伙准会照我说的办，”丹尼尔写完这封信，十分自信地说。“如果有三个跟我一样的人协助我，引导这个家伙以及所有跟他一流的人，他们会毁了罗萨斯，而自己却毫无所知；这样的三个人，一个派到乡下，一个进入军队，一个送到罗萨斯身边’我呢，就象上帝或魔鬼似的无所不在……啊，就剩下最后一封信了，”他继续说，同时打开写字桌的一个暗屉，找出一张写满密码的纸。他边查边写，信的内容如下：

“昨夜我们的五位朋友在上船时被发现。林奇、里格洛斯、奥利登、麦松已被害，至少到此刻我相信是这样；一人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倘若你们已从其他渠道得悉此事，除我提到的上述人名外，万勿提及其他的人。

一八四〇年五月五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他用暗号签了名，封好信，在信封上写道：

“G3之A。——蒙得维的亚。”

他把这封信装在另一个信封里，把它压在铜墨水瓶底下，然后拉了拉铃带。

“事情不太妙呀，费明，”丹尼尔说，说话时脸上装出一副漫不经心和懒洋洋的样子。“是普遍征兵，我又得为你的免役证去央求皮内多将军了，可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去服役。”

“我怎么愿意去呢，少爷！”仆人用乡下小伙子惯有的那种缓慢语调说。

“现在当兵尤其可怕，”丹尼尔继续说。“军队肯定得在全国各地调来调去，你是没吃过那分劳苦的。你生长在我父亲的庄园里，而且是在我身边舒舒服服长大的。我想我从来没有亏负你的地方。”

“说什么亏负我，少爷！”费明含着眼泪说。

“我一直让你跟在我身边，是因为我完全相信你。在我家里，你是我的仆人的主人，钱随你花，我认为我从来没有责备过你，这是实情吧？”

“是的，少爷。”

“我每次向父亲要马，总是要他也给你费明一匹，你骑的那几匹马，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多少人都表示羡慕。如果你离开我身边，你一定会很难受的。”

“我不去当兵，少爷。杀了我，我也不离开您。”

“不管我遇到什么危险，你都肯为我豁出命去吗？”

“为什么不肯，少爷？”费明这个十八岁的混身是胆的小伙

子，用朴实真诚的口气回答。他这种过人的胆量，是呼吸潘帕斯大草原空气长大的人们所固有的。

“这个我相信，”丹尼尔说，“如果我没有早就摸透你的心，那我就活该倒霉，因为傻瓜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丹尼尔说最后几句话象是在自言自语，同时拿起写好的三封信，继续说：

“好了，费明，不会有人让你去当兵的。听好我对你说的事：明天九点钟，送一束花给弗洛伦茜亚，她出来接花的时候，把这封信交到她本人手里。然后马上去费利佩·阿拉纳先生家，把这封信交给他。接着到所罗门上校家，再把另外一封信交给他。交每一封信之前，你要仔细看清信封。”

“您放心，少爷。”

“还有一件事。”

“您说吧，少爷。”

“办完事回来时，你去玛塞莉娜家一趟。”

“那个女的……”

“对，是那个女的；就是你曾经不让她白天进我家来的那个女人，你那次那么做是对的；可是，你现在要对她说，让她马上来见我。”

“好的。”

“上午十点半你就可以回来了，如果那时我还没起床，你自己来叫醒我。”

“是，少爷。”

“你出门以前吩咐一声，如果有人来找我，不管是谁，马上叫醒我。”

“好的，少爷。”

“现在，剩下最后一句话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睡了。你猜得到我要说一句什么话吗？”

“我知道，少爷，”费明说，脸上的表情叫人一眼就看出他的灵透劲儿。

“你知道，而且也从来不忘，这使我很高兴。为了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和厚意，必须绝对服从，或者说，即使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闹情绪。”

“您放心，少爷。”

“那好，你现在可以去了。”

清晨三点一刻光景，丹尼尔关上对着院子的房门 。这天夜里，他比某些知名人物在几年的时间里所费的脑筋和体力还要多。

第四章　就餐时间

在五月四日夜间发生前述事件的同时，护法者街的一座著名宅邸里正在进行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不过，为了对这些事情有更全面的了解，需要让读者重温一下共和国当时的政治局势。

那是罗萨斯将军独裁统治的关键时期；此后它或是彻底垮台，或是变得更加巩固、更加残暴，一切都取决于这些事件的结局。

罗萨斯面临的危险有三个根源：内战，乌拉圭战争，法国问题。

本篇故事开始前半年发生的南方起义，骤然间使罗萨斯面临其政治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但是，这次自发的暴动既无计划又缺领导，不幸以失败告终，这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大长了胜利者罗萨斯的威风，使他更加趾高气扬，这个风云际会的宠儿，本来就是靠对手的失策而取得政权和资本的。

但是，罗萨斯军队在乌拉圭的失利，和拉瓦列将军对恩特雷里奥斯省的行动，这两下有力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罗萨斯的政权建筑。

耶鲁亚大捷使自由派将军得以把革命运动引向科连特斯省；一八三九年十月六日，科连特斯省果然团结得象一个人那样全省举事，宣告进行反对罗萨斯的革命。

然而在卡甘查城下溃败的军队，退守恩特雷里奥斯省巴拉那河一带，并与罗萨斯匆忙派来的援军组成一支新军队，这支军队包括有前总统曼努埃尔·奥里维及其指挥的乌拉圭军。

从科连特斯省凯旋的拉瓦列将军，率领着他那大为扩充的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于一八四〇年四月十日发动了堂克里斯托瓦尔战役，并且告捷；敌人这第二支军队的残部龟缩在拉瓦哈达一隅，由于战斗打响的那天夜里，战场上突然袭来的那场暴风雨持续了两天之久，方才使之免于全军覆没。

另一方面，革命风暴波及到图库曼、萨尔塔、拉里奥哈、卡塔马卡和胡胡伊各省。

图库曼省议会在一八四〇年四月七日发布的法令中，不再承认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资格；并且撤消了该省曾经授予他的外交代表权。

四月十三日，萨尔塔省的人民把原来的省长赶下台，选出临时省长，也不承认罗萨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资格。

拉里奥哈省、卡塔马卡省和胡胡伊省也将随时作出与图库曼和萨尔塔两省相同的决定。

这样一来，共和国的十四个省中，有七个省反对罗萨斯。

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因起义失败引起的大批流亡和刚刚遭到血腥的报复，南方的乡村大为削弱。

北方的农村并未受到触动，但到处民怨沸腾。罗萨斯虽然了解这种情况，却无力在那里下手，因为那里没有公认的出头人物，只有暗地里流传的流言和不满，而这些恰恰预示着大规模的公开动乱迫在眉睫了，一旦所有的人都感到某种局面无法忍受，就会爆发出来。

罗萨斯很想把各地都抓在手里，但是各地的事态都远远超出他的能力，因此他只靠胆大妄为，才不致惊慌失措。

三月末，拉马德里将军被罗萨斯派往那几个起义的省份，去巩固他摇摇欲坠的政权。不过，这个基罗加① 的老对头仅凭个人的勇敢，是难以完成赋予他的重任的，不得不滞留于科尔多瓦省，以便招兵买马。

罗萨斯为了增援恩特雷里奥斯省的埃查圭和奥里维，终于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的忍耐力挑战，在三、四月间在公民中来了个大抓丁，闹得鸡犬不宁；任何人，不管属于哪个阶层，不管年龄大小，也不问从事何种职业，只要不是公认的联邦派分子，都面临这样的选择：或是象老兵那样加入正规军，或是付出相当于找两个、十个、甚至四十个替身的代价，而在找到替身之前，必须关在监狱里或者兵营里。

在那个恐怖时期发出第一个信号的同时，激发青年们的爱国热情、自由派军队获胜的传闻以及蒙得维的亚报刊的宣传，促使众多的优秀人物闯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河滩上马索卡的屠刀，纷纷流亡国外。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十室九空。没钱找替身的都躲了起来；胆子大又有办法的则移居国外。

罗萨斯用以阻遏接连打了两个胜仗的拉瓦列的攻势的，只有困在恩特雷里奥斯省巴拉那河一带的一点残兵败卒。

为了顶住各省的起义，为了援救他在各地的拥护者，他也只能派出业已处于上述境地的拉马德里将军了。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他只能靠他兄弟普鲁登西奥、格拉纳达、冈萨雷斯、拉米雷斯率领的那几支小队伍，这几支队伍不但士气低落，而且纪律松弛。

而为了慑服首都，他只能凭靠马索卡了。

---

① 基罗加(Facundo Quiroga, 1793年生)，阿根廷的联邦派军人，因战功而获"平原之虎"的名声。作家萨米恩托以其事迹写成《法昆多》一书。1835年死于暗杀。

到本篇故事发生的时期，还有其他一些更大的危险正在威胁着他。

里维拉将军① 陶醉于自己在卡甘查城下取得的胜利，只是带着部队在乌拉圭共和国作无谓调动，而不深入敌境去扩大战果。后来的历史将揭示出，刚刚打了胜仗的两位将军②，由于心胸狭隘，未能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乌拉圭人民的态度是明确无疑的。从最高领导人到最普通的公民，都深知必须全力反对罗萨斯；为阿根廷的自由贡献力量这一崇高愿望，当时深深激励着乌拉圭人，其程度绝不亚于阿根廷人民自己。他们未能有所行动，这只能归咎里维拉将军一人。然而那种广为流传的舆论，使人认为随时都可能开始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连罗萨斯也不能例外。

最后，法国这个强国也同独裁者对立。

里维拉将军自就任乌拉圭共和国总统后，就与驻在拉普拉塔地区的法国当局实际上结成了联盟，以对付并抗击共同的敌人。

双方彼此都作了重大让步；直到那时，乌拉圭政府和法国当局在反对罗萨斯的行动方面，都表现了善意和诚意。

与法国结盟问题，开始曾使民族感情强烈的阿根廷流亡者深感不安，其中最稳健的人认为，不管本国政府在国内实行何种政体，凡与其有关的国际问题，自己均应恪守中立；至于那些最注重民族感情的人，例如歌唱家伊图萨因戈，就毫不隐讳地议论“外国人的专横”。

但是，乌拉圭政府和法国在拉普拉塔地区的代表接连公开发表的声明，使流亡者们相信他们并不要损害阿根廷民族尊严，

---

① 里维拉(José Fructuoso Rivera, 1788—1854)，乌拉圭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1836年起积极反对罗萨斯及其走卒。

② 指里维拉将军和拉瓦列将军。

更无意凯觎一向属于阿根廷的任何权利；他们的意图无非是要迫使暴君尊重举世公认的原则。法国当局从而开始与流亡者之间先是建立起友谊，尔后又结成反对共同敌人的真正的事实上的联盟。

于是，乌拉圭共和国、阿根廷流亡者与在拉普拉塔地区的法国势力得以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罗萨斯。

不过，在本篇故事开头叙述的事件发生时，法国对拉普拉塔的政策开始有了某些令人不安的变化。

布歇·德·马提尼先生接替了罗歇先生，海军上将勒布朗由海军少将杜波特取而代之。

在杜波特指挥下，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沿海的全面封锁撤除了，而拉普拉塔河口外仅限于封锁该河的入海口。

这一措施使封锁的作用大大削弱。在这个军事长官指挥期间，开始出现对罗萨斯的敌人失去信任的迹象。

自美国海军准将尼科尔森在一八三九年四月进行调停以来，再没有提出达成谅解的提议。可是，到了一八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曼德维尔先生、费利佩·阿拉纳先生和法国那个海军少将，却在英国的军舰“阿克特翁号”上举行了会谈。这三巨头的会谈引起极大疑惧。然而，受命直接与罗萨斯进行外交谈判的代表则是布歇·德·马提尼先生，但他也没有接到可以背离罗歇最后通牒的指示。因此在“阿克特翁号”举行的会谈后一个月，便看到他拒绝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独裁者提出的关于妥协的大胆提案。这因为德·马提尼先生既善于寸步不让地捍卫本国在这个地区——法国政府很不重视的地区——的权益与信誉，同时又以难以表达的积极性与热情，协助并促进法国盟友们的反对罗萨斯的事业。

他使法国在拉普拉塔地区的因素起作用；乌拉圭共和国以军事入侵相威胁；拉瓦列将军在两次大捷后压向巴拉那河一带；

在阿根廷共和国北部的图库曼、萨尔塔和胡胡伊，直到安第斯山麓的西部地区，以及卡塔马卡和拉里奥哈省，都宣告起义或支持起义；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只要一得到外界支援，随时都可发生动乱；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由于迫害事件层出不穷，人们纷纷到拉普拉塔河以便逃亡到对岸去；所有这一切，就是展现在独裁者面前的危机四伏的局势概貌。他的政府各方面的前景都很暗淡。在法国封锁问题上，他也只能从曼德维尔先生口里听到英国的几句宽心话。但是，尽管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对罗萨斯极有好感，英国却不能否认法国坚持封锁拉普拉塔河的权利，虽然英国的贸易因长期遭禁，在南美洲这个最富庶的市场遭受了损失。

在当时那种形势下，罗萨斯只有靠运气保佑自己，因为综观当时时局，认为他已朝不保夕完全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

然而他继续挣扎，把他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派到各地去救急。不过，应该再次强调，在我们描述的这个时期，罗萨斯所能指靠的只有顺利与意外两个条件交汇而成的所谓运气了；在前述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他的境况就是如此。在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即一八四〇年五月四日晚上十二时，我们来看看护法者街上一座宅邸里的情况。

在这所宅邸漆黑的门廊地上，躺着来自潘帕斯大草原的两个高乔人和八个印第安人，他们都裹着套头斗篷，带着马枪和马刀，和其他许多看门狗一样，在守卫着关得不严的临街大门。

宽阔的方形院子没有一盏照明的灯，只有左边一扇门从门缝里射出光来。门后是一个房间，当中摆着一张桌子，桌上只有一个插着一枝蜡烛的烛台，房间里还有几张普普通通的椅子，椅子上坐着——与其说坐着，不如说是躺着——三个胡子很浓的男人，身上披着套头斗篷，腰间挂着马刀，他们面孔的表情，就是巴黎或伦敦追捕苦役船上的逃犯或本应送往苦役船的凶犯的密

探们进行缉拿的线索。

院墙从门廊开始，把院子围成方形，从门廊向右拐有一狭小通道，通道开有三个门：一个在右侧，一个在尽头，另一个在左侧。左侧这个门通往一间与其他房间不相通的房间，里边坐着一个身穿黑衣的人，正在默默沉思。尽头那个门通往已经熏黑了的小厨房。最后一个门，即右侧的那个，通往一个有点象前厅那样的房间，它与另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相通；这个房间里有一张方桌，桌上铺着暗红色的台面呢，靠墙放着几把椅子，屋角放着一套马具，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下文再叙。这个房间采光用的两个临街窗子，都关着百叶窗；左边隔着隔断与一间卧室相通，这间卧室与方形院子右侧的几个房间都能相通。这些房间都亮着灯，其中一间点着几枝蜡烛，可以看见有一个女人和衣睡在床上，她的衣服未解开，所以呼吸很费力。

在摆有方桌的那个房间里，有四个人围桌而坐。

第一个是个胖子，年龄在四十八岁上下，面颊红润多肉，嘴唇很瘪，额头高而窄，小眼睛上耷拉着上眼皮，面孔总的说虽不算丑，却令人望而生厌。此人穿一条肥大的黑呢裤，酱紫色上衣，一条黑领带挂在脖子上没有打结，头戴一顶宽檐草帽，帽檐前部这时没有向上卷起，遮住了他的脸。

其余三个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衣著朴素，其中两个面色苍白，眼窝发黑。

戴草帽的人念着面前的一堆信件，三个年轻人在写。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人，看来是活的。这是个老头，年纪在七十到七十二岁之间，干瘦的脸上满是皱纹，乱蓬蓬的斑白头发垂到脸上，他身体单薄，而且有点畸形，左肩比右肩高，上身穿一件深红色呢军服，铜色肩章上的金银饰线比老头还要老，一个肩章垂向胸前，另一个则垂向背后，腰上用一条跟军服同样脏的薄薄的红缎带系着一柄佩剑，看来象是总督时代最

早的那些市议员的遗物；下身穿一条说不出什么颜色的裤子，溅满泥污的靴子配齐了他那身装束中最显眼的部分。极度困倦使他不时点头，只有这个时候才表明他是活的。

在对面的角落里，即在戴草帽的人背后，有个人象条蛇似的蜷缩着躺在地上。看上去这是一个又胖又矮的穆拉托人，然而身上穿的无疑是一件传教士的长袍；他躺在那里，双膝紧贴着胸膛，睡得十分酣甜。

房间里静得象坟墓。突然，一个抄写人抬起头，把笔插进墨水瓶。

“您写完了？”戴草帽的人问那个年轻人。

“是的，阁下。”

“好吧，您念一念。”

“图库曼省有：马科·M·德·阿维利亚内达、何塞·托里维奥·德尔·科罗、彼德拉布埃纳（贝尔纳维）、何塞·科隆布雷斯。萨尔塔省有：托里维奥·特丁、胡安·弗朗西斯科·巴尔德斯、贝尔纳维·洛佩斯·索拉。”

“就这些？”

“是的，阁下。这些就是四月七日和十日在图库曼省以及同月十三日在萨尔塔省的那些文件上签字的统一派野种的名字。”

“哼，签名否认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省长，并且不让我负责外交！”那个被称为阁下的人似笑不笑地说，他不是别人，正是阿根廷的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将军。

“您念一念今天收到的报告摘要，”他继续说。

“四月十五日发自拉里奥哈的报告说：所谓的省长

布里苏埃拉、所谓的秘书弗朗西斯科·埃西尔文戈亚、所谓的省法院院长胡安·安东尼奥·卡蒙纳和秘书洛伦索·安东尼奥·布兰科，这几名叛徒伙同准备批准一项所谓的法令，妄图否认杰出的护法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兼军区司令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准将的省长资格及其所掌管的外交大权；这一切都是所谓的北方联盟主席的统一派分子头目马科·阿维利亚内达教唆的产物。”

“布里苏埃拉，埃西尔文戈亚，卡蒙纳，布兰科！”罗萨斯重复一遍这几个名字，眼睛盯着暗红色的台布，仿佛要把他刚刚听到并重复念的这几个名字刻在自己的脑海里……。“您接着念，”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四月十六日发自卡塔马卡的报告说：所谓的省法院院长、野蛮的统一派分子安东尼奥·杜尔塞和所谓的省长何塞·库瓦斯，提议公布一项所谓的法令，要把杰出的护法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兼军区司令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准将叫做暴君。”

“我得给他们点儿甜头尝尝！”罗萨斯大声说，然后咬咬嘴唇，翕动着鼻翼。“快，”他接着对另外一个抄写人说，那人刚刚把笔插进墨水瓶，“快，您把胡胡伊省四月十三日的文件递给我。好；现在您把在文件上签名的人的名单抄件念一念。”

抄写人念下列名字的时候，罗萨斯将每个名字同自己手里的那份文件加以核对：“罗克·阿尔瓦拉多、鲁菲诺·巴列、弗朗西斯·N·卡里略、佩德罗·何塞·德·萨维里、佩德罗·萨恩斯、……①。”

“好，”罗萨斯说着把文件还给抄写人。“您要把这种文件列入哪一类呢？”

“照阁下的吩咐标上《统一派分子控制省份的报告》……”

“我没有这么吩咐过；您再说一遍。”

“《统一派叛徒控制省份的报告》，”年轻人说，连眼窝都煞白了。

“我可没有这么吩咐过；您再重复一遍。”

“可是，先生……”

“先生什么！来，您大声念，免得又忘了：《统一派野种控制省份的报告》。”

“《统一派野种控制省份的报告》，”年轻人紧张地用洪亮的声音跟着说，这声音使当时睡得正香的那个穿暗红色呢军服的老头都睁开了眼睛。

“我要求以后就这么叫他们；我已经下过这样的命令了。叫‘野种’，您听见啦？”

“是，阁下，叫‘野种’。”

“您抄完了吗？”罗萨斯问第三个抄写人。

“抄完了，阁下。”

“您念。”

这个抄写人念道：

“阿根廷联邦万岁！

“消灭统一派野种！

“阁下的副官将军致副总司令安东尼奥·拉米雷斯上校。

“本人奉本省省长阁下、杰出的护法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准将之命谨通知您，省长阁下业已

① 这里译文删去三十七个人名。

下令，要您每当通报各师兵员人数时，务将数字加倍，并宣布半数为作战部队，以及所有部队都应具有饱满的为神圣联邦效劳的热情。

“对此您今后应谨记勿忘。

“愿上帝保佑您。

“一八四〇年（即解放三十一年，独立二十五年，阿根廷联邦十一年）美洲月四日。”

“对，就这样，”罗萨斯说着接过抄写人递给他的那份公文。“喂！”他立刻扭头朝那个正在打瞌睡的穿暗红色呢军服的老头喊了一声，老头当即象给电棒击中似地应声站了起来，走到桌前，他的腰间插着佩剑，一个肩章垂到胸前，另一个垂到背后。“老懒汉，您睡醒啦，对吧？”

“阁下，请您原谅……”

“少来这一套，在这儿签字。”

老头接过罗萨斯递给他的笔，在文件末尾用歪歪扭扭的字签上：曼努埃尔·科尔巴兰。

“您在门多萨的时候本来可以把写字学得好一点嘛，”罗萨斯嘲笑科尔巴兰的字体说，科尔巴兰一语不答，象一尊塑像似的站在桌旁。“科尔巴兰将军先生，请告诉我，”罗萨斯依然笑着说，“西蒙·佩雷伊拉是怎么答复您的？”

“他说，现在不可能照以前的价钱买到做军服的呢料，要加价三成。”

“您听着！”罗萨斯一边说，一边在椅子上转过身，面对着科尔巴兰。“明天十二点您去找他，不管有谁在场，您替我当众揍他，每揍一下都要说一遍是我下的命令。听见没有？”

“听见了，阁下。”

“那么，这件事您怎么办？”

“省长先生下令给您这一下……省长先生下令给您这一下……省长先生下令给您这一下……”

科尔巴兰说完一句，就用巴掌拍一下相对的那只胳臂肘。罗萨斯纵声大笑；抄写人都微笑着，但是省长阁下的副官的脸上却依然毫无表情。

“请告诉我，将军，医生几时到这儿来的？”

“中午十二点，阁下。”

“他要过什么东西？”

“一次要一杯水，两次要火。”

“他说了什么话？”

“什么也没说，先生。”

“好啊；您把他昨天交给我的这个通知带给他，叫他重新起草，并把缺少的页边补上，再叫他往后别忘记政府的命令。”

“我可以放他走了吗？”

“可以，他连佩带吓已经十二小时了，叫他学会往后怎样尊重我的命令，这就够了。”

科尔巴兰随即出去，到通道左边那间房里，向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执行刚接到的命令。

“蒙得维的亚来的报告都摘录好了吗？”罗萨斯问一个抄写人。

“好了，阁下。”

“警察局收到的那些密报呢？”

“都记录下来了。”

“今晚该是几点钟上船？”

“十点。”

“现在十二点一刻了！”罗萨斯看着自己的表说，并且站了起来。“他们也许害怕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可是，这是搞什么鬼名堂哟？”他一发现裹着长袍蜷缩在房间角落里睡觉的那个人，

就叫了起来。“嘿，是比古阿神父！醒醒吧，神父阁下，”说着在那个他称之为神父阁下的人的背上使劲踢了一脚，这个人惊恐地尖叫一声站了起来，长袍弄得他手忙脚乱。抄写人一个跟着一个走出去，省长阁下开的玩笑使他们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

罗萨斯跟一个矮胖的穆拉托人面对面站着，这个人宽肩膀，大脑袋，额头平而且窄，面颊胖乎乎的，鼻子很短，他那不扬的相貌显现出人类智慧的退化和愚蠢的痕迹。

我们上面描述的这个人，穿着教士服装，是罗萨斯用来逗乐的两个傻瓜之一。

这个可怜的穆拉托人又疼又惊，看着他的主子，同时用手揉着自己的背，罗萨斯也笑眯眯地盯着他，这时科尔巴兰将军回到房里来了。

“您说说看！我在工作，这位神父大人却在睡大觉。”

“很不好，”副官答道，脸上跟往常一样毫无表情。

“因为我叫醒他，他还一脸的不高兴呢。”

“您踢了我，”穆拉托人张开猪肝色的嘴巴，用沙哑的声音抱怨地说，一张嘴就露出几颗又小又尖的牙齿。

“那没什么，比古阿神父；现在我们吃饭，您神父阁下马上就好了。科尔巴兰，医生走了吗？”

“走了，先生。”

“他没说什么吗？”

“什么也没说。”

“咱们这座房子情况怎么样？”

“有八个人在门廊，有三个助手在办公室，有五十个人在大院里。”

“很好；您到办公室去吧！”

“要是警察首脑来了呢？”

“叫他把要说的话告诉您。”

“要是来了……”

“就是魔鬼来了，也叫他把要说的话告诉您，”罗萨斯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是，阁下。”

“您听着。”

“是，先生。”

“要是奎蒂尼奥来了，马上向我报告。”

“是。”

“去吧……要吃饭吗？”

“谢谢阁下；我吃过了。”

“这样更好。”

科尔巴兰连同他的佩剑和肩章，一起到读者已经知道的院子左侧那个房间去了，和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休息的三个人待在一道。省长阁下的副官之所以把这里叫做办公室，大概是因为罗萨斯开始执政时，曾把作战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这里的缘故，尽管现在只是用作他的助手们抽烟和睡觉的地方。罗萨斯就象他颠倒政治和民事原则那样，把白天和黑夜也颠倒过来，他总是在夜里工作、吃饭和娱乐。

“曼努埃拉！”罗萨斯在科尔巴兰走后，叫喊着走进隔壁房间，那里点着的一枝蜡烛已经结了烛花，发出微弱昏黄的光。

“爸爸！”从里屋传来一声回答，随即走出那个我们见到过和衣睡在床上的女人。她年约二十二三岁，身材颀长而略显单薄，体态优美，容貌可以说是美的，如果用“惹人喜爱”这个词儿来形容她不是更贴切的话。

她的皮肤是神经质的人常见的那种苍白色，这种人的活力与其说在躯体里，不如说是在头脑里。前额不很宽，但是很清秀、端正。从耳后披下的深栗色头发，可以看出她那聪慧而美丽的头的轮廓。眼睛的颜色比头发更深些，虽然不大，却是又传神

又灵活。鼻子的线条又直又清晰；嘴大，但色泽鲜润，而且很中看；最后，这个生气勃勃的年轻女子的面部表情动人，使她成为那么一类女人：男人一到她们身边，就会被爱情弄得神思恍惚，但感受得更多的是情欲的欢乐，而不是深情的激动。有人说过，苗条、苍白、线条突出、神经质的女人，往往有某种挑动情欲的诀窍，很容易使男人激动并使之产生幻想；与此相反，那些肤色白里透红、目光平静、容貌纯朴、不长于心计的女人，则给人以纯精神的感受；俗人把这种女人称为不知情趣的人，诗人却视为天使。

樱桃红的细毛料衣服紧贴在她身上，清晰地勾勒出她那完美苗条的身材的线条，衣服袒露着双肩——虽非诗篇所描写的玛丽亚·斯图亚特①的那种肩膀，但是那种柔软和完美，连最高傲的统一派分子，在当时生命被纷至沓来的各种外界事物弄得疲惫不堪的时刻，都想把头在她肩上靠一会儿。

当时来到罗萨斯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女子；她就是罗萨斯的女儿，他却用这样的话迎接她：

“你在睡觉，是吗？我还是非得把你嫁给比古阿不可，好让你们一直睡到死。玛丽亚·何塞法来过吗？”

“来过了，爸爸，她一直待到十点半。”

“还有谁？”

“帕斯夸拉和她的女儿。”

“她们是跟谁一起走的？”

“是曼西利亚送她们走的。”

“再没有别人来过？”

“皮科莱特来过。”

“哟！这个外国佬来向你献殷勤啦。”

---

① 指德国诗人席勒的悲剧中的女主人公。

“是向您献殷勤，爸爸。”

“那个英国佬没来过吗？”

“没有，爸爸。今晚他家里有个小聚会，听什么人弹钢琴，这个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

“去的都是哪些人？”

“我想可能都是英国人。”

“这会儿他们一定都开心极啦！”

“您要吃饭了吧，爸爸？”

“对，叫人开饭。”

曼努埃拉回到里屋去，这时罗萨斯坐到他自己的床边，用双手脱下靴子，把两只没穿袜子的脚——他一直是这样穿靴子的——踩在地上；他弯下腰，从床下拿出一双便鞋，又坐好，用手把光脚揉搓一阵之后，这才穿上便鞋。然后他伸手到裤腰里，把身上直罩到腹部的一件极薄的锁子甲掀起，把手伸到左肋，至少抓挠了四、五分钟，这个各种兽性惊人地居支配地位的机体，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快意。

罗萨斯的年轻女儿很快又回来告诉她父亲，饭已经摆好了。

饭确已在隔壁房间里摆好，有一大块烤牛肉，一只烤鸭，一大盆甜乳酪，和一盘甜食。在一副刀叉前面放了两瓶波尔多红葡萄酒。一个穆拉托老太婆——罗萨斯仅有的一个老厨娘——站着在那儿侍候。

罗萨斯放开嗓门喊过比古阿（他已经又靠在省长阁下办公室的墙上睡着了），就同女儿一起坐下吃晚饭。

“你要烤牛肉吗？”他一边对曼努埃拉说，一边把放在他盘子里的肉切下一大块。

“不要，爸爸。”

“那你就吃鸭子。”

女儿切下一只鸭翅膀，为了消磨时间慢慢地啃着，与此同

时，她父亲却一块接一块地吃肉，而且每吃一口就要喝上几口酒。

“神父阁下，请坐，”他对两只馋眼死死盯住菜肴的比古阿说，比古阿不等再请就入坐了。“曼努埃拉，给他上菜。”

她放一块烤排骨在盘子里，递给那个穆拉托人，他接过盘子时怒气冲天地瞪了她一眼，这一点没有逃过罗萨斯的眼睛。

“怎么啦，比古阿神父？看我女儿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

“她给我的是一块骨头，”穆拉托人回答，同时往嘴里塞了一大片面包。

“这怎么行！你怎么能不关心他呢？将来你同那个葡萄牙贵族、最尊贵的戈麦斯·德·卡斯特罗结婚，还要神父阁下给你们祝福呢；昨天戈麦斯先生给了神父阁下两个雷亚尔①。你做得很不好，曼努埃拉；快起来吻他的手，给他消消气。”

“好吧，明天我一定吻神父阁下的手，”曼努埃拉笑着说。

“不行，现在就吻。”

“爸爸亏您想得出来！”少女半说半笑认真地争辩说，以为这并不是她父亲的真实意图。

“曼努埃拉，你要吻一下神父阁下的手。”

“我不。”

“你得吻。”

“爸爸！”

“比古阿神父阁下，请站起来，吻一吻她的嘴。”

穆拉托人站起身来，同时用牙从手里那块排骨上撕下一块肉，曼努埃拉用那双闪着高傲、怨恨和怒火的眼睛瞪他；即使罗萨斯不怂恿，这双眼睛也就早叫这个愚蠢下流的家伙入迷了。穆拉托人走到少女身旁，她由开头的傲慢变成无能为力的沮丧，用

---

① 雷亚尔，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使用的辅币。

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以图免遭她父亲的惩罚给她带来的羞辱。但是，她纤弱的小手只能护住脸，却护不住整个头；穆拉托人当时吃东西的欲望比接吻的欲望更强烈，因此用油乎乎的嘴吻了一下少女光润的秀发，也就满足了。

“神父阁下，您真是个笨蛋！”罗萨斯纵声大笑着嚷道。“跟女人接吻可不是这样。你怎么啦？呸，假正经的女人！如果他是个漂亮小伙子，你就不会讨厌他啦。”

罗萨斯说完端起一杯酒喝了下去，而他女儿却羞得脸直红到耳根，闪亮灵活的眼睛因为怨恨而噙满泪水。

罗萨斯这时吃得津津有味，表明他的胃组织十分健全，他那得天独厚的身体特别强壮，因为那时脑力劳动取代了他所需要做的活动。

他吃了烤牛肉，接着吃烤鸭、甜乳酪和甜食。

他一直在跟比古阿交谈，不时扔给比古阿一块肉，最后才对他女儿说话；她虽然闭紧嘴一句话也不说，可是脸上表情的瞬间变化，显然表明她内心斗争何等激烈。

“他吻你让你不高兴啦，是吗？”

“我能高兴吗？看来您很高兴让最下作的流氓来侮辱我。即便是个小丑也没关系！欧塞维奥就是这样的东西；因为他，我成了大家的笑柄，您知道，他硬是当街拥抱我，却没有人敢碰他，就因为他是省长宠爱的小丑，”曼努埃拉用颤抖的声音说，神情十分激动，声调很高，表明她是竭力吞下刚才所受的屈辱。

”是呀，可是你看见我已经叫人抽了他二十五鞭子，还送他去关禁闭，一直要关到下礼拜。”

“这算得了什么？那个蠢东西让我落到那样可笑的境地，这么处罚一下别人就能忘了吗？您一下令抽他二十五鞭子，别人就因此不再议论我，嘲笑我了吗？我很明白，您是同您的这些小丑取乐，可以说，除了拿他们取乐，您也没有别的消遣了；但是，

您让他们当着您的面对我放肆，他们就会认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对我怎么胡言乱语，我都可以忍受，但是，他们乱摸我，招惹我，这有什么值得您开心的呢？”

“他们都是舔你的狗。”

“我的狗！”曼努埃拉大声喊道，她越说越激动，嘴唇红得象胭脂；“要是我的狗，就该听我的了；狗比起那个混蛋来，恐怕对您也许更有用，因为狗会照看您，将来一旦有了危急情况也会保护您；对于这种情况，所有的人都一再对我暗示，他们说的话虽然隐晦，但话的含意我可是一听就懂。”

曼努埃拉不说了；罗萨斯听到女儿说的最后几句话，额头罩上了一重阴影。

“都是哪些人对你说这种话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平心静气地问。

“所有的人，爸爸，”曼努埃拉回答，这时已经恢复了原来的精神状态；“所有来这里的人仿佛都已密谋好，用处处有危险来吓唬我。”

“什么危险？”

“啊！谁也没对我说，也都不敢说是战争的危险还是政局的危险；但是所有的人都把统一派分子的能耐说得活灵活现，说他们随时都会伤害您的性命……所有的人都劝我要保护您，不要让您单独待着；劝我叫人要把门关紧。最后他们总是表示要为我效劳，可是，恐怕谁也没有真心实意要忠心耿耿为我效劳，他们的这种殷勤，与其说是一种良好愿望，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吹嘘。”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想吗？您想想，加里戈斯、托雷斯、阿拉纳、加西亚这些为了讨好您才登我们这个门的人，他们肯为世上任何人豁出命去吗？如果说他们担心发生什么不幸，那是为他

们自己着想，而不是为了您。”

“可能你没错，”罗萨斯平静地说，同时转了转放在面前桌上的盘子。“不过，如果今年统一派分子没有把我打死，往后他们就不可能打死我了。可是，你把话题变了；因为神父阁下要吻你，你刚才发脾气了，可我现在希望你跟他和好。比古阿神父，”他接着对穆拉托人说，这个人正把甜食盘子放在面前，用舌头把它舔净，“比古阿神父，您去拥抱我女儿，吻她两下，让她消消气。”

“不，爸爸！”曼努埃拉喊道，惊恐而又犹豫不定地站了起来，她的表情难以言表，因为这是一个女人、一个少女、一个小姐见到那个令人厌恶的东西要来亲吻自己，在内心激起千百种感情的表现，而那时她父亲只是为了不让任何人违拗自己的意志，竟要自己的女儿的樱桃小口去跟面前这个丑类的血盆大口贴在一起。

“吻她，神父。”

“来吻我一下，”穆拉托人对曼努埃拉说。

“不，”曼拉埃拉说着跑开了。

“来吻我一下，”穆拉托人又说。

“抓住她，神父，”罗萨斯对他喊道。

“不！不！”曼努埃拉怒声叫喊。

可是，女儿在奔跑，父亲在哈哈大笑，穆拉托在追逐他的猎物，而她也总能逃开不让抱住——她脸色苍白，神情愤怒，除了逃跑没有别的自卫办法；就在这时，许多马匹在大街石板上奔跑的轰响声，骤然间使这些动作停了下来，并且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第五章　奎蒂尼奥少校

马匹在罗萨斯宅邸的大门口停下；罗萨斯沉默了片刻，以头示意女儿。女儿马上领悟父亲要她去了解是谁来了。她立即从刚才写字的那个房间出去，一面用手理平两鬓的头发，似乎想用这样的动作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从脑海里清除出去，以便象往常那样去专心照料并守护她父亲的利益和她父亲本人。

“科尔巴兰，谁来了？”在通向院子的黑黢黢的过道上，她碰到了副官，便问他。

“是奎蒂尼奥少校，小姐。”

曼努埃拉同科尔巴兰一起回到她父亲那里。

“是奎蒂尼奥少校，”科尔巴兰进了饭厅门口就说。

“他带了什么人来？”

“带了一支卫队。”

“我没问这个。您当我是聋子，会听不见马的声音吗？”

“他一个人来的，阁下。”

“叫他进来。”

罗萨斯仍然坐在桌子的一端；曼努埃拉坐在桌子的右侧，背朝科尔巴兰出去的那扇门；比古阿坐在罗萨斯对面的一端；女仆又拿来一瓶酒放在桌子上，罗萨斯对她打了一个手势，她就退到里屋去了。

罗萨斯的内室和卧室里没有铺地毯的地板上，很快就传来

了奎蒂尼奥的马刺星齿的响声；这个联邦的著名人物随即来到饭厅门口，手里拿着缝有一条两寸宽红带子——官方规定为省长亡妻带孝的标志——的平民帽子，身披蓝呢套头斗篷，全身都罩在斗篷里，只有膝盖以下露在外面。乱蓬蓬的头发耷拉到他黝黑的脸上，弄得那张胖胖的圆脸更加可怕，因为上帝用来标在五官上的人类罪恶习性的所有印记，都集中在他的脸上了。

“请进来，我的朋友，”罗萨斯对他说，同时用目光闪电似地审视了他一遍。

“晚安。可以进来吗，阁下。”

“请进来。曼努埃拉，给少校搬一把椅子。科尔巴兰，您走吧。”

曼努埃拉在桌子角上放了一把椅子，奎蒂尼奥就这样坐到了罗萨斯和他女儿的中间。

“想喝点儿什么吗？”

“非常感谢，阁下。”

“曼努埃拉，给他斟杯酒。”

曼努埃拉伸手拿酒瓶的时候，奎蒂尼奥伸出右手把斗篷下摆搭到肩上，拿了一只杯子，端着让曼努埃拉斟酒；但是，她一看到杯子，神经一紧张，手臂便颤抖起来，抖得连酒瓶都撞上了杯子，酒一部分倒进杯子，一部分却倒到桌上去了，因为奎蒂尼奥的手和胳膊都给血染红了。罗萨斯立即看到了这些，他那永远叫人捉摸不透心思的神秘的脸上，突然闪现高兴的神情。曼努埃拉脸色象死人般苍白，斟完酒就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椅子从奎蒂尼奥身旁挪开。

“为阁下和曼努埃莉塔① 小姐的健康干杯！”奎蒂尼奥说着深深鞠了一躬，并且干了那杯酒，这时候比古阿拼命示意曼努埃

---

① 曼努埃莉塔，是曼努埃拉的昵称。

拉，要她注意奎蒂尼奥的手。

“您都在干些什么呀？”罗萨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眼睛却盯着台布。

“阁下不是告诉过我，要我完成任务后来看您……”

“什么任务？”

“怎么啦！阁下不是嘱咐我……”

“啊！对，让您到巴霍低地去转转。真的，梅洛对维多利卡说，有几个不知道什么人，他们要到统一派野种拉瓦列的军队去，——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对你说过要留点儿神，因为维多利卡虽说是个坚定的联邦派，却不可否认是个西班牙人，说不定他会去睡大觉呐。”

“可不是！”

“您到巴霍低地去了吗？”

“跟梅洛约好咱们该怎么办之后，我就从博卡这边去河边了。”

“找到他们了吗？”

“找到了，他们跟着梅洛，他一发暗号，我就朝他们冲过去。”

“都把他们抓住了没有？”

“抓什么呀！阁下难道忘了对我说的话了？”

“嘿，真的！这些野种把我的脑袋都搅昏了……”

“可不是！”

“我现在是筋疲力尽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到现在为止，我只是把他们逮捕起来，我对他们就象父亲对待浪荡儿子那样。然而，他们是不会接受教训的，所以我对您说过，最好放手让坚定的联邦派自己去对付他们，因为如果拉瓦列得胜了，他们决不会放过你们的。”

“他哪能得胜！”

“对我来说，他们要是叫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真是感恩不尽。

只是为了对你们负责，我现在还待在这个世界上。”

“阁下是联邦之父。”

“我还对您说过，你们有责任帮助我。对那帮不怕进监牢的野种，你们要怎么对付就怎么对付。如果他们得胜了，他们准会毙了你们的！”

“他们哪会得胜，先生！”

“我对您说过的这些话，您要当作自己的话去说给其他几个朋友听。”

“我们一开会，我就去说，阁下。”

“他们人很多吗？”

“五个人。”

“您没打消他们再去坐船的念头吗？”

“已经用大车把他们送警察局去了，因为梅洛告诉我，局长是这么吩咐他的。”

“他们这是冒险。我对这件事觉得很遗憾，但我认为你们是对的：你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自卫，因为如果他们胜利了，他们必定会枪毙你们。”

“这些家伙是办不到了，阁下，”奎蒂尼奥说，他那令人憎恶的脸上掠过幸灾乐祸的表情。

“您使他们都受伤了？”

“拉开了他们的脖子。”

“您检查了他们有没有证件？”罗萨斯问，当他要手腕套出不便直截了当探问的血腥真相时，他脸上那种伪善的假象就再也保持不住了，马上露出因复仇而心满意足的愉快表情。

“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有证件的，”奎蒂尼奥回答。

“四个人？您不是对我说是五个人吗？”

“是的，先生，不过有一个给逃了……”

“逃了！”罗萨斯喊了起来，同时挺起胸膛，扬起头，两眼射出

具有神或鬼那样威力的、咄咄逼人的光芒，使那个强盗望而生畏。

“是逃了，阁下，”他低下头回答，因为他的眼睛连一秒钟也受不了罗萨斯的逼视。

“逃走的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阁下。”

“谁知道？”

“梅洛应该知道，先生。”

“梅洛在哪儿？”

“他发了暗号以后，我就没见到他。”

“那个统一派分子是怎么逃掉的？”

“我不知道……我报告阁下……我们冲上去时，有一个人跑到河坡去了……，几名兵士追上去……，他们下马向他扑去；可是听说他有剑，杀死了三个兵士……；后来，听说有人赶来救他……就是从英国公使的公馆附近来的……”

“英国公使吗？”

“就在雷西登西亚一带。”

“对，那么后来呢？”

“后来一个兵士来报告我，我就下令各处追捕……；可是，他逃掉的时候我没看见。”

“您为什么没看见？”罗萨斯吼叫着问道，犀利的目光直视着奎蒂尼奥的脸，奎蒂尼奥的脸上则活活显出野兽在驯兽师面前那种卑怯的神态。

“我正在砍杀另外那几个，”他答道，头都没敢抬起来。

在他们谈话当中，比古阿慢慢把自己的椅子从桌旁往后挪开，刚听到最后几句话，他连人带椅子向后一仰，便把椅子和脑袋都撞到墙壁上。与此同时，曼努埃拉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既没有抬眼去看奎蒂尼奥的手，也没有去看

她父亲那令人恐怖的目光。

比古阿那把椅子的碰撞声，使罗萨斯把头扭到他那边去；但是，这次注意力的短暂分散，使罗萨斯得以给自己的心灵和想法以一种新的外观，在一刹那间，他根据环境的需要，把内心的想法、情绪和表情都改变了过来。

“我问您所有这些事儿，”他仍然用先前那种平静的口气说，“是因为那个统一派分子一定带了给拉瓦列的情报，而不是因为没有弄死他而感到遗憾。”

“如果我抓到他的话……哼！”

“干吗要去说如果呀！人活着就能抓统一派分子嘛！逃掉的那个，我看您一定也找不到了。”

“我一定要找到他，哪怕他钻进地狱里……请阁下和曼努埃莉塔小姐原谅① 。”

“您一定得找到他！”

“我能找到。”

“对，我希望你们把这个人给找来，因为那些情报一定很重要。”

“您放心，阁下；我一定要找到他，咱们倒要看看他能不能逃出我的手心去。”

“曼努埃拉，叫科尔巴兰。”

“梅洛总该知道他叫什么；阁下如果要……”

“您去找找梅洛。您需要什么吗？”

“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先生，我用我的性命为阁下效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阁下对我们恩重如山，是您保护我们免遭统一派分子的毒手。”

“拿着吧，奎蒂尼奥，把这个带给您一家用。”

---

① “地狱”是不吉利的字眼，说话用这个字眼有犯忌讳，所以奎蒂尼奥要请罗萨斯他们原谅。

罗萨斯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奎蒂尼奥站起身来把钞票接了过去。

“既然阁下给我，我就拿了。”

“为联邦效力吧，我的朋友。”

“我为阁下效力，因为阁下就是联邦，您的女儿曼努埃莉塔也是。”

“去吧，找梅洛去；不再喝点儿酒？”

“我已经喝够了。”

“那就祝您一切顺利，”罗萨斯说着伸出胳膊去和奎蒂尼奥握手。

“我的手脏，”这个强盗不知道该不该向罗萨斯伸出血污的手。

“伸出手来，朋友；这是统一派分子的血。”

罗萨斯似乎对触及血污感到畅快，竟把他的联邦派成员奎蒂尼奥的手紧紧握住，达几秒钟之久。

“我宁死也要为阁下效力。”

“祝您一切顺利，奎蒂尼奥。”

奎蒂尼奥走出房间的时候，罗萨斯用他那灵活诡谲的目光，打量这个在他可怕的意志支配下活动的活断头台——一部总是举刀对准善良的人和有学问的人、老人和儿童、勇士和少女的脖子的断头台，然而却在他闪电般强烈的目光的震慑下，俯首帖耳地跪倒在他的脚下。因为，是他把这一帮愚昧无知、卖身投靠的家伙，从社会的泥淖里抬举出来，并用他们的毒氛来窒息自由和正义、美德和天才，因此他们早已养成不假思索的盲从的习惯，而这种习惯为宰割人类的强权和智囊们提供了这种野蛮材料，其办法就是一面捧他们，一面使他们俯首帖耳。

这种可怕的学问的入门知识都是自然产生的，而人的癖好、算计和钻研精神后来又加以补充。罗萨斯所特有的就是这种学

问，他的权势历来以利用人们的恶毒心术为基础，使一些人去迫害和消灭另一些人，这只要煽动这些人的这种本能并助长其野心就够了，因为这些人既缺乏教养，愚昧无知，又属于好报复的种族，更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极易冲动。

倘若在我国革命的悲惨史诗中，我们先辈的思想没有受空想主义的影响，不做宪法的迷梦，不去搞那短命的共和国，而能考虑到我国人民的特性和所受的教育能否接受他们的政体，并能意识到我国人民的无知和民族本能，因而需要对他们进行道德和习惯的教育，子孙后代将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极大好处。在混沌意识里只有宗教和君权扎下根的纯血统西班牙人，推翻了君权的长矛，以及使我们天主教神殿的大门声名狼藉并受到奚落的蛊惑人心的宣传，这些使美洲这匹野马脱了缰，使那里的人民被称为自由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踏碎的不是权杖，而是西班牙国王的枷锁；不是宗主国的传统，而是压迫者的直接的过分要求；他们要呼吸的不是文明与正义所产生的自由空气，而是莽原上自由自在的风。

正是这个人民——这匹从巴塔戈尼亚一直闹腾到玻利维亚的野马，就这样践踏了文明和正义，因为文明和正义想限制其本性。罗萨斯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不在自己头上戴上金冠，而在一切没有君王的地方都摆上他自己这个首领，在一切没有布道士和方济各会修士的地方都摆上一个名曰“联邦”的臆造的偶像。

从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跨进十九世纪初叶的法国，与其说是政治家的一种观念，不如说是田园诗人的梦想；这种梦想的生动具体的结果便是罗萨斯所代表的反动：这个血腥的救世主寄希望于阿根廷的平民——西班牙迷信的狂热的产儿，以便高唱起赞美专制主义和愚昧无知的颂歌；而这个奎蒂尼奥就是这种平民的最出色的代表，他那沾满血迹的手就是献给其主子的最好的赞歌，也是对他的狂热所表示的敬意！

第六章　维多利卡

“晚安，曼努埃莉塔小姐！”奎蒂尼奥见到罗萨斯的女儿时说，她这时正同科尔巴兰一起走进她父亲的内室。

“晚安！”少女说，同时躲到科尔巴兰身旁，似乎担心那个血腥的恶魔会碰到她。

“科尔巴兰，”罗萨斯看到科尔巴兰同曼努埃拉一起进来就说，“您去叫维多利卡来。”

“他刚到，现在在办公室。他刚才还在问我，能不能跟阁下谈谈。”

“叫他进来。”

“我去叫他。”

“等一等。”

“什么事儿，先生？”

“您骑马到英国公使家去，告诉他，我要他马上来。”

“他要是睡了呢？”

“把他叫醒。”

科尔巴兰行过礼就去执行任务，同时提了提当时已经滑到腹部的红缎腰带，这是给佩剑坠的，因为佩剑都快碰到地上了。

“神父阁下怎么怕起奎蒂尼奥来了？快到桌子跟前来，您这么靠在那边墙壁上，简直象只蜘蛛。您怕什么呀？”

“怕他的那只手，”比古阿一边回答，一边连椅子一起挪到桌

子跟前，奎蒂尼奥不在使他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因为奎蒂尼奥使他难受了那么长久。

“曼努埃拉，你的表现很不好。”

“为什么，爸爸？”

“因为你刚才讨厌奎蒂尼奥。”

“难道您没看见？”

“我全都看见了。”

“那……？”

“你应该忍着。告诉你：象刚走开的这种人物，对他们要么狠揍，要么就别去碰；狠揍才能镇住他们；不疼不痒的小刺激，会使他们象毒蛇似地扑上来。”

“可是我当时是害怕，父亲。”

“害怕！……这种人我只要拿眼睛一瞪，就能把他吓死了。”

“我害怕的是他干的那种事儿。”

“他干的事都是为了保卫我，也是为了保卫你；在我身边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你永远找不到别的解释。我的思想，我只让他们了解到我愿意让他们了解的那一部分；他们去执行，你应该表示高兴，并且应该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一，因为这样对你有好处；第二，因为这是我对你的命令。维多利卡，请您进来，”罗萨斯听到来人的脚步声，把头转向门口继续说。

维多利卡是个年约五十一二岁的男人，中等身材，体形一般，有疤痕的脸略呈紫铜色；他的黑发已开始出现几缕灰白；他的前额很宽，接近浓眉的地方肉很厚；他的眼睛又黑又小，然而他的目光又尖利又难以捉摸；脸上从鼻孔直到上唇的两端，有两道皱纹；一脸令人憎恶的严厉表情，脸上的强烈情欲远比岁月留下的痕迹要深；人们都说，这张脸上难得见到一丝笑意。罗萨斯的这个警察首脑穿的是黑裤子、红背心、有黑缎绲边的蓝呢上衣；

上衣的一个扣眼上挂着十二寸长的联邦派标志。他的右手手腕上挂着一根银柄马鞭，左手拿着缝有为护法者亡妻带孝标志的平民帽子。

他毫不造作地深深鞠一躬之后，就依着罗萨斯的邀请，坐到了奎蒂尼奥刚刚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去。

“您是从警察局来的吗？”罗萨斯问他。

“刚从那里来。”

“出了什么事？”

“他们把今晚企图上船的几个人的尸体拉回来了，是三具死尸和一个正在咽气的人。”

“那这个人呢？”

“现在也死了。我认为他应该与他的同志们共命运。”

“他是谁？”

“林奇。”

“您知道其他人的名字吗？”

“知道，先生。”

“他们都是谁？”

“除了林奇，认出一个叫奥利登，一个叫胡安·里格罗斯，一个年轻人麦松。”

“拿获证件了吗？”

“一件也没有。”

“您叫梅洛在密告上签字了吗？”

“签了，先生。遵照您的命令，所有的密告都是要签字的。”

“带来没有？”

“这就是，”警察首脑回答，同时从上衣外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夹了许多文件的俄国皮夹，从中抽出一份摊在桌上。

“请您念一下，”罗萨斯说。

维多利卡念了如下的一份密告：

“胡安·梅洛，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职业：卖肉，人民护法社成员，经杰出的护法者阁下推荐，暂准参加肉商公会，于本月二日下午来见警察首脑，并报告说：他与统一派野种奥利登的女仆有秘密关系，因此从她那里得悉奥利登企图逃往蒙得维的亚，第二天上午他就找上这个结识多年的统一派野种奥利登，说他来求借五百比索，因为他想逃走渡河到蒙得维的亚去，如果没有这笔钱付给一个做摆渡逃亡者生意的熟人做船费，他就逃不成。因此奥利登问了他许多问题，终于相信告发人真想逃走，便对他说，他和他的四个朋友都想逃走，但是他们连一个摆渡逃亡者的船主都不认识；于是告发人提出，以八千比索的代价为他们五个人安排出逃，当时他们就这样商妥了。他假装奔忙万分，最后约他们在四日晚上十点走，而四日下午六点奥利登应通知他，在约定的时间里他们五个人会齐的地点或房子。

“为了忠实履行联邦神圣事业捍卫者的责任，我将这一情况通知警察局，以便转报阁下；在此补充说明一点，在这整个事件中，我一直谨慎小心地与阁下的公子胡安西托·罗萨斯商量，并且向他讨教。

“签字人：胡安·梅洛，一八四〇年五月三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根据这份密告，昨晚我接到阁下的命令，让梅洛去和奎蒂尼奥少校接头。”

“您什么时候又跟梅洛谈过话？”

“今天上午八点钟。”

“他没对您说，他是否知道奥利登那几个伙伴的名字？”

“到今天上午为止，他一个也不知道。”

“昨晚上发生的事件里，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吗？”

“据押送大车的人对我说，有一个统一派分子逃了。”

“对，先生，是逃了一个，现在必须找到他。”

“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他，阁下。”

“对，先生，务必要找到他，因为政府的手一旦碰到统一派分子，就必须使统一派分子不能说政府有手也抓不着人。在这种情况下，人数多少无关紧要，即使只有一个人嘲笑我的政府，其害处就跟两百人、一千人造成的一样大。”

“阁下的话千真万确。”

“我知道我的话不会错。此外，据别人告诉我，逃走的这个统一派分子进行了搏斗，更严重的是他还得到什么人的保护；这两种情况都不应当发生，我认为绝对不应当发生。您知道我国为什么总是陷于混乱状态？就是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任意拔刀对抗政府。在你们执行我的命令时，如果我准许统一派分子跟你们对抗，您就惨了，所有的联邦派成员都该惨了！”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维多利卡说，实际上他十分明了罗萨斯的考虑，以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件的后果所包含的全部重要意义。

“这是头一回；也正因为如此，您必须重视，因为在目前形势下我不希望再发生出乎我要求的新情况。这是新情况，但是，如果不马上来一次以示儆戒的惩罚，不需很久，就该成为老情况了。”

“不过，梅洛既然曾跟他们在一起，应该认得那个逃走的人。”

“应该了解一下。”

“我就派人去找他。”

“不用了。已经有人找他去了。”

“那好，先生。”

“梅洛的事有人管了，您明天就会清楚是否了解到我所要知道的那个人的名字了。但是，不管结果如何，您要采取您应该采取的办法。”

“我一分钟也不会耽搁。”

“我等着瞧；要是梅洛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您打算怎么办？”

“我？”

“对，您，我的警察首脑。”

“我就下令要警察局长们和秘密警察局的主要密探们，进一步部署更多的人去找那个人……”

“在这么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里去找一个统一派分子吗？！”罗萨斯打断维多利卡的话，面带讥讽轻蔑地微笑说，这使那个可怜的家伙慌乱起来，因为他原以为自己正在阐述的是一个捉拿异端的完美的追捕计划。

“您可真行呀！”罗萨斯继续说。“您还不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多少统一派分子吧？”

“大约会有……”

“大约会有足够把您和所有联邦派成员都吊起来的人数，要是没有我在为所有的人，甚至在为警察首脑您操劳的话。”

“先生，我是在为阁下尽力工作。”

“可能您是在尽力工作，然而并不是都干得很得当。要是不信，您就以这个案子为例：您一门心思要在全城搜寻一个统一派分子，这简直就象俗话说的，要在谷堆里找一粒麦子；而在您口袋里装着的，虽说不是那个统一派分子的名字，却是找到他的捷径。”

“在我的口袋里！”维多利卡惊呼道，他越听越慌乱，但是他

竭力控制自己，使脸上的表情保持平静。

“是的，就在您的口袋里，先生。”

“我向阁下说实话，我不懂。”

“就因为您不懂，我才抱怨您事事都要我来教才行。统一派野种奥利登策划逃走这件事，梅洛是从谁那里知道的？”

“从一个女仆那里知道的。”

“这个女人——不管她是黑女人、穆拉托女人还是别的什么女人——是在哪儿干活的？”

“据密告，是在奥利登家里。”

“应该说，是在统一派野种奥利登家里，贝尔纳多·维多利卡先生。”

“请原谅，阁下。”

“逃走的那个家伙是跟谁一起去搭船的？”

“跟统一派野种奥利登以及其余几个同他一道的野种一起去的。”

“您是否认为，奥利登到大街上一碰到统一派野种，不管是谁，拉过来就一起去搭船的吧？”

“我不这么认为，阁下。”

“那么，那些野种是不是奥利登的朋友呀？”

“当然是，”维多利卡说，他这才明白罗萨斯想说什么。

“那么，他们既然是朋友，总该互相访问过咯？”

“毫无疑问。”

“那么，告发奥利登的女仆一定知道哪些人最常去找奥利登。”

“那当然。”

“也一定知道今天、昨天、前天都是哪些人，曾经跟他在一起。”

“是的，她应该知道。”

“曾经跟他在一起的都是某某、某某……；麦松、林奇和里格洛斯都已死去；那么您就调查他们之外的那些人。如果这样您还不能找到您想找的对象，您就不要再白费时间了。”

“阁下的智慧真是天下无双。我一定遵照阁下的指示办。”

“您的行动要是能不需要我的指示，那就好了。既然没有人能帮我，我只好替大家操心了，”罗萨斯回答。

维多利卡低下头，因为罗萨斯威严的目光这时充满了轻蔑，象燃烧的箭似的盯住他的眼睛。

“现在您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是的，阁下。”

“今天晚上有什么重要情况吗？”

“有位太太，是个当裁缝的寡妇，叫卡塔莉娜·奎托，来申诉说，她的一个儿子在雷蒂罗广场骑马，被盖坦抽了几鞭子。”

“她这个儿子是干什么的？”

“是数学系的大学生。”

“盖坦为什么抽他？”

“盖坦上前问他，为什么不在马头上挂联邦派的标志。那小子年纪十六七岁，回答他说，因为他的马是个好样的联邦派，所以用不着挂联邦派标志；盖坦这才用鞭子抽他，结果使他从马上滚了下来。”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最坏的统一派分子！”罗萨斯沉吟片刻才说。

“我向阁下报告过许多次：大学生和妇女都是无可救药的。没办法让大学生挂标志；他们在街上看到我来了，差不多就当着我的面把挂在扣眼上的小带子解开，塞进口袋里去。也没办法让妇女把发髻露在帽子外边；即使不戴帽子，大部分女统一派分子，特别是年轻的，不论到哪儿也都不挂联邦派标志。我如果是阁下，就要禁止妇女戴帽子。”

“他们会服从的，”罗萨斯用意味深长的声调说，言外之意只有他自己明白；“他们会服从的；您所需要的让他们服从的办法，我是知道的，不过现在还不到采用的时候。盖坦干得很好。您把那个寡妇打发掉，叫她快去给儿子治一治。还有别的事吗？”

“再没有了，先生。啊！我收到三位知名联邦派成员的一个呈文，要求准许在五月节① 期间举办彩票抽彩。”

“抽彩要由警察局负责。”

“阁下要布置什么特别节目吗？”

“装上旋转木马和爬杆取物游戏的杆子。”

“还要别的吗？”

“别净向我问些愚蠢的问题。您不知道五月二十五日 是 统一派的纪念日吗？这自然，您是西班牙人嘛！……”

“阁下搞错了；我是东岸人② 。阁下今晚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吩咐吗？”

“没有，您可以走了。”

“阁下关于女仆的命令，我明天一定执行。”

“我没有对您发过什么命令，我只是把您不懂的事教给您。”

“感谢阁下。”

“没什么。”

维多利卡跟所有到这里来的人一样，在极力表示谦卑、惶恐、奴颜婢膝之后，向父女俩深深鞠过躬才离去，但根本无法知道罗萨斯是感到满意还是不满意。偏执的独裁者总是使他的仆从一直处于一种恼人的和忧惧的缺少把握的心理状态中，因为恐惧会使他们回避他，而信任又会使他们过于趾高气扬。

警察首脑走后，饭厅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罗萨斯和他女儿都默不作声，他们没有入睡，而是各自想着自己心事。至于脑满肠

① 指阿根廷独立节。
② 指乌拉圭。

肥的比古阿，这时也没作声，他把头埋在交叉着放在桌上的手臂里，睡得十分酣畅。

“去睡吧，”罗萨斯对他女儿说。

“我不困，父亲。”

“没关系，因为已经太晚了。”

“可是您就剩下单独一个人了。”

“我从来不会孤单的。曼德维尔就要到了；我不愿意他浪费时间跟你寒暄。去吧。”

“好吧，爸爸，需要什么就叫我。”

曼努埃拉走到父亲身边，吻了吻他的前额，拿起桌上的一枝蜡烛，进里屋去了。

罗萨斯这时站起来，手臂交叉背在背后，开始在房间里来回从一扇通往他卧室的门的门口（刚才我们看到的几个人就从这里进出），踱到另一扇门的门口（曼努埃拉就从这里出去）。

罗萨斯踱来踱去有十分钟光景，一直处于沉思默想中，这时传来的马蹄声越来越近了。罗萨斯在比古阿身旁停了片刻，听出马蹄声已在大门口停下之后，使劲在穆拉托人的脖子上拍了一巴掌，这时那家伙的额头如果没有枕在肉乎乎的手臂上，恐怕就要一头撞在桌上把鼻子撞坏了。

“哎哟！”可怜的魔鬼喊着立即跳了起来。

“没什么；神父阁下您醒一醒，有人来了，您听着：当心可别又睡了；您坐在进来的人旁边，他站起来的时候，您就去拥抱他。”

穆拉托人看了罗萨斯一会儿，就照他的吩咐做了，脸上露出老大的不高兴。

罗萨斯坐到他原先坐的那张椅子上去，这时科尔巴兰来了。

第七章　约翰·恩里克·曼德维尔爵士

“英国人来了吗?”罗萨斯见他的副官进来便问。

“他到了,阁下。”

“您到他家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正要去睡觉。”

“临街的大门是开着的吗?”

“是的,先生。”

“您一说出姓名他们就开门了吗?”

“当下就开了。”

“英国佬感到意外吗?”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您的眼睛有什么鬼用处?……他问什么没有?”

“什么都没问。他听到阁下的口信,就吩咐备马。”

“叫他进来。”

读者马上就要认识的这个人物,就英国式的自私而言,在英国派驻各地的外交官中是常见的一流人物之一;不过,在忘记自己代表身份和人类尊严方面,却只有在象罗萨斯政府这样的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里,才能见到这种人物;而后一种情况,在英国事实上不可能,因此可以说,当时只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才能见到这种人物。

英国派驻阿根廷政府的全权公使约翰·恩里克·曼德维尔爵士，从罗萨斯那里得到了他的前任汉密尔顿先生遭到拒绝的东西——缔结了废止贩卖奴隶条约。曼德维尔对汉密尔顿的这一胜利，使他对罗萨斯本人开始产生好感。

但是他不能否认，迫使独裁者签订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条约的，乃是需要谋求不列颠陛下政府的友谊与保护的缘故，而自从一八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以来就缺少这种支持。但是，不管罗萨斯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条约总是这个全权公使从罗萨斯手中得来的一个胜利。

但是象罗萨斯这样的人，在人类中是少见的，他们永远不想要朋友，也永远不想成为别人的朋友；在这一类人眼里，人不管属于什么种族，也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地位高到跟他们差不多或是低到只是一个普通公民，都只能分成敌人和奴隶两种。

暴君的威望是一种慑服人并使之感到软弱无力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加上阿根廷独裁者倔强的意志，开始不知不觉地并终于完全地使英国公使心折了。他出于个人对罗萨斯的好感，毫无顾虑地与罗萨斯建立并加强私交，而没有能够看到，人生中有些接触是要人在精神上和意志上卑躬屈节的，否则永远也不会建立这种接触。

精神一旦被控制，其余的一切都不在话下了；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的低三下四，从而使强大的英国的这位代表完全成了最顺从的联邦派，即使不是为马索卡效劳，至少也是与罗萨斯的吹鼓手们唱和，而这些吹鼓手的使命是在阿根廷内外，宣传罗萨斯的爱国美德。

他既是盲目的工具，同时又是强大而有效的工具，罗萨斯把他当作对付法国问题的领头战马；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应该说，如果罗萨斯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一切预期的好处，那可不是由于

曼德维尔先生不尽心，而是由于问题本身的性质，使圣詹姆士内阁不能依据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公使的暗示行事，尽管他送回的情报都是关于法国在拉普拉塔地区取得了优势，以及关于法国封锁阿根廷共和国港口使英伦三岛的贸易遭到损失。

欧洲在政治上把注意力集中于当时影响大国均势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东方问题。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和法国都盯着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除了保持欧洲的和平之外，没有更高的目标。

这个问题只不过是苏丹和埃及帕夏① 之间的一个有遗传性的争端。

法国坚决主张满足穆罕默德—阿里的要求；英国则反对法国的意图，只同意将到卡麦洛山为止的一部分叙利亚并入埃及的帕夏领地。但是，俄国这时声称自己是君士坦丁堡的天然保护者，反对所有的敌人染指小亚细亚。沙皇说："让法国和英国去反对穆罕默德—阿里吧，让俄国保卫君士坦丁堡。"然而帕默斯顿勋爵领导的英国内阁是很有政治远见的，十分了解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郁金香置于北方熊的脚下所冒的全部危险。于是，帕默斯顿勋爵在施展一切巧妙的外交手段、掩饰对圣彼得堡政府种种建议的拒绝的同时，极力使之相信并接受，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需要一支俄国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弋，达达尼尔海峡也就需要有一支英法联合舰队。

于是，东方问题的形势在一八四〇年头几个月里就成了这个样子：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致商定，穆罕默德—阿里仍应拥有继承埃及的所有权；但是法国拒不同意这个决定。

列强虽然都同意共同保护君士坦丁堡，但仍然心怀鬼胎，彼此提防，互不信任——这历来是欧洲国际政治的特点，我们美洲

① 苏丹，伊斯兰教徒王公的称号。埃及帕夏，埃及古代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

人只能从中吸取教训，这既教人以谨慎这种美德，也教人以心怀叵测这种恶习，因为谨慎同担心别人居心不良的程度成正比，否则就无此必要了。

面对这种局势，现在不难理解英国不可能特别关注在拉普拉塔地区做生意的本国商人，因为它出于对俄国的担心，正不得不加紧与法国结盟，以应付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可是，曼德维尔先生并不因此泄气。他一心维护罗萨斯的个人利益，利用自己的地位千方百计要扭转拉普拉塔地区的事态，他努力的成果便是罗萨斯向马提尼先生提出的建议，而“阿克提翁号”上的会谈则完全是他一手促成的。

罗萨斯对他十分信任；就是说，他知道曼德维尔跟所有的人一样，患有恐惧症；每当他需要制造政治事端时，他就可以指望曼德维尔的才智，正如他为他的政权需要牺牲一个人时，他就指望他的马索卡一样。

穿过罗萨斯的会客室和卧室，走进饭厅（罗萨斯正在那儿等他）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穿一身黑衣服，年逾花甲，矮个子，宽额头，秃顶，相貌堂堂，蓝色眼睛虽然很小，但聪敏、犀利，只是这时同他那白皙的面孔一样，有点发红。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这对那份年纪的人来说，时间实在是太晚了，而且不久前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守着烫好的甜酒，开怀畅饮了一番。

“请进来，曼德维尔先生！”罗萨斯在英国公使走进饭厅时从坐位上站起来说，但是连一步也不肯迈出去迎接他。

“我荣幸地向阁下报到，”曼德维尔先生说，同时毫不造作地用优美的姿势行了一个礼，走到罗萨斯跟前同他握手。

“打扰您了，曼德维尔先生！”罗萨斯用一种柔和而且讨好的声调说，并且做了一个法国人称之为文雅的手势，指着右边的椅子让他坐下。

“打扰我！啊，不，将军先生！正相反，阁下召见我，我由衷地高兴。曼努埃莉塔女士好吗？”

“好极了。”

“很不幸，我本以为不是这样。”

“为什么，曼德维尔先生。”

“因为阁下用餐的时候，她总是陪着的。”

“确实。”

“可是这会儿我却不能有幸见到她。”

“她刚走。”

“哟！我太不幸了，没有早几分钟到。”

“她也会感到遗憾的。”

“啊，她真是阿根廷最可爱的女人！”

“至少她尽力使自己变得可爱些。”

“她一定会做到的。”

“我替她谢谢您。不过，您今晚是没什么可抱怨的。”

“为什么没有，将军？”

“因为您今晚在家里过得很愉快。”

“阁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怎么讲？”

“阁下如果说我有几个小时过得很愉快，那是对的；但是，只要不是跟阁下眷属一起参加社交活动，我就不会感到完全满意。”

“您太客气了，曼德维尔先生，”罗萨斯说，脸上露出一丝狡猾的笑容，不象曼德维尔先生那样精明并惯于察颜观色的人，很可能看不出这一点。

“如果您允许的话，”罗萨斯继续说，“我们的客套话就到此为止，还是来谈谈更正经的事情吧。”

“没有比符合阁下意愿的事更能使我满意的了，”外交官回

答，同时把椅子移到桌前，并且多半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场合的要求，整了整细亚麻布衬衫的领子，他的手同领子一样白，保养得十分精心，那修得很整齐的发红的长指甲，是曼德维尔先生所属的那个民族的最好特征：撒克逊民族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眼睛、头发和指甲。

“您打算哪天发送邮件？”罗萨斯把手臂交叉放在椅背上问道。

“公使馆要在明天发送邮件；不过，如果阁下希望推迟的话……”

“我是希望推迟。”

“那我去吩咐，推迟到阁下完成您的函件后再发送。”

“啊，我的函件昨天就写好了。”

“阁下允许我提个问题吗？”

“请您随便问。”

“既然阁下的函件已经准备好，我可以知道您为什么要拖延发送时间吗？”

“很简单，曼德维尔先生。”

“阁下要派出一个公使？”

“没这个必要。”

“那我就不明白了……”

“我的函件准备好了，可您的还没准备好。”

“我的？”

“对，就是这样。”

“我好象已经对阁下说过，我的函件已经写好，甚至昨天就封好了，现在只差几封私信没写。”

“我说的不是信件。”

“阁下如果俯允对我说明……”

“我认为，在您发往欧洲的邮件中，您的责任是忠实地并以

可靠的根据向陛下政府报告拉普撒塔河地区的局势。是这样吧?”

“确实是这样,阁下。”

“但是您做不到,因为您没有这样的根据。”

“我向敝国政府报告的是一般问题和公开事件,但是我不可能报告属于阿根廷政府国内政策方面的情况,因为我毫无所知。”

“那当然;但是,曼德维尔先生,您完全清楚这些一般问题的价值吗?”

“有什么价值吗?”公使说,他重复这句话以便有思考的时间,免得贸然回答,因为罗萨斯已经进入了他所熟悉的领域,也就是说,到了用实质性的没有废话的想法去交锋,从而完全识破对方真实想法的时候;而每当争论严肃问题或想以突然的猛烈打击使对方来不及思索时,他就这样。

“确实是有价值的,先生;向政府写这种一般情况的价值,就在于使政府从中得到启发。”

“有价值……”

“毫无价值,公使先生。”

“啊!”

“你们欧洲人在装作彻底了解你们毫无所知的事情时,总是泛泛地谈些情况。但是,这种方法使你们得到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因为你们总是根据不真实的情况进行归纳的。”

“阁下的意思是说……”

“公使先生,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总是谈论你们不懂的事情,至少对我国的事情你们是这样的。”

“但是,一个外国公使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没参加过的政治活动的具体情况。”

“因此,一个外国公使如果要向本国政府报告真实情况,就

必须接近驻在国的决策领袖，并且听取他的解释。”

“我就是这么办的。”

“并不总是这样。”

“但并非我的本意。”

“这可能……好吧：您知道目前事态的真实情况吗？或者，就您所感兴趣的一般情况来说，您向贵国政府呈送的有关我的政府的报告的主要精神是什么？”

“主要精神？”

“对；或者更明白地说：在这些报告里，您断定我的处境是好还是坏？您是期望我的政府获胜，还是期望出现无政府状态？”

“哎哟，先生！”

“这不是回答。”

“我知道。”

“那么？……”

“那么什么呀，阁下？”

“那么，您回答我的问题呀！”

“关于目前阁下的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吗？”

“对！”

“我觉得……”

“请您坦率地说。”

“我觉得阁下完全有可能获胜。”

“可是，您的这种感觉有什么根据？”

“当然有。”

“根据是什么，公使先生？”

“阁下的权力。”

“算了！对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句空话！”

“空话，先生！”

“当然，因为就算我果真有权力和办法，叛乱者同样也有权

力和办法。难道不是吗？”

“啊，先生！”

“例如，您知道拉瓦列在恩特雷里奥斯的情况吗？”

“知道，先生。堂克里斯托瓦尔战役以后他已经动弹不得，因为这次战役联邦派军队大获全胜。”

“可是，埃查圭将军因为缺少马匹，现在不能行动。”

“不过，阁下会使这位将军得到他所需要的马匹的，因为您无所不能。”

“您知道科连特斯省的局势吗？”

“我想，拉瓦列既然垮了，科连特斯省一定会重新加入联邦。”

“可是，现在科连特斯省兴兵反对我的政府，这样的省份有两个了。”

“的确是两个省，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联邦有十四个省。”

“咳，没这么多！”

“阁下想说……？”

“我想说，现在不是十四个省，因为那些和统一派分子一道叛乱的，不能算做联邦的省份。”

“当然，当然，阁下，但是这些省份的动乱并不严重，至少我本人这样认为。”

“所以我对您说过，您的一般情况的根据，都是不确实的！”

“阁下是这样认为吗？”

“我相信我说的话，公使先生。图库曼、萨尔塔、拉里奥哈、卡塔马卡和胡胡伊都是极重要的省份；您说的那种动乱，可不是别的，而是有实力并有许多人参加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那太糟了！”

“您说得对。在北部，一直到玻利维亚边境，图库曼、萨尔塔和胡胡伊威胁我；在西部，一直到安第斯山麓，卡塔马卡和拉里奥哈威胁我；科连特斯和恩特雷里奥斯从沿海一带威胁我；公使先生，还有谁威胁我呢？”

“还有谁呢？”

“是呀，先生，这正是我要了解的；既然您不敢提我的敌人的名字，我就要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除了那些人之外，威胁我的还有里维拉。”

“咳，那算什么！”

“他可不象您想的那么无足轻重，因为他有一支军队在乌拉圭。”

“他可过不来。”

“有可能，不过应当设想他能过来；到那时您就会看到，我就陷入我那些受法国鼓动、帮助和保护的敌人的包围中。”

“局势确实严重！”曼德维尔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句话，他心里慌乱不堪，他不明白罗萨斯挑明自己所面临的危险的用意，显然诡谲的独裁者一定抱有更重要的意图。

“情况十分严重啊！罗萨斯沉着冷静地重复说了一遍，结果使外交官感到十分惊异。“在您了解到这一危险的基本情况之后，”罗萨斯继续说，“有劳您告诉我，您根据什么报告贵国政府，我有希望能彻底战胜统一派分子呢？就凭您不怀疑我是会获全胜这一点吗？”

“但是，除了使阁下获得名望和光荣的权力、威望和人心之外，还要根据什么呢？”

“得了，得了，得了！”“罗萨斯感叹地说，并且象个由于同情别人或因无知而轻视别人的人那样，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我不知道，先生，”曼德维尔看到自己的客气的恭维话，或者说是表达自己心思的话，产生了意外的结果，便不假思索地

说，“我刚刚荣幸地说过的话，是哪一句不幸惹阁下发笑！”

“所有的话都让我发笑，欧洲的外交官先生，”罗萨斯以不加掩饰的嘲弄口气回答。

“可是，先生！”

“请您听我说，曼德维尔先生：您刚刚说过的一切，很适合向公众再重复一遍，但是用来向帕默斯顿勋爵——蒙得维的亚的统一派分子称他为杰出的首相——写报告，却是很不妙的。”

“阁下您肯赏光向我说明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这正是我要讲的。我已经向您详谈了目前我的政府，或者说是阿根廷联邦的秩序与和平所遇到的重重危险。是这样吧？”

“是的，阁下。”

“那么，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向您列举这些危险吗？咳！这一点您没理解，您不清楚我这样坦率的原因，所以使您困惑、茫然！不过，我马上向您解释。我的话您全听到了，因为我完全知道，您将把这次会晤写成纪要，然后把它送交贵国政府；这正是我本人的愿望。”

“阁下希望如此！”曼德维尔先生说，这时赞佩之情大大超过了先前的惊异。

“我希望这样，理由是我认为，由我本人而不是由我的敌人的组织让英国政府知道这些详情为好，或者至少要由双方同时让它知道。现在您该明白我的想法了吧？既然英国政府可以通过成千个不同的渠道公开地、正式地获悉情况，我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去隐瞒，那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隐瞒这些情况，无异于表明我害怕了，然而我并不害怕，我丝毫不怕我现在的这些敌人。”

“所以我对阁下说过，凭您的权力……”

“您怎么开口闭口总离不开权力呀，曼德维尔先生！”

“但是，如果您不是以权力……如果阁下没有权力……”

“我有权力，公使先生，”罗萨斯突然打断他的话，这一来使曼德维尔先生那天晚上失去了解罗萨斯的最后希望；他不知道对罗萨斯说什么好，只说了这么一句：

“那么！……”

“那么，那么！有权力是一回事，依靠权力来摆脱困境又是一回事。您以为帕默斯顿勋爵连加减法都不会吗？您认为，杰出的首相一算有这么多得到法国大力支援的敌人和各色人物威胁着我的政府和联邦制，尽管您向他报告我手中的力量与之势均力敌，他就会完全相信我能获胜吗？那么一来，您还认为人们会坚持支持一个连几个月、连几个星期都维持不了的政府吗？即使贵国政府愿意支持我反对我那些得到法国援助的敌人，您真以为从伦敦到巴黎以及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比从恩特雷里奥斯到雷蒂罗以及从图库曼到圣菲走得更快吗？而且帕默斯顿勋爵会连这一点也不清楚吗？算了吧，曼德维尔先生，在我和法国的问题上，我对英国政府从来不存奢望，而现在，由于送发给这个政府的有关估计我的权力的报告是您写的，我更不存什么希望了！”

“但是，将军先生，”曼德维尔绝望地说，因为他对于罗萨斯掩藏在概念迷雾里的想法，是越来越猜不透了，然而看来这些想法来自罗萨斯本人，而且他用以说明困扰着他的风浪，也许会使他垮下来并且一蹶不振，“阁下如果不是用权力、军队、联邦派成员，那您到底要用谁来战胜统一派分子呢？”

“用他们自己，公使先生，”罗萨斯象德国人那么冷静地说，审视的目光盯着对方的脸，以观察自己突然说出隐藏心底的想法时所产生的结果。

“啊！”公使睁大眼睛惊呼，因为他到这时刚刚开窍，从短短的几个字所表达的大圈子里转出来，弄清了他刚才还弄不明白的那些吞吞吐吐和怪诞的议论，尽管前此他依靠自己在政府工

作的经验和才干，间或也能猜到罗萨斯话里所保留的真意。

“用他们自己，”罗萨斯继续冷静地说。“那是我今天的主力军，我所拥有的最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粉碎我的敌人的最厉害的力量。”

“确实，阁下开阔了我的眼界，坦白地说，这一点我还从未涉及过。”

“这个我知道，”罗萨斯答道，他从不放过一切机会使别人感到自己错误和无知。“那些统一派分子，”他继续说，“尽管人数多，又得到那么有力的支持，但是他们至今没有掌握，而且也永远不会掌握使自己变得强大有力的关键。他们有干练的人才，有共和国最优秀的军人，但是缺乏一个共同行动的核心：他们都各行其是地发号施令，因此谁也不服从谁。他们都要奔向一个目标，但是各走各的路，因此永远也走不到一块去。费雷尔因为自己是一个省的省长，不服从拉瓦列；拉瓦列因为自己是统一派的将军——人们都称他为解放者将军，也就不服从费雷尔。拉瓦列需要里维拉的合作，因为里维拉懂得我们的战争艺术，但是自尊心使拉瓦列认为独自就能对付，而且他看不起里维拉。里维拉需要与拉瓦列协同行动，因为拉瓦列是一个全国的领袖，尤其是因为里维拉没有拉瓦列那样的军官班子；但是里维拉看不起拉瓦列，因为拉瓦列不是游击队员，甚至憎恶他，因为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给拉瓦列出谋划策的是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也就是那些自称为阁员的人；拉瓦列想接受他们的主张，但是拉瓦列周围的军人却看不起那些非军人，而拉瓦列又不善于指挥部下，部下谁喊得凶，他就听谁的，并且为了不得罪他们，便对本派里的有识之士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各省新的统一派分子，一成为统一派分子，就患同样的毛病，就是说，每一个都自认为是领袖、部长、省长，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兵、工作人员、公民。所以英国女王陛下的公使先生，由于遇到的是这样的

敌人，摧毁他们的办法就是假以时日，让他们自行毁灭，这就是我现在采取的做法。”

“啊，好极了！这个计划真妙呀！”曼德维尔先生兴高采烈地说。

“请原谅，我还没说完呢，”罗萨斯同样冷静地说。“我刚才说过，既然敌人是这样，就不要考虑他们的数量，而要考虑他们每一个派系、每一个集团、每一个人的作用；然后再跟团结的、有组织的对手进行比较，这个对手听从一个人的指挥，其余的人就象四肢服从大脑那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的对手尽管看上去人数比敌人少，却是必胜无疑的。您现在懂得应该如何来判断我的敌人和我所处的形势了吗？”罗萨斯问道，他一时一刻都没有失去开始阐述这个独特的作战计划时的那种冷静。这个计划是他在政治生涯中，对自己的冤家对头进行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正是那些跟他作过战、一心一意要搞垮他的对手，使他的权势日益增长，使世人对他望而生畏；然而仅凭他个人，他并不具备赢得这种声望的才华和胆略。

“哦，我懂了，我懂了，阁下！”公使搓着他那双精心保养的白皙的手说，脸上露出一副刚刚侥幸摆脱了踌躇不决困境的人那种心满意足的神气。“我马上修改我的报告内容，并让帕默斯顿勋爵以阁下刚才如此巧妙、明确地阐述的观点，正确地审察当前的局势。”

“悉听尊便。我唯一的希望是反映的情况要真实，”罗萨斯摆出一种无所谓的神态说，而曼德维尔先生当时要是不那么兴奋，完全可以看出那是一场虚假的表演。

“获悉实情，无论对英国政府还是对阁下——向政府报告实情的人——来说，都同样重要。”

“对我也同样重要吗？”

“可不是嘛！阁下难道不是把英国的援助看作是可能得到

的最大支持吗？”

“您指的是在哪一方面？”

“举例说，英国如果能迫使法国结束对拉普拉塔河的封锁，这岂不是就是阁下对您的对手取得了一半的胜利吗？”

“但是，英国的这种调停，不是从封锁一开始，您就答应要进行的吗？”

“这毫无疑问，阁下。”

“但是邮件寄来寄去，时间都过去了，可您要求的指示始终也没来吗？”

“是的，阁下；不过，这次只要英国政府稍作暗示，法国国王陛下政府一定会派出一个全权公使，同阁下协商这个棘手问题。现在我对此不可能再有什么怀疑。”

“为什么？”

“因为法国政府现在处境十分困难，阁下。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空前激烈，阿布德—阿尔—卡德尔成了危险的敌人。在东方，法国跟其他干预苏丹与埃及帕夏之争的四个大国闹分歧，提出了与它们对立的要求；法国政府已经向达达尼尔海峡派遣了四艘护卫舰和一些较小的船只，共十五艘舰只，如果它坚持那些要求，俄国也坚持要保护君士坦丁堡，路易·菲利普国王不久就必须把舰队全部派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去。法国国内局势既不平静也不保险。斯特拉斯堡的未遂暴乱，使所有的拿破仑分子都行动起来，旧的党派也都举起了议会的旗帜。苏特内阁虽然眼下还没有倒台，但已危在旦夕；反对派都在暗暗策划并采取行动，要把自己的杰出成员推上主持内阁的职位。在这种局势下，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与英国的联盟，因此，对于象拉普拉塔这样的与它没有多大利害关系的问题，法国政府绝不愿在这样的情势下冒怠慢帕默斯顿勋爵的危险。”

“会不会这么办，对我无所谓，公使先生。因为我既没有在君士坦丁堡，也没有在非洲遇到危险。至于封锁，受最大损失的绝不是我，这您是清楚的。”

“我知道，我知道，阁下。由于这一旷日持久的封锁，受损害的是英国的贸易。”

“因为法国舰队不让出口，您知道英国有多少资本被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吗？”

“英国价值两百万镑的果品每天都在受损失。”

“为了照管这些果品，您知道每月要多少费用吗？”

“两万镑，阁下。”

“完全正确。”

“这一情况就是我向鄙国政府报告的内容。”

“滞留和存放在蒙得维的亚的英国工业品，您知道值多少资本吗？”

“一百万镑。这一情况也是报告敝国政府的内容。”

“让贵国政府了解这些情况，我很高兴，它是自作自受，因为有利害关系的是你们。至于我，我知道怎么对付封锁。”

“我一再说过，阁下是无所不能的，”公使露出十分讨好和客气的笑脸说，但同时又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

“不是无所不能，曼德维尔先生，”罗萨斯说着往后一仰，靠到椅背上，双眼象两支利箭似地盯着公使的脸，仿佛要看透他心灵最隐秘的地方，“不是无所不能。例如，如果一位外国公使开门接纳一个受司法机关追捕的统一派分子，并且对我隐瞒这件事，在这种时候，我不能指望他坦白地向我报告这件事，并且请求我给予我会毫不勉强地表示同意的恩典。”

“什么！有这样的事？我本人不知道阁下指的是哪位公使。”

“您不知道吗，曼德维尔先生？”罗萨斯说，他把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眼睛则一眨不眨地盯着曼德维尔先生的脸。

“我向阁下保证……”

“够了，”罗萨斯打断了他的话；曼德维尔还没把话说完，罗萨斯已经确信，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想了解的那件事，而且就是为了那件事才把他召来的。“够了，”罗萨斯重复说，并且站起身来，以免让人看出当时他那种气急败坏的表情。

曼德维尔又象先前那样，对罗萨斯感到困惑莫解，任何人和罗萨斯在一起或是离开他，永远休想能感到满意和放心。

罗萨斯在饭厅里踱来踱去，突然停下来把手按在比古阿的椅背上，身体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在这一席长谈中，比古阿始终在拼命与瞌睡作斗争，一句话也没听见。罗萨斯所以停下来，原来是听见一匹马从护法者街西头疾驰而来的声音，只一会儿工夫，就在罗萨斯宅邸的马厩里响起了马蹄声。

“警方来送报告了，”曼德维尔先生说，因为他很想设法把突然被打断的谈话继续下去，而且他已知道罗萨斯在关注什么。

罗萨斯轻蔑地看他一眼，对他说：

“不对，英国公使先生；这匹马是从野外来的，已经来到我家大门口的骑马人既不是搞监视的，也不是警察局的，而是一个道地的高乔人。”

公使微微地耸了耸肩膀，站了起来。

正在这时，科尔巴兰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饭厅。

罗萨斯打开信封，刚看了开头几行，就勃然色变，不过这种变化是如此突然，一眼就看出这种变化的曼德维尔先生简直弄不清楚，自己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幻影。

“那么，曼德维尔先生，您可以走了，”罗萨斯暂时停止读信，一边说一边向已经拿起帽子的曼德维尔先生伸出手去。

“请阁下相信您的朋友。”

“您打算什么时候把邮件发出去？”罗萨斯问，似乎没听见公使刚说过的话。

“后天，阁下。”

“拖得太久了。您让秘书加紧点儿，明天下午就把邮件发出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今天下午，因为现在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

“今天下午六点一定发出，阁下。”

“晚安，曼德维尔先生。”

这位公使深深地鞠了三四个躬之后，才退了出去。

“科尔巴兰，送这位先生出去，然后您再回来。”

“先生！先生！我该怎么收拾这个英国佬？”比古阿说道。

但是罗萨斯没有理睬他，坐下之后把信摊在桌上，两手支着额头继续看信。他越往下看，眼睛越充血，前额也显出一阵红一阵白。

过了一刻钟，他亲自关上会客室的门，在房间里激动地踱来踱去，从他脸色的明显变化可以判断出，那是因为他的感情象海浪般汹涌澎湃。

第八章　黎　明

五月五日的黎明终于送走了那悽惨的黑夜——骇人听闻的罪行以及谋划更大的罪恶勾当的见证。

天空象羞涩的美女，在那鱼肚白的天边露出淡淡的红晕，宣告大自然的主宰即将来临；曙光的素馨花般美丽的前额罩着玫瑰色的面纱，从拉普拉塔河的波涛上渐渐升起，她那微弱的光线，还没能把无辜洒在碧绿河岸上的鲜血晒干。但是，在诗人们称之为“拉普拉塔河上的女皇”或“雅典”或“新世界的罗马”的这座城市里，塔楼和尖顶都被曙光镀上了银白色。

安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沉睡在辽阔的平原上；这座生性有贵族癖好的城市，似乎竭力要抵制显示白昼来临的活动与苏醒的时刻，而更长久地把黑夜与安逸留住。城里又宽又直的大街上，轮廓整齐的房屋仍然沉浸在半明不暗的朦胧曙色里，这种曙色看上去有飘忽不定之感，给人的心灵增添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快。

是美洲南部地区永远那么清爽的南风，吹散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夜间笼罩着的浓浊的潮雾，而太阳对那泥泞的街道上的这种雾气却是无能为力。因为在一八四〇年冬季，似乎连大自然也要在这个年头给开始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加重艰难的处境，从四月初就开始大雨滂沱了。而在这样的季节里，巴拉卡斯沙质草地上铺满了香堇菜和风信子，南风吹来这些花草的芬芳，

使城里弥漫着令人呼吸舒畅的沁人心脾的香气。

一切都是那么闲适而寂寥，那么静谧而和谐。

在东方，在那条大河静静的水天分界线上，随着黎明女神乘坐的乳白色马车冉冉升起，蔚蓝的天幕镶嵌上了珍珠母色和金色的光斑，而黑夜的最后阴影则挤到西边它那残破王国的最后疆域里去了。

啊！在这座连上帝都把目光移开的城市上空，不祥而又神秘的黑沉沉的夜幕为何不继续垂挂下去呀？既然上帝在冲天怒火中对这座城市发出那么可怕的诅咒，为了不让丑行和罪恶玷污这三十年前曾锤炼过使一个世界获得再生的英雄们的心和剑的光辉五月，那么，地球为什么不因此而失去阳光和星光呢？……但是，大自然似乎总是要显示自己的威力，人类越是要从它那里寻找与自己的不幸相似的东西，它就越是与人类的要求作对。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统治者的手推开了巴黎皇宫的一扇窗子，发出了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① 的信号，第二天灿烂的太阳便把金色的光线照射在被害者的血泊上，他们临死时呻吟着请求上帝报应那骇人听闻的罪行；而在一个又慵懒又温馨的午后，当薄雾初降，意大利的天空中星光开始闪烁，皓月也开始泻下银辉，晚祷的钟声在召唤信徒前往教堂，这时一个少女在西西里的大街上发出可怖的信号，那将使人们记住那场血流成河的罪恶复仇！

人类如同大自然一样，对于临到这个无辜民族头上的灾祸，想必也漠然处之；这个民族在胜利或强盛时是独享，同样在多灾多难时期也是独自忍受。由于人类命运的奇特巧合，这个要解放十个民族并使之获得新生的崛起于荒野丛林的阿根廷民族，似乎注定了无论在胜利或失败时，无论在美德或罪恶方面，都很

① 指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法国巴黎的一次大屠杀。当晚，天主教派发动突然袭击，胡格诺派教徒死亡二千余人。

突出；甚至在那些使血泪横流的罪行中也有其独特而且庄严的特点，相比之下，一般的惊扰和使人民的文明与政治生活充满血腥气的罪恶，要大为逊色。

但是，孤立无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了解自己当时的处境，本能地——即总是将威胁我们的灾祸事先告诉我们的神秘心声——预见到，暴政即将把比他们以前遭受的更可怕得多的新打击，劈头盖脑地向他们袭来；但是他们毫无办法，甚至不肯想办法去遏制暴政。

恐惧，这是能使人意志消沉和丧失理智的可怕病症；照维克多·雨果① 的说法，这种病症的最可怕之处在于，造成它的不是上帝而是人，它的魔力已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父亲因为儿子而害怕得发抖，朋友之间互不信任，在检查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的同时，个人意识却使精神感到不安，并且使所有的人心中充满了怀疑。

每个人都在心中的秘密神殿里，祈求上帝保佑解放者取胜。但是人人都想到，独裁暴政的垂死挣扎会把所有落入其魔掌的活人置于死地；因此，连它最势不两立的敌人都希望胜利能即刻到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迎头痛击独裁者，使他来不及进行人们所惧怕的恶毒报复。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独裁者的最坚定的敌人看来，时间、距离以及其他种种事物都是障碍，他们都暗暗为那胜利时刻正在临近而胆战心惊。这就是内心恐惧症所显示出来的最初症候！

本故事开始时，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

本章开头写到，天空中曙色初露，几辆大车正驶往市场，车轮滚动时发出的单调响声刚刚打破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寂静；这时，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神气地拄着藤手杖在胜利街上行走，

---

①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法国著名作家。重要作品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

他的脸色并不苍白，倒是有点发黄，从相貌上看，年岁约在五十岁和五十五岁之间；他走路的步子不紧不慢，神态庄重，象是刚从家里出来，去呼吸一下清晨的新鲜空气，或者是要赶在任何别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之前，去向那天的阳光显示一下身上穿的长及腹部的颜色鲜明的宽大背心，和别在胸前和帽子上的扎眼的联邦派标志。

但是，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这个人手里拿的那根象牙柄藤手杖，在每个街区总要掉下来两三次，滚到他身后，这么一来他就得往回走一两步去捡起来；于是，他自然而然就要看一看已经走过的几个街区，也就是朝田野那个方向看一看；因为他是从西边走来的，正沿胜利街朝广场走去。

到他的藤手杖掉了二十来次之后，他就在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个大门——丹尼尔和费明在几小时前进去的那个大门——前面停了下来。

这个人靠到人行道的柱子上，象有人在炎夏常做的那样，摘下帽子，开始把额头上的头发向上理一理。不过，不知道是偶然，是不经意，还是为了什么，他朝街的左右两边看了看，相信至少在十一二个街区那么长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人之后，才走近大门，敲了一下门把，不知为什么不去敲那个会发出很大响声的铜狮形的门环。

第九章　是天使还是魔鬼

我们一定不会让新出现在本故事中的那个人物，长时间地占据读者的注意力。不过现在我们得猛然离开胜利街，并请和气的农神老头儿允许我们这次不注意他那从容不迫的步伐，而从五月里的一天的黎明一下子跳到中午十二点——这时我国的蔚蓝天空是那么明净，简直象绣着花边的丝绸帘幕，去紧紧尾随一辆由两匹黑色骏马拉着的黄色马车。马车过了曼西利亚将军府之后，马匹在波托西街的铺石路面上大步奔驰，响起厚厚的马蹄铁声。想尾随它的不仅仅是我们，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人们的好奇心极易勾起，而二十岁青年的想象力比春天还快，尤其是当这辆马车飞速驰过，人们得以从打开的车窗瞥见一只女人的手时，更是如此；那只手戴着米黄色闪亮的细羊皮手套，象是画上去的那么合手。袖口上雪白的花边微波似地轻轻拂动，不难想象那双手有多么纤巧。不过，斜倚在马车角落里的这个女人连手尚且不肯让人一饱眼福，过往行人就更看不到她的面容了。

马车拐过石头街，停在圣胡安教堂背后的一座房子前面，这所房子的大门象地狱的入口，因为门上的颜色象火焰那样红。

一个少女轻轻扶着仆人的肩膀走下车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没踩两级踏脚板跳下车来的。就在她姿态优雅地跳下车的工夫，从宽宽的裙子里露出一只穿紫色短靴的纤足。这个少女

年方十七八岁，如果允许我们使用一种空灵的比喻的话，她美得有如黎明时的霞光。光润的金色卷发从意大利草帽的帽檐下露出来，垂在她那赛似最鲜艳的玫瑰花般水灵、红润的脸上。她的前额很宽，显得聪明伶俐，清澈的天蓝色眸子光彩照人，眼睛上方弯弯的柳叶眉比头发还黑；鼻子周正、白净，线条的弯度轻微得几乎看不出，是她富有想象力与才智的最好标志；最后，她的小嘴红得象樱桃，下唇比上唇略显突出，这一缺陷使她具有奥地利皇室公主那种美，从而使这高贵俏丽的容貌臻于完美：每个部分都显示她的灵魂、形体和种族的美妙，而这样的人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

此外，她的腰只有十二寸宽，上身象雪花石膏做的纤巧的花瓶，绝顶妍丽的脑袋象是插在瓶中的鲜花；她身穿黄绿色缎子做的衣服，披一条有橙色穗子的白开司米披巾；这些大致可以让你在脑海里对马车上下来的这个少女有了一个概念。

这个少女给人以轻盈缥缈之感，周身散发出一股淡雅的幽香，这只有那具有美感的人才能觉察到。造物主的精巧画笔勾勒出来的她的容貌和体态，不象生活在我们这个单调乏味的世界上的芸芸众生，而是诗人理想化的意境。少女一跨进大门的门槛，便竭力振作精神，拿她香喷喷的手帕捂住鼻子，从一大群黑女人、穆拉托女人、奇诺女人①、鸭、鸡以及许许多多上帝创造的动物，其中包括一帮浑身着红色衣服、一脸迟早要上绞架的神气的男人中间穿过。这些人都挤在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罗萨斯的小姨子——家的门廊和院子的一角，即那个美丽的少女要经过的地方。

她费了不少劲才走到客厅门口，轻轻叩了几下玻璃门就走进去，想找个人问一问女主人的去向。但是，她在客厅里只遇到

① 奇诺人(Chino)，在美洲一般指非欧洲血统的人或混血人；在阿根廷，指黑人和美洲土著的混血人，也指黑白混血人。

两个穆拉托女人和三个黑女人，她们舒舒服服地坐着，泥脚把铺在地板上白地黑花的草席弄得很脏，正在跟一个围着红色奇利帕的兵士亲热地闲聊，这个士兵相貌凶残，简直看不出他是猛兽还是人。

这六个人放肆地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个新来的少女，他们没有看见她身上的联邦派标志，因为红色带子打的小结，仅仅在她左边帽檐底下露出来一点点，而他们却混身都戴着这种标志。

客厅里静默了一会儿。

“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在家吗？”少女问了一句，但并不是对上面介绍过的那几个人中的某一个发问。

“在家，可她正忙着哪，”一个穆拉托女人回答，没有从坐位上站起来。

少女犹豫了片刻；不过，她很快打定主意要摆脱自己所处的窘境，走到临街的一个窗子跟前，开了窗，叫她的仆人到客厅里来。

仆人立即从命；他一来到客厅门口，少女就对他说：

“你到二进院子去叫门，叫人去问问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她现在能不能接见弗洛伦茜亚·杜帕斯基耶小姐。”

由于她说话的命令语气，以及上层人士无论处于何种境地，只要知道怎样表示其地位，总会使平民从精神上感到的敬畏，使那六个男女当即心头为之一震。但是出于对当时各种事件的憎恶想法，那六个人同他们所属的整个阶级一样，竟敢认为社会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界限——他们那个卑贱的阶级象海洋一样正在把这种界限撞得粉碎，使整个社会混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家庭了。

弗洛伦茜亚——读者想必已经知道，她就是捉弄丹尼尔感情的那个调皮天使——等候了一会儿。

果然没等多久，就出来一个衣着整齐的女仆，客气地请弗洛伦茜亚稍候片刻。

她随后就对坐在客厅里的五个联邦派女士说，夫人只能在傍晚接见她们，请她们到时一定来。她们立即照办；不过在离开客厅时，一个黑女人不禁恶狠狠地瞪一眼这个刚使她们遭到冷遇的少女；不过，她的这一眼落了空，因为弗洛伦茜亚打从进入客厅，对罗萨斯的小姨子那些奇奇怪怪的客人，或者说对那些作为联邦派深红色天空组成部分的不祥云朵，根本就不屑于拿正眼去看。

女仆走了；那个兵士原是给叫到客厅来的，现在既然没有人叫走开，他想自己可以坐下，或至少可以坐在客厅的门槛上；这样一来，客厅里最后只剩下弗洛伦茜亚一个人了。

她马上坐到客厅里仅有的一张沙发上，用纤手捂住自己秀丽的眼睛，这样呆了几秒钟，仿佛要让精神和眼睛休息一下，因为它们刚刚经历了不愉快的恼人时刻。

这时玛丽亚·何塞法正在客厅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一面急急忙忙把两个跟她谈话的女仆打发走，一面把一份申请书放在当天递进来的二十来份申请书上，这些申请各自附有一份礼品（门廊上的鸡鸭在礼品中占有不小的比重），为的是请她转呈护法者阁下，尽管可以肯定，护法者阁下不会受这种申请书的干扰。我们刚才说她急急忙忙，那是因为向她通报过来访的弗洛伦茜亚·杜帕斯基耶小姐的母系，是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与罗萨斯家有多年的交谊；然而近几年来，杜帕斯基耶夫人和女儿总是借口杜帕斯基耶先生不在，很少在社交场合露面。

读者大概很想知道，玛丽亚·何塞法同挤在她家里的那些黑女人和穆拉托女人，有些什么瓜葛。这一点我们不久便能分晓。这会儿需要说明的是，与人类为敌的精灵，有如豪夫

曼① 的幻想故事中在沉沉夜幕中撒向人间的有毒种子，正在罗萨斯小姨子的心里结出累累恶果。若是没有罗萨斯妻子的帮助，就无法解释我国从一八三三年到一八三五年的历史；她的心地并不坏，只是太积极并过于热中搞政治阴谋；在我国历史舞台上若是没有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一八三九年、一八四〇年和一八四二年发生的事就无法解释。

这姐妹俩都是我国历史上真正的政治人物，对她们是不能略过不提的；原因之一是她们自己不愿被人忽视，其次是与公众事件有关连的行动都不分性别。

就身体而言，罗萨斯小姨子生来就鲜有女性的动人之处。政治活动和炽烈的政治热情，才是这位夫人每天的精神食粮。她一生的特殊际遇，使她的这种天赋得以发展。她姐夫的地位以及阿根廷社会的血腥动乱，为她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动荡不定的、严酷的驰骋疆场，而这正是她的天性所向往的东西。这个女人没有远见，没有才干，然而任何一个对精神生活无知的人，对随便哪个暴君的用处，都远远不如对罗萨斯的用处大。因此，她对罗萨斯的意义是与他对同胞所能作的恶相关连的，他的这位小姨子以罕见的毅力、恒心和积极性，为他提供了机会去满足作恶的强烈愿望。

不过，这个女人行动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完全没有；她的行动只是出于真诚的热情，出于对联邦制和对她姐夫的真正的狂热崇拜；她对统一派的盲目的、强烈的、偏执的仇恨，是她姐夫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那个充满个人与社会阴谋的时代的最完美的体现。这个时代尚未经过剖析，当你了解到，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年轻社会的道德面貌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就是因为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执意如此，这时你是会大吃

---

① 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1776—1822)，德国作家。

一惊的；他遇到的仅仅是个人在良心和道义上的一点点反抗，而这种反抗由于无力自卫是一冲即垮，非常容易被卷入群众性大动乱的旋涡里去，因为这种反抗缺乏统一起来才能具有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民族没有思想的一致，没有道德的一致，最后也没有人的一致，他们象小孩子那么天真，以为只要勇敢战斗就能获得自由，就能变得伟大和坚强有力。

在感情上失却正义与道德、节操与荣誉等观念的人们，处于涣散状态，他们在政府参加与组织的罪恶行径的猛烈打击下完全垮了；因为这是政府的唯一目的，这个政府为此目的利用了无知而狂热的平民的一切不良本能，而这些平民早就在伺机反抗束缚他们发展野蛮习惯的文明秩序。

通往客厅的门终于打开了，仪态万方的弗洛伦茜亚握了握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的不大注意保养的手。这个女人身材瘦小，形容枯槁，小眼睛，一头花白的头发，头发梢从一个系着鲜红彩带的大发髻上蓬松着；她的年纪是五十八岁，但在那种强烈嗜好的作用下，她的相貌明显地显得老多了。

“您真是太让人感到意外啦！玛蒂尔德夫人怎么没来呀？”她一边问，一边挨着弗洛伦茜亚右边坐到沙发上。

“妈妈有点儿不舒服；她不能亲自来拜望您，所以她叫我向您致意。”

“如果我不是早就认识玛蒂尔德和她的家庭，我准会以为她已经变成统一派分子了，因为现在那些统一派女人都躲在家里，由这一点就能把她们认出来。您知道这些女疯子为什么躲着不出门？”

“我吗？我不知道，夫人。您想，我怎么知道呢？”

“她们躲在家里是因为不愿意戴联邦标志，要不就是怕别人给她们粘联邦标志；其实这是胡闹，因为要是我，我就拿钉子把标志钉在她们脑袋上，让她们在家里也摘不下来；可……可是，

弗洛伦茜亚，您也没按规定那样戴标志。”

“不过，夫人，不管怎样，我总是戴了呀。”

“我戴了，我戴了！可是，这么个戴法，简直就跟没戴一样。那些统一派女人也是这么戴的；尽管您是法国人的女儿，但并不因此就象那些法国人那么肮脏，那么叫人讨厌。您是戴了，不过……”

“夫人，我可是该怎么戴就怎么戴的呀，”弗洛伦茜亚打断她的话说，以便在这次交谈中采取主动，进而控制住这个以贪婪为第一美德的女人的怒火。

“我戴了标志，”弗洛伦茜亚继续说，“而且我还带了这份微薄的赠款，这是我妈妈敬请您转交给妇女医院的，因为听说医院的经费全光了。”

弗洛伦茜亚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象牙钱包，从中取出四张叠好的钞票，交到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手里。这笔钱是弗洛伦茜亚从十四岁起拿父亲每月给她用以施舍和零用的钱积攒起来的。

玛丽亚·何塞法打开钞票，瞪大两眼仔细看了一会儿代表每张钞票面值的一百那个数字；然后她把钞票卷起来，放到贴身的黑衣服里去，同时怀着莫里哀① 活龙活现地描写过的那种贪婪得到满足后的满意心情说道：

“这才叫联邦派的人哩！请告诉您妈妈，我一定会把这么值得敬重的人的行为报告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的。明天我就把钱交给妇女医院的财务管理人胡安·卡洛斯·罗萨多，”说着握紧了手中的钞票，仿佛生怕自己刚刚说的假话会成为事实似的。

“妈妈认为这是她应尽的心意，只要您俯允不宣扬这件事，她就十分感谢了。您知道省长大人没时间什么都管。他全部时

① 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著名作品有《伪君子》、《悭吝人》等。

间都要为战事操心；要是没有您和曼努埃莉塔，他万难把压在身上的那么多事情都照顾到。”

阿谀奉承对恶人比对善良人更起作用，因此弗洛伦茜亚把第二个赠品一送给这个夫人，就使她飘飘然了。

“我们可真没少帮这个可怜的人的忙哪！”玛丽亚·何塞发一边回答，一边舒舒服服地往沙发背上一靠。

“我不知道曼努埃莉塔的身体怎么支持得了。听说她天天熬夜，这样下去会把她累病的。”

“就拿昨晚来说吧，她直到凌晨四点钟才睡下。”

“到四点钟？”

“钟都敲过以后才睡的。”

“幸亏现在咱们一切都平安无事。”

“得了吧！看来您对政治是一窍不通。现在发生的事比任何时候都多。”

“这当然。您和曼努埃莉塔理所当然掌握的机密，我是不可能懂得的；不过，我想恩特雷里奥斯离这儿顶远，那里才是战场，这里的统一派分子大概不会给政府惹多少麻烦的。”

“可怜的姑娘！您就知道您的帽子和衣服；还有统一派分子想偷渡呢！”

“啊，他们要跑可挡不住！河岸太宽了！”

“怎么挡不住他们？”

“我觉得挡不住。”

“得了，得了，得了！”玛丽亚·何塞法说着阴鸷地哈哈大笑，露出下牙床上仅有的三颗又小又黄的牙齿，并且问道：“昨晚他们有几个被抓了，您知道吗？”

“我可不知道，夫人，”弗洛伦茜亚答道，装作完全漠不关心的样子。

“抓了四个，我的孩子。”

“四个吗？”

“没错。”

“不过这几个是跑不掉了，因为我想这会儿他们一定给关起来了。”

“啊！我向您担保，他们怎么也跑不掉啦，因为已经用比关监牢更好的办法对付他们了。”

“用更好的办法？”弗洛伦茜亚装作吃惊的样子叫起来；其实她已经知道那几个不幸的人的命运，因为她刚刚去看过曼西利亚夫人，从而知道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不幸事件，尽管她一点儿也没说到幸运地得以死里逃生的那个人。

“当然是更好的办法。那些好样的联邦派成员已经把他们给报销了；他们已经……已经给毙了。”

“哟，他们都给毙啦！”

“干得真漂亮；虽说出了点小纰漏，还是干得很顺当。”

“啊！可是夫人，您说的是小纰漏，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就不值得象您这样管大事的人操心了。”

“有时也得操心。一个统一派分子给跑了。”

“不过找到他大概不会太费事，因为依我看，我们的警察的行动是非常迅速的。”

“并不那么迅速。”

“人家都说维多利卡先生是这方面的天才，”这个机灵的女外交家坚持说，她要激一激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的自尊心。

“维多利卡！您别说蠢话了；我，只有我一个人才是无所不能的，别人都不成。”

“我一向总认为是这样，现在我可以完全肯定，您一定比警察首脑大人的作用更大。”

“您可以拿这一点赌咒。”

“不过，话又说回来，您的事情这么多，也许会妨碍您……”

“不会，什么也妨碍不了我。我经常连自己也不知道时间怎么会够用的。离开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家刚两个钟头，我所知道的有关那个逃跑的人的情况，就比那个给人捧上了天的维多利卡所知道的要多得多。”

“这可能吗？”

“就是我对您说的这样。”

“可是这简直难以相信……在两个钟头里……而且又是一位夫人！”

“就是我对您说的这样，”玛丽亚·何塞法又说了一遍，她的弱点是爱夸耀自己的功绩，爱指责维多利卡，并爱尽力使她的听众钦佩她。

“这个我当然相信，因为这是您说的，夫人，”弗洛伦茜亚继续说，她很快就探到了这个狂热的女人心中保守得很不严密的秘密。

“啊！您应该象亲眼目睹那样相信我的话。”

“不过，您大概派了上百人去追捕在逃的那个人了吧。”

“根本没有。真的！我先是叫人把告发他们的梅洛找来；他来了，可是这个畜牲既不知道逃跑的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相貌特征。因此，我又下令把昨晚参加那个事件的几个兵士叫来；坐在客厅门口的那个，已经向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况。还有……您听听是些什么情况吧！卡米洛！”她大声一喊，那个兵士就走进客厅，手里拿着摘下的帽子，走到她身旁。“请您告诉我，卡米洛，”她继续说，“昨晚跑掉的那个卑鄙的令人厌恶的统一派野种，您能说出他有什么特征吗？”

“他身上一定有很多伤痕，其中一块伤在哪儿我知道，”卡米洛回答时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

“在哪儿？”老太婆问。

“在左腿根儿上。”

“用什么弄伤的?”

“用马刀,是砍伤的。”

“您说的都确实吗?”

“我怎么会不确实呢!砍这一刀的就是我本人,夫人。”

弗洛伦茜亚往后一缩就挪到沙发的一个角落上。

“如果您看到他,能认出来吗?”玛丽亚·何塞法继续问。

“不,认不出来,夫人;不过,如果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我一定可以认出他来。”

“好,您走吧,卡米洛。您已经听到了吧,”罗萨斯的小姨子接着对正在一字不漏地听暴徒说话的杜帕斯基耶小姐说,“您已经听到了吧,伤在大腿根儿上!啊,这个发现可要值好几千呀!您说是吗?”

“您问我?夫人,我可看不出,知道逃跑的人左腿上有伤对您有什么价值。”

“您看不出吗?”

“当然看不出;因为我料想,受伤的人这会儿大概正在自己家里,或是在别的什么人家里治伤,谁也没法透过墙壁看到他的伤呀。”

“可怜的姑娘!”玛丽亚·何塞法感叹地说,笑着抬起骨瘦如柴的手,然后放下按在弗洛伦茜亚的膝盖上。“可怜的姑娘!这个伤给我提供了三个调查的途径。”

“三个调查的途径!”

“对。我这就告诉您,您也学着点儿:给受伤的人治疗过的医生;卖过治伤药的药剂师;还有,突然有病人要治病的人家。您觉得怎么样?”

“夫人,如果您觉得这么办好,那大概就该这么办;不过,我看这样未必顶事。”

“啊!如果通过这些途径弄不到什么,我还留着另外一个办

法哪。”

“还有别的办法？”

“当然！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都是今天和明天要办的，不过，到星期一我们至少会找到点蛛丝马迹的。”

“我看您恐怕连蛛丝马迹的影子也找不到，夫人，”弗洛伦茜亚调皮地笑着回答，故意要刺激那个浑身是害人招数的女人，使她发作起来。

“您说不行！您等到星期一再瞧吧。”

“为什么非得星期一，而不是别的日子呢？”

“为什么？小姐，您以为统一派分子的伤口不会流血吗？”

“夫人，他们当然跟别人一样会流血；我想说，他们应该流血；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流血。”

“可是，这些统一派野种根本不是人，姑娘。”

“他们不是人？”

“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狗，是野兽；就是踩着他们流的血，我也一点儿不会感到恶心。”

姑娘的整个身体都战栗起来，但她马上克制住了。

“那么，您同意我说的他们的伤口会流血喽！”玛丽亚·何塞法继续说。

“是的，夫人，我同意。”

“那么，您也会同意他们穿的衣服会给血弄脏喽！”

“是的，夫人，这个我也同意。”

“包扎伤口的绷带也会有血迹吧？”

“也会有血迹。”

“床单呢？”

“一定也有。”

“护理受伤者的人用来擦手的毛巾呢？”

“可能也有。”

“这些您都相信?”

“是的,夫人，我都相信。虽然您说的这些全都使我感到奇怪,可是我肯定地对您说,您的意思我一句也没听懂。”

确实，弗洛伦茜亚虽然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要想猜透这个女人拐弯抹角的话里所包含的恶毒意图，却是白费力气。

“喂！您听着,洗衣妇是哪一天收脏衣服来着?”

“通常是每周的头一天。”

“她们在早晨八九点收脏衣服,到十点就带了脏衣服到河边去,您现在懂了吗?”

“懂了,”弗洛伦茜亚答道，那个女人邪恶的想象力使她震惊,因为她大概一辈子也想不出那些办法来。

“洗衣妇肯定不会是统一派分子,即使是，她洗的时候也会有别人在场,那我就自有安排了。”

“哟！这个计划太好了,”少女说,她一直在竭力强制自己和那个女人周旋，因为她觉得那个女人的气息跟她的灵魂一样毒气熏人。

“好得很！我知道的东西，维多利卡花一年时间也想不出来。”

“我相信。”

“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干的统一派分子，又狂妄又轻率,他们也想不到。”

“这个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杜帕斯基耶小姐又迅速又快活地大声说,如果不是玛丽亚·何塞法而是别人,大概能看出来她听到这样评价统一派分子时的兴奋情绪，因为从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而言,弗洛伦茜亚也属于那个高贵的阶级。

“喂！弗洛伦茜亚,您可不能嫁给统一派分子！他们不仅又卑鄙又令人厌恶,而且一个个都是笨蛋,最差劲的联邦派成员也比他们加在一起要强。说到结婚，顺便问问您，最近有一阵见

不到丹尼尔先生了，他的情况怎么样呀？”

“他好极了，夫人。”

“我很高兴。不过，您要留神，眼睛要睁大些；您看，我给了您一个忠告。”

“要我睁大眼睛！看什么呢，夫人？”弗洛伦茜亚问道，她那恋爱中的女人的好奇心，不能不为所动。

“看什么？嘿！您自己清楚。恋人是什么事儿都能猜到的。”

“可是您要我猜什么呀？”

“嘿！您不爱贝略啦？”

“夫人！”

“您用不着瞒我，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您既然知道……”

“是的，我知道；可我得提醒您，要提防，要留神，免得受骗上当，因为我象爱女儿那么爱您。”

“骗我！谁？我向您实说，夫人，我不明白您的话，”弗洛伦茜亚争辩说，虽说有点不安，还是竭力克制自己，以便套出玛丽亚·何塞法所掌握的秘密。

“可真有意思！我指的不是丹尼尔，还能是谁呀？”

“嗬！这不可能，夫人；丹尼尔从来没骗过我，”弗洛伦茜亚高傲地回答。

“我巴不得是这样，可是我有材料。”

“材料？”

“是证据。您大概一次也没想到过巴拉卡斯吧？嗯，说实话；谁也甭想骗过我。”

“我有一次提到过巴拉卡斯；但是我想不出巴拉卡斯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您有间接关系；跟丹尼尔的关系却是直接的。”

“您这么认为吗？”

“关于这一点，有个叫阿玛莉亚的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也比我更相信，她是一个叫丹尼尔的表妹，而丹尼尔就是弗洛伦茜亚认识的那个人，一个比认识还要进一步的人。我好心眼的小鸽子，现在您明白了吗？”这个老太婆笑眯眯地说，同时用她那粗糙的手抚摩弗洛伦茜亚细腻的白里透红的脊背。

“您对我说的话，我已经明白了一点儿，不过我认为这里头大概有点误会，”少女故作冷静地回答，虽说她很了解对她说话这个女人以诽谤出名，她的心毕竟还是感受到一下打击，而且对此并无戒备：女人总是那么轻易就相信，她倾心相爱的意中人会欺骗并抛弃自己！

“我没弄错，我是不会错的，小姐。那个寡妇阿玛莉亚没有任何约束地关在自己的别墅里，都接待过谁呀？只接待过丹尼尔。年轻英俊的丹尼尔在他年轻貌美和自由自在的表妹身边，又能干什么呢？我看，他不会总在那儿做祷告吧。阿玛莉亚为什么要深居简出？丹尼尔一定知道，因为去看她的只有他一个。丹尼尔哪儿都不露面，他干什么去了呢？因为他每天下午要去看他表妹，晚上要去看您。这是现在的年轻人的时髦做法：有多少女人，就把时间分成多少段。可是，您怎么啦？您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

“没事儿，夫人，”弗洛伦茜亚说，她的脸色确实突然变得象珍珠那样白，因为她的血都在心里凝固住了。

“得了！”玛丽亚·何塞法大声说，同时发出刺耳的笑声。“算啦，算啦吧！瞧您，我的话还没全说完呢！女孩子都是这种样子！”

“全说出来嘛！”弗洛伦茜亚叫起来。

“不说了，我可不想伤害任何人，”老太婆说着就放声大笑，因能折磨受害者的心灵而感到心满意足。

“夫人，我该走了，”弗洛伦茜亚说着就站起来，几乎全身都

在发抖。

“可怜的姑娘！好好去想想，可别上当，”老太婆没有站起来，又恶意地大笑起来，那是魔鬼的笑声，使她那有几块青紫色胎记的脸上，又粗糙又松弛的皮肤一张一弛地活动，这时简直可以用来做再现西班牙传说里的女巫的最精彩的模型。

“夫人，我该走了，”弗洛伦茜亚又说，同时向老太婆伸出手去，这个女人刚刚给她水晶般纯洁透明的幸福的心灵，投上最初的一道阴影，使她对意中人的忠诚产生了可怕的怀疑。

“好吧，我的孩子，再见。向您妈妈问好，愿她快点儿好，我们就可以早点儿见面了。再见，眼睛可要睁大些哟！”她仍然笑眯眯地一直把弗洛伦茜亚送到大门口。

不幸的少女一登上马车，当即解开衣服上束缚她婀娜腰身的纽扣，好让自己呼吸得舒畅些，因为这时她差点儿没晕过去。泪水本可以基本上冲掉意想不到的痛苦感受在人心中造成的压抑感，但是弗洛伦茜亚却生就一种不会用悲泣来排遣哀伤的不幸性格。

思考使人类上升到与创造它的上帝同等高度，但是思考也往往加深了我们想借思考来摆脱的不幸；这时则使弗洛伦茜亚敏感的心灵充满了阴影。

“确实，”弗洛伦茜亚暗自思忖，“丹尼尔经常骑马出去；我从来不知道他每天下午都待在哪里。许多晚上，例如昨天晚上，他九点钟就离开我们家。他从来不主动跟我讲他表妹的情况。另一方面，玛丽亚·何塞法是无所不知的，她可以运用她那邪恶的心想出来的各种手段，去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和人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个女人对我说得那么肯定；她亲口说，她还掌握着证据。这个女人没有任何理由要憎恨我、欺骗我……”

“啊！是的，她说的是真的，我的天呀！”弗洛伦茜亚用手按

住自己周正的额头喊道，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她的头脑陷入回忆、思索与怀疑的波涛中，失掉了用以挣脱使她不知所措的那种晕眩感所必须的力量，因为她的感情——即俗话说的心——比她过人的智慧更有力量，更活跃，在痛苦或极大幸福震撼她的情况下，她完全听凭感情用事了。

她心情激动，脸色苍白，一心只想着丹尼尔说过的有关阿玛莉亚的话，他的话里一再夸她美，夸她有才能，夸她情趣高雅。弗洛伦茜亚下午一点回到家里，决定把听到的话全都告诉她母亲，因为她有生以来最爱的莫过于丹尼尔，最亲近的莫过于她母亲。幸亏杜帕斯基耶夫人刚刚出门，弗洛伦茜亚就独自待在客厅里，按丹尼尔早晨来信中约定的时间，这时已快到接待他来访的时候了。

第十章　丹尼尔的代理人

上午九点钟，丹尼尔在忠心耿耿的费明的帮助下，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费明已经完成了少爷交给他的任务。

“那束花是弗洛伦茜亚亲自收下的吗？”他边问边用刷子刷自己的深栗色头发和稀疏的胡须；他的小胡子是按当时联邦派的规定朝两边分开的。

“是她亲自收下的，少爷。”

“信呢？”

“跟花一起收下。”

“你看她高兴吗？”

“我觉得她是高兴的，不过我把信交给她的时候，她有点意外。她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可怜的姑娘！你快说说：她穿的什么衣服？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不过，还是先说说你到那儿的时候，她正在做什么吧。”

“她在院子里的素馨花下面，正在打开卷头发的卷发纸。”

“啊，她在梳金色的头发！就是她那鬈发的发丝把我的心和她的心连在一起了！接着往下说呀，”丹尼尔一面把一条黑色的丝领带系到脖子上，一面催促着。

“她就做了这些事。”

“我不是问你，她穿的什么衣服了嘛。”

“她穿的是前开襟、束着腰带的绿条纹白裙衣。”

“你描述得好极了！这种衣服叫晨服，费明。她不定多漂亮呢！好，还有哪？”

“没什么了。”

“你真是个傻瓜。”

“可是，少爷，她真的没穿别的呀。”

“是呀，可她总要穿着鞋子或是短靴吧，总要系头巾或发带之类的东西吧，总之，你应该好好看看，好把看到的全都告诉我。”

“少爷，我哪儿还有工夫仔细看这些哟！”丹尼尔的仆人面带高乔人特有的嘲弄表情，平静地回答；因为从费明幼年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本来就是个高乔人，虽说城市生活已经大大改变了他童年时代的那些习惯。

“那你太没福气了。我再问你，谁来了？”

“您让我去叫的那个女人和坎迪多先生。”

“啊！我的习字老师！一位满口形容词和一开口就离题的天才！他是为了什么事儿到这里来的？费明，你知道点什么吗？”

“不知道，少爷。他对我说，他必须跟您谈谈；他说他今天早晨六点钟就来过了，那会儿大门还关着，所以七点钟又来一趟，从那时一直等到您起床。”

“见鬼！我这位习字老师还保留着不让我舒服的老脾气，他大概想要我早晨六点钟就起床。你让他到我的内室去，不过要在我送走玛塞莉娜夫人之后；现在可以让她进来了，”丹尼尔说着穿上一件蓝格子花呢晨服，使他那秀气的手显得更加白皙，他的这双手的确叫俊俏的女人羡慕不已。

“让她到这儿来吗？”费明问，好象有点儿犹豫。

“是的，我圣洁的费明先生。我说的好象不是希腊语。就是到这儿来，到我的卧室里来，不过你得注意把内室通客厅的门关

好，她进来的时候这儿的门也要关严。”

过了一会儿，丹尼尔听到一种声音，就象小孩子为了看能不能往骨架上粘，抖动刚晒干的糊风筝的纸时发出的窸窣声，他知道那是玛塞莉娜夫人正在地上拖着裙子从隔壁的内室走过来。

她来了，果然身穿深红缎子裙衣，披着一条有黑穗的黄色毛织披肩；这条大三角形披肩有一个角从背上十分神气地一直垂到左脚踝上。她手里捏着一块浆得很挺的白手帕，特意把四角上的红色的丘比特① 绣像露在外面；头的左边系了一个大红丝带花结；这些就是她外表的装饰。在她棕褐色的胖脸上，最精彩的部分是那双大大的黑眼睛；这双眼睛若还保留着当年的炯炯神采，一定会十分动人，现在却清晰地打上了四十八个充满风暴的严冬的痕迹；她把又粗又硬、难于辨出是棕色或是褐色的头发，梳成两个大发鬈垂在两腮，着意掩饰自己失去的年华，但显然没有收效。此外，她的身体比较高，比较胖，而最显眼之点是胸部跟腹部一样突出。上述这些就是玛塞莉娜夫人外表的大体情况。丹尼尔跟她打了招呼，没有从椅上站起来，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但一点儿也不亲切——这就是经常与下层人民打交道的有身分的人那种表情。

“我需要找您，玛塞莉娜夫人，”丹尼尔边说边对她打手势，让她坐在自己面前的一张椅子上。

“我永远听您吩咐，丹尼尔先生，”刚进来的这个女人答道，她坐下时用指尖把裙子两侧提起，就象我们的先辈跳庄重而优雅的小步舞那样，于是裙裾便象一大片彩云把椅子给遮没了。

“首先，您的身体和全家人都好吗？”丹尼尔问道。他这个人，走的路哪怕头一天刚刚走过，不试探好他是绝不迈步的。

---

① 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烦透了，先生；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过的这种日子，等于要人把以往犯的罪孽都赎清。”

“这样只不过让您提前赎，免得死后受苦，”丹尼尔回答，眼睛却看着自己的两只手，仿佛这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

“别人比我罪过大，可也是会进天堂的，”玛塞莉娜夫人摇摇头说。

“比如说谁呀？”

“比如您所知道的那些人。”

“有些事情我很容易就忘了。”

“可是我忘不了，我即使能活两百年，一天也不会忘记。”

“这不好；宽恕我们的敌人，是我们宗教的一条戒律。”

“宽恕他们！在他们羞辱了我之后，在他们败坏了我的名声、把我跟妓女混为一谈之后，还要宽恕他们！？永远办不到。我有一颗凯普莱特① 的心。”

“算了！”丹尼尔听到玛塞莉娜的比喻，忍住笑大声说，“您一说到这些事情，总是夸张。”

“您说什么？夸张！把我跟别的女人一起推上大车，把我跟她们看作同一类女人，还想把我赶到阿罗约阿苏尔去；难道这些都不算回事？可我在家里接待的人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精华！说我行为不端，您可别相信，完全是政治报复，因为我的观点大家都清楚。我以前交往的都是统一派的人；来看我的有部长、律师、诗人、医生、作家，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杰出人物；因此，当托马斯·安乔雷纳下令放逐妓女时，那个霸道的佩德利尔就把我列入了名单。关于这个老伪君子和高利贷者，有一首诗说得好：

“金钱不朽，

① 凯普莱特，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相互仇视的两家家长之一。

教士少有，
宁叫肚皮痛煞，
不花分文买酒。”

“好诗，玛塞莉娜夫人。”

“绝妙的好诗。这是一八三三年写他的诗。唉！因为我的政治观点，还可能因为我热爱文艺，这个高乔杀人凶手在执政初期就侮辱了我，这个野蛮的人把我们所有献身文艺的人都放逐了。我所有的朋友都被流放了。啊！巴雷拉和加利亚多① 的幸福时代！消逝了，正如有人说的，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些您要记住，丹尼尔先生，您一定要记住呀！”玛塞莉娜夫人说过这一番话之后，开始冒汗了，用手帕角擦了擦额头，并且把罩在胸前的披肩挪到肩上。

“那是不公正的，”丹尼尔摆出一副故作严肃认真的面孔答道，然而明显看出他心里感到十分好笑。

“不公正到了极点！”

“全凭您那些朋友，您才能幸免。”

“是这样，这个情况我已经跟您说过许多次了；是我最尊敬的一位朋友救了我，他同情受野蛮摧残的无辜，因为正如卢梭所说，那是最不人道的，”玛塞莉娜夫人用强调的语气大声说。她的嗜好是引用文学名句，而她擅长的则是安排“幽会”。

“卢梭写出的那句令人赞佩的话完全有理，”丹尼尔说，他听到由玛塞莉娜嘴里说卢梭的名字和所引用的话，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

“这是他的原话。啊！您还不知道我的记忆力吧！《阿尔希亚》和《迪多》初次上演的第二天，全部内容我就能一句不漏地背

① 巴雷拉(Juan Cruz Varela, 1794—1839)，阿根廷诗人、政治家。加利亚多(Bartolomé José Gallardo, 1776—1852)，西班牙学者、文献学家。

下来了。”

“惊人的记忆力！”

“就是嘛。迪多之梦或克雷翁的谵语有十页之长，您要我背诵一下吗？开头是这样的：

“悲惨的命运！至高无上的神……”

“行了，不要背了，谢谢，”丹尼尔打断她说，生怕她会把那位统一派的古典诗人所写的悲剧中那段长得令人腻味的谵语一直背到底。

“好吧，随您便吧！”

“那么，玛塞莉娜夫人，您现在在读什么呢？”

“我正在读《狂欢节之子》，接着读《卢辛达》，这本书我侄女托马茜塔马上就看完了。”

“都是些好书！这些精心选择的作品都是谁借给您的？”丹尼尔斜倚在扶手椅一边的扶手上，用冷静而且犀利的目光凝视着这个表里不一的女人的脸。

“这些书不是借给我的；是盖特神父先生拿来要我侄女安德烈娅看的。”

“是盖特神父！？”丹尼尔说，同时按捺不住就纵声大笑起来。

“我很感谢他；因为有教养的人都知道，为了使女孩子不至于在世上受骗上当，应当让她们好书坏书都看。”

“您想得真周到，玛塞莉娜夫人；不过我不明白，一位有您这样政治观点的人，怎么会接受那个正直教士的友谊呢？他现在可是联邦派的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哟。”

“那又怎么样！我每天都当面数落他！”

“他就由着您说吗？”

“他总忍着，笑眯眯地不答理我，转身就到赫特鲁迪斯的房里去，给她读他带来的那些书。”

“赫特鲁迪斯！您家里还有个叫这个名字的女孩子？”

“她是我的一个侄女，是我一个月之前收留下来的。”

“圣巴巴拉圣母①！您的侄女比亚当② 从该隐③ 和亚大④的儿子塞特⑤ 这一支繁衍的子孙还要多！玛塞莉娜夫人，您读过《圣经》吗？”

“没读过。”

“那么，您一定读过《堂吉诃德》。”

“也没读过。”

“唔，那位堂吉诃德可是个好心肠的人，外貌和其他方面都极象奥里维将军阁下⑥，他说过，如果缺少某种职业，就不可能很完善地建立一个共和国，他说的正是您很认真操持的那种职业。”

“您指的就是我保护那几个不幸的侄女那件事吧？”

“对。”

“我为她们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可是，如果我第一次经道格拉斯先生介绍到您家的那天看到的东西，若是给那位可敬的神父发现了，您该怎么办哪？”

“哎哟，我的天！那我可就完了！不过，盖特神父恐怕不象丹尼尔·贝略先生这么好奇，”玛塞莉娜作出一副亲昵的嗔怪神气说。

“您说得对，而我也有我的道理。那天我到您家去是为了交给您一封信，请您送到我指定的地方去。我向您要墨水在信封上写地址；正巧那时有人叫门，您让我躲到卧室里去，说里面的

---

① 圣巴巴拉圣母，即尼科梅迪亚的圣母，是炮兵和消防队的守护神。

② 亚当，《圣经》故事中的人类始祖。

③ 该隐，《圣经》故事中亚当的长子。据《圣经·创世记》记载，该隐因嫉妒而将弟弟亚伯杀死。西方作品中常用以比喻骨肉相残。

④ 亚大，《圣经·创世记》中记载她是拉麦之要。本书所说与《圣经》有出入。

⑤ 塞特，《圣经》故事中亚当的第三子，生于亚伯死后。本书所说与《圣经》有出入。

⑥ 奥里维(Manuel Oribe, 1792－1857)，乌拉圭将军和政治家。

桌上可以找到墨水瓶；可我在桌上找不到，就打开了抽屉……”

“您不该去看抽屉里放着的东西，淘气鬼，”玛塞莉娜用更加亲昵的语调打断他的话。每当丹尼尔提到这件事，她说话的语调总是这样。

“实在太好奇了嘛！那可是蒙得维的亚出版的报纸呀！”

“我以前告诉过您，那都是我儿子寄给我的。”

“是呀，可是还有那封信！”

“唔，对了，还有那封信！为了那封信，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准会残酷地枪毙我的。我太粗心了！我的好小伙子，您把那封信怎么处理啦？您还一直留着它？”

“好家伙！您在那封信里说，拉瓦列一进城，您要把罗萨斯家所有女人的辫子都剪掉，玛塞莉娜夫人，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您要怎么着！这就是情绪！受的侮辱太多了呀！不过，这个……我可没本事做到！您还留着那封信吗，捣蛋鬼？”玛塞莉娜又问，竭力摆出一副笑脸。

“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拿了这封信，是为了免得您出危险。”

“您一定已经把信撕了吧。”

“那我等于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

“不过，留着它有什么用呢？”

“万一局势发生变化，我要拿它作为证明您的爱国主义的凭据。我希望您经常帮我做的事，日后都能得到很好的报答。”

“这是您留那封信的唯一目的吗？”

“直到现在，您还没有使我感到有改变主意的理由，”丹尼尔回答，这句话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出来的。

“我以后也绝不会使您有这种理由！”这个可怜的女人大声说，谈到那封信时一直憋在胸口的一大口气，这才舒了出来，因为那封信是她每天的心病。

“这我相信。好了，现在咱们谈谈该办的事吧。您看见道格

拉斯了吗?”

“三天前我见过他。前天晚上他带五个人上船了,其中两个是我交给他的。”

“很好。今天您还得去看他一趟。”

“今天?”

“而且就是现在。”

“我马上去。”

丹尼尔走进书房,拿起铜墨水瓶,马上把自己头天夜里写好并压在下面的那封密信,又装进一只信封里,拿了一支笔,回到卧室。

“请您写一下信封。”

“我?”

“对,是您。写上:交道格拉斯先生。”

“就这几个字?”

“就这几个字。”

“写好了,”这个有那么多侄女的婶娘就用自己圆滚滚的膝盖当桌子,在信封上写完名字之后说。

“您这就到道格拉斯先生家去,要跟他单独说话,并且替我把这封信交给他。”

“我一定照办。”

“这封信您要藏在胸前。”

“我已然藏好了,您尽管放心。”

“还有一件事。”

“您尽管吩咐。”

“明天或后天的下午,我要单独待在您家里,只要半小时。”

“您待多长时间都行,我可以带着姑娘们出去散步。可是,钥匙怎么办?”

“今天您再去配一把,明天一早给我送来,同时约定您出去

的日子和时间；最好是在晚祷时间，因为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我。”

“咳，我家那条街根本没有人走！因为我家离河只有半个街区，只有夏天的时候，才常有洗澡的人从那里经过。”

“我还希望您把房子里面的门都开着。”

“我可没有什么值得人偷的东西。”

“将来您会有的。我只要求您谨慎和保持沉默；稍有不慎，虽然动不了我一根毫毛，您可能要掉脑袋。”

“我这条命早就攥在您手里了，丹尼尔先生；不过，即使不是这样，我也会作为一名最普通的统一派成员被人杀死。”

“我们谈的不是什么统一派，我从来也没对您说过我是哪一派。事情您都清楚了吗？”

“谁也没有我这么好的记性，”玛塞莉娜答道，由于丹尼尔刚才跟她说话的严肃语气而有点慌乱。

“好；请您记住，我教您的只是一首诗的片段，现在咱们该告别了。”

丹尼尔说着走进内室，打开写字桌的抽屉，取出一张五百比索的钞票。

“这是给您配钥匙和带侄女们散步时买糖果的。”

“您真比印加王还阔气呀！”《阿尔希亚》的背诵者大声说道。“您一次比盖特教士一整月给我侄女赫特鲁迪斯的都多，而且还毫不在乎。”

“但是，您可别跟他闹得不愉快。再见。”

“再见，丹尼尔先生，”玛塞莉娜夫人行了个礼，并且还带着点儿高雅的气派，然后就象顺风航行的汉堡两桅船那样扭着走了。

第十一章　拿藤手杖的人出场

玛塞莉娜夫人刚刚离开客厅，费明就把清晨散步的那个人领进他少爷的内室。

那个人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藤手杖，迈着庄重的步子走进屋里，随即把帽子和手杖放到一张椅子上，就去跟丹尼尔握手。

“你好啊，我敬爱的丹尼尔。由于我今天急切要找到你，你的启蒙老师好象要见到你简直是困难重重呀！不过，我到底还是到你身边了，你如果允许，我就坐下了。”

“老师，您是知道的，我通常总是起得很晚。”

“你这种‘痼习’，这种天生的本能，总也改不掉；过去，因为你在不许迟到的上课时间里旷课，我就不止一次狠狠地处罚过你。”

“亲爱的坎迪多老师，最糟的是，您不管怎么处罚都没能教会我把字写好。”

“这太叫我高兴了。”

“很可能是这样！……万分感谢，老师……”

“启蒙老师这个崇高、艰巨、细致的工作我做了三十二年，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看出来，只有傻瓜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字写得漂亮、整齐、流利、清晰；所有象你这样前程远大的孩子，就连把字写端正，哪怕是中等水平也达不到。”

“谢谢您的夸奖，可是我要告诉您，我可不愿意只会写一手好字，而才干却很有限。”

“但是这并不影响你对我有亲切而且真诚的感情，对不对？”

“那当然，老师；我对您就跟对所有童年时代的老师一样尊敬。”

“那么，有朝一日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肯吗？”

“只要我办得到，决无二话。您就直说吧。”

“真的？”

“比如说，现在破产的人几乎随时随地都有。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手头拮据的人再普遍不过了。您就对我直说吧，”丹尼尔所以这样重复一遍，因为他是个细心人，想到万一他老师是为了钱的事到他家来找他，就不宜多谈人们财产的情况。

“不是，我要的不是金币，也不是钞票。好在我省来省去，总算有了一小笔积蓄，靠年金我还过得去，日子过得也不错。我需要你帮忙的，是别的更重要的事。人一生有许多可怕的时期。在灾难重重的乱糟糟的时代里，动乱使我们无辜的人和罪人都陷入危险之中。因为动乱就象任性的狂风暴雨，要把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的船只，连同船上的乘客，不分好人坏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一股脑儿都沉到海里去。我记得从前到巴卡斯群岛去的一次旅行。那是什么样的旅行哟！跟我们同路的有个方济各会的神父。那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你看，丹尼尔，不管人们怎么说那些教士，他们当中真有好样的；就在我们这座城里，也有过仁慈和美德的好榜样。现在他们当中确实有坏蛋，但是人间什么都是这样，而且……”

“老师，请原谅；我觉得您专门来这儿要谈的不是这个，”丹尼尔对他老师说，因为他非常了解同他说话的这个人，如果不打断他的话头，这个人就会离题万里地说个没完。

“我正要说到了嘛。”

“老师，不论什么事，最好是从头开始，并且赶快一直向前，以便尽快到达目的地。好啦，讲正事吧，”丹尼尔又强调一遍，尽管他有时也常拿习字老师东拉西扯时使用的大量令人发噱的形容词开开玩笑，但是今天他既没有耍笑的心情，也没有耍笑的时间。

“好的。我就象对温柔、亲切、谨慎、通情达理的儿子说话那样，对你说一说。”

“老师，用最末了那个形容词就够了。您快说吧。”

“我深知你这只船现在碇泊得很牢靠，”坎迪多先生接着说，形容词多和转弯抹角是他讲话的特征。

“我不懂。”

“我的意思是，你有地位显赫的熟人，你有高贵的朋友，你有因私人事务交往密切的朋友，还有令尊的介绍……”

“看在上帝的分上，老师；请您相信，有些事情长时间让我这么忍耐下去，我可受不了。您到底要对我说什么事呢？”

“我这就说到啦，你真是个炮仗性子。你还跟从前一模一样，那时你留着齐肩的鬈发，穿着一身蓝色小制服，坐在我的右边。只要一听说我要你写字，门要是开着，你帽子不戴，撒腿就跑回家去，刚才我说，你那地位高贵、正直、慷慨、爱国的父亲的朋友们，已经为你打开了铺满鲜花的康庄大路，还有你才华出众、待人接物极其坦荡……”

“好了，好了，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你听我说嘛。”

“我听着呐。”

“我知道，随着事态发展，局势紧迫，最好是……”

“您把要说的事就告诉我，不是更好吗？”

“我这就说。”

“耐着点儿性子！”丹尼尔暗暗告戒自己，近几年来他已经养

成了克制自己的习惯。

“你有熟人吗?”

“很多;说下去。”

“警察首脑贝尔纳多·维多利卡先生也是你的熟人,对吗?”

“对。您要干什么?”

“听我说,丹尼尔。我教过你写字,我象爱儿子一样爱你,因为你活泼、愉快、淘气、聪明、活跃……”

“多谢,多谢,老师……”

“我过去的学生,至今我还保持友谊的,你大概是仅有的一个。在现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里,隐伏的动乱,横流的人欲,象充满火药味的滚滚阴云笼罩着一切,正在或者说将要使我的生活注定要完全陷入不幸之中。”

“那么,您有什么要求呢?”丹尼尔克制住自己的感情问他,脸上一点儿也不让憋在心中的不耐烦显露出来。

“丹尼尔,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又大又重要的忙。”

“不过,老师,您一开头说的不就是这句话嘛!”

“别忙,咱们一件一件谈。”

“随您的便,您就谈吧。”

“你有熟人吗?”

“有,老师。”

“是有势力的吗?”

“是的,老师。”

“跟维多利卡也熟吗?”

“是的,老师。”

“那么,丹尼尔,你把我……”

“什么?”

“丹尼尔,看在我以前那么细心为你改过习字帖的分上,你把我……这儿没别人吧?”

“只有咱们俩，”丹尼尔回答时有点奇怪，因为他看到坎迪多先生越说脸色越苍白。

“那么，敬爱的丹尼尔，你把我……”

“什么？看在所有神仙的分上，您快说吧。”

“你想法让人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丹尼尔，”坎迪多先生把嘴凑在学生的耳朵上说。丹尼尔扭过头，一个劲地凝视老师的脸，好看出点什么，能使他确信自己的老师真是疯了。

“你觉得奇怪吗？”坎迪多先生继续说。“可是，我求你帮的是个大忙，因这是我能从人那里得到的最宝贵、最重要、最可贵的一种帮忙。”

“您干什么要进监狱呢？”丹尼尔问道，他脑子里仍在为他老师的精神状态担心。

“干什么？在令人心惊肉跳的恐怖风暴威胁着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能安全、平静、安逸地活着。”

“风暴？”

“是的，年轻人，你还不懂那种人为的恐怖的流血动乱，你尤其不懂在动乱中一般来说搞错人是无法避免的。在一八二〇年那个恐怖年份里，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的人好象都发狂了，我被错捕过两次；现在我生怕在这个人人都象凶神恶煞的一八四〇年，我会被错砍了头。我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我也知道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我情愿因为民事案件进监狱，而不要因为政治案件被关起来。”

“不过，到底出了什么事？您会出什么事呢？”丹尼尔问道，他开始看出坎迪多先生头脑里有些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难道你没看《商务报》？难道你没注意天天登载的那些关于老百姓愤怒地以杀人、斩尽杀绝和大开杀戒进行威胁的消息吗？”

“不过，那是对统一派说的，据我所知，您并没有参加什么政

治派别。”

“我哪一派也没有参加，但是这些雷殛一般、极有煽动性的恐怖威胁，并不只是对着统一派，而是对着所有的人。再说，我真怕搞错人呀。”

“老师，您这是杞人忧天！”

“杞人忧天！难道你没看见那些凶神恶煞般的人吗？那些人我都以为是几个月前刚从地狱里冒出来的呢。现在在咖啡馆，在大街小巷，在广场，在圣洁的教堂大门口，到处都能碰到他们，他们腰里别着长长的匕首，刀刃象大写A字的尖儿那么锋利。”

“那又怎么样？难道您不知道，匕首不但已经是，而且将永远是保卫联邦的剑吗？”

“可这些，正是我所预见的暴风雨来临前最早的电闪雷鸣呀。现在是时候没到，但是为时已经不远了。”

“暴风雨为什么就要袭来了呢？老师，请您说说。”

“咳！这就是藏在我心里的秘密，它象刀子一样从今天清晨四点钟起一直在剜我的心。”

“老师，我对您直说，您如果不把心里话毫无保留地明白告诉我，我不但一句话也听不懂，还得无可奈何地告诉你，这会儿我有急事要办。”

“别，你别走，你得听我说完。”

“那我听着。”

坎迪多先生站起来，走到内室通往客厅的那扇门前，从锁孔看了看，看清门外确实没有人之后，这才回到丹尼尔身边，极为神秘地贴着他的耳朵说：

“拉马德里已经声明反对罗萨斯了。”

丹尼尔一听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一丝喜色迅速在他脸上掠过，但是他突然以巨大的意志克制住这种冲动，他下过功夫锻炼自己，以免在不经意的时候脸上会把内心的想法流露出来。

“您是说梦话吧，老师，”他回答，同时若无其事地坐回到椅子上去。

“丹尼尔，我说的是实话，就象现在我们俩是单独交谈一样千真万确。现在只有我们俩，这没错吧？”

“当然只有我们俩，如果您不把您知道的都告诉我，我就会认为，您还是把我当作孩子，拿我开心。”

丹尼尔炯炯有神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坎迪多先生的脸，简直要从他脸上看出他深藏心底的想法。

“我敬爱的丹尼尔，别急。听我说下去，你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你知道，四年前我不教习字课了，退休回家，靠我那点儿积蓄的利息过起了赋闲生活。为了整理房间和衣物，我雇了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她是山区来的白种人，心地很善良，人很整洁，细心，又很勤俭。”

“不过，老师，这个女人跟拉马德里将军有什么关系呢？”

“马上你就知道了。这个女人有个儿子，十岁前就在图库曼当短工。真是个好孩子！从来不会忘记省点钱寄给他妈。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听清楚了吗？”

“老师，我全听清楚了。”

“好了，现在就要说说跟我有关的情况了。我家有一扇临街的门。哟！我忘了告诉你，去年年中，这个女人的儿子给我送过信，你在听着吗？”

“听着呢。”

“我说我家有一扇临街的门，我的女仆的房间有一个没有窗栅的窗子，朝着大街。近几个月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我没法合眼入睡，睡着了也尽做恶梦。我以前常去一些忠实正直的老朋友家里去喝茶闲聊，我们从来不谈这个不吉利、倒霉、灾难重重的时代的奥妙政治；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去参加了，而且从做晚祷时起就把自己关在

家里。”

“老师，我的天！那种聚会同这件事有什么相干呢……？”

“我这就说到了。”

“说到什么？说到那种聚会吗？”

“不是，是说到那件事。”

“关于拉马德里的事吗？”

“是的。”

“谢天谢地！”

“昨天后半夜四点钟，我跟往常一样失眠了，这时我突然听见一匹马停在大门口，马刀发出的响声表明，来的人不是个军官就是个兵士。我不是武夫，最怕见到血，我老实对你说，当时我浑身直哆嗦，从头到脚出了一身冷汗。当时的情况可真非同小可，你说是吧？”

“老师，您快往下说。”

“好，我说。我一下子跳下床，悄悄打开窗子上的护窗板，然后把窗子打开一道缝。那时一片漆黑，不过还能看出门外在我女仆尼古拉莎的窗前，骑马来的人正在低声叫人，马上有人跟他说了几句话，说什么我没听请，接着窗子开开了，那人就钻进房里。当时我的脑子就乱了，就象开了锅。我以为自己被出卖了，一分一秒也不耽搁，光着脚跑到院子，走近尼古拉莎的房间从锁孔往里张望。你猜，我看到谁啦？”

“您就说吧，这样我会知道得更确切了。”

“我看到了尼古拉莎那个听话、温顺、亲切的儿子，他正在拥抱他母亲。不过，我没走开；因为我要弄清楚是否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威胁我，所以我仔细听他们说什么。尼古拉莎要给他铺床，但是他拒绝了，对她说他必须马上回省长公馆去，说他从图库曼省送信来，刚刚把信送完。”

“您往下说，什么都别说漏，”丹尼尔对老师说，现在那些形

容词、离题和转弯抹角的话他都不厌烦了。

“每一句话都象用烧红的铁块烙下来一样印在我脑海里。他说，信是图库曼最富有的几个财主写的，他们可能是向省长报告拉马德里做过的事。尼古拉莎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有刨根问底的好奇心，向儿子问了几个有关的问题；儿子要她起誓严守秘密之后，才对她说，拉马德里一到图库曼就公开宣告反对罗萨斯，全体人民欢呼迎接他，省政府任命并承认他是该省全体作战部队和民防军的总司令，还任命洛伦索·卢戈内斯上校为参谋长，任命马里亚诺·阿查上校为胸甲骑兵部队的指挥官。你想想，我的孩子，我光着脚站在尼古拉莎门外，这一切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吧！”

“对，对，您说下去！”丹尼尔说，他是一字不漏地听着坎迪多先生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为此他真肯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但是他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因为他凭靠无比的自制力，尽力克制自己的面部表情。

“我还要往下说什么呢？你还要了解什么呢？他接着跟他母亲说的，无非就是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宣告反对罗萨斯，各个省都欢天喜地地采取了军事行动。”

“不过，他有没有说到别的什么名字，或者什么特别的事？”

“什么也没说。他跟他母亲在一起还不到十分钟，临走他给了她一些钱，吻了她的手，并且还答应，如果第二天一早没有派他送信回去，他还要来。因为这个小伙子，咳！我要把他的事全都告诉你……”

“这小伙子多大年纪了？”

“很年轻，顶多二十二三岁；这个好小伙子身材很高，金黄色头发，鹰钩鼻，长得很英俊、结实、很有男子汉气概。”

丹尼尔没有注意听坎迪多尔先生最后的几个形容词，心里暗自想到：“一个人在二十三岁的时候通常都不坏。虽在远方仍

然照顾母亲，一定是个仁义的儿子；他毫无必要欺骗自己的母亲。坎迪多老师说的没有半句假话；因此，这件事是真的。啊！我的天！”

“很好，”他接着大声说，“您对我说的关于拉马德里将军的事，大概是真的，然而您给自己得出的那种结果，我还弄不明白。”

“对我一个人吗？你应该说是对所有的人。我说，咱们开诚布公地谈吧：不管你做出什么姿态，你根本不可能是政府的支持者，你也不喜欢骚乱和流血。对不对？”

“老师，能得到您对我的完全信任，我很荣幸，而且我一定为您严守秘密；不过，现在并不是我感到有必要说明我的政治见解的时候。”

“好的，好的，你这是为了谨慎，可是我心里都明白。刚才我正说到……不，我正想对你说，拉马德里将军的事会使省长阁下大发雷霆，他的冲天怒火会又快又巧妙地传给那些你我都无缘结识的勇士们，那些人毫无疑问都是恶魔的化身。我还想告诉你，《商务报》上发出的一切威胁，马上就会付诸行动；他们就要乱砍乱杀了，尽管我虔诚而且神圣地深信自己无辜，我甚至不敢担保我就不会因搞错而被杀害。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是你——我敬爱的丹尼尔——必须提防的事。现在你明白了吗？”

“我唯一的想法是：您既然这么害怕，在您所谓的恐怖风暴来临之前，您最好不要走出家门。”

“这有什么用？他们本要到邻家去，结果却可能闯进我的家；本要杀害帕洛特家的胡安，到头来也许却杀死了坎迪多这个教习字课的老教师——一个正直、和气、宽厚、正派的人。”

“哟！这未免太可怕了！”

“是呀，先生，这对我是可怕、恐怖和残酷的，但我仍然要无

辜而痛苦地承受这一切。”

“可是，那该怎么办呢？”

“避开它，防止它，扰乱它，顶住它，摆脱它，逃开它。”

“用什么办法呢？”

“你听着呀。进监狱，当然不是由省长阁下下令，而是通过他手下的人下令抓我。省长既不知道我这个人，也不知道我的任何事，因为我不是政治犯，一定不会针对我个人下什么命令。监狱一定不会有人闯进去，即使有人闯进去了，看守长想必会有时间报告我被捕的原因。我在监狱里会跟在家里一样幸福，因为可以安生了。兵士不会叫我担惊受怕，相反，他们却能保证我不受人民护法社的一切袭击，尤其不会发生那种搞错的情况。”

“这些都不过是瞎闹；可是，坎迪多老师，就算您说的合情合理，您怎么要我把您送进监狱去呢？我有什么借口呢？”

“咳，这是再便当不过了！我来教你：你马上去向维多利卡申诉，说我刚刚放肆地侮辱了你，在你进行刑事诉讼的同时，你要求当天逮捕我；他们来抓我，我不吭声，你也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我就可以在监狱里待下去，一直到我要求你把我弄出来为止。”

“可是，老师，受到私人侮辱就到当局去告状，不符合我这种岁数的人的处事习惯。不过，您的提示很有意思，”丹尼尔接着说，他的脑子里考虑的却是刚才意外地听到的那个重大消息，并且还在不停地盘算能从这个胆战心惊的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这个人只要能避开想象的种种危险，什么事都会非常顺从地去干的。

“唔！我知道你是会关心我的，因为你是我从前的学生中最高尚、最善良、最亲切的一个。你一定能救我一命，是不是？”

“我想我解救你。替一个现在有政治地位的人物工作，就是得到了联邦的最可靠的保护；我来替你在这么一个人物身边

安排一个私人职务，你能不能满意？”

“哟！这种安排我连做梦也不敢想。我从来没干过公务，但是我一定去干。我甚至可以当一个不拿薪金的公务员。从现在起，我就把我的薪金交给我那高贵的东家随意支配，而且从现在起我已对他怀着最亲切、最深厚、最忠诚的敬意。丹尼尔，你可救了我的命了！”

坎迪多先生说着就站起来，充满感情地拥抱他的学生，对此他自己大概会说成是“热烈”、发自内心、自发和亲切的拥抱。

“坎迪多老师，您就放心地走吧，请您明天再来找我。”

“我一定来！一定来！”

“当然不是在早晨六点钟来咯。”

“那当然，我七点钟来。”

“七点钟也不行。请您上午十点钟来。”

“好；我十点钟来。我一定准时如约。”

“还有一句话：对于拉马德里将军的事，您一定要守口如瓶。”

“我决定今晚不睡觉，免得说梦话会说出去。我以一个正直和温和的公民的良心向你发誓。”

“老师，用不着发誓。明天见，”丹尼尔笑着说，握了握老师的手，把他送到内室门口。

“明天见，我敬爱的丹尼尔，我最好、最慷慨的学生。明天见。”

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手臂上挂着藤手杖走出丹尼尔的家，这时已经不象进门时那样谨慎小心了，因为只要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成为一八四〇年联邦的一个大人物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费明，十二点了。赶快，随便给我一件燕尾服或大礼服，”丹尼尔对费明说，他的仆人是在坎迪多先生出去时走进内室的。

“所罗门上校家来人了，”费明对他说。

“带信来没有？”

“没有，少爷。所罗门上校吩咐来人转告您，他不写信给您了，因为他没找到墨水瓶；不过，今天下午四点钟人民护法社要开会，他三点半等您。”

“好，给我衣服。”

第十二章　弗洛伦茜亚和丹尼尔

丹尼尔离开位于议员街的外交部长费利佩·阿拉纳先生的私邸时，市政厅大钟上的时针只差几分钟就指到两点了；他沿这条街往南，一直走到自东向西横贯城里的委内瑞拉街，拐上这条街向巴霍低地走去，一直走到光复街。

丹尼尔在这次拜访中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朋友爱德华多的事，相反地他倒是十分满意，因为了解到阿拉纳部长一点儿也不知道前一天夜间发生的事件，尽管丹尼尔到他家里时他刚从省长阁下处回来，而且据部长先生自己说，他千方百计要在维多利卡之前了解发生在雷西登西亚的巴霍低地上的事件。

这正是丹尼尔所期望的最好情况，也就是说，他今天已经去拜访过并即将去打探的人，不是对此事一无所知，便是对有关的情况茫无头绪。

他现在已经了解到，外交部长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而阿古斯蒂娜·罗萨斯·德·曼西利亚和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对于那个意外事件所掌握的情况，他就要从弗洛伦茜亚的小嘴里听到了；她们谈的情况必然是直接来自罗萨斯家，因为维多利卡及其密探要把情报汇报到罗萨斯那里去，而那两个夫人每天上午也都要到罗萨斯家去。最后，到了下午，他大体上可以了解到人民护法社及其主席所掌握的有关前一天夜间发生的事件的情报了，到那时他就已经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经管这个相当机

密的事件的所有官方或半官方机构都走遍了。

而且，他拜访部长并没有浪费时间，因为他已经使阿拉纳部长先生落入他亲手巧妙设下的圈套；因为恐惧，受暴政惊扰的人民彼此间的一切联系松弛了，荣誉感和友谊大大减弱了，然而也应该承认，他们内心深处所一直要求的结社思想，从来还没有得到发展；在这么一个时代里，丹尼尔除了勇敢没有别的武器，除了才干没有别的助手，几乎是单枪匹马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许可以说，丹尼尔生来是反对罗萨斯的密谋者，胆大得令人吃惊，他那狂妄想法——只凭个人的精神力量来推翻既定的秩序，则应该受到指责，因为这种秩序与其说是由独裁者的力量和意志建立起来的，倒不如说是由阿根廷人民的社会教育建立起来的。

费利佩·阿拉纳极为器重丹尼尔的才能，曾多次向他请教起草文件的格式和翻译法文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外交部长先生认为极端重要而他自己又力所不逮的事情；他以他所特有的那种天真和一八〇四年起就开始表露出来的那种单纯，曾同意采纳丹尼尔的意见。那一年他加入圣体兄弟会，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了更新圣饼，举行叫做重许誓愿仪式的队列从大教堂出来时，他都身穿大红丝绒长袍，手执小铃，走在圣体匣前头。

外交部长先生所采纳的意见，很快就成为丹尼尔的一棵结满硕果的大树，当时这位年轻人正需要支柱，以便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所经历的那出革命悲剧中的主要演员之一；此后几个月，尽管孤身一人，丹尼尔的脑海里却逐渐形成了积极反对罗萨斯的密谋计划；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稍后就能了解到这一计划；不过，我们马上就可以了解到丹尼尔刚刚从费利佩·阿拉纳得到的特别许可，是何等重要了。

这一点先按下不表，且说丹尼尔拐上了光复街，走路的样子虽然大大咧咧，却显得潇洒大方，这是性格与教养赋予心灵优

美、趣味高雅的年轻人的，靠模仿永远也学不来这种潇洒气度。丹尼尔身穿扣得很整齐的黑色大礼服，戴着白手套，正当锦绣年华，英俊的相貌再加上美洲人那种肤色，往往标志着内心的热情与智慧的力量，他不仅吸引了妇女的目光，也成了有魄力的男人的观察对象，他们不能不承认，这个跟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的漂亮的眼睛里闪射着聪慧的光芒，显得充满把握和自信——那些一半是天生高傲、一半是天生漫不经心的人的突出特点。

这个年轻人一来到光复街，急忙走进自己心上人的家。

弗洛伦茜亚站在客厅中央的圆桌旁，两眼呆呆地看着插在一只漂亮瓦罐里的花束，然而她既看不见花朵，也闻不到花的芳香，而是给自己的思虑弄得失魂落魄；她一字一句反复吟味玛丽亚·何塞法对她说过的话，同时按照自己的想象勾勒着心目中那个阿玛莉亚的真正模样。

她想得走了神，虽然知道背后客厅的门打开了，有人走了进来，可是直到她支在桌边的左手被轻轻吻了一下，这才从痴迷中醒过来。

“丹尼尔！”姑娘惊呼一声，转过身来，并且猛然往后退了一步。

她的动作那么自然，脸上的表情那么明显，虽说不是生气，却是一脸的不高兴，她的脸色在这种场合本应羞得通红，这时反而变得那样苍白，这些使丹尼尔愣了好一会儿。

“先生，我妈妈不在家，”弗洛伦茜亚随即用冷冰冰的声音十分庄重地说。

“先生，我妈妈不在家！”丹尼尔重复了一下，仿佛必须把同样的话亲自说一遍，才能相信那是出自他心上人之口。他接着说：“弗洛伦茜亚，我以自己的名誉起誓，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明白你刚才的举止。”

“我要说的是，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希望您对我的言行，

要象对一个小姐那样充分尊重。”

丹尼尔听了这话，脸一直红到耳根。

“弗洛伦茜亚，看在上帝分上，请告诉我，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儿，还是我真的精神失常了。”

“精神没有失常，倒是失掉了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

“是的。”

“弗洛伦茜亚，是什么呢？”

“我的敬重，先生。”

“你的敬重！我？”

“我的爱慕和敬重对您算得了什么！”弗洛伦茜亚说，脸上掠过一丝瞬息即逝的笑意，那轻蔑的表情使她的小嘴显得更美。

“弗洛伦茜亚！”丹尼尔喊着向她迈出一步。

“别动，先生！”姑娘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昂起头，而且伸手向丹尼尔推去，她那漂亮的手掌几乎碰到丹尼尔嘴上。

不过，弗洛伦茜亚说的话和做的动作是那么庄严、那么坚决，使丹尼尔好象被钉在他站的地方。他随即往后退了几步，把左臂支在一张椅子背上，而弗洛伦茜亚则把她的手支在圆桌上。

这对恋人互相凝视了几秒钟，各自都认为有权要求对方作出解释。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丹尼尔打破沉默说道：“小姐，我认为，如果说我已经失去了您的敬重，至少我还有权问一下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

“先生，我虽然无权，但我就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弗洛伦茜亚以威严的傲慢态度反驳道，这种态度是敏感的女人受到或自认为受到情人冒犯，而她们的情人不可能对她们加以任何指摘时所特有的。

“那么，小姐，我要冒昧地对您说，既然这一切不是开玩笑，

即便是也未免太过分了，在我看来，您的不公正倒是有损于您自己。”丹尼尔认真地说。

“很遗憾，不过我愿意。”

丹尼尔感到恼火了。

他们又相对默然了片刻。

“弗洛伦茜亚，昨晚我九点钟走，是因为有件要紧的事要我到远处去。”

“先生，您什么时间愿来我家，什么时间愿走，悉听尊便。”

“谢谢，小姐，”丹尼尔强压住感情说。

“谢谢，先生。”

“小姐，谢什么？”

“谢您的行为呀……”

“谢我的行为！”

“先生，您今天耳朵聋了吗？您象背书似地重复我说的话。”

弗洛伦茜亚冷笑着说，并且朝丹尼尔投去世上最轻蔑的一瞥。

“有些话我必须重复一遍才能理解。”

“这种重复完全是白费力气。”

“小姐，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

“因为凡是有两只耳朵、两只眼睛和两颗……心的人，都应该听得见人家说的话，也应该能理解那些事情！”

“弗洛伦茜亚！”丹尼尔用愤怒的声音喊道。“您这种不公正太伤人了，我要求您立刻说个明白。”

“您说的是要求吗？”

“对，小姐，我要求您作出解释。”

“请您再说一遍好吗？”

“弗洛伦茜亚！”

“先生，怎么啦？”

“啊！够了，这太过分了。”

“您这样认为吗？”

“小姐，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侮辱人的玩笑，便是找断绝关系的借口，而这跟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是很不相称的。我三年来对爱情忠贞不渝，理应有权问一下这种做法的原因，请求您说一说如此对待我的理由。”

“哟！您已经不是要求，而是请求了，对吗？可敬的先生，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弗洛伦茜亚说，同时用最高傲和尽可能轻蔑的目光，把丹尼尔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丹尼尔全身的热血都涌到脸上。弗洛伦茜亚那种令人痛心的目光，把他的自尊心、荣誉感和正义感全都给伤害了。

“是要求还是请求，都随您的便。不过，我希望——小姐，您听着吗？——对这种场面做出解释。”他说着重又把手支在椅背上。

“别激动，先生，别激动。您的声音对您还很有用，提得这么高未免糟蹋了。我想，您总不至忘记您是在跟一位女士说话吧？”

丹尼尔浑身战抖。这种指责比弗洛伦茜亚刚才说过的话，更叫他感到痛苦。

“我的天，我要发疯了，我非得疯了不可！”他低下头喊道，同时用手捂住眼睛。

客厅里又是一片沉默。最终还是丹尼尔打破了僵局。

“可是，弗洛伦茜亚，您的态度是不公正的，是从来没有过的。难道您认为我无权请求解释吗？”

“解释！先生，解释什么？解释我的态度为什么不公正吗？”

“小姐，这就是我的请求。”

“得了吧！先生，这种请求简直是做梦。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遇到不公正的事用不着解释。”

“说得对，但那只是在政治问题上，这样说是恰当的，可是我

认为现在……”

“您认为什么?”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政治呀。”

“您在自欺欺人。”

“我!”

“当然。我认为您和我之间，您所关心的只是这一类事情；起码我有理由认为，只有办这类事情时，我对您才有用处。”

丹尼尔明白弗洛伦茜亚劈头指责他，是为了昨天信里向她提出要她帮忙的那件事，这正好击中微妙之处，使他的脸色当即大变，然而这时弗洛伦茜亚看着他的目光，却是充满了怜悯而不是愤恨。

丹尼尔冷冷地说：“我原以为，弗洛伦茜亚·杜帕斯基耶小姐对丹尼尔·贝略的命运比较关心，会肯替他劳神，特别是在危险威胁到他的朋友或他本人的生命时。”

“哟！先生，后一种情况不会使杜帕斯基耶小姐十分不安的。”

“真的吗?”

“因为杜帕斯基耶小姐已经充分了解到，如果有什么危险威胁到贝略先生，他是不会没有一个舒适而又充满幸福的地方躲藏起来，以避过危险的。”

“我!”

“我认为正在跟我交谈的就是您。”

“我可以躲藏在一个充满幸福的地方!?”丹尼尔重复说，给弗洛伦茜亚打的哑谜弄得越发胡涂了。

“先生，今天您好象一句西班牙语也听不懂，莫非您要我说法语？我说的是道地的西班牙语，我再说一遍：一个充满幸福的地方，阿米达的洞府①，爱德尼多之岛，仙女的宫庭。贝略先生，难道您不知道这地方是哪里吗?”

“这真叫人受不了。”

“先生，完全相反，这是十分令人神往的。我正在跟您说到世上最叫您感兴趣的事情。”

“弗洛伦茜亚，看在上帝分上！”

“啊！您大概觉得跟阿米达的洞府和爱德尼多之岛相比还不够吧？好吧，那我就把您那个迷人的去处比作卡吕普索的海岛②；那您就是忒勒玛科斯③，您觉得合适吧？”

“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您这样令人无法忍受地影射的地方是指哪儿呀？”

“真不知道吗？”

“弗洛伦茜亚，这太可怕了！”

“没有的事；还是满开心的吧！”

“什么？”

“我说的是洞府。先生，花园十分秀丽吧？”

“可是，在哪儿？在哪儿呀？”

“例如，在巴拉卡斯，”姑娘说这个字的时候转过身去，把背朝着丹尼尔，并且开始在客厅里踱起步来，还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态，然而她那缺乏生活阅历的心里正是妒火熊熊；这种可怕的爱情病，对十八岁到四十岁的女性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

“在巴拉卡斯！”丹尼尔大声说，同时急速朝弗洛伦茜亚走了几步。

“对呀，您在那儿不是过得很美满吗？”姑娘朝丹尼尔转过身来继续说。“此外，”她昂起头，并且又摆出她惯常的姿态接下去

---

① 阿米达，意大利诗人塔索的代表作《耶路撒冷的得救》中的女主人公之一。她把列那尔多诱离十字军，并把他留在她风景如画的花园洞府里。

② 希腊神话记载，俄古癸亚岛仙女卡吕普索，将抱着破船板飘到该岛的俄底修斯捉住，锁在山洞里，希望他成为她的丈夫。但俄底修斯忠于自己留在故乡的妻子珀涅罗珀。

③ 忒勒玛科斯，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和珀涅罗珀的独生子。

说，“您真得留点神，可别给弄伤了，免得您藏身的地方被医生、药剂师或是洗衣妇发现了。”

“在巴拉卡斯！受伤！弗洛伦茜亚，你再不说明白，可要把我给折磨死了。”

“哟！您可不能死；至少您要尽力设法别在您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死去。您的左腿就是受了伤，那怕是被大马刀砍中，伤得不轻，我也不用操心。”

“我们全完了，我的天呀！”丹尼尔双手捂住脸大声说道。

这两个年轻人都沉默了一阵子，他们彼此倾心相爱，可是由于姑娘心中被燃起的妒火作祟，又缺乏生活阅历，他们竟相互折磨起对方的心灵来。

但是，这种沉默很快就打破了。弗洛伦茜亚还没来得及躲开，丹尼尔就抢到她脚边跪下，两手抱住她的腰。

“看在老天分上，弗洛伦茜亚！”他仰视着她说，脸色白得象死人。“你就是我的天，我的上帝，我的天地万物，请你把哑谜对我讲个明白。我爱你，你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爱人。我的生命同你的灵魂——我的生命之光，我心中最美好的天使——一样，完全属于你。世上没有一个女人比你更可爱。可是，我的天哪！在这死神降临到许许多多无辜的人（我亲爱的，也许其中就有我）头上的庄严时刻，爱情不应该是我们奔忙的事情。但是我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性命，不是的；很久以来，我每时每刻都在玩命；我早就在跟一个力量大大超过自己的人进行殊死斗争。我担心的是别人的性命……弗洛伦茜亚，你听我说，因为你跟我同心同德，我把我的秘密和爱情都交给你，我认为我这是在上帝面前剖明心迹。你听着：现在处于危险之中的是爱德华多和阿玛莉亚的性命。但是他们如果有难，我也要洒一腔热血；刺透爱德华多心脏的匕首，必定也要扎进我的胸膛。”

“丹尼尔！”弗洛伦茜亚惊叫一声，俯首对着她的恋人，双手

抱住他的头，仿佛惧怕此时此际死神会把他夺走。丹尼尔的脸上和所说的话里，表露了他的真诚和深情，弗洛伦茜亚的心开始解开了妒忌留下的疙瘩。

“是的，”丹尼尔说，他的双手一直搂住弗洛伦茜亚的腰，“昨夜爱德华多险些被害；我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他已奄奄一息，当时得赶紧把他藏起来，因为凶手是罗萨斯的密探。可是我的家和他的家都不合适。”

“爱德华多遇害了！我的天！这种可怕的日子真叫我心惊肉跳！不过，他不会死吧？”

“不会，他得救了。你听着，我还没说完呢：当时必须送他到一个地方去，于是我就把他送到阿玛莉亚家去了。阿玛莉亚是我母亲家仅有的一个亲属；世上除了你之外她就是我最爱的女人，我象爱妹妹一样爱她，应该说象爱女儿一样爱她。至尊的上帝，她本来生活得那么平静，那么幸福，我可能给她招来了毁灭！”

“招来她的毁灭？丹尼尔，为什么？为什么？”弗洛伦茜亚用手摇晃丹尼尔的肩膀，因为他苍白的脸色和所说的话使她胆战心惊。

“因为在罗萨斯看来，仁慈就是罪恶。爱德华多现在在巴拉卡斯，弗洛伦茜亚，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爱德华多就是左大腿受了伤，你也……”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弗洛伦茜亚大声嚷着说，兴高采烈，并且拍着她的小手。“他们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他们会都知道的，唉！”

自从弗洛伦茜亚知道自己的话关系着那么多条性命，她已经忘却了自己的妒意，亲自把心爱的人扶起，让他坐到近在身旁的一把椅子上，自己就坐在他旁边，仅仅用了五分钟就把曼西利亚夫人和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对她说的话，对他述说了一遍。

可是，当她快要说到有关阿玛莉亚的地方，她的脸色开始变了，她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重了。

丹尼尔一直听她说完，没有打断她，甚至听她说到他前往巴拉卡斯的情节时，脸色都没有丝毫改变，这一点没有逃过她那敏锐的眼睛。

“无耻！”弗洛伦茜亚一说完，丹尼尔就大声嚷道。“这一家人都是魔鬼。罗萨斯的整个家族和全体党徒，他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毒汁，当他们不用匕首杀人的时候，就满嘴喷毒来扼杀别人的荣誉。无耻！竟然以折磨一个女孩子的心灵来取乐！”丹尼尔转过身来对她继续说：“弗洛伦茜亚！如果我认为你会把我的话同那个女人的话相提并论，那是我对你的侮辱。她对你说的全是造谣中伤，无非是要叫你难受，因为罗萨斯一家最大的乐趣就是折磨别人。我再说一遍，她说的全是造谣中伤；我相信，你不会把那个女人的话跟我的话放在一个天平去衡量的。”

“一般说是不会的；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丹尼尔，我至多只能把自己的看法暂时先放一放。”

弗洛伦茜亚的疑心已经消释了；可是，没有哪个女人肯承认自己对恋人的指责是轻率的。

“弗洛伦茜亚，现在还怀疑我吗？”

“丹尼尔，我想认识阿玛莉亚，所有的一切我要亲眼看看。”

“你会认识她的。”

“我要跟她经常来往。”

“那好。”

“我希望，我和她头一次见面就在本星期。”

“好的，你还有什么要求？”丹尼尔郑重回答。

“没有了，”弗洛伦茜亚说，并且把手伸向丹尼尔，他把她的手紧紧握住。若在往常，他一定会捧住这只可爱的手不住地狂吻，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心里牵挂的是威胁着他在巴拉

卡斯的两位朋友的危险。

“你确信那帮匪徒没有掌握爱德华多的相貌特征吗？”丹尼尔问她。

“当然，丝毫没有。”

“我得走了，亲爱的弗洛伦茜亚，最令人难受的是，今天我不能再来看你了。”

“晚上也不能来了？”

“晚上也不能来。”

“是不是你要去巴拉卡斯？”

“是的，弗洛伦茜亚，要很晚才能回来。你认为我该不该在爱德华多身边守护他的性命，关心被我牵连到这个流血事件里去的我表妹的命运呢？该不该抛下我唯一的朋友，你的弟兄——你是这么叫他的——爱德华多呢？”

“丹尼尔，去吧，”弗洛伦茜亚边回答，边从椅子上站起，低着脑袋，她那明彻的眼里噙满了涌出的泪水，这种情况在她是少有的。

“弗洛伦茜亚，你还怀疑我吗？”

“去吧，好好照料爱德华多；今天我能对你说的就这些了。”

“我们明天才能见面，我要把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胸口的东西留给你，你拿去吧。”

丹尼尔说着从脖子上摘下用他母亲的头发编成的项链，这是弗洛伦茜亚早就知道的。她的恋人的这个崇高举动，拨动了她敏感心灵中最敏感的那根弦。当丹尼尔替她戴上项链时，她捂住自己的脸，泪水终于缓解了刚刚还压在她温柔的心上的痛苦。她已经不再怀疑，对于丹尼尔，她只有爱恋和柔情，因为女人在为重新和好而流泪之后，就会加倍地爱自己的恋人。

两分钟后，弗洛伦茜亚坐在沙发上吻那条用头发编成的项链时，丹尼尔又走上委内瑞拉街了。

第十三章　所罗门主席

在科连特斯街和塞里托街的交叉路口，有一座圣尼古拉斯小教堂，小教堂右侧对面的路旁有一幢老房子，它的小窗子十分突出，临街的大门是单扇的，木头门槛高出地面一尺有余。每天傍晚做晚祷的时候，这幢房子的住户，即房主，准要坐在门槛上，上身只穿衬衣，下身穿一条长不及长统靴的短裤，右手夹一枝纸烟，左手捧一杯巴拉圭茶，而且在一个小时里每隔两分钟就要添一次茶水。此人年纪在五十八岁到六十岁之间，身量很魁伟，连美国每年举办的农业博览会上展出的最肥大的公牛都会妒忌他；他的胳膊有大腿粗，他的大腿跟身躯一般粗壮，他的身躯抵得上十个常人的身躯。

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年迈的西班牙小酒店老板的儿子，和他的兄长赫纳罗共同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前述那幢房子和房子旁边的小酒店，以及冈萨雷斯这个平平常常的姓氏。

弟兄俩赫纳罗是老大，小酒店由他掌管，传说并没有提到街坊的小伙子为什么给他起外号叫所罗门。不过，这个外号使赫纳罗暴跳如雷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在他生气的时候，他会让那些灌了几口酒就拿《圣经》上那个著名的名字① 取笑他的人，饱尝一顿老拳和棍棒。

---

① 指所罗门这个名字。据《圣经·旧约》记载，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的第三个国王。

这个赫纳罗既是小酒店老板，又是民防军的上尉；大约在一八二二年或一八二三年，由于卷进一次武装暴动，他不幸被枪杀了，使他的妻子玛丽亚·里索年轻轻地就当了寡妇，使他的女儿金蒂娜成了孤女。

赫纳罗去世后，他的弟弟胡利安·冈萨雷斯成了小酒店老板。可能由于民众观念，也可能因为所罗门这个姓听起来比冈萨雷斯悦耳，胡利安从他哥哥赫纳罗死后，签名就写胡利安·冈萨雷斯·所罗门，还要所有的朋友都这么称呼他。

从此以后，他就在自己受洗的名姓后面加上这个著名的姓氏，而这个姓氏过去经常惹得他哥哥——金蒂娜的父亲——大动肝火。

这个胡利安先生随着姓氏的增加，体重也开始增加；随着姓氏和体重的增加，他的职位也扶摇直上，因为这个小酒店老板开始在民防军里官运亨通，节节上升，而且两种职务对他都没有妨碍，每天下午他仍能在他家大门的门槛上消磨一会儿。胡利安·冈萨雷斯·所罗门就是我们前面交待过的身穿衬衣、身捧巴拉圭茶的那个人。

罗萨斯将军执政时刮起了使阿根廷尘雾迷漫的风暴，风力之大足以认为这一大团肉和烂泥不算太重，可以把他从他家大门的门槛上刮到民防军上校的高位上去，后来又把他刮到人民护法社主席的宝座上去。这个团体仿照西班牙古代的一个社团，把玉米穗作为其成员团结的象征；西班牙那个社团主张立起“更多的绞架”，用的就是这个标志——这种使标志与主张相谐音的做法，也被用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民护法社来了。

发生前述事件的那天下午四点钟，所罗门上校家的马厩里满是马匹，这些马都套着联邦派马具——鲜红的鞍垫，红色的马头羽饰和缨络，红色带流苏的后鞧，整套闪闪发亮的镶银马笼头和马鞍带，缰绳和勒口上的销子也都是银的。尽管这种场面在

圣尼古拉斯一带已经习以为常，那里的居民仍然象过节那样聚集在屋顶平台和窗口。

那些马匹的骑手都聚集在所罗门家的大厅里，全都一色地穿着制服，即：饰有四指宽红带子的黑帽子，别着半尺多长相应的标记的深蓝色上衣，红背心，腰间插一柄很大的匕首，匕首的柄都从上衣右侧露出一点，丹尼尔把这种匕首叫做联邦之剑。这伙人的面目跟他们的服装一样，似乎也是清一色的：浓密的小胡子，颊须底下露出刮得光光的下巴。这种面目只有在所谓民众革命的时代才能见到，在此以前，世上任何地方大概谁都想不起来看见过。

他们有的坐在凌乱地放在大厅里的木椅和藤椅上，有的坐在窗口上，有的干脆坐在铺了大红台面呢的松木桌子上——所罗门主席常常在这张桌上签署文件，用的墨水瓶是以前酒店里装香脂的罐子。与会的这伙老爷个个都是爱抽烟的烟筒子，透过他们喷出的浓烟，可以看到他们令人憎恶的黝黑面孔。不过，这时他们的高贵的主席没有在他们当中。他正在大厅隔壁的那个房间里，坐在一张他用作床铺的帆布床上，在背一篇只有二十来句话的演说稿——一个躯体与心灵都同所罗门上校截然相反的人已反复教了他二十遍；这个人就是丹尼尔。下面是他们两人的对话：

“您认为我行了吗？”

“好极了，上校。您的记性好得惊人。”

“不过，最好还是请您坐在我旁边，如果我忘了什么，您就悄悄提醒我一下。”

“我本来就想向您提出这个请求。不过，上校，您别忘了您得把我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们，并且让他们注意我告诉过您的事。”

“这事我来办，咱们进去吧。”

“请稍等一下。您就坐后，您就叫秘书宣读出席者名单；上校，咱们应该让咱们的联邦派团体有议会那样的议事程序。”

“我已经跟博内奥说过了，不过他是个只会说不会干的懒汉。”

“不要紧，您再吩咐一遍，他就会照办了。”

“好，咱们进去吧。”

于是，所罗门主席和丹尼尔·贝略走进了开会的大厅，丹尼尔身穿黑色大礼服，纽扣扣得整整齐齐，只是扣眼上别着一条更长的标记，然而没戴白手套。

“午安，先生们，”所罗门用世上最威严的声调一边说，一边走到摆在松木桌子跟前的椅子旁边。

“午安，主席（上校，老兄……），”出席者每个人都用自己对胡利安·所罗门的习惯称呼来回答他；同时，他们都盯着同主席一道进来的那个人，他们发现他的服装缺少一些联邦派的主要标记，而且他的脸和手也都太秀气了。

“先生们，”所罗门说，“这位先生就是丹尼尔·贝略，是联邦派爱国者、庄园主安东尼奥·贝略先生——帮过我许多忙的人——的公子。这位先生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好样的联邦派，想加入我们人民护法社，现在正在等他父亲来到，以便跟他父亲一起加入；在正式加入之前，他想来参加几次我们的会，同我们一起分享联邦派的热情。联邦万岁！杰出的护法者万岁！打倒卑鄙、讨厌的法国佬！打倒放猪国王路易·菲利普！打倒为了捞法国佬的臭钱而卖身投靠的讨厌的统一派野种！枪毙杂种里维拉！”

所罗门主席用雷鸣般的声音喊出这些口号，出席者齐声跟着呼喊，而且一边喊，一边在头顶上挥舞匕首；他们的主席一开始喊口号，他们就从刀鞘里拔出匕首来了。这种喊叫声响遍周围的几个街区，过往的人群也跟着喊叫起来，只是有些漫不经

心，因为当所罗门喊“打倒”时他们却在喊“万岁”，或者与此相反。

这一阵喊叫平息下来，所罗门这才坐到自己坐位上去，他的秘书博内奥坐在他左侧，我们的年轻人丹尼尔便坐在他右侧。

“秘书先生，”所罗门说着往椅背一靠，“请您宣读出席的先生们的名单。”

博内奥从放在桌上的一沓文件上拿起最上面的一张，高声地把事先用铅笔记下的名字宣读出来：

“出席的有下列诸位先生：主席，奎蒂尼奥，帕拉，小帕拉，马埃斯特雷，阿莱姆，阿尔瓦拉多，莫雷诺，盖塔诺，拉腊萨瓦尔，梅洛，莫雷拉，迪亚斯，阿英罗索，比埃拉，阿莫雷斯，马西埃尔，罗梅罗，博内奥。”

“就这几个？”所罗门问道。

“到会的就这几个，主席先生。”

“请您宣读一下缺席者的名单。”

“全社名单吗？”

“对，先生。怎么？难道我们的人比议员的人数少吗？我们跟他们一样，是好样的联邦派，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谁来了，谁没来，就象议会里那么办。请您宣读名单。”

“缺席的社员有，”博内奥说着宣读起人民护法社的名单来，它包括全社各级成员，共计一百七十五人。

“好哇！现在我们全都知道了，虽然这个名单里有的人是硬拉来的，”秘书宣读完全社名单后，丹尼尔暗自想道。他随即扯了扯所罗门肥大的裤子。

“先生们，”人民护法社主席于是说道，“联邦就是杰出的护法者；为了护法者，我们应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为我们是联邦神圣事业的顶梁柱！”

“杰出的护法者万岁！”有一个成员大声喊，别的人也齐声跟

着喊起来。

“护法者可敬的女儿曼努埃莉塔·德·罗萨斯-埃斯库拉万岁！”

“荒漠英雄①、护法者、我们的父亲和联邦之父万岁！”

“打倒卑鄙的法国佬和他们的放猪国王！”

“先生们，”主席继续说，“为了使我们杰出的护法者能够拯救联邦于……能够拯救联邦于……为了使我们杰出的护法者能够拯救联邦于……”

“于紧急的危险之中，”丹尼尔几乎忍俊不禁地对他说。

“于所遇到的‘杰出的’② 危险之中，我们必须对统一派分子穷追到底；因为，所有统一派分子都应当受到我们的致命打击。”

“处死卑鄙、野蛮、可恶的统一派分子！”另一个叫胡安·曼努埃尔·拉腊萨瓦尔的人民护法社成员喊道，所有的人也都抡着匕首，跟着他齐声喊。

“先生们，我们必须把他们一网打尽，绝不心慈手软。”

“不管是男是女，”还是那个胡安·曼努埃尔·拉腊萨瓦尔在喊，比起别的与会者来，他显得比谁都激烈。

“我们杰出的护法者对我们不会满意，因为我们没有尽心为他效力，”所罗门继续说。

“现在该说昨晚上的事了，”丹尼尔一边对他说，一边装作拿手帕擦脸。

“现在该说昨晚上的事件了，”所罗门重复丹尼尔的话，仿佛提醒他的这句话，也是他的讲话的内容。

丹尼尔使劲拽了一下他的裤子。

“先生们，”所罗门继续说，“我们大家都已知道，昨晚上有几

---

① 罗萨斯曾到阿根廷南方征服印第安部落，为取得政权创造条件。

② 西班牙语inminente(紧急的)和eminente(杰出的)读音相近，所以所罗门把丹尼尔的提示听错；作家以此讽刺所罗门之流的愚昧无知。

个统一派野种妄图逃亡，可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奎蒂尼奥少校干得好，不愧是个好样的联邦派；只是当时有一个人躲得不知去向，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联邦的神圣事业，这种事每天都会接着发生。我号召过你们再次立誓追捕那些卑鄙的统一派野种，他们妄图亡命蒙得维的亚，去参加杂种里维拉的军队，并且为了法国佬的臭钱卖身投靠。这就是我们杰出的护法者的希望！我的话完了。杰出的护法者万岁！处死一切反对联邦神圣事业的敌人！”

“捅死卑鄙的统一派野种！”联邦派的激烈分子之一喊道，他这声叫喊，以及其他人习惯地重复，持续喊了十分钟之久，会场里和街上的喊声连成一片，因为街上聚集在各家窗口的人们，跟在所罗门上校家里集会的那些人同样热烈而且真诚。

“请让我发言，”奎蒂尼奥少校站起来说。

“您说吧，”所罗门说，同时在自己的大巴掌上把一枝香烟弄碎。

“昨天夜里，我同护法者和他的女儿曼努埃莉塔·罗萨斯-埃斯库拉小姐一起吃的晚饭。护法者更超过上帝，因为他是联邦之父；凡是落到我手里的统一派分子，我都要叫他们落到昨天夜里被我逮住的那些人那样的下场。确有一个人从我手心里溜掉了；不过，他身上有明显的标记，今天一早我就派人去向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报告了详细特征，因为不论男女，只要是联邦派，都应当帮助护法者阁下，他是我们大家的父亲。要做好样的联邦派成员，就该有这样的表现。”

奎蒂尼奥说着抽出匕首，用左手食指指着刀刃上昨夜沾上的血迹。

随着他的这个动作，马索卡分子们也将匕首从鞘里抽出来，并且爆发出反对统一派分子、反对法国佬、反对里维拉、尤其反对路易·菲利普那个放猪国王——他们是照罗萨斯的启发这么

称呼的——的令人心惊的叫嚣。

在这场精采表演的整个过程中，丹尼尔是唯一的一个不动声色的人，从他脸上谁也看不出是热情，是惧怕，是喜爱，还是愤怒。他冷漠、安祥、沉着，悉心观察周围那些人的内心世界，并一直在盘算能从这些人的狂乱中得到什么好处。

大喊大叫刚一平息，丹尼尔显出极其坚决的样子向主席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就说：

“先生们，我还没有光荣地属于这著名的爱国社团，尽管我期望不久就能加入；不过，我的观点和友好态度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期望不久就能象闻名全国和全美洲的人民护法社社员那样，出色地为杰出的护法者效劳。”

这一段讨好的开场白引起了又一阵掌声和大叫大喊。

“然而，先生们，”丹尼尔继续说，“我应该向在场的人表示祝贺，因为你们不愧是好样的联邦派；我并不想否定其他成员为我们神圣事业奋斗的热情，只是我看到是你们出来坚决支持杰出的护法者，而其他成员却没来参加联邦派的集会。联邦是不承认特权的。律师，商人，职员，在这里我们都是平等的，在要开会的时候，在要为护法者阁下的利益出力的时候，大家都应当响应主席的号召，哪儿有危险，就一道往哪儿冲，而绝不能只让几个人去完成誓约和任务。也许大家都是好样的联邦派成员，但是我认为到会的人才不是人们不屑与之打交道的统一派分子。我说这些，是因为我认为这一定是护法者阁下的见解，我们应使之在今后得到最大的尊重。”

丹尼尔果然一箭中的。他这一席话所激起的热烈情绪，远远超过他的期望。所有在场的人民护法社成员都大声叫喊起来，咒骂所有那些没有来参加会的人，博内奥秘书刚刚宣读过这些人的名字。缺席者的名字开始被他们说成不再是联邦派成员，简直都成了暗藏的统一派分子，而丹尼尔则以狡黠的微笑或点

头来赞同这种说法。

“对，就这样；我的猎兔狗们，今后我得加劲嗾使你们，让你们相互咬去吧。”

所罗门主席又号召社员们加倍警惕地监视统一派分子，尤其要盯紧河岸一带统一派分子可登上船的地点；接着又是一阵热烈的表示和一阵叫喊，在下午五点半他宣布会议结束。

丹尼尔受到联邦派分子握手拥抱，然后他向大家告辞；发表了不同凡响的演说之后得意得忘乎所以的所罗门主席，一直把丹尼尔送到大门口，满意的心情使他对安东尼奥·贝略先生的儿子客气备至。

有关爱德华多的情况，他们一无所知。丹尼尔满意地离开那里；他拐进艺术街，就在库约街的拐角处找到牵着缰绳等在那里的费明。街上人群熙来攘往，丹尼尔上马时看也没看仆人，仅仅对他说了这么几句话：

“在九点钟。”

“在那儿吗？”

“对。”

丹尼尔上了马，那匹白色的骏马小跑着穿过艺术广场，朝巴拉卡斯方向驰去。他很快来到与艺术广场相通的太平街；当他到达巴尔卡塞河坡时，已开始暮色四合了。

丹尼尔这一天的经历，跟前一天夜里一样，在他心里留下了强烈印象，不由地勒住马，如醉如痴地从那块高地上凝望着在苍茫暮色中展现在他脚下的美妙景色。这是因为，在二十五岁的似锦年华，人的心与充满诗情画意的大自然景色会有奇妙的联系，大自然景色使造物主加在所有美丽和谐的事物上的全部吸引力，都展现在他那想象力丰富又活跃的脑海里。这是因为，从巴尔卡塞河坡高处一眼望去是巴拉卡斯繁花遍地的河谷，河谷尽头是幽静的里亚楚埃洛河，左边是青翠的博卡低地平原，那是

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的美景之一。

丹尼尔起步顺河坡往下走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头认出来，在二十步开外，他的恩师正在急步向他奔来，一手拿着藤手杖，一手拿着帽子，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他的老师一赶到他脚镫旁，就一把抱住他的腿，喘得足有两三分钟之久说不出话来。

“什么事，您有什么事，坎迪多老师？”丹尼尔见他脸色苍白吃了一惊，终于问道。

“是罪行录上没有先例的一件可怕、野蛮、残暴的事情。”

“老师，我们现在是在人来人往的路上；您把要说的话告诉我，但是要快点说。”

“你记得我那个勤劳的老女仆的又高尚又慷慨的好儿子吗？”

“记得。”

“你记得他昨天晚上来过……”

“记得，记得，那个儿子发生什么事啦？”

“敬爱的丹尼尔，他给枪毙了，他给枪毙了。”

“什么时候？”

“在早上七点钟，也就是一了解到他昨天晚上离开过省长公馆的时候。一定是他们害怕……”

“我替您把话说完吧：是害怕他把知道的事可能或已经泄露出去了。”

“可是我算完了，必死无疑了。我怎么办，亲爱的丹尼尔，我怎么办哪？”

“您把笔准备好，明天就去给外交部长先生当私人抄写员。”

“丹尼尔，我吗？”坎迪多先生突然高兴起来，抑制不住自己，便在他学生的手上吻了又吻。

“现在您随便找另一条路，赶紧回家去。”

“好的。我刚才去你家的时候，正赶上费明牵马出门；我就跟着他，后来又跟着你，而且……”

“好，还有件事：您有信得过的知己——不管是男是女——您从前在他家过过夜的吗？”

“有哇。”

“那么，您马上去跟他约好，说您昨天晚上是跟他在一起过夜的，以防万一。老师，再见。”

丹尼尔冒着巨大的危险，策马从巴尔卡塞河坡飞驰下去，走上长街；这时长街上已被房屋和树木的阴影笼罩得一片漆黑，只有树顶上还有淡淡的一抹正在消失的傍晚的余晖。

十八小时以前，他带着虚弱的朋友，就是从这里走过的；后来在阿玛莉亚家，他的朋友得到热情接待，才得以活了下来。现在，勇敢慷慨的丹尼尔奔驰去的地方，正是她的家。

第　二　部

第一章　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

“图库曼气势雄伟，景色秀丽，堪称世界的花园”，安德鲁斯船长于一八二七年在伦敦发表的《南美洲游记》中这样写道。乍看起来，他的这个比喻似乎过于夸张，然而事实上并不算言过其实。

那里集中了热带天地所特有的丰饶、绮丽风光，处处充满诗情画意。南起麦哲伦海峡北至玻利维亚，西自安第斯山脉到乌拉圭，在这广袤的荒原上，图库曼省简直就是一个人杰荟萃的天堂。

那里风和日丽，土地肥沃，草木葱茏，鸟语花香，这美妙的风光陶冶着人们的心灵，日益丰富着人们的美好感情。

天时往往塑造出一个人性格的雏形，尔后的教育则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或是使之根本改变。在图库曼，如同在一切沐浴着热带阳光的得天独厚的地方，人们热情洋溢、生机旺盛，内心充满了爱和柔情，犹如那里的大自然有取之不尽的阳光、空气和植物。

在这花、鸟、阳光构成的景色迷人的花园里，就象在四季如春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半岛南部地区，有一种层出不穷，在几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内产生并决定一个人毕生前程的火一般的爱情；

对于这种现象，正如作家布尔沃① 所说，英国人感到好笑，德国人感到疑惑不解。

这个大花园便是阿玛莉亚——我们在本书开头几章已经认识的、住在巴拉卡斯的那个豪爽的寡妇——的故乡；她在那里来到世上，象娇艳、芳香飘溢的百合和玫瑰一样美丽、动人。

阿玛莉亚的父亲萨恩斯上校在她刚满六岁时就离开了人间，这一不幸是在她的母亲——即丹尼尔·贝略的姨母——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中发生的。

阿玛莉亚一直沐浴在故乡的诗情画意中，心中充满了故乡的馨香。她依从母命嫁给他们家的一位老友奥拉巴里埃塔先生时，年方十七岁，圣洁的爱情之花还含苞未放，那繁茂而尚未舒展的枝叶还遮盖着馥郁的花香。在她的心目中，他与其说是丈夫，不如说是良友和自己今后命运的保护人。

似乎命运注定阿玛莉亚一生都将十分不幸，有如船只遇到大旋涡时那样无能为力，她也只能听天由命。

萨恩斯上校何等喜爱他的女儿，真是视若掌上明珠，然而女儿还在幼年时，他就已在九泉之下了！

奥拉巴里埃塔先生多么眷恋他的妻子，情同兄妹，爱如父女，然而成婚仅仅一年——即前述事件发生前一年半——就与世长辞了！

此后阿玛莉亚在世上剩下的唯一亲人就是她的母亲；母亲对她的爱是那样慷慨无私，始终如一，确实无与伦比；然而在奥拉巴里埃塔先生逝世后仅三个月，她母亲就躺在她的怀抱里和她永别了！

敏感的人想象力丰富，往往生来具有伤感的苗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情的变迁，不知不觉地会成为其精神的主宰，甚

① 布尔沃(爱德华·李顿)(1803—1873)，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庞培的后期》一书的作者。

至在渴望幸福或者已得到幸福时也是如此。

她在世上孑然一身，象被手摩娑或受强烈阳光照射就会萎缩的娇嫩花朵，只能靠回忆儿时的生活或遐想度日。她那富于幻想的头脑总是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但是这样的未来可望而不可即，仅只存在于她的头脑里和心灵中。

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故乡，一草一木都使她触景生情，黯然神伤，于是决计迁居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五月四日发生前述事件时，她已来首都八个月了，在此期间生活虽说不上称心如意，但还算安宁。在那不祥之夜过后二十天，我们在巴拉卡斯的那所别墅里重又见到了她。

时间是上午十点钟，阿玛莉亚刚刚熏香沐浴完毕。

阳光透过天蓝色薄纱和细布的双层窗帘照进那间也已介绍过的盥洗室，使里面的所有器物都染上了东方破晓时那种柔和淡雅的颜色。

壁炉已经燃起，壁炉上的铁板象镜子上的玻璃，反射着大块木柴发出的蓝色火焰，形成了室内的唯一光源。

摆在角桌上的金香炉里燃着智利香料，散发出缕缕幽香；朱顶雀在金丝笼子里跳来跳去，如同大自然的歌手在炫示自己的歌喉，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啭。

室内的一切都有女人的娴雅特征，在镜子和明亮的金属器物的烘托下，这一点尤为醒目。阿玛莉亚身披一件细布梳妆衣，面对着衣柜的一面精致的镜子，坐在一把扶手藤椅上。她的胸部和双臂几乎都袒露着，闭着眼睛，头斜靠在椅背上，浓密卷曲的长发垂了下来，由一个象茉莉花一样俊俏水灵的十岁小姑娘用左臂托着，小姑娘没有替她梳理，似乎那长发触到臂上的皮肤时所产生的快感已使她陶醉。

此时此刻的阿玛莉亚已经不是凡世的女性，简直就是希腊人在神话中所想象的女神。她那惺忪的双眸、蓬松的发丝、裸露

的肩膀和两臂，这一切使她的姿色更添了几分妩媚。她那随意披着轻纱小憩时的神态，就象古罗马文人所描述的使塞克都斯一看倾倒、并使一个王朝覆亡的卢克莱茜娅①；更似那个身披轻纱躺在一叶饰满金银的扁舟里去征服恺撒，尔后又使安东尼流连忘返、离开罗马和随其征战的罗马军团的克娄巴特拉②。此时此刻，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阿玛莉亚是女神而不是一般的女人。

这个二十二岁的女人，具有天国的丰采，集中了大自然的一切艳丽。长着一张清秀的瓜子脸，面色略显苍白，但面颊中间泛出一层红晕，脸上的表情显示她性格温柔、多愁善感。

这时并非倦意使阿玛莉亚闭上眼睛，把又长又浓的睫毛交织在一起；这个秀丽而又易动情的女人并无睡意，而是在那温暖宜人、香气扑鼻、鸣声婉转、光线柔和的环境里，深深地沉醉在爱情之中。

那虚幻不定、瞬间即逝的影像，犹如展翅在花间飞舞并飘洒金粉的热带蝴蝶，在她的充满幻想的脑际盘旋；所以有两次她露出兴奋的表情，微启朱唇，莞尔一笑，随即又象两瓣玫瑰，在感受到情人为了回敬她伸出的手上来亲吻时吐出的气息，闭拢了起来。

突然阿玛莉亚轻轻摇了一下头，并且叹了一口气，就象从胸

---

① 据传说，卢克莱茜娅系罗马塔尔基诺大帝的亲戚科拉蒂诺的妻子，而塔尔基诺大帝之子塞克都斯一见即为之倾倒，遂强行奸污。卢克莱茜娅因此在父亲和丈夫面前自杀，胡尼奥·布鲁图拿起那把血淋淋的匕首号召人民起而反抗，导致王朝覆灭。从此卢克莱茜娅成为美貌与贞洁的象征，后人一再以此为题写书作画。

② 指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公元前51—30年)，以美貌著称。她本同其弟共治埃及，罗马统帅恺撒远征埃及获胜后，她以书中描写的方式得以见到恺撒，恺撒为她的美貌所征服，助她独踞埃及王位；恺撒死后，部将安东尼又与她结婚(前37年)，并宣称将罗马东方一部分领土赠予她的儿子，元老院与屋大维乘机兴兵。在亚克兴战役(前31年)中，安东尼、克娄巴特拉溃败，归埃及后相继自杀。她的一生，后人编写了许多文学作品。

中逸出一股香气。路易莎这个专门侍候她梳妆的小佣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的小伙伴）一见活计（不如说是一种享受）就要结束了，便把她的头发轻轻地披在椅背上，又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迅速而又悄然无声地从地毯上走去，给香炉添香料，用小手在鸟笼前逗逗朱顶雀，再把壁炉炉口前的绿缎罩子拉上，这样一来屋里的光线便完全减弱了。但是鸟儿叫得更欢，一种柔和、芬芳的气氛重又把阿玛莉亚笼罩起来。

路易莎实际上对她的主人的身体了如指掌，可是干完上面那几件事一回到阿玛莉亚跟前时，又端详起来，得意地抿着嘴笑了；接着开始用手替这位睡着的仙女梳理云鬓，动作轻得几乎察觉不出来，结果不知不觉地对阿玛莉亚起到了催眠作用。阿玛莉亚属于好静而又敏感的人，对于这种人，外界或精神上的宁静给他们以快感，并使之心醉，因此每每在得到惬意的感受时，就象受到难以名状的奇妙的法力而朦胧欲睡。

路易莎刚刚在她那十分好看的头上盘好发髻，在图库曼大公园长大的这个佳丽便张开了眼睛，投射出忧郁的目光，就象元月份一个阴沉的下午日落时的余晖。

她的嘴唇红得象石榴花，这时张开吐了一口气，气里含着从遐想中刚刚醒来时心中所蕴蓄的芳香。

她随意放在椅子扶手上的胳臂使美第奇家族① 制作维纳斯② 像的艺术大师艳羡不已，而那娇嫩的皮肤，只有卡拉拉③ 最白的大理石能与之相比。这时她的双臂裸露到肩部，肩上只有一点点花边，与花边相连的是遮住身体的一层麻纱；一只小巧的光脚从薄纱缝制的梳妆衣下露出来，穿着羔皮拖鞋；至于薄纱上

---

① 主要指罗棱佐·美第奇（1449—1492）。他作为意大利佛罗伦萨僭主（1469—1492），为粉饰其专制统治，提倡文艺，美化市容，招聘著名艺术家和诗人，如波提切利、米开朗琪罗等。

② 维纳斯系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

③ 卡拉拉，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薄雾般的波纹，同卢西塔尼亚① 的诗人们所描绘的迪奥妮② 身上披的轻纱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似隐非隐，似露非露③ 。

这个容光焕发的绝代佳丽，此时此刻显示出一种常人的感官难以意会的东西，因为那是属于诗和爱情的最理想的内容。

可是在她那温柔而又秀丽的面容上，隐隐约约地罩着一重忧郁和伤感的阴影；在她那因心情愉悦而微微张开的晶莹的双眼里，可以看到的是向往幻境而非追求世俗享乐的目光——这是难以形容的目光，既是现实生活升华的结果，又饱含着在心神离开尘寰，激情满怀时那种天堂才有的熠熠异采。可以说双眼放射出的炯炯光芒，使这个女人身体的妩媚超凡脱俗，使文人用笔墨描绘的诱惑人的天使——女人——生而有之的迷人之处变得神圣崇高了。

女人身体的秀美可以烘托出心灵的聪慧，使之变得有声有色；而内心的美则使迷人的容貌具有真实的魅力。只有在秀外慧中兼而有之的情况下，女人才变得完美，从而使人出于对其仪表和心灵的美的尊敬，既不会有行动上的非分之举，也不会在思想上将其奉为偶像。

而阿玛莉亚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将二者融为一体的得天独厚的女人，她既有天香国色的风姿，又有诗歌里那样丰富的感情。

她的头象一朵热带的百合花随着午后的习习微风在摇曳，在椅背上慢慢地侧过去，把温柔的目光定在小路易莎的身上，笑吟吟地问：

“路易莎，我睡着了吗？”

“是的，夫人，”小姑娘也是微笑着回答说。

---

① 葡萄牙的古称。
② 罗马神话中的仙女，与主神朱庇特相爱，生下维纳斯。典出荷马著名史诗《伊利亚特》。
③ 这两句引自葡萄牙诗人卡蒙恩斯(一译贾梅士)的叙事诗《鲁西亚德》。

“我睡了很长时间吗？”

“时间不算长，不过比往常长一点儿。”

“我说话了吗？”

“一句也没说，您只是笑了两次。”

“是这样，我记得我没说话，倒是笑了笑。”

“怎么！您梦见的事，醒来以后还能记得？”

“我的路易莎，可我不象你想的那样真的睡着了，”阿玛莉亚一边回答，一边用十分亲切的目光看着她那天真无邪的小伙伴。

“哎呀！您真的睡着了呀！”小姑娘分辩说，又抿嘴一笑。

“没有，路易莎，我没睡着。你以为我睡觉的时候，我完全醒着；只是有一种我的意志不能支配的力量控制了我，使我精神恍惚，闭上了眼睛，使我丝毫感觉不到我周围的一切。不过，我确实没有睡。我看见一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我同聚在我身边的人们谈话，并随着我所得到的各种印象和想象中的种种景象而感到惋惜、高兴或难过，但我并不是在做梦。我现在刚从那种出神的状态恢复过来，并且当时的情景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左右我的那股强大的力量依然在起作用，我觉得我似乎此刻还置身在我所想象的景象之中。比如说，我现在明明看到他在这儿，在我的身边，同刚才我所见到的他完全一样……”

“明明看见他！他是谁呀，夫人？”小姑娘插嘴问，因为她无法理解阿玛莉亚所说的话。

“看见谁？”

“是呀，夫人。这儿只有我们俩，再没有别的人，可您说您看到他。”

“我是说看到我的镜子，”阿玛莉亚笑咪咪的说，并真的第一次对着面前的镜子照照自己。

“噢，可不是，您只能看到镜子嘛！……”

“对，路易莎，我就是看看镜子……。快帮我穿好衣服，……一边穿，你一边告诉我，你醒来以后对我讲过什么了？”

“关于爱德华多少爷的情况吗？”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关于贝尔格拉诺少爷的情况。”

“可是，夫人，您怎么都忘记了！我要再讲一遍，就已经是第四遍了。”

“啊，第四遍了！好的，我的小路易莎，你讲过五遍，我就再也不问你了，”阿玛莉亚说着，站在镜子前面，把一件宽大的装饰有天鹅羽绒的紫色美利奴羊毛晨衣系好。

“得了，我就再讲一遍吧！”路易莎说。“我一出房门走到院子，就按您吩咐的，每天早晨头一件事就是去问那个仆人他们的少爷情况如何，可是不管是主人还是仆人当时都不在他们的房里。我都想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发现他们俩都在花园里。爱德华多少爷正在采花儿，当我走近他时，他已做成一个花束。我们互相问过好，就谈了起来，一直谈了好长时间……”

“谈谁？”

“谈您呀，夫人，几乎没谈别的。因为这位少爷可算是我一辈子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好奇的人，他什么都想了解：什么您晚上看书不看书喽，您看什么书喽，您写不写信喽，您喜欢紫罗兰还是风信子喽，还有什么您是不是自己喂鸟喽，……问那么多事儿，我都记不过来了！”

“你们今天谈的就这些吗？”

“就这些。”

“他的身体情况你一句也没问吗，小傻瓜？”

“那当然！眼前明摆着的事，我要再去问，不真成了傻瓜了吗！”

“眼前明摆着的事？”

“除非我是个睁眼瞎！看上去今天他比昨天瘸得厉害，因为

今天他是头一天走到院子里来。有时他一踩下左腿，就看得出他痛得够呛。”

“哟，我的天呀！他现在还不该走路呀！他太固执了！……太固执了！”阿玛莉亚感叹地说，象在自言自语，同时用她那好看的手拍了一下天鹅绒的椅子扶手。“而且还要出来！”阿玛莉亚沉默片刻又接着说。“这个丹尼尔，看来是要毁了他，把我也急疯了才甘心！路易莎，快，快帮我穿好衣服，然后……”

“然后您该喝一杯加糖的牛奶了，因为您的脸色这么苍白。一眼就看得出您早上还没吃过东西，可时候都这么晚了！”

“苍白吗？路易莎，你觉得我的气色很不好？”阿玛莉亚一边对着镜子从头到脚地照自己，一边问，同时用一根蓝色的带子把遮掩她那象石膏一样白皙的脖子的花边衣领系好。

“很不好吗？夫人，不是的；您今天同往常一样好看，只是脸色有点发白，别的没什么。”

“真的吗？”

“夫人，那还会有错。您今天晚上……”

“啊，你别提今天晚上！”

“怎么啦？难道您今天晚上不愿意更好看点儿吗？”

“路易莎，正相反，我恨不得生病。”

“生病？！”

“就是的！”

“不过，夫人，要是我再大几岁，如果有人请我去参加舞会，我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象朵花那样。”

“你瞧，我的小宝贝，”阿玛莉亚说，她被路易莎的天真逗笑了。“事情就是这样，你想好好打扮一下，我却希望病了才好。”

“噢，这次我可知道您为什么要这样！”

“你知道？”

“对呀，我知道，夫人。您以为我不清楚吗？”

“你真知道我巴不得生病的原因吗？”

“那还能不清楚！我要是猜中怎么办？”

“你说说看。”

“因为您不想佩带标记，我说对了吧？”

阿玛莉亚笑了笑，说：

“你猜中一半。”

“那好，我要是再猜对另外一半呢？”

“你说吧。”

“因为您要是去参加舞会，就不能象往常那样在夜里十二点临睡前弹钢琴了，是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

“不是？”

“你没猜着。”

“那……，那没关系。不过您今天真漂亮极了，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谢谢，我的路易莎，谢谢你，”阿玛莉亚一边说一边用手摸摸小姑娘的头。“不过，我希望你的话是真的，因为我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有种天真的愿望，就是希望别人觉得我好看……但是，”她刚刚说到这里似乎有点失悔，马上接着说，“路易莎，咱们别说这些傻话了。有一件事你知道吗？”

“什么事，夫人？”

“我在生你的气，”阿玛莉亚回答时眼睛看着朱顶雀。

“这倒是头一回，”路易莎对她的话将信将疑地说，因为阿玛莉亚从来没有责备过她。

“是第一次吗？是这样，因为这是第一次我的小鸟没有水喝。”

“哟！”路易莎叫了起来，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好吧，你自己说说我该不该说你？”

“不该，夫人。”

“难道你看不见吗？”

“不是，夫人，你错怪人了。”

“可是，盛水的小水缸呢？”

“不在鸟笼子里。”

“那……”

“那什么，夫人？”

“那责任也在你。”

“不对，夫人。责任是在爱德华多少爷。”

“你说贝尔格拉诺吗？路易莎，你疯啦。”

“我没疯，夫人，我很正常。”

“你说说看。”

“事情很简单。今天早晨我去看病人的时候，顺便带着那几只小水缸去洗干净。可是，因为这位少爷这么好打听，问东又问西、问长又问短，我都照实对他讲了，说着说着他把小水缸拿去洗了，我记得是在他的仆人打水的时候，他把小水缸放在一棵风信子旁边。就在那会儿，我听到铃声，赶忙回来，结果把小水缸丢在那儿了。”

“你瞧！”阿玛莉亚感叹地说，实际上她自己也不知道想要说什么，因为在她忙着用那白里透红的手指逗鸟的时候，听到路易莎的述说，脑子里思绪万千；何以如此，这其中的道理只有上帝和她自己才能解释清楚。

“瞧，瞧什么呀，夫人？”小姑娘追问了一句。“爱德华多少爷要不是这么好奇，我也不至于忘记呀……”

“路易莎。”

“夫人，有什么事？”

“你听好。”

“您说，我还有哪件事没做好？”

“不，……我问你，……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了。”

“好的。你去对贝尔格拉诺少爷说，再过半小时，如果他能来客厅，我会非常高兴见到他。”

第二章　一个门有三把钥匙

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大钟刚刚敲过五下；太阳就要落山了，暮色四合，预示着白昼瞬间就要逝去，因为那天下午云雾沉沉，空气十分潮湿。这种情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冬季是司空见惯的，而一八四〇年那一年，正如前面所说的，从四月底起人们已预感到严冬的威胁。

这条大街虽名为市场街，可是此时既无交易活动也无商人，几乎是空寂无人，行人寥寥无几，其中有两个人正匆匆朝河边那个方向走去：一个人象旧时的西班牙骑士和威尼斯贵族那样披着一件蓝色的无领短披风；另外一个人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色大衣。

“快点吧，我的好老师，您快点走，我们这个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身披蓝色披风的那个人对他的穿着白色长礼服的同伴说。

“我们如果早点儿出来，现在就大可不必走得这样匆忙、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后者回答说，他左腋下夹着一根象牙柄的藤手杖，紧紧地跟在他的同伴后面。

“这不是我的过错，全怪拉普拉塔的天气和这儿的人一样变化无常，结果使我上了当：两小时前还是晴空万里，我估计离日落还有半小时，可是突然乌云蔽天，我就失算了。不过关系不大，我们就要到了，您快些干就行了。”

“要快点儿干!”

“没错。”

“可是,到底要干什么呢?”

“您快走,我的好老师,快点走呀!”

“你想听我一句话吗,我尊敬的和亲爱的丹尼尔?”

“不过不能停下来。”

“不停下来。”

“也不离题。”

“不离题。”

“您说吧。”

“我完全有理由、不言而喻地感到非常害怕。”

“哎,老师,您有两样东西是从不离身的!”

“哪两样,我的可亲可爱的丹尼尔?”

“一是口中有滔滔不绝的形容词,二是您身上有一生都消化不掉的怕。”

“好,好。对于第一点,我引以为荣,因为这恰恰表明我对我们这个丰富多采、感染力强的语言有渊博的知识。至于第二点,我可以直言告诉你,我并没吃过怕药,只不过是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患有这种毛病,而……”

“别出声,停一下,”身着披风的那个人说。读者这时可能已经认出他是丹尼尔,另外一个人则是他的启蒙教师,此人据其履历表曾经当过测绘员。

丹尼尔和他的同伴是在他们走到巴尔卡塞街尽头时说“别出声,停一下”这句话的。这条街不是直的,斜着与当时分别叫圣洛伦索街、独立街和卢汉街那三条大街相通。

他们继续朝巴拉卡斯那个方向走去,走得非常慢;走到科查万巴街,再朝河那边拐去,一路上始终是由丹尼尔走在前面,他们在科查万巴街口右手的一家门前停下。

“您留神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在后面，”丹尼尔临走近门前对他的同伴说。

当即听到藤手杖掉在地上的声音，这是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的习惯，每当他要回头“巡视”一下身后情况时，他那手杖上的象牙柄就要倒一次霉。

“没人，亲爱的丹尼尔。”

年轻人十分冷静，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捣出一把钥匙，把门打开，让他的同伴进去，然后把门重新锁上，把钥匙放回衣袋。

这时坎迪多先生的脸色已经变得比他那高高的、浆得硬硬的麻布领带还要白。这条领带同那根藤手杖一样是他从不离身的物件。

“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儿？亲爱的丹尼尔，你把我带进这幢神秘的、偏僻的房子里来干什么？”

“这幢房子同其他房子完全一样，我的好老师，”丹尼尔说着，把通往门厅的那扇门上的插销拔开，走进当作客厅用的一个房间，坎迪多紧跟在他的学生后面，几乎要钻进他的披风里。

“您在这儿等着，”丹尼尔说完，走进客厅隔壁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双人床，床很高，上床还得借助一个小梯子。丹尼尔掀起床上的印花布床罩以便察看床下是否藏着人。然后他立即进入其他几个房间，把所有的床罩都撩起来看一遍。一共是四张单人帆布床，铺垫很薄，但都相当干净，床罩上还有一些花边，这说明那个王朝的女王一度相当豪华。丹尼尔最后还把一切能藏人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然后来到小庭院，把一个轻便梯子靠墙支好，爬上屋顶。这时离天黑不过一刻多钟的时间了。

丹尼尔从屋顶上用犀利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四周，附近没有高过那幢房子的东西，房子前面有一幢漂亮的别墅，房后是空地和几间小破房子，与圣胡安街相通；右手有几间倒塌的房子；左手有一幢无人居住的老房子，从那儿可以去河坡，丹尼尔所在的

房子的厨房有一扇小窗正对着那所房子。丹尼尔只消一分钟就把这一切都看到眼里，立即走下梯子回到小庭院里。

“可爱又可敬的坎迪多老师！”他大声呼唤。

“是丹尼尔吗？”那位小学教员在客厅里颤声问。

“该动手工作了，”他的学生说，“而最重要的是您不要害怕，”一见他脸色煞白，便又补充了一句。

“可是，丹尼尔，这种房子！这么僻静！这么神秘！我们又处在这种环境！……我身为部长阁下的机要人员……”

“坎迪多先生，关于拉马德里将军反叛的消息，可是您传播的。”

“丹尼尔呀，丹尼尔！”

“我是说，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而这种事讲给一个人听同散布给上千的人的性质是一样的。”

“丹尼尔，你这不是要毁了我吗！”可怜的坎迪多几乎向那个年轻人下跪。

“恰恰相反，我正是为了救您的命，才给您谋到这个工作，而今天许多人为了捞到这样的差事，就是掏十万比索也舍得。”

“所以我愿意为你牺牲我这多灾多难、孤苦伶仃、胆战心惊的生命，”坎迪多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抱住丹尼尔。

“那好，我就是要您这样一句话。现在咱们该动手干活了，只要五分钟就够了。”

“要一年、两年，我也不计较。”

“您爬上去，”丹尼尔指着梯子对坎迪多说。

“我上。”

“上到屋顶。”

“你叫我上屋顶干什么？”

“您就上吧。”

“我们会被人发现的！”

“快上吧，真是活见……”

“我已经上到屋顶了。”

“我也上来了，”青年人说，他两、三下就来到坎迪多身边。“现在咱们坐下来。”

“可是，老弟……”

“坎迪多先生！”

“我在这儿，丹尼尔。”

年轻人从大礼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摺好的图画纸、一只圆规和一枝铅笔；他把纸打开，平铺在屋顶上，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语气说：

“坎迪多先生，把房子周围画一张草图，要在十分钟之内画好，因为过一刻钟天就黑了。”

“可是……”

“只要粗略画下来就行，不要太详细，只要画出距离、界限就行。十分钟后您下去，来客厅找我。”

这时坎迪多先生的额头冒出了冷汗，因为他越是觉得事情蹊跷，就越觉得马索卡的屠刀离自己近。可是另一方面丹尼尔的炯炯目光和精神力量使他完全折服，再加上当初失言泄露的那个机密也在起作用。

坎迪多本是一个平庸的技术人员，幸而此时要他做的事情极为简单，所以没用上十分钟他就出色地完成。由于距离近，也就无需借助工具，仅凭眼力就可以测出来。

他一画完草图，立即从梯子下来，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因此屋里开始变得黑黝黝的，这位好好先生手里拿着藤手杖、图纸、铅笔和圆规在走进黑乎乎的房间之前，先叫了丹尼尔一声。

“画完了？”丹尼尔一边来到院子接他，一边问。

“完了，画完了。不过还得誊清，再加加工……”

“今天晚上全部搞好，明天上午十点以前交给我。”

“好的，亲爱的丹尼尔。我们马上就离开这儿，是不是？”

“现在没必要再呆在这儿了，”丹尼尔说，同时朝门厅走去，那儿一片漆黑。

可是，丹尼尔刚要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的时候，门外已经有人把钥匙插进锁孔，极其迅速地开了门，弄得坎迪多几乎来不及躲在门厅墙边的黑影里，丹尼尔则向后退了两步，同时把手伸进衣袋里。丹尼尔这个动作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几分钟之前，他估计门会随时被打开的，只是他估计门开之后进来的是一个女人或是几个女人，而不是个男人。然而现在进来的是个男人，于是丹尼尔便又掏出了五月四日那天夜晚营救爱德华多时用的那件杀人工具。这个工具我们一直没能看清，所以无法说出它的名称或加以描述。

新进屋的这个家伙同丹尼尔的做法一样，就是说也从里面把门锁好，再把钥匙藏在口袋里。

坎迪多混身发抖，极力缩小身体，死命地往墙上靠。其实这纯属多余之举，因为整个门厅均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新来的人转过身，刚朝里面迈步，胳臂就碰到坎迪多的胸膛，立即一个箭步蹿回门旁。

“你是谁？”他厉声问道，同时抽出一把长刀，手臂一伸便将锋利的刀尖直指坎迪多的肩头。

当时屋里象墓穴一样黑，这个陌生人发问之后，鸦雀无声。

“你是谁？”他又问了一遍，“马上回答我，否则我把你当作统一派分子杀死，因为只有统一派分子才对联邦派的卫士打埋伏……”

仍然无人回答。

“你是谁？快说，不然我就动手啦，”这位客气的审问者又重复了他的问话，然而他并未进逼，却尽力贴紧门框，只是把拿着

刀的那只手臂尽可能伸得长一些。

“我是您的仆人，尊敬而高贵的先生，我虽然尚未有幸结识您，但我深深的敬仰您，”坎迪多颤声极力讨好地说，这样一来，那个陌生人便壮起了胆子——刚才想充好汉只是一直未充起来。

“不过，你是什么人？”

“您的谦卑的仆人。”

“你的名字？”

“您能开恩开开门放我走吗，我的高贵的老爷？”

“怎么！你不想说出名字来，因为你是统一派分子，要不就是奸细，对不对？”

“我最最敬爱的老爷，绞刑何所惧，但本人只求报效至高无上的护法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执政官和总司令、联邦的外交事务总管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将军、已故巾帼英雄恩卡纳西翁·埃斯库拉·德·罗萨斯夫人——愿她含笑于九泉——的丈夫、联邦之花曼努埃拉·德·罗萨斯—埃斯库拉小姐的父亲、联邦显要普鲁登西奥先生和赫瓦西奥先生等等的兄弟……”

“见鬼，你有完没完！？我只问你叫什么？”

“不言而喻，为了您和您的宝眷，我也可以两胁插刀。您有眷属吗，尊敬的老爷？”

“我马上让你有眷属，快……”

“什么快？”坎迪多问。他这时已经魂不附体，几乎站不住了。

“要你快拍手，”

“是拍手吗，尊敬的老爷？”

“快拍，否则，我就送你一命归天。”

坎迪多不等对方重复威胁，赶快拍起手来，虽然并不理解要他那么做的意图何在。

陌生人一旦清楚对方手无寸铁，便扑上前来，用刀尖抵住坎

迪多的胸膛。

“老实说，”他问，“你来找她们当中的哪一个，要不我就把你戳在墙上。”

“我吗？”

“就是你。”

“找她们当中的哪一位？”

“对，是不是找安德烈娅？”

“找安德烈娅夫人吗？……我的上帝！……”

“快说，你是不是找赫特鲁迪斯？”

“可是，老爷……可我既不认识赫特鲁迪斯夫人也不认识安德烈娅夫人，更不认识您的体面的、可尊敬的家属……”

“快点招，说实话，要不我要你的命。”

“还是请您老老实实告诉我您是来找她们当中哪一位的吧，否则我就砸碎您的脑壳，”这时在陌生人身旁响起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此人一手抓住他的右臂，一手用一种又硬又重的东西朝他的头部轻轻敲了一下。毋庸赘言，读者早已清楚，此人正是丹尼尔，陌生人同坎迪多刚才演出的那一幕滑稽戏，他一直在一旁静观，这时他觉得自己该出来收场了。

“救命呀！”

“住嘴，要不我马上叫您进地狱，”丹尼尔一边说，一边用手里的家伙稍稍用劲砸了一下，那个挨砸的当即感到一阵昏眩。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是教士，是最好的联邦派成员，我是盖特神父！你们可不能杀害我，亵渎了神明！”

“把刀交出来，尊敬的神父。”

“把刀交给我，”坎迪多高声说，同时摸到使他混身发抖的那只胳臂，把那把吓人的刀子拿到手里。

“放开手。”

“我已经放开了，早就放开手了，”盖特神父——这是他本人

刚刚通报的名字——说。“现在放开我呀!”他接着说，一边挣扎着，想从丹尼尔的铁钳般的手里挣脱出来。“放开我！我说过我是教士。”

“尊敬的神父，您是找这家哪个女人来的？”丹尼尔有意地模仿那位仁爱、庄重的神父向坎迪多提过的问题。

“我吗？”

“就是您——教士中的败类、不齿于人的联邦派分子、人类的渣滓；我真恨不得象踩毒蛇那样踩您几脚，使我的国家清除掉一个令人厌恶的面孔；可是我不愿见到您的血，因为我知道它的气味会使我恶心。卑鄙的东西，我感到您现在在发抖，可是明天您又会抬起您那恶魔的头颅，寻找无辜者进行报复，因为您现在看不清我是谁，可是我一个人就足以使您胆战心惊；您是手持利刃上教坛，煽动人民赶尽杀绝统一派成员，然而统一派成员脚下的灰尘也远比您的灵魂纯洁……”

“您大慈大悲，放了我吧!”教士连声求饶。丹尼尔声色俱厉，每句话犹如熔铅浇在他那丑恶的灵魂上，比这个他不认识的人使他陷入的危险处境更使他胆寒，因为这个人就象一个无情的法官，这一席话句句义正词严。

“跪下，混帐东西!”丹尼尔大喝一声，同时揪住盖特神父的领子朝下一按，毫不费力就使他跪下了。

“对，就这样，”丹尼尔停了一会儿说。“你这个亵渎神明的东西就这样跪下！你这个践踏我的祖国的自由和正义的拜血教神父，你要通过我向一切善良的人请求宽恕你对他们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我对你现在的诅咒就是将来上苍对你的报应！对，你就这样跪着！将来你这样跪在断头台上乞求上帝、人们和行刑手手下留情，就是你那一伙该死的强盗的下场；那时，上帝会不屑一顾，人们掩耳不闻，行刑手则把你们这群曾使血流成河、犯有弥天大罪的联邦派强盗一一正法。跪下，你们这一群大大小

小的使祖国蒙受不幸、使几代人误入歧途的历史罪人！跪下，你这个背弃教旨的教士！”

丹尼尔边说边用力摇晃盖特教士的头，他不由自主地靠到那个年轻人的身上，因为他感到天旋地转，几乎失去知觉。

“现在，我还要问你，”丹尼尔说着又抓着他的衣服象提麻袋一样把他拉起来。

“我，我受不了了！发发慈悲吧！”盖特有气无力地说。

“慈悲？你们这些中了什么联邦政治的邪魔、嗜血成性的教士，你们什么时候讲过慈悲？你们什么不侮辱？有谁你们不欺凌、杀戮？不正是由于你们一夜的狂暴才使祖国的天变得如此阴森可怖，连顽石也在哀号吗？”

“可怜可怜我吧！”

“站好，卑鄙的东西，站好！”丹尼尔说着一推就把盖特神父推到了墙跟。

“老爷！”

“把你口袋里开这个大门的钥匙交出来，”丹尼尔说，语气强硬不容置辩，当即听到盖特手上有钥匙的响声，那是因为他交出钥匙时手抖得实在厉害。

丹尼尔拿过钥匙，把盖特拖到与门厅相通的那个客厅的门口，把门打开之后，一下就把他推进客厅里，由于丹尼尔用力很猛，使他啪的一声倒在地上滚到了屋子中央。丹尼尔立即把门关上，说：

“快，快，……您在哪儿？”

“我在这儿，”坎迪多从院子当中回答说。

“您快来，快过来吧！”

“我们快离开这房子吧，”坎迪多走近他的学生，拉住他的胳臂说。

丹尼尔已经走近大门，正掏钥匙开门的时候，门外有人把钥

匙插进锁孔，打开了大门。

“我的天神，我的天使呀！”坎迪多抱住丹尼尔的腰大声说。

“快出去，赶快出去，”丹尼尔几乎是贴着进来的那个人的耳朵说。丹尼尔是借着那一点夜光分辨出来者以及一道来的另外三个人：四个都是女人。丹尼尔把坎迪多拖到人行道上，把门锁上，再把钥匙交给首先进屋的那个同他说过话的女人。他对她说：

“您必须再过一刻钟才能进家，因为盖特教士在客厅里。”

“哟，盖特教士！我的天呀！我家该遭殃了！”

“他不知道我是谁，不过要是一开门，他会跟踪追我的。”

“长生不老的神仙呀！”

“您就坚持说，”丹尼尔一边低声继续说，一边用披风挡住脸，以免被另外几个女人认出他或听到他的话，“既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怎么进的屋子。对我顶多是一点点小麻烦，而对您可能是要倒大霉了，玛塞莉娜夫人；不过我们应该永远是好朋友。趁尊敬的神父在客厅里休息，您去商店转转，给女孩子们买点东西，”丹尼尔说着，把一卷钞票塞进玛塞莉娜夫人的手里，然后赶忙穿过大街，追上正在街对面人行道上等他的坎迪多，挽起他的手臂，一道消失在黑暗而又僻静的科查万巴街。

第三章　三十二个二十四

“慢一点儿，丹尼尔，慢一点儿，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坎迪多先生走到查卡布科街角时说。

“再坚持一下，快，”丹尼尔回答说。他们拐过这条街，立即走进圣胡安街，朝石头街奔去。到这时，丹尼尔才放慢脚步说：“好啦，我们已经走完几条街了。那个好教士相当胖，就算肚皮气不破，魔鬼也不能使他从锁孔里钻出来。”

“这个教士，丹尼尔，可真够呛！”坎迪多先生感叹地说，说完痛痛快快地喘了一口大气，他一路上一直柱着那根从不离手的藤手杖。

“咳，我的好朋友，您还不熟悉那个人哪！”

“但愿上帝永远别让我认识他吧！”

“别认识拿刀的神父，对不对？”

“对，丹尼尔。不过你得承认，我们刚才的表现可真叫棒呀！”

“那当然。”

“我对自己都感到意外。”

“什么？”

“我说我同以往判若两人。”

“亲爱的朋友，可我管保您一辈子都会这样。”

“不会的，我亲爱的靠山，我的保护人，我的救命恩人，不会的。要是在平时，一旦觉得胸前顶着刀子，我早就吓死了。”

“算啦！”

“真的，这你完全可以相信，丹尼尔。这是因为我生来非常敏感、脆弱、易受外界影响。我最怕血，可是这个可恶的神父……”

“小声点儿。”

“怎么啦？”坎迪多问，同时扭头四处张望。

“没什么，没什么事。不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连马路都有耳朵在偷听。”

“对，说得对。我们谈点别的，丹尼尔。我刚才想对你说什么来着……”

“什么？”

“我说我刚才因为你而险遭不幸。”

“因为我？”

“还能因为谁？”

“就算是这样，我也没有亏负您什么。”

“什么？”

“我说即便是我使您担了一次风险，可同时把您从他手里救出来的也是我。”

“是这样，丹尼尔，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朋友、保护者和救命恩人。”

“但愿如此。”

“不过，你真的以为那个教士……？”

“别出声，快走，”丹尼尔说完就拐进美国街，随即又拐到塔夸里街，接着又进了太平街，一直走到坎加约街。他在这条街的街角停下，把胳膊肘支在一根路灯杆子上，露出一种调笑而亲切的神气，看着坎迪多这时在街灯照射下那张煞白的脸，不禁当着可敬的启蒙老师的面失声笑了起来。

“丹尼尔，你是在偷偷地笑吗？”

“不是，老师；您看见了，我是在开怀大笑。”

“你笑什么？”

“亲爱的老师，我笑他说您去寻花问柳。”

“说我吗？”

“难道您忘了您的对头提的那个问题了吗？”

“不过你知道……”

“不，老师，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停下来。”

“怎么？你不知道那家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吗？”

“这我清楚。”

“那是什么事你不知道呢？”

“一件您马上就会告诉我的事，”丹尼尔回答说，他对坎迪多那种困惑不解的样子感到很有趣，同时也稍稍把劳顿的身体放松了一下，因为他和他的同伴已经走过半里多地，而且走过的都是城里最难走的街。

“丹尼尔，难道我会拒绝你吗？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问吧。”

“我只想问一件小事：您的家在附近哪条街上？”

“啊！你想赏光光临寒舍吗？”

“是的，我正想去您家。”

“哟！那太方便了，再过两个街区就到了。”

“是的，我知道您家就在这一带。您能领我去吗？”

“从这儿走，”坎迪多说着穿过艺术广场，走进库约街。

没走几步，坎迪多就停下叫门。那是一所相当古老的房子，与一五八〇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三开始盖的那批房子相差一、两代，而一五八〇年就是副总督胡安·德·加拉伊先生奠基建立特立尼达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年份，他当时规划把城内划分一百四十四个街区，其中一个街区归胡安·德·巴苏阿尔多，也就是我们这位坎迪多的住所的所在地。

一个裹着大毛围巾的又瘦又高的女人应声出来开门。这个女人，我们说她的年岁已逾五十个寒冬不算过分，因为她的脸上从未有过春色；至于她的身分，地道的西班牙人称之为女管家，我们美洲人则叫她女总管。她象所有的老太太那样朝丹尼尔打量一番，就是说，看他时毫不客气、充满好奇心。

“我的房间亮着灯吗，尼古拉莎太太？”

“做晚祷的时候就点上灯了，”这个善良的女人回答说。她说话时语调升降很突出，这是库约省人特有的声调，而且那里的人不管远离家乡多少年，总保留这一特色，似乎他们的嗓子里带着故乡的乡土味。

尼古拉莎太太穿过院子，坎迪多和他的同伴随即进了客厅，客厅的地上没有铺地毯，只铺了一层砖，当年我们那些泥瓦匠师傅把地铺得象高山沟壑那样，结果使丹尼尔狠狠地绊了两三次，虽然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早已惯于城里多险情的街道了——在那些街道上，不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得过何种自由勋章的人，都随时会摔得头破血流。

诚然，客厅的其余部分同地板都很相称。里面有几把椅子，有桌子，还有一个摆满羊皮纸封面的书籍——主要是些历史书和纪念画册——的书架，这些东西不必细看，一望可知它们的主人是(或者曾经是)教小孩的先生；这些孩子首先学的是怎样从椅子上削木屑和用小刀或墨水在桌子上写字。

不过写字台表明坎迪多先生并非通常那种游手好闲之辈，而是工于笔墨的人，因为桌上摆的都是纸张、一些草稿、一部厚厚的语言字典、一只墨水瓶和一个锡制吸墨水用的撒沙器，而且同所有的文人一样，这些东西放得很乱，就象这种人的头脑里的东西那样毫无条理。

“丹尼尔，你坐，呆一会，歇一歇，”坎迪多一边说，自己一边坐在桌子前面那张牛皮大椅子上，这是一件老式的、祖传下来的

家具。

“谢谢，秘书先生，”丹尼尔回答说，同时坐到桌子的另一边。

“咦，你怎么不象平常那样称呼我‘亲爱的老师’了呢？”

“算啦！因为您现在的地位显赫多了。”

“可我一天都不想要。”

“但是您必须保住它。”

“噢，那当然，因为现在是我救命的护身符！况且我气力很足、很充沛、很旺盛，费利佩·阿拉纳博士先生累不垮我。”

“他还是阿根廷联邦政府的外交部长。”

“对，丹尼尔，你说的对。你能记住他的全部头衔。”

“嘿！我的记性比您秘书先生要好些！”

“这是挖苦我，对吗？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是想提醒您，您就任秘书八天来，只给我看了费利佩先生的两份通知，而且我保证，两份都毫无价值。”

“但绝不是由于我的疏忽，丹尼尔。我已经告诉过你，费利佩先生现在要我给他誊清一份他准备上报政府的关于地方部队在他的庄园消费情况的帐目，除了我在极其保密状况下给你看的那两份通知外，没有任何关于政治情况的东西。说到这儿，丹尼尔，我想问你，你为什么对国家机密感兴趣呢？丹尼尔，你瞧，你听我说，在这种多灾又多难的年头，参与政治是会冒我二十年代经历过的那种风险的。当时我正从我教母家出来，她是科尔多瓦人，那儿的馅饼和蜜饯举世闻名，家父就在那儿学的拉丁文，丹尼尔，家父的学问可渊博啦！他能背出金蒂利亚诺编的语法和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作品，可是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抄起一只墨水瓶朝他扔去，那只墨水瓶是家祖父遗留下来给家父的，它是……”

“它是哪儿来的，我不感兴趣。”

“那好，我知道你不想听我接着讲下去。我刚才问你的是，

你干嘛要了解费利佩先生的机密？”

“咳！人闲着无聊就好奇，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吗？”

“那当然。可是我的好奇心若是得不到满足，我会受不了，甚至会不再理那些惹我生气的人。话又说回来，我会以德报德的，这不是很公道的吗，亲爱的老师？”丹尼尔说话时，一直用那犀利的目光逼视着意志薄弱的坎迪多：丹尼尔每当看到他犹豫不决时，就这样看他。

“噢！对，十分公道，”费利佩先生的秘书回答说，连忙露出慈父般的笑容，以便消除他最后几句话可能在那个年轻人心目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因为他在精神上完全为丹尼尔所左右，而且在风暴即将席卷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际，是丹尼尔给他找到避风港，同时也掌握着他泄露秘密的证据，这要是揭发出来，他准会完蛋。

“那我们的看法就一致了，”丹尼尔接着说，“为了证明我们的结盟是牢固的，我的好朋友，请您拿起您的笔，再递给我一张纸。”

“你要我拿笔并且给你纸，对吗？”

“是的。”

“我们来写吗？”

“对。”

“亲爱的，你拿着纸，我拿着笔，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我敢发誓，我们这样写出的东西一定绝妙无比。好啦，给你纸。”

丹尼尔笑着，开始把坎迪多递给他的那张纸折叠起来，接着用小刀沿折缝裁开，使每块大小同名片差不多。他一共裁成三十二块，从中取出八块，交给坎迪多。坎迪多在一旁一直瞧着丹尼尔，绞尽脑汁琢磨他的学生此举目的何在。

“这会儿，你要我拿这个干什么？”

“干一件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事。这管羽毛笔是最好的吗?”

“是削好写花体字用的,”前小学教员坎迪多把笔举到眼前,看过以后回答说。

“好的。您在这几个小纸片上用英国字体逐个写上二十四这个数码。”

“二十四可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呀,丹尼尔。”

“为什么,先生?”

“因为这是所有偷懒的学生从我这儿得到戒尺的最高数字。这些学生如今都成了大人物,因此我也就没有多大希望了,因为他们会来找我算帐的,不过,……”

“您就写二十四,坎迪多老师。”

“不写别的?”

“不写。”

“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我写完了。”坎迪多一连写八遍那个数字以后说。

“很好。现在您在背面写上:科查万巴。”

“科查万巴!”

“您怎么了,老师?”丹尼尔听到坎迪多的惊叫声以后,十分沉着地问。

“一提这个字就使我想起今天下午去过的那幢房子,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忽然发生联系的:这个字使我联想到那条街,继而想到那幢房子,由房子便联想到那个不敬神明、背弃教义、嗜杀成性的教士……”

“您写‘科查万巴’,亲爱的老师。”

“科查万巴,科查万巴,科查万巴……,八个我都写好了。”

“您拿一枝最粗的笔。”

“可这枝笔很好,最好……”

“您就拿最粗的笔。”

“那只能听你的。这枝是划线的笔。”

“很好。现在您在这八张纸块上用西班牙字体写同样的数码和同样的字。”丹尼尔拿另外八张纸块给坎迪多。

“你的意思是要我改变一下笔迹喽?”

“是这样。”

“可是,丹尼尔,这是犯禁的。”

“坎迪多老师,请您照我说的写好不好?”

“好,这不已经写完了。”坎迪多用那枝粗笔把数码和字按西班牙字体写好以后说。

“您有红墨水吗?”

“这是最上等的红墨水,质量极佳,色泽鲜明。”

“那您就用红墨水在这八张纸块上写。”

“写同样的数码?”

“还写同一个字。”

“用什么字体?”

“法国字体。”

“就是用所有字体中最差劲的一种。好了,也写完了。”

“现在写最后的八张。”

“用哪一种墨水?”

“您把沾过红墨水的笔沾上黑墨水。”

“用什么字体?”

“用一种独特的字体,我是说,用女人的字体。”

“全部吗?”

“对。”

“写好了。总共是三十二个纸块。”

“是的,是三十二个二十四。”

“一共写了三十二个科查万巴,”坎迪多说,因为他摆脱不掉

那个字。

“我的好朋友，我向您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丹尼尔一边说，一边点数着把那些纸块放进皮夹里。

“丹尼尔，你这是在搞什么罚物游戏吗？”

“这个就是这个，我的好老师，别的什么也不是。”

“可是我觉得有点儿情场阴谋的味道，丹尼尔。当心，亲爱的，要当心！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方面跟其它方面一样，已经堕落了！”

“阿门！为了使这种堕落不至殃及我往日的老师和今日的朋友，我还请您永远忘记您刚才写过的东西。”

“一言为定，丹尼尔，”坎迪多握住他学生的手说。丹尼尔这时已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了。“我保证，因为我也是年轻的过来人，我知道女人的名声和男人的荣誉何等重要。君子一言为定。你放心走吧，祝你幸福，万事如意，因为你该当受用。”

“万分感谢，我的朋友。不过，在我遵照您的劝告多多当心的同时，您不会忘记我拜托您画草图的那件事，对不对？”

“你不是说过明天要吗？”

“是明天。”

“明天上午钟敲十二点之前，你就拿到手了。”

“不言而喻，您一定会亲自送来给我的！”

“我亲自送去。”

“那好。祝您晚安，我亲爱的老师。”

“再见！我的丹尼尔，我的朋友，我的救命恩人，明天见！”

坎迪多先生把他往日的学生——现今他称之为保护人和救命恩人——一直送到门外。丹尼尔用披风半遮住脸，不慌不忙地沿着库约街走去，心里想着自己的老师虽已年过半百，却象孩子那样天真、不成熟，同时又掌握有某些实际生活中可用的知识；这是一个从不多心，从无恶意，从不敢抗争、谋反，从无野心

也从不轻举妄动的人，这种人同当时的人们迥然不同，他属于那些与世无争、卑微的人，这种人很特殊，活在世上就象孩童那样，对周围的一切事物只能看到最表面的部分。

第四章　五百盎司黄金

丹尼尔由于自己的气质和强烈爱国心的驱使，过着不平静的生活；他这时走在路上，脑子里除了近几天来一直使他坐卧不安的更重要的大事之外，考虑更多的是他孩提时代启蒙老师的古怪之处。这个年轻人身上集中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品格，即一个伟人的才华和谨慎，以及一个普通青年人的轻浮和小聪明。这种集对立品格于一身的人是时有所见的。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在最困难的时刻和最紧急的情况下，丹尼尔会拿最正经的事开玩笑，会对最痛心的事付之一笑，那怕是最严肃的事情，也要凭借自己过人的智力，给加上几抹滑稽的色彩。

以此时此刻为例，他刚刚把那可能置他于死地的三十二张小纸块塞进胸前的衣袋里，因为在当时，不管他准备拿那些纸块作何用途，这些纸块所具有的神秘性就足以招来杀身之祸——被处以极刑。可是丹尼尔一边走，一边捉摸坎迪多先生，觉得他很好笑，便把纸块一事完全丢到脑后。他具有特殊的气质：危急时表现出冷静、勇敢；在爱情上，象火那样热烈，但比较脆弱；思想境界极为高尚；观察事物头脑敏锐，但失之轻率。

丹尼尔回到胜利街的住所时，不折不扣是个无忧无虑、自鸣得意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在这种年龄，我们每个人的外表都是懒洋洋的，因为我们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憧憬未来或回忆往事。丹尼尔在门口看到忠实的费明正在焦急地等候他归来，因

为当时已是晚上八点半，也就是比他往常回家的时刻晚了一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到了那个时候，他早该一切准备就绪，免得遭到弗洛伦茜亚的奚落。弗洛伦茜亚是这个青年人的真正心上人，唯一热恋着的情人，是温暖这个因大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忧心如焚的年轻人的心的唯一慰藉。至于大众的苦难，最为触目惊心的一次浩劫他还未曾经历，但数以千计的他的同代人已经离去，骨肉分离总是那样突然，而相会却遥遥无期。

青年人到这种年龄，无一不是精力充沛、内心充满了爱情。然而在独裁统治时代，大多数阿根廷青年人却被迫告别自己的情人，或放弃青年时期最美好的理想；挺身反抗暴政的年轻一代，胸中洋溢热爱祖国、亲人和未来的感情，他们为了向独裁者进行战斗，被迫从祖国的河边匆匆离去，心里总是交织着对天各一方的情人的思念。

罗萨斯一手破坏了这些青年人心中最深挚的感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情人的热恋。在漫漫的流亡岁月里，在义军的征战途中，在大海上漂泊时，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上跋涉时，远离祖国的人们时时翘首仰望苍天，拜托飘然而过的白云给祖国带去自己的怀念，给情人捎去自己一片痴情的信息。

在我们叙述的这个时期，流亡者们心中满怀对辉煌胜利的憧憬。但是，要是在人生最少耐心的年岁上，有耐性期待那个憧憬成为现实，前景也许十分令人鼓舞。然而这一憧憬一旦要取决于政局时，它就不再是弹拨我们每个人心弦的了，因为那时使人心里产生度日如年和忧患无穷之感。不仅如此，大多数流亡者在饱尝有国难投之苦的同时，还得忍受着不能与自己的心上人聚首的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丹尼尔是个幸运儿。他虽热切盼望祖国得到自由，为祖国遭到的不幸而痛心，并全力以赴投身于革命斗争，但在二十五岁时，他能享受到安宁的生活，以及伴随情

侣的幸福，有纯洁和温柔的天使——心上的情人的化身——在自己身旁，并从她的亲昵和含情脉脉的目光里看到灿烂的神圣的光芒——想象中的或是展现出来的天堂。

丹尼尔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家中，因为马上又可以从家里飞到弗洛伦茜亚的身旁。

“有什么人来吗？”丹尼尔朝屋里边走边问。

“是的，少爷，有位老爷在客厅等您。”

“哪一位？”丹尼尔漫不经心地又问了一句，同时从朝院子开的门走进书房。

“是卢卡斯·冈萨雷斯老爷，”费明回答说，他跟主人一道进了书房。

“啊，是卢卡斯·冈萨雷斯老爷呀！傻瓜，你怎么不早说呀！象这样的正派人，尤其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可不能让他久候。”丹尼尔说着，穿过卧室和另外两个房间朝客厅走去。这些房间灯火通明，装饰朴素，却很雅致。

“先生，让您久候了，我深感不安。一般在七点钟的时候，我很少不在家。可是今天一件意外的事使我在外面耽搁了。”年轻人握住那个相貌庄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的手说，并请他坐在客厅里他右手的一张沙发里。

“我刚到这儿几分钟，贝略先生，等您一会儿没什么关系。”卢卡斯·冈萨雷斯先生和蔼地说。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老住户，西班牙人，家道殷实，而且公认为人诚实、善良。

“子女继承父辈所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先生，我为失去同家父所敬重、我又深知当之无愧的人接触的每一分时光而感到惋惜。”

“丹尼尔先生，谢谢您的好意。我对安东尼奥先生也衷心敬慕，他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最早结识的阿根廷人。他什么时候能进城来？”

“不清楚，先生。不过，我认为在九、十月的时候我将有可能幸福地迎接他的到来，我希望到时我们能有幸经常在这儿接待您。”

“啊，那当然，那当然！我虽然很少出门，但对安东尼奥先生我一定要破例。我和他是老朋友了，而正是基于这种友情，我现在才来向他的孩子请求原谅。”

“向我吗，先生？象您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事需要求人原谅的。”

“可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老人说，露出苦恼的神情。

“先生，您说说看，您这么婉转谈到的过失是什么呢？”

“丹尼尔先生，您知道我曾为批发商努涅斯购买一批价值十四万五千比索的牲畜向您作过担保。”

“对，是有这么一件事，先生。我收到您的信以后，就立即下令交付牲畜了。”

“没错。可是明天就到期了。”

“这我记不准了。”

“对，就是明天，明天是五月十九日。”

“先生，这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是努涅斯没有凑齐钱，而他今天才把这个情况通知我，我眼下也没有这样一笔钱，要再过一个星期才能备齐。”

“为什么非得一个星期呢？再有八个、十个、二十个星期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又有何妨呢？现在我并未收到家父任何告急的信件，即使不是这样，您知道安乔雷纳老爷也会马上把钱垫上的。冈萨雷斯先生，您不要定什么时间，因为凭您的一句话，那笔钱就象已经放在我的抽屉里一样了。”

“谢谢，我的好朋友，”冈萨雷斯说话时脸上流露出感激的表情，这是善良的人受人恩惠时的必然表示。“我本来存有五百盎司黄金，”他接着说，“完全可以用来还您的帐。可是前天我不得

不订一个合同，一个我们这种年月才有的合同……，而这种事谁也没办法摆脱掉。”

“啊！”丹尼尔感叹一声，他一听什么“合同”、“这种年月”，就忘记莫管他人私事的信条，反而想激他加以说明。“肯定又是在给医院、孤儿、大学还有战争等等搞什么没完没了的认捐、捐赠了！特别是五花八门的借款，由于借的人有权势，平民根本没法摆脱呀。”

“我遇到的就是这种事！”

“这种借款是有去无回的，”丹尼尔接着说，同时往沙发的扶手一靠，好象是在泛泛地谈论当时的一般情况。

“不，我想我这次幸亏不会有这种危险，因为曼西利亚是拿他的房子作抵押的。”

“啊，那座庄园可真叫漂亮哪！”丹尼尔说，他一听到曼尼利亚的名字，就意识到这件事远比他开头想象的要关系重大。

“漂亮极了！但是不管怎样，那笔钱算是不能动用了，因为他不会付利息，到期我也不会要他卖掉那座庄园。”

“唔，您这样做是上策！您是知道曼西利亚将军的地位的，您借款给他，他就成了您的好靠山；可是您一去讨债，他说不定就会成为您的仇敌；地位越高的人越不喜欢别人要他还东西。”

“贝略先生，您的话太对了！同曼西利亚的交情可真没叫我少花钱呀，同其他老爷的关系也一样。可是只要他们让我太太平平地生活，同我全家人共享我这一点点——或者说相当多的——财产，虽然是我一生辛苦挣得的，我也会认为钱花得不冤。”

“冈萨雷斯先生，名正言顺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却不得不掏钱去买，而且还要象得到什么恩典一样，这种情况确实令人痛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这样了，您的做法是稳妥的。”

“我也这样认为。”

“不过，款额要是以五百盎司黄金这样的比例递增下去，不要很久，事情就要糟了。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好歹这次起码有那所庄园作抵押。”

“已经立字据了吗？”

“还没有。”

“可是，您已经把钱交出去了吧？”

“前天交的，当面清点的，共五百盎司黄金。”

“要是前天先写好抵押字据，然后再把五百盎司黄金当面点交给曼西利亚将军，不是更好吗？”

“这本来也是我的打算。可是他找到我家，他说向我借钱以解燃眉之急，并同我说定昨天立字据。”

“字据立了？”

“没有，昨天一整天我连他的影子也见不到。”

“今天呢？”

“还是没见到。”

“这样看来，冈萨雷斯先生，我只能遗憾地对您说，明天将和昨天、今天的情况完全一样。”

“什么！您真认为？……”

“我认为生活中可信的东西极少，可疑的却实在太多。”

“哟！那您怀疑曼西利亚……”

“我不怀疑将军，我是怀疑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实在特殊的时代，因此一切事物也必然如此。”

“可是……”

“先生，我唯一的怀疑只是这一点。但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想法，很可能是荒谬的……天晓得会怎样！……一天下来，我们不知要错多少次哪！”

“哎呀！上帝呀！如果曼西利亚竟干出这种事来，那可是让

正派人丢脸的忘恩负义、不诚实的行为。”那个老实的西班牙人说，并尽力要自己相信这个年轻的丹尼尔是过虑了，因为上了自己所帮助过的人的当这个想法，要比损失五百盎司黄金一事本身更使他痛心。

“冈萨雷斯先生，您是一位可敬的长者，一个非常正直、阅历很深的人，而我只不过刚刚接触世情，但是我现在对您是推心置腹，因为对您应当这样；我希望您尽可能立下这个字据，但是您一旦遇到阻力，就得罢手，就当那笔款子是在投机买卖中输掉算了。”

“可是能遇到什么阻力呢？”

“冈萨雷斯先生，这一点您不要深究了。我们多想想事情本身，而不要考虑会不会出现什么情况，认定必然会出现，这就够了。难道您认为罗萨斯的内弟会听凭别人向他提出要求而不报复吗？您怎么能不考虑，对于傲慢的人，再没有什么比煞他的傲气使他更为不满的？”

“那样一来，岂不是说，即便有人霸占你的……”

“好的，冈萨雷斯先生，您是想说，如果有人霸占了你的东西，你有没有权利去告状？”

“事情很明显嘛。”

“可是不，先生，不明显，而是很不清楚。比如说，我们设想曼西利亚将军并没有把他的房子抵押给您这种情况。”

“可是他已得到了五百盎司黄金。”

“对，对，冈萨雷斯先生，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呀。”

“设想他不给我立字据吗？”

“是的。”

“要是这样，他……”

“他干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咳……”

“没错，您必然会这样说……。可是话又说回来，五年以来，在我们周围这类事情见得还少吗？政府、教士、议员，以及所有受罗萨斯庇护的人，有哪一个不是这么干的？”

“那样的话，当局应该出面要求给我立下字据。”

“司法部门可能会这么办，但是民众方面也有他的更加便当的办法，而且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会站在护法者阁下的内弟一边。冈萨雷斯先生，现在您该明白这事的严重性了吧！”

“明白了。”

“看透了吗？”

“当然，”老人说着低下了头，似乎因不能昂起头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感到羞愧。

“那么，先生，我再次希望您，如果曼西利亚将军不是心甘情愿立字据，那就别去上告当局，也不要得罪他。”

“我一定听从您的劝告。”老人回答时，脸色有点苍白，表情不大自然，因为他发觉丹尼尔有点欲言又止，这在那个没有信任感和安全感的时代势必使他心神不安，开始产生没了主见和惶恐的感觉。

“这算不上什么劝告，但总可以说是一个知已朋友提供的一点看法。”

“贝略先生，谢谢，谢谢。对正直人的意见，不管他年长还是年轻，我都十分尊重。那十四万五千比索的款子下周就给您。”老人说着站起身来告辞。

“先生，您什么时候还都行。”

丹尼尔把他父亲的老友卢卡斯·冈萨雷斯先生一直送出门外。不幸的是这个名字不久将载入一八四〇年的牺牲者名单上。

丹尼尔在院子里踱了几步，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随后这个一直在紧张思考的人决定休息一下，去看看自己的情人。对

于这个正在兴奋之中的年轻人来说，爱情生活总同他的斗智生活发生矛盾。

“费明，把燕尾服递给我。”丹尼尔一进屋就说，费明正在那儿等他，安静得就象是潘帕斯大草原的乖孩子。这个开化了的小高乔人得到丹尼尔的完全信赖，而且这是值得的。

“好啦！”丹尼尔继续说；这时他已经穿好燕尾服，把那个装有三十二张小纸块的皮夹放进了写字台，把栗色的头发梳理整齐并戴上了羔皮白手套。

“您要披风吗？”

“不要。”

“要把大礼服里装的东西拿出来吗？”

“不要，我用不着。”

“带不带手枪？”

“不带，只把手杖给我拿来就行了。”

“手枪要我以后送去吗？”

“对，在十一点，你同时把我的马和斗篷也送来。”

“您要我陪着吗？”

“要，你跟我一道去巴拉卡斯，……你十一点准时来。”

“是去弗洛伦茜亚小姐家吗，少爷？”

“难道会去别处吗，傻瓜？”丹尼尔不高兴地说，因为居然有人怀疑他会在别的女人而不是他的心上人身边度过那难得的一点点空闲时间。

第五章　白玫瑰花

现在请读者和我们一道回到我们业已熟悉的巴拉卡斯那座别墅里来，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夫人在她考究的梳妆室穿好晨装之后一个小时。

我们首先见到的人还是她。

她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五月的金色阳光透过百叶窗和窗帘变得更加柔和、暗淡。

她坐在沙发上，脸色比平时红润，双眸凝视着手里的一朵漂亮的白玫瑰花，心不在焉地用那比花瓣还要洁白、柔嫩的手轻轻地抚摸着。

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坐在她左边，脸色象石膏像那样苍白，乌黑的大眼睛里目光忧郁，眼睑周围白里泛蓝；他的眼睛、连鬓胡子和垂在两鬓上的卷曲的黑发都同那苍白的脸色形成鲜明的对照。瘦削而匀称的太阳穴表明那个年轻人禀性文雅，宽宽的前额则表明他有过人的智慧。

“夫人，您的意思是……？”爱德华多沉默了片刻怯生生地问，他的声音非常悦耳。

“我是说，先生，您并不了解我，”阿玛莉亚抬起头来，盯着爱德华多的眼睛说。

“夫人，这话怎么讲？”

“我说您不了解我，您把我同所有的女人混为一谈，以为我

嘴里说的并不是我心里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是我的真意，因为现在谈的不是人的心意。”

“可是我不该，夫人……”

“我不谈您该如何，”阿玛莉亚打断他的话，同时莞尔一笑，她笑得那样动人。“我是说我应尽的责任：我对您尽了人道赋于我的一项神圣义务，对此我本人以及我的性格都不是勉强承允的。您当时需要避难，我向您敞开了我家的大门。您来的时候已经垂危，我护理了您。您需要照料和安慰，我尽了一切可能。”

“谢谢您，夫人！”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尽到了上帝和人道要我尽的义务。如果我现在同意您的决定，我就是只尽到了一半责任。您现在想离开我家，可您的伤口会立即开裂，有致命的危险，因为使您负伤的凶手，一旦发现只是由于偶然和丹尼尔的操劳才得以把您藏匿起来这个秘密，必定又会加害于您。”

“阿玛莉亚，您知道，他们没掌握那个不幸夜晚的在逃者的踪迹。”

“他们会掌握的。您必须完全好了才能离开我家；也许您必须移居国外，”阿玛莉亚说最后几个字时，不由得低下了头。然而，她抬起她那漂亮的头继续说，“先生，我是一个自由自在、完全没有束缚的人，我的一切行动用不着向任何人报告，但我知道我是在尽我的良知要我完成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毫不感到为难。您若是执意按照您的意愿，在身体还没有康复、安全也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离开我家，尽管我不能阻止您，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我要对您说，您这样做是有违我的意愿的。”

“这怎么是我的意愿呢！哎呀，阿玛莉亚，绝对不是的！”爱德华多大声说，同时朝那个一再挽留他的迷人的漂亮女人跟前凑近一些。“不，不是。我何尝不想一生一世都留在这里呀！我

来到世上二十七年，只是在我认为我的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才开始生活，我的心只是在我的身体受到疼痛折磨时才得到了欢乐；总而言之，我是在不幸临头时才尝到幸福。这里的空气、阳光，甚至尘土我都喜爱，但是一想到您所面临的危险，我就心惊肉跳。到目前多亏上帝一直在庇佑我，可是那个迫害我们大家的嗜血恶魔可能会发现我的下落，到那时……，啊，阿玛莉亚，我甘愿用我的幸福换取您的安宁，只要您时时刻刻都感到宽心，我那怕洒尽鲜血也在所不惜！”

“但是在一个女人的心目里，还有什么比能为救护自己的……自己的朋友而担当一些风险更崇高、更了不起的吗？”

“阿玛莉亚！”爱德华多叫了一声，便激动地握住了她的手。

“爱德华多，您认为普天之下没有女人肯同男人同命运共呼吸吗？虽然在阿根廷人的祖国男人们忘记了她们是这样的人，您至少要让我们女人保持我们的慷慨心肠和高尚品格。如果我有兄弟、丈夫或情人，如果他不得不逃离祖国，我一定跟他一道去流亡；如果他遇到危险，我一定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杀人凶手的匕首；如果他为美洲这块养育他的土地的自由而上断头台，我就要陪我的丈夫、兄弟或情人一道去。”

“阿玛莉亚！阿玛莉亚！我的话可能亵渎神明，因为我要对祖国的不幸表示庆幸，正是这些不幸使祖国上空响起了发自您内心的一曲动人心弦的赞歌！”爱德华多感慨地握住阿玛莉亚的手说。“对不起，我没向您讲实话，请您一定原谅我。我早已看到您的心肠无比高尚、无比慷慨，我也深知您的心中根本不会有庸人的那种恐惧。我想离开这里是出于别的原因，是为了尊重……。阿玛莉亚，难道您丝毫没有理解您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并使之处于平生从未感受过的如醉如痴的状况的这个男人此刻的心情吗？”

“从未感受过吗？”

“是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

“啊！爱德华多，您再说一遍。”阿玛莉亚叫了起来，这次是她紧紧握住了贝尔格拉诺的手，并用她那难以描述、富有魅力的眼睛看着他，她的眼神对知音传递了她的衷情，这时在俩人心中都燃起神圣的火焰。

“真的，阿玛莉亚，这是真的。我生平还没有动过情，而现在……”

“现在怎样？……”阿玛莉亚用力摇着爱德华多的手问。

“现在我生活在爱情之中，阿玛莉亚，现在我开始恋爱了。”

爱德华多这时由于激动，脸色变得更加苍白，全身都在颤抖，把那个女人的小手拉到自己嘴边，她刚刚使他倾吐了自己的第一次爱情，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心中萌发了对幸福的向往。这突然的动作使那朵白玫瑰花从阿玛莉亚手里掉出来，顺着她的衣服滑下，落在爱德华多脚旁。

阿玛莉亚一听到这个年轻人的最后几句话，脸色立即变得绯红，满面焕发出幸福的光采。但是顷刻之间，她心中迸发的火花又象她那敏捷的思路迅即逝去，羞怯的红晕象风吹落了美丽的花朵那样使这个图库曼的佳丽垂下了头。

两个年轻人的手并未分开，但一时都沉默不语。沉默有时是传情的最有说服力的使者，这时使他们在心中暗暗地玩味口中说出的那几句话。

“阿玛莉亚，原谅我！”爱德华多一边说一边甩了一下头，把垂在两鬓的头发甩开。“原谅我，我刚才很不理智；不，我为我的爱情而感到自豪，即便在上帝面前我也要说：我爱您，并且不想再等待下去，如果我刚才冒犯了您，这就是我的解释。”

阿玛莉亚那双长着长睫毛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用充满柔情的目光看着爱德华多在渴求的眼睛。这样的眼神对他是最好的回答。

“谢谢，阿玛莉亚！”爱德华多高声说，随即在他找到的这个理想的女神前面跪下。“看在上帝份上，我只要您一句话，一句我将永远铭刻在心里的话。”

“哎呀！您快起来，我求求您！”阿玛莉亚大声说，并拉爱德华多坐回到沙发上去。

“阿玛莉亚，只要您说一句话。”

“说什么呀，先生？”阿玛莉亚说，脸涨得通红，想从她已深深进入的领域退回去。

“要您亲自把我心中猜到的那句话说出来，”爱德华多继续说，并再次握住阿玛莉亚的手。

“啊，先生，别这样，别这样！”那个少妇说着把手抽回来捂住自己的眼睛。

此刻她的心里进行着极其激烈的斗争，女人在她们心中有话而又不肯出口时便是如此。

“不，”爱德华多接着说，“您至少让我跪在您的脚下指天发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我唯一钟情的人，唯一使我倾心的人，唯一使我第一次产生可望得到人间幸福的人。我爱您，阿玛莉亚，我爱您，上帝可以作证，我的心已无法容下我对您的爱情。”

阿玛莉亚把手放到爱德华多的肩上，她的眼睛含情脉脉，红红的嘴唇微启，挂着一丝笑意。她的眼神仍然保持那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可她却若无其事地把手臂伸出，用食指指了一下落在地上的那朵白玫瑰花。

爱德华多的目光随之移向她指的地方，……

“啊！”他叫了一声，马上把花捡起送到自己嘴边。“不，阿玛莉亚，不是鲜花落在我的脚下，而是我将永远拜倒在她的面前；我将永远把您的倩影记在心中，就象我手中的这朵花一样，因为那是维系我在人世的幸福的神圣纽带。”

“今天不行!”阿玛莉亚说，同时把玫瑰花从爱德华多的手里夺过去。“今天我要这朵花，明天归您。”

“可是这朵花就是我的命根子，为什么要从我手里夺去，阿玛莉亚?”

“是命根子吗，爱德华多？看在上帝份上，您不要再说了，一句也不要说了，”阿玛莉亚说着从爱德华多的身边挪开了。“我感到难过，”她继续说，“因为这朵花就在有人对我诉说爱情的时候掉下去的，这是天意。对，天意确是如此，而且一种可怕的念头刚刚在我迷信的头脑中闪过。不要再说了，千万不要再说下去了。”

“谁能在今天阻挡我们共事人间的幸福呢？……”

“任何不理智的行为都能阻挡。我记不清是谁讲过，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无与伦比的世界上，有些人在人生的某种阶段是很容易这样干的，”丹尼尔·贝略说，他从内室一直进入客厅都未被发觉。“你们不要动，”他一见紧挨着阿玛莉亚坐在沙发上的爱德华多离开一些，便接着说。“不过，既然你让出了地方，我可就坐在你们俩中间了。”

丹尼尔说着就坐在沙发中间，即在他的表妹和好友当中坐下，拉住他们每个人一只手说：

“首先我得对你们坦白，我只听到爱德华多说的最后一句话，换句话说，我等于什么也没听到，因为许多天以来，我早已料想到了。我的话完了。”

然后他一本正经而又连说带笑地向他的表妹和爱德华多问好，他表妹脸涨得通红，爱德华多则皱着眉头。

“哎哟！既然你们都不答话，”丹尼尔又说，“那我就接着说了。表妹夫人，您打算怎么办，是让杜帕斯基耶夫人派车来接您，还是您乘自己的车去杜帕斯基耶夫人家?”

“我自己去，”阿玛莉亚说，勉强露出一点笑容。

“感谢上帝，我总算看到笑脸了！啊！您也一样，是吗，爱德华多先生？祝贺您呀，欢乐的守护神巴克斯！我以为，在这座又大又空又冷清的宫殿里，你们之间自然谈起来会没完没了，可就因为我听到那么一句，你们真动气了。将来我一定要跟我的弗洛伦茜亚来这儿住住，那怕住一年也行，您那时肯借我住吗，阿玛莉亚夫人？”

“同意。”

“好极啦。咱们再回过头来说那件事，把时间定好，就象英国人那样——英国人只是在美洲才不守时。十点，你觉得这个时间合适吗？”

“我希望再晚些。”

“十一点呢？”

“再晚一点儿。”阿玛莉亚回答说。

“十二点呢？”

“好，就十二点。”

“说定了。不过晚上十二点你得先到弗洛伦茜亚家带她一道去舞会，因为只有这样杜帕斯基耶夫人才准她的女儿去。”

“那好。”

“谁陪你坐车呢？”

“我，”爱德华多赶忙说。

“慢着，先生，慢着。今天晚上十二点您最好什么人也别去陪。”

“难道让她一个人去吗？”

“难道您能在五月二十四日晚上陪她去吗？”丹尼尔回答，紧紧盯着爱德华多，说二十四时特别加重了语气。

爱德华多当即低下头，但是阿玛莉亚凭借她那敏捷的想象力，已经猜到这些话包含什么秘密，就象所有女人在有人触及爱情的猜疑琴弦时会迅速作出反应一样，向丹尼尔问道：

“能让我知道五月二十四日晚上与往常的夜晚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不能有幸让爱德华多先生陪我去吗？”

“亲爱的阿玛莉亚，你的问题非常合理，可是有些事情我们男人不能告诉女人们。”

“这事与政治有关，对不对？”

“也许有关。”

“我固然没有任何权利要求这位先生陪我，但我认为至少有权建议你和他，要你们俩多加一点小心。”

“我可以向你保证爱德华多的安全。”

“要保证你们两个人的安全，”阿玛莉亚赶忙说。

“对，是两个人的安全。那就算说定，你十二点到弗洛伦茜亚家。让佩德罗给你赶车，爱德华多的仆人给你当跟班。你一到杜帕斯基耶夫人家，就跟弗洛伦茜亚一道乘她家的车去参加舞会，你的车在凌晨四点再去接你回来。”

“哎呀，时间太长了！要四个小时呀！一个小时就够了。”

“那太少了。”

“可是我觉得，我所作的牺牲就太多了。”

“这我知道，阿玛莉亚。可是，为了你家的安全，也为了爱德华多能太平地住下去，这是你必须作的牺牲。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不知多少遍了：你收到了阿古斯蒂娜提出来发给你的请帖，又不去参加为曼努埃莉塔举行的舞会，这是在冒使她们感到难堪的危险。那样一来我们都会遇到麻烦的。阿古斯蒂娜一个劲儿地想跟你交往，并且找到这么一个办法。你出席舞会，但比所有的人都先退场，大家全看到眼里，会显得很扎眼。”

“那些人怎么看，我才不在乎哪！”阿玛莉亚带着明显的鄙夷的口气说。

“非常对。那些人高兴不高兴，夫人您根本不必放在心上；丹尼尔，我不同意你要她去参加舞会，给她们赏光的主张，”爱德

华多冲着他的朋友说。

“说得好！说得太好啦！”丹尼尔一边赞叹一边向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两个人各敬了一个礼。“你们说得实在好，我服了，”丹尼尔继续说，“既然要我亲爱的表妹去参加舞会是发疯，那就不去得啦。不过，您得把您的保护伞也烧掉算啦，免得过几天马索卡们光临时妨碍他们敏锐的眼睛。”

“那群无赖到我家里来！？”阿玛莉亚叫了起来，炯炯的目光闪射出她全部的傲气，同时高昂着头，似乎是在要求维护一位女王的尊严。“哼，”她接着说，“我的佣人会象轰狗那样把他们都赶到街上去。”

“了不起！真高明！”丹尼尔搓着手大声说，然后把头靠在沙发背上，仰首看着天花板，用冷冰冰的语调慢悠悠地问：

“爱德华多，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阿玛莉亚当即象遭电击一般混身猛地抽搐了一下。爱德华多默不作声。他们俩立刻意识到丹尼尔提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可怕记忆和他以此预示的一切。

“丹尼尔，我一定去参加舞会，”阿玛莉亚说，眼里含着从她那骄傲的心中涌出的泪水。

“这种可怕的情况全得怪我！”爱德华多说着站起身来，在客厅里疾步走起来，竟然没有感到这样走法给他那条几乎站不住的左腿带来的剧烈疼痛。

“算了吧！我的上帝！”丹尼尔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拉住爱德华多的胳臂，让他回沙发坐下。“哎，对你们我得象哄两个孩子。我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你们各自的安全吗？我不是同样也坚持要杜帕斯基耶夫人和我的弗洛伦茜亚去参加那个舞会吗？我这是为什么呢，阿玛莉亚？为什么呢，爱德华多？无非为能给明天排除一点他们的种种防范和眼下聚在头上的会变成雷霆的疑云。死神威胁着每个人，到处是刀光和闪电，应当救护所有的

人。这种小小的牺牲可以换得大家的安全，有了众人的安全，我也就太平无事了。正因为我现在需要自由、保障和威信，我可以说，那些人迟早总有一天或者随时有可能扯下我脸上的假面具……，并且……，好啦，我们该想通了，是不是？”丹尼尔说到这儿戛然而止，并以其令人钦佩的控制情绪的能力，使自己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而在这之前，他因不得不向表妹剖露自己政治生活上的隐秘，面孔一直很严肃。

“是的，我明白了，”阿玛莉亚说。“十二点到杜帕斯基耶夫人家。至于你叫我认识的这些女朋友，看来你坚持要我早些去打扰她们喽！”

“咳！杜帕斯基耶夫人可是好人，弗洛伦茜亚自从知道你不是她的情敌，一直非常赞赏你……”

“阿古斯蒂娜呢，她为什么这么想跟我交往呀？也是因为妒忌吗？”

“是的。”

“是因为你吗？”

“很不幸，不是因为我。”

“那是因为谁呢？”

“因为你。”

“因为我？”

“对，是因为你自己。她对你的美貌、高雅的陈设和服饰早有所闻，因此那位艳丽和任性的女王就想认识一下她的对手。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起因。”

“咳！可是，爱德华多怎么办？”

“我带他走。”

“你？”

“我。”

“马上就走吗？”

“马上。我们不是说好，你今天把他借给我了吗？”

“可不是白天出去呀！你只跟我说今天晚上带他到你家去几个小时嘛。”

“完全正确。可我明天才能回这儿来。”

“那又怎么啦？”

“那爱德华多只能跟我走。”

“在大白天？”

“没错，马上就走。”

“可是会被人发现的。”

“不会的，夫人，谁也看不见他；我的车就在门外。”

“啊！车来了我一点儿也没听到，”阿玛莉亚说。

“我早就知道了。”

“你吗？”

“是我。”

“你象苏格兰人一样也会传心术吗？”

“不，我漂亮的表妹，我不会；可是我会相面，而我一走进这个客厅……”

“夫人，劳驾让您的表哥住嘴，叫他不要对我们胡说八道行吗？”爱德华多打断丹尼尔的话头，一面说一面嘻嘻一笑，阿玛莉亚对此完全心领神会。

“嗖！我的好阿玛莉亚，这位可爱的爱德华多以为，我会糊涂到去重复我进来时他可能正在对你讲的那些话，所以他把我还没说出口的话编派成胡说了。”

“好呀！先生，您的嘴巴也够尖刻的了！”阿玛莉亚说，同时做了一个使丹尼尔不大好受的动作，即拔掉他两、三根平直的头发，她的动作快得连爱德华多都没有看到，却使丹尼尔突然喊了起来。

“怎么了？”阿玛莉亚一本正经地问，两只美丽无比的眼睛凝

视着他的表兄。

“没什么，亲爱的，没什么。我这会正寻思今天晚上肯定是你和弗洛伦茜亚最漂亮。”

“感谢上帝，我总算听见你说了句有头脑的话！”爱德华多说。

“多谢啦，而且为了凑成双数，我要对你说，现在你该要你的帽子，跟我一道去了。”

“到时间了吗？”

“是的，到时间了。”

“可是还早呀！”

“不，先生，恰恰相反，已经晚了。”

“好吧，马上就走。”

“不，早该走了。”

“咳！”

“怎么啦？”

“没什么。”

“好家伙！你这位客人简直象瑞典人，正如老百姓所说，是查理十二① 的同胞，也就是当今勇敢的贝尔纳多特② 的臣民们，到哪儿就不肯走了；还听说贝尔纳多特的目光看谁谁都受不了。他来这儿作客已经二十天了，可他还嫌时间短！”

“丹尼尔，我请你早点儿去看弗洛伦茜亚，可以吗？”阿玛莉亚说。

“这是为什么，夫人？”

---

① 查理十二(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在位期间进行了北方战争(1700－1721)，对抗俄、波、丹三国联盟。曾战胜丹麦，击败萨克森与波兰。

② 贝尔纳多特(1763－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革命和法兰西帝国时期的风云人物。1810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继承人，于1818年成为瑞典国王，号称查理十四。

“是为了叫你去告别。”

“你说什么，什么？”

“叫你去告别。”

“我吗？”

“是的，就是你。”

“要我告别弗洛伦茜亚吗？”

“没错。”

“是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跟弗洛伦茜亚说什么了吗？”

“没有。”

“那？”

“那就是我去同她说。”

“对她说把我轰走？”

“就是嘛。”

“见鬼！”

“你觉得不好吗？”

“当然不好，就是开玩笑也不好。”

“可我非这样做不可。”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今天晚上要使那个不幸的姑娘明白，要你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丈夫将来会多糟糕。”

“啊！好呀！你来报复了！爱德华多，请你向阿玛莉亚告别好吗？”

“夫人，您是不可抗拒的，”爱德华多站起来握着阿玛莉亚伸给他的手说。

“咳！这是我们家族的特点，我们都是不可抗拒的。”丹尼尔说着笑眯眯地从沙发那儿走到窗前，与此同时，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握别的手似乎难舍难分。

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然而他们的眼睛表达了诉不尽的

衷肠。丹尼尔转过身来时，爱德华多正朝门口走去，阿玛莉亚凝眸注视着那朵白玫瑰。

“我的阿玛莉亚，”丹尼尔说，这时屋里只剩下他和表妹，“世界上谁也不会象我这样关心爱德华多，只要上苍保佑我，我就为大家尽心。同样世界上谁也不会象我这样盼望你得到幸福。一切我都看到了，而我是完全支持的。你尽管交给我好啦。这你该高兴了吧？”

“是的，”阿玛莉亚热泪盈眶地说。

“爱德华多爱你，这使我非常高兴。”

“你这样认为吗？”

“你还有怀疑吗？”

“你问我吗？”

“是的。”

“我是怀疑我自己。”

“对他的爱情你不感到幸福吗？”

“幸福又不幸福。”

“你这话等于什么都没说。”

“可这是我内心的全部感受。”

“那你到底爱不爱他？”

“爱；丹尼尔，我爱他，我是爱他。”

“那又怎么啦，阿玛莉亚？”

“这不，爱他使我感到幸福，而他爱我却使我胆战心惊。”

“你太迷信！”

“也许是这样；可这是以往的不幸造成的。”

“不，亲爱的；不幸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幸福。”

“好啦，你快走吧；爱德华多在等你呐。”

“再见！”丹尼尔说着吻了一下表妹的额头。

过了一会儿，两个朋友一道上了车，在马匹起跑时，阿玛莉

亚客厅的一扇百叶窗掀开了，于是有两双眼睛深情地交换了一个再见的表示。

第六章　二　十　四

一八四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即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永远怀念的那个伟大革命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太阳已经落山，一天又将匆匆过去了。三十年前，西班牙最后一位总督眼看大势已去，黯然从这块土地离去：那是在一八一〇年的同一天，市议会让他当了执政委员会中的主席，而那有限的权力几小时之后更加缩小了，这虽然不是市议会的意愿，却是人民大众的要求。

入夜，繁星满天，旧时西班牙国王代表的宫殿里灯火辉煌，这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民大为吃惊，因为在革命前后，多年以来他们惯常看到自己城中的这座古堡——往日总督们的官邸——总是黑黢黢的和令人敬畏的；后来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破坏政府当政，古堡先是无人照管，继而变成了军营和马厩。

索夫雷蒙特侯爵夫人举行过盛大舞会和欢乐的牌会的几个宽敞大厅，在总统制时期是金壁辉煌，十分豪华；在多雷戈① 执政时期，是争风吃醋和无穷的家庭纠纷的见证；而在护法者时期，则已被洗劫一空，完全破败了；此时又打扫得干干净净，铺上了旧金山的地毯，摆好了忠实的联邦派人士借的椅子，因为这是省长的卫队为省长父女专门组织的舞会。但是省长阁下届时不

① 多雷戈(1787－1828)，阿根廷军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820－1827在该地当政，后因拉瓦列领兵起事，战败被杀。

能光临，因为得参加曼德维尔爵士在私邸为女王陛下诞辰举行的宴会。省长阁下不宜宴毕直接来舞会，否则有碍身体健康，所以早已商定，由小姐——他的女儿——代表他出席这一活动。

胜利广场的灯光，宫内透过长廊的玻璃窗投射到五月二十五日广场的灯光，公众的抽彩仪式，转马，特别是二十五日将临在人们感情上所起的奇异作用，这些在吸引着人们，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人民象潮水一样涌向这两个大广场。这里的人民感情变化快，极易破涕为笑，瞬间即可从严厉和高视阔步变得幼稚和谦卑；他们兼具西班牙血统和法国思想，虽然多雷戈的看法不尽相同，他从讲台上冲着下面打断他演说的人们叫喊过："请安静，意大利民众！"倘若有人肯对页码散乱的、记载有他们扑朔迷离的历史的那部书进行研究，这里人民的心理，确实值得进行一些探讨。

派往应邀参加舞会人士的府邸接人的马车，开始费力地在与胜利广场和五月二十五日广场平行的街道上穿行。马车夫不得不随时勒住马，跟班得想方设法对付城里的孩子们，这些孩子简直都是淘气鬼，专门在车子走得最快的时候，以袭击跟班或取代他们的位子为乐。

从雷蒂罗驶往胜利广场的一辆马车，突然压翻一个设在教堂下面人行道上的糖果摊，马车周围立即掀起一阵骇人的喊叫声，纷纷指责马车夫，说他压死了六、七个人；因为对于市民来说，在普天之下均听命于一人时，能有一个发泄的对象，这比什么都开心。

警察闻声赶来，马车已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找寻伤亡的人，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女人们仍在号啕大哭，孩子们在喊叫；虽有警察挥剑开路，车子却一步也动弹不得。

"开过去！从人群中间开过去，谁挡车就撞谁，快！真是活见鬼！"坐在车里的一个人对赶车的人说。

“警察先生，”车里另外一个人把头从车门探出来，朝着一名警察说，“警察先生，我看什么人也没伤着，这些钱您拿去分给损失了水果的人，请您想办法给让条路，我们有急事呀。”这时警察比伊尼斯① 在那可怕的夜晚还要英雄，正向拥在那儿的倒霉鬼们逞威风。

“是的，我也这么考虑。全是瞎起哄！”维多利卡老爷的那个下属一边说，一边把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快闪开，先生们，”他随即叫喊起来，“快闪开，快给咱们联邦派的人让路，他们去执行联邦的使命。”

使耶利哥② 城墙倒塌的约书亚③ 的号角远不如我们这位警察老爷的法力大，他这么一吆喝，人们纷纷退到教堂的墙跟下，广场的入口处就没有人了。

“在联邦街拐弯，再走议员街，”车里头一个讲话的人对马车夫说。

过了一会儿，这辆马车从位于议员街的费利佩·阿拉纳先生的府邸门前畅行无阻地通过了，又走了十分钟后，在大学街和科查万巴街的交叉口停下。

从车上走下四个人，其中一个人吩咐车夫在晚上十时半还回到那个地方。

这四个陌生人都用披风遮着脸，顺着科查万巴街朝河边走

---

① 伊尼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伊尼特》中的主人公。该诗叙述特洛伊被希腊攻陷之后，王子伊尼斯携家出走，经由西西里、迦太基到达意大利，成为朱里安族始祖，并建立罗马城。

② 耶利哥系西亚约旦境内死海以北的古遗址。据圣经，该城筑有高大城墙，约书亚按照上帝旨意，包围该城达七日，抬来圣约柜，并由七名祭司吹号为先导，人们跟随其后，绕城七圈，约书亚一声令下，人们齐声高喊，城墙当即倒塌。

③ 约书亚，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摩西之后的犹太人首领，曾征服迦南。据圣经，他与耶路撒冷国王交战，为得到获胜的时间，曾使太阳停止不动。

去，这时街上一片漆黑，象荒野一样寂静。

他们排成两个人一排往前走，可是刚进入最后一条街，快要到河坡上那幢孤零零的房子时，迎头碰到三个人。这三个人也穿着披风，他们是从巴尔卡塞街那个方向过来的。

这两队人都立即停下脚步，无疑是要看清对方。他们这样默不作声地对视了几分钟。

“必须打破这种局面，不管怎样我们是四对三，”从车上下来的那批人当中有一个人说。他说着便朝那三个陌生人跨了一步。

“先生们，请问您们是不是为了挡我们的道才特意停 在 这儿的？”

回答这一挑战性问题的是三个人的哈哈大笑声。

“你们都见鬼去吧！我们可真吓了一跳！”原先讲话的那个人又说。他已把同伴聚拢在一起，因为大家从说话的声音和笑声互相辨认出来了：原来都是自家人。随即他们一道朝河边走去。

他们走了几步来到一所房子门前；我们的读者即便不如丹尼尔的启蒙教师，也会记得那是何处。

七个人中没有谁去敲门，只有一个人用嘴对着锁眼说了声“二十四”。

大门应声打开，等来的人统统走进之后重又关好。

几分钟后，有人又在同一个地方说了那个数字，于是又有两个人走了进去。此后在一刻钟之内三三两两地陆续来了一些人，人人都讲同一个数字，都同样谨慎小心。

第七章　舞会上的一些情景

与此同时，应邀参加这次为省长阁下及其女儿举行的舞会的客人们，从晚上九点开始，陆续来到政府宫。到十一点钟，各个大厅都挤满了人，而且第一个组舞即将结束了。

大厅里灯火通明，军官制服上的金质饰物和夫人们身上的钻石，与数以百计的烛光交相辉映；烛光的布局虽然很糟，但是不管怎样，光线却很耀眼。

不知为什么总让人觉得有些东西与举行舞会的地方，甚至舞会本身，很不相称；这就是说，来了那些为数颇众的新面孔：一些冷漠、呆板、沉默不语的男人，由于涉足并非自己社会圈子的社交生活，显然感到十分不自在；一些女人只是一个劲儿地扇扇子，一言不发；她们为了表示自己是上流社会社交场所的常客，煞有介事地昂起板着的面孔，实则心里在打鼓。就举行舞会的场所而言，情况就是这样，因为那些客厅历来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上流社会人士荟萃之处，这些人在政治上是民主的，但言谈举止则完全是贵族式的。至于舞会本身，不相称之点是肃穆得出奇，这种情况在一次大型的社交场合出现，多多少少总该表明一些问题。

舞会在鸦雀无声地进行。

新时代的军人们给紧扣着的军装憋得浑身难受，过紧的手套把手箍得发痛，脚上的新皮靴使他们痛得直冒汗，因为在他们

想象中，舞会上只能这样严肃和呆板。

护法者扶植起来的新贵的少爷们真诚地认为，最高雅和最礼貌周全的举动便是用蛋黄点心和饼干招待女士们。

而那些女士，有的是应丈夫的央求才来的，这些都是统一派的女人；有的感到很窝火，因为仍然只能和那些与自己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在一起，这些则是联邦派的女人，个个在那儿情绪很不佳。简而言之，前者显得傲慢，后者满腹忌妒。

省长的女儿一到，走廊和客厅里立即响起联邦派成员们雷鸣般的掌声。

她在大厅的上座坐下，马上被神圣事业的卫护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他们由于护法者的女儿光临，倍受鼓舞，便纷纷把那使惯于自由地露在外面的双手长时间受拘束的手套摘掉了。

护法者的忠实信女们一批接着一批走上前来向她——社会这一链条的第一环节——致敬。

可是另外一些女士，在曼努埃莉塔进入大厅时，有的忽然想立即去盥洗室，有的转至其他客厅，还有的索性不加掩饰地依然稳稳地坐在椅子上根本不理会新进来的人。

然而曼努埃莉塔并未对某些人的冷漠表示耿耿于怀，也不因另外一些人的谄媚而趾高气扬。

曼努埃莉塔对所有的人都很亲切，因此得到能够不带偏见地看待她——她父亲的第一个可怜的牺牲品——的男人的注意和赞赏，但这样的人屈指可数。

她身穿一套玫瑰色缎子裙衣，外面罩了一件白色薄纱裙，头上和胸前的带状饰物也是玫瑰色。她并不象其他女人那样珠光宝气，但很雅致；她的容貌介乎俊俏和一般之间，就象常人说的，是一个“中看的姑娘”。

曼努埃莉塔到后几分钟，阿古斯蒂娜·罗萨斯·德·曼西

利亚夫人大驾光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她一个人身上。这一次并非由于敬畏或讨好，而纯粹是众人对她的美貌不胜仰慕的具体表示：男人们为之倾倒，女人们赞叹不已。

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指出，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介绍，因为她完全值得很好地加以记述和了解。

“阿古斯蒂娜·罗萨斯·德·曼西利亚是绝代美人”，因此有必要专门记述她当时的情况，以待有朝一日我国的史书加以引用；而这一记述要以有独立见解、公正、思想高尚和不因派系或政见关系而挟嫌报复的作家所提供的事实为依据。我们所以提到史书，是因为史书不可能忽略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家族的各位成员：在罗萨斯执政这一大悲剧中，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场景或片断中或多或少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以阿古斯蒂娜本人为例，在我们叙述的那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中，她对政治根本不闻不问，一心专注自己的生活，总是由成群的崇拜者簇拥着，奢华无比；但是后来，当她的兄长的政权套上一个灵活和讲排场的外壳的时候，她则变成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名字和曼努埃莉塔一样，成了书刊、报纸和所有关心拉普拉塔事务的大大小小的人物、朋友或敌人的中心议题。

在本文描述的那个时期，罗萨斯的这位小妹，即卢西奥·曼西利亚将军的妻子，在政坛上无足轻重，她从不过问什么统一派和联邦派的事。那时她的思想，或者因未有机遇，或者因尚未成熟，并未象后来当她兄长的政府改头换面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活跃，涉足的面也不那么宽。她兄长执政的变化是在巴勒莫①开始的，并对外产生很大影响。

在一八四〇年，这个少妇的重要性，既非因有那么一个兄长和那么一个丈夫，亦非任何凡夫俗子所造成，而是上苍赋予

---

① 巴勒莫，阿根廷首都的著名公园。

她的。

一八四〇年她年方二十五。慷慨的大自然为自己的这一杰作兴高采烈，对她遍施甘霖般的恩泽，使她象一朵怒放的青春之花，大放异彩。她有如雕刻家和画家创造的美人那么俏丽，但雕刻家和画家万难雕绘出她的容颜。雕刻家即或在大理石上毁掉錾子也雕不出这个女人上身的优美线条；画家的画笔无法在油彩中找到恰当的颜色绘出她那颜色难以确定的双眸，因为她的眼睛时而目光闪闪，柔和得象丝绒，时而挂着若明若暗时摇曳不定的阴影；也难以绘出她那红红的嘴唇、列贝似的牙齿和白里透红的皮肤。她健康、漂亮，生气勃勃，这个拉普拉塔之花充分显示出她那朝霞般的生机，因此她必然——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使男人们一见心醉，甚至使女人们望而叹服；虽然女人用敏锐和在这种情况下惯有的挑剔目光去审视她，也仅仅说阿古斯蒂娜的唯一欠缺是手臂稍显粗实，腰部不够完美。

阿古斯蒂娜虽然容貌胜似雕塑的狄安娜月神和画卷上光采照人的利百加①，但与十九世纪的诗篇所讴歌的美不协调，可以说，她的形体给人的奇特之感有余，那种感人的线条、难以描绘的侧影、飘逸而温柔和娴静而传神的风采均嫌不足，而这些才是我们时代美的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气质和情趣在人的好恶和艺术修养上占有突出地位。这就是一八四〇年时的阿古斯蒂娜·罗萨斯·德·曼西利亚，她正在步入我们记述的这次舞会的大厅，容貌与打扮都艳丽照人。她的手臂、颈项、头上都缀满钻石，腰身紧束使她的脸涨得通红，似乎显得很兴奋，对此只有统一派觉得不顺眼。但是每个客厅里的大部分人，特别是男人们，一向把阿古斯蒂娜视为阿根廷群芳之首，这时则认为这个晚上这顶桂冠非她莫属，而且将永无对手。

---

① 利百加(Rebekah)，《圣经》上的人物，系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之子以撒的妻子，以扫与雅各的母亲。

她身穿一套饰有白色丝织花边的白缎子裙衣，她梳理的希腊式发型，突出的不是她那周正的头部的轮廓和俊秀，而是联邦式发髻上系的一条饰满钻石的彩带。

这个妖艳的女人挽着丈夫的手臂走过各个客厅，一直没有坐下。曼西利亚将军这时由于保持着优雅的风度，使他那业已逝去的青春似乎有所恢复。他原是个老派绅士，由于经常参加上层社会的社交活动，学会摆出这样的风度，而那时他倒是个彻头彻尾的统一派。

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阿古斯蒂娜身上，贪婪地盯着她。但是，突然间大厅的各个角落不约而同响起一阵耳语声，大家的注意力也都转向门口了。阿古斯蒂娜本人也为众人的反应所吸引，睁大那双漂亮的眼睛，把炯炯的目光投向大家注目的对象：手挽手刚刚进入大厅的两个年轻女子。她们便是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夫人和弗洛伦茜亚·杜帕斯基耶小姐。

阿玛莉亚严守孀居的规定，穿了一身缎子裙衣，颜色介于淡紫和蓝灰之间，上面还罩了一件较短的黑色花边织物。她的腰部犹如希腊的雕塑，纤细而又丰满，系了一条和衣裙同一颜色的带子，带子的两端与黑色罩衣一般长短。她上衣的大口领上也镶着花边，胸前用带子扎的小花结同腰部系的带子颜色相同。这些就是她全部的简朴而又高雅的服饰。她的头发是卷曲的，那些小巧光亮的发卷一直垂到雪花石膏般白皙的脖颈上，在右鬓角的卷发中插着一朵漂亮的白玫瑰。

她其余的栗色秀发环着脑后编了一个两股的辫子，辫子似乎只用一个金别针札着，别针的末端有一颗精美的珍珠；头的左侧，在辫子下面，勉强可以看到一条红色带子——阿根廷自由的护法者以严刑强制推行的官方装饰物——的末端。

弗洛伦茜亚穿的是绉绸纱的百折裙衣，配有画着玫瑰花苞图案的两条彩带，彩带象围裙那样从腰间遍绕着裙子一直垂到

最下面的横褶。她的衣袖特别短，胸前的大口领用极精致的花边束起，中间是一朵鲜红的玫瑰花。

她的发式和阿玛莉亚相同，也是从前额当中分开，柔软的发卷顺着面颊垂下；辫子用穿有珍珠的丝线编起，在头上盘了三圈；其中有两条丝线从辫子中钻出来束成姑娘的白皙纯洁的前额的花饰；一小串与衣服上的相同的玫瑰花苞插在头的左侧，这样又漂亮又别致，因为可以用这种大自然提供的美妙饰物取代令人讨厌的联邦法定的饰物。

阿古斯蒂娜当即黯然失色。人们一见娉婷的阿玛莉亚，美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使阿古斯蒂娜头上的桂冠跌落在地了。

弗洛伦茜亚小姐也很迷人，但是人们经常见到她的风姿，而阿玛莉亚则是初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新奇这个主宰社会各界的因素又从中发挥作用，阿玛莉亚的夺目的风采立即吸引了全大厅的注意力，使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倾倒。

连阿古斯蒂娜本人也情不自禁地凝神注视她，并赞叹了很长时间。

几个年轻人急忙走上前来，主动伸出手臂扶她们去找座位，因为在这次舞会上，没有一位夫人是负责接待的。

但是，或许出于偶然，或许由于有一种几乎屡试不爽的直觉，同属一个阶层的人总要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在阿玛莉亚和弗洛伦茜亚入坐的那个角落，全部都是和她俩一样的非联邦派女人，而且这些人都是为了迁就丈夫才到这里来的；说实话，她们的丈夫比这些高贵的妻子的胆量小多了。

弗洛伦茜亚立即受到丹尼尔的一位青年朋友的邀请，起身去跳正要开始的四人组舞。阿玛莉亚虽非被冷在一旁，但没有人请她去跳舞，事情往往如此；舞会上一旦出现一位陌生的美人，男人们似乎打心里感到胆怯，不敢贸然去请她作自己的舞

伴，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女人在一个晚上会同二十几个人早就约好，唯恐自己第一次邀请就遭拒绝。

但是可怜的阿玛莉亚没有一个熟人，也并未同任何人有约在先。年轻人都估计错了。她独自一人坐在一位老夫人旁边。这位夫人的派头完全象法兰西路易十三或驻印加王朝都城的佩苏埃拉总督① 时代的一位老派的侯爵夫人。

“小姐，您来得太晚了，”那位老夫人对阿玛莉亚说。她向阿玛莉亚致意的动作几乎难以察觉，但很文雅，只有那些自幼学会用头和眼睛示意的高贵的人才会那样做。

“是的，可是实在不能更早来了，”阿玛莉亚一面回答，一面向对方致意。她从外貌和衣着上立即看出坐在自己身边的是一位知名人物，而且此人对联邦派的事业并不热心，因为那个人头上的发髻很小，藏在头上的黑色丝织花边头饰下，几乎看不见。那时是在一八四〇年间，从配戴的标志大小可以判断一人对联邦主义的态度；两个人不期而遇时，若是男人，只要互相看看上衣的扣眼，若是女人，只要互相看看头部，便可做出结论。

“我想我们是初次幸会吧。您大概是从蒙得维的亚来吧？”

“不是，夫人。我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一些时间了。”

“一些时间？那就是说，您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对吗？”

“对，夫人，我是图库曼人。”

“啊！果然不出我所料！您要是我的同乡②，不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才怪哪！”

“可是，我认为我荣幸得很，我是您的同胞，夫人。”

“是呀，当然喽！我们都是阿根廷人。但我是说您不是本地人。”

---

① 佩苏埃拉(Joaquín de la Pezuela，1761—1830)，西班牙将军，1815—1821年任秘鲁总督。

② 同乡和同胞之误，是因一词多义造成的。

“是这样，我就象此地人们说的那样，是个外省人，”阿玛莉亚说。她的微笑是那么甜，结果把那位好心的夫人完全迷住了，并且从那时起明白同自己谈话的是个有头脑的上等人。

“我和弗洛伦茜亚的母亲是旧交。您是她的亲戚吗？”

“不是，夫人。我只是她的朋友，我叫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阿玛莉亚回答说，因为她看出交谈的人还想谈下去并问个明白，而这在舞会上对于不愿跳舞的某些夫人来说是最惯常的做法，所以主动先满足了对方的好奇心。

“噢！您就是奥拉巴里埃塔的遗孀吗？认识您真荣幸。我经常听到您的名字，我所听到的关于您的情况，确实没有任何夸张。”

“夫人，我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有那么多事情要忙，何必劳神注意一个可怜的寡妇。”

“一个可怜的寡妇?! 但她是个绝色美人，而且人们都说，她把她的住宅变成幽静和文雅的神殿！啊，夫人！如果您了解如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美的和雅的东西已所剩无几，您就不会为您这样深居简出而感到遗憾了！”

“可是，夫人，”阿玛莉亚说，“我在这儿所见到的，同您说的情况正好相反。”

“您说在这儿吗？”

“是的，夫人。”

“在这儿？高雅吗？上帝呀！您可别让我减少我对您赞佩的程度呀。”那位夫人说话时脸上露出极为挖苦和轻蔑的笑容。

“高雅，”她又接着说，“多少年来已经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消失了。啊，您要是见到我们从前举办的舞会！看到那时参加舞会的男人和女人的样子！嘿，夫人，那才叫有风度、格调高雅呢！唉，可是今天！”

“夫人，如果您不认为我过于冒昧，我想请问一下您的尊姓

大名，可以吗？”

“我是N夫人。”

“啊！在这里我有机会向N夫人致意，真是三生有幸。”

“看来，我对这个舞会的看法使您感到奇怪，对不对？”N夫人接着说，似乎非要把那儿的一切都批评够方肯罢休。

“恕我直言，我并不怀念您所留恋的那种格调，”阿玛莉亚回答说，她想多听一些，而自己少开口。

“哎哟，我的天哪！”

“怎么？您认为今晚光临的人不够高雅吗？”阿玛莉亚问，因为她开始感到那位夫人能够为她排遣不好的心情。

“高雅？！”那位夫人说着笑了起来，随意把手臂往椅背一伸，凑近阿玛莉亚，继续说，“您能说出一些充分代表男人属于上等或下等人的身体特征吗？”

“也许。”

“请您注意一下那些男人的脚。”

“怎么？我看过了。”

“您发现什么了？”

“问我发现了什么吗？”

“是的，您直率地说吧。”

“什么也没有。”

“不对。”

“可是，夫人，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马上解释给您听。男人的脚面宽，穿的都是短筒靴；您笑什么？”

“笑您这个想法，夫人。”

“可这恰恰是那些男人所属阶层的头一个标志。啊，在我们当年举办的舞会上，当然不会有这类人的！在舞会上居然穿靴子！您看到大厅前面了吗！看到四人组舞的头一组吗？”

“是的，我都看见了。”

“夫人们都坐着，正在跳舞的是这些时髦先生们的太太或姐妹。”

“夫人，那么来这儿的每个人您都认识吧？”

“我大体上可以分辨出他们所属的阶层，其中有一些我比较了解。”

“啊！这可是了不起的财富！而我在这儿有如到了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

“那才好呢！”

“很不好，夫人，因为一旦在场的某位先生或女士走到跟前，您甚至都不清楚同您说话的是什么人。”

“可是，怎么？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亲戚也没有吗？”那位夫人问，同时盯着阿玛莉亚，似乎是要看出得到的答话是否属实。

“在政府供职的或同政府交好的，一个没有，”阿玛莉亚回答说，因为她知道那位夫人是为了以防万一。

“噢！那好，不过您一旦了解您所想要知道的情况，您得到的至多是这样一个结果。”

“夫人，什么结果。”

“只能开开心罢了。”

“那也不坏嘛。”

“在这种年月，更是如此。对于斜靠着门框正在拉平自己身上漂亮的红背心的那位先生，您的印象怎么样？”

“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不会的，夫人，他给您的印象很糟。”

“您说很糟吗？”

“是的，很糟。我这是在替您同您自己争辩。”

“好啦，夫人；如果您这样坚持，我就觉得他不好。”

“那个人就是佩德罗·希梅诺先生，什么部队的代理指挥官……”

“噢！他就是希梅诺先生？”

“就是他，一个最飞黄腾达的人物。”

“这很可能。”

“您想想看：他在一八二一年还不过是维多利亚咖啡馆的跑堂。”

“啊！”

“是呀，夫人，就是咖啡馆的跑堂。”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夫人，人一开始总得干点什么。”

“然后继续发展，您是这个意思吧？”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

“希梅诺的经历也不例外。”

“他后来便升为港务监督了，对吗？”

“不对，他从咖啡馆的跑堂升为小商贩了。”

“啊！有所进步了，”阿玛莉亚说这话时，忍不住笑了。

“嘿！人家后来又升了。”

“还是按照那种等级往上升的吗？”

“您听我说：他从小商贩一跃而成了我们老剧院的成员。”

“哟，他当上喜剧演员啦！”

“还差点儿。”

“是提词员？”

“还够不上。”

“连提词员也够不上？”

“是的，夫人。”

“那么，是什么呢？”

“是拉大幕的壮工。”

“哟！这个先生的经历可真了不起？可他是怎么达到他今

天这个地位的呢?”

“很简单:萨皮奥拉将军用他在港务监督处当了抄写员，而联邦政府擢用他为港务监督处代理。”

“这会儿正在和希梅诺先生谈话的那位先生是谁?”

“是曼西利亚将军,曾经是个最狂热的统一派，还在制宪议会占过一个席位。您注意到那个正朝他走去的人物了吗?”

“嗯,他是谁?”

“托雷斯,洛伦索·托雷斯先生。这可真是物以类聚呀!”

“您为什么这么说呀,夫人?”

“因为托雷斯原来也是统一派的,而且直到拉瓦列将军举事之后很久还属于统一派。”N夫人回答说，似乎她的头脑里装着所有人的传记。

“原来,”阿玛莉亚说，“今天许多联邦派的成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属于联邦派的呀?”

“这是肯定的。不过,在场的也有几位不是半路出家的联邦派。比如说,那位就是,”N夫人一面说,一面指指一位四十岁左右、肤色黝黑神情冷漠的先生。

“这位先生是谁?”

“是巴尔多梅罗·加西亚先生,一个至死不变的联邦派；他的心比他的外表还凶狠,他的头脑和他嘴巴一样迟钝。哎哟哟,快瞧呀！他正在和一个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握手哪。您看到那个人了吗?”

“看到了。可我不认识那位先生。”

“天呀！您可真是一个人也不认识呀！他就是胡安·曼努埃尔·拉腊萨瓦尔。据说他是省长的密探，但愿上帝别叫我去相信这种话!”

“那可能是对立党派制造的舆论,”阿玛莉亚说，同时朝一个男人瞥了一眼，因为那个人一直在歪着头斜着眼睛直勾勾地

看她。

“您能不能告诉我，”阿玛莉亚问N夫人，“那位先生是什么人？他正在摆弄一只白手套，佩戴的鲜红标志分外的大。”

“怎么？嘿！您不读报纸吗？”

“报纸？”

“是呀，《商务报》。”

“我从来不看。不过，尽管如此……”

“即便这样，您也清楚那位先生不是别人，就是《商务报》的编辑尼古拉斯·马里尼奥先生。鼓吹对统一派格杀勿论的就是他，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一日，从我家的阳台上我看到沿街拥抱革命派的也是他。后来在比亚蒙特① 当政的时候，他进了吉多② 领导的那个部当了公务员。一八三三年，他在《辩正报》上写些非驴非马的东西。此后写出了“护法者”一文，那时他拥抱的已经是联邦派了。目前他在《商务报》耍笔杆子，拥抱的是魔鬼。瞧他那两只眼睛！您注意到没有？”

“注意到了，夫人，”阿玛莉亚回答说 N 夫人提出的问题、激烈的情绪和无所顾忌的谈话使她笑了。N 夫人是个毫不妥协的统一派，独裁政府对于她这样的女人毫无办法，她们是丈夫苦苦哀求着硬拽来参加联邦派举办的这种舞会。她们由于在那儿感到实在难受，便无情地用最尖刻的言词评介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来解气。

“有一个情况您发现没有？”N 夫人接着问道。

“什么情况，夫人？”

“我发现尼古拉斯·马里尼奥在死命盯您，他看您的那种眼神不对劲儿，这对于象您这么年青貌美的女人可是最糟糕的。”

“谢谢您，夫人。”

---

① 比亚蒙特(1774—1843)，阿根廷军人、政治家，曾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

② 吉多(1788—1866)，阿根廷军人和外交家，曾参加独立战争。

“特别是对您所持的道德观念，因为您真的会不肯赏脸在您家里接待他的，是吗？”

“我已经有我的朋友，很难再有新的结交，”阿玛莉亚回答时避免作出直接答复。

“尤其不要结交他这类人，”N夫人继续说。“他还在盯着您，毫无疑问他看的是您。啊，真太荣幸了！《商务报》的大编辑，著名的巡夜部队的指挥官！可是，好了！他的老婆总算把他那忧郁的目光引开了！”

“穿一身带黄黑色花饰的红缎子裙衣、头戴金色穗状装饰的那个女人，就是马里尼奥的夫人吗？”

“是的。”

“噢！”

“这叫什么舞会呀！”

“对啦，夫人，您可以告诉我那四位穿军服的先生是谁吗？我看见他们在那儿站很长时间了，既不交谈，也不动弹。”

“那几个人吗？第一个是圣·科洛马上校，是屠夫上校。”

“什么？”

“他是又杀牲畜又杀人的。”

“是他那一行蜕化的结果。”

“另外一个是所罗门上校，酒店主。”

“嘎！总算比前面那个好点儿！”

“第三个是马埃斯特雷少校，职业流窜犯。”

“好了，就剩下属于这种高等人物的最后一位了。”

“可是您错了，夫人。那是平托斯将军，是真正的绅士，共和国的好战士。可是现今联邦政府为了玷污他以及同他一样的军人，把肩章都戴在象前面三位那一类的人的身上。”

“夫人，您知道吗，尽管我不否认您三言两语所做的那些人物介绍很有趣，可我更想了解哪一位是曼努埃莉塔，哪一位是阿

古斯蒂娜？”

“她们俩此刻都在另外一个客厅里跳舞。也许有人向您说过阿古斯蒂娜是个大美人了？”

“当然，这是公众一致的看法。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

“她确是漂亮；不过我只能称她是联邦式美人。”

“您的意思是……”

“我是说她是个大红脸的美人。”

阿玛莉亚一听笑了。

“那不算是缺点，夫人，因为那是玫瑰的颜色，”她对N夫人说。

“您说的对，那是玫瑰的颜色。”

“总而言之，她漂亮不漂亮呢？”

“不漂亮。”

“不吗？”

“她的美是土里土气的，很俗；就是说，脸红润得过分，胳臂和手都过于粗实，较之高雅的人她显得有些粗野，较之内秀的人，她显得轻浮。”

“显然，”阿玛莉亚暗暗思忖，“这个夫人在舞会里是个难得的人物。不过跟她在一起有很大的危险，因为她对所有的人都看不惯。”

“夫人，要是阿古斯蒂娜知道您这样褒贬她的姿色，”阿玛莉亚说，“您该倒霉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女人是不会宽恕这类挖苦的。”

“算啦！您认为我连这个都不懂吗？您以为她们那种人不清楚我们对她们的看法吗？”

“我们？”

“是的，我们。她们完全知道，我们参加她们的舞会完全是由于子女和丈夫的缘故。”

“不过，这是危险的。”

“我们进行报复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她们清楚这一点，使她们知道她们和我们不一样。而且危险并不很大，因为她们对我们毫无办法嘛！再说，我们只是在自己人中间议论。”

“一直是这样吗？”阿玛莉亚问，脸上露出极为调皮的笑容。

“是的，比如说就象现在这样，”N夫人十分平静地回答说。

“对不起，夫人；可我并没有向您谈我的想法呀。”

“您真有趣！您在我身边一坐下，您已经把您的思想告诉我了！”

“我？”

“就是您自己，夫人。您的相貌、举止和谈吐，都和现在联邦派女人的言行迥然不同。不管您愿意与否，您是我们的人。”

“谢谢，夫人，谢谢，”阿玛莉亚仍然象平时那样微笑着说。

正在这时，N夫人亲切地朝一位坐到她对面的夫人打了个招呼。

“您知道那位夫人是谁吗？”

“我已经向您说过，夫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哎呀，我的上帝！”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夫人？”

“她是罗隆将军夫人，这个人心肠很好，人品不错，只是她丈夫的地位使她结交了一些新人，从而丢掉了原有的一点风雅。她邀请人参加她举办的冬季茶话会时，……您认为她发的请帖上是怎么写的？”

“我想就是通知日期和时间呗。”

“对，此外还有什么？”

“此外吗？请帖上说明是个茶话会，举行的日期、时间，别的还该写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那好，您听我说：她还写上茶话会开始时用牛奶加咖啡。

可怜的胡安娜！”

阿玛莉亚不顾那种场合的礼仪，忍不住笑了起来，但是为了不惹人注目，把头扭了过去。就在这个当儿，她的眼睛骤然射出了喜悦的光：她刚刚发现丹尼尔站在客厅门前。丹尼尔那会儿刚进客厅，远远看到弗洛伦茜亚同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和弗洛伦茜亚跳舞的那个人——在别的大厅里漫步，便朝他表妹这儿走来。

但是，在表兄妹以及那对情侣交谈之前，我们和读者一道离开舞场，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与舞会截然不同的一种场面，并且和读者尽快重新回到这所古堡的大厅里来。

第八章　丹尼尔·贝略

年轻的丹尼尔来到举行舞会的大厅时已是午夜十二时半，不过在这之后的情形暂且按下，让我们先看看在此之前即三个小时之前，他进入科查万巴街那幢神秘的房子做些什么。我们曾经看到几个人走到那幢房子门前，发出暗号；便进到房子里，随即把临街的大门闩上。

读者和我们一道在晚上九时半走进那幢房子，便会发现人们正在那儿开会，这个会很有意思，同时也很危险。

那天晚上玛塞莉娜夫人那个窗子朝街开的大厅成了大本营。她的双人床和她那些宝贝侄女们的单人床全部都从卧房搬到那里去了。卧房在那天晚上改成了接待厅，大厅里的全部椅子、饭厅里的全部椅子、三只大箱子和一只凳子都被搬进那间狭小的房间，细心地排成个尽可能大的圆圈。那只凳子似乎一度是放在某个修道院门房里的。屋子的一边放了一张松木桌子，桌子上有两盏油灯，其中一盏灯前放了一把椅子，那似乎是会议主席的座位。

在玛塞莉娜夫人屋里开会的人挤得满满的，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还有的舒舒服服地躺在单人床或双人床上。室内除了从窗上又小又发乌的玻璃透进来的微弱星光外，没有别的亮光。

人们说话都低声耳语，在场的人当中不时有人走近窗户聚精会神地朝漆黑僻静的科查万巴街张望。

市政府大钟的清脆钟声传到举行这次秘密集会的地方。

“现在已经九点半了，先生们。在有重要约会时，谁也不会迟到一个小时的。现在还没有来的人，已经不可能来了。咱们开会吧！”

说这些话的声音我们早已熟悉，此人话音一落，人们立即把窗板关死，紧挨着的那个房间的灯光从隔壁房间的门口射进大厅里。

一分钟后，丹尼尔·贝略先生已经坐在那张松木桌前的椅子上，他右边就是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先生。其余的座位上坐了二十一个人，其中年岁最大的不过二十六、七岁，他们的相貌和衣着表明他们都出身于受过教育、有文化的阶层。

“朋友们，”丹尼尔说，同时环视了一下整个会场，“今天晚上本应该有三十四个青年到会，可是我们只来了二十三个人。对于未到会的朋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谁，我们都不能认为他们是叛徒而加以伤害，对于他们的隐情也不得有半点怀疑。我一共选定三十二个人，每个人事先都已得到通知今晚来这里开会。先生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哪些人是可以信赖的，我非常清楚。现在我再说几句关于这所房子的情况，好使诸位更加放心。暴君的刽子手要是发现我们在这儿，就会立即判决我们。但是，他虽有强权，我却有智谋，并做了防范。这所房子的窗子正朝着河坡，离河仅有一个街区，这会儿河边停着两艘捕鲸船准备接应我们。如果我们遭到突然袭击，就从里屋的窗户跳到河坡上；如果这样还逃不脱，我想我们这二十三个人，人人身上大概总带着武器，费不了多少力气就可以冲到河边。我们一旦上了捕鲸船，想回城的人，乘船沿河走几里地便可下船，想就此流亡的人，在船上再呆上几个小时就可以渡到河东岸① 去了。大门口有我

---

① 指乌拉圭。

忠实的费明在把守，朝河坡开的窗子由爱德华多的仆人把守，他的忠心，我们大家都十分了解；最后还有屋顶，上面有一个我最信任的人，这个人胆子小，而这正是我们最好的保证，因为他若是怕得说不出话来，可并不妨碍他在屋顶上赶忙逃跑，而他一跑，屋顶就会震动。这个人可能是我们所有在座的人的启蒙教师，他不知道来这儿的都是谁，但是知道我在这里，而这对他就足够了。诸位感到满意吗？”

“您的开场白太长了点儿，不过总算完了。我认为听过您的介绍之后，在座的每个人都会觉得象在巴黎那样安全，”一个青年说。这个人长着一双黑黑的眼睛，脸上充满了喜悦和稚气，在丹尼尔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在摆弄自己脖子上的一条头发编的项链。

“亲爱的朋友，我完全清楚我的处境，我也明白你们都感到不安；而且我知道，你们发生任何事我都有责任。好啦，咱们开始会议的正题吧！”

“先生们，”丹尼尔说着从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皮包往外掏出一些文件，“这是我要和你们谈的第一个文件，也就是四月和五月上半月从我国逃亡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的人的名单。共计一百六十人，全部是热爱祖国的热血青年。这样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少了一百六十个人。现在我有充分根据报告诸位，在五月四日屠杀之后，从事向东岸共和国偷渡流亡者这一买卖的人，到今天为止又有三百多人去找他们帮忙。

“这种情况产生的结果是，到了七月，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要减少四、五百名爱国者，而这一事态是在一八三八和一八三九年有三分之二的青年人已经流亡国外后发生的。

“为了使各位对此有更充分的认识，这里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解放者的部队及各省的形势。

“克里斯托瓦尔采取了行动，仗打得很成功，但未获全胜，此

后埃查圭的军队龟缩在拉斯彼德拉斯，已陷入阿罗约格兰德一带的解放者队伍的包围之中；这些都在拉瓦哈达附近发生的，看来一旦发生新的战斗，拉瓦列将军会稳操胜券。如果拉瓦列将军打赢，巴拉那的通道将垂手可得，进而直逼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如果失利，他余下的部队会到我省北部重新集结，因为他们可以乘封锁用的船只渡河。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们都会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在等待拉瓦列将军。

“在其他省份，同盟的力量犹如燎原烈火在迅速蔓延，图库曼、萨尔塔、拉里奥哈、卡塔马卡和胡胡伊都已脱离暴君转而进行反抗，并已厉兵秣马。阿尔道神父无力扑灭革命，科尔多瓦省一感到威胁就会归顺。罗萨斯原寄希望于拉马德里，可是拉马德里现在已经不是他的人了。”

“什么？”所有的年轻人一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异口同声地问。只有爱德华多没动弹，似乎沉浸在遐想之中。

“先生们，你们马上就会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不过，都轻一点儿，别大声说话，现在还不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张扬的时候。

“我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罗萨斯派拉马德里将军去攻占图库曼的军火库，可是拉马德里却被革命争取过来，他已经在四月七日把罗萨斯的可耻的联邦标记踩在脚下，在胸前挂上了自由的蓝白两色饰带。”

“太好啦！妙极啦！”

“轻一点儿！先生们，静一静！这就是那份文件，我读给你们听：

“通　　令

政府确认格雷戈里奥·阿劳斯·德·拉马德里将军为本省全部作战部队和民防军总指挥，洛伦索·卢戈内斯上校为参谋长，马里亚诺·阿查上校为胸甲骑

兵部队指挥。　　此令

不自由毋宁死！

一八四〇年四月九日”

人们自发地欢腾起来，但是没有欢呼声，然而人人笑逐颜开，那热烈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表明了大家的决心。丹尼尔以他那苍鹰般的犀利目光审视着那个场面，他既感到兴奋，又对士气这一复杂课题进行了分析。

“先生们，”他万分冷静地继续说，“你们已经看到，革命在蓬勃发展，但是革命总要有个靶子，为什么我们就不该相信革命是大势所趋，并将为寻找那个靶子一直追到他藏身的老巢呢？革命的靶子就是取一个人的头，这个头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既然通力协作为这一目标奋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日益临近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戮力同心地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先生们，对不对？”

“对，对，”在座的年轻人齐声回答。

“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先生们。我们先不要激动，请先听我讲明道理。你们都说对，可问题是你们想贡献力量的方式恰恰是我一直反对的。

“一开始，我便向诸位谈到我们流亡国外的人数非常多，而且这个数目还有可能增加，如果你们也……；先生们，请让我讲下去。

“为了消除在一个阶级或一个人民的心中广为传播的信条时，必须对这个阶级或人民或晓之以理，或用刺刀进行威逼。

“但是为了反对一个靠精神力量支撑的政府时，则必须在讲坛、报纸和军队内逐渐破坏掉那根支柱，使之失掉民心。先生们，如果反对的不是一个信条，而是一个由一个人所代表的政治制度；不是什么精神作用，而是一种在一个人推动下转动的杀人

机器那样的物质力量，那就必须把那个人连同他的影响、杀人机器和意旨统统消灭。

“你们现在数一数已经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爱国者的人数，计算一下今后还将流亡的人数，如果我们再不阻挡住这个外逃的人流，你们以后会对我说，城里留下的人已不足以和拉瓦列将军指挥的部队或与库约的联盟军来里应外合了。

“由于人们的出走，如今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成了妇女、胆小鬼和马索卡们的天下，然而，先生们，布宜诺斯艾利斯正是罗萨斯政权滥施淫威的中心。

“三四百人加入到拉瓦列将军指挥的队伍，难道就可以确保将军获胜吗？可是，先生们，三四百个有作为的人却足以组织全城的人起来，而且当解放者的任何一支部队逼近的消息使罗萨斯及马索卡们惊慌失措时，可以把他们全都吊死在街灯的柱子上。

“已经走的人我们不可能追回来了，但至少我们要止住这种去遥远的地方寻求自由的逃亡人流，因为只要人们拿起武器朝暴君的头上砍去，自由就在自己的前头。

“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无危险呢？当我们第一次发出自由的呼声时，会不会有危险和要流血牺牲呢？但是，先生们，难道加入部队后就没有危险，就不要流血牺牲吗？难道流亡异国就没有苦难和屈辱吗？

“我的朋友们，请相信我，我比你们任何人离罗萨斯都要近，我用以冒险的何止生命，因为我所冒的是同胞们会怀疑我的人格的危险。请你们相信这一点：为了实现祖国重获自由的愿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青年们所采取的办法，最糟糕的便是离开自己的祖国。难道竟会这样不幸，你们当中竟没有一个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吗？”

“我宁可死在马索卡的刀下，也决不离开这个城市，这就是

我的想法，也是我抱定的信念。罗萨斯还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我们的军队进入这个省的那一天，我们应该去找罗萨斯算帐。罗萨斯一完蛋，我们就是到处搜寻，也找不到敌人了。”会场上有一个青年人说。

“你们也都持同样的看法吗，朋友们？”丹尼尔问。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留下来，”年轻人一致激动地回答说。

“先生们，”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说，这时屋里刚刚沉静下来，“贝略先生的讲话，字字句句我都同意。但是，我曾经是那些想逃亡的人当中的一分子，而且现在我也不肯定我以后会不会在某个时候重下那个决心。这样我向你们诸位公开了我在言与行上的一个矛盾，因此我必须向诸位说明一下理由。现在我就开始：

“的确我们应该留下来，的确我们不仅不应离去，而应在罗萨斯周围形成一个日益收紧的铁箍，以便在阿根廷重见自由那一天把他勒死。这个道理，一般来说，用在任何一个处于和我国同样境况的人民，是再合理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先生们，我们阿根廷人，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我们是个最实际的例外。我们一道来观察一下吧！

“贝略先生说三四百人就足以在城内解决掉罗萨斯。我本人很愿意认为这样一批人就够了；不仅如此，我还愿意认为我们这一代已经逃亡的人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甚至一八二九和一八三〇年流亡国外的统一派的人也都留在城里，我们这些与罗萨斯敌对的人数多达两三千或四五千人。但是，先生们，你们知道这样一个数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味着什么吗？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力量。

“一个党派的力量的大小不在于人数多寡，而是取决于他的成员的联合是否紧密。先生们，如果各行其是，即便有十万之众，也抵不过用共同的思想、意志联合在一起并肩战斗的两三

个人。

“只要对罗萨斯独裁政权的主导思想稍加研究，便会发现，这个政权所以能存在，就在于它使公民们分裂成孤立的个体。罗萨斯不是主宰一国民众的独裁者，因为这样说过于一般化，等于把我们这样一些人也包括在内了；罗萨斯实际是对每个孤立的家庭和每个孤立的个人施行暴政，这样一来，他当然只要豢养几十个刽子手就可创造他的‘奇迹’了。

“美洲的结社组织，一是小，二是不分阶级和等级；在组织内部美德、学识和爱国主义均无多少影响；既愚昧又虚浮，不仅好猜疑而且好妒忌；各个组织本身和彼此之间，联合起来的原则仅仅是天主教教义和政治上独立的要求。

“由于丝毫不懂得联合的优越性，恰恰是在政党内部缺少这种联合。

“再加上种族所特有的生理上的怠惰天性，更加促成了我们在精神上的涣散状态。我们可以聚在一起，侃侃而谈；今天一致起来，明天又会分道扬镳，互相攻讦；至少，我们也会把再聚集起来一事丢在脑后。

“没有联合，没有联合的精神，没有能够相机组织起称之为联合会的欧洲那种权力和进步的杠杆的希望，我们靠什么去进行我们从事的事业？靠大家的热情？啊，先生们，我们的人民多少年来一直具有这样的热情，可是马索卡，也就是说，那一百多个混蛋，将我们分别进行控制，对我们为所欲为！这就是现实，所以我宁可死在战场上，而不愿呆在家里束手待毙，坐等那个我们阿根廷人永远不可能一道进行的革命，因为我们不过意味着一个人的力量。

“当然，我的好朋友所说的是不容置辩的真理，即通过消灭罗萨斯本人来铲除暴政是最适当最有效的办法。如果诸位对我说可以建立这样的组织，我将第一个抛弃离开祖国的念头。”

听完这一席话，屋里鸦雀无声。

所有的年轻人都低下头看地板，唯独丹尼尔昂着头，逐一观察那些人的表情。

“先生们，”他终于说话了，“亲爱的贝尔格拉诺替我讲了个人主义这个问题。个人主义精神历来是阿根廷人的特点，是我们祖国的不幸。但是旧教育的缺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恶果，也最能促使我们弥补这一缺欠。在开始谈过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必要性之后，继而鼓动你们组织起来，而这正是我来这里的第二个想法。你们和我都同意，应该指望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局的发展，同样你们也应该同意，当时局发生变化时，如果我们仍处于分散状态，我们的作为将微乎其微。

“此外，我们现今已处在火山口上，岩浆正在翻腾，正在咆哮，火山爆发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

“屠杀已经发生，但并未结束，而是一系列新的罪行的开端；好象缠绕人的毒蛇，即将缠住每个人的头颈。

“几个月来，罗萨斯一直通过他的《商务报》和代理人唆使那些鹰犬。

“刽子手们现在已经嗜杀成性，失去了理智，并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狂热，而这正是肆无忌惮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先决条件。

“屠刀已经磨好，暴徒已经举起手臂，受害者也已确定，恐怖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决不是自发的报复行动，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妄图以恐怖手段削弱大众的精神力量。

“是的，就是这样。在这恐怖时刻到来时，如果我们还是一盘散沙，先生们，请不要怀疑，我们大家都将成为罗萨斯的牺牲品。

“联合起来，让我们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团结起来，为将来先

倒下的人报仇；我们或者挡住刽子手们的手臂，或者发动起革命，或者在失去消灭暴政的最后一线希望时集体流亡，或者牺牲在我们祖国的街道上，而在这之前一定要给子子孙孙留下光辉的榜样。

“联合起来，在恩特雷里奥斯进行战斗的或在科迪列拉正在集结的解放者的队伍一旦进入我们省，我本人将竭尽全力促使那已在酝酿之中的圣巴托罗缪之夜提前到来。朋友们，你们不必惊慌；在动荡时期，一切流产的计谋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他们企图先通过讲坛和报刊，每天发出接连不断的威胁使我们在精神上被慑服，然后再杀我们的头。如果我能做到使他们过早地举起屠刀，那么他们遇到的将不会是一群惊恐的人，而是一个联合起来强大的人民。这样我将使恐怖反过来对刽子手们的心理施加影响，而将出乎他们的预料，不会对受害者们的精神产生任何作用。

“某些时候，为了挫败一个政治阴谋，最为可靠和万无一失的方法是尽快为其提供施展的条件。内克大臣① 曾以紧缩开支的计划，达到了使正在酝酿中的法国革命暂缓发生的目的，然而他的继任人卡洛纳大臣②，为了使人民起来革命，反对贵族和教士挥霍国库供王室享乐，从而激起贫苦的受压迫的人民的革命思想，进而为革命到来提供了方便。

“我现在放弃了平静的生活，并用自己的名声去换取敌人的一切机密；我虽然怒火中烧，却伸手同祖国的那些刽子手们的沾满鲜血的双手相握，我还要用言语去刺激他们的中了毒的心灵，鼓动他们去犯罪，因为我认为他们的罪行可以推动受压迫者起来向他们复仇。因为一个有血气的人在光天化日下把匕首刺进一个刽子手的胸膛之日，或者说那一时刻，先生们，将是暴君完

① 内克(1732—1804)，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
② 卡洛纳(1734—1802)，一七八五年任法国财政总监。

蛋之时；因为受压迫的人民只需要一个人，一声召唤，一瞬间便能轰轰烈烈地从被奴役的地位走向自由，能不再消沉，立即行动起来。”

这时丹尼尔容光焕发，目光炯炯，他那厚厚的总是红润的嘴唇变得通红。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只有深思熟虑、不卑不亢、慷慨而又勇敢的爱德华多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托着额头。

“对，联合起来，”有个青年说，“现在组织起来自卫和防备马索卡们，迎接革命和绞死罗萨斯。”

“联合起来，”丹尼尔说，他第一次提高了嗓门，同时晃动着他那端正、聪敏、高傲的头，“联合起来将来好建立起我们祖国的社会；

“政治上联合起来以确保祖国的自由和法制；

“工业、商业、文化、科学界联合起来以确保祖国的文明和进步；

“所有基督教教派联合起来，以得到我们所缺少的精神和美德；

“在所有方面并永远联合起来，以确保我们强大有力，以确保我们成为美洲的欧洲人；

“使每个人和每个民族都联合起来，以便深刻而具体地分析，五月革命临时建成的共和国作为一时需要的产物在政治上是否欠妥，还是要成为最后的永久性事实；

“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以期明确了解五月革命在使人民摆脱一个外国国王强加在身上的锁链后屏弃君主制是不是错误；总之要弄清我们所受过的种种影响，及这些影响的一般根源；

“你们把自己说成是世界革新者的接班人，你们爱祖国，渴望法制和自由吗？那好，请你们记住，在漫长的独立战争时期，

为了与共同的敌人战斗，他们以及整个美洲是联合在一起的兄弟；现在你们也应该联合起来去反对我们社会改革的大敌：愚昧，挑起野蛮感情的政治狂热这个煽动者，以及使我们分裂、堕落、记私仇、爱虚荣和偏执的宗教怀疑主义。因为，请相信我，我们缺少宗教信仰、美德和文明；我们只接受了伴随文明而来的恶习。”

丹尼尔在讲话过程中，慢慢站了起来，其余的人似乎全被他那激昂的话语所打动，也都纷纷站了起来。这位年轻的演说家的最后一句话刚刚说完，爱德华多便伸开双臂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先生们，你们看吧，”贝尔格拉诺环视一下整个会场说，他的左臂仍然搭在丹尼尔的右肩上，“你们看吧，我的脸现在淌满了泪水，然而我从幼年起眼睛从未流过一滴泪。这你们想得到吗？不可能。你们的心都被我的朋友的话打动了，我为我们祖国的未来也同样感动。我相信祖国会新生，我相信祖国的伟大和光辉灿烂的前程。但是，为祖国萌生这一切的拉普拉塔联合，我们这一代不可能使之实现，甚至我们的下一代也不可能；我所以流泪，就是由于支配我的这样一个严酷信念：无论是我，或者是你们，我们都将不能看到拉普拉塔河上升起的光芒万丈的文明的自由曙光，因为我们还缺少使兄弟联合起来的修养、习惯和教育，而这种兄弟的联合只是我们父辈受到象争取独立那样伟大的神圣事业的启示时才得以完成。”

“对，对，我们要联合起来，”许多青年大声说。

“别说了，爱德华多，别说了，我的上帝，”丹尼尔对着爱德华多的耳边说。“对，朋友们，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丹尼尔继续说，“现在我们该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分开了。我去起草我们的章程，章程会很简单，只需要表达出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即在自卫或革命起事需要时，我们能在一刻钟之内集合起来。

“今天是五月二十四日。在二十五日的朝晖出现之前，我们聚在这儿的这些阿根廷人必须散去，因为我们还不能自由地迎接黎明。

“六月十五日的相同时间，我们还在这儿开会。

“最后还有一句话：请诸位一定充分利用各自的影响和办法，防止我们的朋友继续逃亡；如果有人决心要走，请来找我，我保障安全上船。但是，只有发生这种情况时，你们才可以找我。除此之外，你们都得回避我，在生人中你们必须指责我的行为，你们要通过贬斥使我的名声扫地；因为在争取祖国自由的严峻考验中，我雪耻的时刻就要来到了。你们放心了吗，你们能完全相信我吗？”

青年们都拥到丹尼尔跟前，他得到的回答是每个人的紧紧拥抱。

随即通往大厅的门打开了，接着大门上开的小门也打开了，十分钟之后与会者中只剩下丹尼尔和爱德华多两个人。

他们从大厅回到举行会议的那间屋子，他们看到桌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戴着帽子、披着一件绛紫色披风，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他一直呆在紧挨会议室的那个房间里，还特意把门开了一条缝，因此会上的情况他了如指掌。

“怎么样，先生？”

“怎么样，丹尼尔？”

“您满意吗？”

“不。”

爱德华多微微一笑，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

“可是，先生，您现在有什么看法吗？”丹尼尔问这个新出现的人。

“我看所有的人后来都被爱国这一美好感情所打动，这会儿他们可以做出最大最壮烈的牺牲；但是在六月十五日之前，其中

一半人已经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另外一半人也已忘记联合这件事了。”

“那，那，那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丹尼尔大声说，并挥拳猛力砸了一下桌子；看来他对这个人很恭敬，这会儿竟一时忘记了这一点。这个人脸庞很宽，气宇轩昂，显得既威严又睿智。

“怎么办？只有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使这一事业有个开端，好让我们的子孙去完成。”

“可是，拿罗萨斯怎么办？”丹尼尔问。

“罗萨斯是我们社会现状的具体反应，而正是社会现状本身在阻碍我们并保护着罗萨斯。”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杀掉他……”

“由谁呢？”和丹尼尔谈话的那个人微笑着问。

“任何一个有天良的人。”

“不行，丹尼尔，不行；只有具备下述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才可能成为诛杀暴君的人：或利欲熏心肯为金钱谋刺，但我们党内没有这种人；或有共和狂热，而这种人在我们时代还不存在。”

“那么，怎么办？”

“努力，坚持不懈地去努力；为了自由和文明争取到每一个人，就是一个胜利，尽管这个胜利微乎其微。贝尔格拉诺，你说是不是这样？”

“是的，先生。”

“好啦，今天晚上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了，我们该走了，我的朋友，我的孩子们。起码上帝会奖赏你们的圣洁心灵。”

“我们走，先生，”两个青年人齐声说，然后跟着那个人一道来到大厅。看来那个人很早以来就对他们在精神上有很大影响。

那个人把手伸给爱德华多，因为爱德华多移动左腿时显然很吃力。

忠实的费明坐在大门口观察着是否有人走近那幢房子。

“车子来了吗?”丹尼尔问。

“半小时前就已停在街口了。”

巡夜的人这时刚刚报过十一点。

丹尼尔说了一声,费明立即回到那幢房子里,把在后面放哨的爱德华多的那个仆人叫来;然后爱德华多、那个新出现的人以及那个仆人,一道去街口乘车。

当房子里只剩下丹尼尔和费明的时候,丹尼尔轻轻吹了一下口哨,随即听到有人从屋顶平台上用患感冒的声音细声细气、颤抖着回答:

“我在这儿,我敬爱的丹尼尔,我已经可以从这个冰冷的、阴暗的、可怕的高空上下去了吗?”

“是的;您下来吧,我敬爱的老师。”丹尼尔模仿着我们的老朋友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的声调和方式回答说。

“丹尼尔,你在要我的身体和我的生命……”

“我们快走吧,老师,车上还有人在等我们。”

丹尼尔说完就拖着坎迪多先生离开了玛塞莉娜夫人的那幢房子,费明把门锁好,把钥匙收了起来。坎迪多和丹尼尔上了车,在费明和曼努埃尔跳上车尾之后,车子很快在漆黑的科查万巴街消失了。十五分钟后,车子在圣胡安修道院后面的护法者街停下,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人下了车,接着车子一直来到丹尼尔的住所,到那儿所有的人都下了车,时间已是夜晚十一时半了。

第九章　未来的设想

“去新广场，”丹尼尔吩咐他的英国车夫。车夫立即策马疾驰，直奔指定地点，在那儿坎迪多先生下了车，因为正如大家知道的，他就住在那儿附近；然后两个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仆人，来到丹尼尔的住处。

丹尼尔穿过大厅时，大礼服已经解开，领结也已松开，为的是只耽搁必不可少的一点时间把便装脱下，换上参加舞会穿的衣服；对于他那种好动的身体和那样动荡的生活，一分一秒都非常宝贵，因为他的全部时间都用于斗智和爱情。

“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跟你去了，”爱德华多说，因为他行走非常困难。

“你看快到十二点了，一到十二点，阿玛莉亚和我的弗洛伦茜亚就该进入舞会大厅了，我也该去那儿照应她们，并且做某些今天非常必要的引见。”丹尼尔一面说，一面走进卧室脱下衣服，与此同时，费明业已猜到主人的想法，连忙在镜子前放上灯，为他准备好衣服。

“丹尼尔，你可真幸福呀！”爱德华多说着朝扶手椅背一靠，把无力而又疼痛的那条腿伸了伸，同时解开大礼服，因为这时他感到右肩的伤口非常难受。

“你在说什么，亲爱的爱德华多？”

“我说你是大自然造就的最独特同时也是最幸福的人。”

“你真的这样看吗？”

“我可以起誓。事情一过就放得下，并能随心所欲地去考虑你自己要办的别的事情，你这么容易变换思路真是难得。你拿生命冒险，你一心一意从事政治谋划，一头钻进当前的危险事件中去；你脑筋好，使你精明、才智超群；在表现出你有无比刚毅的性格和无比伟大的思想之后仅仅两分钟，你可以令人吃惊地带着无所谓的神情嘻笑着从人生最崇高的事业转而去过最庸俗的生活。刚才的经历和我们的一切作为，你记忆犹新，可是你现在站在镜子前面，就象我们现在一个最最轻浮的青年那样梳理头发，准备去舞场上炫耀一番，简直和刚才判若两人。我的朋友，这就是所谓的幸福生活吧。”

“你看这样行吗？”丹尼尔回转身，指着刚刚系好的细麻布领结问爱德华多。

“见你的鬼去！”爱德华多回答说，他一听朋友用故意作出的一本正经的口气提出那一充满揶揄的问话，脸上显露出十分恼火的样子。

“我是要见鬼去，”丹尼尔说，仍然对着镜子继续梳理头发。

“你说下去，亲爱的爱德华多，”丹尼尔又说，“你历来最擅长心理分析；不过，这次你发表完你的长篇议论后，我打算只给你打个‘中等’分数……啊，你不答话！那好，我来替你说。”

丹尼尔这时已梳理完毕，说着走过来坐在他的朋友身边，把一只手臂放在他朋友坐着的那只扶手椅的椅背上。

“亲爱的爱德华多，我的性格比所有的东西都更容易理解，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大自然的永恒法则。所有一切，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是转瞬即逝、反复无常的。凡是上帝创造的东西，都由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构成了美与和谐；世上没有什么比人的心灵更能反映存在于宇宙中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变化。人们的心情、想法和理解，就象蛋白石外表的颜色，每日每时，甚至每一

分钟都会突然发生变化。在进行伟大思考的时候，任何一点无足轻重的东西，如我们写字用的笔、思考时眼睛盯着的火或书、孩子的笑声或昆虫的翅膀，都会使人同时产生一种微不足道的念头，而这个念头却和所有的重大想法一样，占据人的全部注意力。在幸福的时刻，一闪而过的某个想法会使我们的幸福一时罩上一层乌云；沉浸在幸福的时候，心中则会滴上泪水。在从事最严肃的事情的时候，人可以转而本能地去寻求最轻浮的享受和消遣；心灵的高尚常常使普通人神化，但庸俗往往要突然在最伟大和最光采的人生画卷上打下它的印记。深恐自己天性自然外露的人总要戴上一层虚伪的面纱，庸人认为这种面纱很严密，但对目光敏锐的人来说却是透明的；有一种人脸上的表情、言谈和举止总是那么严肃，他们那是在制造假象，因为他们的严肃并非内心感受的结果，而是思想僵化的产物，而思想的僵化使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无力对付人生中出现的各种局面，或者使他们在社会上举步维艰。不愿虚假的人就会象我这样：随遇而安。此外，爱德华多，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这儿的人的性格是美洲最反复无常、多变的；这儿的人从小到死都是孩子气和成人的味道兼而有之，这个特性使他们招来了专制统治，好让他们尝尝对自由不专一的味道。这就是你心里的想法，爱德华多。可是，你愿意我教会你一眼就看透别人的内心想法和别人一开口就知道他的心思吗？你想让我用实例向你说明最有才智的人如何从完全为社会的思想降到只要个性和自私自利的感情吗？我的实例就是你自己。”

“是我？”爱德华多扭过头盯着他的朋友回答说。

“是你，爱德华多，就是你。你看不惯我，并不是因为我从严肃而又艰难的政治活动转而去注意舞会的衣着；使你不快的是你的命不好，或者说是因为你不能和我一道去舞会。”

“你说的是我，丹尼尔？”

“是你，爱德华多。你刚才在我们的会议上，讲起话来完全象个伟大的哲学家，可是几分钟过后，你却象所有的可怜虫那样，只想到你自己爱上了一个女人。刚才你思念的是祖国，这会儿你思念的是阿玛莉亚；刚才你考虑的是如何争得自由，此时此刻你考虑的是如何得到一个女人的心；刚才你怀念的是祖国的文明，现在你想的是你情人的那双明眸。这是实际情况，爱德华多。人就是这样，本能就是这样。”

爱德华多这时低下了头，用手托着。

“我的朋友，你认为我有丝毫指责你的意思吗？”丹尼尔继续说。“不对。我得知你爱上我表妹的时候，我难得有过那么高兴。象她那样温柔、美丽、多情的女人，最适合你的心地和性格了。她也爱你，难道你还不知足吗？”

“不，丹尼尔，这不可能；她只是怜悯我。”

“不对，她是爱你；你那感人的境遇本身就促使她爱上了你。”

“你真这么认为吗？你再说一遍，你相信阿玛莉亚爱上我了吗？”爱德华多问得那样急切，同所有热恋着的人一样，对于说他一定幸福的话百听不厌。

“我相信，而且我相信不仅如此：我认为不必等到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将有两对最幸福的人，就是你和阿玛莉亚，弗洛伦茜亚和我。”

“是的，丹尼尔，我爱她。你了解我的身世，你知道我的心所经受的只是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我的心对世间庸俗的东西是那么格格不入，似乎它保持着全部活力和全部纯真的爱情，就是为了奉献给我只在梦想中才存在的那个出众的女人；现在这颗心找到了她，丹尼尔，并且以争光的热情、疼爱妹妹的感情和崇敬上帝的心情爱她。由于时代令人失望，我的心变得消沉、冷漠，但现在重新恢复了青春的活力，我觉得我好似生活在幸福的

天堂。我日思夜想的是得到她，依偎在她身旁，用双手替她遮住骄阳以免她这娇嫩的花朵凋零，透过她那双清澈的眼睛了解并满足她内心深处的愿望。我作为一个人，为她所做的一切将超出人们的想象，我要争得荣耀以期使她的前程光明；我要是神，我将会摘下最明亮的那颗星，然后对她说：阿玛莉亚，你来主宰这一切吧……”

“很好，我的爱德华多，”丹尼尔赞叹地说，同时把手放在他的朋友的苍白而端正的额头上，“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他的情意若是不能升华到诗一般的境界，就不会有真正的爱情。”

“丹尼尔，我爱她，”爱德华多继续说，几乎没有去听朋友在说什么，“我爱她，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我的心，我的生命，我的财产，一切都属于她；我们将永远住在乡下，在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生活。丹尼尔，难道真有这种幸福在等待我吗？”

“是的，爱德华多；而且远不止这些，你听我说吧，不要再过多久，我们将获得自由，从而有充分发挥才干的广阔天地。我们可以在家庭中得到幸福，我们可以在祖国赢得荣耀。那时我们要在一起生活，使巴拉卡斯的房子变得无比美好，其中一部分由你和阿玛莉亚住，另外一部分由弗洛伦茜亚和我住；那时一旦需要别人分享我们的幸福，我们两双就互相邀请。”

“这个计划太妙了！妙极了！丹尼尔。我们将来还要自己教育子女，对不对？我们那时一定要忘掉我们青年时代的这些暗淡的岁月，这个刺刀顶着胸膛度日、目睹祖国最优秀的儿女纷纷逝去的可怖时代……”

“你瞧！我怎么对你说来着？设想未来本来能使我们感到片刻的欣慰，可是你自己不知怎么却要在斟满美酒的杯中倒进忧国的苦汁。算啦！我们不谈这个了，”丹尼尔一面说，一面站起身看看钟，“马上就到十二点了，爱德华多。”

“好吧，你走吧。”

“阿玛莉亚在舞会只会呆上一个半或两个小时。”

“干嘛要在那儿呆更多的时间哪?! 我说你不要让她跟那群无赖中任何一个人跳舞，免得被他们呼出的臭气熏脏了。听清楚了吗?”

“好的，还有什么事吗?”

“她离开舞会的时候，你要挽着她一直送到马车跟前。”

“是的，那就让弗洛伦茜亚随便跟谁走就是了。”

“你不是有两只手臂嘛。”

“我十分荣幸。还有什么?”

“离开舞会以后，你要送弗洛伦茜亚回家，对不对?”

“你总不会希望弗洛伦茜亚自己一个人回家吧。”

“那好，凌晨两点正，我坐你的车到弗洛伦茜亚家附近，等弗洛伦茜亚下了车，咱们俩换一下，你坐上你的车，我上阿玛莉亚的车，我送她去巴拉卡斯。”

“啊! 先生，我还以为您肯赏光和我一道吃夜宵哪。”

“丹尼尔，我已经有十个小时没见到她了呀! 明天一整天咱们都在巴拉卡斯度过。你能原谅我吗?”

“有一个条件。”

“你提什么条件都行。”

“明天你要全天躺在床上。”

“见鬼! 我已经在床上熬了二十天，你还要我躺在床上干吗?”

“减缓一下你今天对伤口的刺激。你这个疯子，你现在都快站不起来了，十二个小时以来你一直只靠一条腿走路，一个情人这副模样是最可笑的，”丹尼尔笑着说。

“是这样，可是……，人家并不知道我，”爱德华多说，脸一直红到耳根，还尽力把右腿伸直。

“天呀! 我的天呀!”丹尼尔仰天大声祈祷。

“你快见鬼去吧!”爱德华多说着往椅背一靠。

“不对，我是去舞会；到那儿之后，我跳第一个舞就是以你的名义跟……你想要我跟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跳舞，对吗？”

“丹尼尔，你今天的情绪真叫人受不了。”

“噢！那就跟阿玛莉亚，你觉得好吗？”

爱德华多伸出手用力握了握他朋友的手，并对他说：

“请带给阿玛莉亚。”

然后两个朋友分开，爱德华多仍然坐在安乐椅上沉思，丹尼尔上了车。马在胜利街上奔驰，蹄铁在石子路上迸出火花，马车朝胜利广场驶去。

第十章　舞会在继续进行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述，丹尼尔进入举行舞会的客厅时已是午夜十二点了①。

弗洛伦茜亚在各个客厅走来走去，丹尼尔朝他的表妹坐着的地方走去，她就坐在那位脑子里装着所有在场的人的简历，“决不妥协的”夫人的旁边。

丹尼尔向那位夫人致意，她的回答相当冷淡。丹尼尔随即拉着阿玛莉亚的手，挽着她的手臂，一面在大厅里慢慢走，一面问：

“你和那位夫人谈得很久了吗？”

“不是。可是她说个没完。”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是N夫人……”

“不对，她是N夫人的丈夫……”

“什么？”

“我是说在她和她丈夫这对夫妇之间，两个人的关系是颠倒的，她是丈夫，而她丈夫是妻子。”

“这话我只信一半。”

“她是女流中最坚定的统一派，我认为她是最高傲的布宜诺

---

① 据第八章所述，应是十二点半。

斯艾利斯女人。我刚到的时候，你笑得那么厉害，她一定在向你讲什么特别俏皮的话吧。”

“是的。她告诉我说，罗隆夫人举办茶会时，在请帖上还写上开始先喝牛奶咖啡。”

“咳！”

“不是真的？”

“不是，阿玛莉亚，那不是真的；都是统一派的女人们编出来的；她们恼火，可是手里只有嘲弄这个唯一的武器。不过，她们用得可是十分得心应手。罗隆夫人是联邦派那一圈人当中的好人，她对所有的人都很心善，从来不拒绝不幸的人。好了，谈谈别的吧。你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吗？”

“不过二十分钟。”

“介绍你去见曼努埃拉了吗？”

“没有。”

“阿古斯蒂娜呢？”

“也没有。在这儿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阿玛莉亚老老实实地说。

“我的天呀！那，弗洛伦茜亚在干什么？”

“在跳舞。”

“噢，跳舞！”

“她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开始跳了，这会儿……”

“对，对；她这会儿，这会儿在那儿，你看，就在那儿。”

“陪着她的那个人是谁？”

“我的一个朋友；不过，你来瞧，那个就是曼努埃拉，我领你去认识一下。”

“你告诉我，我向她致意的时候，要不要喊联邦万岁呀？”阿玛莉亚看着她表兄问，脸上露出最最调皮的笑容。

“曼努埃拉在罗萨斯整个家族里是唯一的好人，也许他们最

终可以使她变坏，但她天性是很善良的。”丹尼尔在他表妹的耳边说，因为这时他们距离阿根廷大独裁者的女儿只有几步远了。

“这是我的表妹，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夫人；小姐，她希望能有幸向您表示敬意。”丹尼尔说这话的同时，向曼努埃拉伸出手去，并大大方方地行了个礼。

曼努埃拉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最好的语气同阿玛莉亚相互敬过礼，并亲自请她坐在自己的身边。

丹尼尔请阿玛莉亚允许他走开一会儿，便去找他的弗洛伦茜亚。这时所有的客厅都挤满了一对对的人，弗洛伦茜亚夹在其中看不见了。

“请问，小姐，您知道弗洛伦茜亚·杜巴斯基耶小姐在哪儿吗？”丹尼尔终于走到她面前以后问。

“在那儿，”弗洛伦茜亚指着一面大镜子回答说，镜子里正好照出她的倩影。

“啊！多谢啦。不过她太远啦，下一只曲子，我只好忍痛不请她跳了。”

“那太好啦，先生，因为她已答应别人了，是不是，先生？”弗洛伦茜亚问她身旁的那个人，那个人是丹尼尔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

“请问陪您的这位有福气的先生是谁？”

“陪谁？”

“陪弗洛伦茜亚的。”

“是您的仆人。”另外一个青年人说，他这会儿正好走到他们跟前，是几个小时前参加那次秘密会议者之一。

“哎哟！显然你们是合伙对付我呀，”丹尼尔一面说，一面兴高采烈地盯着他的未婚妻的脸和全身上下仔细看。

“这可是您说的，”弗洛伦茜亚说。

“那好，我去找能跟弗洛伦茜亚小姐相比的人喽。”丹尼尔说

着非常风趣地向她敬了个礼，她报以微笑，两个人从而表明："我很高兴。"然后丹尼尔重又回到阿玛莉亚那儿，她正在和曼努埃拉·罗萨斯小姐促膝而谈。

虽然阿玛莉亚已有先入之见，对那个女人的姓氏从内心反感，但是那个女人的善良、宽厚的天性仍然使她感到亲切和纯朴。而曼努埃拉则对阿玛莉亚的美丽容貌、温柔的语调和自然流露出来的高雅风度留下强烈的印象，很快对丹尼尔这位漂亮的表妹产生了好感。丹尼尔的才华早已深得罗萨斯左右的赏识：在女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个轻浮的、只知谈情说爱的公子——女人们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本事；男人们的看法是，他正准备才干，以便将来有朝一日好为联邦的神圣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曼努埃拉和阿玛莉亚两个人虽然不能说谈得很亲切，但还算起劲。在丹尼尔和马里亚诺·马萨上校分别走到阿玛莉亚和曼努埃拉小姐面前的时候，《商务报》的编辑、巡夜队司令尼古拉斯·马里尼奥也同时站到那两个年轻女人的面前。

一支圆舞曲奏起来了。

马萨上校向省长的女儿伸出手去，省长的小姐接受了他的邀请立即站起身来，同他去跳圆舞。

《商务报》的编辑也想学马萨的样子，向阿玛莉亚伸出了手，还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话。

丹尼尔二话没说，拉住表妹的手，让她站起来，并转过身，脸上挂着最老练的外交家的那种微笑，对伸着手僵在那儿的马里尼奥说：

"马里尼奥先生，她已接受了我的邀请。"

由于叫牌没人理会，那位编辑只好留在自己的位子上。这时表兄妹俩已站到跳圆舞的行列之中了。

在这些跳圆舞的舞伴当中，弗洛伦茜亚和她的舞伴以及阿玛莉亚和丹尼尔最后成了舞池里最引人注目的两对。

弗洛伦茜亚和阿玛莉亚与其说是两个女人，不如说是两个掠地飞行的天使。

弗洛伦茜亚满面春风，生气勃勃。

阿玛莉亚随着乐曲轻盈、安详地移动。

她们俩由各自舞伴带着，脚好象没有沾着地毯，而是象仙女和幻影一样在上面轻轻滑过。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她们俩身上，随着她们飞速的旋转来回转动。她们是爱情的和风，从人们身边掠过时，犹如乐曲的音符和一束束的光；人们即或只想看到绸缎衣裙和丝织花边下面的纤纤小脚，也属枉然。

音乐突然结束，这两个年轻女人好象有种超人的意志力，也猛然停止那高速动作；她们挽着舞伴的手臂穿过客厅，就象刚刚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样安详。

弗洛伦茜亚面颊红得象玫瑰。

阿玛莉亚白得象珠贝。

弗洛伦茜亚的相貌闭月羞花。

阿玛莉亚的容颜沉鱼落雁。

这两个朋友一道在客厅的角落里坐下，没过一会儿，曼努埃拉挽着阿古斯蒂娜的手臂走到阿玛莉亚跟前。

丹尼尔一直在他的情人和表妹的前面站着。

曼努埃拉替阿古斯蒂娜作了介绍，而阿古斯蒂娜一面同阿玛莉亚说话，眼睛却一直盯着这个图库曼女人秀发上的那颗漂亮的珍珠。

四个年轻女人坐在一起，曼努埃拉同弗洛伦茜亚交谈，阿古斯蒂娜则一个劲儿地向阿玛莉亚问有关衣着、彩带、花边之类的事。

阿玛莉亚对那个漂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人的坦率感到迷惑不解，不时把目光投向丹尼尔以询问身旁的那位夫人是怎样

一种人。然而阿古斯蒂娜对此丝毫没有察觉，因为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阿玛莉亚的服饰上，甚至连针脚也仔细观察一番。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阿古斯蒂娜在向阿玛莉亚问过在哪儿能找到和买到她头上那样的珍珠以后说。

“能得到您的友情，夫人，对我将是最大的荣幸，”阿玛莉亚回答说。

“很久以来我就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阿古斯蒂娜接着说，“我甚至都想不要通过别人引见就直接去您府上拜访，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对我的朋友总是很直率的。您一定肯把您的东西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是不是？”

“那我感到再高兴不过了。”

“现在什么都缺，店里都是空空的；今天多亏弗洛伦茜亚，要不我来参加舞会都没有合适的衣服。现在法国的服装都是邮寄来的，可这得有人从那儿给你寄才行，是这样吧？”

“啊，是的！”

“这事我也天天对曼西利亚念叨，可是管什么用呀！简直象和墙壁说话一样！您和您丈夫多幸福呀！听说您所有的东西都是以前从法国买来的，真的吗？”

“是的，夫人，是这样。”

“啊，您真福气呀！”

她们继续谈的基本上还是先前那个社会——阿古斯蒂娜羡慕的天堂——的一些情况。丹尼尔正要插嘴改变话题的时候，在他和阿古斯蒂娜之间插进来一个又黑又胖又矮的先生和一个又高又胖又白的夫人。那个男人就是医学博士兼外科医生里维拉先生，女的是他的妻子梅塞德斯·罗萨斯——省长阁下的另外一个妹妹。

这位夫人最招人注目的，不是身上穿的带黑天鹅绒饰物的腥红色缎子衣服，也不是那副黄晶大耳环和脖子上的珊瑚项链，

而是长在白净脸上的皱巴巴的金黄色的痣，那些痣很大，在她那滚圆的下巴上显得分外扎眼。

这位夫人爱好的是诗歌，生性主张民主。她在阿古斯蒂娜和阿玛莉亚中间一站，好象刚刚不是喝的一杯灵泉① 的泉水，而是灌了四大碗霍夫曼混合甜酒，这是说里维拉大夫的这位好夫人的脸色不是红润，而是通红；她的面颊可以使精于经济的圣方济各会最忠实的卫士羡慕不已。这时上面挂着从额角毛孔渗出的汗水，汗水成串流下，象雨露一样落在她那雪白滚圆的肩膀上。

“喂，我到处在找你哪！”她对她的妹妹阿古斯蒂娜说。

“噢，你不是找到了吗；有什么事吗？”

“瞧我这身汗；该去入席了。”

“到时间了吗？”

“是的，已经到了。贝略先生，您好呀？”

“夫人，我向您致敬。”

“最近到处看不到您的人影，您干什么去了？弄得所有女人都想您。这位是您的表妹吗？”

“是的，夫人。她是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夫人。能把她介绍给您，我感到很荣幸。”

“认识您真高兴，”梅塞德斯夫人一边说一边把手伸给阿玛莉亚，阿玛莉亚在丹尼尔引见时已经站了起来。“我非常希望以后跟您多来往，”梅塞德斯夫人接着说，“您别等着贝略领您去我家，您方便的时候，尽管来我家吃饭好了。如果您愿意，我丈夫可以去接您，因为我可不象他那么好吃醋；这个就是我丈夫里维拉，他是大夫，您以前没听说过他？”

“夫人，很遗憾。”

---

① 灵泉，据希腊神话记载，它源于女神缪斯居住的赫利孔山麓，系由飞马珀伽索斯踢开岩石而成，故又称“马泉”。

“好，那太好啦。您要是了解他这个人呀，唉！他缠得我都喘不过气来；我就是当着他的面说他，好羞羞他。你听见了吧？”

“我听着呐，梅塞德斯；不过你是在说笑话。”

“厚脸皮！好啦，我已跟您说过了，我那儿和您自己家一样，您随时都可以来。”

阿玛莉亚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她完全不知所措了。她从未想象到世上有这种人，更未料想她自己非得同这种人打交道。然而，在罗萨斯家族，最无害和最值得称道的还就是他这位妹妹的坦率得出奇的性格。

幸亏马萨少校——他那天晚上似乎是曼努埃拉的陪同——正好这时来请曼努埃拉入席，情况才突然发生了变化。

一转眼的功夫，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跟着曼努埃拉站了起来。

联邦派的夫人们，象众星拱月那样，簇拥着一八四〇年联邦的这颗耀眼的晨星，竞想贴近她，走在她的身边，好在就餐时坐在她旁边。

统一派的夫人们恰恰相反，不是仍然坐在原地不动，就是尽可能同那些人离得远远的，彼此间会心地递眼色。

就在曼努埃拉和阿古斯蒂娜离开座位的时候，丹尼尔朝他的一个朋友打了手势，那个人走过来之后，丹尼尔跟他附耳说了一句话，那个年轻人便伸手去扶阿玛莉亚，与此同时，弗洛伦茜亚挽起了丹尼尔的手臂。

当他们穿过客厅和走廊朝宫内的大餐厅走去的时候，N夫人由一个年轻的先生陪着，走到阿玛莉亚身边附在她的耳边说：

“祝贺您有了新交。”

阿玛莉亚以微笑作为回答。

“我理解您笑的意思，我同意。但是有个严重问题。”

“严重的问题？”阿玛莉亚说着就停住脚步，只觉得心里直扑

腾，因为在那儿所有的一切使她不是担惊受怕就是忐忑不安。

“是的。”

“什么问题？”

“马里尼奥想插一手。”

“是眼神有点那个的人吗？”

“就是他。”

“噢，那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吗？”

“是呀。”

“他一直在盯着您，您到哪儿他盯到哪儿，简直要把您吞下去。他刚刚对我的一个朋友说，他非把您弄到手不可，要不他就见鬼去。”

“啊！夫人，那我们真该庆贺一番了。咱们入席吧，”阿玛莉亚说着重又挽起同伴的手臂。

“别，别走，您慢点儿，”N 夫人说。“亲爱的，您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人。”

“那个人嘛，只能说他是个疯子，夫人！”阿玛莉亚回答，同时轻轻地耸了一下肩，并对N夫人莞尔一笑。

丹尼尔因为阿玛莉亚迟迟不入席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为她在弗洛伦茜亚旁边留了一个位子，唯恐会被旁人占去。

阿玛莉亚来到餐厅时，幸好那个座位还空着，她便坐下了，丹尼尔和他的朋友站在弗洛伦茜亚和阿玛莉亚的背后。

在这种场合担任典仪官的历来是埃雷斯卡诺上校，他早已根据在场者的地位为某些人安排好坐次，余下的席位大家（夫人们）可以随便入坐。

第十一章　餐桌即景

罗萨斯小姐坐在餐桌的主位上，她的左边是财政部长曼努埃尔·因西亚尔特先生，她的右边是英国女皇陛下的公使曼德维尔先生。公使先生是在省长阁下刚刚离开他的府邸就来这儿的，在这之前，在庆祝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诞辰的外交宴会上，他曾有幸与罗萨斯同桌，同桌的还有外交部长阿拉纳先生，但是外交部长由于宴会后胃感到不适，不得不回家去了。

坐在曼德维尔先生下手的是梅塞德斯·罗萨斯·德·里维拉，她对面是阿古斯蒂娜，左边是撒丁岛① 的总领事皮科莱特·德·埃米隆先生；再往下都是参加那次联邦派活动的地位显要的夫人们，在她们中间夹着几位当时的知名人士。其余的男人，有的站在夫人们的椅子后面，有的三五成群地呆在餐厅的角落里。

曼西利亚将军坐在曼努埃拉对面，即餐桌的另一个主位上。

餐厅里静悄悄的，几乎听不到杯盏、餐具发出的响声，使人觉得这似乎与那种场合和那次活动的目的颇不相称，所以使在座的大多数人感到十分难受，因为餐厅里象举行葬礼一样静穆。那些夫人们——联邦神圣事业的英雄捍卫者们的妻子——往嘴里送食物的造作表情真是精采！

---

① 撒丁岛，属意大利，在1720—1860年为王国。

她们把叉子从盘子里拿起来的时候那么轻，好象手里捏着的是极其灵敏的天平指针，稍有不慎便会向一侧倾斜；小块的鸡肉和甜点心往嘴里送的时候也是那么当心，好象高雅的人在闻娇嫩的凤梨花一样；她们的嘴唇似开不开，轻轻咀嚼，而且每吃一口，事先总要先左顾右盼一番，似乎怕有人会发现自己犯了动口这一大罪，尽管当时是在餐桌上。

加图① 立下的所有戒律在席上得到严格遵守：刀叉始终不离盘子，端上的食品一直在盘子上；人人都在等着旁人先发问，然后才说话，可是无人先开口，所以就鸦雀无声了。

可是在座的有一位夫人，她吃得比任何人都痛快，那就是安东尼奥·迪亚斯夫人。安东尼奥·迪亚斯是陪前总统奥里维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亡的乌拉圭人中的知名人物。这位夫人的女儿都很漂亮，那天晚上也都来了。她吃过火鸡鸡腿和母鸡胸脯肉，作为甜食正在津津有味地吃半份布丁，为的是解一解那两三片火腿留在嘴里的咸味；她吃火腿是为了中和一下蛋黄油留在口中的奶油味，而她一开始先吃那道蛋黄油则是为了开胃。

所罗门、圣科洛马和克雷斯波三位上校，马里尼奥少校，托雷斯和加西亚·冈萨雷斯·培尼亚二位博士，加里戈斯和贝劳斯特吉二位议员，是陪伴夫人们坐在餐桌旁的联邦派要人。但是上校们，特别是那位少校，打心眼儿里诅咒那个典仪官埃雷斯卡诺，因为他安排他们坐在那里，实在尴尬，觉得吃的每一口东西好象都卡在喉咙口，所罗门直冒汗，圣科洛马胡子气歪了，克雷斯波则一个劲儿地咳嗽。

曼西利亚将军很清楚，在这种场合，这么安静和这种乡巴佬式的拘谨都十分可笑，于是朝他那些联邦派朋友的一翼突然来了果敢行动。

---

①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和作家。

“先生们，干一杯，”他端着酒杯站起来，用他在议会作为激烈的统一派分子时特有的洒脱派头说。

女士们和先生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

“诸位，”曼西利亚说，“为我们本世纪的第一伟人，为将永远消灭统一派野种和将使法国跪倒在联邦政府面前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将军——著名的荒漠英雄、尊敬的护法者——的健康干杯！先生们，我还要为他的在今天这个日子来到世上给全美洲带来荣耀的高贵的女儿的健康干杯！”

曼西利亚将军的话犹如导火线，而那些大名鼎鼎的来宾就象大炮，刚一触火，他们的狂热顷刻便猛烈地迸发出来了。

沉默随即被打破，拘谨也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喧闹、轻松和纵酒。

“先生们，我来举杯祝贺，”加里戈斯议员大声说，同时端着酒杯站了起来。他说：“让我们为我们的美洲英雄举杯祝贺，正如德高望重的联邦派议员安乔雷纳前几天十分恰当地形容的那样，他在教训欧洲，使他们明白我们对欧洲一无所求；祝贺欧洲学会了解我们，知道在全美洲打败为了臭钱卖身投靠法国的统一派野种的军队和组织的英雄，有能力从这儿使欧洲的老朽王朝心惊胆战。让我们为他的高贵女儿、联邦的第二英雄曼努埃莉塔·罗萨斯—埃斯库拉小姐的健康干杯！”

如果说曼西利亚将军的祝酒词燃起了联邦分子心中的狂热，加里戈斯则使他们一时憋在心里的疯狂倾泻出来。大家都高举酒杯一饮而尽，甚至曼德维尔先生听到对欧洲及其王朝做了如此亲切而又讨好的祝愿之后，也开怀畅饮。

“先生们，我也来祝酒，”人民护法社主席一见站在弗洛伦茜亚和阿玛莉亚椅子背后的高参丹尼尔·贝略从桌子对面朝自己做手势，便赶忙说。所罗门说：“我祝英明的护法者永远健康，祝联邦和美洲永远不会灭亡……我祝，祝……先生们，一句话，我

祝护法者和他今天出生的女儿都健康，祝统一派野种和世界所有的外国佬和老东西都死光，干杯！”

所有的人对那位神圣事业的杰出捍卫者的即席演说按联邦派方式报以热烈掌声，甚至连英国公使和撒丁岛总领事对那篇讲话的憨直也大为赞赏，把盛满冒着泡沫的香槟酒的酒杯端起来一饮而尽。

在座的只有一个人对那儿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理解，也可以说，这个人想象不出世上居然有地方会发生那种情况。这个人就是阿玛莉亚。

她感到惶惑，不停地回头用她那特有的目光——似乎具有触觉和附着力——提出强有力的质问：“我这是在哪儿？这都是些什么人？难道这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吗？阿根廷共和国最文明的城市就是这种样子吗？”丹尼尔则用阿玛莉亚十分熟悉的表情和眼神回答她说：“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阿玛莉亚几次扭头去看弗洛伦茜亚，只见那个调皮的姑娘的脸上稍稍露出一点嘲讽的神情，但这并不能使阿玛莉亚稍释心中的疑团。

无论是阿玛莉亚还是弗洛伦茜亚都滴酒未沾。

丹尼尔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朝所罗门做过手势，又向圣科洛马指手画脚；对加里戈斯使使眼色表示喝彩，又向曼努埃拉颔首微笑；给阿古斯蒂娜送去一朵花，再给梅塞德斯送去甜食……。这会儿他又往阿玛莉亚和弗洛伦茜亚的杯子里倒酒，同时弯下身体凑到她们俩中间用非常低的声音说：

“无论如何也要喝。”

“我吗？”阿玛莉亚说这话时，样子是那么高傲、急切、严肃和烦恼，如果是在卡特琳·美第奇① 的儿子们的王朝，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她的王朝里，在罗浮宫 ②内的某个大厅里，阿玛莉亚这样发问，必将引起卡特琳·美第奇的猜忌。

丹尼尔没有吭声。

弗洛伦茜亚替他回答。

“是的，夫人，您一定得喝，和我一道喝，”弗洛伦茜亚对她说。“只是当那些先生们祝他们的酒的时候，我们俩慢慢喝一点儿，祝我们自己的朋友……，可是，您看，阿玛莉亚，曼努埃拉在向您招手。”

曼努埃拉确实是端着酒杯极优雅地朝阿玛莉亚做了个祝酒的表示，那位美丽无比的图库曼女人也同样优雅地表示回敬。

“先生们，”编辑马里尼奥少校说，他一直不停地转动那双斜眼朝阿玛莉亚看。“为美洲的伟大英雄，为他的永远年青的女儿，为彻底消灭本国和外国的全部统一派野种，以及为阿根廷共和国的所有美人，干杯！”说完他又冲着阿玛莉亚溜一眼。

这时必须扯开嗓门喊叫才能盖过那一片喧闹声；罗隆将军和皮内多将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人们听到他们的祝酒词，而克雷斯波上校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竟不得不站到椅子上。但是在这喧嚣声中，所罗门上校突然大声吆喝起来，他说：

“诸位，我们慈父阁下的高贵的妹妹，梅塞德斯夫人要我说，请大家对联邦的热情表示稍停一下，因为她要朗诵她写的诗。”

餐厅随即恢复一片寂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女诗人身上。

这位联邦的萨福③把一张纸递给她丈夫，他象往常一样，总是站在她背后。

她丈夫不肯接过那纸去朗诵那首神秘的赞美诗，于是两个人低声争吵起来，用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的话来说，在这对极不相称的夫妇间发生的那次争吵，好象又凶又狠又吓人。

---

① 卡特琳·美第奇(1519—1589)，生于意大利，是法国亨利二世的妻子，其子为弗朗索瓦三世-夏尔九世和亨利三世，在夏尔九世年幼时，曾摄政，并唆使他在1572年4月24日晚大屠新教徒，即有名的圣巴托罗缪节之夜。

② 罗浮宫，法国的故宫。

③ 萨福(约公元前七到六世纪)，古希腊女诗人。

那张没人肯要的纸最后落到一个仆人的手里，后来又和作者的一张便条一道被转给曼西利亚将军。

将军把纸打开，自己先看了一遍，接着十分狡诈地——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已嘲讽和戏弄成性——板着面孔站了起来，在一片沉静中用最威严的声调读了起来：

十四行诗

梅塞德斯·罗萨斯·德·里维拉作

红日高悬，
阳光普照，
大地已经换新貌，
欢呼统一派野种全死掉；

世界颤抖，
恐惧笼罩，
联邦英雄站起来，
祖国欢欣泪水全都擦掉；

欧洲、国王、外国佬，
再不能束缚我们手脚，
因为联邦派到处在战斗；

神圣事业的敌人，
进了坟墓里还在发抖，
我们要永远不停地战斗。

这首诗一读，在座的人得到了一种在宴会上罕见的感受：所

有的人都颤抖起来。其中一些人，如所罗门一伙和加里戈斯之流，是由于极度兴奋；另外一些人，如曼西利亚、托雷斯、丹尼尔等，则是由于感到过于好笑。

联邦派的夫人们认为那是平达① 的颂歌；而统一派的夫人们不幸都在这时咳嗽发作了，不得不用手帕捂住嘴。

接着人们相继祝酒，所有的祝酒词内容雷同，形式上也犹如孪生兄弟。

曼德维尔和皮科莱特也举杯祝省长阁下和他的女儿身体健康。

正如世上万物都有终结一样，一八四〇年五月二十四日那一盛宴也终于散了。

夫人们都回到跳舞的客厅，在音乐和年轻人高兴地迎接她们的时候，也就是在阿玛莉亚、弗洛伦茜亚、阿古斯蒂娜、曼努埃拉等人马上被请去跳组舞的时候，神圣事业的英雄卫士们，正照梅塞德斯·罗萨斯·德·里维拉夫人的诗中最后一句所说的，“永远不停地战斗”，兴高采烈地留在餐厅里继续热情地为联邦祝酒。

这时狂热已经快要升到了顶点，因为对某些人来说，在那种场合，再没有什么比好酒、碰杯的声响和干杯的叫声更能使他们的某些感情得到充分的发泄。

也正在这个关头，又给他们注入了一种新的想法，这种想法说得简单明确，突出了内涵，使之象钢印一样打在那些人的脑海里。而这种想法正好来自丹尼尔。

这个年轻人先把阿玛莉亚和弗洛伦茜亚领到大厅，让她们和他的两个朋友跳舞，然后重又回到餐厅里来。他这时不仅是平静地，而且我们可以说他是威严地在桌子主位上坐到曼西利

① 平达(约前518—约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欧洲文学中的平达体颂歌因他而得名。

亚将军和所罗门上校当中，拿起酒杯说：

“先生们，我祝联邦第一位光荣地用路易·菲利普的奴才的血染红他的剑的英雄，因为那些家伙混在我们当中，有的是奸细，有的是叛徒，但统统都是统一派野种，他们巴望有朝一日用我们英明的护法者、美洲英雄的高贵卫士们的鲜血满足他们凶残的欲望。”

在此之前，从未有人用这样明确的言语表达出大多数在场者的感情。而情况往往是这样：在众人正由于缺少适当的言词难以使其愿望具体化时，有人则能把他们尚未成形的要求阐明，他的话会博得大家的赞赏。因此在那个年轻人祝酒之后，人们便一致以自发的热烈掌声表示赞同：他是对那些在神圣而又敏感的联邦看来是罪人的头上发出死亡的诅咒，而他们的罪过就在于他们是政府与嗜血、野蛮和破坏成性的乱世枭雄有矛盾的那个国家的公民。

甚至曼西利亚将军当时丝毫未曾想到那个青年的祝酒词别有用心，还暗自欣赏那个灵魂被当时的教育这么早而且这么深地引上岐路的年轻人的疯狂表现。

天意真是不可思议呀！是丹尼尔在煽动那些人的野性，是丹尼尔为了用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个无辜侨民实现那一残酷欲望，确实肯献出最美好的年华，而正如我们说的，他在那些人当中是纯洁的人，是最多欧洲特性的人，恰恰是他想借助鲜血为法国和整个欧洲造成对准联邦那个有权势的强盗的头顶给予致命一击的机会，从而制止住那个笃信基督和无辜的社会被淹没在血和泪水汇成的江河里；这是那个可怕而又往往必不可少的哲学和道德原则——即为保全大多数可以牺牲少数的原则——的具体运用。那个全心全意献身于祖国解放事业和保护饱受凌辱的人们的年轻人所寻求的，就是牺牲个人利益以拯救大家，而且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是以自己的名声、乃至前途为代

价的；他忍受着正直者的痛恨和恶人的赞赏，而后一点对于一个有道德和良心的人来说，比前者更为难受。然后丹尼尔就象完成一项伟大而又艰苦的使命的人那样走出了餐厅，外表平静但心里苦闷。他走进客厅，对表妹说：

“咱们走吧。”

阿玛莉亚一眼发现丹尼尔的脸色不大好，马上问他是什么原因。

“没什么，”年轻人回答说，“为了挽救祖国，我刚刚豁出去自己的名声。”

“走啦，弗洛伦茜亚，”丹尼尔接着对他的心上人说，她这时正朝阿玛莉亚走过来。

第十二章　舞会以后

在丹尼尔回到餐桌的那段时间里，阿古斯蒂娜·罗萨斯·德·曼西利亚夫人又缠着她的新朋友——这时她已这样称呼阿玛莉亚——就其服装、首饰等等问个没完，临分别时还保证一定经常去拜访她的新朋友，还说她希望她的亲密朋友弗洛伦茜亚·杜帕斯基耶小姐会陪她一道去。

曼努埃拉·罗萨斯既没发问也没有说要去拜访阿玛莉亚，但从心眼里对她感到亲热，并盼望能有机会和她增进交往。

阿玛莉亚、弗洛伦茜亚和丹尼尔离开舞会几分钟以后，车子在光复街的杜帕斯基耶夫人家的门前停下。

在弗洛伦茜亚下车以后，车子从她家向前走出五十步左右，挨着一部停在光复街的车子停了下来。在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从那部车子走下来的同时，丹尼尔从阿玛莉亚的车子下来，两个青年人交谈了几句，丹尼尔立即上了自己的车，即爱德华多一直坐在里面等候他们的那部车，爱德华多则坐到他的朋友原先的位子上，即美丽的阿玛莉亚的身旁。

阿玛莉亚那部车的车夫是老佩德罗，跟班的是贝尔格拉诺的那个仆人。马匹小跑着沿石砌的光复街朝巴拉卡斯方向奔去。

在马车慢慢地从那个用指挥共和国与巴西帝国进行海战的英勇的海军上将命名的陡坡下来的时候（因为阿玛莉亚的住处

就在那一带），她详详细细地向爱德华多叙述在舞会上遇到的所有情况：她目睹的一切无法理解的事情，她在精神上感到为难的各个方面，以及如何勉强熬过那漫长的两个小时，因为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那些与她的情趣和教育格格不入的人和事情。

就在两个青年人谈论上述这些情况的时候，马车已走到快要进入长街的圣卢西亚小教堂附近，就在两条街交叉路口的拐角上被三个骑马的人追上了；这三个人是驱马全速冲下布朗将军河坡，从马车后面追赶过来的。

他们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两个人从两侧控制住拉车的马匹。他们拦住马的去路时是那样突然，佩德罗不得不赶忙勒住他驾驭的那几匹马的缰绳。

另外一个人使马靠近马车的踏脚板，用柔和的，因疾驰而呼吸急促得有点发颤的声音说：

“夫人，我们是好人；我知道您有贝略先生陪着，可是这儿的路太偏僻，所以我匆匆忙忙追上您的车，为的是能有幸送您回家。”

这时车子已经停下来。

老佩德罗坐在赶车的位子上，尽可能把身体弯下来，以便量准两个靠近马车的骑手中的一个人头部的距离，准备把一枚压进马枪膛内的圆圆的铅弹赠送给他；二十年前这支枪在七八次危急关头发挥过很好的作用。

车子一停下，爱德华多的那个仆人已经把暂时放在踏脚板处的一根硬木大棒抄在手里，这时也已准备随时从车后跳下来，并且还看好了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的距离。

爱德华多带的武器只有一把小匕首，藏在他走路时拄的那根手杖里。

说话的那个家伙披着一件深色斗篷，正好挡住车灯，没有一丝光亮照到他脸上。

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一时都没有听出那是谁的声音。但是世上所有的女人都具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猜测能力，可以从上百万人之中看出哪个人对自己的姿色动了心；而在最复杂最奇特的情况下，一个女人可以立即清楚自己的作用以及旁人无法理解的奥秘来自何人和何处。

因此那个不速之客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阿玛莉亚立即侧身附耳对爱德华多说：

“是马里尼奥。”

“马里尼奥！”爱德华多惊叫起来。

“是他，是马里尼奥……，他是个疯子。”

“不，是个下流胚……”爱德华多提高嗓门说，“先生，这位夫人有人很好陪着，您请回吧，并请您要那几位拦车的人也都回去。”

“贝略先生，我没跟您搭话。”

“这儿没人叫这个名字，根本没有……”

“别出声，我的上帝！”阿玛莉亚随即又对马里尼奥说，“先生，感谢您的关心，但是我要重复这位先生的话，您请回吧。”

“这太过分了，对他竟用了两次请这个字，”爱德华多说着把手从车上的小窗伸出去开车门，可是阿玛莉亚一下搂住他的胳膊，用尽全身力气使他重新坐下。

“我看这位先生不大习惯同有身分的人打交道，”马里尼奥说。

“有身分的人半夜拦人家的马车，完全可以当强盗看。佩德罗，赶车！”爱德华多用清脆、斩钉截铁的声音喝道，那两个在一旁拦住马的人没敢再拦，因为还没听到那个似乎是指挥他们的头头发出新的命令。但这时佩德罗已经扬起鞭子抽了马背一下，而且准备一旦有人胆敢挡住他的女主人的马车去路，就用枪来对付了。

来人正是马里尼奥少校，他在马车起动时，两腿一夹马，跟在车旁奔跑起来，为使阿玛莉亚听清，他大声说：

“夫人，您听着，我刚才对您并没有什么恶意，可是竟受到这样侮辱性的对待，受到辱骂的人是不会轻易忘掉的。”

马里尼奥说完这几句话，就勒住马，从巴尔卡塞河坡回城了。五分钟之后，阿玛莉亚挽着爱德华多的手臂走进客厅，她因刚才发生的情况，脸色有点儿苍白，面容有点儿变了样。

在客厅与阿玛莉亚的卧室之间的内室里，她的贴身小姑娘躺在一张小沙发上睡着了，因为虽然时值一八四〇年五月末早到的冬季的一个寒夜，炉子却暖烘烘地诱人入睡。

炉子旁边有一张胡桃木小茶几，上面放着我们先前在阿玛莉亚卧室里见到的那套精致的印度瓷茶具，里面装着沏好的茶。

爱德华多亲自从阿玛莉亚白玉般的双肩上脱下蓝色天鹅绒斗篷，并久久出神地欣赏那几乎达到理想意境的佳丽；她的容貌曾使多少男人为之倾倒、垂涎欲滴，而他从那天早上就从内心产生得到她的幸福期望。

哪有女人在发现自己的丰姿使意中人神魂颠倒时会不感到得意呢？

阿玛莉亚一见爱德华多那样如醉如痴地望着自己，就把路上发生的事丢到脑后，只觉得高兴和幸福。

她亲自为爱德华多端茶，同时向他讲述舞会上最突出的一些情况，极力分散他的注意力并弥补刚才的不慎；她向爱德华多讲了马里尼奥怎样盯着她以及从N夫人听来的马里尼奥说的那几句话；爱德华多于是对长街发生的事作出新的估计，失悔不该没有亲手给马里尼奥以应有的惩罚就放走了他。

阿玛莉亚虽然容貌和心灵都美似天仙，但耳濡目染的同其他女人一样，她也就和别的女人同样谙熟轻而易举地使男人笑

逐颜开的那一套办法和诀窍。女人只要通晓忘河①的法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男人忘掉心事和不去管周围发生的事。十分钟后，爱德华多已经不再想着马里尼奥了，什么过去和未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天下，统统都从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一心一意地欣赏、倾听和享受心上人的谈吐和笑容。

倘若谁有古代女预言者的法力，并象安睡在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身旁的小姑娘呼出的气息一样能够与内室的充满爱情的柔和而又芬芳的空气融为一体，便可体会到只有高尚心灵才能感受得到那种心心相印的爱情有多么美好、神圣和深挚，而这也体现在天与地所造成的那一斗争中：两个热恋着的青年人由于单独在一起和某种神秘感的促使，处在激情的顶点时，便开始感官与精神，本能的欲望与宗教和道德本分，肉体的感受与对意中人和自己的尊重之间进行的斗争。但他们俩都能自我克制，并在女人的贞洁的额头留下天使下凡时用的洁白无瑕的薄纱。

“是的，我是幸福的！”阿玛莉亚在心醉地尽情汲取了爱德华多目光里洋溢的爱情和幸福之后感叹说。

“阿玛莉亚！为了您，即使我失去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要献出全身的鲜血，要长眠在九泉之下，您这几句话就是我的最大欣慰和光荣！”爱德华多大声说，同时把阿玛莉亚的娇嫩小手紧紧握在手里。

“是的，我是幸福的！干吗要否认呢？”阿玛莉亚继续说。“从我降生那天起，无情的命运似乎就在等待我，左右我的生活。一个女人一生所能遭到的不幸，上帝都在我的身上留下痕迹。我的性格与社会上的浅薄格格不入，我生性追求自由和行动不受束缚，我的志趣从未被卑躬屈节或钱财所动，我的情感使我酷爱大自然中一切美好、崇高、典雅的东西；这些，爱德华多，一般全

---

① 神话中的地狱河流，亡灵饮其水，即忘却过去。

被看成女人的毛病。而在我们这个落后、平庸、粗鄙的美洲社会里，我可以说，这些不仅是毛病，而且是真正的不幸。幸而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早已在我家乡与世隔绝了。为了生活得不那么惨，自从我没有了牵挂以后，我一直单独生活；陪伴我的是书、琴、花和那些人们称作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可这些对我却象空气、阳光那样不可缺少；我的日子过得很平静……，也只是平静而已。我感到缺少点什么……，是的，还缺少点东西。”

“是什么呢？”

“现在，我祈祷的时候，对上帝别无所求，只求他让我心里保存着我今天的愿望。”

“阿玛莉亚，我心中的最完美的偶像！是的，在这个时刻应该提到上帝，因为我们俩的灵魂是分别来自他的神的气息，并在这个世界不期而遇。我们的灵魂是同源，碰到和结识以后，象是遵照上帝的旨意迅速而又自然地永远联结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因有过不幸的过去，才能达到今天这样至高无上的幸福。阿玛莉亚，你将是我的，永远是我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今生每时每刻，我的心和我的思想都属于您……，但是，上帝呀，只能到此为止！”阿玛莉亚惊叹道，同时用双手捂住脸。

“阿玛莉亚！”

“不，不，永远不……，爱德华多，原谅我，您不要叫我答应，因为我怕……；凡是爱过我，属于过我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很快就惨遭不幸的。好象恶魔总在所有同情我的命运的人头上打转……，我已经失去所有爱过我的人……，在我的睡梦里听到预言者的声音，一种命里注定的可怕的叫声，每当我设想幸福生活的前景时，这种声音就使我那可怜的心发颤。爱德华多，可怜我吧……。我现在领受您今天使我终生幸福的爱情，我接受您的爱情因为这是我心中的最大愿望；但是只能到此为止……；让我

们分开吧，请您留下我生平第一次恋爱的礼物，然后……然后您就忘掉我。我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记住您的每句话，因为那是我在人世间得到的幸福的剪影，将来在天堂里只要再见到它我就会感到幸福。但是，只能这样了，爱德华多。我知道，我的爱情会变为眼泪和不幸的想法，已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不灭的深深的痕迹，而正因为我爱，我才要避免我心上的人遭到这种不幸。”

阿玛莉亚这时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她的眼神使人感到有种天国的启示，她的额头和面颊苍白，嘴唇象珊瑚那样红，她那被爱德华多紧紧握住的手象凋零的百合花的叶子那样颤动。

“阿玛莉亚，”爱德华多对她说，“我现在心里感到的已不是爱情，而是人类对上帝留在人间美好事业的崇拜，是一切有我这样心肠的人对大自然所有伟大、崇高的事物的崇拜。对一个我本以为很幸福的女人，我已经怯生生地把我的心献给了她；对那个害怕产生不幸的女人，我现在向她奉献出我的心、我的命运、我的双手和我的未来。我知道死亡之神早就在我的头上徘徊，我会死在你身边，我在临终前，你的最后一瞥会使我与这个世界重归于好，在天堂里我将会感到你心中对我的怀念——你的爱情的最美好纪念。刚才和你说话的是你的情人；现在和你说话的是一个男子汉：他的心是为了爱你，他的双手是为了保护你，他的生命是为了你永远幸福；阿玛莉亚，这些就是我跪着献给你的一切。”

“不，永远不。”

爱德华多果真要跪下，但是阿玛莉亚伸手拦住了他。就在这忘怀一切的激动当儿，阿玛莉亚的额头感到了情人灼热的嘴唇的热气。

她没有象其他女人在类似情况下那样作出强烈而往往是违心的反应，她接受了爱德华多在她额头上的第一次亲吻，用力握

紧他的一只手，脉脉含情地看着他，然后安详地——在外表上是这样——去叫醒小路易莎。

爱情使她接受了亲吻，本分却要她结束那一局面。

爱德华多完全理解阿玛莉亚的稳重举止，由衷地为自己选定的意中人的高雅而感到骄傲。

小姑娘醒来见女主人回来了，很是高兴，这时爱德华多伸出手去向阿玛莉亚告别，她便把去舞会时戴在头上的白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了爱德华多。

一分钟后，阿玛莉亚还在凝视着房门，因为第一个唤开她那深藏着爱情的心扉的人是从那儿离去的；过去她的心总在应声回答，但从未开启过。

路易莎随即把门插上，阿玛莉亚回到自己的卧室，内心沉浸在诗一般温柔的爱情之中，对那个晚上的回忆使她彻夜难眠。

第　三　部

第一章　蒙得维的亚

这一次，先请读者陪我们随同本书的一位主人公到拉普拉塔河北岸去漫游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接着叙述我们的故事。

这是七月下旬的一个夜晚，

拉普拉塔河上空缀满宝石般的绚丽的繁星，闪射着银白色光芒，月亮有如钻石环中的一颗明珠，它那白银般的光华把几小时前潘佩罗强风掀起汹涌波涛的大河，照耀得波光粼粼。

停泊在蒙得维的亚宽阔港口里的二百来艘船只摇曳不定，仿佛是在秋夜被疾风扫掠的一大片密密的棕榈林。

山冈象一个守卫美州小女儿的独眼巨人，那天夜晚在月光下，头似乎昂得空前高，上面的大灯时明时灭。

从晚上七点钟起，天边有个东西依稀可辨，象只南大西洋鸽子从那座无量大山的山脚下出来。由于帕塔戈尼亚海岸风的肆虐，那些鸽子在这世界上波涛最为凶猛的海洋上面飞翔，翅膀擦着水面，随着浪峰，忽儿往左，忽儿往右倾斜，在那些山一般的浪涛之间时隐时现，直到遇着某一只船上的桅杆或者马尔维纳斯陡峭的岩石时方才罢休。

那只小船，象潘佩罗强风翅膀上的一根白羽毛，敢于在这条与咆啸的大海挑战的河上破浪前进，疾驶而行，不多一会儿，就靠近了港口，从军舰上人们马上认出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

一只捕鲸船，也就是法国封锁港口期间每天进行走私的那种小船。

这只小小的敞篷船上只载四个人。两个人坐在中间，准备随时拉紧使船只破浪疾驶的大风帆；另外两个人，一个掌舵，披着一件呢雨衣，戴着一顶油布帽；另外一个身穿橡皮雨衣，头上戴着一顶有檐的呢帽，斜靠在狭窄的船舷上。第一个人在船帆与波涛间来回张望，第二个一直盯着一个地方：足足有半个钟头时间，他一直凝视着那座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呈银白色的城市，城市看去象是座圆形阶梯剧场，建筑物鳞次栉比地沿着一座小山冈顺坡而下，就象在太平洋沿岸看到的安第斯山脉上的结满冰的石块。

然而，不仅仅是该城的美丽景色吸引住那个人的注意力，而是一八四〇年蒙得维的亚城本身的存在在全体阿根廷人的心中唤起的回忆引起他的注意，因为这个城市在其自由与进步方面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形成的显明对照，尤其是蒙得维的亚使来到这个海滨的每个阿根廷人记起那些避难十一载的流亡者，以及看到从那儿可望出现的自由阿根廷的前景，这种希望由于侨民们不倦的活动以及在蒙得维的亚这个反对罗萨斯的巨大而人数众多的实验室里不断促成的事件的推动而增强。蒙得维的亚仅仅由于放开了手，几年之内人口就增加三倍，商业、贸易、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并且似乎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来推翻毗邻的独裁政权。

但是人类对事物和人的想象往往由于只从远处一看而总被夸大，站在小船船尾凝视这个城市的那个人，在遐想中也把真实情况夸大了。

“他们变得强大了，因为他们已经联合起来，”他心里想；“那是新兴的蒂罗①，在那里，人们不问你从哪里来，而是问你会些

① 蒂罗，古腓尼基港口，著名的商业、手工业中心。

什么。人无论从世界哪个角落来到那里，都能得到法制的保护，工商业也立即打开致富的渠道，因此，那里变得强大富裕起来。而阿根廷独裁政权是他们的和平、自由和贸易的致命威胁，所以，他们已经联合起来，为反对共同的障碍而一致奋斗，因而他们就能很快地打败那个用我们过去纷争流下的鲜血和泥土做成的巨人。”

想到这里的时候，白色月光正好照在他那年轻聪颖的脸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要透过近在面前的城市建筑物来证实他那时给想象中的当地的人和道德风貌所下的结论，然而实际情况令人痛心，与他的想象有着很大的距离。

“到港口还要好久吗，道格拉斯？”披呢雨衣① 的人问道，同时看看手表，时针指在晚上九点半。

“不，丹尼尔先生，”那个叫道格拉斯的人带着明显的英语腔回答，“我们要在那个要塞靠右边一点的地方上岸。”

“这是什么要塞？”

“圣何塞要塞。”

“那儿附近有码头吗？”

“没有，先生。不过有个叫巴尼奥德洛斯帕德雷斯的地方可以泊船，战时曾停靠过小艇，我们在那里上岸，不会弄湿身子，因为现在潮水涨得很高。”

五分钟后，丹尼尔·贝略抖搂一下不时被河水溅湿的橡皮雨衣，踏上巴尼奥德洛斯帕德雷斯水面上的石头，跟在道格拉斯先生后面走去。道格拉斯对水手作了一些指示以后就对丹尼尔说：

“从这儿走，先生，先朝南走，然后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附近转弯，接着就到圣贝尼托街了。”

---

① 这是作者笔误，此人应为穿橡皮雨衣者。

走了两分钟以后，他们来到那条街的第二个街区，道格拉斯先生在右手第一个门前停了下来，对丹尼尔说：

“先生，就是这儿。”

“好，您就在客店等我……您说客店叫什么来着？”

“叫巴波尔客店。”

“好，您就在巴波尔客店等我。请您替我要一个房间，说不定我们要过一夜。”

“可是，您一个人怎么走到那里呢？您并不认识路呀。”

“这里会有人带我去的。”

“在我走开以前，您先问一下您要找的人在不在，不是更好吗？”

“不必要，他要不在，我就等着，您可以走了。”

道格拉斯先生就走开了，丹尼尔用力地敲了两下门环，见到出来开门的仆人，他问：

“布歇·德·马提尼先生在家吗？”

“在家，先生，”仆人回答说，同时从头到脚地打量丹尼尔。

“那么，请马上把这个交给他，”他说着把半张名片交给了那个仆人。仆人接名片时显得有点为难，不知道临街大门是关上还是开着好，因为丹尼尔敞开大衣，从坎肩里掏出那半张作为暗号的名片时，仆人的眼睛已经看见他腰上别着两支漂亮的双响手枪——十五小时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乘船时用的护照。

但是那个仆人没有冒失地关上门，几秒钟后，他回来彬彬有礼地请丹尼尔进去。

第二章　会　　谈

丹尼尔将雨衣、大衣和手枪一起放在小前厅，稍稍整理一下头发，就走进客厅，马提尼先生这时正坐在客厅的壁炉边看报。

这位还算年轻、相貌出众的法国代表，对这位当时脸色苍白、眼圈有点儿发黑的聪明而富于表情的丹尼尔仔细打量了好几秒钟，他的惊讶神情丹尼尔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想要先使马提尼先生感到意外，在握手的时候，就用十分漂亮的法语同马提尼说话，并且微笑着，在他的两片红红的大嘴唇后面露出一口美丽、洁白的牙齿：

“长期同您联系的人是这么年轻，您很惊讶，是吗？”

“可是您的洞察力更加使我惊讶，先生……请原谅，我还不知道您的大名，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谜。”

“先生，这个谜马上就揭开了，因为书信有可能暴露我；当然，您很谨慎，向您讲是绝不会出问题的；我的名字是丹尼尔·贝略。”

马提尼先生彬彬有礼地向他致意之后，就和丹尼尔在壁炉旁一起坐下。

“贝略先生，我在二十一日收到您二十日写的信件后，一直在焦急地等您。”

“二十日我向您要求在二十三日面谈一下，今天就是七月二十三日，马提尼先生。”

“您在所有事情上都非常精确，着实令人吃惊。”

“政治时钟必须永远对得十分准，先生，因为不然的话，往往会贻误良机，而在社会事务上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的。我既然答应您在二十三日到蒙得维的亚，我现在就来了，我应该在二十五日夜里十二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届时我也必须到达那里。”

“那么，贝略先生，情况怎样了？”

“马提尼先生，现在情况是仗打败了。”

“噢，不。”

“这您怀疑吗？”丹尼尔问，感到有一点儿惊讶。

“我们还没有得到正式的详细报告，可是，据一些来信看，我有理由认为仗还没有输。”

“那么您认为是拉瓦列将军打胜这一仗了吗？”

“也不是。我只是认为战士的血是白流了。”

“您错了，先生，”丹尼尔说。他的语气是那么严肃、肯定，不能不引起马提尼的强烈注意。

“可是先生，您的材料只不过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谣传，在那里，对一切事态的反复宣传，都是为了突出罗萨斯将军政府的吉祥如意。”

“马提尼先生，您忘记了一年前我向您提供过情况，而且您肯定知道，我也向阿根廷委员会和报界提供过情况，使你们不仅明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局势，而且了解罗萨斯内阁中最机密的所有活动。先生，对于现在我们所关注的如此严肃的事情上，您认为我得到的确切情况是来自道听途说的谣传的时候，您竟忘记了这些。请别怀疑这一点：本月十六日绍塞格兰德战役解放者的队伍失利。我带来的埃查圭将军的这份战报，可以由我派在罗萨斯军队里工作的一个人寄来的私人信件得到证实。”

“先生，战报您带来啦？”马提尼先生有点困惑地问。

“先生，这就是，”丹尼尔把战报递给他，法国代表站在壁炉

旁边，不慌不忙地打开战报读了起来。

“联邦万岁！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兼最高司令官、杰出的护法者、统筹国务的堂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将军阁下：

“经两小时战斗，我已再次左右战局，在战斗中，英勇的民族独立保卫者争先恐后以勇敢、顽强的精神打击了无耻的外国金元奴才，我满意地向阁下报告这一值得高兴的情况，并为必将产生的巨大成就预先向您表示祝贺。

“昨天，敌人进行了一阵猛烈但却是徒劳无功的炮轰，对此我们给予坚决的回击。今天下午一时，他们终于决定向我发起进攻，他们几乎倾其全部骑兵扑向我右翼阵地，与此同时其炮兵集中火力——但是受到了惩罚——轰击了我们正面阵地，针对他们的目的，我骑兵队在我占领的后方阵地展开了冲杀。在那里，那帮卖国贼所夸耀的军团遭到我们的砍杀，他们死伤达六百多人，其中有两名校官和好几名军官，俘虏了他们二十六人，其中包括一名上尉。他们一部分人被驱赶到北方蒙蒂埃尔森林，另一部分人四下流窜，一直逃到我方军马无法涉足的地方。

“与此同时，我炮兵毫不懈怠，他们成功地压住了敌方的炮击，我各营战士镇定沉着地等待不停地射击的敌人接近才开火，他们打得那么准，使得那些还保全生命但已吓破胆的无耻的科连特斯人在拼刺刀肉搏之前纷纷丢下武器逃之夭夭。我方已缴获枪枝百余件。

“我方损失很小，我相信失去战斗力的人员即伤

亡人数不超过六十个。最后我谨向阁下保证，我们的将军、各级长官、军官以及整个军队都表现得极为英勇顽强，我期待他们不久即全歼残敌，从而理所当然地得到同胞及美州独立的全体朋友们的尊敬。

“愿上帝永远保佑阁下万寿无疆。

“阿根廷联邦联合作战部队总司令帕斯库亚尔·埃查圭

“一八四〇年七月十六日（自由第三十一年，恩特雷里奥斯联邦第二十六年，独立第二十五年，阿根廷联邦第十一年）于拉斯蓬塔斯德尔绍塞格兰德司令部。

“再者：在战斗中，敌人派来了一支外国军队，但也跟着卖国的科连特斯人一起可耻地逃跑了。——埃查圭；军事秘书何塞·弗朗西斯科·贝尼特斯。”

“在这份战报里，”等马提尼先生读完后，丹尼尔说，“有各种夸张不实之词，以及罗萨斯政府文件具有的那种无耻谰言，但是文件含有真实情况：这次战役是拉瓦列打输了。”

“可是，接到的那些信…”

“请原谅，马提尼先生，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蒙得维的亚来不是为了推测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因为我完全相信自由战士的军队遭到了不幸。我来此地是想得到同样的证明，以便能就这一既成事实考虑和组织以后能做的事情。”

“那还能做些什么呢，贝略先生？”马提尼回答，他转而相信仗确实打输了。

“能做些什么？先生，我会告诉您的，不过请您记住，您将听到的这些意见不是出自一个年轻人的简单头脑，而是出自形势和事实本身，形势和事实永远比人更要雄辩有力。”

“讲吧，先生，讲吧，”法国代表说，为那位青年人的坚定的言

辞与闪耀着智慧的容貌所打动。

“在这里，人们了解内地各省的情况，最强大的省份都站在革命一边。在沿海一带，科连特斯省和恩特雷里奥斯省，也出现了争取自由的武装，东岸共和国同样也拿起武器在反对罗萨斯政府。法国派遣了一支强大舰队部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港口和沿海地区。所有这一切，马提尼先生，有的已有两年，有的一年，有的六个月。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在共和国、东岸共和国和法国的共同道路上，即在战胜罗萨斯的道路上，人们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所有的港口和海岸，法国的封锁只限于仍停泊在拉普拉塔河口的船只。在内地各省，革命没有进展，而一切革命在快速行进中一停步就会使一切可能性对自己不利。东岸共和国的武器已在共和国领土上生锈，丧失了时间，就给罗萨斯以可乘之机。科连特斯和恩特雷里奥斯两省原先都在我们手里，而今我们只有第一个地方，而且它仍处于将来会被已在第二个地方取胜的军队所占领的危险。总之是退却，远不是前进。造成这一不幸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反对罗萨斯的力量并没有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挺进。马提尼先生，抵抗却正是来自那里，而哪里有抵抗就应该在哪里予以打击。一次战斗失败了，但并不是全军败了，由于自由力量士气高，一切退却并不等于失败。如果拉瓦列将军渡过巴拉那河，立即麾师指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约定的时日，从乡村向城市发动进攻，同时一支全部由居住本市的阿根廷侨民组成的东岸师，从雷蒂罗一带登陆并进攻该市，到那个时候，罗萨斯只得登船逃跑，或者举手投降了，因为处在目前状况下，该城只能作一次软弱无力的抵抗而已。一旦拿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埃查圭，洛佩斯和阿尔道就不在话下了，因为罗萨斯政权就是罗萨斯本人，共和国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我们要击溃罗萨斯，占领这个城市，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了，马提尼先生，就是有，也是微不足道，短时间的了。”

“很好，先生。你的推断很出色。我高兴地告诉您，拉瓦列将军的意见与您相同，主张进军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吗？”

“在这个战役以前说的。”

丹尼尔的眼睛闪射出喜悦的光。

马提尼先生走到一张桌子旁，从一个绿羊皮文件夹里拿了一张纸，又回到丹尼尔那里说道：

“请看这个，先生，这是拉瓦列将军通过卡里尔先生致巴拉那河法国武装部队指挥官佩蒂翁先生的一封信的摘要：

“您的位置可能是非常紧要的。敌人的士兵对罗萨斯效忠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一切都可以忍受，不能指望一个人会开小差。因此，在数量上与您的军队相等的埃查圭的军队是足以与您相持；然而，如果在他的后方又有一支军队，因为他一直就是担心受到夹击。因此想请问佩蒂翁先生，您的军舰能否运载二千士兵到对岸去。”

“很好，”丹尼尔说，“如果这些是拉瓦列将军战斗前的意见，那么，这次战斗后他一定更会这样认为了。您看安排我所说的协同作战不是很容易办到的吗？”

“不仅是不容易，而且是不可能。”

“不可能？”

“是的，先生，不可能。我刚才读给您听的那位将军的意见已经众所周知了，里维拉反拉瓦列更胜于罗萨斯本身，他的东岸人朋友们正力图使那种认为拉瓦列背叛协议的看法占上风，这里说的协议完全是他们编造的，因为大家真正立下的信约是行动起来打败罗萨斯。里维拉将军并不想铲除阿根廷共和国的坏政府，他不仅不会同意东岸军队配合拉瓦列攻打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只要他办得到，还要阻挡拉瓦列单独进攻该城。”

“可是，这不是发疯吗，先生？”

马提尼先生耸耸肩膀。

“这简直是发疯!”丹尼尔继续说：“难道里维拉将军就不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他是在拿阿根廷共和国而不如说是在拿他自己国家的生存开玩笑吗?”

“是的，他是清楚的。”

“那么?”

“那就是说，对于里维拉将军本人，这总比拉瓦列将军打败罗萨斯要好一点儿。先生，存在于里维拉的东岸人朋友中某些派别与阿根廷侨民间的分裂是可怕的分裂，他的朋友利用这位将军敏感多心的特点，给他火上加油，让他火冒三丈；请您听一位极有才能，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极其感情用事的青年写的信，这封信是写给里维拉将军的，信上有这么一段：

“我们在这里受到一帮人的压制，而且对我们相当专横，这些人当中也有几个东岸人，他们容忍，允许损坏我们国家的名声，而去颂扬那些践踏条约诚意、进行卑鄙无耻的引诱与背信弃义勾当的‘正直的骑士’。将军，这不是夸张之词；我们目睹在这里，为首的人无所不为，唯独不顾我们国家的信誉和利益。

“我们在这里见到，那些法国代表只听滋事的阿根廷人的片面之词，如×××…，但在我们这方面却没有一个人试图替您辩护。总之，我们是看到了一切，但是却没有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定调门和把方向的是那些‘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的人。”

“您看到了吧，”马提尼先生接着说，“在这些国家，大局的利益并不一致，总是处于混乱状态，只能指望各派分散的力量了。法国这方面，不准备参予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来作为依据的指示是有其限度的。梯也尔① 先生的才能使我产生的全部信心，因

①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曾任部长和总理，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

法国的局势而烟消云散，因为法国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远东问题上，而且此时此刻，非洲战争又分散了它的注意力。”

丹尼尔一听，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

“可是，先生，蒙得维的亚是谁说了算？”年轻人问。

“里维拉。”

“是的，里维拉是总统；但是他在打仗，有一个代理政府，那个政府不管事吗？”

“不管，是里维拉说了算。”

“议会呢？”

“没有议会。”

“但是总有人民吧？”

“没有人民；在美洲，人民还没有说话的权利；有里维拉，只有里维拉。有一些有才能的人，如巴斯克斯、穆尼奥斯等人，但在里维拉将军周围也有许多次货，他们反对上述那些人，只因为那些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

这时，新的一幕在丹尼尔眼前拉开了。马提尼先生向他介绍的那些实际情况，在他的脑海里从来连影子都没有出现过，因为他一直在做实现政治联合，即在所有方面联合的黄金梦。不久前，他还以为蒙得维的亚连同住在那里的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一心要同罗萨斯进行战斗；他原以为在他到达的这个城市里，人民的利益要比领袖和集团的利益更重要；现在突然发现他的种种幻想都化为乌有；而要使罗萨斯垮台，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拉瓦列将军麾下的军队——一支注定要成为英雄或殉难者的十字军——所作的最后努力了。

“好吧，先生，”丹尼尔说，“我这个人从不浪费时间去考虑否定既成事实。让我们来概述一下：里维拉将军不愿按拉瓦列将军的意见进军，和他不可能办到对布宜诺斯艾利斯采取联合行动；一个战役失败了；拉瓦列将军的意见是进击布宜诺斯艾利斯

省，是不是就是这些？”

“千真万确。”

“那么，我主张您，必须做拉瓦列将军的思想工作，要说服他由离城最近点攻入布宜诺斯艾利斯；促使他马上向那里进军，只能给内地省份击溃罗萨斯在那里重新集结的小股部队所必不可少的时间，要他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在那里为祖国的存亡拼搏一场。由于此举大胆果断，必然产生巨大影响，我保证我将率领一百个朋友首先走上街头，为解放者的队伍开路，或占领指定的军火库、要塞或广场。”

“您是个勇士，贝略先生。”马提尼先生紧紧地握住丹尼尔的手说，“可是您知道，在这形势不明的关头，我的官方身份使我不得不慎重行事，因而对于这样一次行动，我只能做到将我个人的意见提供给拉瓦列将军。尽管如此，我还要做些别的事：我将和阿根廷委员会中的某些人谈一谈，如果战斗就象我现在已经相信的那样失败了，拉瓦列将军还是决定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我将支持您提出的尽快进攻首都可能有好处的意见。”

“这是关键，先生，这是关键。罗萨斯在那里，他的政权也在那里，那里才能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千万不要失误：无论对于自由力量还是对暴政，无论胜利还是失败，有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意味着有阿根廷共和国，一旦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取得政权，罗萨斯政权也就永远被我们打翻在地了。”

马提尼先生正要答话，这时一名仆人走进客厅说：

“阿圭罗先生和巴雷拉先生来了。”

“请他们进来，”马提尼先生答道。

“我告辞了，先生，”丹尼尔说。

“不，不，正相反，请你留下来。”

“让我先说一句话。”

“请。”

“这两位先生除了他们的才能外，我可一无所知；您了解他们为人谨慎吗？”

“对此我可以担保。”

“那么，提我的名字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了，因为我信赖您为我的安全作出的保证。”说完，丹尼尔就站在壁炉旁边，他最后几句话所包含的礼貌，最终博得了法国代表的好感。

第三章　前一章的继续

丹尼尔在看到那两个人走进马梯尼客厅时，生平第一次感到几分胆怯，甚至有点儿失去自信。这两个人，一位的名字见之于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九年间共和国经历的各个重大事件，另一位则见之于目前那些重要事件；一位是国务活动家，另一位是文人；一位是统一派代表，另一位则介乎统一派与既非联邦派也非统一派的新一代之间，根据年龄及原则来说，丹尼尔是属于新的一代的。

一方面，人们由于习惯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把人或事加以夸大；另一方面，则由于党派之见。这个党是在拉斯埃拉斯① 当政掌权时创建，在他任元首期间组织起来的，是个值得骄傲的党。但是不幸，这个党一蹶不振了那么多年。这个党在议会里表现明智、不卑不亢，虽被打败它知道创建却不善于维持的立宪神庙的瓦砾堆中，但并未认输；所有这一切使得该党的著名人物的名字在丹尼尔一辈的青年中间广为流传，并且往往过分夸张，这既贻笑于老联邦派，也挫伤了年轻人的遐想；年轻人总是愿意相信人们传诵的英雄业绩和历史，因为那些使祖国增光并使在刑场及战斗中为国捐躯或者经历过流放这种神圣不幸的人成为英雄，而在那个一切不幸遭遇都成为人们的一顶诗一

① 拉斯埃拉斯(Las Heras,(1780—1866)，阿根廷将军，曾在1824—1826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

般的桂冠的时代，人人都想得到荣光。

于是一八二九年的老一辈流放者的名字，(其中名列前茅的是巴雷拉与阿圭罗)，备受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青年的钦佩和尊敬，据大家的看法，他们之所以受人爱戴，主要不是由于他们过去曾经做了些什么，而是一旦阿根廷新生时，他们能够做些什么。

法律、文学、政治在统一派流亡者中间，均有其正统的代表。青年人以其年龄所特有的纯洁心理认为，从那些大人物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是一句格言，都是政治、文学、或者科学上的一个法则。大家都想亲身认识这些在阿根廷启蒙运动中的不朽人物；然而，当大家必须就有关国家利益等问题与他们打交道时，又有点担心，说得更确切一些，大家都害怕在他们面前发表自己的见解，人们由衷地相信，他们的话是无须争辩的。这些就是本书所叙述的那个时代的阿根廷青年的普遍想法。

丹尼尔具有坚强的意志，高度的智慧，是不轻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少数人中的一个，然而他多多少少也象其他人一样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可以说，在第一次面对面见到里瓦达维亚先生的部长胡利安·阿圭罗先生，以及统一派这个人数众多、素有教养的党派的第一位文学家、古典诗人巴雷拉的弟弟弗洛伦西奥·巴雷拉时，他在精神上无法摆脱某种新鲜的折服的感觉。

丹尼尔迅速地看了一眼那两个刚来的人。

阿圭罗先生年届花甲，中等身材，不胖，但很壮实。他年轻时白皙的皮肤因年龄关系而变成棕褐色，在那严厉阴沉的脸上，一双眼睛隐藏在长长的浓密的花白眉毛下面，尤其是其中的一只眼睛，由于生理上的缺欠，在眉毛遮盖下比另一只显得格外凹陷，然而从那只小而富有活力的眼睛射出的目光却坚定有神。他的前额很高，没有一丝皱纹，几缕银发从脑后梳到前额，盖住一点那已经完全秃顶的头部。

这就是丹尼尔第一眼在阿圭罗先生身上看到的一切。阿圭罗先生走进马提尼先生的客厅时，身子习惯性地稍稍向右倾斜；他身穿紫红色大礼服，纽扣扣得整整齐齐，系着领带，戴着黑手套，左手拿一根小手杖，那不是拄着走路用，而是当玩具使用的。

另外一位是巴雷拉先生，他在丹尼尔眼里，是与阿圭罗先生绝然不同的类型；又高又瘦，一张苍白、富有朝气而又坦率的脸，嘴上总挂着微笑，表明他的脾气温和，再加上脸部的真诚表情，足以使人相信他的笑是真的；眼睛小，但炯炯有神，才气横溢；前额不高，但很周正，满头平直的黑发，一直拖到瘦削的太阳穴上。总起来看，他的气质更象诗人而不象政治家。这就是丹尼尔对巴雷拉先生容貌的初步印象。巴雷拉进客厅时穿着一身黑色服装，而他那件裁剪合体的服装并未使上帝赋予他的高而并不很优美的身材变得更漂亮些。

“先生们，”马提尼先生在亲切地向他们问候以后说，“我现在荣幸地向你们介绍一个人，他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不过我们从未见过他的面。”

阿圭罗先生和巴雷拉先生看看丹尼尔。

“是你们的同胞，”马提尼先生说。

丹尼尔和刚到的两位互相致意。阿圭罗先生仍然保持严肃的表情，巴雷拉先生则相反，象是用富于表情的微笑在欢迎丹尼尔的到来，他说：

“请问尊姓大名？”

“你问这个意思不大，”马提尼先生接着说，“但我来提醒一下，你们只要问问自己是否见过这样的笔迹就明白了。”

马提尼先生从纸夹里拿出一封信，递给巴雷拉先生。

“啊！”巴雷拉喊了起来，同时把敏锐的目光从信件转到丹尼尔脸上。

“这位先生是我们的通讯朋友，”马提尼接着说，“就是我们

长期来钦佩并想结识的那位朋友。”

巴雷拉先生放下信件，默默地走到丹尼尔跟前，久久地拥抱他。当两个年轻人（因为巴雷拉几乎还没到三十三岁）分开时却已热泪盈眶，脸色比平常还要苍白，两人各自认为是在拥抱自己的祖国。

阿圭罗先生与丹尼尔紧紧握过手之后，恢复了素常的平静严肃，走到壁炉边，与另外几位一起坐了下来。

“您受到迫害了吗？”巴雷拉先生问丹尼尔。

“幸亏没有。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担保自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会受迫害。”

“可是您已经移居国外了？”巴雷拉接着说，惊奇地看着丹尼尔，与此同时，阿圭罗先生望着炉火，一边用手上的小手杖敲敲靴子。

“不，先生，我不是来流亡的，我来蒙得维的亚只呆几个小时。”

“您还回去？”

“明天一定回去。”

巴雷拉先生看看马提尼先生，后者知道他的意思，就对他说：

“您不明白，巴雷拉先生，而这很自然。我来给您解释：三天前，我接到这位先生一封信，通知我他今天要来蒙得维的亚与我商谈，然后马上就返回。他要我定一个见面的暗号，我就给了他半张名片。他准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一小时前我们见了面，明天他就要动身，这一点您都看到了。你们到这儿的时候，我认为不该对你们隐瞒此事，因为我知道你们为人谨慎，并且为了表明我这样的信念，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位先生名叫丹尼尔·贝略。但是过了今晚，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大家都必须忘掉这个名字。”

“贝略先生，”巴雷拉说：“我们与您神交已久。您在使那些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的人们保持不间断而安全可靠的联络方面，为我们祖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对您本人的关心又要求我提醒您，尽管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来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钟头，再回去可是要冒极大的危险的。”

丹尼尔脸部做了一个难以名状的表情，有时候这种表情就相当于一次雄辩的发言，因此巴雷拉先生的锐利眼光马上明白丹尼尔想对他说：

“不要管我，咱们别谈论我的事。”

“那么，有些什么情况？他们还继续进行迫害吗？又有人遭到不幸了吗？”巴雷拉问道。

“有的，先生，”丹尼尔回答。

阿圭罗先生回过头来看丹尼尔。凝视了一会儿以后，又回过头去看着炉火。

“都是哪些人，贝略先生？”

“请看这份名单，”丹尼尔一边说，一边递给巴雷拉先生一张单子。

巴雷拉念道：

“上星期被捕者的姓名。

“P·贝尔纳尔，M·萨拉特阿，L·马丁内斯，S·莫利纳，S·马萨，加拉萨达，C·科多拉克，科尔内特，塔格莱医生，F·埃利亚斯，S·M·阿查瓦尔，F·皮科，R·利斯塔，S·拉亚，M·皮内达，D·皮塔，S·阿尔瓦雷斯，别德马，S·博尔切斯，S·M·皮萨罗，C·格里马科，S·赫斯（英国人），查波罗奇（汉堡人），已故比利亚法涅的两个侄子，一位多明戈会的修士就因为说了句他们修道院院长是个象罗萨斯一样的暴君，就被

绑起来投入监狱。”

“关押这些人的原因听说没有?”巴雷拉先生一读完名单,阿圭罗先生就问。

“说是为了倒卖股票的事,”丹尼尔回答。“可是比尼亚列斯并不是做股票投机的人,”他继续说。

“比尼亚列斯?”

“是的,巴雷拉先生;马丁·比尼亚列斯老先生,洛博斯圣公会会长,在本月十五日被枪决,根本没讲是什么原因。但是有关监禁和这一新罪行的原因,你们从我五月份写的那些信件中都已看到了;因为从那时起,先生们,我们国家已经开始了一个将来某一天会被称之为‘恐怖’的时代,这是不容置疑的;随着政治事件本身的发展,恐怖也会继续下去,只有到事态本身使罗萨斯明白的时候,才会产生它的最后的可怕结果。”

“那么,罗萨斯处境艰难吗?”巴雷拉问。

阿圭罗点了点头,眼睛仍然看着炉火,不停地晃动那根小手杖。

这一肯定的动作没有逃过丹尼尔的眼睛,他说:

“不,先生们,罗萨斯政权感觉自己有最充分的回旋余地,所以他才这样干。我从你们报纸上了解到,你们认为罗萨斯感到威胁他的危险越大,他杀人就越多,那么我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错了。”

阿圭罗先生看看丹尼尔。“错了”这几个字他听着刺耳。马提尼先生对丹尼尔说话时坚定而充满信心的语气越来越佩服。

“可是,胜利反而激怒人的说法是不好理解的,”巴雷拉先生说。

“完全正确。不过,巴雷拉先生,如果说胜利不会激怒罗萨斯,那么相反的命运也同样激怒不了他,他是个不爱动肝火的

人；他的独裁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采取的一切打击行动都是有计划的；他考虑的不是杀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人，而是什么时候才有必要流血杀人；因此对他来说，牺牲品属于哪个阶层和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在这种制度统治下，你们只要回顾一下三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在危险时期，他从不惹火被压迫者，因为他把这些人以及另外一些人都当作稳定的因素加以利用。一旦危险过去，他就会进行严厉打击，使那些给过他支持的人不敢居功自傲。类似的情况，你们在南方革命前后，在法国问题最紧要关头的前前后后都碰到过；你们现在碰到的是同样的情况。现在又出现了危险，他只是为一次行将进行的猛烈打击拉开序幕，如果命运能使他摆脱这次危险，那么他在形势不断好转的同时，会不时伤害一些人，破坏一些法律。”

我们说，我们的丹尼尔性格容易冲动（如同多雷戈上校那样），象块燧石，讨论便是击发火花的火镰，于是他说着说着就逐渐失去了刚才还多少有点困扰他的拘束感，并且迅速在争论中恢复了他的坚强意志和清晰思路。

“可是事实与您说的正相反，贝略先生，”巴雷拉先生亲切地微笑着说，这种微笑在他的想法获胜时往往会使别人忘记自尊心受到的伤害。

“正相反？”

“我认为是这样。那些被捕的可尊敬的公民刚才又受到他的一次沉重打击，刚刚又有一位老人洒下了他的热血；而这些事，正如您所看到的，就发生在他们军队遭受挫折的时候。”

阿圭罗点点头，开始用手杖的一头敲敲烟囱。巴雷拉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据他看来，巴雷拉刚才已从根本上驳倒了那个敢于与阿圭罗先生和巴雷拉先生持不同见解的青年的那席话，因为老人，无论属统一派还是联邦派，都喜欢在青年人面前永远摆出一副那种可笑的高贵派头。

“您是说，罗萨斯在受挫折时要做的一切，现在都已经做了吗？”

“当然如此，”巴雷拉答道。

“那好，罗萨斯所做的只是您刚刚才知道的十九日下午抓人的事，也就是说，是他在接到他的军队在绍塞格兰德获胜消息六小时后做的事。”

“可是您又错了，罗萨斯在这次战斗中打输了。”

“巴雷拉先生，您知道那份战报吗？”马提尼先生问。

“是罗萨斯公布的那份战报吗？”

“是的，”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还在议论这份战报呢，三小时前我们就收到了。”

“您有什么证据否认这份战报？”

“请您读一下，”阿圭罗先生说，一边把脸转向马提尼，一边用手指指巴雷拉的胸前。

巴雷拉立即从大礼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对马提尼先生说：

“您知道战报内容吗？”

“刚刚读过。”

“那么请您听一下，还有什么能比这篇文章更充分证明这份战报是捏造的呢。这篇文章明天即将发表，是我们从委员会刚刚拿来的。”

丹尼尔和马提尼先生全神贯注地听着。

巴雷拉先生念道：

“主宰战局的人：只有战斗是在开阔的原野进行，而不象埃查圭承认的那样是在他自己的阵地受到进攻时，才能这么说；阵地遭到对方进攻的指挥官，在战斗就在他自己的阵地展开的情况下，却还说他主宰着战

局岂非可笑之至？克里斯托瓦尔先生，这又一次使人想起先前的情况。当时埃查圭说已经获胜，并且正在追击。现在过了九十五天，我们意外地发现他还在绍塞，即距其首府三西班牙里远近的地方，因此是步克里斯托瓦尔先生的后尘后撤的结果。于是吃了败仗和被追击的拉瓦列已经走了，而且闯入了他的阵地。另外，埃查圭在谈到克里斯托瓦尔先生时撒了谎，他那时撒了谎，为什么现在就不撒谎呢？

“他已经打了胜仗，然而，他甚至在打胜仗以后也没有从他的阵地上出来过。请注意他确实没按常理说他去追击，他只说他期待消灭残敌。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进一步消灭残敌吗？如果他讲的是真话，既然已经死了六百，其余的一些往北，一些往蒙蒂埃尔逃窜了；这就是说，吃了败仗的敌人已溃不成军了。然而，埃查圭却不敢说他去追击他们，也不敢说他已经彻底胜利了。

“据这份战报所说，埃查圭的步兵没有发起过冲锋，因为他只是让他们在拉瓦列的步兵走近后进行射击，战报还说，于是拉瓦列逃跑了。由此可以推断：1. 发起冲锋的是我们的步兵。2. 就是在我方步兵逃跑后敌方也没冲锋，甚至没敢离开阵地。3. 步兵没有肉搏厮杀，因此，也就不能有什么死亡。

“再说，如果死亡六百名的是骑兵，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六百人是在战斗中死的，那么对方也应有相同数量的人员死亡，埃查圭的说法却不是这样。因为在肉搏厮杀时一方死伤比另一方死伤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死亡往往是在溃逃时造成的。但是，这里没有过追击，至少埃查圭是这么说的。那么这

六百人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死的呢？若是死于冲锋、肉搏的话，埃查圭的人马怎么死那么少？此外埃查圭还承认骑兵的战斗是在他的后方进行的，考虑到他那些阻挡对方通行的阵地、壕沟、高地、步兵以及大炮等等，我们的骑兵要想到达他的后方实在是一个艰难的、需要智慧和胆略的行动，是一个给军队与其将军增添荣誉的举动。

“既然埃查圭的步兵和炮兵在前方已大获全胜，也就是说，我们的骑兵在他们的后方被切断，即被困在埃查圭的步兵与巴拉那河岸之间，而且又为敌方骑兵所砍杀，就不应该有一个人生还，那么，他们又怎么逃到蒙蒂埃尔的呢？是从天上飞过去的吗？

“他缴获了一百支枪，根据他的战报，步兵都没有肉搏厮杀，他的步兵也没有离开过阵地，那么，他是怎么缴获那些枪枝的呢？据此推断，他应当缴获了成千件骑兵的武器，至少应该缴获到那六百名阵亡人员的武器，可是他怎么没说他缴获了骑兵的武器呢？

“他也没有说过他们在打垮步兵时缴获过一门大炮，看来他一定是让大炮放在那儿没有去管，马匹车辆也是一样。埃查圭在战斗后没有转移过阵地，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他没有从阵地上出来，也没有进行追击，这与取得一次胜利的话怎么协调起来呢？”

丹尼尔看到那两位著名人物不仅自己固执地认为而且执意要说服别人，相信拉瓦列将军在绍塞格兰德战役中并没有失败，感到难以形容的惊讶，因为他知道情况很不幸，是确凿的，是无须怀疑的。当他见到他们想仅仅靠推论的手段硬要否定事实时，尤其感到惊讶。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因为丹尼尔没有侨居

国外，他还不了解那些人如何生活；他们为得到自由而热血奔腾，发疯似地渴望得到他们以其全部心血、个人幸福、今天及未来的生活而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的事业获胜时，便充满幻想、希望和种种奇特想象，连最理智的人也会如此的；而且用里瓦达维亚这派特有的语言说，丹尼尔并不是统一派，因此不可能了解这个党派成员们所持的傲气，不过这种傲气只能毁了他们自己。但他还得继续听下去。

“但这些还是次要的，”巴雷拉先生继续说，“马提尼先生，贝略先生，现在请你们听这一段话，这是在军队里详细记录的日记中的一段，是在几小时前我们才收到的。”

巴雷拉先生念道：

“十四日。散兵活动频繁。敌人在半里以外移动。下午四时起，我们就尾随他们，想一举消灭之。总司令、参谋部及各骑兵部队都备好战马，因为大家都深信明天会交战。我们遭遇了十七个敌人。

“十五日。凌晨三点，我步兵、炮兵全部部署在敌大炮射程以内。太阳出来前，我炮兵开始炮击敌炮兵阵地，打死一些敌人以后，敌方被迫放弃前沿阵地而后撤。我方已经布好攻击队形，但由于敌人的移防，这次战斗要拖至明天，因为他们总靠难以逾越的壕沟据守。我们本以为今天可取胜；只好等待明天。

“十六日。昨天我方炮击持续了半个多下午，开了一次战时会议，结果是我们今天必须打进他们据守的壕沟。从昨晚起，编好战斗队形的军队已经过去了，等待姗姗来迟的拂晓。

“终于天亮了，但是浓雾蔽天，百步以内什么也看不清。等雾稍为消散之后，散兵队就猛烈开火了，约在

上午九点半钟，队伍又按计划退回到各自的阵地，我炮兵的一阵炮击宣布战斗正式开始。敌人一直顽强还击，双方二十门大炮不停地对射。

“我骑兵冲锋的时刻到了，骑兵冲锋时英勇无畏，但是敌人有不可克服的壕沟做屏障。耶鲁亚，库延，马萨等骑兵队攻下了三条堑壕，马是一匹一匹地从壕沟里走出来的，他们向敌人冲锋时用长枪刺他们的背部，英勇的萨维德拉司令官和巴尔塔尔指挥的库延骑兵队就是这样做的。

“指挥马萨骑兵队的萨卡里亚斯·阿尔瓦雷斯少校在这次可怕的冲锋中牺牲，我们的骑兵队由于地势阻碍和受到堑壕后面炮兵、步兵火力的射击，不得不退回来。

“我们的炮兵虽一直很有效地进行射击，但进展不大，不幸的是英勇的炮兵军官哈辛托·佩尼亚先生的两门射程最远的大炮中，有一门报废了。

“我步兵上好刺刀后向前挺进，但又不得不退了回来，因为敌方据点四周的壕沟是不可通过的障碍。

“最后，射击从上午九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多，这时我们决定向蓬塔戈达开拔，这是为了弥补炮兵所受的损失，也为了重新集结那些在冲锋时离散的人员。我们的军队依然斗志昂扬，而敌人总是躲在那里，凭借壕沟据守，他们的骑兵大部分都已逃散。

“只是我们感到埃查圭一定会象惯常那样发出战报，吹嘘他们在战斗中打了胜仗，但是无须几天他的谎言就会被无情地戳穿。

“军队中每个成员的勇敢难以言表，只有亲身参加战斗才体会得到。”

“下面接着是一些个人的琐事，”巴雷拉读完日记说。

大厅里一阵沉默。丹尼尔打破沉默说：

“就这些吗，巴雷拉先生？”

“什么就这些吗？”阿圭罗先生马上接着说，同时耸耸肩膀，显然有点恼火，而且有点不大客气。

“先生，我是想说，”丹尼尔以极大意志力控制住自己的表情，不让人看出他对阿圭罗博士突如其来的问话有什么反应，同时也为了保持必要的冷静，因为他是同这么著名的有才智的人物谈话，而且他明白将要与他们展开一场棘手的争辩。“我是想说，先生，我不明白从刚才读的文件中所作的那种推断。”

“可这是很清楚的，”阿圭罗先生答道。

“也许是这样，先生；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不明白。”

“亲爱的贝略，所有这一切，”巴雷拉先生急忙插嘴说，“使我们几乎确信在这场战斗中哪一方面也没获胜；情况至少是这样。”

丹尼尔咬咬嘴唇。

“先生们，”他说着站起身来，背对壁炉，背着双手，眼睛来回看着他们，目光平静，闪闪发光。“先生们，”拉瓦列将军在这次战斗中是输了。我不明白，对于埃查圭将军来说，在交战的当天，我军从占据那么久的阵地上后撤，怎么会比打胜一仗的意义更小。我们不要用推论来否认事实，还是避免根据主观意愿来衡量事物吧。不幸的是，我的看法同你们恰恰相反；但是，假如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同意说，我们的军队打胜了，要是那样就再好不过了。但是你们是否象我一样认为目前情况要求拉瓦列将军迅速进军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呢？如果你们也这样认为，先生们，那么这才是今天所有的人每时每刻要优先考虑的唯一的事，也就是考虑我们军队如何使这一进军获胜，而不要去管他们进

入我省时是得胜者还是战败者。如果你们不行，我不知道谁能在今天对拉瓦列将军的决定施加影响，因为这一行动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我认为，你们应该刻不容缓地运用你们的高度智慧顺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先生们，请原谅我这样对你们讲话，因为你们应当相信，只是热爱祖国的感情才给了我足够的勇气在你们面前发表我的一孔之见。”

巴雷拉先生听得着了迷。他的眼睛以及那温柔和表情丰富的面容表明他对他的年轻同胞感到钦佩和高兴，这不仅因为那番话生动、雄辩，而且因为其见解新颖。

马提尼先生擦着双手，由衷地感到高兴。

阿圭罗先生两次抬起他高傲的头，看看那个不是统一派却敢于如此痛快地发表自己见解的年轻人，而且看起来还在向他指出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贝略先生，”巴雷拉说，“拉瓦列将军是根据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军事计划决定军事行动的。您想让我们从这里向他说些什么呢？”

“噢！先生，世界上最复杂的战争，最困难、最危险的军事行动，往往是由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在密室里想出来，并由他们来指挥的，”丹尼尔回答说。他怀疑巴雷拉先生的回答会有他不知道但应该了解的某些保留，这一点丹尼尔没弄错。

巴雷拉先生的心灵里只有真诚和坦率，这时用极其天真的表情说：

“确实如此，亲爱的，确实如此；但是拉瓦列将军的行动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且是他独自决定的。”

丹尼尔把右手放在前额，闭上眼睛，紧压了两三次太阳穴。

巴雷拉完全理解当时那位年轻人心里在想些什么，于是就赶紧对他说：

“无论拉瓦列将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样的，他肯定会取胜；他不会遇到抵抗，因为大家都会跑去迎接他，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您不要怀疑这一点。难道能够设想在农村和城里，人们一旦得到我们军队的支持，会不群起而反对罗萨斯吗？您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您就不相信当全体人民知道拉瓦列将军已经逼近那里时，会用他们的双手将罗萨斯政权砸烂吗？

“是的，先生，我不相信会这样。”丹尼尔以惊人的肯定语气回答道。

阿圭罗先生抬头看看丹尼尔。

马提尼先生看看巴雷拉，似乎对他说：

“先生，请回答吧。”

“可是，贝略先生，您说的一切，”巴雷拉回答说，这时神情有点严肃了，“与我们同胞的爱国心，尤其是与他们希望摆脱的压在他们头上的可怕局面格格不入。”

“巴雷拉先生，我认为我不得不给你们留下不愉快的回忆，虽然我并不高兴这样做，但我宁肯如此而不愿信口说些不确实的东西。在如此严肃的事情上，你们是否允许我对你们说真话呢，尽管这样会伤害你们最美好的愿望？”

“请说吧，贝略先生。”

“那好，先生，从积极方面说，在我们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听到解放者的队伍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或者有上百个十分坚定的人（现在可能还留在城里）挨家挨户硬把公民们拉出来进行自卫和保卫祖国时，人们才会动起来。”

“哎哟！先生，不过，这是不可想象的，”巴雷拉回答说，而阿圭罗则使劲晃动他的手杖，这时他的不耐烦已经压过他的冷静。

“这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却是确确实实的，”丹尼尔继续说。“但是这种精神状态您可别去找什么解释，巴雷拉先生，任何想

寻找其原因的人，都不要与爱国的程度或勇敢的程度联系起来。不是我们同胞的性格有所变更，也不是他们的精神蜕化了；但是他们在专制制度下安于现状，没有力量去争取自由是有其他原因的，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巴雷拉先生？”

“请说下去，先生。”

“个人主义，这就是我向您说的原因。我看出阿圭罗先生在笑，但是我对自己告诉你们的一切深信不疑，因而对这种微笑中所含的责备，我是泰然处之。”

“先生，您弄错了，这不是责备，”在总统制时期任过部长的阿圭罗说。

“这使我很高兴，阿圭罗先生。”

“请说下去，请接着说，”焦急不安的巴雷拉急忙说。

“是个人主义，我毫不含糊地重复这一点，我们的同胞没有行动起来就是这个缘故。罗萨斯建立政权时遇到的不是整个阶级的反抗，而只是个人反抗，他就利用这一点，促使个人颓废，私下叛卖，使仆人、懦夫、受贿者去告发主人、强者和好人。从而在表面上团结一致的阶级内部，甚至于家庭内部，造成恐惧和不信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人自危，互不信任。以今年发生的那些事来说，我们会发现合乎情理的关系也松弛了，兄弟间互相猜疑，夫妇间互不信任。可以对我们那个堡垒开炮，敲响警钟，在胜利广场上高喊‘处死罗萨斯’，而每个居民仍然呆在家里，坐等邻居先出来看看发生的情况是不是牢靠。”

巴雷拉先生双手捂住脸。

“先生，您感到痛心吗？”沉默一会儿以后，丹尼尔继续说道，“这很自然，因为您有一颗非常崇高的爱国心，但是我们不能以意愿为根据，而只能凭理智。先生，理智告诉我们，我刚才向您说到的那些情况只不过是反映在我们出生的这个社会里早在罗萨斯之前就已形成的那些原因造成的结果，而我们那些早期的

政治医生对这些原因未加注意。咱们先不谈这个，可是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听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以后，我们能不能指望在拉瓦列将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登陆以后马上得到该城居民的合作呢？对于这一点，我已经荣幸地将我的想法向马提尼先生谈过。”

“请再给我讲一遍，我的朋友。”巴雷拉先生说。

“几句话就概括了，先生。倘若拉瓦列将军把精力分散在内地省份，那么，他的事业就要担极大的风险；倘若他立即攻打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就在该市街道上与罗萨斯决战，那么，他就完全有可能取胜。第一，因为罗萨斯在城里没有第一线的部队；第二，因为解放者的队伍出其不意的出现，将引起公开的响应，因为不必怀疑，当每个人目睹拉瓦列来了，也就可以聚集起来而不冒被告发和孤立的危险了。倘若这一行动有东岸人和阿根廷侨民同时登陆来配合，那么，胜利的可能性就达到万无一失的程度。先生，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向你们讲清我国形势，打消你们的美好想象，将事实告诉你们，并向你们提供重要的保证。现在我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以便根据事态的发展确立我和我那些为数不多的朋友们在那里应该继续干些什么。也许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天知道！我们祖国的命运正处于危急关头，如果我们的军队获胜，巴雷拉先生，我将是第一个拥抱您的人，如果不幸失败，我们将来也许会在天堂见面。”丹尼尔说着莞尔一笑，他虽然笑得十分诚挚，但不能掩盖住当时布满他脸上的忧伤。

巴雷拉先生非常感动。

阿圭罗先生陷入沉思。

马提尼先生站起来，轻轻地拍拍丹尼尔的肩膀说：

“如果上帝仍然注视着你们美丽的国家，先生，您一定会长命的，因为那儿需要您的头脑。”

“但是，我很担心罗萨斯会得到我的脑袋，”丹尼尔微笑着说，一面与马提尼紧紧地握手，他准备辞别了。

“明天我们随时都能再见面吗？”巴雷拉先生握着丹尼尔的手问。

“不，我们不宜再见面了。我想自己还有点用处，所以我自己要掩护起来。明晚八点，我还得做一次必要的拜访，然后，我就离开蒙得维的亚了。不过，我们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再见面的。”

“是的，是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面，”巴雷拉说着用力地拥抱丹尼尔。

巴雷拉已经理解他了，他们想到一块去了；这两个伟大的高尚的心灵似乎要通过这一真诚的拥抱永远地联结在一起，这是一次同生死、共患难、充满期望的拥抱。

“那么，再见了，”巴雷拉说，“我们还是用老方法通信吗？”

“还是老方法。再见了，阿圭罗博士先生，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再见！”

“再见，贝略先生，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再见！”严肃的老人重复说，一面用力地紧紧握着丹尼尔的手。丹尼尔在马提尼先生陪同下立即走进前厅。

“可是，我们还见面吗？”在丹尼尔拿起大衣、橡皮雨衣和手枪的时候，马提尼问他。

“也不用了，亲爱的先生。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切情况您都了解了。您已经了解了时局，那么，就请按照您的地位和您的崇高的愿望来发挥您的作用吧。今后我的信会比过去多一些。”

“好的，好的，如有可能，每天一次。”

“我不会错过机会的，现在我要请您帮个忙。”

“请尽管说，我的朋友，”马提尼先生迅即回答。

“明天请您给我开一个去见圣地亚哥·巴斯克斯先生的介

绍信。”

“一定送到，您去哪里住宿？”

“去巴波尔客店，请您派一名仆人带我去那儿。”

“马上就派。”

“不过有必要预先给巴斯克斯先生打个招呼，以便他单独一人在晚上八点等我。”

“行，我一定办到，他也会照办的，还有什么要求吗？”

“让我们拥抱一下，马提尼先生，因为，请不要笑话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觉得与这些我在蒙得维的亚同我讲过话的人的见面，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后一次。”

“啊！”

“也许……这是一个二十七岁的人的迷信，诗兴……再见，再见，马提尼先生！”

丹尼尔穿过庭院，在那儿，这位在一八四〇年派驻蒙得维的亚的卓越而豪爽的法国代表吩咐一个仆人给这位离去的先生带路并一直送到巴波尔客店。然后他回到客厅，阿圭罗和巴雷拉先生还在那儿等他。在与那位似乎了解和掌握一切并将一切置之度外的青年人谈完之后，阿圭罗和巴雷拉都很激动，尽管原因有所不同，但所得到的印象同样十分强烈。

第四章　考虑不周

一八四〇年从晚上七点到十一点，安东尼奥先生的咖啡馆是蒙得维的亚的政治交易所。在这段时间里，汇集在这里的人分为两类：一类，从晚上六点到八点，去那里谈论政治、喝咖啡；另一类，从八点到十一点，谈论政治、赌博和吃夜点。

那个时代是蒙得维的亚的黄金时代，宝贵的金币在东岸共和国首都的居民口袋里似乎太重了，于是他们想随便找个地方大量挥霍掉，不管输掉或赌赢，他们都处之泰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蒙得维的亚发展和富庶的日子里，今天在交易所里花光，明天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口袋装满。

在我们这枝秃笔叙述过的那个日子的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安东尼奥咖啡馆里已经挤满了人，大部分是阿根廷和东岸共和国的青年人，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论政治，随即就去进行每天的拜访，去看戏和跳舞。阿根廷人由于怀着下个月就能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希望而高兴；而东岸共和国人则由于是在自己的祖国而倍加高兴，深信南方的革命旋风永远不会把他们从祖国赶出去，而当时革命的狂飙正猛烈拍打翅膀，冲击着拉普拉塔河流域天空中满布的阴云，不久即将降下血和泪的倾盆大雨。

然而这一切，当时大家都视而不见。东岸共和国的这个城市已经迎来了第十五个年头。它美丽，光采照人，洋洋自得；在眼前的豪华外表掩盖下，过的是在希望乐园中作乐的永不清醒

的醉生梦死生活。它脚下一片黄金，在蔚为壮观的地平线上鲜红的朝霞令人眼花缭乱。它的耳朵似乎只要听诗人的赞歌以及那些自负的儿女们对它真诚的颂扬之声，因为理性的真理——这个揭示社会生活真情并从其赖以生存的精力中找到未来生活原则的令人沮丧的真理——实在是太严峻、太残忍了，难以让这座年轻美丽的城市的人民听进去，那儿的人民充满着年轻人特有的高傲，高唱的是：

要是敌人，就举起玛尔斯① 的长矛；
要是暴君，就拿起布鲁图② 的刀。

在咖啡馆大厅的一隅，两个男人占着一张小桌。

一个身穿橡皮雨衣，雨衣的高领竖着，一直碰到耳朵，帽子戴得很低一直压到眉毛，他手里拿着一杯茶，背靠墙，脸朝大厅中央。

另外一个，戴一顶无沿帽，穿一件蓝呢外套，面前放着一杯混合饮料，在用一把铂色小调羹挤压柠檬片消磨时间。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他们左右两旁还有几张桌子，也都坐满了人，有的在玩多米诺骨牌，有的在喝咖啡或抽烟，有的只是在聊天。

在这伙闲谈的人中间，有五个坐在离我们开头描述过的那两个人仅两步远的地方。

突然，咖啡馆门开了，又进来四个人。

穿雨衣的那个人一见就眉开眼笑。

“是阿尔维迪，古铁雷斯，伊里戈延，埃切维里亚，”那个人

---

① 玛尔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② 布鲁图(约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与卡西乌等刺杀独裁者恺撒。

说，眼睛跟着他刚提到名字的那四个人，一个劲儿地朝他们看。

“丹尼尔先生，您认识他们吗？”带无沿帽的那个人问。

“嘿！认识，当然认识。请您相信，道格拉斯先生，我一生中从没有象此刻这样要尽力控制自己想拥抱他们的愿望。”

“算啦！您就呆在这儿吧，别忘了今晚我们还要走……”

“您放心。”丹尼尔说，把雨衣领子再往上拉一拉，把脸遮得更严。

道格拉斯先生正要说话时，丹尼尔向他打了个手势，让他别出声。在他们右边桌上抽烟的五人中的一个刚刚说了一句：

“他们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丹尼尔继续喝着茶，假装对那些人谈话的内容漠不关心。

“您有什么必要告诉我们那些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现在到处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外，难道还有别的东西吗？”另外一个人说。

“因为他们，我们才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说得好。”

“这我们真不理解。”

“让老头儿来吧，”一个花白胡子的军人说。

“道格拉斯先生，您知道老头儿是指谁吗？”

“指里维拉。”

“我们与罗萨斯有什么关系？”另一个说。“要不是因为他们，我们就不会打仗了，因为罗萨斯要找的不是我们。”

“完全正确。”

“只有他们，还有法国人在那儿折腾，然后就回他们的老家，把我们扔在泥坑里，说来说去他们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嘛！要是我们根本就不让他们来，我们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了。不过，这一切都是老头儿的罪过。”

“人家已经要他好看了！您现在看吧，他们已经跟他闹翻

了，因为他没有过乌拉圭河去替他们卖命。”

“活该！”

“听说现在法国人提出要他还原先为了让他出兵而给他的一万比索！”

“是的，要是我，我就还给他们。”

“他没过河去，因为，我说，他不去就是做得很对，因为谁也没法跟那些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打交道，老头儿就不该去听从拉瓦列的指挥。”

“那当然。”

“现在他们知道离不开他了，他们在绍塞格兰德已经见鬼去了。”

“是的，可是他们在这儿的人都一定会说那是骗人。”

“肯定！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报纸！”

“要是我当政的话，他们就别想跑到这儿来办报纸！”

“可是有人庇护他们……”

“譬如说，巴斯克斯。”

“还有穆尼奥斯这样一些人。”

“这很自然，那都是名义上的东岸人。”

“这些人是跟他们一起养大的嘛！”

那五人的对话大致就在这一基调下继续着。

丹尼尔惊呆了。他不时看看道格拉斯先生，这个完全能听懂并且会讲一口漂亮西班牙语、专帮移民偷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德维的亚随意往来的道地苏格兰人，看到丹尼尔吃惊的神态，怡然一笑，照常喝他的混合饮料。

“只有巴斯克斯才能纠正这种事，”其中一个人对那个在丹尼尔左边桌子上喝咖啡的人说。

“不，巴斯克斯不行，谁也不行，因为祸根就在里维拉身上，”对方回答说。

“可是，至少可以召开议会。”

“您不知道里维拉的亲信们以他不在不得举行选举做 借 口在反对选举吗？”

“这我知道，但是政府会压住他们，选举一定会举行的。”

“这就更糟了，因为这会引起冲突：新的分歧，新的党派仇恨又会冒出来，那时白党① 就开心了，而我们党内就乱套了。我们同阿根廷人厮杀，可他们的事业却与我们相一致；我们和法国人不和，这对我们说来在各方面都是浪费时间，损耗金钱和丢失朋友，与此同时，罗萨斯却在向前推进，而正中白党下怀。”

“感谢上帝总算听到一个有理智的人说话了，”丹尼尔说。

“可是这里表现出来的何止是党派之见，”丹尼尔自言自语，“这纯属民族对立，有什么原因吗？可能没有什么原因，”丹尼尔自问自答，因为他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体儿女一样，在他自己国家里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在谈起蒙得维的亚时，不象在谈论某一个兄弟省份或某一个兄弟共和国的时候那样：人们总是怀着最良好的愿望，祝愿那里的儿女幸福，从来没有丝毫忌妒和仇恨的味道。“可是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呀?!”丹尼尔心里想。“在这个悲剧里，有人是不理解的，也许这个人就是我，因为我不敢说是其他人。”

“咱们走吧，道格拉斯先生。快到晚上八点了，”他看着咖啡馆的大挂钟说。

但是，在离开那个地方前，根据他的计算，他在那里又增添了几分醒悟，他用深情的目光和忧郁的心情逐一地看了看他的四个朋友，他们留在那里大谈祖国，但没有想到那儿就有人在为他们，也为所有的人，沿着滑溜的悬崖边缘奔波，因为当时关系着两国沉睡着的人民是自由还是受暴政统治，是取得繁荣昌盛

---

① 乌拉圭有红、白两个政党。

还是崩溃灭亡的白刃战，就在悬崖边上展开。这两国人民，一个在不幸中沉睡；另一个则陶醉在暂时的但极为甜蜜的幸福之中，听着大河汹涌的波涛发出的催眠曲；而大河的咆哮在今后十年内谅必不会为人注意，因为它那有力的咆哮声，被火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战斗的可怕吼叫声和一个垂死的社会发出的悽惨呻吟声淹没了。

第五章　海上的独白

晚上十点钟，道格拉斯的捕鲸船象支离弦的箭一样启航了，或者不如说象只飞行在蒙得维的亚美丽海湾的波浪上的水鸟一样滑行。十一点时，从港口最靠外的船只上也看不到那只船了，它已在这条大河遥远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孤零零的皓月静悄悄地把银光洒在大河上。

丹尼尔裹着雨衣靠在船尾，那双焦躁不安的眼睛已不再象二十四小时前那样盯着拉普拉塔河北岸那座年轻的城市，而是固定在蓝色的苍穹上，然而他却视而不见上面镶满斑斓的钻石，因为他的思绪完全沉浸在对蒙得维的亚短暂的、但十分有益的逗留的回忆中。

“我们应该算一算，因为政治也有它的数学内涵。”他心想。

“我们就来算一算看吧，我本以为能在蒙得维的亚看到目前的所有政治力量都已经联合起来了，却发现它们仍然处于混乱状态。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教训。

“我本以为这里的人民比统治他们的机构更强大，却发现这里的人民也有他的头人，虽然不象罗萨斯那样残忍，但是说到头，头人是为所欲为的，并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这又是一个教训，加起来已经两个了。

“我原以为老统一派是讲求实际的人，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尊重事实和高瞻远瞩，现在却发现他们与别人一样充满幻想，或者

可以说比别人更富于幻想。这是我获得的又一个教训，这已经是三个了。

“我满以为他们会指点我去认识我的国家，却发觉我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国家，这是第四个教训。

“本来我认为拉瓦列将军和阿根廷委员会是协调一致行动的，结果却看到他们各行其是，这又是一个教训，也就是第五个了。

“真糟！得到的这么多，就算我不是发疯，也是见鬼了。

“现在再来分分类吧。马提尼先生是位有才干的人，具有法国人的心肠，对我们的事业充满热情，但是他受到政府指令的限制，而且他不信任自己的政府。

“阿圭罗先生的话很少，但是含意很多，他搞民主过于灵活，实行自由过于严格。流亡国外的这些岁月在他心里过得很慢，但是各代人在他心里却象闪电般一晃而过，以致他看不到自从前总统倒台以来的十四年中，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巴雷拉先生精力充沛，生气勃勃，思路敏捷，有一颗赤诚火热的心，他是一个生活在趋向绝然不同的两代人中间的人，两代人的观念，他将来可能都能适应。要是他与新一代信守的原则分道扬镳，就有必要去争取他，因为争取到他就是一个胜利。

“让我们从另一方来看看：至于圣地亚哥·巴斯克斯先生，我永远忘不了今晚的谈话。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如果东岸共和国能有六、七位他那样的人，那时就可以说，国家有了一切必备的条件来组织起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它包括世界和革命所赋予的、迄今尚未很好利用的各种因素。

“我从这次会晤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巴斯克斯不能发挥他的作用，因为他的眼光过于深远，以至于那些党派的小圈子里都无法容纳，那些党派一味坚持设置障碍，结果必将妨碍这个美丽国家的进步。他努力促使东岸共和国与阿根廷共和国之间的

政治利益一致起来，他的敌人就攻击他，借口说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朋友而不让他过问那些工作。

“他对拉瓦拉将军的评价的方法对我来说倒是新的，他给了我许多启发，使我看清我原先无法解释的事情：拉瓦列英勇，有骑士风度，大公无私。但他说，拉瓦列不具备预见时局发展的必要的品质。在谋划上缺乏坚忍不拔的精神；当他的朋友想给他提出忠告，告诉他该怎么行事时，他又过于多心；他那高傲的性格使他不肯接受别人的领导，于是他总是单干，凭自己头脑一时灵感行事；一遇障碍他就气急败坏，如果他不能以孔武有力的宝剑一下子战胜障碍时，他就改变主意和计划，迅速躲开障碍，根本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怎样。

“许多事现在我才理解，特别是巴雷拉的那句话：‘拉瓦列是独自决定的。’

“好了，我的帐已经算完了。我是得分还是失分了呢？我是得分，因为在政治上一个人如有幻想是要失败的，我从许多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许多真理；我已经向他们描述了罗萨斯的情况，他们也向我描绘了罗萨斯敌人方面的情况。现在，求上帝保佑我们吧，因为我对人们的期望非常小了！

“是的，让上帝保佑我们吧！”沉默几分钟以后他说。沉默时他的眼睛失神地注视着缀有月亮和星星的苍穹，似乎他的思路在那个直率、激烈但同时又是温柔敏感的心灵里已经改变了方向。发完这一感叹之后，他的头靠着船尾，眼睛盯着拱形的灿烂的天空，继续沉思：“上帝，是世界团结一致和智慧的化身；上帝，使这美好世界维系在他那至高无上意志的无情的线头上，而世界象智慧的火花在那似乎是由天使的气息构成的清澈无垠的苍穹中转动。

“这些名人就象他们闪光的思想一样永恒，他们总有一天会在这片波浪上看到我头脑中的梦想得以实现。是的，美洲的未

来已经列入上帝的事业中了：创造宇宙的大诗人启示新大陆的命运有美妙灿烂的未来。

“那些广袤无际的牧场，滴落在上面的每一滴露水都将萌发出一朵鲜花。

“那些江河，象海洋一样浩淼，象一条条动脉贯穿美洲的巨大身躯，使金属之火烧灼的内脏，都变得清凉。

“那些浓密的森林，有大自然粗犷的管弦乐队在促使艺术与人类的声音和谐起来。

“那芬芳扑鼻的和风，在这些地区上面拂过时，就象这些地方的守护神发出的爱抚的气息。

“那些云朵，永远带着大自然欢笑而温柔的绚丽色彩。

“是的，所有这些壮丽景色，都是上帝用形象的语言展示这些地方的未来而说的动人的话。

“人类世代交替犹似这条海洋般浩淼的大河上的波涛，源远流长。

“每个世纪就象介于永恒的始末之间、摆脱掉时间巨掌约束和摧毁一切的洪流那样降临人间，在它的激流中，拆散、毁灭、卷走一代代的人，人们的思想、恶习、伟大与美德，一并流入到空幻的混沌世界中去。但是大自然——另一个与时间共存并与之斗争的强者，就在时间播种死亡的地方将不断播下生命，这个无坚不摧的洪流将从这条大河两岸夺走由泥土和血泪揉成的这一代，可是后来人一定会象一浪推一浪最后在我眼前消失的波浪那样一代代接踵而来。

“一定会来的！……

“每一国人民都有自己的世纪，自己的命运和自己建立的国家。当写在我们周围的大自然间的上帝的旨意照亮未来各代人的视野时，拉普拉塔的人民也终将有他们自己的世纪，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国家，他们将会为我这代人的过错与不幸一洒同情

之泪。是的，我深信我祖国的未来，但是需要时代的巨手用我们生成的泥土将今天生活着的人们前面的道路铺平。

“是的，我有信心，但这是对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将来而言。祖国啊，祖国！我们这一代人只具有父辈们的名字！……而你，弗洛伦茜亚，我亲爱的心上人，你是使我的灵魂与生命，我的心与人们，我的命运与我的祖国和谐的天使；你是使我与上帝联结起来，从天堂伸展到令我窒息的尘世间淤泥的光明之线。你，你是我在尘世间所见到的人中间唯一想在天国重新相会的人，以便我们的灵魂能在苍白的月光下不时回来看看天地——既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又是无数教训、假仁假义、罪恶与万般苦难的见证人。”

正在这时，月亮将那珠母似的脸庞藏进面纱般的一朵乌云里面，丹尼尔低下了头，失神地沉思着，在那汹涌的拉普拉塔河的波浪发出的催眠声中闭上了眼睛，而波浪在平静、明亮的天空下面似睡非睡地、懒洋洋地流淌着。

第六章　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

看过上面那幅政治图景，以及为了概要地对本故事的时代背景及其人物和他们的丑行、美德作一番必要的描述，我们不得不使读者暂时离开一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以后，现在我们应该回去找到他们，退回几天，直到接上我们离开的那一天。

请读者陪我们一起到您一度去过的座落在护法者大街的那座宅邸去，在那里您无疑会碰到一些难以想象的、但历史保证属实的场面。

护法者阁下的小姨子正在她的卧室里进行接见，隔壁大厅里铺着有黑色图案的白色草席，大厅被用来当候见的通道，里面挤满了每天来打小报告的人。

那儿有一个穆拉托老太婆，一般说来，女主人总要比女仆穿得整洁，即使规律难免有例外，也不能说那个老太婆的洁净程度和她的女主人是一样的。她当时充当副官、礼宾官兼引见侍从。

她站在卧室门口，一手抓住门环，意思是说，任何人未经她的许可是不准入内的；她的另一只手接下那些前来向她要求优先进去与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谈话的人按照不同等级送给她的铜钱和钞票。从来没有见过由如此众多和不同阶层、

肤色和种族组成的候见人。

黑人、穆拉托人、印第安人、白人、落魄者、中产阶级、流氓、好人，都混杂地聚在那里，但是他们各有不同的感情、习惯、职业与希望。

在那里的人，有的是因为惧怕，有的因为怨恨；有的是寻求宽解，有的抱着希望；有些则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人也没找到地方去打听消息而业已绝望，或为某个已在省长阁下面前失宠的人碰碰运气，然而那位新型女皇的侍从官——如果我们对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安上这样一个帝王尊号不算亵渎的话——头脑里牢记着女皇的指令，当她放进去的人出来时，也就根据主人的命令从候见人中再挑选一个，不太理会他们的央求或不满，尽管他们为了能优先被接见已经送过东西。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央求的人恰恰得不到接见，而什么也不说、什么要求也不提的人却得到接见，因为这些人是夫人吩咐召见的，而其余的人则是有所求的。

这时里面插销一动，穆拉托老太婆立即把门打开，让一个十七、八岁的黑人姑娘走出来，她穿过大厅时的神态如此傲气十足地昂着头，就象一个宫廷贵妇人刚在密室得到女王最大恩宠那样。

穆拉托女人随即向一个身穿蓝上衣、长裤、红背心的白种男人打了个手势，当时那个人面对着大厅的一扇窗户，手里拿着一顶呢帽。

他慢慢地穿过人群，走近穆拉托女人，跟她打过招呼，就走进那间卧室，房门随即被关上。

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坐在床边的一张印度小沙发上，身披一条红底白色美利奴羊毛大围巾，正在喝一杯由一个黑人小姑娘从里间端来的巴拉圭奶茶。

“进来，老乡，请坐，”她对那个拿着呢帽的人说。这个人局

促不安地在印度沙发对面那排木头椅子中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您喝巴拉圭茶加不加糖?”

“听阁下吩咐,”他回答。他坐在椅子边上,把帽子捏在手里转来转去。

“您随便怎么称呼我都行,就是别叫我‘阁下’,我们现在都是平等的嘛。统一派野种的时代过去了,那时候穷苦人一见穿燕尾礼服的,或者戴顶新帽子的都得加上个头衔。现在我们大家都一律平等,因为我们都是联邦派的人。您现在在军队吗,老乡?”

“不了,夫人。五年前因为我有病,皮内多将军让我退伍了,我病好以后,就当了车夫。”

“您原先在皮内多手下当兵?”

“是的,夫人;我是在值勤的时候受的伤,他们让我离开了军队。”

“可是现在,胡安·曼努埃尔要号召全国人民参军。”

“是的,我也听说了,夫人。”

“据说拉瓦列要打过来,需要大家都来保卫联邦,因为人人都是联邦的儿女。胡安·曼努埃尔必然是第一个骑马上阵,因为他是联邦所有优秀保卫者的慈父。不过在参军问题上,一定有所例外,因为那些能用其他方式为联邦事业效力的人,不该要他们去战场上受累。”

“当然!”

“我手头上有一张五十多人的名单,由于他们现在执行的任务关系,我让人给他们开一张特例证明。因为您一定知道,老乡,真正为我们事业服务的人是那些发现从内部搞阴谋诡计的统一派野种的人,因为这种人最坏,是吗?”

“是的,夫人,”退伍士兵一边回答,一边将给他的巴拉圭茶还给黑人小姑娘。

“他们是一些最坏的人，您不用怀疑。就是由于这些人以及他们搞的阴谋，我们都不得安宁，人们都不能和自己家人一起安居乐业；而胡安·曼努埃尔所希望的正是安宁。您不认为真正的联邦应该是那样吗？”

“那当然，夫人！”

“生活太平，没有任何人来打搅您去服兵役。”

“当然。”

“不管穷富，人人都平等，这就是联邦，是这样吗？”

“是的，夫人。”

“可是，统一派野种偏偏不许；因此，凡是能揭发他们诡计的人都是真正的联邦派，胡安·曼努埃尔和我的家总是为这样的人敞开着的，他们随时可以进来，缺少什么都可以提出要求，因为胡安·曼努埃尔对为祖国，即为联邦效劳的人是不会拒绝的，明白吗，老乡？”

“明白，夫人，我一向是联邦派的人。”

“这我知道，胡安·曼努埃尔也知道，所以，我才让您来，相信您要是知道什么对事业有用的情况，您是不会对我隐瞒真相的。”

“夫人，我的周围都是联邦派的人，我能知道什么呢？”

“谁知道！你们这些好人很容易上当受骗。告诉我，您最近在哪里干活？”

“现在雇我的是‘英国人’车行。”

“这我知道，可是在进车行以前，您在哪儿干活？”

“是在巴拉卡斯，给一个寡妇太太干活。”

“是叫阿玛莉亚，对吗？”

“是的，夫人。”

“哼，我们这里什么都了解，老乡。谁想欺骗胡安·曼努埃尔和我，没有好结果！”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说着将那毒蛇般的

眼睛盯在那个可怜的人的脸上，他因为不知道她要问他什么而焦灼不安。

“当然，”他回答。

“您什么时候去那家干活的？”

“去年十一月。”

“什么时候离开的？”

“今年五月，夫人。”

“五月，是吗？”

“是的，夫人。”

“您记得是哪一天？”

“记得，夫人，我是五月五日离开的。”

“五月五日，是吗？”老妖婆一边晃着脑袋，一边一字一顿地说道。

“是的，夫人。”

“五月五日……那么说是那一天？您为什么要离开那一家？”

“太太告诉我，她想节省点开支，所以辞掉了我，同时还辞掉一个厨师，那是一个西班牙小伙子，可是临辞退我们的时候，她给了我们每人一盎司黄金，还对我们说，也许以后还会叫我们回去，以后我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她帮忙。”

“这位夫人可真好呀；想节省开支，却又拿金子送人。”玛丽亚·何塞法用最嘲弄的腔调说。

“是的，夫人。可以不客气地说，阿玛莉亚夫人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好的一位夫人。”

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没有听见后面这句话，因为她一心在打鬼算盘。

“告诉我，老乡，”她突然说，“阿玛莉亚夫人是在几点钟把您辞掉的？”

“早晨七八点钟。”

“她总是在这个时间起床的吗？”

“不，夫人，她习惯很晚起床。”

“晚起床，是么？”

“是的，夫人。”

“您看到她家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夫人，一点也没有。”

“晚上听到什么响动吗？”

“没有，夫人，一点没有。”

“您和厨师离开以后，还有哪些仆人留在那儿？”

“有佩德罗。”

“他是什么人？”

“他是在过去战争中服过役的老兵，是看着阿玛莉亚夫人长大的。”

“还有谁？”

“一个夫人由图库曼带来的女仆，是个小女孩，还有两个照看别墅的黑人老头。”

“很好，您对我说的都是实情。但是您听好，现在我要问您一件对联邦，对胡安·曼努埃尔关系非常重大的事，您听见没有？”

“我总是讲真话的，夫人，”老乡回答时低下了头，因为他受不了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讲最后几句话时射过来的阴森刺人的目光。

“告诉我，您在阿玛莉亚夫人家五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晚上有什么男人来看她？”

“一个也没有，夫人。”

“怎么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夫人。我在那儿的几个月里，我没有见过任何人在晚上去她家作客。”

“那时候您是呆在家里的吗？”

“我不出门，因为许多晚上，如果有月亮，我要套马，带着太太去博卡，她在那儿下车沿着里亚丘埃洛河岸散步。”

“散步？这位太太怎么这么好散步？”

“是的，夫人，她带着小姑娘路易莎，就她们俩一起散步。”

“小姑娘路易莎！她非常关心那个叫路易莎的小姑娘吗？”

“是的，夫人，就象是一家人一样。”

“那是不是一家人呢？”

“不是，夫人，根本不是她家的人。”

“不是，可是有些饶舌的人说是她的女儿。”

“耶稣保佑，夫人！可是阿玛莉亚夫人还很年轻，而那个孩子已经十二岁了。”

“很年轻吗？多大年纪？”

“大约二十三四。”

“算是个小可怜！除去她吃奶，在地上爬的年头……，好，您说她是跟谁在一起散步的？”

“只跟那个女孩子。”

“只跟她一个人吗？在那儿您没见过别人？”

“什么人也没有，夫人。”

“晚上要是不去散步，她不接待客人吗？”

“不，夫人，没有人来。”

“她做祈祷吗？”

“我不知道，夫人，但是从来没有外人进她的家。”阿玛莉亚原来的那个车夫回答说，尽管他对神圣事业一片忠心，但他也明白，事情关系着阿玛莉亚的名誉和安全。他感到恼火的是居然有人会认为他会去损害她，因为他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她更好、更慷慨的女人了。

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思考了一会儿。

“这使我的估计都立不住了，”她心里说。“请告诉我，白天也没有任何人去她家吗？”她问。

“有几位太太偶尔去过。”

“不，我问您有没有男人去过。”

“丹尼尔先生常去，他是夫人的表兄。”

“每天都去吗？”

“不，夫人，每星期去一两次。”

“您离开那家以后，没再回去看过太太吗？”

“去过三四次。”

“那么，您去的时候，除了太太以外，您在那里还看见什么人了？”

“谁也没见到。”

“谁也没见到吗？”

“没有，夫人。”

“她家里没有什么病人吗？”

“没有，夫人，所有的人都很健康。”

玛丽亚·何塞法在思考。

“好吧，老乡，胡安·曼努埃尔已经收到一些有关那家情况的报告，不过，我会把您告诉我的这些情况都告诉他，如果您说的完全属实，您就为那个夫人做了好事，可是，如果您对我有什么隐瞒的话，您知道胡安·曼努埃尔是怎么对待那些不好好为联邦效劳的人的。”

“我是联邦派的人，夫人，我总是讲真话的。”

“我也这样认为。您现在可以走了。”

阿玛莉亚的前车夫刚一出去，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就把看门的穆拉托女人叫了过来，对她说：

“昨天从巴拉卡斯来的那个女孩子在这儿吗？”

“在这儿，夫人。”

“让她进来。”

一分钟后，一个穿得又破又脏、年纪十八九岁的黑人姑娘走进了卧室。

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打量了她一会儿，对她说道：

“你没和我说实话，你告发的那位太太家里没住着什么男人，也没有病人。”

“有的，夫人。我向您起誓，我说的是实话。我在那个统一派女人家旁边的杂货铺里干活，有好几个早晨，我从店铺的后面看见一个从来不佩带标记的青年人，在那个统一派女人的花园里剪花。后来我还有许多次看见他和她两个人挽着胳膊在花园里散步，下午，他们常常坐在花园里的一棵大柳树下，有人给他们把咖啡一直端到那儿。”

“这些你是从什么地方看见的？”

“我们店铺的后面房间正对着那个统一派女人的家，我常常躲在围墙后面盯着他们，因为我恨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统一派。”

“这你怎么知道？”

“因为阿玛莉亚夫人从杂货铺门前经过的时候，她从来不跟我们的老板和老板娘打招呼，也不跟我打招呼；因为她的佣人知道我们老板和我们都是联邦派以后，从来不到我们店里买东西，再有就是我许多次看见她穿着天蓝色衣服在别墅散步。最近这些晚上，我见到马里尼奥先生的勤务兵以及另外两个人在那幢房子周围转来转去，还到杂货铺打听消息，我就来向您报告我所知道的一切，因为我是个忠诚的联邦派。夫人，她肯定是统一派的人。”

“你还知道她什么情况，说她是统一派的人。”

“我还知道什么呢？”

“对，你还知道些什么呢？”

“请您听好，我认识一个大嫂，当她知道阿玛莉亚夫人想找个洗衣服的，就赶忙找上门去，可是人家不要她，而把衣服给了一个外国女人。”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夫人，可是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去打听。”

“好，你去打听一下。”

“我还有一件事必须告诉您，我听见她半夜弹钢琴、唱歌。”

“这里面又有什么文章吗？”

“我说，她唱的一定是首关于拉瓦列的歌曲。”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只是这样说说。”

“你能不能晚上进那个别墅，靠近她的房子，听听她唱些什么吗？”

“我试试看，夫人。”

“注意，要是你能进到屋里，你就躲起来，别动窝，一直等到天亮。”

“要我干什么呀，夫人？”

“你不是说里面有个青年吗？”

“噢，是的，夫人，我明白了。”

“那好！”

“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早早进她的家。”

“不对，他要进她的屋子，一定是晚上，并且一定要在天亮以前出来。”

“夫人，我一定去监视他们！”

“你要是不去，你小心点儿！”

“是的，我一定去。”

“你在那家还看到些什么？”

“我昨天已经将我见到的都告诉您了。去她家的几乎总是那个青年，据说是那个统一派女人的表哥。而最近几个月，阿尔科塔大夫几乎天天去，所以我才对您说那儿有个病人。”

“你昨天告诉我的事你还记得吗？”

“啊！当然，夫人。我告诉您，那个病人一定是剪花的那个青年，因为一开始我看见他瘸得很厉害。”

“一开始是指什么时候？大概有几个月了？”

“大概是两个月以前的事，夫人；以后他就不瘸了，医生也就不去了；现在他一连好几小时和阿玛莉亚夫人一起散步，腿也不瘸了。”

“已经不瘸了，是吗？”老妖婆说话时脸上带着恬不知耻的表情。

“是的，夫人。他已经好了。”

“好，你必须侦察那家的动静，并且把情况告诉我，因为你这样做就是为我们事业，也就是为你们穷苦人的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有联邦，就不分黑人、白人，我们都一律平等，你明白吗？”

“是的，夫人，因此我参加了联邦派，我一定把了解到的情况都告诉您。”

“好，你可以走了。”

黑人小姑娘由于为黑人和白人的神圣事业做了件好事，以及和联邦派之父阁下的小姨子谈过话，出来时非常高兴。

接着又有几个各怀鬼胎的女佣人去见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积极提供她们所知道的或主观想象的有关她们主人和邻居的一切情况，这条联邦的鬣狗从而把这些知名人物及家庭记在心里，后来这些人就成了这个不幸人民的蒙难者名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不幸的人民受到最最丧尽天良的政府的利用而互相监视、告密和诽谤，这些恰恰是罗萨斯在全国人民中间搞孤立和恐

怖政策的得心应手的武器。

在那些告密者走后，那天来向政府提出要求和申请的人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走进这间罪恶的办公室。这些人希望通过省长的小姨子这个途径，使他们的要求和申请能进到他们进不去的政府办公室里；她虽然慨然答应了从中帮忙，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请求会从她手里转送到罗萨斯手里，因为她知道，她那高贵的姐夫只想听到有关人民、各个家庭及每个人的动态的密报。然而，这并不妨碍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接受来找她作靠山的人（不管是穷还是富）所奉赠的礼物，她对他们说，有她的努力，胡安·曼努埃尔对他们的请求一定会很快作出非常有利的决定。

作家的秃笔不可能达到史学家所具有的哲理深度，但是通过一鳞半爪稍纵即逝的某些特征却可以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面貌，透过以不道德为基础的一八四〇年罗萨斯政府这个小小缩影，我们认为，可以很容易看清后来在这个最强烈、最黑暗的专制制度下所出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独裁者的辩护士们总是向外国介绍政府可以公开的那个方面，他们说，罗萨斯将军如果是个暴君，他的政府如果象他的敌人描写的那样，就不会在这么多年以后还被人民所接受。

但是，它为什么能存在呢？又是怎样一直抗拒人心这一洪流的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这就是对该政府进行哲学分析的关键。

多年来他一直在顽固地推行的一项前所未闻的工作，其目的是使所有社会纽带变得松弛，方法是建立告密制度并且加以奖励，使告密在无知而又好损人利己的人的心目中成为一种美德，进而使各个阶层，每个家庭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片混乱，以‘联邦’这个词作为挡箭牌掩盖一切罪行、恶习和道德观念上的混乱，这些就是罗萨斯体制的内涵，这些就是他最先用来削弱人民的聚合力量的招数。他通过切断民众之间的一切联系，使

社会变成一盘散沙，以实施他的野蛮统治。

命运驱使这个不祥人物在他的家庭里找到合适的人来来协助他推行那套魔鬼计划，在这些人中间，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就是帮助他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阴谋诡计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历史比我们更善于用恰如其分的笔墨描述这个女人及暴君家庭的其它成员，使他们内心、习惯及所作所为的丑陋暴露无遗。

第七章　天生一对

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每天照例要看望三次胡安·曼努埃尔，现在正准备第二次去看望他。在看望时，她要是能与他单独谈上一次就算不得了了，而她对能够进入他内室，又能在那班聚集在院子门房的二流角色的眼里装作是从省长阁下的小会客室出来感到心满意足，因为经过这么一番伪装，她可以在他们面前俨然成了那些提出要求的倒霉蛋和那些想密告情况的无赖的必不可少的中间人。她从前者得到贡品，又以婊子卖弄自己与有权势者的关系来唬住别人的办法束缚住另一部分人，并供她个人驱使。我们前面说过，她该出门了，就在这时候，专制制度及其党派排泄一切污秽的大污水沟——《商务报》——的编辑马里尼奥少校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这份报纸每天对所有表示反对罗萨斯暴政的人进行人身攻击，甚至连一些私生活中最隐秘的事也不放过；对那些从来没有出头露面的青年人编造出最最卑劣的流言蜚语进行诋毁。

女主人没让贵宾久等，就到客厅来接待他，她说：

“只有您我现在才接待，因为我正要去胡安·曼努埃尔那里。我首先要告诉您，我非常生气。”

“我也是，”马里尼奥一边回答，一边就在客厅里她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

“当然，不过您生气的原因肯定和我的不一样。”

“我也这样认为；您先谈谈您的原因，然后我来谈谈我的，”编辑回答说。在此人的灵魂上，大自然别出心裁给包上了一层最黑的纱布，纱布由最坏的纤维织成，从中冒出的是人类中退化者的恶毒感情，同时又带有某些闪烁着想象力和才华的光辉。

“开始先谈我的原因吗？”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那好吧，我有理由批评您，因为您只是半心半意给我们办事。”

“为我们？您是指谁啊，玛丽亚·何塞法夫人？”

“指谁？指胡安·曼努埃尔，指我们的事业，指我和大家。”

“噢！”

“是的嘛！这样胡安·曼努埃尔是不会高兴的。”

“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可以跟省长谈，”马里尼奥回答时，眼睛盯着老太婆。虽然谁也不会相信他能盯着人看，因为他天生一对斜眼。

“那当然，现在您每天晚上都见到他嘛。”

“可是夫人，您白天能见他三四次呢，”马里尼奥答道，他想以此捧捧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因为马里尼奥尽管不喜欢她（他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喜欢），可是他知道要与她搞好关系，特别是在出于个人利益需要借助她的时候有多么重要。

“四次？不对，我常常见他，但只是三次。”

“您太幸运了。不过咱们还来谈这件事：我在什么事情上是半心半意了？”

“您在报纸上只鼓吹砍统一派男人的脑袋，忘掉了统一派女人，可她们比男人还坏。”

“但是必须从男人开始。”

“应该对所有的人一起开刀，不管是男是女；要是我，就首先从女人开刀，因为她们最坏。接着，就象联邦派的模范蒙塞拉特

治安法官曼努埃尔·卡萨尔·盖特先生说的那样，宰掉她们的臭崽子。”

“好吧，到时候我们一定收拾统一派女人，但是现在我必须跟您说，联邦派的太太里也有不够朋友的。”

“不，就我个人而言……”

“我所指的恰恰就是您。”

“算啦，您这是开玩笑。”

“不，夫人，这是实话。十五天前我告诉过您一件秘密，您还记得吗？”

“关于巴拉卡斯的事吗？”

“是的，是巴拉卡斯的事，可您一古脑儿都倒给我老婆了。”

“什么！我只不过和她开了个玩笑。”

“可是这个玩笑搞得我好苦，我老婆差点儿挖了我的眼珠子。”

“得啦！”

“不，什么得啦！事情很严重。”

“什么！”

“非常严重。”

“您别这么说。”

“就是严重，我还要说，非常严重，因为您不该弄得我老婆和我都不痛快。”

“什么！您瞧……马里尼奥，您这是哪儿的话……反正她从别处也会知道这件事，我就对她说您觉得巴拉卡斯的小寡妇挺漂亮，也没说别的。真有意思！……您怎么认为我要弄得你们夫妻不和呢？”

“好啦，事情反正出了，就让我们忘了它算啦，”马里尼奥说，翻翻眼珠子，思索着怎样从这个女人这一背信弃义的做法中捞点油水；而对她来说，世上并不存在什么统一派的男人和女人，

只有她打算要伤害的男人和女人。

“好吧，您可以认为我把事情搞坏了，但是您必须清楚，我也干了件大好事。”

“什么？”

“不信吗？！您跟我说过什么？”

“我跟您说过，我有兴趣了解一些住在巴拉卡斯的一位夫人的情况，她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谁去看过她，尤其是跟她住在一起的看来是躲在那里的那个男人是谁，因为那个人既不外出，也不在窗户口露面；我还跟您说过，在这件事上，我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就是出于对我们事业的关心。”

“噢，是出于政治考虑啰！”

“当然。”

“算了吧。”

“您为什么怀疑这点？”

“我？”

“是的，您，您在冷笑。”

“什么，难道我是这样吗？”

“是的，夫人，您是这样的。”

“您听着，我就是这么个人。”

“我了解您。”

“我也了解您。”

“就是说，我们是彼此了解啰？”

“那您继续讲下去，马里尼奥。”

“我跟您说的也就是这些，我想您不会拒绝替我做这件事的，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那么，好吧，现在我把我做的都告诉您，您就知道我对您够不够朋友。我早就知道这位住在巴拉卡斯的女人同外界完全隔绝，从而得出结论，她必定是个统一派。”

“啊！天晓得！”

“不，我肯定她是个统一派。”

“好吧，请您接着说吧。”

“您对我说，您认为有个男人藏在她家里。”

“我只不过是怀疑。”

“不，肯定是藏在里面；我说的话我有把握。”

“您接着说。”

“我派了个手下的人，按照我的指示去那个地段调查，那家旁边有个杂货铺，杂货铺里有个本地出生的黑人小姑娘，我派去的人跟她谈了话，告诉她那个寡妇家十分可疑，要她注意晚上有人在监视那家人。”

“您派去的那个人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

“是我告诉他的。”

“您又怎么知道的呢？”

“哼！因为我了解您，从我知道您对这件事有‘政治考虑’时起，”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说，用嘲弄的口吻特别强调了最后几个字，“我料想您一定不会躺在床上睡大觉的。”

“请您往下讲，”马里尼奥说。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这个女人的狡诈。

“于是，我派出去的人告诉黑人小姑娘，那家很可疑，有人在进行监视，要是她知道点什么情况就来告诉我，一定会让我十分高兴的；可以说，她比许多白女人更拥护联邦，那些白女人只想欺负穷苦的有色人种一点不为联邦政府效劳。那个黑人小姑娘没等多久，很快就来看我，情况就象在她脑子里一样，她把所知道的一一都告诉了我。”

“她知道些什么？”

“她说那里有一个小伙子，长得很帅，”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回答，有意加上这么几句关于那个人相貌的话，为了趁机刺激

对方。

“还有呢？”

“她说那是一个漂亮小伙子，他搂着寡妇在别墅里散步。”

“是搂着还是挽着胳臂？”

“是搂着还是挽着胳臂，我可记不清黑人小姑娘是怎么说的了。他们在柳树下共饮咖啡，说他替她拿着杯子喂她喝，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天黑，还说……”

“还说什么？”马里尼奥说，这时他的血液在沸腾，那双斜眼在充血。

“还说……”

“请讲呀，夫人……”

“天黑以后，就……”

“就什么？”

“她就看不见他们了。”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带着难以形容的喜悦表情说。

“那好，”马里尼奥说，“可是直到现在，除了知道那家有个男人以外，我们什么也没弄清楚，而这一点我在十五天以前就告诉您了。”

“说我们什么也没弄清楚并不完全确切，十五天前您是想了解一些那家的情况和那个男人是谁，当时仅仅您自己关心这件事，可是从昨天起，这件事就成为咱们俩的事了，一半是我的，另一半是您的。”

“从昨天开始？为什么？”

“因为从昨天开始，我得到了一些报告，并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看法：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觉得我将抓到一个大家伙。总之，这是我的事，我一定要亲自迅速搞清这件事。”

“但是除了了解这个男人是谁外，我更想知道他跟那个寡妇是什么关系，这是我希望您给我帮忙的事，因为您得清楚，那个

家象个修道院，门窗也从来没有打开过，更其神秘的是，仆人们都象是哑巴。三个星期里，除了杜帕斯基耶家那个姑娘去过三次，寡妇的表兄贝略几乎每天下午去，以及阿古斯蒂娜去过四次外，没有别人进去过。”

“您为什么不和贝略交个朋友呢？”

“他是个联邦派的好青年，但是太傲慢，我不喜欢他。”

“您为什么不去找阿古斯蒂娜，让她带您去呢？”

“我不想把这件事张扬开来，这是一项我想单独和您成交的政治交易。”

“政治交易，是吗？啊，您这个滑头！不过您做得对。您很会挑嘛，听说小寡妇标致极了。”

“啊，夫人，我们不谈这个！”

“老狐狸您还赚不够吗？”

“咳！”

“算了吧！您真是个会装蒜的鬼家伙。听我说，我想办法使她在这几天来这里求我帮忙，我向她推荐您，叫她去报馆或者到您的什么小窝去找您，这样您满意不满意？”

“您这话当真？”马里尼奥问道，他的身子向老太婆挪近一点，眼睛闪闪发光。

“啊！您这个老无赖，看把您美的！如果我的怀疑没有弄错的话，事情一定会这样，而且会很容易办妥。您就让我一个人干，三四天以后，不管是不是顺手，这事保管完成。”

“我的朋友，”马里尼奥用十分亲切的语调说道，“我只是希望您运用您强有力的影响，和您无与伦比的才能，使那位夫人来找您，而且看来您已经猜到了我的心思。俗话说的好：今天你为我，明天我为你。”

“不，马里尼奥，您听好：在这种事上，我认为我更多地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您；如果我所怀疑的结果得到证实，我相信我将

根本改变胡安·曼努埃尔对维多利卡的看法。”

“这是说，这里面还真有文章吗？”马里尼奥有点惊异地问。

“有可能，不过您用不着为小寡妇担心，我们一定好好照护她。可是您用什么来酬谢我呢？”

“我从明天起给您送一百份《商务报》，好分发给全心为我们效劳的人，您说好吗？”

“我清楚了，滑头，您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对他们和她们您可要狠狠地打哟！”

“我相信您会满意的。”

“否则，我就会不高兴。”

“还有一点，夫人，这些事请您连一个字也不要对我老婆说。”

“您别老天真了！那只不过是我开开玩笑。”她哈哈大笑了一声，那是做完坏事感到幸灾乐祸和受到魔鬼鼓舞才会发出的大笑声。

“那好，不管是不是开玩笑，我恳求您最好不要再去说了，”马里尼奥说。他尽管当时受到独裁者的宠信，但他认为“恳求”这个女人非常有用的，因为一般说来她的武器是不可抵挡的。

“好吧，您尽管干您的，不用担心，如果我能抓住那个东西，您就一定会抓到那个寡妇，不过得有个条件。”

“您说吧。”

“君子一言？”

“一言为定。”

“那好，如果我能抓住维多利卡抓不到的东西，我就派人把它送到您的巡夜队营房，由您收留，您明白吗？”

“送谁？送小寡妇？”

“不，送什么小寡妇！”

“那么，您把什么人送到我的营房？”

“把我正在寻找的，并且希望能找到的那个东西。”

“噢！”

“您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马里尼奥回答时露出一种捉摸不定的微笑，他明白那是某个牺牲品，因为进巡夜队营房的人，除非归了西天，否则是再也出不来的。

“我没说错吧？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马里尼奥。”

“我们早就是好朋友了，”他回答道，同时站了起来。

“是的，而且是知心朋友。那么您要走了？”

“我还要再来的，您看什么时候？”

“过四五天。”

“那就再见了。”

“再见，马里尼奥，过几天见。问您夫人好，别理会她说的傻话。”

“再见，夫人！”编辑对她说，对那张嘴一张口即毒汁四溅，几乎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八章　悲剧的序幕

从五月二十四日夜晚，也就是本故事第二部结束之时起，直到七月最后的那些日子时止，故事中那些人物的私生活和政治生涯以及时局都逐渐发生了变化。

由于时间这个令人心慌意乱的强有力因素的推动，巴拉卡斯那所诗情画意的别墅逐渐从开满鲜花的围墙里排除了怀疑和迷信，变成一座伊甸园。但是一度总是紧闭着的伊甸园门现在慢慢地开启，最后向跪在门前的两个没有翅膀的天使完全敞开了。

他们孤零零地处在神秘与危险之中，生活在大自然里的僻静地方。这两颗充满最美好最感人的诗意和爱情的心灵，一颗崇高、勇敢、慷慨；另一颗温柔多情、想象力丰富。爱德华多与阿玛莉亚用内心中最诚挚、最动人的纤纤情丝将两人今生的命运永远地系在一起。如果人世间的幸福不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转瞬即逝时期中左右人们想象的对天国的向往，便是以加上幻想的各种奇异色彩，使这对青年人的精神为之陶醉，使他们在充满遐想和最激动的时刻听到、看到和感受到头脑可能想象到的在梦寐以求的永恒幸福生活中所找到的一切，因为在这幸福之中，爱德华多是那么敬重阿玛莉亚，而阿玛莉亚在他那水晶般的纯洁心田里也看不到一丝阴影。

尽管两人已经商定，爱德华多应该返回城里，过几个月再回

来永远团聚，可是他大腿的伤尚未痊愈。他走路已无困难，可是伤口仍然一碰就剧烈疼痛；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因为丹尼尔的要求，他们把离别的日子拖延了几天（如果把随时回来见面也叫做离别的话）。

杜帕斯基耶夫人及其女儿同所有有幸接近和理解阿玛莉亚的人一样，对她十分亲切。然而一八四〇年严冬，道路难以通行，因此杜帕斯基耶夫人未能随心所愿地常去巴拉卡斯。

至于丹尼尔，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对他都设置不了障碍，所以他几乎天天去看他的表妹和好朋友，他只有在巴拉卡斯和在他的弗洛伦茜亚家里，才能够倾吐衷肠。在那里，丹尼尔显得温柔、欢乐、才智横溢，有时言谈还很诙谐、尖刻，可在其他地方，他就成了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搞政治的人了。

还有阿古斯蒂娜·罗萨斯·德·曼西利亚夫人，她已经四次造访了巴拉卡斯，并且对阿玛莉亚一次也不回访宽洪大量地表示了谅解。阿玛莉亚并不寻求这种关系，开始时甚至有点讨厌这种关系；但后来了解到阿古斯蒂娜是个并无害人之心的女人，与她的友谊丝毫不会损害自己，而阿古斯蒂娜却能给阿玛莉亚解闷，并且使她有机会欣赏一下造物主所创作的这个几乎是十全十美的杰作，因为阿玛莉亚的心对美的感受特别敏锐。

阿玛莉亚为人拘谨，看到阿古斯蒂娜乱翻她的衣柜，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看，求她讲述每件东西由生产过程到价格的历史，还把这位图库曼美女放在抽屉里面所有的披风、披肩、花边、首饰、小装饰品穿戴起来，到梳妆室的大镜子前面摆出各种姿势照来照去，感到非常有趣；她看到一个容貌和身段那么美丽的女人，竟象一个八岁小姑娘那样沉溺于与年龄不相称的无谓的乐趣之中，心里实在感到奇怪，因为阿古斯蒂娜只比她大三四岁。但是，这使她开心，并把她发现最吸引阿古斯蒂娜注意的东西毫不勉强地赠送给阿古斯蒂娜；作为回礼，阿古斯蒂娜曾经

送给她一只大瓷公鸡，可是送给她三天以后，又写信要了回去，借口她离开那只公鸡就没法活。

至于政局，直到七月十六日爆发绍塞格兰德战役时止，整个局势并无变化，罗萨斯在期待，恩特雷里奥斯省静止不动，库约等省在慢腾腾地进行准备，法国代表仍举棋不定，东岸共和国内在暗斗。

与此同时，丹尼尔又经历了一次极其沉痛的教训：六月十五日本应在玛塞莉娜夫人家举行第二次会议，可是出席的青年人数不到七人。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去了蒙得维的亚，或者投入了解放者的队伍。

丹尼尔对朋友们那样去理解自己公民的义务而深感痛心。他们抛下他一个人，但是这个具有特殊气质的人就是处在孑然一身的情况下，也远没有失去勇气，反而似乎从挫折中获得新的力量，并狂热地加紧活动，促使马索卡尽快以血腥屠杀发泄其仇恨——遏制这种仇恨的堤坝只需一个信号即可被冲垮。丹尼尔努力争取的是：借手罗萨斯的意志使马索卡早动手，以便看一看过早喷发出来的烈火，能否使感到一小撮强盗的屠刀已架在众多无辜者脖子上的人民作出反应。但是丹尼尔对这帮用铁链拴着脖子的唯主子之命是从的鹰犬是无能为力的，他只做到使这班鹰犬认为他称得上是一个最狂热最坚定的联邦派分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接到前述那个战役消息的第二天，丹尼尔乘船去了蒙得维的亚，在那里举行了前述的会晤。我们在那个又大又空旷的巴拉卡斯别墅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天了。住在别墅里的两个人并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虽然丹尼尔离开他们三天了，只是当他回来拥抱他们，并且已经摆脱了他所冒的危险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为了使朋友们不必为这次旅行的吉凶担忧，没把这次极为危险的旅行告诉他们。这个秘密他只向他的弗洛伦茜亚透露过，因为她的

祈祷犹如天使的请求一样，能上达上帝，并在他为祖国冒生命危险的时刻陪伴着她心中最亲爱的人。

那天下午五点钟，天气寒冷，云雾弥漫。在壁炉旁，爱德华多坐在阿玛莉亚脚边的小凳上，为她翻译拜伦的《曼弗雷德》①中最优美的一个章节。阿玛莉亚的一只胳膊搭在爱德华多的肩膀上，丝一般的鬈发垂到他那高高的苍白的前额，她听得出神，这与其说是由于诗人的动人的想象力，倒不如说是由于他那打动她心弦的声音。爱德华多不时地抬起头来，想在他的阿玛莉亚的眼睛里找到比十九世纪最杰出诗人的思想更多的诗意。

她和他构成一幅最生动、最完美的幸福画图：他们的幸福深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既不使他人落泪，也不在他们自己的心灵中留下令人烦恼的内疚，而这些往往是由人与人之间某种恶行得来的那种庸俗的幸福的产物。

世界成了他们的小天地，甚至可以说，就连灾星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忍心把苦汁滴进他们所享受到的至为纯洁的幸福的酒中：这对情侣一生中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正在按主宰他们的上苍旨意在相爱。

突然，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了下来，一分钟以后，杜帕斯基耶夫人，她的女儿和丹尼尔来到了客厅。

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已经透过百叶窗的窗格子认出了车子，由于对于这些刚来的人没有什么秘密，爱德华多仍然呆在阿玛莉亚身边，但这种情况在阿古斯蒂娜来访时仅仅有过一次。

丹尼尔，象往常一样一进屋就又说又笑，欢乐而且亲切，因为在弗洛伦茜亚或表妹的身边，他就把内心的痛苦以及他在其它方面的雄心，都丢在脑后；使自己的感情和性格在他称之为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尽情表露出来。

---

① 《曼弗雷德》，英国诗人拜伦于1817年发表的诗剧。

“咖啡，表妹，拿咖啡来，我们都快冻死了。我们是离开饭桌直接来这里和你一道喝咖啡的，这是我想的主意，所以我们这次来，你不要感谢她们母女俩，可是得谢谢我，”他说。

“你这件事要的报酬太低了，由于你不了解这件事多么重要，所以不能给你任何报酬。”阿玛莉亚在同女友们相互亲切地吻过以后回答说。

“您别信他的话，阿玛莉亚，这次出来是我决定的。这个懒家伙今天一上午都守在壁炉旁边不动窝，”杜帕斯基耶太太说。她的年龄大约四十一二岁，相貌和举止都很庄重，但脸上带有一丝病态和忧郁的神情，这是恐怖年代在高贵的夫人身上常见的现象，因为她们总是关在家里，为亲友们的命运惶惶终日，她们的健康由于精神上的过分紧张而变坏了。

“那好，就算杜帕斯基耶夫人比我讲得更接近实际情况，可是人类的逻辑也不能由此推断出我不该在星期五喝咖啡。”

“阿玛莉亚，我说您就给他端咖啡去，”弗洛伦茜亚的母亲说，“要不然，一下午他都要跟我们念叨咖啡没完没了。”

“是的，阿玛莉亚，给他咖啡，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看他能不能闭一会儿嘴；今天他真叫人受不了，”弗洛伦茜亚说，爱德华多正让她看拜伦爵士全集上的插图。

与此同时，阿玛莉亚拉拉铃绳，吩咐爱德华多的仆人去端咖啡。

“这是谁的作品，爱德华多？”丹尼尔问道。

“是一个在某些方面与你持同样见解的人的作品。”

“啊！是伏尔泰，因为这位好好先生说过，一杯咖啡要比一杯马泉的水值钱。”

“不，不是伏尔泰，”阿玛莉亚说，“你再猜。”

“啊！那么是卢梭，因为这位善良的日内瓦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闻到炒咖啡味，都会非常敏感地停下来把香味吸进去。”

“您看是不是，他非要拿咖啡作文章，要找出自己跟大人物有共同之处，”杜帕斯基耶夫人说。

“可是他没猜中，”阿玛莉亚指出。

“我还没有认输呢。”

“那你就快猜呀！”

“准是拿破仑，他因为一生中喝了许多桶咖啡加重了从他家族遗传下来的那种病。”

“不是，根本不沾边，你还是没猜中。”

“算啦！谁是这本书的作者我可猜不了，不过，我倒能说出来谁不是这本书的作者。”

“你说说看，”弗洛伦茜亚从窗户那边答腔说，她正就着窗户透进的光看插画。

“不会是佩德罗·德·安赫利斯，他不可能象我，因为他从来不喝咖啡；他喝井水，这是世界上最难消化的一种水，因此他至今还没消化完他的历史文献的第一卷，我说的对不对？”

“是拜伦，疯子，是拜伦，”爱德华多对他说，同时把诗人女儿的肖像指给弗洛伦茜亚看。

“啊，是拜伦！他不喝咖啡，因为咖啡是拿破仑特别喜爱的饮料。阿玛莉亚，你应当知道，拜伦并不讨厌拿破仑，只是妒忌他的荣耀。这个狡猾的英国人知道，他和拿破仑一死，他们那个时代的两大名人就消逝了，所以他一直都一心希望消逝的是拿破仑的荣耀。我觉得我讲的话是理智的，对吗？”

“是今天下午第一次，”弗洛伦茜亚回答道。

“这位诗人倒是不常有这种事，在他妻子把他当疯子看待的时候，他要不是那么爱他妻子，而是理智地去爱她，后来就不至于在世上过那样的悲惨生活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弗洛伦茜亚说。

“谁也不会明白，”阿玛莉亚添上一句。

“我的意思是，”丹尼尔坐在摇椅里摇晃着身体解释说，“如果仅仅因为我在诗兴大发时忽然把钟扔进火里，我的妻子就把我当作疯子，并象拜伦妻子那样弃我而去，我不会象他那样给她写信，而会……”

“怎么样？”弗洛伦茜亚连忙问。

“我会象西班牙男子汉那样去做，他们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最内行的人；不过，喂，爱德华多，你先说你会怎么做吧。”

“我？”

“对，你先说。如果你妻子离你而去，你还爱她吗？”

“应该怎么办呢？就象拜伦那样：写信给她，把她从因一念之差而误入的歧途中引导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来。”

“算了吧，这毫无意义。”

“那么你怎么办呢？”

“我？坐上一辆马车，要是没有马车，就骑上一匹马，要是没有马，就穿上鞋，非常心平气和地到我那逃跑的妻子家里，十分亲昵地挽起她的胳膊，一面对在场的人说：‘让让路，先生们，这是我的妻子，我现在接她回家。’”

“要是她不愿意跟着走呢，骑士？”弗洛伦茜亚说。

“要是那样么……，我当然就留在她那里。困难就在于房主人会撵我出去，不过那我就得跟妻子一起走出来，事情也就解决了。可是……咖啡来了，亲爱的女士们，”丹尼尔说着站了起来，一边用手指指客厅旁边的那间内室，仆人刚刚把咖啡给他们放在那儿，于是大家就走了进去。

仆人上咖啡时，内室的一张圆桌上已经放了一盏美丽的太阳形灯，朝长街开的窗子也已关上，因为天已经开始黑了。

大家围桌而坐，开心地看着丹尼尔象个十足的行家那样品尝咖啡。

“我们的丹尼尔没有去过君士坦丁堡，真是可惜！”杜帕斯基

耶夫人说。

“确实如此，夫人，”年轻人回答道，“那儿喝咖啡都是十杯十杯地喝；可是前不久我才发过誓，这辈子再也不旅行了。”

“特别是，如果必须乘捕鲸船去君士坦丁堡，”阿玛莉亚说。

“而且得忍着齐脖子的水过了半夜才能回家，”弗洛伦茜亚添上一句，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丹尼尔。

“还要冒着把你当作走私贩子的卖力的缉私船给予 欢 迎的危险，”爱德华多指出。

“啊，亲爱的，你也这样说吗？ 当然，你是旅行者里最最细心周到的人了，你是能毫发无损地上船的！”

“不管怎样， 他会有你帮忙的呀！” 阿玛莉亚回答她的表兄说，一边温柔地望着爱德华多。

“不用说，那是上帝的吩咐，至于说哪些人会得到它，我有过这种经历。”

“对，丹尼尔说得对，”杜帕斯基耶夫人说。

“可是，丹尼尔， 那个可怕的晚上你怎么会出现在你朋友身边，对于我们来说也还是个谜，”阿玛莉亚说。

“好吧，今天趁我兴致好，我就来告诉你吧，亲爱的。事情很简单。”

大家开始听丹尼尔的叙述。他说：

“五月四日下午五时，我接到这位先生一封信，信中通知我，他在当天晚上就要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去赶时髦了，’我心里想道。可是我当时有所预感， 开始担心会有什么不测， 于是就赶到他家， 家里没人， 门关着。我跑了一两个朋友的家， 连个影儿也没看见。到晚上九点半， 我实在不能再在这位夫人家里呆下去，就告辞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干了失礼的事，而且冒着……冒着……，下半句还是让这位小姐说完吧。简而言之，我走了出来，一直走到雷西登西亚河坡一带，我有一个苏格兰朋友

住在那里，看来他在使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留下一个男人这个问题上已与罗萨斯结成联盟。他把一些人带往蒙得维的亚，而罗萨斯则把另一些人弄到别的地方去。然而当时我那个苏格兰人就象睡在他自己的山里那样等着瓦尔特·司各特① 来描写他。那个晚上是他的休假日，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求助于逻辑：人只能坐船走，所以爱德华多是要坐船的，因此沿着河岸就能找到他。用三段论法推理以后（这一点，连我们代表中逻辑性最强的人物加里戈斯先生也会妒忌的），我就走下河坡，开始沿着河岸走去。”

“就你一个人！”弗洛伦茜亚喊了起来，脸色变得煞白。

“别打岔，要不，我就不说了。”

“不，不，请接着讲，”姑娘勉强笑了笑说。

“那么，好。我开始向雷蒂罗走去，走了几个街区，由于那儿实在偏僻、寂静，我都感到失望了，就在这时候，我开始听见一阵兵器声，我便朝那个方向走去，很快我就辨认出我正在寻找的那个人的声音……然后，故事也就结束了。”丹尼尔说，因为他看见阿玛莉亚和弗洛伦茜亚的脸色都格外苍白了。

爱德华多正要变换一个话题的时候，只听见客厅的门发出响声，大家都转过身去，透过与内室的玻璃隔断，看见阿古斯蒂娜·罗萨斯·德·曼西利亚和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两位夫人走了进来：由于大家都专心一致地在听丹尼尔的叙述，都没有听见她们马车在沙子路上的转动的声响。

这样，爱德华多来不及象往常那样，一有人来，如果来的人不是现在在坐的这几个人时，就躲进里面的房间。

---

① 司各特（1771—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

第九章　悲剧的第一幕

在坐的人当中，只有阿玛莉亚不认识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但是当阿玛莉亚穿过客厅，从近处一见那张瘦瘪、令人讨厌的脸，那窄窄的前额，前额上面蓬乱的头发扎了个大红的发结，与那个女人几乎所有衣服的颜色象鬼使神差一般地协调，一种隐隐约约的难受感觉油然而生。难以名状的不信任和恐怖感，使阿玛莉亚在老太婆向她伸出手来的时候，只用手指尖碰了碰。但是当阿古斯蒂娜对她说“我很荣幸地介绍您认识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时，一阵神经质的战栗象触电一样流过阿玛莉亚的躯体，而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眼睛却在寻找爱德华多的目光 。

“没想到今天下午天气这么糟我还会来的吧？”阿古斯蒂娜接着对阿玛莉亚说，其他人却围着炉子坐下。

然而，不管是偶然还是故意的，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就在爱德华多的右边坐下，阿玛莉亚避而不介绍爱德华多，其余所有的人彼此早就认识了。

“实际上，这是个令人愉快的意外，”阿玛莉亚回答曼西利亚夫人。

“是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坚持要出来走走，因为她知道我来这里总是那么幸福，是她亲自吩咐车夫驾车来这里的。”

丹尼尔一听直搔耳朵，眼睛盯着炉火，就好象炉火吸引了他

的全部注意力。

“可是，看来，”阿古斯蒂娜继续说，“并不就是我们两个人想着您，您这儿有杜帕斯基耶太太，她可是有一年时间没去看我了；还有弗洛伦茜亚，她对我真是忘恩负义；自然还有贝略先生。此外，在这儿我还很荣幸见到贝尔格拉诺先生，他可有好多年哪儿也不露面了。”阿古斯蒂娜说；她认识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的青年人。

玛丽亚·何塞法从头到脚打量着爱德华多。

“真是凑巧了，我的朋友们是很少来我这儿的，”阿玛莉亚回答说。

“要是我没去看您，阿古斯蒂娜，您至少不会否认我女儿经常代我去看您的，”杜帕斯基耶夫人说道。

“从那次舞会以来，我只见过她两次面。”

“可是您在这儿生活这么美好，您的清静生活简直令人羡慕，”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对阿玛莉亚说。

“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就是了，夫人。”

“咳，巴拉卡斯可是个绝妙的地方，”老太婆又说，“特别是对人的身体。”

她指指爱德华多，对阿玛莉亚说：

“这位先生正在养病吧？”

阿玛莉亚的脸红了起来。

“夫人，我身体非常健康。”爱德华多回答她说。

“啊，请原谅。我是看到您的脸色那么苍白……”

“我生来就是这样的。”

“此外，我看您衣服上没佩戴标记，天这么冷，只系了这么一条小围巾，还以为您就住在这儿的呢！”

“我说，夫人，”丹尼尔赶忙插嘴说，以避免爱德华多作出回答，因为不管是不得不编几句或是完全照直说，最好还是避开为

好。“冷不冷，要看每个人的习惯，苏格兰人生活在冰天雪地里，可是几乎光着大腿就出门。”

“那是外国佬的习惯，可我们现在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反驳道。

“而且今年冬天布宜诺斯艾利斯又是这么冷，”杜帕斯基耶太太加了一句。

“您叫人安上炉子了没有，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弗洛伦茜亚问道，看来她和大家一样想竭力分散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对爱德华多的注意力，而且似乎大家都看出来了。

“我忙得不得了，孩子，不可能去管这种事，等到没有了给我们添麻烦的统一派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考虑一下自己的安逸。”

“可我不让在每个房间都装炉子，因为曼西利亚离开炉子就会着凉，”阿古斯蒂娜说。

“曼西利亚今天一定热得厉害。”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接着说。

“怎么？将军今天病了？”阿玛莉亚问。

“他身体一直不好，”阿古斯蒂娜回答说，“不过今天我没听见他哼哼。”

“不，不，他不是因为病，”老太婆回答说，“他是太兴奋了。你们不知道为在恩特雷里奥斯打败了不要脸的统一派，三天来人们都在庆祝吗？没有一个联邦派的人不知道这件事的。”

“你们进来时我们正在谈论这件事，”丹尼尔说道，“这一仗打得真凶啊。”

“这次够他们受的。”

“对，这一点我可以向您担保，”丹尼尔说。

“我也是这样说，”爱德华多顺着话茬说，“要不是因为夜晚那么黑的话……”

“什么，晚上？可战斗是发生在白天的，贝尔格拉诺先生，”

玛丽亚·何塞法指出。

“是这样，是在白天，但是我朋友想说若不是天黑的关系，一个人也逃不掉。”

“啊，那当然。贝尔格拉诺先生，您参加过什么庆祝活动吗？”

“我们一起上街上到处看看挂出来的彩旗。”丹尼尔回答说，他害怕爱德华多走嘴。

“彩旗真漂亮呀！夫人，从哪儿能弄来这么多的旗子呀？”狡黠淘气的弗洛伦茜亚对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说。

“是买的，孩子，或者是忠心的联邦派妇女自己做的。”

“是的。我虽然是个道地的联邦派，可我才不去干这种事呢。去年曼西利亚要我做，我就派人去向曼德维尔先生借，从此我就有了旗子，一直用到现在，而且我也不想去还了。您挂旗子没有，阿玛莉亚？”

“没有，阿古斯蒂娜，这房子太偏僻了！”

“做得对！这些倒霉的旗子总是哗啦哗啦地响！还有，那些孩子，今天，爱德华蒂塔为了爬上去够旗子，差一点儿从房顶上掉下来。”

“咳，这个房子离城并不太远嘛！”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说。

“可是，谁也没有剧场挂的那种旗子，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您去剧场了吗？”

“没有，弗洛伦茜亚，我是不去剧场的，不过我知道那里气氛非常热烈。贝尔格拉诺先生，您去过吗？”

“您就等着吧，哪天我要去，就一定去找您一道去，行不行？”

“你别不高兴，孩子，我不会去剧场的。”老太婆一看所有的人，特别是弗洛伦茜亚，都不让她跟爱德华多讲话，就带着不痛快的表情回答说。

“可剧场是最能代表人民热情的地方，”丹尼尔说。

“是的，可就是里面那么吵嚷，人们根本没法听音乐，”阿古斯蒂娜添上一句。

“这种吵嚷声正是我们神圣事业最美的音乐，”丹尼尔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

“对，这话说得好，”老太婆说。

“弗洛伦茜亚，您为什么不弹一会儿钢琴呢？”

“您的主意很好，阿玛莉亚。弗洛伦茜亚，去弹钢琴。”

“好的，妈妈。您喜欢听什么，何塞法夫人？”

“什么都行。”

“那么好，请您也来吧。我唱得很不好，不过为了您，我就当众来唱一支我最喜欢的歌曲：‘护法者的诞辰’，请您到钢琴这儿来。”弗洛伦茜亚站到何塞法面前，使她的邀请显得更加情意真切。

“可是孩子，现在我从座位上站起来都很吃力了！”

“没有的事，您可不是这样的，来吧！”

“你这个姑娘可真是！”老太婆象撒旦似地笑着说，“得，我就来，可是就请您原谅了，贝尔格拉诺先生。”

老太婆一边说着话，一边假装要寻找一个支撑点站起身来，将那瘦骨嶙峋的手撑在爱德华多左大腿上，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上面，用力之大使爱德华多疼痛钻心，因为她的手正好压在他的深深的伤口的痛处，爱德华多头往后一仰，忍不住张口大叫一声：

“哎哟，夫人！”他几乎晕倒在椅子上，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

丹尼尔则用右手捂住了眼睛和脸。

除阿古斯蒂娜外，大家都立即明白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的这个举动是早经考虑，别有用心的，大家都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弄痛您了吗？请原谅，先生。我要是知道您左腿那么怕

痛，我就会请您用胳膊扶我起来了。都怪人太老了呀！我要是个年轻姑娘，就不会把您大腿弄得那么痛了。请您原谅，好孩子。”她说，同时用一种笔墨难以描述的得意神情看着爱德华多，随即过去坐在钢琴旁，弗洛伦茜亚早已在那里等着了。

阿玛莉亚出于高傲本性的自然反应，突然间使所有顾虑和对时代以及对在坐的罗萨斯亲属要委屈求全的想法都荡然无存。她站起来，把手帕浸上花露水递给爱德华多。他刚才一阵头晕目眩，现在才开始好转；接着阿玛莉亚猛然把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先前坐的那把椅子拿开，另外端过一把椅子，就在那个女人先前在她心爱的人身旁占据的地方坐下，毫不理会自己那么一来就背朝着暴君的小姨子和好友了。

阿古斯蒂娜全然不解，她一如往常，依然津津有味地和杜帕斯基耶夫人在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弗洛伦茜亚在弹唱一些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看看爱德华多又看看阿玛莉亚，微微一笑，摇摇头。

丹尼尔背朝炉子站着，脑子在紧张地思考。

“没什么，已经过去了，没什么，”爱德华多稍为恢复一点，马上对阿玛莉亚耳语道。

“可是这个女人真是见鬼了！她一进来就跟我们找别扭，”阿玛莉亚答道，用充满柔情的目光看着爱德华多的脸。

“炉火真好，”丹尼尔提高嗓门一边说，一边用有点严厉的目光看看阿玛莉亚。

“好极了，”杜帕斯基耶夫人说，“不过……”

“不过，我们只能享受到十点或者十一点钟。”丹尼尔插嘴说，他已意识到杜帕斯基耶夫人要提出告别了；同时向她使了个眼色，那个聪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人马上就领会了。

“完全正确，这也是我的意思，”杜帕斯基耶夫人说，“今天到

这儿作客，真该好好享受一下，这么愉快，太难得了。”

“谢谢，夫人，”阿玛莉亚说。

“您说得对，”阿古斯蒂娜插进来说，“我还得上别处去，要不，我也一直呆到那个时候。”

“这当然。”阿玛莉亚说，就阿古斯蒂娜刚才所说的有点不得体的话与杜帕斯基耶夫人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怎么样，我弹得还可以吧？”弗洛伦茜亚从钢琴旁站了起来，问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

“哦，非常好！贝尔格拉诺先生，痛劲儿过去了吗？”

“是的，过去了，夫人，”阿玛莉亚迅速回答说，甚至没有回过头去看玛丽亚·何塞法夫人。

“您不怨我吧，呃？”

“没什么，夫人，”爱德华多不情愿地回答。

“我可以答应您，我不向任何人说您左腿这么怕痛，至少不向任何姑娘去说；因为，要是她们知道了，就都想来捏您那儿一下，看您晕过去的样子。”

“夫人，您请坐，”阿玛莉亚向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转过头去，眼睛也不抬地用手指指壁炉周围一圈椅子尽头上的一把椅子说。

“不了，不了，”阿古斯蒂娜说，“我们该走了，我要到别人家去看看，而且必须在九点半前回到家里。”

曼西利亚将军的娇妻站起来，系好黑天鹅绒帽的带子，这顶帽子使她的脸显得更加白净美丽。

阿玛莉亚怎样也无法克制自己，根本不可能排除掉压在心头上的对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的成见，虽然何塞法那些举动的恶意还未表露出来，但这些举动的明显失礼之处已足以使阿玛莉亚见到她就感到厌恶；因此这个在当时具有无上权力的女人与她告别时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冷落：阿玛莉亚只碰碰她的手指

尖，对她的光临既未表示感谢，也没欢迎她再来。

阿古斯蒂娜对此一点也察觉不出来，只忙着与人道别和悄悄地对着壁炉上的镜子照照自己，然后挽起送她们上车的丹尼尔的胳膊。走到客厅门口时，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还回过头来对爱德华多说：

“您不会记我的仇吧，啊？可是不要在大腿上抹花露水，这对您是有害的。”

阿古斯蒂娜的马车已经走远了，但是阿玛莉亚家客厅在阿古斯蒂娜及其女伴走后一直保持着沉默。

阿玛莉亚首先打破沉默，看看大家，十分惊讶地问：

“可是，这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

“是个独一无二的女人，”杜帕斯基耶夫人说。

“可是，我们怎么惹着她了？”阿玛莉亚问。“她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因为她一来就折磨大家，而且，她既不认得我，也不认识爱德华多。”

“哎呀，我的表妹，我们的一切努力都算完了。这个女人是特地到你家来的，可能已经有人告密了，使她对爱德华多产生了怀疑，而糟糕的是她刚才已经发现了一切！”

“可是，她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了一切，阿玛莉亚。你以为她压爱德华多的左腿是偶然的吗？”

“哎呀！”弗洛伦茜亚喊出声来，“对，对，她是知道有人左腿受伤的事。”

两位夫人和爱德华多面面相觑。

丹尼尔仍然平静而严肃地说：

“当然是这样，这是她所掌握的五月四日凶杀事件中逃跑的那个人的唯一特征。她要不是有什么阴险目的，是不会来这儿的。她一到这儿就从头到脚地打量爱德华多，而且一直冲他说

话，当她看出我们都跟她打岔的时候，她就想破斧沉舟一下子揭开事情的真相，于是她看准了他的伤腿用手去压，从而看出爱德华多脸上的反应。只有魔鬼才能使她想出这种主意，她完全相信，只要一压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爱德华多的表情就会有反应，她就如愿以偿了。”

“可是，谁能告诉她这个情况呢？”

“现在先别谈这个了，我可怜的阿玛莉亚。我刚才所说的话是完全有根据的，我知道我们大家现在到了悬崖边上，此时此刻，需要马上办一件事。”

“什么事？”三位女士同时大声问，都急切地等着丹尼尔说出来。

“爱德华多马上离开这儿，跟我走。”

“哦，不！”爱德华多大声说着站起身来，眼睛射出高傲的目光，随即站到他那位在壁炉旁边的朋友面前。“不，”他继续说，“我现在清楚了这个女人的歹毒，可是正因为我已经暴露了，我就应该留在这儿。”

“一分钟也不行，”丹尼尔以身处困境时惯有的镇定回答说。

“那么她怎么办，丹尼尔？”爱德华多激动地反问。

“她不能解救你。”

“对，但是我能够使她免受一次侮辱。”

“这样你们俩就会同归于尽。”

“不，只会我一个人受害。”

“她由我来照管。”

“可是，他们会来这里吗？”阿玛莉亚看着丹尼尔，十分不安地问。

“不出两小时，在许在一小时以内。”

“啊，我的上帝！是的，爱德华多，您马上走，我求求您。”阿玛莉亚说着站起来走近这位年轻人，弗洛伦茜亚本能地跟随她作

出同样的动作。

“是的，爱德华多，您跟我们一起走，”这个美丽、温柔的姑娘说。

“我的家就是您的家，爱德华多，我女儿说话是代表我的，”杜帕斯基耶夫人补充说。

“天啊，女士们，不，不行。即便只关系到名誉，可是为了名誉我也得留在阿玛莉亚身边。”

“我不敢肯定，”丹尼尔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但我却担心会发生。万一出事，阿玛莉亚也不会单独一人的，因为一小时内我就回到她的身边。

“可是，阿玛莉亚可以和我们一起走的呀，”弗洛伦茜亚说。

“不，她应当留在这里，我和她在一起，”丹尼尔接着说。“要是今天晚上太平无事，明天我就去进行活动。因为今天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已经进行了那么多活动了。不管怎样，我们不能耽搁了。爱德华多，您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跟我们走。”

“不。”

“爱德华多！这是我一生头一次向您提出要求，今天晚上您就听丹尼尔的吩咐，明天……明天不管上帝怎样安排我们的命运，我们一定再见面。”

阿玛莉亚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由于感情的冲动眼圈湿了。她在恳求时的表情是那么温柔、悽切，使刚毅的爱德华多屈服了，他的嘴唇颤动着勉强吐出这几个字来：

“好吧，我走。”

弗洛伦茜亚高兴得直拍手，跑着穿过客厅，从小房间里拿来她自己的帽子和披肩，回来时一再重复说：

“回家，回家去，爱德华多。”

丹尼尔高兴地看着她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用充满亲切、温柔的微笑对她说：

“不，好心的天使，他既不到你家，也不去他自己的家。因为所有这些家都会有人去搜寻他的。他得去另外一个地方，这由我来安排。”

弗洛伦茜亚一听心就凉了。

“那么，”爱德华多说，“一小时内，你就回到阿玛莉亚身边吗？”

“是的，一小时内。”

“阿玛莉亚，这是我一生中为您做的第一次牺牲，但是看在亡母的面上，请您相信，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

“谢谢，谢谢，爱德华多！难道会有人认为您的心里会有畏惧吗？再说，如果需要有人来保护她的话，您也不用怀疑，丹尼尔会代您做到这一点的！”

幸好，弗洛伦茜亚没有听到这些话，因为她到小房间去找寻她母亲的披风了。

几分钟以后，阿玛莉亚家的大门紧闭。老佩德罗——丹尼尔动身前曾对他作了一番嘱咐——就在门厅与院子间来回走动，靠墙放好了爱德华多的双筒猎枪和一支马枪，这位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在腰上还别上一把漂亮的匕首。

爱德华多的仆人则坐在院子的门槛上，静候老兵的命令。老兵根据丹尼尔的命令，在他回来以前，任何人来也不开大门。

第十章　不眠之夜

丹尼尔无论怎样尽快赶路，还是来不及在一小时内赶回巴拉卡斯，因为他必须先用车把杜帕斯基耶夫人母女送回家；然后把爱德华多带到离光复街很远的地方，下车步行，以免车夫知道那个避难的秘密地点，然后他回家对仆人做了一些吩咐，最后才备马转回巴拉卡斯。

因此是在晚上九点半，也就是说他离开表妹已经一个半小时以后，他才下了巴尔卡塞河坡。他边下边思考，并确信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的来访是有人告密的结果，因为在那么长时间里，那件事一直是很神秘的，而现在这个老太婆——她的姐夫的密探——已经证实了别人向她揭发的那件事的真相。

“罗萨斯对爱德华多的失踪是很关心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爱德华多是第一个使他的决定落空的人，”丹尼尔心里想。“奎蒂尼奥也关心这件事，因此，马索卡也就必然很起劲，因为他们本可以用爱德华多的脑袋来证实他们的积极性，而爱德华多的勇敢却使他们枉费心机。

“如果玛丽亚·何塞法夫人顽固地要干完别人没能完成的坏事，出于支配她所有行动的魔鬼心理，她对这件事也是非常热心的。

“因此，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爱德华多是一名逍遥法外的罪犯。

“然而这名罪犯有他的同谋：就是阿玛莉亚和阿玛莉亚周围的人，有我，也许杜帕斯基耶夫人和弗洛伦茜亚也都算。

“我的上帝啊，如何制止这场灾难啊！”丹尼尔从内心发出这一感叹，当他考虑到自己心中最亲爱的人都处于危险中的时候，他生平第一次深感不安与恐惧。

作为自然界的一种奇特的矛盾，意志非常坚强的人，在政治斗争或用刀枪拼搏中可以面不改色地冲锋陷阵，但在个人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却常常显得软弱，在危险威胁着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爱人或朋友的生命时，显得胆怯，甚至象女人那样脆弱。丹尼尔有经过锤炼的心肠，可以镇定自若地对付在那充满动乱和血腥的年代里政治生涯中或者战场上枪林弹雨下的所有风险，但现在他为了那些命运与生存都处于危险中的亲人而感到恐惧和不安。

“算啦，事态就听其自然好了；碰到我我就会冒火星的，因为他们如果是钢，我就是燧石。”他说，好象为丢掉那些纷至沓来的想法，一拉那匹骏马的缰绳，便朝着别墅的方向奔去。在这样一个浓雾弥漫的寒夜，连云彩似乎都有某些不祥的作用，令人精神感到压抑。

可是，当他走到由博卡到圣卢西亚的那条路上的时候，只见有六个男人拐向长街，顺着大街纵马飞驰。

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仿佛在告诉他，这些人与他的事有瓜葛，由于一闪念的连想，他立即勒住马缰绳，在与那帮人行将相遇时，让他们过去，但那帮人刚刚走了五十步，他就重新驱马飞驰，不前不后始终与他们保持这样的距离。

沿着那条荒僻的长街，在漆黑的夜幕笼罩下，天空只是偶然被突如其来的闪电照亮一下；这个年轻人沿着荒僻的长街趱行，除了身上有两把手枪外，别无防身之物，便想从联邦政府部署在他面前的强大的刽子手及其身后的联邦分子的手上抢救一名无

辜的受害者，怎不令人赞叹！

“啊，果然不出所料，”当他看见那六个骑手在阿玛莉亚大门前勒住马，下马后用门环和马鞭柄用力敲门时，他惊叫起来。

他们还没来得及再次敲门，丹尼尔已从马群中穿了过去，用坚定有力的声音问：

“先生们，什么事？”

“什么事？您是干什么的？”

“我是能够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你们是来执行任务的，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其中一个走到丹尼尔跟前，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番，这时，这个年轻人敏捷地跳下马来，用命令的口气喊道：

“佩德罗，开门！”

那六个人围住丹尼尔，不知如何是好，每个人都等别人先采取行动。

大门应声打开了，丹尼尔把那两个靠着大门的人推开，果断地走了进去，并对他们说：

“先生们，请进。”

那些人都急急忙忙地跟着他走了进去。

丹尼尔打开客厅的门以后，走了进去。

那六个人也跟着进去，他们的马刀在华丽的地毯上拖出痕迹，马刺的星齿也在上面留下一道道的沟痕。

阿玛莉亚站在圆桌旁，客厅的门打开时她的脸色刷地变白了，等她看到那帮人戴着帽子，脸上流露出那种令人讨厌的蛮横表情走近她时，她的脸突然涨得通红。但是丹尼尔迅速向她投来的眼色使她明白，她应该保持最大的沉默。

年轻人脱下斗篷，扔在一把椅子上，眩耀地露出一件当时开始在最狂热的联邦派分子中流行的鲜红色坎肩和佩戴在胸前的

巨大标记。他对那六个仍未完全考虑好该如何行动的人说：

“你们谁是头？”

“我是，”其中一个人说，同时走近丹尼尔。

“是军官吗？”

“是奎蒂尼奥少校的勤务兵。”

“你们是来这儿抓人吗？”

“是的，先生。我们是来这儿搜查的，要抓一个男人。”

“好吧，请您读一下，”丹尼尔对奎蒂尼奥的勤务兵说，同时从口袋掏出一张纸交给他。

士兵把纸打开，看了看，看见纸的边上都有一个印戳，又把纸递给另一个士兵，说。

“你识字，你读一下。”

那个士兵走到灯前，开始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起来，最后终于拼读了出来：

“联邦万岁

“杰出的护法者万岁！

“消灭卑鄙无耻的统一派！

“消灭坏种里维拉和无耻的法国佬！

人民护法社

“持证人丹尼尔·贝略先生，隶属人民护法社，他所做的一切均有利于神圣的联邦事业，因为他是本社最优秀的成员之一。

主席　胡利安·冈萨雷斯·所罗门

秘书　博内奥

1840年6月10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现在，”丹尼尔说，眼睛看着这帮奎蒂尼奥的士兵，他们已

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了，“你们要在这里搜查什么人，这里就象我的家，从来没藏过统一派野种。”

奎蒂尼奥的勤务兵正要回答，只听见一阵嘈杂之声，所有的人都回过头去，原来是突然来了五、六个骑马的人，闯进铺着磁砖地的门厅，马蹄踏磁砖的声响、马刀碰撞的声响和骑手马刺的声响混成一片。这帮人一下马就蜂拥着冲进客厅。

阿玛莉亚不由自主地走到丹尼尔身边，小路易莎紧紧抓住女主人的胳膊。

“是死的还是活的？”走在前面的那个人一进客厅就大声嚷。

“既没死的也没活的，奎蒂尼奥少校，”丹尼尔回答说。

“逃跑了吗？”

“没有，少校先生，”丹尼尔回答道，“逃跑的人都是些统一派，他们不敢在我们面前露面，却想方设法在我们自己人中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他们从‘外国人’那里学会搞帮会和诡计，弄得现在连联邦派的人自己家里都不安全了。这么搞下去，明天准会有人去告诉护法者，说我们联邦最优秀的卫士奎蒂尼奥少校的家里也窝藏了统一派野种了。这是我的家，少校，这位夫人是我的表妹，我大部分时间是住在这儿的，我用不着发誓来让诸位相信我这里是不可能窝藏统一派的。佩德罗，您领这些先生们去，让他们随便搜查好了。”

“谁也不许离开这儿，”奎蒂尼奥朝那些准备跟佩德罗走的士兵大声喝道，“联邦派的人的家是不能搜查的。”接着他又说：“丹尼尔先生，您和我一样，都是忠实的联邦派，不过请告诉我，为什么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要欺骗我呢？”

“是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吗？”丹尼尔装作莫名其妙的样子说。

“是的，是玛丽亚·何塞法夫人。”

“可是，她对您是怎么说的呢，少校？”

“她刚刚派人告诉我说，这里藏着那天晚上从我们手里逃跑的那个统一派，说她今天下午亲自见到了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贝尔格拉诺。”

“贝尔格拉诺！”

“对，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

“确实，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今天下午来这儿作客了，因为他常来看望我的表妹，可是这个小伙子我是十分了解的，这些日子我在城里见到他没伤没病，而那天晚上逃掉的人是不会留在城里高高兴兴地到处溜达的，”丹尼尔笑嘻嘻地说，这对奎蒂尼奥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那么，这是见了什么鬼了呢？难道说，我是让人耍着玩的吗？”

“少校，都是统一派搞的，他们想挑拨我们联邦派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他是那天晚上跑掉的那个统一派分子，早就会有人去玛丽亚·何塞法夫人那儿胡说八道了，因为女人不象我们那样了解统一派分子，我们可是每天都在跟他们斗。不过没关系，您可以找一下贝尔格拉诺这个小伙子，他住在卡维尔多街，无须您怎样认识他就能找到他的。同时，我一定去见一下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还有胡安·曼努埃尔先生，好了解一下我们是不是都要互相搜查一遍。”

“别，丹尼尔先生，您就别去问了。这事就象您说的，是统一派搞的鬼，”奎蒂尼奥回答，他以为丹尼尔是罗萨斯家的大红人。

“您想喝点什么吗，少校？”

“什么也不喝了，丹尼尔先生，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这位夫人别生我的气，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谁的家。”

阿玛莉亚勉强点点头，因为她完全惊呆了。她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见到奎蒂尼奥，而是由于丹尼尔那种罕见的胆量。

“那您是要走啦，少校？”

“是的，丹尼尔先生，我也不准备给玛丽亚·何塞法夫人什么回话了。”

“您做得对；全是妇人之见，如此而已。”

“夫人，晚安，”奎蒂尼奥说着向阿玛莉亚敬了个礼，然后跟他的全体下属，由丹尼尔送出门，骑上马就走了。

第十一章　前一章的继续

奎蒂尼奥走后，丹尼尔孩子似地笑着走进客厅，这时阿玛莉亚还一动不动地站在桌旁。他走近表妹，象哥哥那样亲热地拥抱了她。

“原谅我，我的阿玛莉亚，”他对她说。“在这个人人都在演戏的时代里，每走一步，我都不得不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干些邪事，因为我在里面扮演着一个最特殊的角色。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虽有一身畜生般的力气，怎奈我有人的智慧。现在他们已经被引入迷途，我的阿玛莉亚，尤其是他们已经无所适从了；奎蒂尼奥在这件事上将不会买玛丽亚·何塞法的帐，而老太婆就会生奎蒂尼奥的气。”

“可是，爱德华多现在在哪里？”

“绝对安全。”

“可是他们会去他家找他吗？”

“当然会去。”

“他有证件吗？”

“没有。”

“可是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很糟。”

“很糟吗？”

“很糟，从今天下午起，我们的处境就糟得不能再糟了。可

是，我们除了静观事态发展和从中找到摆脱危险的办法以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那好，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爱德华多呢？”

“再过几天。”

“再过几天！我们不是讲好明天就见面的吗？”

“是的，但是我们没有说好奎蒂尼奥在今天晚上跑上门来找我们呀。”

“没关系，如果他不能来这儿，我想上他那里去。”

“别忙。这件事，我既不能答应你也不能拒绝你。一切都取决于今天下午那个魔鬼来我们这儿以后的结果。你别以为老太婆对奎蒂尼奥今天所做的一切会感到满意，恰恰相反，她会更加恼怒，使我们都不得安宁，不过，有一个情况使我安下心来。”

“什么事情，丹尼尔？”

“就是到了这种地步，罗萨斯和他的狐朋狗友不得不费神动动脑筋。”

“那又怎样呢？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快说呀！”

“没什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亲爱的阿玛莉亚，”丹尼尔说，为坐在壁炉附近他身边的表妹轻轻梳理额前的刘海儿。

“可是到底怎么啦？你真叫人受不了。”

“谢谢。”

“应该谢谢你，你还在笑呢。”

“那是因为我高兴。”

“高兴？”

“是的？”

“你敢告诉我吗？”

“当然。”

“可是，你高兴什么？高兴我们都坐在火山口上？”

“不是，我高兴是因为……你好好听着，我这就告诉你。”

“我听着呐！”

“好吧，可是在讲以前，路易莎，去告诉爱德华多的仆人说，既然他主人不在，给他预备的茶，我来替他喝了吧。”

“我对你再说一遍，你真叫人受不了，”路易莎出去后，阿玛莉亚说。

“我知道了。刚才我对你说过，我很高兴，还答应给你解释什么原因，是这样吧？”

“我不知道，”阿玛莉亚生气地说。

“那么好吧。我所以高兴，第一，因为爱德华多藏在一个善良的人家里；第二，因为拉瓦列已经让人们盼来了，就在眼前的圣佩德罗镇了。”

“已经来了吗？！”阿玛莉亚喊了起来，眼睛射出喜悦的光，同时握住表哥的两只手。

“是的，来了。解放者的队伍已经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离暴君只有三十西班牙里了，我看这么紧要的大事不会不引起我们护法者的关注。”

“啊，那时候我们就都自由了！”阿玛莉亚摇着表哥的手大声说道。

“谁知道，我的孩子，谁知道呀！这一切都取决于如何行动。”

“啊，我的上帝！可以想象，再过几天爱德华多就没有危险了！丹尼尔，再过三天拉瓦列真的就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吗？”

“不，没有那么快。但是可能在七八天以后。不过，也可能永远到不了，我的阿玛莉亚。”

“哦，不，我的天啊！”

“是的，阿玛莉亚，是的。如能利用现在这个影响，只要城市有一处被占领，罗萨斯是不会率领支持他的少量军队去迎战的，肯定不会的。一旦城市受到攻击，罗萨斯就会马上乘船逃跑。然

而，要是拉瓦列迟迟不进军，那么命运将对他不利。你想听几段解放者军队发布的命令吗？”

“当然想。”阿玛莉亚兴奋地大声说。

丹尼尔从皮夹里抽出一张纸，读了起来：

“我军近日内即将决定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命运，将解决二十个省的自由这一重大问题，人民热切盼望着我们的手执武器的英勇士兵。

“总司令号召全军官兵深刻理解在祖国应该完成的这一重大而光荣的使命……

“解放者军队的全体将士们，决定共和国命运的日子就要到了。不久我们不是得到六十万阿根廷人的祝福，满载光荣，就是死于暴君的断头台，或者流亡国外过那种不幸的生活，并让暴君恣意肆虐于我们的父母妻儿。请你们作出选择吧，勇敢的战友们。而半小时的勇敢战斗就足以为共和国带来光荣和幸福。

“下一场战斗，敌人可能向我派出众多的兵力，对此切勿感到意外。

“如果总司令命令进攻，胜利是无疑的。为此，解放战士必须拿出全部勇气：骑兵要迅猛冲击敌人，敌人是抵挡不住的。一旦敌人转身逃跑，总司令指定的那些军团必须立即集结，其余各军团进行追击。

“总司令对自己的军队寄于极大的信任。

胡安·拉瓦列

于圣佩德罗总司令部”

“了不起，真了不起！”丹尼尔一念完解放者军队发布的命令，欢欣鼓舞的阿玛莉亚就大声喊了起来。

“是的，我的阿玛莉亚。我见到的军队的所有告示和命令都大同小异，而且都很了不起，但是我希望看到的是了不起的行动。拉瓦列将军如果能把他的骑兵队冲进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那他的事业才是了不起的。”

“他会来的。”

“愿上帝保佑。”

“告诉我，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把这张纸放在口袋里？”

“这张纸是我刚刚从安排爱德华多住下的那家得到的。”

“可是，这是个什么人家呢？”

“哦，是一个雇员家里。”

“我的上帝啊！你竟把爱德华多安顿在罗萨斯手下的一个雇员的家里？”

“不，夫人，是在我的一个雇员家里。”

“你的？”

“是啊，不过，别出声……有匹马在门口停下了……佩德罗！”丹尼尔喊着向门厅走去。

“少爷，叫我吗？”独立战争时期的忠心耿耿的老兵回答。

“门口有人。”

“我开门吗，少爷？”

“开门。已经在敲门了，您把门打开，”丹尼尔重又坐到他表妹身旁。

阿玛莉亚脸色苍白。

丹尼尔与平常一样镇静、充满自信地等待着可能使朋友及他自己的处境更加复杂化的新的事件来临，因为在这种时刻——都快到午夜十二点了，除了与他所担心的事有关的人，谁也不会到这里来的。

忠实的佩德罗走进客厅，手里拿着一封信。

“一名士兵给夫人送来一封信，”他说。

“来的是一个人吗?”

“是一个人。”

“路的另一头您看过没有?”

“什么人也没有。”

“您回去,注意观察。”

“你把信打开,”阿玛莉亚将信交给她表哥说。

“啊!”丹尼尔拆信后惊叹说,“瞧,这是你认识的一个大人物的签名。”

“马里尼奥!”阿玛莉亚叫了起来,脸立刻涨得通红。

“是的,马里尼奥。还要我读吗?”

“读吧,你就读吧。”

丹尼尔念道:

“夫人:我刚刚获悉您卷进一件非常不愉快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危及您安宁的事情里去了。当局接到报告说您在家里长期窝藏了一名司法当局正在追捕的政府敌人。

“据说此人现已不在您处,但可以料想您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我不难想象您将成为当局严加讯问的对象。

“在这一危难处境中,我毫不怀疑您需要有朋友相助;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有一些有影响的朋友,所以我慨然向您表示愿为您效劳;深信只要您肯接受,您就不再有任何危险。

“对此,您可以完全信赖于我;请见告明天什么时候您允许我前去您处,就目前这件事与您共商对策。我提醒您,您的信件、我的这一次看望以及今后的各次看望,均将绝对保密……”

“哼，够了，够了！”阿玛莉亚喊道，同时伸手要把这封信夺过去。

“别，别，等一等，还有一点。”

丹尼尔继续念道：

“长期以来，出于强烈的原因——您是个聪明人，也许已经悟到为什么——我一直在劳而无功地寻找今天才出现的一个机会为您效劳，以期能够以最大的谦恭并满怀友情向您致意。

敬吻您的脚

尼古拉斯·马里尼奥”

“全念完了，”丹尼尔看着他表妹说，脸上露出在人的脸上所能表露出来的最大的鄙夷神情。

“这可足以说明这个人是个无耻之尤！”阿玛莉亚大声说道。

“肯定是。不过每封信都需要有个答复，最好能知道你怎么答复他。”

“什么答复？把信给我。”

“不。”

“啊，把信给我！”

“可，这为了什么？”

“为了用撕成的碎片来答复他。”

“咳！”

“啊，我的上帝，要我受这样的侮辱！要我跟他偷偷写信，允许他来这里私访！”阿玛莉亚一边喊，一边用美丽的双手捂住眼睛。

丹尼尔站了起来，走进客厅旁的那间内室，几分钟后又回到阿玛莉亚的身旁，对她说：

“我们应该这么做。你听：

“先生：我表妹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夫人授权我给您复函。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您对我表妹的安全的一切担心今后大可不必，因为她与归咎于她的事毫不相干，对省长阁下的法律她完全心安理得。如果这一令人不快的事还要继续闹下去，我将于明天亲自把今晚所发生的一切毫不隐瞒地禀报省长阁下。

“特此谨向您致以敬意，等等”

“可是这封信……”

“这封信将使他下半夜睡不成觉，担心明天会落到罗萨斯手里，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明天会进行活动让别人不再触动这件事。我就是用这种办法，使我们的敌人变成我们最好的佣人。”

“啊，好，太好啦！就把这封信送走吧！”

丹尼尔封好便函，让人交给在门口等着的那个士兵。

半小时后，丹尼尔和衣半躺在爱德华多的卧室里；阿玛莉亚跪在镶嵌在黑檀木里的金耶稣受难像前祈祷，恳求大慈大悲的上帝保佑她所爱的人们的安全和她的祖国获得自由。

第十二章　如何理解不成文的东西

在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多事之夜的翌日早晨，也就是在八月六日早晨，独裁者的家里挤满了一大批从前线来的信使，他们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他们当中任何一位都不在“办事处”耽搁，因为科尔巴兰将军接到命令，让所有信使都去罗萨斯的办公室。阁下的这位副官，大肚子上垂着绶带，带的肩章一直搭拉到背上，腿间挂着把小剑，在大院子里走来走去，困乏得几乎支撑不住。

独裁者的脸色象他那阴暗的心灵一样阴沉。他在阅读各个部队长官送来的战报，战报的内容是拉瓦列将军已经登陆，牧场主们带着马队去迎接拉瓦列等等；然后他就战事、在圣卢加雷斯设大本营、城防等下达了相应的命令。但是疑心病这一啃啮暴君心脏的毒蛇，使他的每一项决定和他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浸透了怀疑与恐惧。

他发出一道命令要帕切科将军南撤，可是半小时以后，他又叫人把信使追了回来，再火速下达一道完全相反的命令。

他命令马萨率全营增援帕切科，十分钟后，又决定要马萨带着炮兵进驻圣卢加雷斯。

他白天任命一些人指挥城里的武装力量，可是就在当天，每个人都要被撤换二十次，一切事情都是如此。

他那可怜的女儿，一夜未眠，不时地到她父亲的内室探头，

看看能否从他脸上发现什么迹象可以说明有某些顺心事，把很长时间来一直左右他的坏情绪排解掉。

比古阿已经从内室门里两次把他那畸形脑袋探出来，这间内室正对着这幢房子门厅右侧把墙隔开的那条狭窄走廊旁边的一个房间。阁下的小丑从书记员们的脸上知道，今天不是和主人嘻闹的日子，因此他满足于坐在走廊地上嚼玉米粒，这些玉米粒是独裁者的黑白混血种厨娘为了做玉米糊在大臼里桩捣时蹦到他那儿的。这玉米糊是厨娘有时为满足主人的旺盛食欲所做的一道美味。

罗萨斯正在写一封信，书记员正在写另外许多信，这时科尔巴兰走进来说：

“阁下，您要不要接见曼德维尔先生？”

“要，让他进来。”

一分钟后，英国女王陛下的公使走了进来，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独裁者深深地鞠了一躬，而他没顾上回礼就站起来对他说：

“请到这里来，”说着他从办公室走进卧室。

罗萨斯坐到床上，曼德维尔坐在他左边的一把椅子上。

“阁下贵体安好吗？”公使问。

“我顾不上身体了，曼德维尔先生。”

“可是身体是最最要紧的，”外交官一边回答，一边用手理理帽子上的长毛绒。

“不，曼德维尔先生，最要紧的是各国政府及使节要恪守诺言。”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吗？可是贵国政府，您以及您的政府只会骗人和损害我的事业！”

“啊，阁下，您言过其实了吧！”

“您就是这样的，曼德维尔先生。”

“我？”

“是，先生，是您，一年半以来您一再答应我，您代表贵国政府对法国人这件该死的事进行调解或干预。可是贵国政府，或者说是您，却在欺骗我。”

“尊敬的阁下，我已经向您出示过我国政府文告的原件。”

“那就是贵国政府撒了谎，事实是你们没有为我们的事业做过一点屁事。由于法国人的过错，今天拉瓦列已到了离这儿只二十西班牙里的地方，而且整个共和国都起兵反对我的政府。”

“哎哟，法国人的作法是前所未有的。”

“您别傻，法国做了他们该做的事，因为他们在和我交战。是你们英国人对我背信弃义。你们算法国人的什么敌人？到了需要你们保护朋友的时候，你们却害怕法国人，你们那么多的船只和银子是干什么用的？”

“不是害怕，尊敬的阁下，而是因为要保持欧洲和平和大陆的平衡原则。”

“什么平衡，见鬼去吧！您和您的同胞常常失去平衡，但谁也不说你们什么。只能说是背信弃义，因为都是一路货，也许您和您的同胞跟法国人一样都是统一派。”

“这不会，这不会，尊敬的阁下。我可是您阁下及您的事业的忠实朋友，我的举动就是明证。”

“什么举动，曼德维尔先生？”

“就是眼前这个举动。”

“眼前怎么了？”

“眼前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向阁下表示，只要您用得到我，我愿为您效劳。”

“如果我输了，您将做些什么？”

“就让女王陛下的海军登陆来保护阁下和您的宝眷。”

“算了吧！您以为三四十个登岸的英国人会得到起来反我

的人民的尊重吗?”

“可是,如不尊重他们,就会引起可怕的后果。”

“是啊! 等我被枪毙以后, 英国人再来炮轰城市跟我 屁 相干! 朋友间这样相互保护是不行的,曼德维尔先生。”

“不过……”

“不过,倘若我是英国公使,我是曼德维尔,而您是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话, 那我的做法就是让一条捕鲸船一直停泊在您的住所下面的河边, 以备我的朋友罗萨斯一到就可以很快上船。”

“噢,好,很好,我一定照办!”

“不, 我可没有叫您这样做。我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你 们 去做,我只不过说说我要是处于您的地位,我会做些什么。”

“好的,尊敬的阁下。在阁下以才智和胆略为这个美丽国家及其所进行的如此正义的事业的命运而日夜操劳的同时, 阁下的朋友们一定关心您的安全。阁下接到内地各省的消息了吗?”

“内地各省跟我有什么关系,曼德维尔先生?”

“可是,那里的事态……”

“那里的事态跟我有个屁关系,您是否认为如果我打败拉瓦列, 把他赶到内地省份, 我会非常害怕那里起来造反的统一派吗?”

“害怕,倒是不会的,不过战争会拖长的……”

“曼德维尔先生,这样才能给我带来胜利呢! 反对我的制度的,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我自己跟前发生的危险,而那些在远处发生的,持续越久,对我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阁下真是天才。”

“至少我要比欧洲的外交家高明。联邦政府要是由象 你 们 那样的人来保卫可真倒霉了! 您知道统一派为什么 见 鬼 去 了 吗?”

“我相信我知道，尊敬的阁下。”

“不，先生，您不知道。”

“也许我弄错了。”

“是的，先生，您是错了，他们都见鬼去是因为他们都成了法国人和英国人。”

“咳，是因为本地的战争！”

“您该说是我们的战争。”

“那么，是美洲战争。”

“不，是阿根廷战争。”

“那么，是阿根廷战争。”

“这些战争需要象我这样的人。”

“毫无疑问。”

“如果我在这儿打败拉瓦列，共和国其余的人都不在话下了。”

“阁下是否知道帕斯将军已向科连特省进军。”

“您看怎么样？您看统一派的人是不是蠢蛋？”

“的确，帕斯将军成不了什么大事。”

“不，不是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他本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们蠢在其它方面，说他们是蠢货，因为他们是各干各的，他们是一盘散沙，在互相斗来斗去；而不是大家联合起来，象拉瓦列将军所做的那样，冲着我来。”

“这是天意，尊敬的先生。”

“或是魔鬼指使的，不过您刚才想告诉我一些各省的情况。”

“是这样，尊敬的先生。”

“什么情况？”

“阁下不会为这些小事浪费时间的。”

“可是是什么事，曼德维尔先生？”

“阁下没接到有关拉马德里和布里苏埃拉的消息吗？”

“我接到的都是老消息了。”

“我从蒙得维的亚收到一些消息。”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而您却到中午十二点钟才来告诉我吗?”

“不,先生,现在是十点钟。”

“好吧,就算十点钟。”

“凡是对阁下繁荣昌盛无关的事我一向动作迟缓。”

“那么说,是坏消息喽?”

“是统一派人的夸张之词。”

“是什么事,您快讲,”罗萨斯说,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不安表情。

“在寄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里,有人告诉我下面的事,”曼德维尔说着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纸来。“不过想先问一下,阁下要我念吗?”他补充了一句。

“念,快念。”

曼德维尔先生念道:

“七月初,拉马德里将军进入科尔多瓦省境内。

“七月九日一封来自科尔多瓦的信件,对统一派军队的行动概述如下。

“拉马德里率领三千五百人和十门大炮前来。

“阿查上校率领九百名卡塔马卡人进驻座落在与卡塔马卡省毗邻的已故雷纳费的‘白山’庄园。

“卡萨诺瓦上校率领里约塞科和查尼亚尔的民兵暴动。

“索萨上校率领卡塔琳娜的骑兵也举行暴动。

“信中谈及有关各省的情况到此为止。”

“不算少,但离我都很遥远,”罗萨斯答道,对他来说外省的事态并不使他感到不安,因为此时此刻在他家门口却存在着更

大的危险。

“噢，太遥远了！”曼德维尔说。

“他们还给您写些什么？”

“他们还给我寄来了布里苏埃拉的这份宣言。”

“快，念吧。”

“拉里奥哈省省长兼军区司令D·T·布里苏埃拉准将告同胞书：

“弟兄们，同胞们！图库曼，萨尔塔，胡胡伊和卡塔马卡等英雄省份，出于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暴君在全共和国倒行逆施的义愤，并且为使共和国永远免受暴君的背信弃义和肆虐之苦，已经起来大声疾呼‘阿根廷自由万岁！消灭窃国大盗罗萨斯！’这一呼声就是拉里奥哈人的心声，使他们激奋起来，并于本月五日在美洲，通过他们省的代表机构作出响应，发誓不许那些恶棍践踏祖国的神圣祭坛。

“同胞们！窃国大盗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在他那个腐朽灵魂的血腥实验室里，已经决定要毁灭共和国：使各个省份都变成荒漠野人的部落。自由的卫士们，你们曾用剑和智慧使那么多人民有了祖国，使这个充满阳光的土地成为圣地，必将使旧世界看到一个蔚为壮观的场面。由于暴君罗萨斯的倒行逆施，你们四处漂泊，永无尽头；在野兽猛禽得以餍足的地方，我们的勇士及他们的妻室儿女却找不到一棵可以遮荫的树木。与此同时，请你们再去看一看暴君：大自然和人类在他身旁哭泣，他却在大笑；在非正义及虐杀无辜的利剑为他站岗放哨时，他安然大睡；最后他就是用被他屠杀的人的鲜血制作帽花和标记引以为乐。这种景象

是恐怖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同胞们！我们不能让美洲的太阳——昔日信奉的天神——从天顶对我们说：‘离开这块你们不该涉足的土地，你们不值得我给你们光明，三百多年前你们建造的墓穴都比你们更配我的光辉。’朋友们，这样不行；我们不能甘心受到这样令人难堪但又很正确的责备；我们首先应当成为自由人，让我们向一切不幸的人敞开大门，擦干无依无靠、生活在苦难中的母亲和妻子们的眼泪，安慰她们不要再痛哭；但是我们要把手中的长矛对准那些妄图压制我们心中这一美好感情的丧尽天良的家伙。我们再也不能把我们祖国的命运交由一个独夫去随意摆布，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命运的重担挑在自己肩上。我们任重道远，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你们应当知道，诚挚与善良远比奸诈和黩武主义可取，我们要养成诚挚和善良的品质，全力以赴地去栽植用宪法作保障的神圣的自由之树，而在这部宪法面前，人不分大、小、强、弱，他们的权利与财产均得以保障。

“这些就是鼓舞我——你们的同胞和朋友的信念。

“为了上帝与自由！　　托马斯·布里苏埃拉

“同意。　　埃西尔文戈亚”

“呸，统一派的漂亮话。”

“哟，念完了！”大不列颠的这位驯顺的公使说。

“您还知道点什么？”

“里维拉与阿根廷侨民之间，里维拉与拉瓦列之间，代政府的朋友们与里维拉之间，以及各种人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仍在邻国盛行。”

“这我早就知道，欧洲那方面呢？”

“欧洲吗？”

“是的，我讲的不是希腊语。”

“尊敬的阁下，我认为东岸共和国的问题又进一步复杂了，我们女王陛下政府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必将对法国人向阁下政府挑起的这个不正当问题找出迅速而圆满的解决办法。”

“一年前您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可是现在我有可靠的根据。”

“还是老一套。”

“那东岸共和国问题……”

“别再和我谈这个问题了，曼德维尔先生。”

“好吧，尊敬的阁下。”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叫他们都见鬼去。”

“事情现在异常的复杂。”

“是的，好吧，您没有别的情况吗？”

“现在暂时没有了，尊敬的阁下。我在等邮包。”

“那么请原谅，因为我还有事，”罗萨斯站起来说。

“阁下时间宝贵，我希望连一分钟都不会浪费。”

“是的，曼德维尔先生，我有许多事要做，因为我的朋友一点忙也帮不上我。”

罗萨斯走出房间，后面跟着曼德维尔，他比联邦政府一名走卒还要低三下四，还要没有骨气。

与其说出于礼貌，不如说由于心不在焉，罗萨斯竟陪着公使一直走到面朝走廊的办公室前厅门口，他们在那里碰上曼努埃拉正在吩咐那个还在舂玉米的黑白混血种厨娘干什么事。

在曼德维尔极力向护法者女儿施礼和恭维的时候，罗萨斯出于他那半虎半狐、半悲剧半喜剧的心理，突然心血来潮，便冲着自己的女儿用力挤眼睛和做手势，她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明白她父亲的哑谜。

但是当姑娘明白了她父亲要她做的事情以后，满脸困惑的神情，她既不知道自己怎样回答了曼德维尔先生的话，也不知道她是否应该照她父亲的意志去做。然而她父亲眼一瞪便使得曼努埃拉那颗驯服的心灵吓得发抖，于是她父亲的第一个牺牲品就从厨娘手里拿过捣玉米的臼杵，涨红着脸，双手颤抖着，接着干那女仆的舂玉米的活计。

“曼德维尔先生，您是否知道我女儿捣玉米是为了什么吗？”

“不知道，尊敬的阁下，”公使回答，眼睛骨碌碌地从曼努埃拉转到她父亲，又从厨娘转到坐在捣臼旁的比古阿。

“这是做玉米糊用的。”罗萨斯说。

“噢！”

“您没吃过玉米糊吗？”

“没有，尊敬的阁下。”

“这孩子没有力气，整个上午都在做这件事，可是玉米粒还是整的。您瞧，她已经累得不行了。得了！比古阿神父大人，起来，去帮曼努埃拉一把，因为曼德维尔先生的手太娇嫩，再说，他是公使。”

“啊，不，省长先生！我非常乐意助曼努埃莉塔小姐一臂之力。”曼德维尔说着走近捣臼，从曼努埃拉手中拿过臼杵。曼努埃拉则根据她父亲一个手势，立即将臼杵交给曼德维尔，因为这时她悟出了其中的用意，从而微微一笑。

英国女王陛下的公使，曼德维尔爵士卷起了衬衫的细麻布袖口，开始使劲地舂捣起玉米来了。

“对，就这样，以后谁也不会说您是英国人，而会说您是本地人。要这样捣，看见没有，曼努埃拉？学着点，”罗萨斯说，他的心笑得几乎都要蹦出来。

“嘿，这个活儿对小姐来说是太吃力了，”曼德维尔先生一边大声说，一边一直捣个不停，捣碎的玉米象雨珠似地溅到比古阿

神父身上，他便津津有味地吞食起来。

“再加点劲儿，曼德维尔先生，加油！如果玉米不好好捣碎，玉米糊就会太硬。”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特命全权公使继续在为阿根廷独裁者捣玉米。

“爸爸！”

罗萨斯拉拉他女儿的衣服，要她别出声，他继续说道：

“您要是累了，就算啦。”

“啊，没有，省长先生，没有！”曼德维尔回答道；他捣得越来越有劲，所有的毛孔都开始冒出了汗水。

“怎么样？请等一下，”罗萨斯说着走近捣臼，用手搓搓玉米。

“已经好了，”罗萨斯检查完玉米后接着说，“这才叫会干活。”

话音刚落，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就走了进来。

“阁下觉得可以吗？”曼德维尔在向刚进来的女人问候以后，一边放下细麻布袖口，一边问。

“非常好，公使先生。曼努埃拉，你陪着曼德维尔先生，要是他愿意的话，你就带他去客厅。那么，再见，我的朋友，您知道我现在很忙，不过，我永远是您的朋友。”

“我很荣幸我也这样认为，尊敬的阁下，我将忘不了如果我处于阁下的地位和阁下处在我的地位，阁下将做的一切，”公使加重语气说这些话，为了提醒罗萨斯他记住了罗萨斯的那个关于捕鲸船的计划。

“悉听尊便，再见。”

罗萨斯在小姨子陪同下回到办公室，而曼德维尔则挽起曼努埃拉的胳臂，与她一起步入大客厅。

“好消息，”玛丽亚·何塞法夫人一进房门就对他说。

“关于谁的?”

“关于五月四日从我们手里逃掉的那个鬼魂。”

“‘抓住’他了?”罗萨斯问,眼睛闪闪发光。

“没有。”

“没有?”

“不过我们就要‘抓住’他的。奎蒂尼奥是个笨蛋。”

“可是,他在哪里?”

“咱们先坐下再说,”老太婆说完,跟罗萨斯一起从办公室走进了卧室。

第十三章　为什么说坎迪多先生跟罗萨斯一样

就在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特命全权公使阁下在为罗萨斯春做玉米糊用的玉米的同一天上午，我们的老相识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在他靠近新广场的家的长长门厅里踱来踱去。他裹着一件深色大衣，这件大衣曾伴随他一道度过担惊受怕的一八二〇年；他头戴一顶一直遮到耳朵的白帽子，太阳穴上用油脂贴着两大张桔叶，脚穿一双当拖鞋用的旧呢鞋，两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

他步履蹒跚，眼眶周围有两个黑圈，面容突然变得很怪，这些说明他头天夜里没睡好，此刻他正在和自己进行着一场雄辩的对话。

两下敲门声使他突然停了下来。

他走近大门，他在问是谁敲门以前，先透过钥孔朝门外看一看，可是他只看到一个人的胸部，于是他壮着胆子战战兢兢地问道：

“是谁？”

“是我，亲爱的老师。”

“丹尼尔！”

“对，是丹尼尔。您请开门。”

“开门？”

“是啊，天老爷作证，我是这么说的。”

“你真的是丹尼尔？”

“我想没错，请您把门打开看看是不是我。”

“你听着，把你的脸摆正，齐钥匙孔的高度对着钥匙孔，但是要离钥匙孔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巴拉① 远，好让我的视线对准你，辨认出是不是你。”

丹尼尔真想照着门来一脚把插销撞开，但是他忍住了，并且不得不按照他那个要求苛刻的老师吩咐的去做。

“啊！确实是你，”坎迪多说，同时把门打开。

“是的，先生，是我；我对您也够耐心的了。”

“等一等，停下，丹尼尔，不要往前走，”坎迪多一边喊，一边拉住他学生的手。

“这是见什么鬼了，坎迪多先生？为什么我不能继续往前走呢？”

“因为我想让你到这儿，到尼古拉莎的房间里去，”坎迪多先生答道，同时用手指指对着门厅的一个房间。

“请先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

“没有，不过你快进尼古拉莎的房间呀。”

“是您要在那儿跟我谈话吗？”

“是我本人。”

“不好。”

“是谈非常严肃的事。”

“那更糟。”

“丹尼尔，来吧。”

“不过，有个条件。”

“你说吧，我遵命。”

---

① 巴拉，西班牙量度名，约等于835厘米。

“谈话不得超过三分钟。”

“过来吧，丹尼尔。”

“您同意吗？”

“同意，你快过来。”

“咱们去吧。”

丹尼尔以前的老师拉着他的手走进那个女仆——一个外省女人——的房间，在一把旧皮椅上坐了下来。

“你摸摸我的脉。”

“我？”

“对，是你。”

“见鬼，您要我摸您的脉干什么？”

“让你看看从昨晚起一直折磨、消耗我，简直要把我烧焦的高烧吧。丹尼尔，你要把我怎么样？你塞进我家的是个什么人？”

“您现在怎么这么说呀？！您难道已经不认识他了吗？”

“他做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象认识你和其他一些人一样，那时候他还小，跟所有孩子一样娇嫩、清白。可是他目前的生活，他的见解和他的派别，我难道了解吗？你在漆黑神秘的夜晚把他带到我这里，并且吩咐我不让任何人见到他，也不许我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我能认为他是个清白的人吗？我见他不佩戴任何一种联邦派标记，只系了根兰白色领带，我能相信他是现政府的朋友吗？按照逻辑推理，我难道不应由此断定这件事有政治阴谋，属于谋反，是密谋或者某种我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又参予了的革命活动吗？我，一个与世无争、安分守己、性情和顺的人；我，由于目前身居阿拉纳部长先生阁下秘书这一要职，而部长是位杰出的人，还有他的夫人以及他那最令人尊敬的家庭，甚至他的仆人都是如此；因此我难道不应该和必须对我的公务要慎重对待和忠心耿耿吗？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您已经失去了理智，坎迪多先生，可是由于我不想失去理智，也不想再浪费时间，最好让我们结束这次谈话，并请您允许我过去看看爱德华多。”

“可是，他在我家要呆到什么时候？”

“上帝要多久就多久。”

“这不行。”

“但是，一定要这样。”

“丹尼尔！”

“坎迪多先生，我尊敬的老师，咱们简略地概括一下大家现在的处境。”

“好吧，开始。”

“您听我说：为了避免在目前情况下联邦政府可能给您带来的危险，我安排您给阿拉纳先生当了私人秘书，这属实吧？”

“千真万确。”

“那好；阿拉纳先生和他的所有秘书，是非常有可能随时被绞死，但不是根据当局的命令，而是根据随时可能起义反对罗萨斯的人民的命令。”

“哎呀！”坎迪多喊了起来，瞪大了眼睛。

“被绞死，是的，先生，”丹尼尔重复说。

“也要绞死秘书吗？”

“也要。”

“不会是由于搞错了吗？”

“不会。”

“太可怕了。”

“秘书与部长一起。”

“这就是说，我要是不当秘书，马索卡就会砍我的脑袋，如果我当秘书，人民就会绞死我。而且无论是处于哪一种情况，都可能由于搞错使我遭到不幸。”

“完全正确；这才合乎逻辑。”

“丹尼尔，这是地狱的逻辑；这种要我命的逻辑全是你引起来的！”

“不，先生，如果您按我说的去做，就不会要您付出任何代价。”

“我该怎么做？你说吧。”

“我要您看到您当前的为难处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正处于紧要关头，不是罗萨斯打败拉瓦列，就是拉瓦列打败罗萨斯，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这样。”

“那么，好，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您会有阿拉纳先生作后台，您可以继续鸿运高照；要是第二种情况，您会有爱德华多这把最好的剪子可以剪掉人民的绞索。”

“爱德华多？”

“是呀，只要一提这件事，二话不说就妥了。”

“因此……”

“因此，您必须把爱德华多留在您家，直到我作出决定时为止。”

“可是……”

“换一个不象我这么大方的人，一买到您的秘密，就会对您说：坎迪多先生，昨晚您亲自抄来给我的拉瓦列军队的命令非常好，您只要有丝毫冒失，这个文件可就会送到罗萨斯的手里，坎迪多先生……”

“行了，行了，丹尼尔！”

“好吧，就算行了。这么说咱们谈妥了？”

“妥了，哎，我的上帝，我简直跟罗萨斯一样了；显然，我的机体跟他一样！”坎迪多先生大声说。他一边说一边快步在尼古拉莎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同时用手紧紧按着太阳穴上贴的桔叶。

“您怎么在机体上跟罗萨斯一样呢?”

“是的,丹尼尔,完全雷同。”

“见鬼! 坎迪多先生, 这一点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因为, 如果这样,爱德华多与我现在就能为人类做一件大好事了。”

“是的,丹尼尔,丝毫不差,”坎迪多先生说,他并没有明白丹尼尔这句玩笑话的含义。

“可是,在哪点上一样呢?”

“在害怕这一点上,丹尼尔,害怕周围的一切。”

“怎么! 您知道省长先生现在害怕吗?”

“是的,我知道。昨天在祈祷的时候,我正在抄写东西,也就是说, 正当我抄写那些后来交给你看的文件的时候——因为根据你的吩咐, 我总是多抄写一份——部长先生用非常轻的声音和加里戈斯先生说话,你猜他说什么?”

“您不告诉我,我怎么能猜得到。”

“部长对他说,省长先生已经叫人把四大箱金币装上‘阿克提翁号’船上;还说他看省长阁下就要上船走了, 因为阁下对周围的局势很害怕。”

“啊!”

“这些都是部长先生的原话。”

“见鬼!”

“跟我的感觉一模一样:我对周围的局势怕极了。”

“您也怕吗?”

“是的,也怕。因此我才说我跟省长阁下一样。因为, 说在一定时间他与我有同感,这种提法非常说明问题,非常生动, 非常明确。”

“确实如此,”丹尼尔玩味着坎迪多的那些话说。

“要是他和我没有相同的、完全一样的、同样敏感的机体,这种现象就不会出现。”

“那么说，在‘阿克提翁号’船上装了四大箱金币？”

“四大箱。”

“罗萨斯害怕了？”

“害怕，这是部长说的。”

“阿拉纳先生关于他自己没有说什么吗？”

“他当然说了，因为部长先生和我一样会逻辑推理。他对加里戈斯说，‘我们也有必要考虑一下我们自己了，我的朋友。我们对别人没有干过坏事；相反，我们总是尽可能做好事，但是等省长先生一上船，我们也得马上上船才好。’这是合乎逻辑的，丹尼尔。所以我也这么说，如果我知道部长上船，我就跟着上船去，哪怕是顺着里亚丘埃洛河去卡萨赫马岛也好。”

“加里戈斯呢，他说些什么没有？”

“他的意见不同。”

“他主张留下来？”

“不。他向费利佩先生，我是说向部长先生，极力证明，最稳妥的做法是，一旦形势变得更危险，不要非等省长上船才行动。不过后来的谈话，由于他们说话声音太低，我就再也听不到了。”

“不过，下次您应该把耳朵拉得长长的。”

“你烦了吗？我敬爱的丹尼尔？”

“没有，先生，没有。但是，既然我已经使您的现在和将来都有了充分保证，我就要求您谨慎小心，办事更积极。”

“我一定尽力而为，丹尼尔。但是你认为我眼前会有危险吗？”

“一点没有。”

“爱德华多在这儿要住很久吗？”

“您完全相信尼古拉莎吗？”

“就象相信我自己一样。从他们杀了她儿子，她的好儿子，

她的孝顺、温存的儿子以后，她恨死那帮人了。自从她猜疑爱德华多是来躲避的时候起，她侍候他比侍候我还要周到、精心、准时……”

“咱们去看看爱德华多吧，坎迪多先生。”

“咱们走吧，我敬爱的丹尼尔；他就在我的办公室。”

第十四章　两个朋友

“咱们走吧，不过只能到房门口，因为我是治那个人心病的医生，而您知道医生总是必须和病人单独谈话的。”

“啊，丹尼尔！”

“怎么啦，先生？”

“没什么，请进，进去吧，我去客厅了，”坎迪多在丹尼尔进入那个被叫做办公室的房间时说，然后他自己又折了回去。

“早安，亲爱的爱德华多，”丹尼尔对他的朋友说。他的朋友正坐在坎迪多先生写字台前的旧安乐椅上。

“你把我关进这么个听不见一点人声的倒霉的牢房里，至多只能到明天，”爱德华多说。

“啊！一上来就开始指责吗？”

“我觉得我是对的，现在是上午十点。”

“对，是十点。”

“好吧，阿玛莉亚怎么样？”

“她很好，这要感谢上帝，但是不感谢你，因为你是想方设法叫她不得安生。”

“我？”

“对，就是你。那就是证据，”丹尼尔说道，同时指指散在桌子上的十来张纸，每张纸上都用各种字体横着、竖着或斜着写下的二、三十个阿玛莉亚这几个字。

“咳！”爱德华多叹了口气，脸涨得通红，连忙把所有的纸张都收了起来。

“你以此为消遣，亲爱的爱德华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处在你现在的境地，有理的事必须服从于有利的事。既然目前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对这个名字如此多情，你最好这么办，”丹尼尔说着就从爱德华多手里拿过那些纸张，卷起来扔进坎迪多先生办公室里的旧炉子里。这只炉子每年冬天为了去墙壁的潮气才烧上半个月到二十天，因为据他说，火一直点着会使他生病；而那天出于对客人的尊敬才不得不生火。

“好吧，我承认你有理，丹尼尔，但是我想回巴拉卡斯，现在就回去。”

“我明白你想回去。”

“我一定要回去。”

“不，你不能这么做。”

“谁阻止我这么做呢？”

“我。”

“嘘，先生，这简直是滥用我们的友情。”

“如果您这样认为，贝尔格拉诺先生，事情就再简单也没有了。”

“怎么办？”

“您什么时候要回巴拉卡斯，悉听尊便，但是我得事先告诉您，您到了那里，就会发现家里只有您一个人，因为我表妹已经不在那儿了。”

“天啊，丹尼尔，天啊，我现在的处境够苦了，你就别再折磨我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行了，你总算讲了句有理智的话，既然你开始有理智了，就听听情况吧！”

于是，丹尼尔简要地给他讲了讲昨晚发生的一切，也讲了拉

瓦列将军进军的事。

“对，对！ 我住在巴拉卡斯不可能不连累她，”爱德华多说。他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掌托着前额。

“爱德华多，这样说话才叫理智的。只有把你安置在罗萨斯魔掌够不着的地方，才可以救出阿玛莉亚，因为就算我能使她不受马索卡的凌辱，或者摆脱暴君的笨拙措施，但是万一你遭到什么不幸，要使她摆脱她自己身心感到的痛苦，我是无能为力的。阿玛莉亚是多情的，一旦你的血有一滴滴进了她的心头，那么，她那敏感的天性和她那丰富的想象力就会把她带到生命的或者说不幸的尽头。”

“那么我该怎么办，丹尼尔，我该怎么办？”

“放弃这几天去看她的念头。”

“不可能。”

“那么，你就葬送了她。”

“我？”

“就是你。”

“啊，我不会的，不！”

“那么，你不爱她了。”

“我不爱她?!啊，对，对，我对她的爱还达不到她应该得到的那种程度，因为对阿玛莉亚，需要是一个神，而我只是个人。她应该得到天地之爱，而我只能给她我心中的爱情。啊！ 丹尼尔，从昨晚起，我觉得失去了光明，因为她的目光没有照着我的眼睛；我觉得我失去了我赖以生存的空气，因为我呼吸不到她的气息。我不爱她?!啊，我的上帝，上帝呀！”爱德华多双手蒙住脸大声喊道。

两个年轻人一时默然了。此时此刻丹尼尔尊重上帝让慷慨而高尚的灵魂享有爱情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情感，虽然他不象他的朋友那么猛烈，但也深有感触；因为他对弗洛伦茜亚的爱情没

有遇到令人恼怒的障碍；他的心对分散他精力的其他宝贵高尚的感受也没有漠然处之；而且他并不具有爱德华多那种内向的性格，这种性格由于自身的不幸处境，爱情、幸福与不幸施加的作用就会更加有力。

“可是，不行，这太软弱了。你刚才说我应该怎么办来着，丹尼尔？”爱德华多说，同时晃动脑袋把垂在他苍白的太阳穴上的乌黑发丝甩到后面，眼睛平静地看着他的朋友。

“在这几天内不去看阿玛莉亚。”

“好吧。”

“如果政治事态能很快如愿以偿地结束，那时，你的目的就全达到了。”

“那当然。”

“相反，如果事态发展不如人愿，那你就必须流亡国外。”

“我单独一人？”

“不，你不是一个人去。”

“阿玛莉亚去吗？你认为她会跟我去吗？”

“是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不过，除阿玛莉亚以外，还有你熟悉的一些人也去。”

“噢！好，咱们到外国去吧，丹尼尔。祖国今天的空气让她的儿女没法活下去，使我们快要窒息了。”

“这没关系；应该尽力去呼吸，直到失去一切希望时为止。”

“可是，要是事情拖延很久呢？”

“不可能。”

“然而，这很容易发生的，任何一点不顺利都会使拉瓦列停止军事行动，到那个时候……”

“那时，一切都将完蛋，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拖延就意味拉瓦列的覆灭。”

“可是不会的，朋友，他不会失败的；因为他不会失败，我们

才天天盼望拉瓦列第二天就进城来。”

“别人都在盼望，但是我不，爱德华多。解放者的队伍在人数上远远不如罗萨斯的人多，而在物力上罗萨斯与我们这位英勇的将军相比是一千比一。所以，对将军有利的只是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省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他本人英勇善战的近乎传奇式的经历以及他手下年轻士兵的高昂士气。但是，这种心理作用的时间一过，一切可能都将不利于这次远征。”

“可是，假设战事要旷日持久地打下去，丹尼尔，与阿玛莉亚分开那么久，叫人怎么活呢？”

“倘若出现这种局面，你就会见到她的，但不是在巴拉卡斯。”

“我能进去一会儿吗，敬爱的学生们？”坎迪多先生说，他把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缝，把那顶白帽子上的小帽缨探进屋里。

“请进来，我敬爱的老师，”丹尼尔说。

“有一个新闻，丹尼尔，一件意外的事，一件……”

“坎迪多先生，请您一下子把话说完行吗？”

“情况是这样的，我正在门厅里来回走走，因为每当我象现在这样有点头痛的时候，我走一走就好了，还有再贴上几张桔树叶，因为你们想必知道，我的孩子们，桔树叶加油脂对于我的身体有特殊功效……”

“就是把您治好了，也把别人弄病了。到底有什么事？”丹尼尔不耐烦地问。

“正要说到了呀。”

“但是看在老天爷份上，请您一下子就说到吧。”

“这不就说到了嘛，你这急性子，我这就说到了。我刚才说我正在门厅走来走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人在大门口停下。我犹犹豫豫、满腹顾虑、毫无把握地走近大门问是谁，在我完全弄清那个答话的人的身份以后，我就打开了大门。丹尼尔你猜

是谁？”

“我不知道，但是，要是个魔鬼我才高兴呢，坎迪多先生，”丹尼尔象往常一样尽力耐着性子说。

“不，不是魔鬼，因为好久以来魔鬼似乎不从我穿的大礼服钻出来了。那个人是费明，是你的忠实的，忠心的……”

“费明来这儿了？”

“是的，他在门厅那儿，他说他要见你。”

“什么情况都叫您误了！”丹尼尔大声说，急忙走出房间。

“什么脾气！他将来一定会出差子，一定要碰钉子。你听着，爱德华多，你在学校的时候就文静、不声不响、勤勉好学，虽然你离校以后，我没机会跟你来往，但看来你现在还比较稳重。在目前形势下你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就在今天去参加耶稣会当教士呢？”

“先生，请您让我灵魂安宁一下好吗？”

“哟！不好！你也和你的朋友一样吗？你们这些钻进陡峭的山坡，在一条崎岖的路上迷途的年轻人，你们想干什么呀？”

“我们想叫您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坎迪多先生，”丹尼尔说。他回到办公室时，他敬爱的启蒙老师正开始他那句有力的被打断的话。

“有什么危险威胁我们吗，丹尼尔？”坎迪多胆怯地看着他的学生问道。

“绝对没有。是我和爱德华多个人的事。”

“可是现在我们三个人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没关系，我们暂时把它分开。请您让我们俩单独呆一会儿。”

“你们呆着吧，”坎迪多先生说，用手凌空指指两个年轻人，然后慢慢走出办公室。

“事情变得更严重了，爱德华多。”

“出什么事了?”

“同阿玛莉亚有关。”

“哎呀!”

“是的,是关于阿玛莉亚的,她刚接到通知,一小时内, 警方上门搜查,所以她打发费明来告诉我,我来跟你谈以前已经叫费明回巴拉卡斯了。”

“我们怎么办,丹尼尔? 可是,咳,我怎么还问什么我们怎么办哪! ……丹尼尔,我去巴拉卡斯。”

“爱德华多, 现在不是干蠢事的时候。我非常尊敬我表妹,决不允许任何人将灾祸弄到她身上,”丹尼尔说话时, 声调及目光那么严厉,使爱德华多心头为之一震。

“可是,是我使这位夫人蒙受这些侮辱的呀, 所以是我, 先生,应该去保护她,”爱德华多生硬地答道。

“爱德华多,咱们别去干蠢事,”丹尼尔恢复他平日对朋友那种温和的态度说。“咱们不能干蠢事。如果是为了保护她不受一两个甚至更多的人的伤害, 我一定会平静地让你拿着剑高高兴兴地去与他们进行周旋, 然而现在是要保护她不受暴君及其全体党羽的伤害。诚然,对付这些家伙,光凭你的勇气是无济于事的,你一露面反而为他们攻击阿玛莉亚提供了更多的武器,结果,你既不能保住你的脑袋,又不能使我的表妹得到安宁。”

“你的话有理。”

“这件事让我来办,我马上就去巴拉卡斯,我将以智克强,尽可能用人的智慧使野兽本能地走上歧途。”

“好,你去吧,快走。”

“我用十分钟先回家取马, 再过一刻钟就可以到巴拉卡斯了。”

“好,你还回来吗?”

“今天晚上。”

“你告诉她……”

“你为了她一定当心自己。”

“随便你跟她说什么都行，”爱德华多说完这句话，就转过身去，因为毫无疑问，他不想让他的朋友看到他眼睛里的东西。从来也没有一个象爱德华多这样勇敢、慷慨、易动感情的人会落到这么困难的境地；他眼见自己的心上人为他陷入危难，却不能挺身去保护她，因为那样会更加加重她的不幸。

他在屋里刚踱了一圈，发现丹尼尔已经离去了。

那时是上午十一点钟，坎迪多开始穿衣服，准备去费利佩先生的私人秘书处办公了。

第十五章　阿玛莉亚面对警察

丹尼尔回到自己家，骑上那匹枣红骏马，风驰电掣般直奔巴拉卡斯而去。为了免得中途遇到障碍耽误时间，他尽挑城里不好的街道走，因为他骑的那匹好马总是可以不费力地越过地面上的障碍。但是这一切仍然无济于事，因为等他到达别墅时为时已晚。

上午九点，丹尼尔离开表妹进城时，曾嘱咐费明在巴拉卡斯等候他，并告诉费明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去哪些地方找他。

果然出了事。他出门不久，就有人来别墅送交阿玛莉亚一封信，通知她警方要来搜查，于是阿玛莉亚就派人将此事告诉丹尼尔，因为她担心自己面对即将降临她家的凌辱会有失慎重。

她立即走到原来爱德华多住的那个房间，从桌上拿起爱德华多常常为了消遣而搞的英文翻译稿，直到确信那个房间没有任何东西会暴露出警方所要搜寻的目标以后，她才回到客厅，把那些纸张扔进壁炉，焦急不安地来回踱着；那些等待随时上场在一幕令人不快的戏里担任角色的人产生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

就在这时，她听到别墅门口有马匹停下来的声音。这是在费明走后五、六分钟发生的事，比阿玛莉亚料想的时间提前了许多。

女人，而且是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笼罩自己和自己心上人的危险，她的性格就真实地流露出来了：她脸色苍白，混身软弱无力地倒在一张扶手椅上，但是，得咬着牙硬挺。

贝尔纳多·维多利卡先生、一名警察局的警官和尼古拉斯·马里尼奥，由佩德罗领着走进客厅。

维多利卡，这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所有不愿随波逐流，不愿与时代同流合污的人一致憎恶但又害怕的人物，实际上并不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坏。

尽管他在执行独裁者下达给他的严酷命令时从不打折扣，但在做法上，只要有可能就尽量不损害自己的名声，行动上比较礼貌，甚至有点儿一眼睁一眼闭——这在罗萨斯眼里会构成一种罪行，然而，警察局局长就是采用这种态度，特别是当他不得不对那些他认为由于别有用心的人告发或者由于政府过份严厉而受累的人执行任务时更是如此。

他把帽子拿在手上，深深地鞠了一躬后，对阿玛莉亚说：

“夫人，本人是警察局长，是来执行一项令人感到为难的任务的，要对您家进行一次认真搜查：这是省长先生的特别命令。”

“这几位先生也是来搜查我家的吗？”阿玛莉亚指指马里尼奥和警官问道。

“那位先生不是，”维多利卡指着马里尼奥说，“这位先生是警察局的警官。

“根据省长先生的命令，你们来我家搜查的是什么或是谁，能告诉我吗？”

“过一会儿我就告诉您，”维多利卡回答时脸部表情十分严肃，因为他与同来的人一直站着，阿玛莉亚没有任何要他们坐下来的表示。

她拉了一下铃绳，路易莎马上走了出来。阿玛莉亚对她说道：

“陪这位先生去，他要你打开哪个门，你就给他打开。”

维多利卡向阿玛莉亚敬了个礼，跟着路易莎到里面那些房

间里去了。

警察局长由警官跟着，先走进书房，然后来到阿玛莉亚那间华丽的卧室，警察局长不是有很高鉴赏力的人，不可能注意到那个隐秘的神殿深藏的一切美妙之处。然而爱德华多的那热恋的目光不止一次地透过遮在玻璃上的薄雾般的细布和薄纱的窗帘向里面投去。但是与此同时，维多利卡却有很好的眼力马上看出那里的一切都表明这家主人对联邦神圣事业缺少感情。

警察局长看到的壁毯、帘幔、瓷器都是白里透天蓝、白里透蓝或纯蓝和天蓝色的。于是这个坚定的联邦派分子的浓眉开始蹙在一起，变得严厉了。

“即便完全象马里尼奥向我说的那样，这儿没藏什么人，但是至少，这决不是说这家里没有统一派的人，”他心里说。

接着他走到阿玛莉亚的梳妆室，他一见到那富丽堂皇的陈设就眼花缭乱了。

“喂，小姑娘，把那些衣橱打开，”他对路易莎说。

“您在太太的衣橱里想找什么呀？”小路易莎仰起她美丽的脸蛋，冲着维多利卡的脸问。

“喂，我叫你把那些衣橱打开。”

“真新鲜！好啦，好啦，全都打开了。”路易莎一边说，一边气呼呼地迅速打开衣橱，看到她那种样子，若不是眼前这位如此严厉的人物，随便哪个人都会忍俊不禁的。

“好了，关上。”

“您不想看看是不是有人躲在鸟儿喝水的水罐里呀？”路易莎指着朱顶雀的金色鸟笼说。

“姑娘，你太放肆了，不过看你年纪小，我饶了你。来，把这扇门打开。”

“这扇门？”

“是的。”

“这是我的房门。”

“好，打开它。”

“里面没有人。”

“没关系，叫你打开。”

“我？不，先生，我不开。既然您不相信我的话，您就自己开吧。”

维多利卡看了好一会儿这个敢于同他这样说话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然后才拉开门把，进入路易莎的卧室。

“过来，小姑娘，”见她还呆在梳妆室，局长就叫她。

“如果您命令这位先生跟我们一起过去，我就去，”路易莎指指那个专心致志地观看金香炉的警官说。

警官朝她瞪眼珠子吓唬她，可是并没镇住勇敢的路易莎，只好把香炉放回角桌上，继续跟着维多利卡往前走。

“先生，请别乱翻我的床铺，回头要是我让您看小鸟的水罐，您可别生气，”她看到维多利卡掀起床单朝床底下看的时候对他说。

“这扇门通什么地方？”

“通院子。”

“打开它。”

“您一拉就行了，门没锁着。”

一到院子，维多利卡就对警官打了个手势，让警官顺铁栅栏察看别墅去，他和路易莎则去这幢房子里爱德华多住宿的房间和饭厅所在的那个部分。

“谁住这间房子？”维多利卡一面检查着爱德华多的房间一面问。

“丹尼尔先生来的时候就住在里面，”路易莎毫不慌乱地回答。

“这种情况每星期有几次？”

“夫人吩咐我领着您看房子，没说要我把家里的事告诉您。这事您可以去问夫人。”

维多利卡咬咬嘴唇，不知道对这个小姑娘如何是好，只得走进另一个房间，最后又走到饭厅，没找到他所需要的任何蛛丝马迹。

就在警方按照专制政权规定的方式方法进行大搜查的同时，在客厅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但很有趣的场面。

在维多利卡与警官走进内室以后，阿玛莉亚连眼睛都不屑于抬一下，对马里尼奥说：

“要是您打算等维多利卡先生，您可以坐下。”

此时此刻，阿玛莉亚的脸色不是泛红，而是发紫了；而马里尼奥则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女人面前，脸色苍白，煞是难看，因为这个女人的容貌令他神魂颠倒，可是她那傲慢、高贵的风度，我们可以说，使他感到敬畏。

“我是想，”马里尼奥说，他坐在距阿玛莉亚几步远的地方，“我是想帮您一把，夫人，是在这种处境下帮的一次大忙。”

“太感谢了！”阿玛莉亚冷冷地回答。

“今天早上您收到我的信了吗？”

“我接到一张签有尼古拉斯·马里尼奥这个名字的纸，想必就是您喽。”

“嗯，”巡夜队司令尽力忍受这位少妇轻蔑的回答所给予他的感受。“在那封信里，或者用您的话说，在那张纸上，我急切地通知您行将发生的事情。”

“先生，您能否告诉我，您这样劳神的目的何在？”

“目的就是要您采取您的安全所需要的相应措施。”

“您对我实在太好了；可是您对您的那些政治盟友就太坏了，因为您背叛了他们。”

“背叛？”

“我认为是这样。”

“夫人，这话是非常重的。”

“可是，用在这儿恰如其分。”

“我总是在想方设法做好事。此外，我知道，从昨晚奎蒂尼奥来过以后，这儿是不会有什么男人的。可是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却特别坚持要对您家进行搜查，我一心要保护，她今天上午去报告省长阁下说这儿窝藏着一个当局长期追捕的要犯，省长阁下就召来维多利卡先生，命令他执行他此刻正在执行的这个任务，幸好我先得知发生的这一情况，就一分钟也没耽搁赶快写信告诉了您，还决心跟维多利卡先生一道来，以便能有幸为您摆脱什么困难尽微薄之力。夫人，这就是我所说的一切，要是我背叛了朋友，那么，我这样做的原因完全可以证明我是正当的。我的原因是神圣的，是从我有幸认识您那个时刻起便对您产生的好感导致的。从那时起，我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想方设法接近您的家；而且我的地位，我的财产，我的影响……”

“而您的地位和您的影响并不妨碍我让您一个人呆在这里，因为您不懂得您在这里使我多么厌烦。”阿玛莉亚说着站起身来，把自己坐的椅子挪开，进了书房，又从书房来到自己的卧室，坐在沙发上显得格外美丽和高傲。

“啊，我一定要报仇，你这条统一派母狗，”马里尼奥气得脸色煞白，咬牙切齿地说。

这个高傲的图库曼女人对马里尼奥的放肆忍无可忍，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卧室里，可是没多久，维多利卡已经与路易莎一道从原路走了回来，又见到了阿玛莉亚。

“夫人，”他对她说，“我接到的命令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对于您来说，幸运的是，我将能够向省长阁下报告说我在您家没有找到我来这儿要找的那个人。”

“您能否告诉我那是个什么人，警察局长先生？我能否知道

为什么对我进行这样的侮辱，搜查我的家？”

“您可以叫这个小姑娘离开一下吗？”

阿玛莉亚对路易莎做了个手势，小姑娘随即退下，临走还白了维多利卡一眼。

“夫人，我现在应该要您的证词，但我想对您不搞那套例行手续，而最好作一次诚恳坦率的谈话。”

“请讲吧，先生。”

“您认识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先生吗？”

“是的，我认识。”

“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有两、三个星期了，”阿玛莉亚道，脸红得象朵鲜玫瑰，还垂下了头，为自己生平第一次不得不撒谎而感到难为情。

“可是，再早就有人看见他在您家。”

“我已经回答过您了，先生。”

“您能不能证实，从五月份到现在爱德华多·贝尔格拉诺先生从来没有在这儿躲藏过。”

“我没必要非得证明这件事。”

“那么说确有其事？”

“我没有这样说过。”

“但是，不管怎样，您是说您不想证实他没有在您家呆过。”

“因为，先生，这正是应该由您去证实的事。”

“您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谁？”

“贝尔格拉诺。”

“我不知道，先生。即便我知道，也不会告诉您，”阿玛莉亚回答说。她高兴而傲慢地抬起了头，因为她终于有了说真话的机会。

“您难道不知道我是在执行省长阁下的命令吗？”维多利卡

说道，他开始后悔对阿玛莉亚的宽容。

“这您已经对我说过了。”

“那么您在答话时应当更放尊重些，夫人。”

“先生，我完全知道我应该尊重别人，同样我也知道别人也应该尊重我。如果省长阁下或者维多利卡先生想找告密的人，不可能在这儿找到，这是肯定无疑的。”

“您不告发别人，您却揭发了您自己。”

“什么意思。”

“我说您忘了您是在和警察局长打交道，而且您是在非常坦率地表明您是个狂热的统一派。”

“啊，先生，在一个统一派有成千上万人的国家里，我用不着费很大劲儿就会成为统一派的成员的！”

“这是祖国和那些人自身的不幸，”维多利卡勃然大怒，站起来说，“没有这么多统一派分子的那一天就要到了，这我可以向您起誓。”

“或许会有更多。”

“夫人！”维多利卡大声叫喊起来，用威胁的目光盯着阿玛莉亚。

“怎么啦，先生？”

“您仗着您是女人，就毫无顾忌。”

“就象您仗着您的地位，毫无顾忌一样。”

“您不对您讲过的这些话的后果感到害怕吗，夫人？”

“不，先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男人害怕，但是我们妇女知道应该保护被男人遗忘的尊严。”

“的确，女人更坏，”维多利卡心里想。“好吧，不谈啦，”他接着对阿玛莉亚说，“请您打开这张写字台的抽屉。”

“干什么，先生？”

“我必须完成这最后一项手续，请您打开。”

“可是，是什么手续？”

“我奉命检查您的信件。”

“啊！这太过分了，先生。您来我家是搜查一个男人，可这个人并不在，我应该对您说，我不会同意您的任何其它要求。”

维多利卡微微一笑，说：

“请您打开，夫人，您还是自己打开的好。”

“不。”

“您不打开？”

“不，不。”

维多利卡走近写字台，钥匙就在上面，就在这时，在书房听着审讯的马里尼奥急忙跑进那间卧室，想采取一个戏剧性行动，看看能不能就此征服高傲的阿玛莉亚的心。

“亲爱的朋友，”他对维多利卡说道，“我出面担保，在这位夫人的书信里，任何有损我们事业的东西，譬如，肮脏的统一派分子的日记和信件之类的东西，都是不会有的。”

维多利卡的手从写字台的钥匙上抽回来，当马里尼奥正以为已经赢得了使那个拒绝他一片痴情的人对他表示感激的权利的时候，只见阿玛莉亚冲到写字台跟前，哗啦一声打开了抽屉，把里面放有信件、首饰和钱的四个小抽屉匣一一拉了出来，怒容满面地转过身去，背对着马里尼奥，脸朝着维多利卡说道：

“这就是锁在写字桌里的全部东西，搜查吧。”

马里尼奥一咬嘴唇，几乎咬出血来。

维多利卡只在阿玛莉亚亮给他看的东西上扫了一眼，什么也没碰，就说：

“看完了，夫人。”

阿玛莉亚作为回答，仅仅动了一下头。然后又坐到沙发上，因为经过刚才强制自己作出那样巨大努力之后，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眼睛模糊了。

维多利卡和马里尼奥向她深深鞠了一躬以后，就穿过书房去找那个正在等候他们的警官。

就在这帮人上马的时候，丹尼尔跳下马来，他在和维多利卡和马里尼奥彬彬有礼地打了一下招呼以后，就走进他表妹的家，暗自说：

“糟了，我来迟了，这是个不祥之兆。”

与此同时，马里尼奥对维多利卡说：

“这个家伙一定什么都知道。他是个统一派，别看他有那么个父亲和他平时作出的样子。”

“嗯，应该睁大眼睛盯紧他。”

“还要拿着刀子，”马 里尼奥又加一句。说完两人疾驰回城了。

第十六章　全面告急

一小时后，那正疾驰赶到别墅的枣红色骏马，又一步步地朝城里的方向走去，上面坐着它的主人。他已不象一小时前那样昂首挺胸，双目炯炯有神，而是脑袋搭拉在胸前，那双美丽的眼睛几乎完全闭上了。

看到他那副模样，任何人都会说，这是个懒散的青年，他那贪图享乐的身体是出来享受一八四〇年严冬八月的柔和阳光，而为了他那双娇嫩的双脚不必沾上巴拉卡斯的潮湿泥土，便骑着马出来闲逛！

然而丹尼尔确实忘记了那是严冬还是盛夏，他的感官与精神也都没尝到任何乐趣。

丹尼尔专心一志地在思索，对周围一切完全无动于衷。他在斟酌思考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提示的种种办法，力图从中找到一个办法使自己能左右把命运托付给他的人所处的困难处境，这种处境使他很痛苦，而且他越是认为这种局面使自己时刻都得分散本想全力以赴投入的民众事件的注意力，这种痛苦的感觉就越强烈。

此外，丹尼尔同表妹一样迷信，甚至可以说，比他表妹更迷信，尽管她的想象力更丰富，对事物却更相信宿命论。从他看到自己未能在维多利卡来搜查时及时赶到时起，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感觉，因为他原打算好好利用一下维多利卡，使之

有利于阿玛莉亚的。

尽管如此，他在表妹面前还是显出高高兴兴的样子，尽可能使她对爱德华多的命运充满信心，使她放下心来。他还和她商定，万一事态要拖延八天以上，他就替她在圣伊西德罗海岸，或者在别的偏远地方，给她找一个幽静的小屋暂时避居，但不放弃她在巴拉卡斯的住宅，这样使她可以与爱德华多幸福地相会，并且能随时上船出走。最后，他象往常那样，对别人隐瞒起自己的痛苦，使她高兴得笑了。

他就是这样一路上思索着，反复斟酌着各种想法，最后到了布朗将军河坡，顺着光复街，径直来到他的弗洛伦茜亚的家，想在这不幸人民的多灾多难的寒夜，从那朵从天上降到阿根廷大地寻求爱情的最最纯洁鲜花呼出的气息中，吸到一点爱情与幸福的芳香。

然而那天糟透了。

他一走进客厅，就看到杜帕斯基耶夫人倒在扶手椅上昏迷不醒，弗洛伦茜亚坐在椅子的扶手上，用左臂托着她母亲的头，正往太阳穴上搽花露水。

“丹尼尔，快来呀！”姑娘喊道。

“可是，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丹尼尔问道，一边走到那位孝顺而痛苦的人身旁。

“轻一点，讲话小声一点，她晕过去了。”

丹尼尔跪在扶手椅前，拿起杜帕斯基耶夫人的一只苍白、冰冷的手。

“没什么，就要醒过来了，”他摸完夫人的脉搏以后说。

“嗯，开始发汗了。丹尼尔，你去卧室拿一件披风或披肩来，随便什么都行。”

年轻人顺从地照办，他亲自替未来的岳母盖好，和弗洛伦茜亚一道，双双跪在她的面前，每人握住她一只手，盯着她的眼睛，

焦急地期待她睁开眼来，丹尼尔几乎贴近茜洛伦弗亚的耳朵才大胆地问道：

“可是，发生什么事了？这种昏迷只是受了刺激才会有的。”

“是受了刺激。”

“今天吗？”

“刚刚。您没碰到维多利卡吗？”

“没有。”

“他刚从这儿出去。”

“从这儿？”

“是的，他带着一个警官和两个士兵来，把全家都搜遍了。”

“可是，他找什么人？”

“他没说，但是我想是找爱德华多的，因为他向妈妈问了几个关于他的问题。”

“还有呢？……”

“妈妈拒绝回答。”

“好。”

“还拒绝打开一间内屋偶然锁着的门，维多利卡就叫人把门砸开了。”

“可是，她为什么不打开那扇门呢？”

“因为妈妈说从一开始就不愿意领他进屋子，她说叫他随便去折腾，反正他有劲。妈妈一直保持着她特有的勇敢和尊严。但是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对我们的婚事讲得很多，她对我说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再也不要回来。我搂着她，感觉出她很痛苦，后来她就晕倒了。你瞧，好象她醒过来了……，是的……没错。”

弗洛伦茜亚猛地站起身，托住她母亲的头，反复吻那双刚刚睁开看着她的眼睛。杜帕斯基耶夫人已经苏醒了。

杜帕斯基耶夫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中最有教养、最温

柔的完美的典型，在她身上集中了我们独立战争时期英雄们的优秀后代所具有的不卑不亢、才智横溢的气质。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深为骄傲，一贯与共和国里一切有失光荣、缺德少才的东西水火不容，而看到专制政权使国家蒙受的耻辱，妇女比男人还要痛心，她们比男人更有胆量去顶撞暴君以及由暴君武装的、变得蛮横无礼的平民的凶焰。

在罗萨斯政府的血腥历史上，每页都写满了暴政和受害者的姓名，他们都死于官方刽子手的枪口或屠刀下。在罗萨斯、马萨、奥里维及所有那些屠杀阿根廷人民的臭名昭著的刽子手的名字旁，不停地写下那些不甘于自己的祖国毁灭、堕落的死难志士的名字；但是只有上帝能在他的公正和不朽圣书上记下那众多死于这帮在肉体和精神上进行的严酷折磨的人的名字。只有上帝才知道，有多少母亲沿着自己子女的血迹斑斑的足迹走向坟墓！有多少妻子去到天国寻找她们的终身伴侣！他们都是被罗萨斯的枪弹或追逐权势者的嗜血的屠刀夺去了生命。而这个家伙，在被祖国撇弃之后，就卖身投靠外国暴君，来满足那嗜饮无辜人民鲜血的罪恶本性，他的脸上必将打上无法抹掉的耻辱印记而遗臭万年！

是的，只有上帝才知道多少高贵的阿根廷妇女一步一步地被这个血腥的时代和对她们敏感的心灵的粗暴打击送进坟墓！

“丹尼尔，”杜帕斯基耶夫人说，“必须离开这个国家，您和爱德华多，要是可能明天就走；阿玛莉亚，我和我女儿很快也跟着走。”

“好的，夫人。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您需要安静。”

“您认为在这个国家能得到安宁吗？您不认为我每一分钟都在为您的安全担忧吗？再说，既然罗萨斯已经怀疑到我家，我家就必定会接二连三地遭到污辱，而且每一个来我这儿的人也必将受到监视和迫害。”

“也许再过八天，我们就可以摆脱这种处境了。”

“不，丹尼尔，不。上帝已经抛下我们的祖国，除了不幸外，我们盼不到别的。我甚至都不希望阿玛莉亚走进这个屋子。”

“阿玛莉亚和您一样，刚才也被搜查了。”

“她家也被搜查了？”

“是的，在两小时前。”

“啊，这全是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搞的，妈妈！”

杜帕斯基耶夫人一听表情就变了，好象别人冲她提到了世界上最可恶的东西一般。”

这时候丹尼尔把昨晚十点以来在巴拉卡斯别墅发生的一切情况讲述了一遍。

“但是所有这一切，”他补充说，“都还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他们谁也找不到爱德华多，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我得去进行一些工作，使维多利卡产生成见，认为罗萨斯从他小姨子那里获得的密告是为了打击警方积极性的假东西。这样，我就保证了阿玛莉亚和您家的安全了。至于我，我绝对没有任何好担心的，”丹尼尔这样说，是为了使他心爱的人和岳母增强信心，虽然此时此刻连他自己都开始感到信心不足了。

“妈妈，”弗洛伦茜亚说，“既然没有理由不让阿玛莉亚来，我想叫人把她找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丹尼尔也一样，那么今天一整天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了。”

“对，对，”丹尼尔说，“我多么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呀。”

一种可怕的预感开始压在丹尼尔的心头。

“那好，你就去办吧，”杜帕斯基耶夫人回答她说。

弗洛伦茜亚飞快地跑出客厅，给阿玛莉亚写了个便条，吩咐备车去接她的女友。

弗洛伦茜亚刚从内屋回到客厅，就听见有人在客厅外面

敲门。

所有的人的表情都变了。

丹尼尔站起来，把门打开以后说：

“是费明，有什么事？”他问他的仆人，但为了不让母女俩听到他们的谈话，他没让费明进客厅，因为他担心在这个一切似乎都在同他作对的日子里又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坎迪多先生来了，”费明回答。

“在哪里？”

“在门厅。”

丹尼尔一个箭步就奔到他老师跟前。

“爱德华多出事了？”他问话时，声音、目光、脸部表情也都在发问。

“没有。”

丹尼尔松了一口气。

“没事，”坎迪多先生继续道，“他很好，很安稳、很平静，可是有一件跟你相关的事。”

“跟我？”

“是的，跟你。不谨慎的年轻人啊，你陷进了……”

“陷进了地狱，对不对？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你听我说。”

“快一点。”

“别急，你听着：维多利卡跟马里尼奥说过话。”

“嗯。”

“马里尼奥又告诉了贝劳斯特吉。”

“说下去。”

“贝劳斯特吉又告诉了阿拉纳。”

“说下去。”

“我听到了贝劳斯特吉和阿拉纳的谈话。”

“结果呢？”

“结果是，贝劳斯特吉告诉阿拉纳说，马里尼奥曾对他说，维多利卡在警察局告诉他说，他已经告诉你那个地段的警官，从今晚起监视你的住宅，派人跟踪你，因为他们非常怀疑你。”

“嗯，很好嘛，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压在你头上的大得吓人的危险还不够吗？因为自从大家都知道我们之间有密切、亲密、父子般的关系以后，这种危险自然也压在我的头上。你想……？”

“我想请您在这里等我一会儿，然后我们在去我家的路上，坐在这会儿停在门口的这辆马车里接着往下谈。”

“让我去你的家吗，傻瓜？”

“请您等一下，亲爱的朋友，”丹尼尔说完就把他一个人留在门厅。

“费明，骑着我的马回家去，”他对在院子里等候他的仆人说。

“出了什么事？”丹尼尔一进客厅，母女俩就问他。

“没事。是关于爱德华多的消息，他不耐烦了，他急着想离开他躲藏的地方飞到巴拉卡斯去。不过，我得回家给他写封信，让他理智些。”

“对，您不要亲自去。”杜帕斯基耶夫人说。

“丹尼尔，你答应我这一点，”弗洛伦茜亚站在她心爱的人跟前说。

“我答应，”丹尼尔微笑着，紧紧地握着他的弗洛伦茜亚的双手说。

“您现在就走吗？”

“是的，我坐那辆备好的接阿玛莉亚的马车去，因为我刚刚让人骑走了我的马。”

“您还回来吗？”

“三点钟。”

“好，在三点钟。”弗洛伦茜亚说道，同时用那双百合花般的手紧紧地握住那只晚些时候该在圣坛前接受的手。

丹尼尔吻别杜帕斯基耶夫人以后，假装高高兴兴地走出客厅，不幸的是这种高兴已经开始从他的心房离去。”

“丹尼尔，你知道一件事吗？”正在门厅踱步等他的坎迪多先生说。

“回头再说，回头再说，我们先上车。”

“丹尼尔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过于匆忙，以至于从大门口往下走的时候撞上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那个人帽子戴在后脑勺上，昂着头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偶然正从那儿路过。

“请原谅，先生，”丹尼尔也没看一下对方的脸，一边说一边走近车门，他自己把车门打开以后对车夫说：

“回家。”

“哎哟，这声音好熟！……”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那个人停了下来，看看正在上踏脚板的丹尼尔说道。

“先生，请您听我说句话行吗？”陌生人接着对丹尼尔说。

“说多少都行，先生，”年轻人说，他一只脚登在踏脚板上，另一只脚还在地上，向那个人回转身去，他还没有看到那个人的脸。与此同时，坎迪多先生却脸色煞白得象个死人，他从丹尼尔的腿缝间蹓上了车，蹉缩在车座边角上，假装用手帕擦脸，但是一看就知道，他是在遮掩自己的脸。

“您认识我吗？”

“啊！您好象是盖特神父，对不起我撞了您，”丹尼尔极其自然地回答说。

“我相信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您的声音。坐在车子里面的那位先生是……喂，您好，先生？”

坎迪多点了三四下脑袋表示致意，但没开口，并不停地用手

怕擦脸。

“噢，是个哑吧！”教士又说。

“您有什么事吗，盖特先生？”

“我很喜欢听到您的声音，先生……您是否愿意告诉我？……”

“我正忙着呢，先生，”丹尼尔说着，跳上车，给车夫打了个手势，车夫就让马大步朝胜利广场奔去，而尊敬的盖特神父仍带着一副笑里藏奸的表情在那里微笑，看了看杜帕斯基耶夫人家的门牌号码。

第　四　部

第一章　八月十六日

I

前述事件发生后过了十一天，即八月十六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命运有如处在一片漆黑的山巅，任何人在那里对前途都会感到迷惘与恐惧。

当天清晨刚刚五点钟，天空里一颗星也看不见，东方仍然笼罩着浓浓的夜色，黎明迟迟不肯露出它那淡淡的鱼肚白。

三个象霍夫曼笔下的幻影那样的模糊人影，不时在巴拉卡斯那位年轻寡妇的房间与别墅院子中间的墙根和窗口上隐约出现，正如我们介绍过的那样，别墅有个大院，这个院子是用一道铁栅隔断的。这时铁栅上的小门开着，从本书开头描述的那个悲惨之夜以来，在这种时刻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确是没有人；即使您呆到天亮，保准您看不到灯光，也看不到什么人，”一个女人用尖尖的声音说，根本没有那种时刻似乎应有的神秘感。

“可是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呢？都到哪儿去啦？”与之对话的那个人嚷道，语气显得又急又气。

“我对您讲过，他们是前天走的，不过准保还得回到这儿来。我是亲眼看见他们走的。阿玛莉亚夫人坐的是马车，赶车的就

是老佩德罗，给她干活的那个穆拉托人当跟班。小丫头路易莎同阿玛莉亚夫人一起上的车。后来阿玛莉亚夫人又从车上下来，打开房间，进去带了两个鸟笼出来又上了车。他们什么也没带；现在别墅里只有几个老黑人，他们都在睡觉。”

接着又是一阵沉寂，那三个神秘人物中有一个又逐个地沿着那些门和窗子走了一趟，看看是否能发现什么灯光，或听到一点动静，以便判断这幢空寂的神秘房子里是否还有人。

但是一切都是枉然：他听到的只是自己脚步声的回响，以及别墅里那些高大杨树在漆黑寒冷的冬夜，被强风摇撼发出的簌簌声。

这个幽灵似的人物一度举起手来，看样子是想砸阿玛莉亚卧室窗子上的玻璃，但又把手放了下来，回到他的同伴和刚刚向他们报告上述情况的那个女人呆着的地方。

“少校先生，您知道卫队今天很早就要出发，现在已经天亮了。”

“唔，中尉，咱们走吧。您象个朋友那么陪我，我可不想再让您为难了。咱们这就走，您也可以回兵营去了。”

“马里尼奥先生，您瞧，您给的钱，我配钥匙全都用光了，现在一个子儿也没法带回家了。”

“好的，明天再说。”

“可是，干吗要明天再说呢？”

“得，得，拿去吧，别跟我罗唆了。”

“这有多少哇？”

“不知道。不过，肯定少不了。”

“顶多不过五比索，”配钥匙的女人在马里尼奥少校和骑兵卫队中尉前面边走边说。走过铁栅栏时，马里尼奥锁上门，然后把钥匙藏到了口袋里。

片刻之后，那两个联邦派分子走了。他们的伙伴——那个

女人——进了阿玛莉亚家隔壁的杂货店，感到心满意足，因为她看到，尽管自己是个黑人，却为穷人和富人的神圣事业出了大力。少校和中尉策马向城里疾驰，前者奔向巡夜队营房，后者奔向护法者阁下的卫队。

II

在大河水天相连处的波涛上，朦胧的曙光初吐，有如不幸的黑夜露出的一丝充满希望的微笑。黎明时刻来临了。

这时除了人类，万物都随着曙光——大自然与造物主之间的太空纽带——的出现而欣然苏醒。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的骏马此刻摇晃它那高昂的头，用粗犷的嘶鸣驱散了寂静。我们倔强难驯的牛，弓着粗壮的颈背，奔到凛冽的溪流旁，象久旱逢甘霖一样痛饮起来。我们南方的鸟儿虽不如热带的鸟儿色彩明丽，然而有的更加矫健有力，有的更为纤巧，它们从窠里跳上苍老的树商陆或多刺的牧豆树的枝头，去迎接白昼初现的曙光。我们谦卑的雏菊隐藏在挂满夜间洁白露珠的三叶草和苜蓿里，这时开始展开它那雪白、殷红和黄澄澄的花瓣，象贞淑的少女那样用天宫的光芒得意地进行自我欣赏，因为地上的光线照不到花朵，也照不到少女。是呀，除了人类，天地万物都苏醒了。因为已经到了这种时刻：阳光只能使不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自己的生活如同阴森可怖的夜晚，而在那阴森可怖的夜晚的阴影里，希望与失望，美德与罪恶，痛苦与绝望，都杂乱地搅混在一起！……

城里笼罩着坟墓般的沉寂。

我们沉重的大车赶往市场时的单调响声，工人的脚步声，牛奶小贩的叫卖声，运水夫的铃声，驮篮里面包的碰击声，所有这些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一天开始时所特有的市廛闹声，已经有四

五天听不见了。这里成了一座空城，成了活人的墓地，这些活人的灵魂有的在希望的天堂里等待拉瓦列的胜利，有的在罪恶的地狱里对罗萨斯寄以厚望。

只有在以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为起点的圣何塞德弗洛雷斯大路上，在那条联邦派引以为荣而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引以为耻的、罗萨斯为向基罗加将军表示敬意而下令修筑的著名大路上，只有在那条大路上才听得见几匹马的蹄声。那是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在一八四〇年八月十六日拂晓时分，动身躲到他的桑托斯卢加雷斯兵营去。他出城时天还黑沉沉的，不过他估计，天一亮就可以出现在兵士们的面前了；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把他们叫做同伴们。

他的卫队接到的命令是一小时后出发。

阿根廷共和国革命舞台上这时节发生的事件，构成了空前不祥、悲惨、不可捉摸和猛烈的政治局面。

这是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殊死搏斗。敌对双方已经剑拔弩张地站在战场上，准备刺穿对方的胸膛。而这场恶战的见证人，则是全人类和子孙后代。

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这个广阔的战场。战斗在哪里进行？战斗席卷了整个阿根廷共和国。

帕斯将军向科连特斯省——捍卫阿根廷自由的安泰① ——进军，这个省份曾几起几落，与罗萨斯的独裁统治搏斗，这时在为自由而欢呼，在仿效贝尔格拉诺的崇高榜样。

拉马德里这个路易十三的火枪手，在十九世纪的阿根廷共和国复活了，他南下科尔多瓦省去扩展势力强大的北方联盟。

拉瓦列——我们的十一世纪的骑士、我们的坦克雷多②、阿根廷的十字军战士——终于率领他的三千名军团的兵士向布宜

①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是海神波塞冬和地神盖娅的儿子。
② 坦克雷多，西西里王子，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英雄。

诺斯艾利斯城进军，他们象钢刀一样锐不可挡、象自由一样热烈、象诗歌一样充满激情、象神圣事业一样高尚，他们为了这一神圣事业离开祖国，抛下了安乐与舒适；他们归来时则带着困苦的经历和穿破的军装。

这支军队是由阿根廷青年中最有教养和最优秀的人物组成的，指挥他们的是我国民防军中出类拔萃的军官。单单这支军队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一首悲壮的诗篇。那些年轻的战士拿起枪，不是把它作为一种职业，而是象教士那样要为事业而献身；他们谈论着危险和死亡上战场，那不是浮想联翩的诗句，而是纯洁思想的反映；他们谈论磨难，就象是对我们的祖先表示缅怀，是对祖国的自由前景表示效忠。

“亲爱的妈妈：我流着眼泪读了您充满母爱的信。我要赤诚报答您对我的亲切感情。我深信上苍将主宰我的命运，我一定能够满怀喜悦地在亲爱的祖国拥抱您和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忍受了十年的痛苦，而结束这些苦难的希望，使我激情满怀，热血沸腾。请您抛掉一切悲观的想法吧，因为决定人的命运的是上帝。如果我牺牲了，请原谅我，并请您把我忘怀。

爱德华多·阿尔瓦雷斯

一八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于自由之岛。”

我们的许多士兵同这位十九岁的青年——我国一位老将的儿子——是一样的。这位青年辞别自己的母亲时决心为祖国的自由献身；他在耶鲁亚和堂克里斯托瓦尔两地赢得了光荣，最后在绍塞格兰德的战斗中牺牲了。他倒在他兄弟的怀抱里咽气时，要他兄弟带一个亲吻给他母亲，并且要他兄弟发誓，阿根廷不自由就决不放下手中的宝剑，抛头颅、洒鲜血也要在所不

惜！……

在独裁统治方面，恩特雷里奥斯的埃查圭、圣菲的洛佩斯、门多萨的阿尔道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罗萨斯，是抗击自由进军的四根支柱。

在国外，从法国方面只听到任命海军中将包丹指挥拉普拉塔远征军的消息，似乎是决心要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东岸共和国方面，里维拉将军在乌拉圭圣何塞的总司令部里以跳舞和宴请宾客为消遣，用帕切科少校的诗篇消磨时间，这时却为阿根廷的十字军东征干杯，是为“阿根廷共和国打败实行血腥统治的暴君后能仿效我们的榜样，并且知道各国人民幸福的唯一基础是建立在公正的、与其需要相符的法律之上”而干杯的。然而，里维拉总统并未指出的是，阿根廷还要有合乎道德的、有远见的和积极的政府。

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人民，在这个时刻都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一种苦恼的、焦虑不安的特别神情。人们在精神上被压得透不气来，真是度日如年。

拉瓦列正在向这座城市挺进。

罗萨斯把政府事务交由费利佩·阿拉纳先生代理，便出发去迎战拉瓦列，说得更确切些，他是从城里逃往离城两西班牙里的桑托斯卢加雷斯兵营去。

马萨的营、拉维洛的营、第一骑兵队、两个补给骑兵中队、一个卫队以及原驻那里的几个师，构成了罗萨斯驻守桑托斯卢加雷斯的总数为五千人的军队。这座兵营是一个巨大的棱堡，四面挖有深深的壕沟，而且配备有大炮。

城里的防守另有一番情景。

要塞里驻扎着巡夜队的一半人马，到了晚上，指挥部的现役和预备役人员——治安法官们、镇长们以及尉官们——都聚集在要塞里，人数可达四五百人。

罗隆上校和他的二百五十名老兵驻扎在雷蒂罗兵营里。
拉米雷斯上校指挥的是八十名老弱黑人士兵。
上层人物组成的第四营，暂由佩德罗·希门诺指挥。
比达尔上校统领的也不过是一支小部队。
仍然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的为数不多的居民，既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

百来个恶棍组成的马索卡团体，到傍晚时分就组成小分队，每队六至八人，整夜在城里乱闯。但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严查过往行人，如果发现有武器，就立即押送到所罗门那里去；如果是没有佩带明显的标志或没有人民护法社的证明，就臭骂一顿。

总监皮内多将军任命每天的值日官，这种职务总是落到留在城里的某个没有正式职务的将军身上。

这种值日官在几名副官陪同下，整夜在城里奔波，到各兵营去视察，看看是否执行发布的命令。

但是在联邦制时期，联邦的儿女们从未象在我们现在描绘的这些日子里——即拉瓦列将军正在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步步进逼的那个期间——那么宽容。

马索卡也如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那样，没有肆无忌惮地动用武器。

值日官们在巡夜时往往去敲那些长期受非难的人家的大门，小心翼翼地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忙，有无新的情况，或者安抚他们，要他们丝毫不必担心，等等。

代理省长私下托人向一些人家打招呼，保证他们的安全，还向他们提出从未有过的保证。

在兵营里，“教区节日”里的那些狂热分子彼此用令人信服的语言表示，最可怕的事就是不能平静地过活和不得不与自己的“弟兄”争斗……拉瓦列呀，拉瓦列！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就不派一支骑兵中队到胜利广场去高呼“祖国万岁”呢！？

不过，我们还是接着往下说吧。

另一方面，与暴君敌对的家庭占有教养的高尚的家庭的五分之四，他们既满怀希望又胆战心惊，想欢笑可又心情压抑。拉瓦列正在逼近，但是他们每一家都有一个儿子，每一颗敌人的子弹都可能穿透他们儿子的胸膛；拉瓦列正在逼近，但是马索卡的匕首就在面前，朋友的长剑离他们却很遥远。

姑娘们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编花冠，绣彩带，从抽屉底上找出藏了多年的天蓝色衣服，以便迎接解放者。母亲们想把还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孩子藏在怀里，免得在街上被马索卡拉去当兵。

总之，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在焦急等待，而又对前途未卜感到忧心如焚。

这就是我们简略描绘的八月上半月结束时的整个局势，这也是我们重又见到本故事中那些人物的时候。

爱国者们的心因为恐惧与满怀希望而跳动；但是，“教区节日”的英雄们的心，却因为忧虑与害怕而卜卜乱跳。

不过，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还要解释一下“教区节日”这个词儿，因为本书常用它来指一个尚未有专门名称的时期。

III

一八三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傍晚时分，众议院议长曼努埃尔·维森特·马萨在众议院前厅被人暗杀了。

让文件来说话吧，因为这些文件本身一定可以使读者感到那些事件中一切可怕与令人厌恶之处，那些事件就是公众纵酒狂欢的所谓“教区节日”的前奏。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一八三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六时半，众议院的杂役安纳斯塔西奥·拉米雷斯来到众议院第一副

议长阿古斯丁·皮内多将军公民家，告知这位副议长说，议长曼努埃尔·维森特·马萨博士刚刚被残暴地杀害了，其尸体是杂役在议长室里发现的。”

常务委员会立即开会。对尸体进行了医学检查，发现有刀或匕首留下的两处伤口。

翌日众议院开会。他们是开会讨论众议院内刚刚发生的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吗？才不是呢。他们开会是为了听加里戈斯众议员的演说。下面是这篇演说的一小段引文：

“……本来想考验我们军队的耿耿忠心。可是，先生们，恶习到处都遇到了道德对它作出的反抗。忠诚的联邦派成员憎恨统一派匪帮，尤其憎恨那些背弃阿根廷联邦的民族事业的叛徒，他们连忙将那一邪恶罪行报告了政府，同时出示了证实其判断的确凿证据。然而，先生们，如此可恶的罪行的主犯恰恰就是我们议长的儿子，而不容置疑的是，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和极其可靠的材料证实父亲参与了儿子的阴谋。诸如此类对议长的严厉指责在人民中有所流传，并闪电般散播开来；各阶层的公民对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十分憎恶，于是立即行使请愿权，涌向崇高的立法机构。他们就此提出一项要求：把他撤离全省代表机构最高负责人的崇高职位，甚至还要把他赶出立法机构，因为他是一个受到严厉指控、公众舆论强烈反对的公民，因此他不应得到这一职位所享有的庇护权，从而要让法律来裁处他的行径。先生们，事情远非仅此而已。因为就在这个步骤迈出之前，公众的反感情绪已经白热化了。星期四夜间人们冲进了议长住宅，以此表示反对议长留在直至当天上午他仍然占据着的职位上。是上述事件

决定了议长不仅辞去议长职务，还促使他辞去最高法院院长职务。他这时才醒悟自己应该离开这块土地，不要去犯众怒，并使英明元首难以置辩，因为元首须在克尽职守与旧谊的严酷回忆之间作出选择……

“……先生们，在这种情况下，本崇高的众议院只能将这一悲惨事件连同上述一应材料报告元首阁下，以便他以其睿智采取措施。”

第二天，即六月二十八日，就在众议院开会的时候，议长的儿子拉蒙·马萨中校在监狱里被枪决了。

老人的尸体陈放在门口运送垃圾的大车上；他儿子的尸体也送到那里，跟他的尸体一道给扔到墓地的墓穴里去。

这次对议长兼最高法院院长的可怖谋杀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民中发生什么事了呢？在罗萨斯周围，所有的团体和公职人员齐声欢呼，向谋杀者表示祝贺。有人说：“祝贺您发现了弑亲者、危害美洲的罪人、被法国肮脏的黄金收买了的叛徒曼努埃尔·维森特·马萨及其私生子拉蒙·马萨蓄意制订的凶狠、邪恶、野蛮的谋杀计划。别的人便附和说：“请阁下完全相信，军队信奉的上帝是庇佑正义事业的，会坚决揭露那些为了蝇头小利而卖身投靠的叛徒们的恶毒计划，就象这次对付肮脏、卑劣、凶恶的叛徒曼努埃尔·维森特·马萨及其私生子那样。”

联邦的庞大的马索卡团体，炮制了与上述内容如出一辙的大量贺信，哪怕印刷千百张纸也容纳不下这个时代的连篇空话，因此必须让城里的每一个教区都打开阀门，免得联邦派成员把民众的热情闷在心里，于是出现了教区节日，而且这种纵酒狂欢还是在圣殿里进行的。

谋杀犯被捧上了天，谋杀行径受到赞扬——不但在城里是这样，在农村也是这样。

从发生那次罪行的日子起，教堂里听到了下述讲话：

“在我简短的训谕里，我只用迄今仍刻在祭坛角落上的先知的话来规劝你们：Constituite diem solemnem in condensis usque ad cornu altaris.①

我把这一天称为庄严的日子，是因为这一天幸亏发现了危及杰出的护法者性命的可怕阴谋；我把这一天称为庄严的日子，是因为上帝公开惩戒了我国的自由与独立的敌人……上帝……上帝希望你们公众……确实，上帝保佑着好人，也注视着坏人；到时候，他要在天堂里奖赏好人；到时候，他要给坏人应得的惩罚。”

每个教区的治安法官都把居民集合起来，首先对他们尽情搜刮以作为节日认捐，然后任命组织委员会和确定日期，还在报上发出邀请。

全教区居民都穿上了联邦派的服装和……不过，还是让文件来讲话吧。

“教堂所在的那个街区全都用橄榄枝和彩旗装饰起来；教区居民举着旗子，‘当省长阁下的肖像经过时，一下子都把旗子放下来，同时跪下一条腿’，连续敲响的钟声，各种各样的鞭炮声，聚集在那里的广大人群的欢呼声，形成了十分庄观的场面。肖像一来到教堂门廊，治安法官和宗教骑士团团长就接过来，然后举着它进教堂，这时站在门口的身穿白色法衣的教士和六名教堂司事，把肖像护送到规定的地方；因为在宗教仪式开始前，上述人员须先离去，便叫两个镇长助理站在肖

① 拉丁文，意为：你要在圣殿里庆祝那庄严的日子。

像两侧守护……这样一直到仪式结束，随从人员才坐下等候教士和其余的教堂司事们穿着白色法衣护送肖像到门廊，初审法院的法官卢卡斯·冈萨雷斯·培尼亚在那里接了过去……

“许多居民聚集在治安法官住宅隔壁的那座房子里，丰盛的烤全牛摆在那里；宴会结束后，由于大家都非常喜悦，便在治安法官住宅的院子里跳起了标准的联邦派舞蹈，舞曲是我们的《畅饮美酒跳起舞》，由护法乐队演奏；这种舞大家都喜欢，没人不跳，因为跳的时候大家都混杂在一起，不分高低贵贱。杰出的护法者的可敬女儿曼努埃拉·罗萨斯小姐以及阁下可敬的一家的莅临，使节日增添了光彩……”①

那个时期的文件更进一步表明：在专制魔掌威胁下，关于人类软弱性的极其令人恼火的理论，是不胜枚举的；在那个悲惨时期，每一页纸、每一天都说明屈服于罗萨斯的人民在道德上的堕落。罗萨斯的意图是迫使人们在行动时俯首帖耳。不过，这种强制伪装得十分巧妙，甚至过了十年之后，笔者都难以判定强制是从哪里开始的，恐惧毒害良知从而使之成为自发行动，又是在哪里结束的。

《商务报》第4891号发表的圣米格尔节日记实，由于对那种道德堕落、卖身投靠和荒谬的场面作了淋漓尽致的介绍而“大出风头”。但还有更精彩的，那是《商务报》第4866号上描述的大教堂的节日情况。下面从中摘引一段：

“一大群人聚集在教堂门口，高级教士会议成员走出大门迎接，由举着省长阁下肖像的几位将军把肖像

① 《蒙特塞拉特教区节日记实》，载于1839年8月10日《商务报》第4834号。

送进教堂去……仪式进行得庄严肃穆。我们德高望重的爱国者——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教区可敬的主教马里亚诺·梅德拉诺博士，按照天主教会最隆重节日的要求，以最盛大最庄严的方式，亲自主持这个重要的感恩弥撒。一个出色的乐队给教师和业余爱好者的合唱伴奏。做完弥撒后，可敬的主教在钟声和要塞各棱堡发出的礼炮声中带领大家诵起了“赞美颂”祈祷词。随后，省长阁下的肖像给送回到车上去。护送的骑手排成了纵队……

“检查官将军下令送走肖像，纵队开始依次移动，穿过大拱门，转上光复街，一直走到省长阁下公馆。护送队伍一出要塞，女士们便坚持要拉放置省长阁下肖像的车，去教堂时这辆车是由将军和高级教士会议成员们轮流拉的。这些女士表现了最由衷最强烈的热情，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在那些杰出的女士中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盛大节日的起因是一桩罪行；作为联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节日本身又是一桩罪行，后来则酿成了千百桩罪行。

在正常的社会里，在一切公共集会上竞相表现的应该是文化教养或才智，优雅或场面。

一切公共集会的目的，或是使人欢乐，或是给人以教诲。

但在上述教区节日里，一切都恰恰相反，因为当时的社会道德是颠倒了的。

每个教区都成了野蛮和粗暴、庸俗和不道德、背叛和胡闹的大赛场。

亵渎教堂之后，就糟塌风雅、礼节、举止、谈吐，甚至侮辱妇女——这一切都发生在叫做联邦派的夜餐会上，餐桌有时摆在

圣器室里，有时摆在修道院的走廊上，有时也摆在教区治安法官的住宅里。

主要席位总是留给曼努埃拉·罗萨斯，仿佛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个导体，能把餐桌上听到的想法传导给她父亲，所以每个人都尽力发挥那个时期所特有的口才，以便在这个女儿——她父亲的强有力的捍卫者——面前显露一番。

那个时期的口才具有独特的表现力、特色和联邦派的烙印，即充斥着大量最离奇、最无耻和最粗野的形容词。

说到敌人必定加上卑鄙、下流、令人讨厌、龌龊、杂种、卖身投靠、杀人犯、叛徒、野种之类的形容词。对于那些干净的联邦派，法国的金子是肮脏的，阿根廷的金子纯而又纯，是无人可以骗取的，在他们口里，一提联邦那个英雄，必然冠以杰出、伟大和英勇的字眼。他的确跟他们一样，在代表堕落和恶习上都是杰出、伟大和英勇的。

继联邦式的酗酒饮宴之后，便是联邦式的舞会。无辜的黄花闺女由于父亲的惧怕和堕落，被迫来到那里；体面的妇女往往含泪地被带到这种乌烟瘴气的纵酒作乐的地方；她们还得在舞会上同马索卡中最卑劣、最凶狠的恶棍混在一起，让他们搂来搂去。

一八三九年十月，这种纵酒狂欢的活动一度因为南方发生革命而停止，不过那次英勇行动一被镇压下去，这类活动重又继续进行。一八四〇年开始的血腥时代，就是由这类活动发展而来的。因为，当屠刀砍下塞拉拉扬、卡斯特利及其他一些人的首级时，这一切只不过是前奏，稍后就该进行大规模的杀戮了。

恐怖是由独裁者冷静地、有计划地逐步升级的。

首先有人去干。

再配备上鞭子。

然后用柏油把发带粘在统一派女人的头上。

不时发生的凶杀，是罗萨斯把每个人和公众的情绪拖向绝望和恐惧的万丈深渊的一连串步骤，最后再用一八四〇年圣巴托罗缪之夜的魔鬼办法，把人们推下深渊。

这样一来，这个时代的社会就分化为受害者和杀人犯，后者老早就有了这样的臭名，用匕首扎向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时，他们甚是英勇；在炫耀自己的无耻行径时，他们确是英雄。但在一八四〇年八月下半月，就在本书描述到的日子里，当解放者军队的步伐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震颤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抖了。与此同时，受压迫的人则因对前来远征的军队能否迅速获胜毫无把握而焦虑。

为了使这一结论能更加明确，我们把当时的事件简略地作了前面所述的一点介绍。

第二章　代理省长

在议员街一百五十三号费利佩·阿拉纳的公馆里，走过前院通后院的门廊，左手边有一个正方形的房间，当中放着一张大写字桌，房间的一角放着另一张小写字桌，还有一个书架，摆了许多神学著作、一部法典汇编、一本一七六四年版的语言词典、一座圣安东尼雕像、一瓶水、一只瓷杯和一个跳棋棋盘，费利佩先生的书架上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位擢升到代理省长的显赫地位上去的部长先生的书房。

我们尊敬的朋友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正坐在那张小写字桌前誊写一份很长的公文。大写字桌上整整齐齐放着许多卷宗、许多装了信件和公文的信封、一只锡制的大墨水壶，费利佩·阿拉纳先生、英国女王陛下的公使恩里克·曼德维尔爵士和我们"爱管闲事的"丹尼尔就坐在这张桌前。

"不过，曼德维尔先生，还没有宣过战呢，"我们和读者来到费利佩先生的书房时正好听到他在说这句话。他说话时把两手交叉在肚皮上，就象女人怀孕时那个样子。

"当然，是没有宣过战，"曼德维尔先生答道，同时动了动他那玫瑰色手指的指尖。

"公使先生，您知道，"费利佩继续说，"根据国际公法和文明国家的惯例，事先不庄严发表声明并阐明理由，是不能开战的。"

"当然！"

“而且，国际公法也适用于我们。贝略先生，我说得对吗？”

“对极了，部长先生。”

“因此，既然国际公法适用于我们，我们就有权要求法国在派出远征军之前，先向我们宣战。既然没有宣战，英国就应该制止它派远征军；因为阿根廷一旦被法国占领，英国就会失去在本联邦的一切权益。为此，我对我有幸与之晤谈的公使先生重申，英国应当反对法国要派出的或正在途中的远征军取道海上前来阿根廷。”

“代理省长的强烈观点，我一定转报敝政府，”曼德维尔先生回答，他跟费利佩先生打交道，心理上不象跟罗萨斯打交道时那样感到威慑，所以能够自如应付这位前罗莎里奥兄弟会执铃人的外交手腕和口才。

“如果我能参与这件事，我将向省长先生就什么是圣詹姆斯内阁认为在拉普拉塔事务方面应遵循的政策，谈谈我的看法，”丹尼尔用谦恭有礼的语气说道，这使费利佩先生很觉入耳，因为他只盼在需要开口的时候，有人能替他代言。

“贝略先生这么杰出的青年的见解，永远值得听取。”

“万分感谢，阿拉纳先生。”

曼德维尔注视着青年的脸，这个青年他久已闻名，于是准备专心听听他的高见。

“很可能现在帕默斯顿先生手里有一份有关现在局势的极为重要的文件。我说的是阿根廷委员会和马提尼先生在今年六月二十二日会谈的纪要。曼德维尔先生对这个文件已有所闻了吧？”

“我是一无所闻，”英国公使答道，“我想，敝政府大概也不知道这个文件，因为这件事根本没有经过我的手。”

“不过，我倒是有幸替公使先生办了这件事。”

“有可能吗？”

“有，先生。六月二十二日这个文件签字，二十六日我就把它寄往伦敦交帕默斯顿子爵了。到今天，它已上路五十二天了。”

“不过，是那个文件吗？”曼德维尔先生有点好奇地问道。

“曼德维尔先生，这就是那个文件。咱们来读一读，然后再研究一下，”丹尼尔说着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薄薄的纸，其内容如下：

“会 谈 纪 要

“法兰西国王陛下的全权代办布歇·德·马提尼总领事与设在蒙得维的亚的阿根廷委员会，为解决若干有关拉普拉塔河的悬而未决问题而举行会谈的纪要。

“自一八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兰西国王陛下的海军封锁阿根廷海岸后，拉普拉塔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法兰西国王陛下的海军指挥官与代表们为一方，同阿根廷武装反对独裁者——现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的各省和公民为另一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联盟。

“一八三九年七月拉瓦列将军与上述海军指挥官及代表们达成协议，在马丁加西亚岛建立旨在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的第一支军队后，自从科连特斯省政府在同年十月也跟他们建立了联系以来，这一联盟变得更紧密，也更正式了。

“此后，在凡是拿起武器反对暴君的地方，法国的外交官员和海军指挥官都一再为阿根廷人的事业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在凡是暴君势力控制不到的地方，他们得到了对法国的真诚的友好表示。所有这一切，都使这一事实上的联盟日益紧密起来。

“日前，蒙得维的亚这里刚刚收到的最近的法国报纸上，公布了陛下的内阁总理梯也尔先生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说。梯也尔阁下在演说中庄严地公开承认，拿起武器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暴君的阿根廷共和国各省和公民，是法国的盟友，从而等于对这个事实上业已存在的联盟正式表示认可。

“这一情况使有关各方认为（他们也确实相信）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确定几点以使联盟尽可能具有正式的性质，同时明确此举理所当然产生的结果。

“为此，下列签署者：

“法兰西国王陛下的总领事、代办兼全权公使克劳德·朱斯特·恩里克·布歇·德·马提尼先生代表一方，

“设在蒙得维的亚的拉瓦列将军特委的阿根廷委员会的成员胡利安·塞贡多·德·阿圭罗博士、胡安·何塞·塞纳达斯博士、格雷戈里奥·戈麦斯先生、伊雷内奥·波特拉博士、巴伦廷·阿尔西纳博士、弗洛伦西奥·巴雷拉博士代表另一方（拉瓦列将军是反对独裁者罗萨斯的所有阿根廷军队的首领，实际上代表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权益，上述委员会是他的代表），

“于今日在布歇·德·马提尼先生的私邸会晤。经认真研究，一致认为法国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不和，系由该省现任省长对法国公民的暴虐和专横造成的，由此导致法国进行封锁。一旦局势发展如人们的期望，该省政府一丧失权力并按全国的意愿为另一政府所取代，立即消弭这种不和至为关键。

“而且，由于认为有必要就哪些是达到这一目的的

最为妥善而且对两国同样体面的措施先行协商，他们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达成如下协议：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建立新政府，取代了目前的政权，就应把结果通报布歇·德·马提尼先生，请他迁至新政府所在地。布歇·德·马提尼先生将立即接受这一邀请，并以法兰西总领事、代办和全权代表的身份来拜会新政府。

“作为对邀请的回答，他的第一个行动将是向新政府发表一个有如下内容的声明：

“‘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岸设置的封锁以及相应的敌对行动，从来不是针对阿根廷共和国公民的。陛下的代表及法国海军将领所采取的有利于阿根廷公民的措施，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行动只有一个目的，即迫使暴君（共和国在其桎梏下备受熬煎）停止残害法国公民，对受害者给予公正的赔偿，并尊重既决案件。法兰西国王政府为曾经不得不采取必然会给阿根廷人民造成巨大不幸的措施而深感遗憾，因为它从未认为阿根廷人民参与过或赞同过此类暴行。

“‘现在，鉴于法国坚决与之斗争的残暴政权业已垮台，阿根廷人民也已得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已不存在任何理由使两国之间继续不和并保持封锁。陛下政府和本人均望阿根廷人民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成立的政府，能公正对待法兰西民族，并接受其正当要求。’

“因此，布歇·德·马提尼先生将尽速函告统率法国驻拉普拉塔海军的海军少将这些事件，请他宣布撤除对拉普拉塔河的封锁，并下达必要的命令，使驻在马丁格拉西亚岛上的法国军队撤离。法军在离开该岛时，

要将占领前该岛所有的大炮及其他物资移交给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授命接防的军事首脑及驻军。

“作为对这一声明的答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政府将在六至八日后送交布歇·德·马提尼先生内容大致如下的一项声明：

“‘布宜诺斯艾利斯临时政府作为对法国代办兼全权代表先生某日声明所作的慷慨表示的回答，作为向法兰西民族表明自己的友谊并对他们在最近局势中为阿根廷事业所提供的有效帮助表示感激；

“‘鉴于法兰西国王陛下政府为那些遭受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暴君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残暴专横行径的本国公民提出索赔，是公正的；

“‘特发布如下法令：

“‘第一条，在法兰西国王陛下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缔结友好、通商和航运协定之前，居留该省境内的法国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将受到与最惠国公民同等的待遇；

“‘第二条，承认法兰西国王陛下为其本国公民提出索赔的原则，因为在封锁前后，他们都是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及其代理人所采取的非法专横措施的受害者。

“‘本政府邀请布歇·德·马提尼先生前来会商，以便在短时间内由双方选定同等数目的仲裁人，来确定赔偿金额；在表决时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有权联合不构成多数票的第三者，第三者由仲裁人从得票最多者中选定。

“‘也承认德皮伊先生要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偿还其贷款的要求。其金额同样由仲裁人据真实文件予以

确定。”

“马提尼先生收到有关决定的通知书时，在答复中应感谢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的这种友好和正义的表示，并代表陛下政府予以接受。

“阿根廷委员会的委员先生们感谢法国在其反暴君的斗争中给予共和国的帮助，他们以个人及他们所代表的拉瓦列将军的名义庄严保证，要尽一切努力并运用一切影响，使依法成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政府毫不迟延地与法国代办和全权代表缔结友好、通商和航运协定，其内容与法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一八三六年四月在蒙得维的亚签订的协定相同。这将是法国克制与善意的又一证明，因为法国除了和平与友好这种向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提过的同样建议外，对阿根廷共和国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和愿望。

“鉴于这次会谈达到了目的，决定签署这一会谈纪要，本纪要应该保密，文本一式两份，一份为法文，一份为西班牙文，由全体参加会谈者于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蒙得维的亚签字。布歇·德·马提尼、胡利安·塞贡多·阿圭罗、胡安·何塞·塞纳达斯、格雷戈里奥·戈麦斯、巴伦廷·阿尔西纳、伊雷内奥·波特拉、弗洛伦西奥·巴雷拉(签名)。”

曼德维尔先生听得出了神。阿拉纳一直在想着自己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那个念头，并在这种念头驱使下说道：

“可是，省长先生一旦知道这个文件一直在你手里而他却一无所知，他会怎么说呢？”

“文件到我手里那天，省长先生就知道了。”

“啊！”

“是的，阿拉纳先生。他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认为把文件呈给他看是我的责任，一是要向他表明我对我们事业的热忱，其次要他别放松对法国企图的英勇抵抗。”

“这位青年真是个奇才，”阿拉纳先生瞧着曼德维尔说道。这时坎迪多先生连连画十字，认为丹尼尔已经跟魔鬼结了盟，他自己也跟他们结了伙。

“好嘛，”丹尼尔接着说，“乍看起来这个联盟也许会引起英国内阁的忧虑，担心一旦统一派获胜，法国会对这两个国家的贸易产生影响。不过，统一派由于实行那样的政策，使人消除了这类担忧，尽管他们的政策不能算不高明。他们使人认为，对法国的让步不是特殊的，而是将来与其他国家建立政治与贸易关系的一个总纲领；他们的有关秩序和保障的规定，将适用于居留在共和国境内的所有外国人。他们宣布内河航行自由。他们声称，这两个国家需要欧洲来的移民，用移民在其党派取胜后可在各该国提供的贸易前景，来吸引人民对政府的注意力。”

“这么搞简直是背叛！”费利佩·阿拉纳先生嚷起来，因为他对这一席话一句也没听懂。

“请您说下去，”曼德维尔先生说，对丹尼尔所说的深感兴趣。

“面对这样的方案，”那位青年继续说，“英国内阁一方面要考虑到在拉普拉塔问题上与法国直接敌对的不利方面，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将来可能保住的利益，为此，英国只要在一派有可能取胜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即可。这个党派制定的全部纲领，是对欧洲的贸易、资本和移民给以优惠；而对这一派的友谊也许以后会尽可能去争取，以便抗衡法国以前建立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可这是要滑头！”费利佩·阿拉纳先生大声说，“简直是背叛，是对民族独立和主权的破坏。”

“当然是，”丹尼尔说，“这纯粹是统一派分子要的花招。可

是，这不妨碍在英国有人会产生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全部希望就在于阿拉纳先生您有没有才干使曼德维尔先生懂得，统一派分子这种想法中违背美洲人和欧洲人的利益的内涵。”

“对……当然……是的……我应该跟曼德维尔先生谈谈。”

“是呀，我们是该谈谈，”英国公使一面回答，一面同丹尼尔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他在丹尼尔身上发现了阿拉纳先生所缺少的长处。

“您能给我一份这个文件的抄本吗？”曼德维尔先生接着对丹尼尔说。

“很遗憾，我不能给，”这位青年答道，同时对曼德维尔作了一个同意的暗示，对方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不能给，”丹尼尔继续说，“因为我把文件抄本呈给省长先生时，他因为外交部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显得很不高兴。”

“可我就是不知道嘛！”阿拉纳先生圆睁双眼嚷起来。

“说的是这件事，您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您什么时候跟他去谈这件事，您就知道阁下因为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不高兴了。”

“咳！除了省长先生要我做的事以外，我从来不向他谈别的。”

“阿拉纳先生，这才看出您的才能来。”

“关于这件事，我对他会守口如瓶的。”

“做得好。”

“曼德维尔先生，您认为怎么样？”

“我的意见跟贝略先生一样。”

“啊！我们之间的看法真是太一致了，”阿拉纳舒舒服服地往椅背一靠说。

“至于使我前来看望阁下的这件事，我们也能取得一致看法吗？”曼德维尔问道。

“是不是关于英国臣民的要求呀？”

“正是。”

“当然，有可能，不过……”

“不过什么，先生？这是件很好解决的事。”

“不过，由于省长先生不在……”

“可是阁下是代理省长，而且这件事又很简单……”

“是的，先生，不过……不过不跟他商量我做不了主。”

“可这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只是一件民事案子；是要一位治安法官把拿去的财产归还给英国臣民。”

“我就去请示。”

“我的天哪！”

“我一定会请示的。”

“阿拉纳先生，我就悉听尊便了。”

“我一有机会就去向他请示。”

“好吧，先生，”曼德维尔先生说着站起来，拿起他的帽子。

“您这就要走了？”

“是的，部长先生。”

“贝略先生，您也走吗？”

“我是不得不走了。”

“可是，您还来看我吗？”

“随时都愿意，只要代理省长先生不感到不方便。”

“我怎么会感到不方便呢？相反，我有好多事情要跟您商量呢！”

“我随叫随到，并为得到这样的荣幸而万分高兴。”

“你们这就走啦，那就再见了。”

曼德维尔先生和丹尼尔一起出来，俩人对这个有部长和代理省长官衔的可怜家伙，心里觉得又可笑又怜悯。

“贝略先生，您愿意到我家里喝杯酒吗？”英国公使走到马车跟前时问道。

“太高兴了，”丹尼尔答道，随即两人上了马车。这时维多利卡和盖特正拐上这条街向阿拉纳住宅走去，一个走一边的人行道，另一个走另一边的人行道。

丹尼尔和曼德维尔两人到了英国公使雅致的宅邸以后，话题又转到刚才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份文件。

那份历史文件本身具有两个无可辩驳的真实情况的标记，后来成为这些国家的历史学家长期思考的题目，还成为断定阿根廷移民是忠诚和讲道德的证据，他们一再被指控在与外国人的关系中出卖并牺牲祖国的利益和权利。

当你研究那份文件时，不能不对移民的极大不幸表示同情，而他们的悲惨遭遇的恶果中颇为突出和不幸的是，有时产生幻想，连最有头脑的人也不例外。

看来难以置信，象阿圭罗和巴雷拉那样杰出的人物，竟认为一八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签字的那份会谈纪要，对于他们这一步骤所要达到的两个目的中的任何一个也起不了作用，而这对他们无疑是至为重要的。

阿根廷委员会真是天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竟以为只要有了那个协议，也就尽到了在法国与受罗萨斯迫害的流亡者之间结成正式联盟的美好职责。

阿根廷委员会签的字，他们所缔结的协定，无疑是能够得到继罗萨斯之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的新政府的重视和尊重的。不过，如果法国拒绝承认这种用鲜血结成的事实上的联盟，怎能指望法国尊重他们的一个代理人与一个凭道义结合起来的团体所缔结的非官方的协定呢？因为这个团体在它所代表的武装派别一旦被罗萨斯打败后，无论在公法、权力和善后问题上都没有任何地位。如果法国象过去那样甩掉这个问题，并根据自己的利益改变在拉普拉塔地区的政策，那时又能以什么资格、在何处并且如何要求法国履行该联盟要它承担的义务呢？

然而，如果拉瓦列将军战胜了罗萨斯，革命势必使他掌握政权，这么一来，阿根廷委员会的成员按其身份也都必然会在政权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履行六月二十二日缔结的协议不完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义务，但是对于那些签过字的人来说，由于都持信守诺言的态度，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不遵守协议。因此，这个协议对法国来说，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而对于阿根廷委员会来说，纯粹是他们的一个幻想。

不过，阿根廷委员会走这一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当时幸亏在他们的建议中没有提及，然而，我们现在应该对那被视为一个目的而感到高兴。

指责对手与外国结盟，是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及其一伙败坏对手名声的拿手好戏。甚至在本书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之后很久，它仍然是受到最尖刻指责，遭到最无端怀疑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与关系着一个人或政党的声誉同样的紧要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只能根据事实和文件进行研究。

因此，在谴责罗萨斯及其最卖劲的党徒时，我们用的始终是他们自己的正式文件，我们所列举的是千千万万见证人目睹的或铭刻在脑海里的事实。

而阿根廷流亡者的最残暴的迫害者，不可能找到任何文件和见证人，可以用来指控他们牺牲过祖国的任何永久权益，出卖过祖国在政治、贸易、领土或债权方面目前或将来的任何利益；或指控他们最受尊敬的成员作过任何微小的让步，以换取外国人的一个比索、一点儿好处或任何许诺。如果最残暴的迫害者找得到什么文件的话，必然是本文介绍过的那类文件和那样一些条款。

那些文件向法国所做的承诺，丝毫没有超出法国在开始封锁时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比起国家在漫长的第一次封锁期间遭

受痛苦与屈辱之后，罗萨斯将于十月二十九日签订的协定中所做的承诺来，要少得多。

第三章　为什么费利佩·阿拉纳既是又不是代理省长

盖特神父为了赶在警察首脑前头进入阿拉纳家里，无论怎样加快步子，可惜都未能达到目的。警察首脑穿过院子，来到代理省长的书房；这时，虔诚的神父却走进客厅，按联邦派的礼节去问候帕斯夸拉·阿拉纳夫人。他不愿意当着维多利卡的面与阿拉纳讲话，自有他的道理。阿拉纳夫人纯朴善良，对公众事务一窍不通，她之所以是联邦派，仅仅因为她丈夫参加了这个派。

“维多利卡先生，有什么情况吗？”阿拉纳与察警首脑照例相互寒暄一番之后，问对方道；他同时打手势让坎迪多先生继续写下去，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已经放下笔，从坐位上站起来向维多利卡殷勤行礼了。

“费利佩先生，城里没有什么新情况，”维多利卡一边回答，一边拿出一片烟叶卷了一枝烟，这对于尊贵的代理省长先生显得很不尊重。

“您对拉瓦列的事有什么看法？”

“问我吗？”

“当然！您看他今后会怎么干？”

“费利佩先生，他要是打退堂鼓才叫怪呢。”

“可是，难道您没看出来，这个家伙把整个国家都快闹翻天

了吗？”

“这正是他的目的。”

“可是，我们伤害他什么啦？他在东岸安安生生过日子，我们不是从来没去打搅过他吗？您认为上帝会宽恕他这种做法吗？”

“我不知道，费利佩先生；不过，不管怎样，我盼着他的做法得不到人们的宽恕，因为上帝太遥远，而拉瓦列就在跟前。”

“是呀，他离得太近了，您看没看过他每天进军的情况报告？”

“没有，先生。”

“喂，坎迪多先生，那份进军的情况报告您抄好没有？”

“已然抄好了，代理省长阁下，”私人秘书一边回答，一边深深地鞠了一躬。

“请您念一下。”

坎迪多先生靠在椅背上，把一张纸举到齐眼睛的高度就读了起来：

“卑鄙的统一派卖国贼军队本月十一日以来的进军情况。

“十一日：全军向阿雷西费斯进军，我们于下午三点半来到达维拉庄园，扎营后，军队屠宰牲口。

“十二日：我们上午八点一刻开拔，十二点一刻在索萨庄园扎营。下午四点，屠宰牲口并吃完饭就继续行军，直到晚上八点钟才扎营。几天来，那一带有一百五十个人志愿参军。

“十三日：我们上午九点半开始行军，在佩雷斯·米兰的庄园扎营，军队在那里屠宰牲口。这一天索特洛带领阿雷西费斯的一百四十个乡亲前来参加我军。

“十四日：我们下午五点行军，晚上七点半我们在佩雷斯·米兰的另一个庄园扎营。”

“您看出来这个家伙要干什么了吗？”费利佩先生对维多利卡说，说话时照他的习惯将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

“是的，先生，我高兴地看出来，他没有象他本该做的那样又直接又迅速地向前推进。”

“但他毕竟是在推进，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来到本市的。”

“我们该怎么办呢？”维多利卡说，他看出费利佩先生的忧惧，暗自发笑。

“我们该怎么办吗？我有三个晚上睡不着了，维多利卡先生，我的帕斯夸拉告诉我，我就是在睡着的时候，也总在叹气。”

“费利佩先生，您准是病了。”

“感谢上帝，我的身子骨没毛病，因为我的生活非常有条理。但是，我精神上有病。”

“哟，精神上有病！”

“可不是！这些事不是我干的。说实话，我可没害过谁。”

“统一派分子可不这么说。”

“我是说，我没下令枪杀过任何人。我知道，如果他们讲公道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我的麻烦。因为我只想象基督徒那样活着，教育好我的子女，完成为罗萨里奥圣母立像的工程。这个工程我是在一八〇四年开始的，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未能竣工。所以，如果拉瓦列讲公道的话，他就不会拿我出气……”

“对不起，费利佩先生，可是我觉得您这是在侮辱杰出的护法者和联邦的全体捍卫者。”

“我？”

“我认为是的。”

“您说什么哟，贝尔纳多先生？”

“我是说，认为匪首拉瓦列能够取胜，就是侮辱护法者和联邦派。”

“谁又能说他不能取胜呢？”

“护法者阁下就是这么说的。”

“啊，他说的！”

“我认为代理省长不应该同他唱反调。”

“天哪，我唱反调！正相反，我很清楚拉瓦列就要完蛋了。我只不过是提出一种假设……”

“假设他取胜？”

“不是吗？”

“啊！那就是另一码事了，”维多利卡说，实际上他感到很开心，虽然他那易动肝火的严酷性格不大适宜演这一类喜剧。

“是嘛，就是这么回子事嘛；男子汉就该这么相互商量。”

“如果我们对某些公务也能相互商量，那么我这次拜访，就算不虚此行了。”

“请说吧，贝尔纳多先生。”

“三分局的局长得了重病，我想问问，二分局局长能不能临时代理他的职务。”

“还有什么事，维多利卡先生？”

“人民护法社每天晚上都背着警察局派出武装巡逻队。”

“坎迪多先生，请把这些情况记下来。”

“这就记，尊贵的代理省长先生，”秘书答道。

“这些巡逻队不去警察局问清口令，所以每天晚上总跟警察局派出去的人发生冲突。”

“坎迪多先生，请把这个情况记下来。”

“马上记，阁下。”

“人民护法社的一支巡逻队昨晚抓走了警察局的两名警察，原因是警察没带人民护法社成员的证件。”

“坎迪多先生，这一点不要漏了。”

“绝对不会漏的，最最尊敬的先生。”

“有四个面包师到我办公室来说，如果不允许他们减少面包的份量，他们就不能继续做面包了，因为我国的小伙子都给弄去当兵了，所以他们在用高薪雇用外国工人。”

“要他们把面包做得更大些，不干就罚款。”

“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要求对她造访过的在巴拉卡斯的一户人家再次进行搜查，而那家的女主人已经不在好几天了。”

“她是根据省长先生的命令提出这个要求的吗？”

“不是，先生。是她自己的命令。”

“那就别去搜。得罪所有的人有什么好处？！我们的麻烦够多的了，别再惹麻烦了，贝尔纳多先生。只要不是省长先生下的命令，您就不要采取行动。”

“可是，那家女主人的一个亲戚，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那个亲戚是谁？”

“丹尼尔·贝略先生。”

“天哪！您在说什么哟？”

“我有根据怀疑他。”

“您别胡说了。我可以替他担保，就象替罗萨里奥圣母担保一样。您和玛丽亚·何塞法夫人都不知道这个青年为联邦出了多少力。这纯粹是阴谋、诽谤。不能采取行动，如果没有省长先生的命令，不准动贝略一根毫毛。”

“我一定按阿拉纳先生的指示办，因为我没有省长阁下的特令。但是我不会放过这个青年的。”

“还有什么事？”

“没有了。”

“那么，您的事都解决了？”

“还没有，费利佩先生。”

“还有什么事？”

“您没有回答我，也没有授权我去处理巡逻队的事，阻止人民护法社把警察局的人员抓起来的越权行动。”

“我得请示一下。”

“您不是代理省长吗？”

“当然是。”

“那该怎么办？”

“没什么，我会向省长先生请示的。”

“可是省长先生现在顾不上内部事务。”

“没关系，我一定去请示他。”

“我的天，费利佩先生！既然您是代理省长，我就不明白我提出的事怎么不在您的职权范围之内。”

“是的，老兄，是的；我是代理省长，不过是程序上的代理省长，您懂吗？”

“我认为我懂，”维多利卡答道。他很清楚这一点，可是他原想能够捞到一点可以防范马索卡的保证。”

“这是个程序，”费利佩先生接着说。“是为了避免统一派分子说我们已经连程序都顾不上了，如此而已。”

“明白了。”

“这话可只是我们俩私下讲的哟！”

“可是，这个秘密尽人皆知。”

“什么秘密？”

“就是这个程序问题。”

“嗯……”

“统一派的人都在恶意地拿这件事取笑。”

“混帐！”

“他们说您既是又不是代理省长。”

“混帐！”

“他们还说您害怕了。”

“我？”

“是的，他们是这么说的。”

“可是，我怕谁了？”

“一怕省长先生，如果您办了点不讨他喜欢的事；二怕拉瓦列，如果您办了点让省长先生高兴的事。”

“他们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

“那么您是干什么的，警察首脑先生？”

“我吗？”

“是的，您。”

“什么也没干。”

“那么您干得很糟，因为这些诽谤人的家伙应该都关进监牢。”

“可是，您刚才不是还对我说，我们的麻烦够多的了，不要再得罪更多的人了吗？”

“是的，但不是指诽谤我们的人而言。”

“您别介意就行了。”

“贝尔纳多先生，请您相信，我正在考虑辞职不干了。”

“这我相信，您想回您的庄园过好日子，是不是？”

“什么庄园，老兄，它已经毁了。”

“统一派分子可不是这么说的。”

“什么！他们还议论到我的那个庄园了？”

“议论到您的所有庄园。”

“天哪，我的天！我的全部庄园吗？”

“他们说庄园经营得很好，可就是庄园的来路不正；还说您这些庄园都该没收，因为是盗用公款买下的；议论您的话可多

啦，我都记不清了！”

“必须将这帮人送去坐牢。”

“送谁？”

“说这种话的人。”

“不过，他们是在蒙得维的亚说这种话的哟，阿拉纳先生！”

“啊，在蒙得维的亚！”

“那么……”

“他们都是叛徒！”

“当然。”

“您看：英国人进来以后，也就是在他们走了以后，就连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赠给我的那个银的耶稣受难像，我都不得不交给看仓库的雷哈斯抵帐。”

“噢。”

“这就是我的全部庄园，叛徒！”

“那么，您是授权我去制止护法社的越权行动了。”

“我现在考虑不到这些事，改天再商量吧。”

“好吧，那我就写信上报省长先生，”维多利卡说着站起身来，尽管他压根没打算给罗萨斯写一个字。他刚才已经痛痛快快地对可怜的费利佩先生进行了报复，现在想再吓唬他一下。

“您要走了？”

“是的，先生。”

“那么您算是已经得到批准了吧？”

“得到批准！干什么？”

“处理面包那件事。”

“哟，我都忘了！”

“命令他们把面包做大些。”

“面包房亏本也得干吗？”

“亏本也得干。”

“很好。”

“还要象修女那样，用精白面粉做面包。”

“再见，费利佩先生。”

“愿上帝保佑您，维多利卡先生。有什么情况，请来找我。”

“哦！一定来。您是代理省长嘛！”

“叫统一派分子生气去吧。我是代理省长；先生，我就是嘛。”

“再见！”

维多利卡一出去，就把代理省长臭骂了一通。

在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制度下，或者说在他统治的那个时代，有许多难得的东西受到非议，其中之一就是他人为地使当时活跃在政坛上的每个人物都虚有其表。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旁观者看去象条龙，但实际上却是只可怜虫。

一个国务部长，一个办公厅主任，一个议员，一个法官，一个司令官，什么都象，唯独不是国务部长，法官、议员或将军。然而他们对自己所担任的角色都演得出神入化。也就是说，他们都在做戏给别人看；但在自己人面前，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头上的皇冠只是涂金硬纸板做的，身上穿的皇袍也不过是法兰绒缝制的。

他们穷奢极欲，因为他们一去敲罗萨斯的某个权贵的大门，只要敲的确是部长、将军、高级行政长官等等的大门，他们就会有钱的。

见到权贵时，只要看他们说话时的面部表情，就知道是在跟什么人讲话。

一个部长——罗萨斯跟前的红人，不能不是一个庄重、严肃、刻板的人，一个最庄严的事业的忠实代表。

因为个个都象凶神恶煞，服装上火红的色彩使他们增添几分威严；而说话时的谨慎和欲言又止的方式，使他们显得很正经。

至于经常的话题，他们只会说些奉承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定要来回来去地谈到省长阁下和曼努埃拉，尽管他们前一天或至多两天前就谈过了。

联邦派达官贵人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自己认为简直就是一枚有护法者半身像的金币，所以凡是在听与神圣家族有关的情况的人，都应该赶忙捡起这枚金币放入口袋，还因此应该对部长、法官或议员等人物的权力与影响肃然起敬。

但是上帝很快就来显灵，只要谈话一涉及本应是这个要人官方职权范围内的某个具体事务时，他就会心里大感不安，或感到尴尬，或自知只不过是踩在罗萨斯脚底的一条可怜虫，是扮演一个只起到让人看出他是个可怜的喜剧演员作用的角色。

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实处境，敢于说出他们的官衔只不过是空头衔，敢于说出一切权利和行动都取决于他们参加演出的那出喜剧的作者，而不取决于与他们签订二十年合同的、除了支付他们薪金、给他们穿上王子和国王的服装、以及不时给他们一点甜头以外别无其他外快的穷剧团；而他们却必须承担后代指责他们时不得恼火的义务。

第四章　费利佩·阿拉纳是怎样解释催眠现象的

警察首脑还没有穿过院子，盖特神父透过客厅的门玻璃看见了他，就向夫人们告辞，径直向部长兼代理省长的书房走去。阿拉纳按共和主义的原则，对所有求见的人都不拘礼节，也无须副官侍候。

蛇发女怪的脑袋或他父亲的鬼魂的出现，在我们的坎迪多·罗德里格斯身上都不可能产生见到盖特神父的面孔时的那种印象，因为他心里近来充满了不幸的感觉，这时只觉得天昏地暗，真想把椅子转过去，以便背对着代理省长和那个大慈大悲的神父。

他虽然由于那个该死的家伙的出现头脑里已乱作一团，最后还是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把头低到前额几乎碰到纸上，并持笔以惊人的速度不停地书写。但是为了尊重事实，应该说他不是在书写，而是在纸上乱画。

费利佩·阿拉纳先生是一切教士的朋友。可是费利佩先生跟盖特神父的关系中另有一种使他们互相接近的东西，或者说有一种比友谊和维系人心的更加有力的东西，那就是恐惧。他感到一种难以抵挡的恐惧，他一怕盖特擅长诽谤中伤的嘴巴，二怕盖特与马索卡的亲密关系。

所以，他一见到盖特神父进来，就伸出双手迎上前去，好象是他们偶然相遇，而不是他在向盖特神父问好。罗萨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是，他手下最忠实的信徒之间总是战战兢兢，互相防范，同时又都害怕他们为之效劳并支持的那个人。

“真想不到，神父，什么风把您给吹来啦！”费利佩大声说着就在他身旁坐下。但是不幸的是，盖特神父却过来在坎迪多先生对面坐下。

“我来有两件事。”

“您说吧，神父。您知道，我是您最老的老朋友哟。”

“这得看今天怎么样了。”

“说吧，请尽管说。”

“我来的头一件事，是祝贺您。”

“谢谢，非常感谢。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应该听从省长先生的命令嘛！”

“完全正确。不管怎样，我们到底还是留在这里，而他要去狠狠打击那帮卖国贼了。”

“第二件事呢，神父？”

“第二件事是请您下一道命令，让我去逮捕几个侮辱过我的不敬神的统一派分子。”

“哟！”

“也侮辱了整个联邦。”

“真的？”

“甚至侮辱了护法者本人。”

“也侮辱他了？”

“侮辱了所有的人。”

“太过分了！”

“省长动身前我见过他十几次，可惜没能跟他说上话。”

“这些日子他太忙啊！”

“不过维多利卡并不忙，然而他不想去抓我告诉他的那伙人，因为他说他没接到命令。”

“可是，如果情况特殊，应该去抓。”

“他不干，凡是我或者其他护法社成员告诉他的事，他从来不肯干。”

“他的职责，也许……”

“不，先生，什么职责不职责的！他不干是因为他这个联邦派成员不跟我们一样坚定。”

“算了，老兄，算了，冷静点儿吧！”

“不行，我冷静不了，先生。如果您不批准我，我就不能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负责。”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费利佩问道，心里在咒骂这种时候来了这么个客人。

“您是问怎么回事吗？”

“是呀，咱们来看看是什么事，是不是值得……”

“您马上就会看到是否值得。您听好，费利佩先生。”

“您说吧，但是要冷静。”

“您听听：我在雷西登西亚有几个替我料理衣服的老朋友。大概是两个月前吧，有一天晚上我去看她们；我打开门锁走进去，又把门关好。门厅是黑乎乎的，而且……”

盖特神父说着站起来，将书房通门厅的门掩上，转身对坎迪多先生说：

“过来，老乡，您就呆在这里。”说着用手指指门旁的一个地方。

坎迪多先生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脖子的肌肉发僵，脑袋挺着纹丝不动。

“喂，跟您说话呐，”盖特接着说。“过来，请站在这儿，要您这么做可没有什么恶意。”

“您去吧，坎迪多先生，去吧，”阿拉纳说道。

坎迪多先生站起来，直愣愣地走到盖特指定的地方，完全象个木头人一样。

“对，就站在这儿，”盖特神父说。“于是我走进黑乎乎的门厅，吧的一声我撞上一个人。”

盖特向坎迪多走去，撞在他身上。

“我立刻抽出匕首，就是我这把联邦的匕首，阿拉纳先生，”盖特边说边从腰间抽出一把大刀子来。“它是祖国给我和祖国的所有儿女，用来保卫它神圣事业的。谁在那儿？我一边问，一边把刀尖指着他的胸膛。”

“他回答我说，是一个朋友；可是我认为不会有哪个朋友躲在黑乎乎的门厅里，我就扑上去一把按住他的脖子。”

盖特说着用左手揪住坎迪多先生的领带。

坎迪多先生欲言又止，因为目前最要紧的是不出声。他必须一言不发地忍受盖特的折腾，暗自发誓说，即使他有幸还能活下来，一天也不能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呆下去了。

盖特继续说道：

“可是，当我正要给他一刀的时候，我的刀子脱手掉在地上。我想把刀子捡起来，就在我弯下身去的时候，另一个人扑到我身上，把手枪对准我的太阳穴。这时我已经手无寸铁，头被打昏了，他开始侮辱我，侮辱护法者，侮辱联邦。他们大骂了我一通之后，就硬把我拖进客厅锁起来，因为正好那几个女人都不在家，他们就溜了。”

“噢，这是奇耻大辱！”费利佩先生大声说道。

“我刚才不就是这么对您说的吗？”

“是谁干的？”

“问题就在这里。我当时什么也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是看到那几个女人出去了，就用自己配的钥匙钻进去等我的；不过后

来我发现了其中的一个人，我认出了他的声音。”

“坎迪多先生，您听见过比这更新奇的事吗？”

坎迪多先生做个鬼脸，好象在说：新奇极了！

“可是您怎么啦，老兄？您就象个死人。”

坎迪多先生举起手来拍拍额头。

“咦，您是头痛吗？”

坎迪多先生点点头表示肯定。

“好吧，您把盖特神父的控告记下来就走吧。”

坎迪多先生回到桌旁就写起来。

盖特继续说：

“这件事几乎要了我的命，因为我是同四个朋友一起吃了饭以后，刚睡醒午觉起来，那天晚上我几乎中风。”

“噢，这件事确实太可怕了！”

“但是象我刚才对您说过那样，我已经认出了一个，如果没有人为我主持正义，这个玩意儿就该替我说话了，”盖特说着用手指了指鲜红大坎肩底下他腰部刚别好刀子的地方。

“您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先生。请给我一张空白逮捕令，名字我来填写。”

“可是，老兄！”

“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坎迪多先生，您写完没有？”费利佩说道，他不知道怎样摆脱这种困境。

坎迪多先生还是点点头表示肯定。

“请您把记下来的念给盖特神父听。”

“坎迪多先生犹豫了一下。

“念啊，我的天，请把您记的东西念一下。”

坎迪多先生默默祈祷上帝，拿起那张纸就念了起来：

“非常崇高的、可敬的、著名的联邦派爱国者神父阁下谨向

代理省长先生阁下郑重申诉……”

“嘿!”盖特张大了眼睛，伸手指着坎迪多先生大声嚷起来。

“怎么回事?”阿拉纳问道。

“他就是另外那个人。”

“谁?”

“这个，就是他。他就是门厅里的另外那个人。”

“您没失去理智吧!”阿拉纳大声说。

“两个人都找到了，”盖特搓着手说。

“可是，老兄!”

“是的，费利佩先生，这家伙就是另外那个。”

“我？我能去谋杀非常崇高和可敬的神父吗?”坎迪多先生喊了起来，他这时如此沉着，连他自己都会用令人惊异、非凡和空前这一类的词来形容。

“来呀！您再说几句。”

“您搞错了，尊敬的先生。是激动、气愤……”

“您叫什么名字?”

“鄙人叫坎迪多·罗德里格斯，愿为您和您可敬的全家效劳。”

“全家？就是他！两个人都找到了。”

“盖特神父先生，您请坐，”费利佩先生说。“这事可真有点离奇。”

“当然，阁下，”坎迪多先生鼓起勇气说。“我简直认为，这位可敬的神父先生一定是受了万恶的敌人的影响，做了什么怪梦了吧。”

“我恨不得把这个梦让您做去!”

“别急，盖特先生。这位先生是个老年人，为人忠厚老实，判断力强，这些我可以提供充足的例证。”

“唔，好极了。”

“请您听我说：我的秘书刚才说的‘梦’这个词，给了我一个

了不起的启示。”

“我不懂什么启示，费利佩先生。这是一个，另一个是谁，我也知道。”

“老兄，您请听我说呀。”

“好，我听着。”

“那天您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吃的饭，对吗？”

“是的，先生，我是吃了饭。”

“您还睡了午觉？”

“我是睡了午觉。”

“那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您说的事不过是一种梦游现象。”

“那是什么鬼现象？”

“我来解释给您听：梦游症是新近才发现的事，我记不起是谁发现的了。但是已经证实，有许多人梦中谈话，他们起床、穿衣、骑马、散步，这些都是在睡梦中做的。他们讲话，去跟那些眼前并不存在的人交谈，甚至有的击打和碰撞墙壁，还以为是在跟敌人战斗。所有这些现象就叫梦游症或催眠现象。”

“最尊贵的代理省长先生说得真好。在德国，为了揭开人类精神方面内在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现象而坚持不懈地进行了研究。在可敬的盖特神父先生这么体面的人身上，恰恰由于性情急躁、容易激动、热情、敏感，就常常发生这类自然界不寻常的奇迹。因此，最尊贵的代理省长基于他的卓识，理所当然可以推断出可敬的盖特神父先生一度患过梦游症。”

“您想拿我开玩笑吗？”

“我尊敬的先生，我哪儿敢呢？”

“费利佩先生，难道您不是代理省长吗？”

“是的，老兄，当然是喽，但对于这种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您要为我主持公道；如果您不让人把这个

家伙和另一个我知道的人抓起来，我明天就去桑托斯卢加雷斯向护法者申诉。”

“悉听尊便。不过，没有省长阁下的命令，本人什么人也不能抓。”

“连这个家伙也不能抓吗？”

“更不能抓。您给我拿出证据来，盖特先生，证据。”

“可是，就是他呀。”

“您亲眼看见是他吗？”

“没有，但是我听见过他说话的声音。”

“是做梦，是梦游症，我亲爱的先生，”坎迪多先生说道。

“我一定也让您去做梦，不过让您这辈子都醒不过来。”

“可是，盖特先生，您可是位教士啊！”阿拉纳说。“一位象您这种身份的人，怎么能这样毫无证据地指控一个人呢！您纯粹是想在我们大家忙于对付拉瓦列这个匪首进犯的时候，这样来分散政府的注意力！”

“是吗？那么我也是在忙于对付这个家伙及其同伙对我的进犯。”

“不会是这个人，完全不可能，就不是他。”

“是他，阿拉纳部长先生。”

“不是我，仁慈的神父先生，”坎迪多先生看到代理省长给了他有力的保护，头一次提高了嗓门说。

“我敢当您的面说：就是您。”

“不是。”

“是您。”

“我再说一遍：不是。我强烈抗议教会势力对我所进行的毫无根据的、可耻的、诽谤性的侮辱。”

“别激动。轻点儿声，轻点儿声，”费利佩先生说道。

“到街上我还得叫您冲着我大喊大叫，”盖特接着说，同时向

坎迪多投去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瞥。

“我不接受这种挑战，但是我们将在法庭上一对一地进行较量。”

“轻点儿声，看在上帝份上，轻点儿声，”费利佩先生喊道。

“部长先生，我走了，我得去见省长先生。”

“悉听尊便。”

“再见，亲爱的先生，”盖特说着扫了坎迪多一眼，同时跟费利佩先生握手。

“您请便吧，梦游症患者。”

“我一定要让您患上鬼声病① 。”

“请便吧，幻想家。”

“那么说……”

“行啦，走吧，神父，走吧。”

费利佩轻轻推着盖特走出办公室，这时候坎迪多先生因为自己刚刚表现的英雄气概而自以为不可一世。

“最尊贵的先生，由于您崇高而且公正地保卫了您最忠实、最恭顺的仆人，我非常真诚地感谢您。最尊贵的先生，那位老兄是鬼迷心窍了，”坎迪多先生看到费利佩先生进来就说。

“喂！直截了当地说，坎迪多先生，您知道问题在哪儿吗？”

“请阁下用您渊博而富于教养的天才给我一些启发。”

“问题就在于这个盖特神父并不象他本该做到的那么守本分；他是跟他提到的那几个朋友喝多了酒，后来在那里又吵了一架。他记不清跟谁吵过架，就认定是跟您吵了。”

“噢，阁下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透过明显的现象，找出内在的原因，我对此十分钦佩。”

“这是经验，我的朋友，这是跟那么多人打交道得到的经

---

① 盖特神父把sonambulismc(梦游症) 说成了 sondiablo，西班牙语没有这个词，“鬼声病”是照原文的直译。

验。”

“不，这是智慧，是天才。”

“可能有一点点，但我并没有达到大家所赞扬的那种程度。”费利佩先生说着谦虚地低下了头。

“您当之无愧！”

“再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宽容和忘掉已往错误的时代，我希望我的代理政府奉行对所有人都宽厚仁慈的政策。明天事态也许会发生变化，但我希望我的临时政府所实行的纲领能给人留下愉快的回忆。”

“多么崇高的纲领呀！”

“我所希望的就是这个纲领能真正符合基督教义。可是现在您必须去看看那些修女，并把我交您经办的事情办妥。”

“现在就去吗？”

“对，已经不能再耽搁了。”

“阁下不认为那个不正常的神父会在街口等着我吗？”

“我想不会的，因为这样就太过分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您要多加小心。”

“唔，我一定多加小心！我会加倍留神，阁下请放心。”

“我不希望发生流血事件。”

“流血！我向阁下起誓，我将竭尽全力做到不流一滴血。”

“好，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您就去看那些修女吧，晚上再回来。”

“晚上？”

“是啊。”

“那可是犯罪的时辰，尊贵的先生。”

“别担心，不会有什么事的，您去吧，我要在帕斯夸拉摆好饭菜以前休息一下。”

第五章　曾经如此

在罗萨斯魔掌的推动下，阿根廷社会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一切原则，都陷于大混乱之中。宗教也不能从普遍动荡中摆脱出来，因为宗教在尘世的代表是用与世俗人同样可变形的材料造成的。

正义、和平、友爱、宽容这些基督教的最纯洁的源泉枯竭了，神圣的宗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除了耶稣会神父外，已经找不到称得上严肃使徒的圣职人员。

在暴君的暗中唆使下，无知的平民心中的卑劣感情尽情地发泄出来了；道德颠倒了；阶级之间的平衡破坏了。总之，用西班牙的狂热精神熏陶出来的没有信仰的芸芸众生的劣根性一泛滥，一切界限都给摧垮了；那种狂热使人迷信教士，而不去真心信仰神明并且领悟宗教的真谛。联邦眼看着教堂受亵渎、教士辱没自己的人格、侮辱祭坛和讲道台的行为而无动于中，毫无犯罪后那种良心上隐隐不安的感觉。

罗萨斯要使支持他统治的人丧失良知；他要使他们除了信仰他的权力之外没有任何信仰，除了畏惧他本人之外无所畏惧，除了他亲口的允诺之外不存在任何希望，除了继续犯罪之外不会有其他慰藉。为此必须当着狂热的群众的面诋毁上帝、宗教和宗教活动，因为他要大力加以利用的就是群众的这种粗野感情。

那些不配承担传布福音使命的教士们甘心为罗萨斯这个叛

教者的计划效力，并且开始在著名的“教区节日”里对上帝、基督和教堂率先进行侮辱。

狄奥多西大帝① 因为血洗特萨洛尼卡② 而满身血迹，当他想进入教堂时，圣安布罗修③ 就走出大门，伸臂拦住他说：“此地罪人不得入内；去洗刷干净了再来。”

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人捍卫教堂的神圣。

独裁者的画像捧在联邦派分子手上，捧在穿着将军服或手持行政长官权杖而神气活现但心灵卑劣腐化的联邦派分子手上，一直被送到各处教堂，身穿洁白法衣的教士们在门口恭迎。画像在华盖遮护下穿过中殿，被人们置放在祭坛上耶稣受难像旁边……

在此同时，圣灵的讲坛上响起了违背福音神圣教义的教士的声音；他们讲道的灵感，不是从存放天主教崇高的教皇特使献给灵魂的第一道圣餐的圣龛中去寻找，而是从那个背叛上帝的人沾满鲜血的形象和他所散布的世俗说教中去寻找。挤满教堂的无知、盲从的人民所听到的，不是耶稣在受难处所说的博爱与和平、克己与美德、牺牲与友爱的话语，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求给一滴水润一下焦干的嘴唇时，却给了他掺胆汁的醋的该隐所说的充满仇恨与尖刻嘲弄的话语。

在那些教堂的石板地上和门廊里，马索卡分子在传教士的怂恿下，挥舞起他们的屠刀，发誓要拿统一派分子的脖子试试刀锋。

忏悔室成了另一个联邦派的宣传讲坛，忏悔者的认识在那里给引入迷途，罗萨斯被描绘成尘世的上帝宠儿，而统一派分子被说成是上帝要基督徒不得放过的应该打入地狱的人……

---

① 狄奥多西(Theodosius I，346—395)，即狄奥多西一世，古罗马皇帝。在位时镇压奴隶和农奴的起义。

② 特萨洛尼卡，古希腊城名，即现在的萨洛尼卡。

③ 圣安布罗修，374年的米兰大主教。

这种天天宣传的丑剧象瘟疫一样从空中传布到共和国最遥远的角落，败坏着宗教界、道德观念及一切神圣的东西。

解放者远征军中最勇武的一个军团，为联邦派军队所击溃，并且惨遭杀戮。他们面临死亡的威胁：背后有罗萨斯的刺刀，前面有安第斯山的皑皑积雪。

在气候最严酷的季节里同大自然进行搏斗，人类这时在冰天雪地里除了上帝别无庇护，而上帝似乎有时要惩戒他们不明智的虚荣心，把他们引到看来只有阳光和寒风能到达的绝路上去。这是一幅何等令人惊愕的图景。

但是，皑皑积雪挡不住我们的勇士的前进步伐。

无数勇士在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倒下了。他们被永远埋葬在迎头崩塌下来的巨大冰块下面。那时，阳光、冰块和整个大地面对着这种大无畏的勇敢举动和惊天动地的不幸，几乎都凝结为一个无声的赞叹。但在安第斯山麓的库约省却发出吼声，响应了何塞·曼努埃尔·欧弗拉西奥主教的挑唆；他挥舞着牧杖，煽动人民去追捕那些不幸的人，把他们赶尽杀绝！

罗萨斯这个残暴之徒高兴地看到他的一套办法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便在给这个库约主教的信中写道：

> “统一派野种是上帝和人类的死敌，阁下对他们发出正义的谴责，做出了杰出的光辉榜样。您有力而崇高地强调，基督的真正博爱就是要为人民的利益而消灭凶暴野蛮的亵渎神明的匪帮……本人为历次辉煌胜利而极感满意，承蒙上苍擦亮了我们自由与尊严的武器，从而得以消灭凶恶的统一派野种，我以由衷的愉快心情，用和您同样的祝贺向您致意。
>
> 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①

① 致库约主教的公函，载《商务报》第5483号。

宗教界的卖身投靠就是这样的。

宗教感情在社会上就这样横遭毒害。

青年一代所看到的无非是对流血的顶礼膜拜。

而联邦的儿子和领袖罗萨斯支持这种丑行，同时又以这种丑行作为自己的支柱。

是的，在联邦这个名字上打着全体人民的名誉与命运所遭到的一切不幸的烙印！

没有一种罪行，没有一名犯罪分子不是来自取名为“联邦”的这个中枢机构。

基罗加这个强盗，总有一天会被看作我们传统神话中的恶魔；这个在自己故乡燃起战火的基罗加，就象一颗血腥的罪恶彗星从人民头上闪过；他强奸少女，杀戮老人与小孩，一生中无恶不作；到他对嘲弄人类的勾当感到厌倦的时候，他就在黑旗上写上“不信教就处死”的字样。我们说过，基罗加自称是联邦派成员，而他以联邦的名义留给后代子孙的却是一部前所未闻的罪恶史。

洛佩斯，一生都在从事野蛮的掠夺与虚伪行径。

伊瓦拉，将自己的朋友从他们藏身的屋子里强拉出来，交到搜捕他们的刽子手手里。

阿尔道，即阿尔道神父，嫉妒基罗加的罪恶生涯，在一种狂热的犯罪欲推动下，拼命想胜过基罗加，要让基罗加这个名字与自己相比大为逊色。

罗萨斯却是集这些人之大成，以此建立起他那以罪恶为基础、靠罪恶来加强并以罪恶为目的的政府。所有的人都要在共和国里这个叫做联邦的血泊中经受正式的洗礼。

阿根廷的历史将来提到联邦这个词的时候，大概只会把它当作一个罪人的象征，当作一次叛乱、一个政党、一次对国家的进步与自由的有意进行破坏的约定俗成的标志。

联邦作为一种制度，从未在共和国实行过，人民也从未要求实行过。只有一次征求过人民的意见，那只是在他们接受统一派宪法的时候……

“比起我们人民来，统一派分子是太有知识了，”联邦派分子在辩论宪法时声称。“他们指挥不了人民，因为人民不理解他们的文明。”

然而，与此同时，联邦派却要求人民自己治理自己和自己立法……

在理解他人的文化知识方面落后的人民，似乎倒反而有足够的教养来解决社会生活中最困难的问题，即立法与确立治国的原则！

联邦历来只是共和国机体上的疮疽，是那些靠普遍的愚昧无知而造反起家的地头蛇们千方百计引进共和国的……下面就是这个人民的全部传统。从一八一一年以来，内战、官方的罪行、落后、国家所具有的进步因素的停滞、国家的分崩离析，总之，这一切都是由那些扯起了联邦这面旗帜的人造成的。而共和国在军事、立宪、道德、科学、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许多光荣传统，都是与死于联邦派分子匕首下的志士们的名字相关联的。

离开联邦派头目们荒淫无度的生活史越远，距我们政治上获胜的第一天就越近，统一派的思想就更清晰地反映在我们最优秀的爱国者身上。

英雷诺是个统一派，他希望共和国有一个统一政权的核心。

贝尔格拉诺并非统一派，而是个君主主义者。他把共和国作为事变推动下出现的含有嘲弄意味的结果予以接受，他用自己的宝剑支持共和国，并使共和在美洲大陆扩展开来；但是在其作为人的信念方面，君主主立能更大地满足他内心的愿望。君主政体，这是宗主国使我们做好准备接受的唯一政权形式；宪法，则是美洲革命的最高表现。

还有许多人也喜欢君主立宪政体。

他们知道，美洲人民的社会需要并不要求摆脱君主立宪原则。他们为了完成自己在世界上的伟大使命，需要的是打碎几百年来将他们束缚在一个落后的外国君主体制上的桎梏。然而这种需要并不要求人民在这方面脱离君主立宪原则。

种族、教育、习俗、意向、社会现状，所有这些都要求保持这个原则。地理位置，甚至土地本身，与人民的呼声是一致的。

但是革命变质了，走上了歧途，在推翻西班牙王朝统治的时候，也在君主政体的根基上砍了一斧子，于是在地表上出现一个没有根基的但非常迷人的、叫做"共和国"的政治诗篇般的美丽形象。

还有一种办法可以略为弥补那个原则所遭到的巨大损失，这个办法就是共和国里的统一政权。

然而统一政权却被来自我国蛮荒深处的阿根廷的阿提拉①们弄得四分五裂，他们用马蹄冲破了这个美洲西部的栅栏，上面刚开始写上我们社会革命的最初词句。

他们用的是人民的名义。他们把联邦理解为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而每个人就是照阿蒂加斯、洛佩斯、布斯托斯、伊瓦拉、阿尔道、基罗加和罗萨斯那样干的。

在他们所干的事中，不把宗教变成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的情况，为数甚少。

罗萨斯是他们中间最后一个利用宗教的人，但不容争辩的是，他在利用宗教干犯罪勾当的规模上却是首屈一指的。

只有耶稣会教士敢于以无可指摘的正直态度——世上执行牺牲与美德的任务的堡垒——反对盲目自负的暴君亵渎祭坛。

圣伊格纳西奥修道院是在西班牙人统治期间由耶稣会教士修建的，后来他们被驱逐出去了，一八三九年他们保卫了修道

① 公元434年匈奴国王的名字。

院，并对企图侮辱祭坛的那幅俗人画像关上了大门。后来他们为这次反抗独裁者的行动付出了代价，他们不愧是美洲基督教的殉道传教士。但是他们在良心上能心安理得，并将在天国受到奖赏。

修道院及基督教教士与罗萨斯的政治胜利有什么相干？挂着圣像的教堂与那幅俗人画像又有什么相干？“基督教的布道目的是耶稣基督决定的，其职能范围也是有规定的。负责教育并引导正在走向永恒生命途中的教徒的朝圣领路人，自己也在前往朝圣，除了关心获准穿过异乡外，不能也没有必要有更多的奢求。”

但是，除耶稣会的教士外，当时教会正受它在人间的代言人的嘲弄。

圣多明我会、圣方济各会、卡塔利娜修女会和方济各修女会表明的政治态度，完全违反博爱精神、和平和友爱的感情，而这些感情正是身穿粗呢道袍、过着超脱人世情感生活的那些人都应该有的。

那些教士和修女欢庆绍塞格兰德的胜利；而那次战斗流的是自己兄弟的血，是亚伯① 的血……

耶稣基督从不干预犹大地方的政治事务；也没有一个传说表明众使徒以这样的身分向罗马人的凯撒们祝贺过他们战胜别国人民。而那些教士和修女却通过报刊对最不敬神的、最残忍的暴君大加赞颂。他们亵渎神明的两片嘴唇，表示愿将他们为暴君不断战胜统一派所作的祷告上达上帝。

“他们是因为害怕，”有人为他们开脱说。害怕！穿上神圣的教士服的人是不知道害怕的。当他感到自己心灵中的堡垒失去力量时，他就会跪在教堂里，或是跪在天国永恒的苍穹下，恳求上帝给他们以神圣的启示，正是上帝的这种启示使圣子的心

① 亚伯，亚当的第二个儿子，其兄该隐因嫉妒将他杀死。

灵具有了忍耐精神。

在捍卫宗教与道德、抵制罪行或魔鬼的引诱的时候，对教士来说，害怕就是罪过。教会的子弟理应宁死也要坚持自己信奉的神圣原则。当他的肉体需要勇气时，上帝的启示就会把勇气注入他心中，只要他的心是圣洁的，是在真诚地恳求上帝。在交趾支那，在西藏，在非洲沙漠，在蟒蛇及爬行动物出没的印度森林里，基督的教士不知道害怕。虽然十个人前去那里，只有一个人带回来他的兄弟们的死亡消息；但又有十个、百个人踏着他们的足迹，以自己的话语、忍耐精神和殉道精神，去完成十九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传教使命。

新大陆由哥仑布一手唤醒，后来迎来了旧大陆的文明之光，但早在这之前，基督教纯洁、真诚之光就已经进入那孤寂的旷野和荒漠上粗野居民的愚昧无知的意识中了。哪里有人听道，传教士就在那里设布道台讲道，虽然他耳际时时听到弓箭的呼啸声，篝火照得他眼花缭乱，但他把自己的心献给了上帝，照旧传布基督的箴言，有时他的话被死神打断，但他毫不畏惧地讲着道去迎接死神。因为世俗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并不等于十字架上教士的生命。他活着是为了一种精神，他的世界是天国，他的王国是永恒，他的使命是殉道，他所得的奖赏是他的灵魂拜倒在造物主面前时，造物主满脸含笑而且深情地迎接不负其心意的儿子。

不，那些不敬神的教士的行径，不是用害怕二字就辩解得了的！由于鼓吹流血，由于杀害人民的刽子手、亵渎祭坛的人、背叛正义、友爱与和平——万能的上帝通过降生世间的救世主耶稣的神圣之口讲出的最纯洁的启示——的人的虚假崇拜，他们对上帝是不可能用害怕二字来为自己辩解的。

如果说他们害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因为他们泯灭了作为尘世使徒的良心；如果说他们害怕，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堕

落精神将毒汁渗透过我们修道院的旧围墙，污染了空气，败坏了良心！……

而明天，等到革命或自然规律埋葬掉暴君，人民挣脱锁链站了起来的时候，啊！那时候，如果你们想带着幻想和希望走进坟墓的话，你们别去谈及他们的良心，别去看他们的灵魂！

二十年时间不可能不在青年一代的心灵里留下痕迹。在那些年头，他们看到的只是丑闻、罪行与恶习，只是对福音书的理论与实践所蕴含的善这个概念的背叛与出卖；在那漫长的艰难时代里，你们找不到宗教信仰与道德；在那个时代里，要用同样长的时间，由在摇篮旁唱催眠曲以及激发一个崭新民族的本能与精神的人，从反面进行宣传并采取行动。而当祖国的善良天使在一味听凭感情冲动的人民身边潸然泪下，信仰与良心也不能使之记住上帝十分和蔼的形象时，联邦与罗萨斯的名字必然在拉普拉塔地区上空“闪射”光芒。

因为对于上帝和历史来说，他们是许多伤风败俗的丑行的根源。他们播下了许多罪恶的种子，不但我们，连我们的子孙都要尝到这些种子所结下的苦果。

第六章　玛尔塔·德尔·罗萨里奥修女

在图库曼桔树林中央的一张小石凳上，坐着方济各女修道院院长玛尔塔·德尔·罗萨里奥修女和玛丽亚·德尔·皮拉尔修女，其他修女这时都在修道院围墙内的花园里散步，修道院外是塔夸里街。

玛丽亚·德尔·皮拉尔修女聚精会神地在看一张纸，看毕对女修道院院长说：

“完全象是大手笔写的，玛尔塔修女。”

“玛丽亚修女，当我们需要完成上帝的旨意时，他会启示我们的，”女修道院院长答道。“但是我希望您大声念一下。可能有些事我漏掉了。”

玛丽亚修女又把那张纸打开来念道：

“最尊敬的先生：

“我们赞美至高无上的上帝，他那强有力的臂膀支持并加强着阁下的军队，使之取得不断的胜利。我谨以我们仁慈的上帝和神圣修道院人员的名义，敬祝阁下福星高照，并再次热切祈求上帝，将他无边的善良、公正和慈悲赐给阁下，作为对如此爱戴您的人民的安慰，使阁下的光荣与诸圣徒及上帝一起永存。

“您在皮拉尔圣母与可怜的方济各女修道院中最

谦卑、最深情的女儿祝愿阁下健康长寿，并经常恳求上帝垂爱于您。

谦卑的女修道院院长

玛尔塔·德尔·罗萨里奥修女

一八四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于布宜诺斯艾利斯。”①

“我认为很周全，”玛丽亚修女念毕说道。

“我为这件事在心里反复考虑了好几天，”院长嬷嬷回答。

“您认为全修道院人员都这么想吗？”

“修道院人员应该跟院长的想法一致。不然的话，不仅是对我不尊敬，也是一种忘恩负义，是一种异端行为，是否认我们应当为护法者先生效劳。修道院正门的铁栅门是护法者赠给我们的，他为我们调解过与财产托管人的事情；我们每天都收到他本人和他家庭赠送的礼品。要是没有他，我们不定会怎么样呢！再说，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卡塔利娜修女会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如果我们不表示庆贺，护法者阁下一定会动怒。因此，我们这封为绍塞格兰德战役所写的贺信——虽然过了那么久，日期也晚了点——可以不得罪护法者阁下。不过，在别的事情上我们以后要走在别人前头，我们将来要呈送别的信件给他，信的草稿得先请费利佩先生过目。”

“我认为这主意很好，因为除了这个好人，谁也不可能给我们更好的忠告了。”

“过一会儿该有人来这里，我得通过这个人把我要给费利佩先生看的东西带去。”

玛尔塔·德尔·罗萨里奥修女刚讲完这些话，门铃就响了，一名修女来到花园通报说有人找院长嬷嬷。

① 本书所披露的一切文件，当然都是真实可靠的。

女院长立即起身，向转门走去。

来的是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他客套了一番，念了圣母玛丽亚等等之后，对女修道院院长说：

“最尊贵的代理省长先生兼内阁部长费利佩·阿拉纳博士派我代表他问候院长嬤嬤阁下及修道院全体人员，并恭请阁下及修道院全体人员大安。”

“蒙上帝仁慈，我们都很健康，我们一直在为费利佩先生和全体蒙受圣灵恩典的人的健康祈祷，”玛尔塔答道。按照教会章程规定，她只能在接待室内侧通过转门回答。

“最尊贵的代理省长先生吩咐我为阁下送的馅饼和蜜饯柚子，向阁下致以最美好最亲切的感谢。”

“馅饼做得不太好。”

“我听最尊贵的先生说馅饼很可口，他吃了三个。”

“明天我们一定再给费利佩先生送几个烤饼去。”

“烤饼是最尊贵的先生更爱吃的东西。”

“我们一定也送您一个，您住在费利佩先生家里吗？”

“不，院长嬤嬤。我住在自己家里。本人是费利佩先生的谦卑的秘书。但是，我宁可不要烤饼，只希望阁下及修道院全体人员祈求上帝在我们正经历的动乱岁月里赐我安全和安宁，我将永远感恩不尽。”

“可是，您难道不是代理省长阁下的秘书和联邦派成员吗？”

“对，院长嬤嬤，我是；但是我怕上帝和人类的敌人的阴谋诡计；院长嬤嬤，我尤其害怕出什么差错。”

“您别担心，我们一定替您祈祷。您尊姓大名，教友？”

“我叫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现年四十五岁，未婚，现任代理省长阁下的私人秘书，上帝的谦卑奴隶，院长阁下及修道院全体人员的仆人。”

“坎迪多先生，费利佩先生没有托付您别的事吗？”

“有的，院长嬷嬷。他吩咐我向您取一封呈送护法者阁下、荒漠和联邦的英雄的信件，以及您以您本人及全体圣职人员的名义写给他的另一封信件的草稿。”

“是这样。一切都准备好了。这就是那封信。”女院长说着把转门一转，坎迪多接过信件说道：

“院长嬷嬷，我拿到了。”

“很好。现在给您另一封信的草稿。”

“我也拿到了。”

“请转告费利佩先生，这份草稿务必请他仔细过目，并请他大力斧正。”

“恐怕不会有多少改动，院长嬷嬷，因为您的手笔必然是完整、精湛、完美的。”

“草稿您要读一下吗？……”

“非常高兴，院长嬷嬷。”

“请您大声读吧；我非常喜欢听别人朗读我自己写的东西。”

“这是世间有学问的男女的共同习惯。”坎迪多先生边说边打开信纸，立即念了起来：

“最尊贵的先生：

“我们祈求统管天地的上帝、至高无上的君王，给予阁下战无不胜的臂膀以力量，保佑阁下对刚刚入侵我国的残酷敌人取得新胜利，并在上帝的庇护下将他们碾成齑粉。

“每次祈祷，我们总是恳求上帝保佑您命里无灾，保佑您至关重要的贵体健康，得以完成一切光荣业绩。愿您在上帝慈爱的庇佑下，为人民的幸福能万寿无疆。

“这些就是以可怜的方济各女修道院全体人员名义向上苍所作的祈祷，现一并转呈于阁下。

谦卑的女修道院院长

玛尔塔·德尔·罗萨里奥修女

一八四〇年八月……

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好极了，院长嬷嬷！”

“您觉得好吗？”

“费利佩先生也写不出这么好的东西来，尽管他知识渊博，又有口才。”

“哟，多谢您啦，坎迪多先生。”

“阁下没有别的事要吩咐了吗？”

“没有了。”

“代理省长先生一看完这封了不起的信件，我就亲自送还阁下誊清。”

“好的。”

“不过，现在我再次请求阁下别忘了为我祈祷。”

“您放心好了。”

“那我就向阁下及修道院全体人员告辞了。”

“愿上帝与您同在，教友。”

“是的，院长嬷嬷，愿上帝处处与我同在，”坎迪多先生说着就沉思默想地慢慢走出了修道院。

第七章　坎迪多先生如何决定移居国外，他第一次努力的结果又是怎样

可是，我们这位私人秘书一只脚还踩在修道院大门前的台阶上，另一只脚还没踩到人行道上，就在这时，一个女人抓住他的手臂，她满头乱蓬蓬的粗黑鬈发，红边的白美利奴羊毛大披巾的一角搭拉到上衣下摆以下四五指的地方。她大声说道：

“啊，太幸运了！是奥林匹斯山的诸神把我引到这条路上来的。啊！既然已经找到了您，就不怕天数了。”

“夫人，您弄错了，”坎迪多先生惊愕地说，“不管什么天数和奥林匹斯山的诸神，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也不认为您认识我。”

“您说不认识我吗？您是皮拉德斯① 。”

“夫人，我是坎迪多·罗德里格斯。”

“不，您是皮拉德斯，就象丹尼尔是乌利塞斯② 一样。”

“丹尼尔？”

“对。现在您还假装不认识我吗？我是玛塞莉娜夫人，您就在我家里参加了那出奇妙的悲剧……”

“夫人，看在对全体圣徒的爱的份上，请别说了，咱们这可是在大街上！”

---

① 皮拉德斯，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奥雷斯特斯》中的人物。

② 乌利塞斯，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

“我讲得很轻，只有您才听得见。”

“但是您弄错了。我不是……我不是……”

“还说不是您？啊！要我不认我的朋友，比要奥雷斯特斯不认他的祖国还难；在朋友有危险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有危险？”

“对，有危险。有人想杀死您和丹尼尔先生！”玛塞莉娜夫人大声说，同时将食指举到齐坎迪多先生眼睛高的地方。坎迪多先生的两只眼睛却在骨碌碌地转：从天空转到地上，从玛塞莉娜夫人转到修道院的门房。

“请您进去，夫人，”坎迪多先生一边对她说，一边扶着她的手，让她进门房，坐在他旁边的一张长靠背椅上。

“发生什么事了？”他继续说。“什么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事，值得您那么急急忙忙，吵吵嚷嚷？我是在哪儿认识您的呢？”

“我这就回答您：头一次我是一天早晨在我的保护人丹尼尔家里见到您的，另一次是那天晚上我看见您从我家的门廊走出来……”

“轻点儿声！”

“好的。我再告诉您一声，盖特神父这会儿正在我家里睡午觉呢。”

“他本该睡到地狱里！”

“轻点儿声！”

“讲下去，好心的女人，请您讲下去。”

“吃饭的时候，他骂了您和丹尼尔。他手里亮出一把比布鲁托使用的还要大的刀，象奥雷斯特斯那样怒冲冲地发誓对你们要比蒙塔古对待卡普莱托① 还要狠。”

“太可怕了！”

---

① 蒙塔古、卡普莱托，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势不两立的两个家族的名字。

“还不止这些呢。”

“杀了我们还不够？”

“是的，还有：他发誓从今晚起，他和另外四个人要查出您和丹尼尔的下落，一找到你们就把你们杀死。”

“从今晚起？”

“啊！同盖特的思想相比，克雷翁诗中的那一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将死去，你将死去，他们也将死去。

“‘我们大家都要同归于尽……’”

“坎迪多先生，您知道《阿希亚》吗？”

“夫人，别跟我谈喜剧了，”坎迪多先生说着用手抹了抹汗水淋漓的前额。

“那不是喜剧，而是一出了不起的悲剧。”

“比起目前发生的事来，哪儿还有什么悲剧哟，至圣的上帝啊！”坎迪多先生感叹地说。

“最糟的是，丹尼尔和您都要成为献祭主神朱庇特的无辜受害者了。”

“无辜的？至少我是无辜的。但是我看到，我的命运里有一点儿罕见的、古怪的、离奇的东西。在这些事情中，我就象风浪中的一叶扁舟。啊，命运啊命运！你没有过错，有过错的是我，是我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我的职业本来在今天可以用来在我的学生中找到靠山的。因为您谅必知道，夫人，我本是小学教员，一切都井井有条：八点钟进教室；十点钟孩子们休息，我吃早点；我吃的早点通常是杂烩、鸡蛋、咖啡牛奶，当然不喝酒，因为这种饮料会使脑力衰退，因此英国人没有头脑；然后继续上课到一点，孩子们放学回家，我就小睡片刻，不象那个穷凶极恶的盖特神父那种睡法，那个家伙睡觉的时候也会让一大群毒蛇搅得他六神不宁。”

“小点儿声。可能有人在这里偷听。我们是生活在火山口上，我虽然是妇道人家，但是由于我的老关系和政治见解，我可能是处境最微妙的人。您了解我吗？”

“不了解，夫人，我也不想了解。”

“很久以来我都处在这种境地。”

“您？”

“就是我。我所有的朋友都被杀害了。接近我，和在脑袋上架把死神的刀等于一码事。根据著名诗人拉菲努尔① 过去多次对我说过的话（他知道要使我高兴莫过于跟我讲文学），我、我的朋友和不幸，成为古典悲剧三一律要求的三个组成部分。因此我都不能和人说话，一说话，那个人准会马上倒霉。”

“您现在对我说的就是这件事吗？”坎迪多先生一边说，一边拿起搁在扶手椅上的帽子和藤手杖，准备赶紧离开。

“站住，可能受害的人！”玛塞莉娜夫人喊道。

“我？站在您身旁？”

“如果不是我飞快跑来，预先告诉你们避开这场正在到来的巨大危险，您和丹尼尔的性命会怎么样呢？”

“可是如果我继续跟您说下去，我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无论如何，您一定得死。天数是铁面无情的。”

“夫人，魔鬼早该把您抓去才是。”

“当心点儿吧，莽撞鬼。如果您不跟我说话，您就要死在盖特手里；如果您跟我说话，您就要死在当局手里。”

“好苦啊！”坎迪多先生叫了起来，吓呆的眼睛看着玛塞莉娜夫人，两手的食指叉成十字形。

“啊！君不见

善行总招来恶报？……”

玛塞莉娜夫人用一位西班牙诗人的两句诗作答。

① 拉菲努尔(Juan Crisóstomo Lafinur，1797——1824)，阿根廷诗人。

“再见，夫人。”

“站住。非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上丹尼尔先生家的；是天神让我遇到了您。您向我起誓，您立即去找他，把威胁你们两位的临头大祸告诉他，好吗？”

“行，夫人，一小时之内我就去看他。可是您也要向我起誓，以后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您也不再在大街上拦住我，好吗？”

“我指着我已故的祖先向您起誓！”玛塞莉娜夫人伸出胳臂，尖声地扯着嗓门说，声音在方济各女修道院小门的拱顶下引起回响。

不久，坎迪多先生就迈着大步在波托西街上趱行，拐过佛罗里达街，走上胜利街，穿过五月二十五日广场，避开左边的要塞走下巴霍低地。

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在冬天的这个时刻，布宜诺斯艾利斯人都出来晒太阳，不管发生什么政治事件，他们从不放弃这个老习惯。

林荫道上熙熙攘攘。封锁以来就设置在雷蒂罗低地上拉普里达先生那座豪华府第后面的炮队，射出五发炮弹，吸引了当时在林荫道上的行人，使他们都去打听开炮的原因。那座豪华府第当时是美国领事斯莱德先生的住所。

然而这次跟每天听见的开炮原因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有法国捕鲸船靠近了岸边，这种船是来探航道或是来察看某个约定的地点，以便天黑时靠岸接应逃亡的人。不过，那些船一艘也没有被岸上的三个炮队击沉过，罗萨斯的炮兵只要看到炮弹在大河的汹涌波涛里落下，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次雷蒂罗炮队朝它射五发炮弹的法国船只，可能是指挥官想逞能，也可能是指挥官接到了命令，竟趁着大河涨潮，把船几乎开到港务局的步枪射程以内的地方，因此就处在要塞和雷蒂罗炮队的射程之内了。

人们聚在码头上的大石头上，这是这个世界最差的码头了，因为人民也不想把它修建好。

“去那边的人来了，”有的人说。

“他们一下船，就宰了他们，”拉腊萨瓦尔喊道。

“望远镜，”希门诺从大石头上朝港务局官员喊道。

“他们要登陆！”另一些人高喊。

“闪开，他们要开炮了，”一个人民护法社成员骑在马上说，他的身材比在场所有站着的、骑马的和坐在马车上的人都高。

这时候，捕鲸船突然在离河岸二百巴拉① 处打开小帆，用桨使船停住。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下文。

然而大家注意的目标不只是捕鲸船。

离沙滩五十巴拉处，有一块表面光滑的黑石灰岩突出在水面上，至少要蹚过齐小腿肚那么深的水，才能走到那里。在这个离捕鲸船最近的小岛上有人站在那里，突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人身穿一件长长的白色大礼服，一只手上拿着帽子，另一只手上拿着藤手杖；他无疑是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蹚过了四十巴拉水面，因为不蹚水就到不了那块岩石。

读者想必已经认出来，他就是我们的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他从修道院出来以后，想了一个移居国外的计划。用他一再叨唠的话说，那怕坐洗澡盆也非得逃走不可。

“这是你的日子到了，坎迪多，”他在大岩石上自言自语，“上帝已经把你带到了这个地方。喂，拿起勇气来！等这艘救命船再靠近一点，就跑过去，跳下河，从水上飞到船里，去得到那面旗子的强有力的保护。”

恐惧——世上最糟糕的顾问——就这样怂恿着我们这位倒霉的朋友，使他觉察不到在他后面就有一百多名联邦派骑手，只

① 巴拉，西班牙长度单位，合0.835米。

要他向那艘船一迈步——就象实际上发生的那样——那些骑手只要对坐骑抽上几鞭子，不消两分钟就能赶上他了。

捕鲸船上的军官用望远镜来回观察那些聚集在码头上上千的人，看到那些人的眼睛在他和坎迪多先生之间张望，这时大炮轰隆一声巨响，必然使所有人的神经象触电那样为之一震，随即在距捕鲸船几巴拉远的地方，相继升起几根金字塔一般高的水柱；接着，人们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给开炮的要塞喝采。

这时候捕鲸船升起了船帆，为了顺南风行驶，必须先掉头往西行驶，于是大家都以为它要靠码头，不幸第一位有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们的坎迪多先生。捕鲸船一张开船帆，他就从岩石上下去，走进水里，在齐小腿肚的水中蹚过去，这些都是发生在一秒钟之内的事。

但是，他的两只脚刚刚迈进这个临时的浴盆里，那条船就抢风调向，乘着南风向东与其说是航行，不如说是飞驰而去。就在坎迪多先生睁大眼睛、交叉双手发愣时，四匹马溅起水花，朝他疾驰而来。

坎迪多转过头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四个真正的联邦派分子包围了，一看他们的脸色，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只能想到，自己的末日到了。

“您想走吗？”其中一个对他说，同时将有铁柄的粗马鞭举到坎迪多先生头上。

“不，先生，我是在走回来，”坎迪多答道，一边机械地向那些骑手和马匹深深一鞠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严格的道德年表的顺序，依次向那些马匹和骑手深深一鞠躬的。

“您是朝河心走去的，怎么说是走回来呢？”

“是的，我的卓越的联邦派朋友；我是从代理省长家里来的，我是他的秘书。”

“可是，您不是要上捕鲸船吗？”另一个追问他。

"不是的，先生，上帝保佑我。我只是想尽量靠近点儿，看看那条船的舱底是否载来登陆的人，以便回去报告联邦的英勇保卫者，激励他们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子民之父，也为费利佩先生及其可敬的家庭，去取得胜利或是去做出牺牲。"

港口那些走到没膝深的水中、期待看到悲惨结局的一大群水手和车夫，听到坎迪多说的一番话以后，发出一阵反对法国佬、赞美联邦和联邦派的震耳欲聋的叫喊声。

克雷斯波上校、希门诺少校、拉腊萨瓦尔及所有站在港务局小河坡上的人，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想尽早知道事情的原委，就大声喊叫起来，并向骑手猛打手势；于是其中一个骑手就在那里的一些稳重的热心人帮助下，让坎迪多坐到他身后的马背上。就这样，他们把跳到水里观察法国捕鲸船舱底的代理省长阁下的那位沉着冷静的秘书，在一片欢呼声中送到林荫道上。

坎迪多先生受到大家的祝贺，这是自不待言的。不过我们不能不说一下，坎迪多当即借口全身湿透，急忙向那些坚定的朋友道别；他靠伪装的勇敢得以摆脱险境，事情一过就感到全身软弱无力，所以他必须到港务局旁边的一家饭店去喝上一杯咖啡，这才有力气回到丹尼尔家里，以便照他设想的那样，为自己给拖进政治生活后所遭受的恶果，好好数落丹尼尔一通，然后再把玛塞莉娜夫人的话告诉丹尼尔，让他准备对付他们两人的性命所面临的在大屠杀中会遭到不测的危险。

第八章　守卫卢汉及桑托斯卢加雷斯

八月二十一日。

在有如宁静的海面那么平坦的、五彩缤纷的原野上，在它那远处的地平线上，光辉灿烂的宇宙之王披着珠母和黄金的外衣，正在徐徐西沉。它的头上没戴红宝石的冠冕，而热带天空向他道别时正是用这种冠冕使它显得格外壮丽；它周围船舶穿行的海域也没有突然展现出一片磷火般夺目的光华；在那里，千姿百态的大自然正陶醉在它自己所创造的破晓与日落的奇景中。

我们南方的太阳，以其独具的美色，渐渐沉入荒漠的潘帕斯大草原。

野禽成群结队向西飞行，象是去追赶太阳。

习习的南风吹得田野上徐徐泛起绿浪，拂动着零落隐没在荒漠中凝望落日的骏马的鬃毛。

在那里，整个大自然所具有的那种凄凉而又粗犷、庄严的景色，对阿根廷人的精神产生强烈影响，似乎也促使他们有满怀的激情和大胆的思想。

这就是美洲特有的大自然，这就是哺养和教育高乔人的大自然。

高乔人就其本性而言，接近于未开化的人；而就其宗教信仰及语言而言，又很接近文明社会。

就其风俗习惯而言，他们是独特的，与谁都不相近；阿根廷

的高乔人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类型，尽管有人硬要把他们加以类比：有的将他们比作阿拉伯人，有的将他们比作吉卜赛人，有的则把他们比作我们荒漠上的印地安人。

大自然教育了他们。他们出生在大自然最原始的环境中，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以及向大自然学习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广袤无垠的旷野，恶劣的气候，孤单，我们南方气候带的暴风骤雨，是他们自小获得的印象，这一切锻炼了他们的精神和勇气，形成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本领。他们孤独，懒散，可以说与文明社会没有什么联系；他们总是在与风霜雨雪、生存的需求和危险作斗争，他们在精神上因战胜命运而感到骄傲。他们的思想忧郁感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内向而不是外向。孤独与大自然，在他们的精神上打下永恒不变的规律的印记，而人类本性所想望的自由与独立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

马匹是构成大自然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它是高乔人精神活动的物质因素。由于他们是在马背上成长的，一望无际的荒原对于他们这些纵马驰骋的人来说，就变得很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由于他们是在马背上成长的，他们既是驯顺马匹的绝对主人，又是它的朋友。他们骑在马上不惧怕人，也不惧怕大自然；他们骑在马上显得优美洒脱，比诸美洲印第安人或欧洲骑手都毫不逊色。

他们出于生活需要和爱好而致力的放牧工作，充实了他们的体育和德育。他们在放牧中变得强健、机敏与无畏；然而他们在放牧中对不幸流血的惨状也变得无动于衷，这就强烈地影响了高乔人的道德面貌。

在人与牲口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一种血脉相通的关系。高乔人为了满足流血的习惯，可以把这二者都抛弃，而这个习惯在他们身上从日常的活计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又由生活的必需变成了消遣。

这种生活与教育，使他们有比城里人优越得多的想法，以至于他们毫不勉强就自然而然地极端轻蔑城里人。

城里人骑马的技术不高明，在荒原上没有能力独自驾驭马匹，更没有能力在荒原上获得所需的必需品；最后，城里人不会使用高乔人百发百中的套索逮牛，又害怕将刀子深深插进牲口的喉咙，而且一见自己的手臂沾满喷出的鲜血就簌簌发抖。

他们看不起城里人，也无视法律，因为法律来源于城市；又因为高乔人有他们的马匹、刀子、套索和荒野的草原，他们在那里生活可以完全依靠自己，无须他人帮助，也不必担心有人来追逐自己。

这种人才是道地的阿根廷人，他们就象暴风雨一样，总是在城市周围转来转去。

可是，这种人却会很轻率地对那些具有突出的高乔人气质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赤脚的将军率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愚昧无知的党派领袖领导成千上万的狂热支持者，这类事情在文明社会里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高乔人中间，不可能有这样的失常现象。

高乔人的首领总是最出色的高乔人。他必须经过具体的、连续不断的和公开的考验，才能登上这个宝座。他必须骑在马背上，手拿套索，在血泊中赢得威望；同时他还能够餐风宿露，对我们的原野瞭若指掌，总不服从行政和军事当局，天天嘲弄并反对一切技能的改进，反对一切法令和来到原野的城里人。

不具备这些主要气质，休想成为高乔人的首领；可是，具备这些气质并懂得在适当时机表现出来的人，就能当上他们的首领，领导他们，随心所欲地驱使他们。

这就是高乔人，只要对我国历史这一巨幅画卷迅疾地扫上一眼，你就会懂得高乔人在我国革命事业中所起的政治和社会的重要作用。

拉普拉塔河流域各省的版图日益扩大，在美洲也愈见重要，那时候，卡洛斯三世被迫再次用武力粉碎那几个省份内葡萄牙人的图谋，采纳了任命佩德罗·塞瓦略斯中将为从加迪斯出发的远征军司令的建议，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下诏将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巴拉圭、图库曼、波托西、圣克鲁斯德拉谢拉、查卡斯各省份以及把毗邻的门多萨省和圣胡安省升格为总督领地，委派塞瓦略斯中将为总督。塞瓦略斯于一七七七年八月一日接到在圣依尔德丰索签署的这一诏书。

这样，我们终于看到南美洲的这个美丽地区被发现，被征服，变成了西班牙总督辖区。在这里，上帝早已决定开始并完善自己不可言喻的思想中所设想的伟大事业，使受尽欺凌的人类恢复他们的权利，使被野心、愚昧和迷信窒息的世界重新奔赴锦绣前程。

美洲从被发现那一时刻开始就遭到奴役，这种状态与欧洲的彻底革命是同时存在的。由于在人类历史上事情往往有惊人的雷同，美洲的解放运动发生时，欧洲同时也发生了另一次规模相当壮阔的革命。

伟大的社会运动有时可能是由一个人、一句话引起来的，其后果却无法预料，往往经过一个世代，甚至一个世纪，还会感受到它的影响。法国全国三级会议万万没有料到，它的一次集会竟会导致：受上帝庇护的一个家族给送上断头台，一个沿袭几个世纪的王朝遭到覆灭，匆匆建立起一个共和国，随后又成立帝国并引起全欧洲的动乱，使十八世纪的哲学备受赞赏，而最后，又成为深受实力强大的宗主国压迫的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获得解放的间接原因；然而，这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

美洲的种族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处境。慷慨的南方大自然毫不吝惜地赋予美洲人以智慧；而他们血管里流的是西班牙人的又炽烈又骄傲的血液。

欧洲发生的事件在悄悄流传，最终传到了他们那里。十八世纪的一些书籍，法国国民议会的辩论情况，共和国的一些报刊，都偷偷地混在西班牙母亲支助子女生活必需的商品中带了进来。进步思想这一最早的革命种子，正在一些有才能的人的脑海里形成并发展为明确的观念，尽管这些人暂时还是殖民地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觉悟有了，信念成熟了，本能是众所一致的，唯一欠缺的是决心和机会。

法国大革命促成了这一点。

费尔南多七世① 被从其子民手中掳走，西班牙王位出现了真空。王国各省纷纷各自成立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各省在风暴中都各行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辖区首府也想自己任命自己的执政者，还利用当时形势提供的借口，于一八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发出第一个自由呼声。

这场运动是革命的先声，随之出现了本大陆的革命。

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开宣告了自己的革命思想，整个美州都受到影响。这第一道闪电过后，美洲的天空下面就发生那场战斗与光荣的风暴；在这场风暴里，随着两个世界、两种信仰和两个世纪之间的激烈冲突，革命思想与大炮全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西班牙对自己的统治是寸土不让；而在十五年的岁月里，美洲为了维持、捍卫和彻底赢得自由，也是寸土必争。

在这一段时间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场战斗中一直是众人敬仰的圣地，犹如整个世界敬奉上帝一样；那场战斗开始之后，影响到各个地方。布宜诺斯艾利斯用剑创造了自由，也可以说为各个地方的自由做出了贡献：它的思想、人力、财力到处都

① 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ll，1784—1833)，西班牙国王，曾谋求拿破仑的庇护，后拿破仑逼他让位给拿破仑的弟弟，并将他囚禁。

在发挥作用。好战而又顽固的西班牙在没有起事者的地方就会发现革命的原则已经确立，在革命的原则尚未确立的地方就会发现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仿效。拉普拉塔河流域各省是威胁西班牙的凶神恶煞，象影子一样紧追着它，对它造成致命的影响。

西班牙坚持进行反抗，在战斗中双方血流成河，但是革命力量毕竟已经十分强大、十分巩固了，西班牙不可能在十九世纪用自己的手扼杀革命了。西班牙在美洲战败了，美洲获得了永远独立。

但是，一八一〇年五月革命的思想源远流长，不可能满足于把革命仅仅局限在政治独立和公民自由的范围内。革命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远不止于此，美洲儿女斗争的目标也远不止于此。

他们寻求的是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对一个深受推行宗教裁判所、专制主义和延续了三个世纪的世袭制度的西班牙熏陶的社会，在政治、立法、哲学和习惯进行变革的革命。美洲大地上烽火连天，布宜诺斯艾利斯正阔步走在那条既大胆又崇高的思想所指引的道路上，不幸就是走得太快了一点。

它的臂膀伸向整个南美大陆，用它的智慧提出并拟定了阿根廷新的生活道路。

政治上获得自由，而在社会、立法及哲学方面仍沿袭殖民地那一套，就必然出现可怕的不正常现象。

在政治、贸易、文艺方面，甚至在人们逐步建立的习俗方面，与西班牙的旧偏见决裂，使这场革命带有本世纪革新运动的烙印，跟上了时代的思想。总之，做了西班牙本土后来在伊莎贝尔二世在位时期将要尝试的事情。

如同那个对欧洲历史一知半解、曾写了本所谓的《新特洛伊》的作者刚刚要求的那样，为了维持与欧洲文明的联系，“要永远牢记着祖父和曾祖父”，以保持祖辈的传统，这就只能保持祖父和曾祖父在卡洛斯三世及其祖先时代所处的那种状态。幸而革

命很明智，没有谋求再现这种情景。

宗教裁判所最优秀的裁判官肯定不可能持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起誓说，不肖祖父的子孙是真正的异端。但是让我们继续概略地说一说那些波澜壮阔的事件，这样就能明确看到祖父和曾祖父在儿孙身上再现的各种东西及其必然影响，以及同这些发臭的传统分离所产生的结果。

在隆隆炮声中，结盟的各省派来的有识之士云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首都，他们有如奔赴沙场的能征善战的勇士，在社会革命的道路上阔步向前，共和国之手把殖民地的传统全部摧毁。伟大的原则一经确立，立即付诸实践。共和国、代议制政府、责任内阁、选举制度、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贸易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不可侵犯性等，总之，凡欧洲革命所有的最神圣、最有社会意义的东西，拉普拉塔地区的革命都加以肯定。从汹涌的波涛上冉冉升起的灿烂白昼的光辉的照耀下，这场革命涌现出给共和国带来了庄严和光荣的睿智的天才领袖，这与用武器在战场上取得的庄严和光荣同样伟大。

但是，存在两种主要的抵制思想，这必然同社会改革相对抗，实际上，从提出社会改革之初，就遇到种种伪装过的抵制思想。

首先，革命匆忙建立的共和政府体制必定会受到专制君主制所孕育与熏陶的社会君主制习惯的危害。

其次，具有启蒙性质的革新，势必会引起落后愚昧、留恋古老传统的殖民地人民的多心。

巨大的社会变革在对革新毫无准备的人民发生作用时，会导致一种直率、天真而不可避免的反应，这种反应必定会而且实际上已经在共和国强烈表现出来。

再其次，革命已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自己的代表，创造了自己的表现形式和自己的利益；但是，反动势力也在发挥作用：首

先出现了局部叛乱，继之省里提出各种要求，最后，森林中半开化的人自发地搞起公然的武装暴动，恢复了祖先的专制主义和愚昧无知，反对代表启蒙原则的城市里的开明阶层。

在共和国内，就殖民地传统与革命的革新这样截然相反的事物与原则的谁胜谁负问题展开了斗争，那是一场无声的但是规模巨大的战争；伊瓦拉、布斯托斯、洛佩斯、基罗加为一方，里瓦达维亚和国会议员们为另一方的斗争，只不过是这场战争的插曲而已。

世界社会革命史有最完美的逻辑法则：有其因必有其果。彻底打乱君主制原则，在缺乏保卫共和国的知识和才能的地方匆匆建立共和国，在愚昧无知而习惯于安逸苟且的人民中突然树立起文明的思想和习惯：这一切都是十分美妙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在通过公众的不幸引出丰富的教训、教育出一代新人再提倡并实践这种思想之前，野蛮势必要把这种乌托邦摧毁。这样的事必然会发生，不幸的是也已经发生了。

在建立共和国时期以及随后趁内战之机，各种思想和不同的人为地方的和暂时的利益而斗争的时候，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就象拉普拉塔地平线上可怕的风暴那样甚嚣尘上；就在我国如此激动人心的历史上发生不幸事件的时刻，我国政治舞台上突然变空了一切，反对革命的反动原则却惊人成功地由一个人集中代表地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就象一切巨大社会变动中常常发生的那样(有的对人类有益，有的对人类有害)；在这种变动中，上帝或者魔鬼把各种思想和本能捏成一个人形，而它所负的使命是代表善还是代表恶，就要根据用以构成其生命的要素来确定了。

这个人就是罗萨斯。

罗萨斯在一切方面都是个最优秀的高乔人，他将文明社会的一切恶习补充到自己所受的教育和野蛮癖好中去，因为他善

于辞令，会撒谎，又会迷惑人。

反动势力开始发挥作用了，而且就体现在他的身上，他必须忠实于它，因为他背叛之日，就是祭司们以他们的偶像进行祭献之时。他忠于自己的出身，忠于他所接受的使命，一旦反动势力的胜利有了把握，他就使高乔人以及他们的思想和习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占有统治地位。

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此毫无准备，不得不忍受强加给它的可怕的暴力统治。现在已经不是统一派与联邦派的问题，而是文明与野蛮这两种力量日后决定谁在那里取胜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统一派的溃败，文明是暂时被战胜了，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的代表的联邦派，已被这个高乔人首领的胜利搞得俯首帖耳；他以实行联邦制为借口，使联邦制与统一制都落了空。尽管联邦派得意地以战胜者自居，却留给历史有朝一日对它进行公正而严厉控诉的权利。因为他们为了取胜政敌，不惜牺牲国家的自由与荣誉，将国家拱手交给一个亡命之徒，使他后来得以用他的铁蹄践踏他们在联邦制下寻求的那些权利。因为，说联邦派分子是失误，那是骗人；说他们不了解罗萨斯，那也是谎言。从他十五岁起，大家就了解他了。那时他就是个蛮横不讲理的孩子，十六岁那年，他离家外逃。稍后他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高乔人。后来，他一直是个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

一八四〇年，由于拉瓦列将军率领下的一小股自由战士进逼布宜诺斯艾利斯，因而龟缩在桑托斯卢加雷斯堡垒里的，就是这个人。

现在我们来看看卢汉战场的情景吧。在那里，我们会看到那些远征而来的勇士，等待他们的命运，如同黄昏时分的余晖那样模糊不清。所有的人都骑在马上，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分成两路：第一路由拉瓦列将军率领；第二路由比莱拉上校率领。

这两路人马要暂时分开。第一路将向南方进发，第二路仍

然留在卢汉一线。

拉瓦列将军在进军首都前，意欲先去南方了解一下士气。在北方，只有为数无足轻重的居民加入他的军队，而民防军和作战部队依然忠于暴君。

两路人马告别时高呼祖国自由万岁，因为祖国对自己的优秀儿女来说无比珍贵，而且他们很快将以自己崇高的鲜血抛洒在祖国的田野上。

骑兵队开拔了，士兵们还在挥动长矛与宝剑互相道别。

第二路的"五月"骑兵队这时高唱起国歌——一首我们古老军团的凯旋曲，歌词是由那些被西班牙长矛刺中倒下的战士用生命谱写而成的。直到浓浓的夜幕低垂，拉瓦列将军和他的勇士们的身影都已消失在遥远的天边，第二路的士兵们还骑在马背上。

后来，自由军团燃起篝火，暖和一下被严冬的寒气冻得麻木的身子，然而他们热情洋溢的心里热血沸腾，充满了信心、希望和对祖国的赤诚怀念。

缀满繁星的夜空底下，是那个神奇的营地，那里跳动着的每一颗心都是纯洁的，理应得到上帝的保佑。只有那些星星才能向我们揭示出传送到它们那里的、发自士兵充满柔情的胸臆的爱的叹息；这些士兵正当生命向他们展现心灵中最纯洁的爱的前景的年龄，就为了自由而离开母亲的爱抚和爱人的微笑……

真是可怕的对照！与自由之神用洁白披风遮护恬静地安睡着的儿女的地方相距才十二西班牙里远，另一支奴隶军在一个暴君的铁腕的阴影下，正在做罪恶的梦！

躺在桑托斯卢加雷斯堡垒里的六千名士兵正在等待那个祖国的杀人凶手下令，以便拿起武器冲向那些给他们带来自由的人。背叛过共同母亲的叛徒们，也可能背叛他们向他出卖了自己权利的那个人。在宁静的夜晚，营地由三支巡逻队加倍小心

地警戒着，而且每两小时换一拨人。一些人在堡垒外面守卫，另一些人在营地周围巡逻，还有一些人在士兵营帐间巡逻。暴君的营帐在这些营帐当中吗？旗标或矛头会揭示他的营帐在什么地方吗？不会的。罗萨斯没有营帐。白天他就在带篷的大车里写东西，晚上谁也不知道他的固定所在。他将马具扔在假装要在那里过夜的地方，而半小时后，只有他的马具和几个看管马具的士兵留在那里。他去巡视了吗？不是。他是在躲藏，他不断变换地方和卫队，目的是使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拉瓦列将军这时候却睡在士兵中间，就象十一年前只身带着副官去敌营谈判时睡在罗萨斯的床上那样，放心大胆地睡着了。

第九章　曼努埃拉·罗萨斯

我们已经让读者了解了本故事所要介绍的那个时代的政治与军事形势的大概情况；现在有必要引导读者来了解一下一些人物的细节。这些人物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对于决定本书主人公们命运的那些事件的结局又有肯定的影响。我们很快就要清楚他们的命运了。

在阿根廷独裁时期这幅画卷上，曼努埃拉·罗萨斯是除其乃父之外历史特色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人物。

然而在一八四〇年，还看不出她后来会变成那样，但是当时她已经开始成为她父亲的第一个受害者和他的邪恶计划的最好工具，尽管她不愿意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曼努埃拉刚刚二十二三岁，正处在最美好的年华。她身材修长，体态又匀称又丰满，线条优雅柔和，具有美洲人的典型相貌，皮肤洁白，黑眼窝，浅褐色的眼睛十分灵活，眼神透出聪慧；天庭不宽，但很端正；深褐色的头发又浓又细；鼻梁很直；厚厚的嘴唇鲜润诱人。一八四〇年的曼努埃拉，就是这副模样。

她性格开朗，平易近人。但是时间一长，就时常发觉她有几分消沉、忧郁与烦恼；她那灵活的眼睛有时把发红的眼皮合上；她也哭泣，但她象真正受伤害的人那样偷偷落泪。

她没有认真受过文化教育，但是她的天分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她的母亲是个有才能的、善于耍阴谋诡计的女人，但是很粗俗，从不考虑她女儿应该受到良好教育。两年前她母亲去世了，在我们所述的这个时期，曼努埃拉除了指望她父亲之外，不可能得到旁人的关心。因为，她哥哥是个爱干坏事的粗鲁的无赖，她的亲戚对胡安·曼努埃尔是关怀备至，对她却是毫不关心。

她已经两度听到有人在她那紧闭的大门外唱起求爱的小夜曲；可是她父亲两次都跑来将门闩插上，可怜的少女只好透过想象的镜子去欣赏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她父亲早已决定让女儿——他的一切劣迹、阴谋和罪行的知情人——一辈子不嫁人，因为他怕她会把这一切重大秘密连同少女的心一起奉献出去。

此外，她还是他在群众中捞取好名声的一个工具，利用她来取悦那些因与他这个联邦派领袖有交情而突然飞黄腾达的平民的自尊心；通过她向那些最卑劣的奴仆传达他的想法；最后，还利用她去了解那些前来用阿谀奉承或行凶的手段换取某个职务、某种好处或联邦派的某种显赫头衔的人的一言一行。

此外，他女儿是他的生命的守护神。她对来见她父亲的人连眼皮眨动都加以注意；她不仅看家，注意门户，甚至还要留意食物。

我们走近这个不幸的女人的时候，正好她的客厅里挤满了人，她就是这个奇特的宫廷里的女皇。

但是我们还看不清那些人的面目，因为雪茄的浓烟使烛光黯淡，所以必须朝那些人再走近一点才行。

人民护法社的主要成员这时正在进行例行的拜见。他们抽烟、发誓、咒骂，他们靴子上的烂泥或是湿漉漉的套头斗篷上滴下的水，把地毯都弄脏了。

这里可以见到具体的、活生生的联邦制民主。盖坦、莫雷拉、梅洛、奎蒂尼奥、所罗门、帕拉在抽烟，和加西亚、贝劳斯特

吉、加里戈斯、拉伊特、梅德拉诺等议员在一起交谈；参加交谈的还有曼西利亚、罗隆、索莱尔等将军；在另一堆交谈的有拉腊萨瓦尔、马里尼奥、伊里戈延和冈萨雷斯·佩尼亚等人，这时他们的夫人——都是狂热的联邦派——同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梅洛的教母、某某的干女儿或某某的侄女，总之，支撑圣洁的联邦事业的栋梁们的各支各系的亲友们，把曼努埃拉团团围住。

大厅的墙壁自有其耳朵和嘴巴，会把大厅里的各种谈论转述给护法者听；但是不会有耳朵和嘴巴把谈论转述给拉瓦列听，因为谁也不怕他。

每一堆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描述政治形势，但是对于护法者必定会战胜万恶的敌人这个意见，却没有异议。

一些人说，拉瓦列的首级将要装进笼子里在胜利广场示众。

另一些人说，俘虏兵都应该带到雷蒂罗广场上来，用人民护法社的大刀砍头。

女人们也插嘴了。她们宣称，统一派女人们——拉瓦列带来的卖国贼们的母亲、妻女、姐妹——应该交给她们，先把辫子剪掉，然后再给她们当使唤的仆役。

曼努埃拉只是来回地看着这一堆人和那一堆人，倾听着他们的罪恶竞赛，他们在这种竞赛中竞相为取胜而想出比别人更凶残的主意。

不过，曼努埃拉对这种场面已经不感吃惊，因为她见的次数多了，也就不象起初那么惊奇了。但是，她在这种场合并不感到舒服，因为在她二十二岁的心灵里，一成不变的誓言与咒骂的合唱声决不可能是悦耳的音乐。此外，经常接触这帮人已使她意识到这帮人的真正价值，她知道他们对她父亲甚至不象狗那样忠于主人，他们不过是一群丧失尊严的奴才，跑到她面前来显示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感情，而是他们由于对主子意旨的诚惶诚恐和他们自己的作恶本性所产生的思想。

但是，与她相反，其余的那些女人却从中得到乐趣。

一个在赞叹自己丈夫的口才。

另一个却在抱怨自己的丈夫，因为他叫嚷得没有别人那么响。但是她却为别人都听她能替丈夫说话而心满意足。

最后，还有一个女人为能向曼努埃拉复述她丈夫的话而洋洋自得，而她所说的话曼努埃拉在嘈杂声中并没有听清。

梅塞德斯·罗萨斯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她心里是乐滋滋的，因为男人们在说到得把统一派分子斩尽杀绝才能保卫联邦制、保卫护法者和保卫联邦派成员时，向曼努埃拉看上一眼，同时也要看上她一眼。这种聚会上的发言者就用这样讨好的话向在场的那些可爱的贵妇人大献殷勤。

最后，玛丽亚·何塞法·埃斯库拉夫人在所有这些男女中间，是最感到得意的。

拉腊萨瓦尔刚刚声嘶力竭地宣称，只等省长阁下一声令下，他要第一个用统一派分子的鲜血染红他的佩剑。

“这么说才象个好样儿的联邦派，”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大声道。“由于胡安·曼努埃尔的宽容，现在跟拉瓦列一起来的统一派分子当时才能逃出国去。”

“夫人，他们这是来自投罗网，”一个联邦派弟兄回答她说。“我们应该为他们过去的逃跑而感到庆幸。”

“不，先生，不对，”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反驳道。“保险的办法是把他们抓起来；最好是在他们逃走之前就把他们杀掉。”

“完全正确！”所罗门高声喊道。

“是的，先生，完全正确，”老太婆接着说道。“胡安·曼努埃尔的宽宏大量并不太坏，坏就坏在当他下令逮捕一些统一派分子的时候，受命执行的人却愣着不动，于是统一派分子就逃走了。”

老太婆那双布满血丝的又小又尖锐的眼睛盯着奎蒂尼奥，

他正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嘴里喷出一口雪茄烟的烟雾。

“统一派他们逃跑也不是最坏的事，”她继续说道，“坏就坏在当联邦的忠诚仆人告诉他们那些家伙藏在哪儿以后，他们去了，在那儿，统一派分子却象骗小孩子那样把他们给骗了。”

奎蒂尼奥转过身去。

“怎么，您要走吗？奎蒂尼奥少校。”

“不走，玛丽亚·何塞法夫人，但是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干。”

“不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是这样，夫人。我会杀统一派分子，并且有事实为证。因为统一派分子比狗还坏，我只有看到他们流血才会高兴的。可是您的话是在含沙射影。”

“我很高兴您听懂了我的话。”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奎蒂尼奥少校是我们最锋利的宝剑，”加里戈斯说。

“我每天都对佩尼亚这么说，要佩尼亚向他好好学习，”最狂热的联邦分子之一西蒙娜·冈萨雷斯·佩尼亚夫人说，此人除了狂热之外，最招人注目的还有她下巴上长的很俏的一撮黑毛。

“可是现在不是用宝剑的时代，”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认真地说，“而是用匕首的时代。因为所有令人厌恶的、卑鄙的统一派野种——背判上帝和联邦的家伙——都应该用匕首处死。”

“说得是，”一些人附和说。

“匕首，这才是优秀的联邦派成员应该使用的武器，”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继续说。

“完全正确，匕首！”所罗门喊道。

“对，用匕首把他们统统杀死！”另外几个人重复说，其余的人马上都参加到这支联邦派的美妙的大合唱中去。

“用匕首，但要扎在脖子上！”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说，两眼闪闪发光。

“刀必须是钝的，用这种刀子才能叫他们觉得疼，”盖坦加上一句。他长得象黑白混血种人，模样让人恶心得要命。

“我很遗憾，巡夜队使的是枪，因为马里尼奥就喜欢把送到他的司令部的人都枪毙了，”另一个与会者说。

“可不是嘛，这位马里尼奥是个非常审慎的人！所以他对巴拉卡斯那个小寡妇才那么小心翼翼。”

“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刚才讲得太好了：匕首应该成为联邦派成员的武器，今后我也要下同样的命令，”马里尼奥说；他奉承一下这个女妖婆，免得她再讲下去。

“从外面来的那些人让护法者去消灭光，我们把城里的那些人统统报销，”加里戈斯说，他历来把长长的领带系得很紧很紧。

“曼努埃莉塔小姐，护法者向我们一下令，我就把割下的第一颗首级带来献给您，”帕拉说。

曼努埃拉作了一个厌恶的表情，就转过脸去看待在她旁边的费明·伊里哥延的女人。

“统一派分子太丑了，曼努埃莉塔可不想看他们，”托雷斯说，想方设法迎合护法者的女儿。

“是这样，可是砍了脑袋以后，他们就变成美男子了，”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答道。

“如果姑娘不想看见这样的东西，我当然就不把我要献给您的首级带来了，”帕拉接着说。“但是男子汉倒要看看；我们男子汉必须看看所有统一派分子的首级，不管是美是丑。”他又对着托雷斯说：“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用不着吞吞吐吐，我们都是联邦派，我们都应该用统一派卖国贼的血来洗手。”

“完全正确！”所罗门喊了起来。

“这么说才带劲儿，”梅洛说。

“人民护法社社员甘愿为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和他的女儿赴汤蹈火，谁不愿意这么干就举起手来，”盖坦说道。

"派我去吧，曼努埃莉塔小姐，派我到哪儿去都行，我一个人就能给您带一串统一派卖国贼的耳朵来。"

曼努埃拉转过头去看看在场的女人们。她在寻求可以从中汲取力量的女性所特有的同情心，一点菩萨心肠的表示，和某些强忍着听的迹象。可是，什么都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在那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脸冷酷、阴沉、凶险的表情。这个人满脸仇恨，那个人满脸的放荡痕迹；这张脸上显出畜生般的卑贱，那张脸上明摆着卖身投靠与厚颜无耻的媚态。尽是这样的一些人包围着这位少女。可以说大自然待她不薄，给了她的心以大量的温暖和柔情，但是她父亲给她的却是地狱般的教育，由于耳濡目染的全是粗俗和野蛮的言行，她心中本来好动感情的神经也就渐渐麻木了。

"对，为了使联邦牢牢地建立在不可动摇的金钢石基础上，我们全都应该做出伟大的榜样！"议员加西亚用他讲话时惯用的那种造作和傲慢的腔调高声嚷道。

"说得好！"

"这种吞噬着我们的自由狂热病消灭之日，就是祖国最盛大的节日，"演说家继续说。"这种狂热病只能用统一派奴才们的鲜血来消灭。"

"说到狂热病，"当议员继续对他的听众发表惊人的演说时，马里尼奥几乎咬着耳朵对索莱尔将军说。"说到狂热病，将军，您知道盖特神父快不行了吗？"

"我听说他'病了'；他得了什么鬼毛病？"

"一种可怕的脑热症。"

"哟！"

"会要他的命的。"

"什么时候得的病？"

"我估计有五六天了。"

“糟糕！”

“在说胡话时，他净说些什么催眠术；他说到阿拉纳，以及两个他不愿提到名字的人，还有一大堆胡话。”

“他没提到省长的名字吗？”

“没有。”

“那么，他什么时候想死就可以死了。”

“可是，他可是个好联邦派。”

“还是个出色的醉鬼呢。”

“您说得很对，将军，说不定哪一次醉酒就是他得热病的起因。”

“不管怎么样，要是拉瓦列得胜，用不了几个钟头，魔鬼就会把这个教士带走的。”

“还有许多人会跟他一起给带走的。”

“例如您和我，是不是？”

“有可能。”

“一切都有可能。”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

“怎么回事，将军？”

“我是说，最糟的是我们没把握说他一定不会取胜。”

“很对。”

“拉瓦列是很勇猛的。”

“可是我们军队的人数比他多三倍。”

“我从前攻占维多利亚山冈时，用的兵力就只有守军的三分之一。”

“可那是西班牙人……”

“当然！是西班牙人。马里尼奥先生，这说明他们善于战斗，并且会宁死不下战场。”

“我们的士兵也同样英勇。”

“这我知道。不过，也会象西班牙人那样给打败，尽管他们很勇敢。”

“可是正义在我们一方。”

“马里尼奥先生，在战场没什么正义可言。”

“我们有斗志。”

“他们也有。”

“因此……”

“因此，他们会厮杀的，鬼才知道谁会取胜。”

“将军，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知道。”

“我是想听听您对这种事的见解。”

“我知道您的意思。”

“将军，您的洞察力并不令我吃惊；您在革命中有过丰富的经历。”

“我是在革命中成长的。”

“但是，如果拉瓦列获胜，我们联邦派要遭受的灾难，会比革命所经历的最糟的灾难还要严重。”

“那时候，事情就一了百了啦。”

“所有的人也都完了。”

“特别是您和我，马里尼奥先生。”

“您说特别是吗？”

“是的。”

“为什么，将军？”

“要我直话直说吗？因为他们恨我，我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对于您，因为您是马索卡的人。”

“噢！”

“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喜欢我的。”

“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是通常人们说的那种马索卡的人。”

“很可能；但是，因为不一定有法庭来审判我们，我们不是给处死，就是得流亡国外。”

“可是，流亡国外一定是一件可怕的事，索莱尔将军，”马里尼奥摇着脑袋大声说。

“这话说得对；我流亡国外好多次，我知道那实在可怕。”

“那么，我们大家必须抵抗到底了。”

“谁知道我们大家是否都靠得住！”

“我也有这种怀疑。”

“在一切革命中，变节是很自然的事。”

“啊，隐蔽的敌人是最坏的敌人。”

“也是最可怕的敌人。”

“但是他们逃不出我的手心……那儿就有一个。”

“谁？”

“进来的那个。”

“可那是个小伙子。”

“是的，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个最优秀的联邦派成员，但是在我看来，他只是个披着伪装的统一派分子。”

“这种说法毫无价值。”

“这个我知道，但是他确是个统一派分子。”

“他叫什么名字？”

“贝略，丹尼尔·贝略；他的父亲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派成员，是庄园主，是安乔雷纳的合股人，在农村极有威望。”

“那就是说，他的后台很硬咯。”

“而且这个小伙子还很得所罗门的宠爱；他可以到处随便出入。”

“我的朋友，那就有必要跟他打打招呼咯，”索莱尔将军说道。

“对；不过他已经给盯住，跑不掉了，”马里尼奥答道，两人重新回到那堆人中去。

第十章　前一章的继续

走进罗萨斯家的大厅的，确是丹尼尔·贝略。他穿过人群，一路与两旁的人紧紧握手，然后向曼努埃拉及簇拥在她周围的联邦派贵妇人行礼致意。

丹尼尔穿一身最标准的联邦式服装，也就是穿着上衣和鲜红背心，别着大标志，不戴手套。然而上衣剪裁合体，有双排扣，袖口带黑天鹅绒翻边；上了油的靴子擦得锃亮，背心是上等开司米织成的；两只手很纤巧，简直象女人的手；他的脸庞我们是熟悉的：漂亮、聪明，从苍白的鬓角上垂下平直光润的头发，头发的颜色比他的栗色眼睛还要深些。丹尼尔熠熠有神的目光，据著名的船长克里斯托瓦尔·哥仑布的儿子向我们所作的描述看来，有时颇象哥伦布那双近乎深灰色的眼睛。集所有这些条件于一身，足以使丹尼尔深得那帮女士的垂青；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穿联邦派鲜红背心的人不多，丹尼尔是其中的一个青年美男子，这帮女士看了不能不感到满意。这帮女士得知，统一派女人以统一派内有倜傥英俊的年轻人而自豪，所以现在她们看到这个青年就感到骄傲，因为他各方面都能与最帅的统一派相匹敌。

里维拉医生的太太马上在她坐的沙发上给他让位子，可是太挤了，丹尼尔要是坐下去，就会挨着省长阁下长得过于丰满的妹妹的肥胖大腿。他可不想犯政治错误，宁可坐到沙发另一头挨着曼努埃拉的一把椅子上。

可是，梅塞德斯却不退缩。她站起来，搬了一把椅子坐到丹尼尔旁边，她的头一句问候就是在他手臂上使劲捏一把，同时附在他耳边问道：

“您装做谁也没看到，是吗？”

“我看到您是个美人儿，夫人，”丹尼尔答道，以为已经对她讲了她爱听的话。但是她并不满足。

“我现在要跟您说件事儿。”

“您请说，夫人。”

“我们走的时候，我要您陪我。因为今天我想用跟美男子一起走的办法，来气气里维拉；他象土耳其人那么爱吃醋，我连喘口气他都不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都讲给您听。”

“我非常荣幸，夫人。”

“好吧，现在我们大点儿声说话，免得惹人注意。”

曼努埃拉把臂膀支在沙发的一个扶手上，丹尼尔挑中靠近少女坐着的那个角落的一把椅子，微微倾斜着身子，以便能在跟她说话时不让别人听见。他这么坐好之后，就对她说：

“如果有人能荣幸地得到您的特殊关怀，府上就会成为他的危险对手。”

“为什么，贝略先生？”曼努埃拉天真地问道。

“因为每天在这里聚集那么多人，一定会占去您很多精力。”

“不会的，”曼努埃拉立即回答。

“请原谅，小姐；我斗胆对您的这个否定表示怀疑。”

“可是，我说的是实话。”

“真的吗？”

“真的。我尽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这么着可是忘恩负义哟。”

“不，这是一种回敬。”

“回敬什么，小姐？”

“您认为，我的沉默或冷淡会使他们不高兴吗？”

“我怎么能不这样认为呢？”

“那好，他们老是一个劲儿地讲同一件事——再说，这种事我从来都不想听——来叫我不高兴，所以我就让他们不高兴，作为我对他们的回敬。”

“可是，他们讲的是有关省长先生的事，是有关大家的共同事业；而且，他们讲这些是因为他们积极性高。”

“不对，贝略先生，他们讲这些是为了他们自己。”

“噢！”

“您不信吗？”

“至少我感到吃惊。”

“这是因为您不象我，我每天都处在这种不幸的地位。”

“完全可能是这样的。”

“请您看一看所有在场的人，除了您以外，我不知道今晚到我跟前来的人里面，有谁不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在我面前自吹多么拥护联邦，好让我到爸爸面前替他们美言几句。”

“可是，他们是在忠心耿耿地为我们的事业效劳的呀。”

“不对，贝略先生，他们在损害我们。”

“损害？”

“是的。因为他们说的太过头了，而且他们对我父亲的事业，行动上恐怕不象我所希望的那么真心实意。再说，您认为我喜欢我们周围这些男男女女吗？”

“当然。您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才能。”

“我不是讲才能，我讲的是教养。”

“我很理解，没有别的社交生活使您很不愉快。”

“连我结交最久的女友，都不跟我来往了。”

“也许是时代造成的吧。”

“不，是这帮人造成的，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社交界，因为是

我父亲要我这样。我认为，您是来看我的人里唯一值得尊敬的人。”

“可是，我在这儿看到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啊。”

“但是，他们一个劲儿地要使自己变坏，而且越坏越觉得好，不过他们倒是达到了目的。”

“这太可怕了！”

“我讨厌他们，贝略先生。我过的是人世间最乏味的生活。我听到的总是这些男人和这些女人说的血啊、死啊一类事情。统一派分子是我们的仇敌，这我很清楚。但是，有什么必要每时每刻重复这些使我不舒服的咒骂声呢？尤其是他们表白的仇恨，我就不相信，因为这些人都没有激情。此外，又有什么必要到这里来用这类事情折磨我，从而妨碍我去接近我所喜爱的女伴或者我的朋友呢？”

“您说得很对，小姐，”丹尼尔用十分诚挚的声调说道，“您说得很对。您需要有几个年龄、教养跟您相当的女孩子作伴，帮您散散心，使您暂时忘却一下这个人人都感到可怕的时代里各种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

“啊，要是那样，该多幸福啊！”

“我认识一位妇女，她的性格跟您一定很合得来，她一定会理解您并且喜欢您的。”

“是吗？”

“这个妇女从一见到您那时候起，就对您有好感。”

“真的？”

“她没有一天不向我问起您。”

“哟！她是谁呀？”

“一个很不幸的妇女，也许比您更不幸。”

“有那么不幸吗？”

“是的。”

“不会的，世上不会有比我更不幸的女人了，”曼努埃拉说着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眼圈润湿了。

“至少您不会受到诽谤。”

“我怎么没受到诽谤啊？”曼努埃拉感叹地说，一面抬起头来，将她灼亮的眼睛盯住丹尼尔。“对于我父亲的仇敌，我唯一不能原谅的是：他们为了政治报复的目的，肆意诽谤我作为女人的声誉。诽谤得多凶啊，我的上帝！”曼努埃拉激动地说，一面用手捂住那双活泼的眼睛。

那几堆人谈兴甚浓，谁也没注意这两个年轻人的交谈，只有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和马里尼奥两人不时窥视他们俩。

“我的朋友，时间一定会把这一切都消除的，”丹尼尔说，他的口气是那么讨好人，那么温柔，使得曼努埃拉不能不用最柔和的目光看看他，向他表示感谢。“相反，时间却是我们谈论的那个妇女的最大敌人。”

“怎么会呢？请您解释一下。”

“时间对她不利，因为每过一分钟，她的境况就会严重一分。”

“可是，出了什么事？她是谁？”少女出于她那急躁和敏感的性格，急忙问道。

“有人对她进行政治性的诽谤。有人把她说成是统一派分子，而且总对她进行迫害。”

“可是，她是谁呀？”

“阿玛莉亚。”

“您的表妹？”

“是的。”

“在迫害她？”

“是的。”

“是我父亲的命令吗？”

“不是。”

“是警察局的命令？”

“不是。”

“那么是谁的命令？”

“是迫害她的人的命令。”

“可是，谁会迫害她呢？”

“一个追求她、但遭她白眼的人。”

“噢……”

“请原谅……他们就是利用联邦政府和尊敬的护法者的名义来进行那种不体面的图谋私利的复仇的。”

“啊！是谁？迫害她的是什么人？”

“请原谅，小姐，我还不能讲出来。”

“可是，我想知道他的名字，好去告诉父亲。”

“以后您会知道的。不过您应该明白，这是个很有势力的人。”

“那这个人的罪过也越重，贝略先生。”

“我知道。”

“我有一件事。”

“请讲，小姐。”

“我想请您把阿玛莉亚带来。”

“带到这里来？”

“对。”

“她不会来的。”

“她不肯来我家吗？”

“她有点孤僻，要她到象今天围着您的这许多人当中来，她会感到很不自在的，小姐。”

“我会单独接待他的……可是，不行，我没有单独活动的自由。”

“此外，自从她的家被搜查以来，她一直怕受到凌辱。”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

“还有，她离开美丽的巴拉卡斯别墅也有好几天了。尽管避居他处，她还是心惊肉跳地感到不安。”

“真不幸！”

“不过，您能够帮她一个大忙。”

“我吗？请说吧，贝略。”

“您写一封信，她就可以拿出来给没有省长命令去找她麻烦的人看。”

“没有我父亲的命令，谁敢这么干呢？”

“有人已经这么干了。”

“好吧，我明天就写。”

“我斗胆请求您在这封信里提醒大家，应该注意不得用罗萨斯将军和联邦政府的名义，去干不正当的事和欺凌别人。”

“好，好，我明白了，”曼努埃拉说，她为有机会打一打每时每刻都来搅扰她的人的自尊心而大为高兴。

“我们这次交谈，我感到很愉快，”曼努埃拉继续说道，“但是谈得太久了，准会引起那些人的猜忌，我得遵从我父亲的要求，一视同仁地去照应他们一下。”

“您的意愿就是我应当服从的命令。可是，请您答应我不忘记写那封信，好吗？”

“好的，明天您就可以拿到信了。”

“好。谢谢。”

曼努埃拉没有说错：她与丹尼尔的交谈，已经引起那帮在每晚举行的联邦派式酒宴中吃残羹剩饭的饿狗的猜忌了；酒宴的女王当然是曼努埃拉——给予她生命的那个人的疯狂野心的可怜受害者。

这天晚上寒意袭人，可是满脸虚情假意的加里戈斯的额头

上却开始渗出汗珠，因为这个赫伦迪奥·德·坎帕萨斯修士的弟子，慷慨激昂地说了那么多话。所有的与会者都在等曼努埃拉结束她和丹尼尔的谈话，以便回家去对自己的亲属讲述他们有幸听到的曼努埃莉塔·罗萨斯-埃斯库拉小姐的讲话，看到她的笑容和神态。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丹尼尔刚转身和梅塞德斯谈话，曼努埃拉刚要跟马里尼奥的妻子说话，在场的人就一个接一个地走来向曼努埃拉道别，并且按各自的方式客套两句：有的表示誓死保卫她和她的父亲；有的要献给她一个首级；有的要献给她耳朵；还有的要将统一派野种女人的辫子奉献给她。做这一切，当然都要等联邦派复仇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第十一章　丹尼尔的一次神奇经历是怎么开始的

丹尼尔有好几次真的以为自己堕入了地狱。因为完全可以想象到，从罗萨斯为他女儿搜罗来参加社交活动的那些人的嘴里，都能听到些什么。

曼努埃拉虽说听惯了那种大合唱，然而对于那些人因为她的地位才向她表示敬意时所说的话让丹尼尔听到了，她也感到难为情。但是他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好几次使她忍住了，她终于相信，他比起在场的其他人显然优秀得多了。

客厅里的人终于都走空了，梅塞德斯·罗萨斯·德·里维拉也起身告辞。她拥抱曼努埃拉时以其特有的坦率态度对她说：

“我走了，孩子，我把贝略带走，气气里维拉。”

曼努埃拉勉强笑笑。

“他不让我安生，孩子，”梅塞德斯接着说，“他叫我受不了啦。昨天晚上，他甚至还捏我一把；可是我，没答理他……我非得气气他，一直到他不再盯着我为止。”

“姑姑，您要走了？”

“是的，孩子，那就明天见。”

梅塞德斯用自己的嘴唇和脸上的红痣，在侄女苍白的面颊上贴了一下。

“再见，曼努埃莉塔。您请休息吧，”丹尼尔说着将手递给她。他说得那么温柔，那么体贴，深深打动了这个不幸的少女的心，等到大厅里只剩下她孤单单一个人的时候，她的眼睛给泪水模糊了。

这时候，梅塞德斯挽起同伴的胳臂，两人就穿过大院走上护法者街，然后折向邮局方向。

那天夜晚，寒意逼人。可怜的丹尼尔没穿大衣，但是幸亏由于被人硬逼着挽臂行走而产生的烦躁，才使他没有想到自己没穿大衣。

“我们可别……可别走得这么快，”梅塞德斯说。

“听您的吩咐，夫人，”丹尼尔答道。

“唔，我们慢慢走，但愿能碰到里维拉！”

“对，对，但愿能碰上他！”

“他准会气得要命！”

“可能吗？”

“当然！”

“他准会把您夺走吗？”

“什么！您瞧着吧。我来讲一件事给你听。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小伙子一起，从阿古斯蒂娜家走回家，他碰见了我。他一见到我，就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了。我马上认出他来，您猜我怎么办了？”

“您一定叫他了。”

“什么！根本不叫。我装作没看见他。我开始照直走，然后拐弯。我的一只鞋趿拉着，差点儿弄丢了，不过不要紧。我一直拐来拐去，里维拉总在对过的人行道上不停地跟着。我看出来他冒火了，冒就让他冒呗；我本来就成心这么做，我轻声说话，不时停下来，突然放声大笑，这么着让里维拉在后面跟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终于走到家里。在家里发生的事最有趣了。他大

吼大叫，直到吼不出声为止；但是到末了儿，他不得不来软的；他跪下来吻我的手，后来……”

“后来你们象一对恩爱夫妻那样和好了，”丹尼尔打断她的话。他拿定主意，要拿梅塞德斯这个怪女人的这次谈话，好好开开心。

罗萨斯一家每个人都有点古怪的地方，而梅塞德斯无疑是他们家最怪的一个。她最怪，但也最无害，心肠也最好。姓这个在历史上留下臭名的姓氏的妇女，没有一个干过坏事；然而，男人却多多少少都让那独断专行的暴躁脾气发挥了作用。

“后来你们象一对恩爱夫妻那样和好了，”丹尼尔刚才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算了吧！才不是呢！后来他就回他自己的卧室睡觉去了。”

“哟！你们是分开住的吗？”

“有两年了。”

“是吗？”

“所以我才要气气他嘛。我孤寂得好难受哟，但是我不屈服。因为，您看，我是个感情十分强烈的女人。我有火山爆发一样的想象力，然而我从没遇到过一个知音。”

“可是，夫人，您的丈夫呢？”

“我的丈夫？”

“就是里维拉先生呀。”

“丈夫，丈夫！但是还有什么比丈夫更叫人没法忍受的东西呢？”

“这可能吗？”

“没有比丈夫更乏味的了。”

“啊！”

“没有比丈夫更粗俗的了。”

“是吗？”

“男人从来都不理解女人。”

“啊！”

“而且里维拉还是个傻瓜。”

“是吗？”

“当然，就象所有干科学这一行的人一样。”

“这倒是。”

“啊，如果他是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一个热情奔放的小伙子，那就好了！”

“唔，那才好呢！”

“咳！我太不幸了，非常不幸；我有一颗炽烈的心，而且懂得一切爱情的秘密。”

“确实；梅塞德斯，象您这样真是不幸。”

“我每天就是这么当面说给他听的。”

“说给谁听？”

“当然是里维拉咯。”

“哟！”

“是的，我就是这么对他说的，而且是大声喊着说。”

“就是您刚才告诉我的那些话吗？”

“比刚才说的还要多。”

“那么，夫人，他对您说了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说。他有什么好对我说的？”

“他没对您采取什么行动？”

“什么！他根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里维拉先生真是个老实人！”

“是的，他是太老实了，但是对我没有用。我需要一个有丰富想象力的男人，一个有才华的男人。啊，有这样的一个男人，那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如醉似狂了！”

“我的巴巴拉圣母，夫人！”

“是的，让我们一起发狂，让我们整天待在一起，让……”

“还有什么，夫人？”

“让我们关在一起，里维拉再生气也不用理会他，我们还要在那里一起赋诗，一起朗诵我的作品。”

“哟，您是个作家？”

“那当然！”

“真了不起！”

“我正在写回忆录。”

“妙极了！”

“是从出世前写起。”

“怎么？您人还没出世就写回忆录了？”

“不是的。我是从那时候的事情写起，因为我母亲对我说过，从她怀孕五个月起，我就在她肚子里乱蹦，甚至弄得她没法睡觉。我生下来浑身是毛，一岁起讲话就很流利了。在我一生中，各种激烈感情我都尝到过。我的五斗柜里有满满一抽屉信件和鬈发。”

“在这方面，里维拉先生不干预吗？”

“哼！我想气气他，他却在看骷髅。”

“什么？”

“是呀，就是这样，老弟。他房里有一副旧骷髅，我不知道他在那上面都研究些什么。”

“噢！”

“所以，正如我告诉您的那样：当我觉察他在他房里的时候，你猜我干什么？”

“您就说吧。”

“我把他的房门打开一条缝，使他从门缝里可以看见我，我再打开柜子，拿出那些信件，朗读每封信的第一行字：

“‘我亲爱的梅塞德斯。’

“‘我一生最崇拜的偶像。’

“‘我最爱恋的梅塞德斯。’

“‘我心中的梅塞德斯。’

“‘无与伦比的梅塞德斯。’

“‘梅塞德斯，我的眼珠。’

“‘我的梅塞斯，照亮我生命的星星。’

“‘我心爱的金发姑娘。’

“总之，我把结婚前收到的成千上万封信读了起来：这些信要是说起来，恐怕永远也说不完。”

“您的回忆录已经写到什么时候啦？”

“昨天我已经写到我第一次分娩的那天。”

“那可是重要章节！”

“是我一生中最有趣的一件事。”

“不过，夫人，这种事情是普遍的。”

“什么！这可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请您想想看，我分娩的时候还在做诗，竟不知道当时自己正处在危急关头。”

“令人赞叹的体质！”

“我的第一个儿子就是这样诞生的，一半用诗写成，一半用散文写成。”

“谁，是孩子吗？”

“不，是我的作品，就是那部回忆录。”

“啊！”

“只有里维拉这个傻瓜不愿意给予应有的评价。”

“他可能是个冷漠的人。”

“简直冷若冰霜！”

“也许很粗俗。”

“象块石头！”

“缺乏灵感。”

“那是当然！”

“没有情趣。”

“连诗都不会念！”

“是个没有心肝的男人。”

“您只要说他是个蠢货，就算把他的特点给说全了！”

“那好，在您允许下，我就说您丈夫是个蠢货。”

“就是这样嘛。可是您瞧，我还喜欢他。每天早晨，他亲自到市场去，知道我喜欢什么，他就给我买回来。他叫醒我，把他带回来的东西全堆在床上。还有，如果这个可怜的家伙什么时候生气了，他自己会消气的。”

“真是好性子。”

“除了我告诉您的以外，他什么好处也没有。他什么也不管用。而我需要的是一个狂烈的男人，一个有才华、有男子气概、一刻也不离开我的年轻人。”

“夫人，您看，我们快到了，”丹尼尔看到自己的女伴越走越快，就说。

“是的，快走吧。我要给您念几段我的回忆录。”

“请原谅，夫人，可是……”

“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

“已经很晚了，夫人。”

“不，不晚，里维拉还不会回来的。”

“请原谅，梅塞德斯，我不能。”

“行了，行了，您一定要进去。”

这样说着，他们已经走到她家的门口。

“我改天再来。”

“不，现在就进去。”

“有人在我家里等我呢。”

“是什么约会吗？”

“不是，夫人。”

“是女人吧？”

“不是，夫人。”

“您给我起誓。”

“我保证说的是真话。”

“那就进去吧。”

“我不能，夫人，我再说一遍，我现在不行。”

“忘恩负义的家伙！”

丹尼尔急促地敲了十几下门环，希望尽快出来个人以帮他解围。

“怎么啦！您真不进去了？您不屑于听一听我的回忆录吗？”

“改天再来吧，夫人。”

“好，那就明天吧。”

“我尽力而为。”

“您瞧，里维拉留下一只夜宵吃的鸭子；请进去，咱们来吃掉它。”

“夫人，我从来不吃夜宵。”

“那就明天啦！”

“可以。”

“好吧。我把回忆录中最精彩的章节准备好。”

“晚安，梅塞德斯。”

“明天见，”她答道。

护法者阁下的妹妹走进家里刚一关上大门，丹尼尔就跑着而不是走着离开了。她还是个风韵犹存的女人，胸部优美，皮肤象雪花石一样白皙，我们借用当时的说法，她的性格极为浪漫，这是当时对越出常轨的一切事物常用的一种说法。当我们的主

人公象个大孩子那样边跑边笑的时候，我们跟读者一道回顾一下前几天发生的事，以便能够把这篇故事的线索串连起来。

第十二章　盖特神父一觉醒来

想偷渡外逃的企图遭到失败那天，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真是惨透了。他走近丹尼尔家的时候，透湿的靴子和长裤还在滴滴答答直淌水，他的学生正送人民护法社主席到大门口。这个主席是来请丹尼尔起草人民护法社致杰出的护法者的联邦式效忠信的，在卑鄙的、令人厌恶的、叛逆的联邦派成员造成巨大危机的时刻，再次向护法者表示决心献出他们的性命、荣誉和名声。丹尼尔立即答应替他起草效忠信，话说得充满了联邦派的激情和豪言壮语，使脾气暴躁的赫纳罗先生——他曾经对那些为尊敬他而尊称他为所罗门的小伙子饲以棍棒——的弟弟目瞪口呆。这封效忠信，第二天就得送到他手里。

他认为，这份值得纪念的文件签上他的大名，将会代代相传，会得到最遥远的后代的赞赏，所以在跟他的年轻朋友分手时，他决心把自己的荣誉、性命和财产也奉献给他的朋友，因为他的朋友是对联邦事业最赤诚的榜样。他跟丹尼尔告别的时候，代理省长阁下的那位极可敬的秘书正好来到了。

“丹尼尔！”坎迪多先生嚷嚷着抓住他学生的臂膀。

“亲爱的老师，我们进去吧。”

“不，咱们出去吧，”他回答，想把丹尼尔拦在门廊里。

但是丹尼尔拽住他的胳膊，非常亲切地把他带进了客厅。

“丹尼尔！”

“老师，您说话的腔调和看人的样子，让我吃了一惊，您知道吗？”

“丹尼尔！我们完蛋了！”

“还没有。”

“但是我们要完蛋了。”

“有可能。”

“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冷酷而且不幸的厄运，难道不是你给造成的吗？”

“有可能。”

“你知道出什么事了吗？”

“不知道。”

“可是，你心里没有感觉吗？”

“没有。”

“丹尼尔！”

“老师，今天下午我的情绪很好，可是您好象就是来破坏我这种好情绪的。”

“你还情绪很好呢，可是，有比不祥的命运之神把血淋的钐刀架在你我脑袋上更糟糕的事吗？”

“使我心情不好的不是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我早就清楚了；使我心情不好的是，您不能直截了当地把发生的事对我说。您转弯抹角绕了快半个钟头了，是不是呀？”

“不，你听着。”

“我听着呢。”

“我这次说话，要说得很急、很快，还要出乎你的意外。”

“快说下去。”

“你知道，我是部长——现在的代理省长的私人秘书。”

“是的。”

“我每天早上都去誊抄该誊抄的东西，虽然这要化工夫。因

此你应该知道，只有年轻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只有三十岁的人才能写出好字来，因为在这个年龄以前，脉搏很不平稳；而在这个年龄以后，视力就差劲了，手指也不那么灵活了。这当然都是由于血液的缘故，因为，据说随着人的年龄变化，血液不是流得太快，就是流得太慢；根据人的年龄，尽管我的意见是……”

“求巴巴拉圣母保佑！您是硬要向我灌一篇学术论文报告啊。”

“我言归正传。”

“那好。”

“我一定不离题。”

“太好了。”

“就在今天早晨……”坎迪多先生便把在阿拉纳家、在修道院和在码头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丹尼尔讲了一遍，其间用了两百来个形容词、十几个不相干的插曲，足足花了半个多钟头。丹尼尔一边听，一边考虑，一边运用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敏捷的理解力与判断力，想好了对策。

“这么说，他给梦游症这玩艺儿弄得心烦意乱了？”他问坎迪多先生，说话时眼睛盯着地板，手却不自觉地摆弄着自己的胡子。

“他烦透了。起初他感到困惑、犹豫、不知所措；后来他生起气来，而且……”

“当他象您说的那样困惑不解的时候，他是不是来回看着费利佩先生和您呢？”

“是的，当时他脸上的表情，我觉得象个疯子。”

“他是在怀疑……他有罪，但又愚昧无知；当然，他容易受迷信的影响，”丹尼尔喃喃自语。

“丹尼尔，你在嘟喃什么呀？”

“没什么，我得梦游症了。”

“那不可怕吗？……”

“玛塞莉娜夫人告诉过您盖特神父在睡午觉，是吗？”

“对。”

“那时候大概是几点钟？”

“三点半到四点之间。”

“现在是五点一刻，”丹尼尔看着表说。

“玛塞莉娜还告诉我，他是跟她的侄女们一起吃的午饭。”

“那他一定喝了不少，”丹尼尔象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

“喂，你说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哪？”

“走，赶快走，”丹尼尔说着起身到他的卧室，拿了手枪和披风。

他回到客厅，对坎迪多先生说：

“咱们走吧，老师。”

“去哪儿？”

“去摆脱盖特的纠缠，因为现在不是跟背后搞我们的人共存的时候。”

“可是，我们上哪儿去哟？我们是不是又去冒险呀？”

“走吧，老师。要不然，今晚或者明天盖特神父和他的两三个朋友，就会来跟您算帐的。”

“丹尼尔！”

“费明！关上门。要是有人来，就说我正忙着呢。”

丹尼尔这样吩咐过自己的忠仆之后，用披风遮住脸，紧紧地拉着坎迪多先生，顺着胜利街走去，然后拐向巴拉卡斯，再向东走，过了几个街区，到了雷西登西亚广场，这时候太阳快要落山了。

“丹尼尔，”坎迪多先生颤抖着声音忧郁地说道，“我们已经快到科恰班巴街了。”

“完全正确。”

“可是，万一有人从那个开口就谈悲剧的古怪女人家里看见

我们，那该怎么办哪？”

“那就更好。”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正要去她家里。”

“我吗？”

“您和我。”

“不，我可不能让史书上说坎迪多·罗德里格斯是死在那里的。”

我们这位朋友拿藤手杖往地上一杵，随即向右转过身去，准备顺原道走回去。

丹尼尔，仍然遮住脸，使劲抓住他的手臂对他说道。

“如果您回去，盖特今晚就会去找您；如果您逃过盖特，明天他们就会把您送到桑托斯卢加雷斯去。如果您跟着我，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您都照我的样子做，您就会得救。”

“丹尼尔，你真是个魔鬼！”坎迪多说道，瞪大眼睛看看他的学生。

“可能是的。我们走吧。”

“我吗？”

“走吧，”丹尼尔又说，一边拽着坎迪多先生的手臂，一边用他那对灼灼有神的目光狠狠地盯住那个对他唯命是从的人的怯懦的眼睛。那个没有定见、驯顺的人象遭电击一般，就一声不吭地跟着走了。

走了几分钟路，正如读者知道的那样，丹尼尔和他的伙伴就来到科恰班巴街玛塞莉娜夫人家门口了。

大门开着一扇，小院子里空无一人。整条街上阒无人迹。

年轻人将那扇门关上，把他自己和坎迪多先生关在门外。关好门后，他轻轻敲响门环。

没有人出来应门。

他又敲得稍稍重一些，这才听到绸衣的窸窣声，表明这家独门独院的女主人走来了。

大门打开一半，玛塞莉娜衣服都没穿好，蓬松着一头又浓又黑的鬈发，把她那微黑的圆脸探出门外，一看到刚才敲击她乐园大门的客人，就露出一脸惊讶的神色。

然而这位爱好古典文学的女人，从来不会缺乏戏剧灵感，她的惊愕也挡不住她引用一首阿希亚的诗：

“——单枪匹马，没有盔甲，
你想做什么？回乡去吧。”

“盖特醒了没有？”丹尼尔问道。

“——他四肢疲惫，
正享受着梦中的恬静。”玛塞莉娜夫人答道。

“那就进去吧，”丹尼尔说，轻轻推了一下玛塞莉娜夫人，并且拉着那个想逃走的坎迪多先生。

“您要干什么，冒失鬼？”玛塞莉娜夫人大声说道。

“关上门。”

果然插上了门闩。

这时候，丹尼尔一脸刚毅坚决的表情。

玛塞莉娜夫人惊呆了。

坎迪多先生认为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他的心灵里开始充溢着一种基督教逆来顺受的精神。

“您的几个侄女都是谁在家？”

“只有赫特鲁迪斯在家，安德烈娅和别的几个刚刚出去。”

“赫特鲁迪斯在哪儿？”

“在厨房梳头，因为神父在房间里，我刚才在客厅里正靠在床上休息。”

“好。玛塞莉娜夫人，您是个很有才干的女人；您凭出众的想象力，马上一眼就可以看到在您眼前或者说在您耳边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您从大厅可以听到一切。”

“但是，会流血吗？”

“不会。完事以后，您要象文学家那样向我谈谈您的看法。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想在门厅和赫特鲁迪斯谈一下。”

“好的。”

“我带了点儿东西送给她和您。”

“可是您进去要上哪儿？”

“去看盖特。”

“看盖特？”

“别出声。”

于是，丹尼尔拉着坎迪多先生的手进入客厅，而玛塞莉娜夫人就去告诉她的赫特鲁迪斯。

客厅里几乎一片昏暗，只有从窗板缝透进来一点黄昏时分的微光，年轻人借着这微光走到窗前，把窗板打开，以便找到他所要找的目标；他要找的就是玛塞莉娜夫人刚刚靠着休息的那张大床上的印花布大床单。

丹尼尔拿起床单，将它的一角递给坎迪多先生，打手势让他向右拧，他自己则向左拧。

坎迪多当时满以为丹尼尔想勒死可尊敬的神父，尽管他的敌人活着对他会有极大危险，但是杀死敌人的想法却使他吓得血都要凝固起来了。丹尼尔已经猜到了他的心思，并有所准备，就微微一笑，拿起那条拧好的床单，看了坎迪多先生一眼，把食指放在嘴唇上。他立即走到房间门口，盖特神父从微张的嘴里呼出的气，成为又刺耳又响亮的长长的鼾声，这使他肯定，他进房间用不着过分担心弄出响声。于是，他真的进到房间里，坎迪多先生则紧紧地贴着他的大礼服一道跟进去了。

他把朝院子的一扇窗板打开一半，在黄昏的微光下隐约看见神父的脸，神父仰面躺在一张帆布行军床上，只穿着衬衣，半身盖着毯子，睡得很香，鼾声正响。

他搬了一把椅子，轻轻放在行军床与墙壁之间的床头边；他打手势让坎迪多先生过去坐在那把椅子上；看到他老师就象做其他一切事情那样，身不由己地照他的话办以后，他马上在另一边也放了一把椅子。他立刻从睡着的人上面，将拧好的床单的一头递给坎迪多先生，并打手势让他把那一头由行军床底下送过去，坎迪多先生照办了，丹尼尔只用十秒钟的时间就牢牢地把这个可敬的联邦派教士绑扎停当。床单当胸绑住，贴紧行军床，可是结头的两端却正好打在年轻人要去坐的那一边。

绑结完毕，他走到窗前，只放进一点点光线，这点光线只让教士睁眼时能模模糊糊看到一点东西。他立即将他的一支手枪交给坎迪多先生，对方哆哆嗦嗦接过去。他低声告诉坎迪多先生，他一打手势就重复他讲的话，然后才坐了下来。

盖特鼾声如雷，这时丹尼尔用响亮而又低沉的声音喊道：

“仁慈的神父先生！”

盖特停止打鼾。

“仁慈的神父先生！”

盖特费劲地睁开浮肿的眼睛，慢慢转过他那沉重的头来，一看见丹尼尔，眼皮就全睁开了；一种恐怖的表情笼罩在他脸上，他正要抬头的时候，坎迪多先生从另一边大声叫了起来：

“仁慈的神父先生！”

他把头转到刚发出这个声音的地方，看到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的脸，这时他的惊异表情是难以描绘的。刹那间他将头从右面转向左面；他似乎想让自己相信并不是在做梦，便不慌不忙要欠起身来，可是绑住他胸部和胳膊的床单，却使他除了脑袋以外什么也抬不起来，就是脑袋也马上又落到枕头上。但这

还没完：在他的脑袋落下的时候，丹尼尔将枪口对准他的左太阳穴，坎迪多先生看到年轻人的手势，也将枪口对准他的右边太阳穴。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没说一句话，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挪动一点位置。

神父闭上了眼睛，面如死灰。

丹尼尔和坎迪多先生收起手枪。

“盖特神父先生，”年轻人说道，“您已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魔鬼，我们以神的法庭的名义，来惩罚你犯下的滔天罪行。”

坎迪多先生重复丹尼尔说的最后几句话，他用的语调和强调的语气，带有他想赋予的那种超自然的全部特色。

盖特神父的太阳穴上冷汗如注。

“你曾经起誓要杀死两个与我们长相相似的人；在你犯下这一新罪行之前，我们就把你打发到地狱里去。你想伙同几个朋友去杀害那两个人，是真的吗？”

神父没有回答。

“快回答。”

“快回答！”丹尼尔和坎迪多先生说着，又将枪口对准神父的太阳穴。

“是的。但是我向上帝起誓……”

“住口！不许你提上帝的名字，”丹尼尔打断他的话，只见神父吓得瑟瑟发抖，脸胀得通红，额头青一块紫一块的。

“叛教分子、变节分子、不信神分子，你的死期到了；我的巨掌可要不客气了！”坎迪多先生喊道，他明白现在已经没有危险，所以想做得象个英雄好汉。

“你想从哪儿纠集一伙人干那个罪恶勾当的？”丹尼尔问。

盖特没有回答。

“快说！”坎迪多先生大声喊道。

“快说！”丹尼尔同时也喊道。

“我本想去找所罗门，要他给我几个人，”神父闭着眼睛回答，声音越发抖得厉害。

他的呼吸开始困难了。

“你打算借口什么找他借人呢？”

神父又没有回答。

“说啊。”

“说啊！”坎迪多先生重复道，又将手枪对准盖特的太阳穴。

“看在上帝分上！”盖特大声说，他想欠起身来，但是又倒到枕头上了。

“你害怕吗？”

“害怕。”

“那你就要死了，”坎迪多先生说。

他一边摇着脑袋，一边从他被绑紧的胸膛里迸发出一声吼叫。他的血开始大量涌向大脑。

“如果你说服自己，认为在这所房子里从来没碰到过你想追捕的人，你就可免一死，”丹尼尔说。

“可是，你们是谁？”神父睁开眼睛问道，同时脑袋费劲地来回转动。

“谁也不是，”丹尼尔说。

“谁也不是，”老师和学生重复着说。

“谁也不是，”盖特叹了口气又闭上眼睛，手脚开始剧烈痉挛起来。

“难道你还不明白，你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是怎么回事吗？”

盖特没回答。

“你患梦游症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妄图对你认为梦见的人造成丝毫伤害，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对，”坎迪多先生大声嚷道，“你患了梦游症，哪天只要你一

想处决那些可敬的人，你就会死于梦游症，而且会死得很惨，会心肝俱裂、鲜血直淌。天网恢恢，就高悬在你的头上。”

盖特几乎没听明白。一阵痉挛使丹尼尔看出来，这个坏蛋快要中风了；于是他解开绑住盖特胸部的床单，对坎迪多先生打个手势，两人就踮着脚出去了。盖特没听见他们出去。

玛塞莉娜夫人和赫特鲁迪斯从客厅门口听到了这一切，她们笑得浑身直打颤。

“玛塞莉娜夫人，”丹尼尔在门厅说，“您的才能足以想出该怎样把这出戏演下去。”

“是的，是的。一场奥雷斯特斯的梦，或是一场迪多与西克奥的梦。”

“完全正确。他做的就是一场梦，如此而已。”

“赫特鲁迪斯，这是给你的。”丹尼尔继续说，同时将一张五百比索的钞票放在那位很有文化的姑妈的侄女手上，她拿钱时轻轻按了一下那只常常赠送礼物给她的手，但是这手的漂亮主人并没有因此向那四个姑娘的欢快活泼的眼睛要求任何好处。这四个姑娘正如她们的可敬的姑妈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人遗弃的孤儿。年轻人在那位姑妈手里也放上一张五百比索的钞票，就马上离开那里上科恰班巴街去了。

这一幕发生后几小时，盖特神父给用剃刀剃光了头，丝毫也感觉不到几十条水蛭正在他耳后和太阳穴上尽情吮吸他的血。几天后，护法者阁下的医生和科尔德罗博士还不能担保这个联邦派布道人能否保住那条重要的性命。

这么一来，丹尼尔也就完全摆脱了威胁他的那个麻烦，当时他为了祖国、为了他的情人和朋友，是多么需要有这个保障啊。作为后备军成员，他在演出那出戏的晚上，就派人将他写的不同凡响的效忠信送到所罗门主席那里，同时告诉所罗门，那天下午他一直在忙于起草那篇至为重要的文件。

第十三章　“孤零零的房子”

沿着布宜诺斯艾利斯通往圣伊西德罗的巴霍低地公路走，在离城约三西班牙里处有个叫“橄榄林”的地方，在那儿还能看到原有的橄榄林遗留下来的四五十株橄榄树。在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〇年间，不止一次有一两千人的军队来这座林子里扎营，为的要把当政的人赶下台，但是没过两天，他们扶上台的人又给赶了下来。

“橄榄林”位于公路左侧的一块小高地上，由此可以眺望宽阔的大河、绵延的河岸以及高高的圣伊西德罗河坡。但是这个地方在一八四〇年最惹人注意的，是一幢破旧的孤零零的小房子，茕茕孑立于公路右边的河坡上。它原是佩利萨家的产业，后来卡纳维里家提出诉讼，那就是人们所说的那幢“孤零零的房子”。

那幢房子多年无人居住，各部分都快坍塌了，如果不是突然有人用三天时间进行修缮，魔术般地使它里里外外焕然一新的话，一八四〇年冬猛刮的西南风，准会把它彻底摧毁了。

主持这项修缮工程的是谁？派人来修的是谁？要住到这幢房子里来的又是谁？在联邦派与统一派都必须思考那些非常严肃的和个人攸关的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过问。

但是事实是，早先破烂不堪的墙壁在三天里已经给精心地贴上了壁纸，房梁得到加固，地板弄得平平整整，门锁换上新的，

全部窗子都装上了玻璃。

这所房子人们都叫它“孤零零的房子”，前不久里面还栖息着几只夜禽，冬日的风猛刮过它摇摇欲堕的飞檐；房子建在河坡上，河坡下面，大河的波涛在黑黝黝的岩石上撞得粉碎，发出的粗犷响声与老橄榄林迎风摇摆时发出的响声混在一起，而那幢孤零零的可怜的小房子距橄榄林几乎不到三个街区远；我们刚才说到，在那幢房子里现在已经看得出来有人居住了，尤其看得出来居住的是文明人。

不多的几个小房间陈设简单，但十分雅致，在猫头鹰刺耳的叫声中还能听见金丝笼子里珍贵的朱顶雀的动听的歌声。

小客厅中央，桃花心木圆桌上铺了一块雪白的亚麻布台布，桌上摆着三套餐具，瓷器和玻璃器皿反射出一盏明亮的小灯的光。

已是晚上八点半了，一轮苍白的圆月被上帝之手从水底徐徐托起，呈献给大地。

从这位温柔的夜晚旅客脚下射出的一束光带，横贯波动的河面，宛如一条银鳞闪闪的巨蟒。

夜是宁静的。蓝天里繁星点点，微风夹着巴拉那花园沁人心脾的芳香在空中飘拂，有如当时在柔和的月光里游荡的风神所发出的多情的叹息；她们一边畅饮着以太，一边在与南方天体中射出的钻石般然而微弱的光嬉戏。

一切都孤寂而富于诗意；大自然是那么透明而又宁静，在那里，在大河岸上，曾经再三是、此刻又一次是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整个民族遭受苦难的见证人。

波浪在柔软的沙质河床上轻轻滑动，一时间冬天仿佛已经收起它多雪的干枯的翅膀，北方的微风也已吹来了春天的气息。

河坡缓缓地斜向河岸，在河坡脚下距水边几步远的一块小小的沙洲上，有个妇女出神地凝望着一轮皓月从波浪里冉冉升

起。月光象一条银蛇，在靠近这个神秘女人的水面上，把自己的最末几节弄碎了；河水满怀敬意地将它的泡沫漫到她那双纤足踩过的沙滩上；安静的大海的切切低语，有如一首神秘的摇篮曲，在给安睡在波涛之床上的那个空间守护神催眠。

这位妇女的眼睛象星星一样明亮，她的目光犹如洁白的月光那样柔和而不强烈。

她的鬈发在和风的轻轻吹拂下，抚弄着她象阳光下的多穗铁兰般苍白的面颊；她那雪白的脖颈从领口的花边中不经意地露出来，若不是夜色已经来临，一定会象黎明时分竖立在东方金线织物中的克拉拉纯白大理石圆柱一样洁白晶莹。

她身穿紧身的黑天鹅绒裙衣，显得有点弱不禁风，但又不象玫瑰的柔枝那样折身弯腰。她那身黑衣的裙裾突然飘动起来，仿佛要把这位孤寂的女神从那条荒凉而多情的河上送上云端。

这位妇女就是阿玛莉亚。此时此际，眼前的景色充满爱情、感伤与柔情蜜意；天空中繁星万点，象镶满宝石的拱顶，夜晚的那颗晶莹的珍珠就镶在上面；热带刮来的和风已把一切冬天的痕迹都吹得无影无踪；阿玛莉亚的敏感天性和富于诗意的想象力，完全被大自然的吸引力折服了。敏感的少妇用她那超凡脱俗的心灵，感受着赏心悦目的美景，沉醉在天际无形无色的、虚幻缥渺的诗的境界中。

她的视觉和听觉似乎都失去作用，连一个男人走在她身旁突然发出的轻微响声，都没有使她十分秀丽的头转过来——她正在出神地凝望那轮银盘似的月亮。

一个男人步下了河坡。起初他的步子很急，后来越走近那位独自一人欣赏着这个富有诗意的地方的女人，他的步子就越发放慢了。

那个男人走到离阿玛莉亚两步远的地方，一种宗教式顶礼膜拜的感情似乎涌上心头，只见他抱臂默默瞧着她。可是他的

一声叹息忽然间暴露了他到来的秘密，少妇猛然回过头来，不由地惊叫一声，这时她的腰也就马上被跪在她面前的那个人紧紧抱住了。

那个人就是爱德华多。

“阿玛莉亚！”

“爱德华多！”

这就是他们俩说的头一句话。

“我亲爱的天使，你这样多美啊！”年轻人说道，依然跪在他情人脚下，双手紧紧搂住她的腰，眼睛痴呆呆地凝视着她的秀丽丰姿。

“我正在想念你，”阿玛莉亚将手放在爱德华多头上说道。

“真的？”

“当然，我在想你，好象看见了你，但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尘世上；是在淡淡地透着玫瑰色的明净的碧空，我看见你在我身旁。我们呼吸着芬芳的大气，陶醉在震撼长空的天国的旋律中。就在那样一个销魂的时刻，我见到了你，那时候，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好象使我离开了大地。”

“啊，我最亲爱的人，是的，你不是凡人！”爱德华多说着坐到小沙洲的斜坡上，也让阿玛莉亚坐在他身边，他的脚几乎浸到泛着泡沫的水波里。

“你不是凡人，”他接着说道。“你没看见皓月是何等庄丽吗？可是你那雪白的脸却更加庄严，更加迷人。你没看见这普照大地的光华吗？然而你的目光更美，比这夜晚宝石的蓝光更温柔动人。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起登上灿烂的星空，给你戴上光之冠冕，呼你为女王——宇宙女皇！啊，我多么爱你，阿玛莉亚，我多么爱你啊！我想用自己的双手为你的生活缀满精致的花朵，让阳光不要销蚀你的美貌，用我火热的心驱走你身旁的寒冬……”

“爱德华多！爱德华多！”

“你多美啊，阿玛莉亚！”

爱德华多将情人的鬈发拨到后面，使她整个脸庞沐浴在银白的月光里。

“爱德华多，你真感到幸福，是吗？”

“我的生命之光哟，在你身旁我不会羡慕天使的美妙生活……你看天空中那颗最亮的星！你看见了吗？阿玛莉亚，那就是我们的星；那是我们幸福的星；它光芒四射，象我们心中的爱情，象我们自己想象的幸福，象照亮我们内心世界的你那光照人寰的美貌。”

“不，不！……”

“阿玛莉亚！”

“不；是那边那颗星！”少妇伸手指着好象马上就要坠入河里的一颗苍白的小星说。接着，她将自己秀美的头依偎在情人肩上，仰脸凝望着蓝色的天顶。

“爱德华多，爱德华多！”少妇凝望着繁星喟然道。

“阿玛莉亚，我的生命属于你。”

“爱德华多，你使我重新有了希望。”

“阿玛莉亚，在你身旁我不会去羡慕天使的奇妙生活的。”

“在你身旁我才懂得，幸福不是我生命中虚妄的东西。”

“阿玛莉亚，我活着就是为了你。”

“让我们永远、永远沉醉在现在这样的幸福里。”

“享受你的微笑。”

“啊！我多么幸福，是的，我太幸福了！”

“永远听着你亲口说的含情脉脉的话……阿玛莉亚，当你的形象占有我的时候，白昼的辉煌，夜晚的美妙，整个宇宙都在我眼里消失了。你的形象已经深深印在我心灵里，我的心里只存在上帝和你……你爱我，是不是？此生此世你愿和我共命运，是

不是?”

“是的。”

“无论怎样都不变?”

“是的,是的,无论怎样都不变。”

“我心中的天使!”

“如果你幸福,我就会在你的微笑里得到天使那样的愉快。”

“阿玛莉亚!”

“如果你不幸,我就分担你的痛苦;而且……”

“而且什么? 你就说吧。”

“缠住你的厄运如果置你于死地, 夺去你的生命的那 种 打击,一定会使我的灵魂飞去追寻你……”

爱德华多把慷慨的心上人紧紧搂在怀里; 阿玛莉亚在爱情的冲动中说了上面那番话,她的话音刚落,刹那间远处就传来一声持久、低沉的雷声,象炮声在重山峻岭间的回响那样震撼着太空。

迷信是富于诗情的心灵的形影不离的伙伴, 这时正沉醉在幸福中的那两个年轻人紧紧拉着手, 带着难以名状的表情相对凝视了片刻。阿玛莉亚终于低下头, 仿佛被一种可怕的预感弄得不知所措。

“别担心,”爱德华多从最初感受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就说。“别担心……这是常有的事……在冬季这样的日子里,常因为热得不合时令而打雷;阿玛莉亚,就是这么回事。”

少妇玫瑰般红润的嘴唇上掠过一丝甜蜜而又忧郁的 笑 意, 随即从她胸中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爱德华多继续说:

“阿玛莉亚,狂风暴雨离我们还远得很呢。眼下,罩在我们头上的天空,明净得就象你的心。天地是我们的教堂,上帝是我们的教士,他从云端,从星际, 在为我们心中的爱情祝福。上帝亲

自用自己目光的吸引力固定住那些星星，我们的星也在其中……是的……是那颗……那颗一定就是标志我们在世上的幸福的星……你没看见？它明彻得象你的心，闪亮得象你的眼睛，美丽得象你本人……我的阿玛莉亚，你看见了吗？”

“不是……而是那边那颗星，”少妇伸手指着一颗暗淡的小星说。那颗小星仿佛马上就要沉入当时跟整个大自然同样宁静的壮阔的拉普拉塔河的波涛里。

阿玛莉亚立即又把头靠到情人肩上，好象一枝洁白的百合花给一阵微风吹着倒向另一枝百合花上。然后，她的眼睛凝望着薄纱般透明的天空。

爱德华多出神地盯着她看。在这对如此温存、而命运又如此坎坷的恋人脚下，水波仍然在不停舒卷，喷吐出白色泡沫，有如美女周身飘拂着的薄雾似的白纱绉褶。水波的拍击声，有如一个俏丽的美人在懒洋洋地摆弄一把褶扇，把扇子合上时发出的响声。

“我的心上人，你为什么不看我？”沉默片刻后，爱德华多问她。

“啊，不是的！……我在看你……爱德华多，我在到处看你，”少妇迷人地含笑看着他回答说。

“可是你已经变了，亲爱的。”

“我变了吗？”

“是的，你变了。”

“你弄错了，爱德华多。我永远不会变。”

“这次我可没弄错……；刚才你还为幸福和爱情而神采焕发……而现在……”

“现在怎么样？”

“那种幸福的光彩暗淡了。”

“因为幸福是一面镜子，它会突然被我们自己哈出来的气息

给弄模糊了。”

“难道你不相信我们的命运?”

“是的,我不相信。”

“为什么,阿玛莉亚,为什么?”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爱情是在这么悲惨的情势下开始的!……”

“只要我们彼此心心相印,那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我们初次见面时起,我们何曾有过平静的时刻?”

“那没关系;我们是幸福的。”

“还幸福呢! 死神不是威胁着你吗? 啊! 死神也在威胁我,因为有你才有我。”

“但是,很快我们就会是永远幸福的了。”

“天晓得!”

“你怀疑吗?”

“我怀疑。”

“阿玛莉亚,为什么?”

“这儿,这儿有一种声音对我说些什么我不清楚, 可是使我预感到不幸,”阿玛莉亚说,同时用手按在自己心口上。

“你是迷信!” 爱德华多说着握住刚刚按过情人心口的那只手,把它吻了个遍。

少妇接着说:“这是不寻常的,在大自然表面很平静的时候,当我讲到不幸的一刹那,空中传来了隆隆雷声,象是在肯定我的话,这能是寻常的事吗?”

“我们为什么要把大自然牵扯到我们的厄运里去呢?”

“我不知道……但是……爱德华多,我是迷信的, 正象你刚刚说过的那样。”

这个图库曼女人好看的嘴上又掠过一丝甜蜜温存的 微 笑,露出她那漂亮的皓齿。她立刻站起来对爱德华多说:

“咱们走吧。”

“再待一会儿。”

“不，还是走吧。很晚了，丹尼尔恐怕已经来了。”

阿玛莉亚以她所特有的优雅气质，毫不费力地就把爱德华多吸引到自己身边。年轻人的手搂住心上人的腰，而她的手臂就搭在他的肩上。这对恋人就这样紧紧依偎着一步步登上河坡，用他们的嘴和眼睛互诉衷肠，一直走到那幢孤零零的空寂的房子里去。

第十四章　怪　　影

按照阿玛莉亚的吩咐，那幢房子不透出任何灯光。除临河一面外，各个房间都窗扉紧闭，因为这一面夜间没有过往行人，是安全的。

阿玛莉亚走进客厅时，路易莎向她迎了上来，老佩德罗从里边的一扇窗子探出头来，看到他的上校的女儿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丹尼尔还没来？”

“还没来呢，夫人。爱德华多先生来了以后，再没人来过。”

漂亮的寡妇和她英俊的情人谈起了他们的爱情和对未来的憧憬，不一会儿功夫，在自己黑黢黢的房间里一个窗口瞭望大路的佩德罗，来到客厅门口说：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都是谁？”阿玛莉亚吃惊地问道。

“丹尼尔先生和费明。”

“哟！太好了。把马照料一下。”

“爱德华多，丹尼尔是我们的守护天使。”

“啊！丹尼尔，丹尼尔，世上再找不出象你这样的人了！”爱德华多用这样赞美的话来夸他童年的朋友时，露出一种骄傲的神气。

丹尼尔走进他表妹的客厅，跟往常一样活跃、愉快、无拘无

束；他身上披着一件仅仅长及大腿的小套头斗篷，脖子上系一条黑带子，衬衣的领口在黑带子外面搭拉着，露出他那具有男性美的颈项。

“情人们不吃饭，这种蠢事可就是我独享的福气喽，”他说着向表妹施了一礼，又向他的朋友施了一礼，最后向那张桌子施了一礼；正如读者已经知道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三套餐具。

“我们是在等你，”阿玛莉亚微笑着说。

“等我吗？”

“丹尼尔先生，她是在跟您说话呢，”爱德华多说。

“哟，多谢多谢！ 您二位真是世上最可爱的人了。你们等我等得多腻烦啊！ 你们在等待中过的那段时间多烦人啊！”

“是的，是很烦人，”爱德华多点头回答。

“得了吧！ 你们就不会单独在一起待一会儿不自寻烦恼的……佩德罗！”

“你要干什么，疯啦？”阿玛莉亚说。

“佩德罗，开饭，”丹尼尔又说， 同时脱下套头斗篷和海狸皮手套，坐到桌前，往一只杯子里倒了点波尔多红葡萄酒。

“可是，先生，这可是太不礼貌了！ 这位夫人还没入席，您就先坐下了。”

“啊！ 我是个联邦派，贝尔格拉诺先生， 既然我们的神圣联邦事业是毫不客气地坐在我们革命的宴会席上， 我就更可以不拘礼节地坐在这张餐桌跟前了，这桌子也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小盘子是一种颜色，大盘子又是一种颜色，有普通酒杯， 却没有喝香槟的高脚杯；灯火将阑，台布的一角拖在地上， 简直象我的亲密女友梅塞德斯·罗萨斯·德·里维拉夫人的披肩一样。”

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早已知道丹尼尔的惊险经历， 听了他的话放声笑起来， 也都坐到佩德罗刚刚摆好饭菜的餐桌前来。这时已是晚上十点钟，在这幢房子里一切都显得那么离奇，那么

特别。

“好啦；前天晚上你答应那位夫人昨天去看她，并且去听她的回忆录。听你昨天晚上对我们说，昨天你没有履行自己庄严的诺言；不过我想，今天你总该恢复你的好名声了。”

“没有，我的好表妹，”丹尼尔边说边切鸡。

“这么做可不好。”

“有可能；不过，除非爱德华多肯赏脸陪我，我决不到我这个热情的女朋友家去。”

“什么？”阿玛莉亚皱起眉头问道。

“要我一起去！”爱德华多大声说。

“我想，这儿没有别人叫爱德华多的。”

“贝尔格拉诺先生，您可别错过这个机会，”阿玛莉亚说，这时她用的是女人们对情人说上帝让您放胆干那种事的时候才用的那种语调，和那种微妙的表情。

“阿玛莉亚，我还没有丧失理智，”爱德华多答道。

“我丹尼尔确实倒运；我向来不知道理智会带来多少好运气。”

“噢！现在我可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走运了，”阿玛莉亚说，想报复丹尼尔一下。

“很对，可敬的所罗门主席也这么说。如果爱德华多少些理智，没准就会在困难处境中利用一下别人向他提供的强有力的保护；就是说，他也许该去拜望护法者的妹妹，去读一读她的回忆录；在里维拉到家之前跟她一起吃饭，在里维拉吃饭时跟她一起关上门待在客厅里，然后……然后大概就用不着害怕玛丽亚·何塞法，谁也用不着害怕了。”

“行呀，爱德华多，您就利用一下吧。”

“阿玛莉亚，难道您还不了解丹尼尔？”

“谁知道他这么说有什么缘故！”

“当然，表妹，当然有缘故。建议只有在估计能被接受的情况下才会提出来的。”

“爱德华多，您说呢？”

“我说，丹尼尔，请你看在老天爷份上，换个话题吧。”

阿玛莉亚这时板起面孔，爱德华多在跟丹尼尔说话时也紧蹙双眉；丹尼尔不禁哈哈大笑，这对年轻人这才悟到他是在跟他们开玩笑，气也就消了。

“你们真是难得的一对！”丹尼尔依旧笑嘻嘻地大声说。“阿玛莉亚，弗洛伦茜亚比你小，我比爱德华多小；可是，我和弗洛伦茜亚却更加理智，你们没法相比。我们一星期只闹三次别扭，而且是我故意闹的，以便再讲三次和。”

“你这不是在折磨她吗？”

“是为了使她快活，阿玛莉亚；因为，没有比两个心心相印的恋人之间闹别扭之后言归于好更幸福的了。如果我能使你们每星期闹三次别扭……”

“别，别，丹尼尔，多谢，多谢，”爱德华多连忙回答，他的回答使阿玛莉亚开心地笑起来，他想不让她接受朋友提出的开心的建议。

“随你的便；我只不过提个建议。”

“好啦，丹尼尔，咱们谈正经事吧。”

“在这儿，这大概是个奇迹。”

“你已经了解到巴拉卡斯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是的。他们还没有去搜查那幢房子，这在联邦派分子的神圣事业时代，确是一件奇事。”

“不再监视那儿了吗？”

“已经有三个晚上没人去了，这在联邦派分子里头也是少见的事。今天上午我到过那儿。一切都跟半个月前我们离开时一样。我已经嘱咐过给铁栅门安一把新锁；你那几个忠心照看别墅

的黑人为了晚上值夜，白天大多用来睡觉；如果有人来了，他们就装睡，但都听着动静，这么办我是赞成的。”

“啊，我的老仆人，我总有一天要报答他们的！”

“昨天玛丽亚·何塞法派人叫他们去，这几个可怜的人一清早都去她那儿了，但是他们只对她说，他们只能说出他们知道的情况，就是说，他们只知道你不在家，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

“啊，爱德华多，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呀！”

“不对，我们报复的目标不应该是她。”

“不过，有一件事对我们是有利的。”

“哪件事？”他们俩连忙问。

“政局。解放者的军队仍然守在卢汉一带，不过到明天——九月一日——就要向前推进了。罗萨斯只能注意到那些大的危险，谁也不敢拿个人的琐事去打扰他了；对你的迫害和对爱德华多的搜捕，都只是一小部分人和下面的人干的，罗萨斯对此并没有下过命令。马索卡和所有联邦的头头脑脑在了解到战局的结果以前，都不会明确表态。因此，自从二十三日的事件发生后半个月来，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事；不过，那个不幸的事件却是罗萨斯下令造成的。”

“是什么不幸事件呀？”阿玛莉亚惴惴不安地问道。

“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只有罗萨斯才干得出。”

“丹尼尔，你说说，你就说说吧。”

“那你们就听着：有个叫拉莫斯的科尔多瓦汉子，人很和气，与人很少交往，跟政治几乎不沾边；他在本月二十一日从南方农村带了一队大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二十三日黎明时分，他的妻子生了一个死胎，身体十分虚弱。拉莫斯上街办理埋葬的事。一个警官在街上逮住他，把他带回他的住处，不顾他家属的状况，对他进行了细致的、不体面的搜查，撬开了家具，连病人的被褥也不放过。尽管什么也没搜出来，他还得服从命令。警官

迫令拉莫斯跟他走；拉莫斯就跟着警官和那一小队人走了。他们把拉莫斯带到城外，一直带到圣何塞德弗洛雷斯去。这才通知他，他要被处决，还通知他，‘护法者阁下赐给他两小时 时 间，让他请求上帝宽恕’。两小时过后，拉莫斯就被那一小队人枪决了。”

“太可怕了！”年轻的阿玛莉亚用手捂住眼睛大声说道。“可是，丹尼尔，那个可怜的女人呢？那个不幸的女人怎么样啦？”

“那个女人吗？表妹，她疯了。”

“疯了！”

“是呀，疯了，而且也活不了几天了。”

爱德华多示意他的朋友换个话题，因为阿玛莉亚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了。

“等我们度过这个可怖的时代，”丹尼尔继续说，“你和爱德华多，我和弗洛伦茜亚，咱们要住在一起，我的好表妹，到那时我要把发生在你身边、但你一无所知的许多可怖的事情告诉你。那时候我们真的会十分幸福，也许都不想再提起任何这种不幸的事了。让我们为那个时刻喝一杯。”

“对，对。”

“对，为我们幸福的未来喝一杯，”爱德华多和阿玛莉亚回答，同时陪丹尼尔喝了一杯酒。

“阿玛莉亚，你只抿了一点儿，可是我和爱德华多代你喝了，我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酒能提神，过一会儿我们就要沿河岸跑三西班牙里路。”

“我的天哪！这叫我不放心，”阿玛莉亚大声说，“这么晚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很顺利，以后也一定会很顺利的，”爱德华多说。

“万一是过分自信了怎么办？”

“不，我的朋友，一点儿也不过分！罗萨斯手下的人从来不单独行动，不过他的随员从来不超过七八个人。”

“可是，你们不过三个人哪！”

“很对，阿玛莉亚，正因为我们是三个人，马索卡分子的人数就得增加到十二个人；四个对一个；即使这样，事情可能还是难以料定的，”爱德华多回答她是那么信心十足，几乎使他的情人受到了鼓舞；可是这转瞬即逝：一个热恋中的女人绝不会怀疑自己恋人的胆量，但她永远也不愿意拿他去做试验。于是，阿玛莉亚立刻对他说：

“不过，你们要尽量避免与他们交锋，对不？”

“对，只要爱德华多过去耍剑的癖好一点儿也不重新发作就行。由于我带不动他每天晚上带着的沉甸甸的剑，我就想找别的家伙使了。”

“先生，我可不用秘密武器，”爱德华多笑着回敬他。

“可能是这样，可是这种武器更管用，尤其是用起来更称手。”

“哟，我想起来了！丹尼尔，你用的那个武器，就是你那个好几次伤人很重的武器，是什么呀？”

“表妹，你还应加上一句说是起过很大作用才对吧。”

“当然，当然，请原谅；不过，你要回答我；好几次了，我都感到很好奇。”

“等等，让我吃完甜食再说。”

“今晚你不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我就不放你走。”

“那我就不告诉你了。”

“讨厌死了！”

“那就瞧吧，这就是爱德华多所谓的秘密武器。”

丹尼尔说着从大礼服口袋里掏出一根一英尺长的柳条棍放在桌上，这棍子中间细，两端各有一个至少重六盎司的铁球，外

面包着一层极薄的红色俄国皮，十分严实。只要抓住这个武器一端的铁球，柳条棍就颤悠，但不会折断，把手轻轻一挥动，另一端就产生三倍的重量和力量。

阿玛莉亚起初还象拿玩具似地拿在手里，后来一想到它有致命的威力，就撒手放开了。

“阿玛莉亚，你看过了吧？”

“是的，看过了，快收起来吧。用这样的铁球揍一下，一定非常厉害。”

“揍在头上或胸口上，必死无疑。现在我把它的名字告诉你：英语叫life-preserver，法语叫casse-tête①；西班牙语没有专门叫法，不过我们可以用法语的名称，因为法语的叫法最形象，正如你所知道的，法语的意思是敲碎脑袋。在英国，这种武器很常见；在法国，有一个省也使用这种武器，以前拿破仑都命令几个骑兵团带这种武器。它可以替我立两次功：一次用它救了爱德华多；下一次，如果再有需要，我随时可以用它再救他一次。”

“啊，可别再出现那种情况了！爱德华多，您真的不会再去冒险了吧？”

“不会，不会，我绝不再冒险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不能再回到这幢房子里来。”

“说得好，因为这是仅有的一幢不会赶他走的房子。”

“赶他走？”

“嘿！亲爱的表妹，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们尊敬的习字老师赶他走，不是用力气，而是用高谈阔论。有一天晚上，我的弗洛伦茜亚让他在她家里过夜，可是我把他赶出去了。我们的一位朋友想收容他两天，可是那位朋友的可敬的父亲只愿意让他住一天半；最后，我想收容他只有两次，加上今晚是第三次。”

---

① life-preserver, casse-tête, 均为一种头上包铅的护身棒。

“不过，有一次我是住在自己家里的！”爱德华多用一种强调的语气说。

“是呀，先生；这就够受的了，”阿玛莉亚竭力想做出笑脸来，可是眼里噙满了泪水。丹尼尔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便掏出表来说：

“十一点半了，我们该回去了。”

三个人都站起身来。

“爱德华多，您的套头斗篷和剑呢？”

“我交给路易莎了；我想她都拿到里屋去了。”

阿玛莉亚从客厅走进隔壁房间，从那里又走进另一个房间；这两个房间都没有点灯，月光穿过对着那条路的几个玻璃窗，在房里投下朦朦胧胧的光线。那条路就在橄榄树林和这幢“孤零零的房子”当中穿过。

爱德华多正在同丹尼尔谈几句话，忽然听到阿玛莉亚一声惊叫，随即又听见她急步向客厅跑来。

两个年轻人急忙向房里奔去，这时阿玛莉亚在过道的门槛那里把他们拦住了。

“出什么事了？”那两个朋友问道。

“没什么……，你们现在别出去……今晚别出去，”阿玛莉亚回答说，她的脸色十分苍白，神色非常不安。

“天哪，阿玛莉亚！出什么事了？”丹尼尔理所当然地焦急地问她，这时爱德华多却竭力要走进那两个没有灯的房间里去，可是阿玛莉亚已经把房门关上，爱德华多也就在她面前站住了。

“我这就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别进去。”

“难道房间里有什么人吗？”

“没有，什么人也没有。”

“可是，表妹，那你刚才为什么叫了一声？为什么你的脸色这么苍白？”

“我看见一个人贴在路易莎房间朝大路开的那扇窗子上；开头我想不是佩德罗就是费明；我走过去想看个究竟，一走近玻璃窗，就给紧贴着玻璃窗的那个人发现了，他急忙转过身去，用套头斗篷遮住脸，几乎是一溜烟地跑着离开了，不过，他离开窗子时，月光正好照亮他的脸，我认出他是谁了。”

“阿玛莉亚，他是谁？”那两个年轻人问道。

“是马里尼奥！”

“马里尼奥！”丹尼尔惊叫了一声，爱德华多则在拧自己的手指。

“对，就是他，我没看错。我控制不住自己，就喊了出来。”

“我们的一切防范措施都白搭了，”爱德华多大声说，同时在客厅里快步踱来踱去。

“一定是我离开阿拉纳家的时候，被他跟踪上了，”丹尼尔深思着说。

丹尼尔立刻向临河那扇门探出身去叫佩德罗，佩德罗刚刚把餐具从客厅里收拾出去。

那个老兵马上来了。

“佩德罗，我们吃饭的时候，费明在哪儿？”

“我们把马拴到那间破房去以后，他一直在厨房里没动窝。”

“你和他都没发觉路上或房子附近有什么动静吗？”

“少爷，我们什么也没发觉。”

“可是，好象有个人贴在路易莎房间的窗子上站了好久。”

老兵抬手摸着花白胡子，作出拧胡子的样子，却暗自使劲揪了一下。

“佩德罗，您没有发觉。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往后可得要更加经心；您叫费明来，同时您给他备好马。”

佩德罗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丹尼尔的仆人随即就进来了。

“费明，我需要了解橄榄树林里是不是有骑马的人。如果他

们不在那里，我要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一共有多少人；如果他们已经离开，那也不过是你到达那里前五分钟的事。”

费明走了。丹尼尔、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立即走进路易莎的房间，打开窗子，从那儿可以看见那条路和相距三条街区那么远的三四十棵橄榄树，那些树有如前来访问这荒凉地方的幻影。

他们朝橄榄树方向的那段路观察了没几分钟，阿玛莉亚就问道：

“怎么这么久还不见费明的人影呀？”

“唔，阿玛莉亚，他离我们已经相当远了！”

“不过他不会过去的，因为只有这儿通那条路呀。”

“不对，亲爱的，你没说对；费明是个出色的高乔人，知道不能从后面追赶狂奔的野兽。我敢说他一定是下了河坡，在三四条街区远的地方再上去，而且是走上边那条路绕到橄榄树林……他在那儿，你看见了吗？”

果然，距这幢“孤零零的房子”约两条街区远的地方，有个人骑一匹暗色马，在路的右边和离橄榄树林左侧不远处飞快地奔驰。不久就传来了这个人的歌声，他唱的是一首高乔人的歌，忧郁而且带有宗教色彩，这种歌的歌词尽管不同，曲调却大同小异。

后来他放慢了马的速度，向橄榄树林小跑而去，一直唱着歌。他随即消失在橄榄树林里，过了片刻又一闪而出，很快折回他刚刚走过的那条路。

“丹尼尔，他们在追费明。”

“不是，阿玛莉亚。”

“可是你看，他不见了。”

“我知道。”

“不过，你知道什么呢？”爱德华多问，他没有丹尼尔那么高明的观察能力；因此，丹尼尔才能谙熟高乔人的学问，也了解文

明社会的学问。

“我知道费明在橄榄树林里一个人也没碰到，所以他下了马找踪迹；他发现了新踩的马蹄印，正向他来的方向跑去，于是他跟踪去了，以便证实他的推测。”

他们立刻回到客厅，没过十分钟，就从临河的大门外看见费明沿河滩飞驰而来。他迅速跑上河坡，在大门口下了马。

“少爷，他们在那儿，”他用高乔人所特有的那种懒洋洋的声调说。

“几个人？”

“三个。”

“走哪条路？”

“走上边那条路。”

“你看清那几匹马了吗？”

“看清了。”

“有你熟悉的马吗？”

“有，少爷。”

“说说看。”

“走在头里的是匹一溜小跑着的白头白蹄的马，就是马里尼奥少校骑的那匹。”

阿玛莉亚吃惊地看着爱德华多和丹尼尔。

“很好。把马拉到河边去。”

费明牵着马走了。

“怎么啦！……你们要走？”阿玛莉亚问。

“一秒钟都不能耽误了，”表哥回答她。

“丹尼尔，我们怎么能把她一个人扔下呢？”

“费明留下来，他和佩德罗替我们负责她的安全。今晚我要去陪值日官，你就睡在我家里。”

“天哪，又是麻烦事！”阿玛莉亚叫起来，用手捂住自己的眼

睛，同时紧紧压住眼睑，这是她感到痛苦时的习惯动作。

“是的，我的阿玛莉亚，又是麻烦事。我们在这幢房子里已经不安全了；得另找一幢房子。”

“丹尼尔，那我们就赶快走，”爱德华多说，语气十分不耐烦，两只乌黑明亮的眼睛闪着冷峻的光。阿玛莉亚猜到了他的想法，就握住他的手对他说：

“为了我，爱德华多，为了我，”阿玛莉亚说话时目光是那样地脉脉含情，声音是那样地温柔亲切，爱德华多第一次不得不从她身上移开，为的是使狮子不受女巫的迷惑。

“阿玛莉亚，你就放心交给我吧，”丹尼尔说，同时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就象他一向跟她——这个如此美貌、如此高尚、如此慷慨、同时又如此不幸的女人——告别时那样。

爱德华多握了握恋人的手，这时佩德罗把他的套头斗篷和剑递给他。佩德罗因为没能用马枪款待一下胆敢来窥探他的上校女儿的窗子的那个家伙，心里直在抱怨。

他们几乎是默默无语地分手的；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愿望和不同的情绪：阿玛莉亚因为看到他们离去而难受；爱德华多因为眼看马里尼奥每时每刻都在进逼而愤恨；丹尼尔则因为自己无法分身而恼火，他希望既能在圣伊西德罗大路上守护阿玛莉亚，同时又能护送爱德华多进城。

他们在河坡下面跃身上马，费明按照吩咐要一直留在阿玛莉亚身边，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

他们随即驱马沿巴霍低地那条大路奔驰，阿玛莉亚目送他们远去，到看不见他们时，就举目仰望苍穹，在大自然壮丽神圣的庙堂底下，诚挚地请求上苍显灵，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上苍已经听到了两颗心对于爱情的表白，他们的心是由上帝结合在一起的，但随时随地都有被人永远分开的危险。

第十五章　值　日　官

“爱德华多，这是白费劲儿；就是把马累垮了，你也甭想达到你的目的，”丹尼尔说道，这时他们骑的两匹马正在飞速奔驰。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当然。”

“要干什么？”

“赶上马里尼奥。”

“对。”

“可是办不到。”

“办不到？”

“你赶不上他了。因此，我才迁就你的想当然，跟着你发疯似地在这条路上奔跑，冒着一跤就会把我们摔得头破血流的危险。”

“我们跟他相差二十分钟。”

“看看我是不是能赶上他。”

“相差没有那么久。”

“还要久些。”

“至少我们已经赶上十分钟了。”

“我们能赶上他吗？”

“不达目的不罢休。”

“追上了又怎么样？”

“我就向他找碴儿，一剑就刺他一个透亮的窟窿。”

“真是个好主意！”

“即使不算好，至少也可以一劳永逸了。”

“你忘了他们是四个人吗？”

“就算他们是五个人，又怎么样；可是他们只有三个人呀：他和他的两个勤务兵。”

“他们是四个人：马里尼奥，两个勤务兵，还有我。”

“你？”

“对。”

“你也跟我作对？”

“跟你作对。”

“欢迎。”

这就是两个年轻人在策马疾驰中交谈的一些话。当他们走过三西班牙里路程的一半时，丹尼尔开始担心，照这个速度跑下去爱德华多就可能实现那个蛮干的想法，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设法予以防止。

当他们远远看见路右边出现两个骑马的人，朝着与他们相同的方向在行走时，他便抓住了那个机会。

“你瞧那边，爱德华多，那边有三个人……在我们右边……大约有两个街区远……你看见了没有？”

“不过不是三个人，只有两个。”

“不对，我看见是三个……因为他们跟我们是在一条线上。”

爱德华多没有听完就拨转马头，朝相距约五百步远的那两个骑者的方向奔去。由于路是斜的，爱德华多耗费了不少时间，这对寸步不离自己朋友的丹尼尔来说，是正中下怀。

陌生人看见他们快马追上来，就勒住自己的坐骑，等着看个究竟。

两个年轻人在离他们几步的地方，把马停住。爱德华多看

到他们花了五六分钟离开直道去追赶的，只是一个可怜的老头和一个小伙子，尤其是当他明白这是丹尼尔的计策时，就咬了咬嘴唇。

爱德华多一发觉自己上当了，立即调转马头，又回到大路上奔跑起来。

丹尼尔判断事情很冷静，善于分别轻重缓急，一生很少有弄错的情况。现在他断定他们追不上马里尼奥，因为马里尼奥比他们早走了二十分钟，而且只有短短的西班牙三里路程。他相信，这位《商务报》的编辑不是爱观赏大自然景色的人，一定会催马快跑，以便尽早离开那个荒僻的地方；因此，他毫无顾虑地让爱德华多奔驰，深信爱德华多除了象前面说的那样摔下马去之外，不会有别的麻烦。

丹尼尔的马都是上等好马，爱德华多骑的就是其中的一匹，但是到后来，这两匹马也不能够一气快速跑上三西班牙里路，于是开始慢慢地不听主人的驾驭，气力越来越不足了。

可是两个年轻人依然催马前进，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一个哨兵对他们喝道："口令！"他们已经到了雷蒂罗河坡下面，坡上驻扎的是罗隆将军、一小队骑兵和半连海军。海军归马萨指挥，那半连人是看守营房的，因为正如人们所知，驻这里的一营海军已经在八月十六日开拔到桑托斯卢加雷斯去了。

"感谢上帝！祖国！"丹尼尔勒住马回答了口令，这时爱德华多猛地一拉坐骑的缰绳，由于牲口的动作过于突然和不平稳，他几乎从鞍上摔下来。

"什么人？"哨兵继续问。

"真正的联邦派，"丹尼尔回答。

"过去吧。"

当爱德华多已经准备继续策马奔跑时，一个又粗又响亮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站住!”

两个年轻人停下来。

一队十个骑兵从马萨的营房出来，顺着河坡下来。

他们中的三个人走上前来检查从巴霍低地那条路来的人。三个骑手仔细检查他们时，其余的人也都聚拢来。

“将军，您得赔我一匹马，”曼西利亚将军是当晚值勤的值日官，丹尼尔一认出是他，就用一种亲密无间的语气对他说；丹尼尔在最难对付的时刻，善于用这种语气使最狡猾的最警觉的家伙解除武装。

“贝略，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将军问道。

“嗯，先生，因为在城里的所有兵营附近都找不到您，我就沿着河边看看能不能碰上您，结果走了一西班牙里多路才到了这儿。没别的事，你得赔我一匹马，因为我为了找到您跑了这么多路，我的马已经跑不动了。”

“可是您说好是十一点去我家的，我离家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一刻了呀。”

“这么说倒是我的过错咯？”

“当然。”

“好吧，我认错，我就不要您赔马了。”

“那就说定了。”

“将军，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什么也没有。”

“不过，我向您提过，我想到您的兵营看看我们的战士。”

“我刚从雷蒂罗兵营开始巡查，其他兵营还没去呢。”

“那您现在上哪儿？”

“到要塞去。”

“那儿的人准都睡觉了!”

“嘿！您算了吧！都是镇长和治安法官，那算什么战士哟!”

“那好，将军，您走哪条路去？”

“走巴霍低地那条路，因为我要先去炮台。”

“好吧，回头咱们在要塞的广场见。”

“咱们一起去。”

“不，将军；我得马上陪我的朋友进城去，他本想和我们一起过夜，可是他现在有点儿不舒服。”

“咳！现在你们这些小伙子，太不顶事啦。”

“今天上午我跟您也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晚上过不好，你们都受不了。”

“您看，可不就是这样。”

“唔，您快点儿去吧，我们在要塞里再见面；在那儿一块儿吃夜宵。”

“将军，一会儿见。”

“走快点儿。”

爱德华多刚一点头辞别了曼西利亚将军，就同他的朋友一起上了雷蒂罗河坡。

十分钟之后，丹尼尔已经打开了他家的大门，同他的朋友一道走进去。不久，他又独自一人出来，关了大门，骑上他那匹健壮的快马——他父亲庄园里养的一匹最好的马。

他一过雷科瓦市场的大拱门，就看见了值日官及其随从正进入五月二十五日广场；他们在要塞的护沟旁重又见了面，他们行过军礼之后走进了要塞。

夜，依然是那么美丽，那么静谧。在要塞的院子里和昔日政府办公所在地的走廊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镇长和治安法官们都聚集在那里，抽着烟，与他们的助手和勤务人员在聊天。巡夜队的一半和参谋部的大部分人也在这里。全部加起来共有四百五十人到五百人。

遵照军队总监皮内多将军的布置，驻在要塞内的这群杂七

杂八的人，这天夜里全部由马里尼奥指挥。

巡夜队指挥官看见丹尼尔由曼西利亚将军陪着，有说不出的惊讶，因为他以为丹尼尔那会儿还在离城三西班牙里远的那幢“孤零零的房子”里呢。

丹尼尔不知道当天晚上要塞由马里尼奥值班，但是他脸上一点吃惊的神色也不露；他看出站在面前的马里尼奥感到惊讶，就对值日官说：

“将军，马里尼奥先生一手拿笔，一手拿刀，这才叫全心全意效劳呢！”

“贝略先生，我只不过是在尽自己的职责，”马里尼奥答道，他还没有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这也是警惕性。这里所有的人都枕戈以待，”值日官说。

“这也是我们在别处所没见到过的情形，”丹尼尔加上这么一句，这句话使马里尼奥的头脑完全给弄糊涂了，因为如果丹尼尔一直陪着值日官，那么三小时前他远远跟踪到那幢“孤零零的房子”去的那个人就不是丹尼尔，而在那幢房子的黑洞洞的屋子里大叫一声的那个女人，大概也就不是阿玛莉亚了。马里尼奥就这么猜来猜去，猜不出个所以然来。在将军与几个治安法官边谈边走到要塞高处一个已经摆好了冷盘和酒瓶的房间去的时候，马里尼奥由于事出意外，感到六神无主，禁不住冒失地问丹尼尔：

“那么，今晚您没有独自骑马出去散步咯？”

“散了一会儿步。”

“噢！”

“我在代理省长先生家里待到七点钟，去会曼西利亚将军之前，我到雷蒂罗一带转了转。”

“在雷蒂罗一带，是往圣伊西德罗方向吗？”

“对呀！是往圣伊西德罗方向。不过，我想起得去索科罗办

件事，只好突然停止散步，我很羡慕走在我前面的一个人的运气，因为他能继续散步而不必去办什么事。”

“走在您前面的一个人？”

“对，往圣伊西德罗方向，走的是上边那条路，”丹尼尔用那么真诚的语气回答，结果弄得马里尼奥如堕五里雾中，开始相信是他自己捉弄了自己。

“有什么办法呢？”丹尼尔接着说。“我们是没有一点儿个人时间的。”

“是呀。”

“嘿，马里尼奥先生，如果我有您那样的才干，又有您那样的笔下功夫的话，那我的心血对我们的事业就真有用了！可是，我整天整夜东奔西跑，对护法者的好处却少得可怜。”

“贝略先生，各尽其力呗，”马里尼奥答道，他的心术比他的眼睛还要斜，任何奉承也打动不了他。

“什么时候才算实现和平并确立起您在《商务报》上宣传的光辉的联邦派原则呢？”

“到公开的和隐蔽的统一派分子全部消灭光的时候。”这个联邦派笔杆子答道。

“今天下午我对代理省长先生也是这么说的。”

正在这时，值日官的一名副官奉命来请贝略和马里尼奥。

他们上去了。

有十三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站着，都拿着酒杯，正和值日官一道喝酒。不过，他们已经喝过三四杯了，但在这座要塞大厅里没有响起联邦式热烈的祝酒声，这倒是罕见的情况；因为，如果是在别的场合，为自由和祖国而干杯的祝酒声，早就震耳欲聋了。马里尼奥到的时候，他们正在举杯，也一声不响。

“喂，贝略，您要用点什么？”曼西利亚将军问。

“先生，吃的我一点儿也不要了。不过，我倒要为我们联邦

军队能迅速取胜干上一杯。”

“光荣永远属于护法者，”曼西利亚加了一句，所有在场的人都干了杯，但一声不响。

“马里尼奥少校！”

“来了，先生，”马里尼奥答应着走到曼西利亚将军身旁，将军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

“让这些人都睡觉去吧；事情可能要拖很久，把他们搞得太累了可不好。”

“桥要吊起来吗？”

“用不着。”

“将军，您认为今晚不会出什么事吗？”

“当然不会。”

“您要走了吗？”

“对。我要到别的营房去看看，然后去睡觉。”

“您带了一位好伙伴。”

“谁？”

“贝略。”

“唔，这小伙子可是个宝贝！”

“什么样的宝贝啊，将军？”

“我不知道是金的还是镀金的，但他光采夺目，”曼西利亚笑着说，同时把手伸给马里尼奥。

他们随即走下大楼梯，在曼西利亚来到他的随从那儿准备上马的时候，丹尼尔走到马里尼奥身边对他说：

“少校，我真羡慕您；我也希望有个能使自己出人头地的职位。”

“为联邦操那份心，您受得了吗？”

“我什么都受得了，甚至别人的背后非议。”

“背后非议？”

“是呀。就在这儿，我刚刚听到一些批评您的话。”

“批评我？”

“有人说您本应该七点钟到要塞来，可是您到十一点才来。”

马里尼奥翻了翻眼珠，脸憋得象茄子一样发紫。

“贝略先生，这是谁说的？”马里尼奥问，气得声音都发颤了。

“马里尼奥先生，这可不好说出来，说显灵历来是不提神仙名字的。不过，既然有人这么说，如果传到护法者耳朵里，那就很不妙啊。”

马里尼奥的脸色刷地变白了。

“那是造谣，”他说。

“当然是谣言。”

“不过，贝略先生，您可别再对人说了。”

“马里尼奥先生，我保证不说。我也是最钦佩您的才能的，而且我还要特别感谢您，因为您肯为我的表妹帮忙。”

“您的表妹好吗？”

“很好，谢谢。”

“您看到她了吗？”

“今天下午我就跟她在一起。”

“我听说她已经从巴拉卡斯搬走了。”

“没有。她来城里只待几天，很快就要回去的。”

“啊，她要回去了？”

“就在这一两天里。”

“走啦，贝略，”曼西利亚将军喊道，他已经上了马。

“走吧，将军。马里尼奥先生，晚安。”

“贝略先生，请您忘掉那些谣言吧。”

“我早就忘光了，晚安。”

丹尼尔说着跃身上马，同值日官一起离开了要塞。马里尼奥呆在那里，感到又茫然又担忧，弄不明白这个总是能够从他手

里溜走，又总是插手到他的私事中去的年轻人的面目；因为他本能地憎恨这个年轻人，但要置他于死地却既抓不到任何把柄，又没有空子可钻。

第十六章　前一章的继续

值日官的一队人马，在通往拉维洛上校的兵营的光复街上行进。

这时不过夜晚十二时，但城里已空无一人，只能依稀见到待在哨位上的巡夜人的模糊身影，他们随时准备一听到警报，就迅速赶到要塞去找他们的长官；除此之外，根本见不到人迹。往昔欢乐喧闹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年轻人急不可耐地等待夜幕降临，好尽情地去寻欢作乐，这种盛况的残迹也已荡然无存了。每家每户天一黑就紧闭大门，就是自己的父母或子女也叫不开门。在那个恐怖时期，只要夜里八点钟以后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上行走，就足以使人认为这个人有了不得的联邦派靠山。一八三八年以来的恐怖环境，使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青年学会了妇女的习惯，由于个人安全没有保证，担心每走一步都会碰上马索卡的匕首和鞭子的人，就把自家的四堵墙壁看作唯一可能的保证。

对于这座不幸城市里的忐忑不安、度日如年的居民来说，梦乡也不能有任何助益。他们的愿望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时刻留下的印象过于强烈，以致即使在梦里也不能不提心吊胆。值日官那支马队的铁蹄一在大街铺石路面上发出得得响声，屋顶平台上就会有人影闪现，或是在漆黑房子里，会有人把木板窗打开一条缝，不安地窥视着。

奔跑的马匹会使人联想到是信使前来驰报发生了叛变、打了胜仗或是失利的消息。

任何声响，如果一时说不清从何而来，便被判定是枪炮声，或是来了一群武装的人。

当时不止一个人以为，曼西利亚一伙人是一支冲进城里的拉瓦列将军的骑兵队。

使人们的神经处于这种极度紧张状态的，是政治原因吗？不仅是政治原因，是政治原因和个人原因一道使人们不得不接受这种痛苦的生活方式，因为对眼前的这一时局的看法，与每个人的个人命运密切关连着。

联邦派分子从道理上很清楚，作为个人，用不着害怕统一派的原则获胜，因为这个原则还没有占上风，而且远征的解放者军队的领袖也不会对不同政见进行报复。但是他们知道，所谓的联邦派头目已经把他们推进了各有各的帐的危险生活，而这种账不是在政治上了结，而是要用刑律解决；他们对此感到恐惧。

马索卡俱乐部的成员都犯有各种够上绞架的罪行，他们心中都很明白，无数家庭咒骂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罪有应得，因为他们对个人施加的凌辱，只能带来每个人的报复和惩罚。所以一想到拉瓦列的胜利，他们就心惊肉跳。

有亲戚在解放者军队的人，想到即将目睹的是骨肉血战，就害怕去战斗。

从未对联帮派表示过热情的人——这就足以被视为统一派分子——则为事态发展前途未卜而惴惴不安，而且一想到解放者军队有可能失利，他们就为祖国和自己的命运担忧。

这就是当时的整个社会，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倾向的、因所持的主张或行为以及亲友关系而变得错综复杂的各个阶层的情况，整个社会都受到震动，人人密切注视着一切细微的动静。

丹尼尔走在曼西利亚身旁，不时觉察到窗子里边的动静或

屋顶平台上的人影，对于我们刚刚谈到的情况，他是一清二楚的。

“将军，我们这座好城市没有入睡。您认为我说得对不对？”

“大家都在等待，我的朋友，”曼西利亚将军回答，他说出来的话很少不是语义双关和尖酸挖苦的。

“将军，大家等待的是同一件事儿吧？”

“对呀。”

“在我们联邦制度下，公众的见解一致得叫人称奇！”

曼西利亚转过脸瞟了这个他所说的“宝贝”一眼，然后答道：

“在一件事情上尤其一致。您猜猜是什么事？”

“老实说，我猜不出来。”

“在希望这个尽早了结这一点上，真是惊人的一致。”

“这个？将军，您指的是什么呢？”

曼西利亚又瞟了丹尼尔一眼，因为这是个要他作出最坦率回答的问题。

“我是指局势。”

“哦，是局势！不过，曼西利亚将军，对您来说，政局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这话怎么讲？”

“您不是一个过平庸生活的人；您离不开公众事务，不管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您在我们国家永远是出头露面的人。”

“甚至统一派进城后也会这样吗？”

“他们进城后也会这样的。我们联邦派里会有不少人在他们中间出现的。”

“是的。有些人会占一个很高的位置，例如在他们的绞架上。不过，说到底，我们应当永远站在护法者一边。”

这句话的双关含意没有逃过丹尼尔的注意；但是，他仍然装出幼稚无知的样子说：

“对，在这个骨节眼上，我们谁也不该抛弃他。”

“您不要担心，这个人是很有运道的。”

“因为他是联邦事业的代表。”

“联邦事业是最好的事业，对不对？”曼西利亚盯着丹尼尔说。

“在制宪大会会议上，我就是这样记住的。”

曼西利亚咬了一下嘴唇，因为在制宪大会上他属于统一派。但是，丹尼尔的样子是那么纯真，连这个老奸巨猾也没能弄清楚那句话到底是不是在挖苦他。

丹尼尔继续说：

“统一派分子永远也破坏不了这个事业。可是应当明确，只有联邦派成员才能搞垮罗萨斯将军。”

“贝略先生，您象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

“这是因为我非常注意听别人说些什么。”

“您都听到什么了？”

“听到几位联邦派成员深孚众望的情况；将军，比如您就是其中的一位。”

“是我吗？”

“是的，是您。要不是您同省长阁下是亲戚，他对您大概会严加监视，因为他肯定知道您深孚众望，尤其是您的才干和胆识。虽然如此，我有一次听到过，他在一八三五年谈起这些时，他说您连屁事也干不来。”

曼西利亚猛地把马靠近丹尼尔，用发颤的声音对他说：

“这种话只有那个粗野的高乔人才说得出口；不过，您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吗？”

“将军，大概是开开玩笑，”丹尼尔十分冷静地答道。

“因为他怕我，”曼西利亚握住丹尼尔的胳膊说，他在给罗萨斯的名字加上那个形容词时，就象西班牙人在最后一次对法战争中那样，说话发音尽量清晰，以便让人知道，主宰西班牙的是

谁。

这种突然的表白混杂着勇气和妄自尊大，冲动和轻率，完全符合曼西利亚的个性。然而话题涉及这么重大的事情，他马上意识到对丹尼尔过于推心置腹了；但是，后退已经是来不及了，他认为最好还是从他巡夜的同伴口里掏出同样的知心话，便以他生来就有的狡猾态度说道：

“我知道，只要我一声疾呼，所有的青年一定都会支持我，因为你们没有人喜欢现存的这种秩序。”

“将军，您知道我现在也这么想吗？”丹尼尔答道，仿佛他是生来头一次这么想。

“您一定会第一个站在我一边。”

“是在一场革命里吗？”

“是在……在任何情况下，”曼西利亚说，他不敢把那个词儿说出来。

“我看，一定会有很多人跟您走。”

“可是，您跟不跟呢？”曼西利亚问道，因为刚才自己在这个年轻人面前过分轻率了，现在竭力想从他口里掏到几句私房话。

“我吗？将军，您瞧，我是不可能的，理由也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自从和我同年龄的年轻人大部分当了统一派以后，我仍然信守联邦的原则，我就发誓，决不参加他们干的事。”

“算啦，算啦！”

曼西利亚说着让马离开丹尼尔，要自己相信丹尼尔只不过是个多话的、头脑简单的小青年，因为工于心计的人是不会那么顾及自尊心的。

丹尼尔好象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接着往下说：

“此外，将军，我最怕政治，我觉得自己更适合于搞文学和跟女人厮混；今天下午阿古斯蒂娜要我今晚陪您的时候，我对她就

这么说过。”

“我也这么看，”曼西利亚冷冷地回答。

“有什么办法呢！我可真想能跟曼西利亚将军一样，成为一个标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您说什么？”

“我是说，我要在漂亮的姑娘的心目中跟将军齐名。”

喜欢谈情说爱向来是曼西利亚的弱点，就跟搞政治阴谋是他的特长一样；丹尼尔一语正打中他的要害。

“可是那种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还了，”曼西利亚微笑着说。

“不过还没成为编年史。”

“嘎，编年史！说这个有什么用？”

“如果您愿意，现在还是照样。”

“这话不确实。”

“千真万确。上千的统一派分子憎恨您曼西利亚将军，都是因为嫉妒您有那么个漂亮的夫人。”

“嘿，我老婆是漂亮吧？当然是漂亮！”曼西利亚几乎停住马，而且盯着同伴说道，一脸洋洋自得的神气。

“她是美人中的女王；连统一派分子都承认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说这是您最后一次胜利，那这次胜利比全部胜利都更有价值。”

“最后一次这句话……”

“得了，将军，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很爱阿古斯蒂娜，所以我可不愿意听到您会干对她不忠的事。”

“我的朋友啊！如果您能象对男人那样使女人哭笑不得的话，那您一辈子一定会比我有更多的艳遇。”

“将军，我不懂，”丹尼尔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答道。

“咱们不谈这个了。拉维洛的兵营已经到了。”

他们确已来到了睡着拉维洛上校指挥的一百名黑人老兵的

兵营，检查了布哨情况后，就去看了希门诺指挥的第四显贵营；随后他们检查了几个后备队。

可真是件怪事！联邦的香槟酒似乎已经不在其热情洋溢的儿子们的心中“发酵”了；值日官同见到的每个军官的谈话，都是问者无精打睬，答者支支吾吾，而在那里所遇到的情况，在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阶层里也都发生了……对事业失去了信念、没有士气和没有赤诚的心，因此只要政敌稍加威胁，内心就会动摇和泄气……教士也不信教，因此当偶像在头骨垒成的祭坛上晃动时，就会匍伏在地上顶礼膜拜。

丹尼尔看到并研究了这一切现象，每走一步都暗自思忖：

“他们只有两百人，他们全都被绑上手脚，将要献给拉瓦列将军。”

曼西利亚将军向坐落在波托西街上的私邸走去时，已是凌晨三点了。

丹尼尔陪伴他到他家。但是丹尼尔不愿意让罗萨斯的这位妹夫因为对自己吐露了心曲而睡不安枕，就在走到他家门口时对他说：

“将军，您不信任我，我感到很遗憾！”

“贝略先生，您说我吗？”

“是的，您明明知道我国的青年都给蒙得维的亚的疯子们迷惑住了，还想试探我，对我讲了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因为我知道，护法者最好的朋友莫过于您曼西利亚将军。幸亏您已经看到，我也只有一颗热爱联邦的心。对不对？”丹尼尔装出极为怯生生的样子问道。

“当然，当然，”曼西利亚握住那个他当时称之为可怜巴巴的憨厚“小子”的手，而且微笑着对他说。

“将军，那我以后就可以托庇您了吗？”

“当然，贝略，随时随地都可以。”

“好嘞，那就明天见啦。”

“明天见。谢谢您陪我。”

丹尼尔拨转马头，笑迷迷地暗自说：

“只要你以为我掌握着你的秘密，我就不必担心自己的生命；现在你又让我保住了生命，可你的牌还拿在我的手里呢。再见，曼西利亚将军。”

第十七章　祖国、爱情和友谊

丹尼尔走进家门，就自己把马牵到马厩去，因为忠实的费明没在家里，别的仆人又都丝毫不知道主人夜间的郊外之行。不过，丹尼尔唤醒了一个仆人，命他尽速准备好，听候吩咐。

这时已是凌晨四点，丹尼尔走进自己的房间，里面点着一盏暗淡的灯，觉得壁炉要是生着火就好了，因为凌晨的寒气已开始使人感到一八四〇年的严冬逼人。可是费明不在，别的仆人谁也不得进入丹尼尔的房间。

这个年轻人点燃一支蜡烛，先到隔壁房间去，爱德华多就睡在那里。

身体壮实的爱德华多睡得很不踏实，四个月来纷至沓来的种种事件，使他那颗炽热的心不得安宁。他那英俊的脸上双眉紧蹙，仿佛此刻他那思绪起伏的脑海里，充斥着阴森的图景。

丹尼尔对着这张脸凝视良久。他知道爱德华多是刚刚入睡的，这从用来照着阅读法国革命史的蜡烛所余无几可以看出来。他在爱德华多身上看到我们共和国受迫害的不幸青年的一个活生生的具体形象；他越是凝视眼前这个人，心里越是觉得这个人是时代的反映，透过这个人的遭际可以研究他所属的一代人的命运。

丹尼尔面色苍白，眼窝发黑，被接二连三而来的事情和焦虑弄得身心交瘁；他走进自己的房间，颓然坐到扶手椅上。

可是，他突然拨开垂在额上的乱发，坐到写字台前，脸上显露出为崇高工作而思索时的那种安详神态，悄悄从写字台的暗屉里拿出几封信，读了一遍，记下其中一封信的日期，随即写了下面的一封信，写毕十分冷静地念了一遍：

“布歇·马提尼先生等等，等等收

“尊敬的先生：上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的来信已收到，后一封信使我坚定了这一令人欣慰的想法，即我国的崇高事业不仅得到其儿女的拥护，也得到有正义感的人士的支持，虽然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国家。从来信获悉，您的同胞们就拉普拉塔事务并为阿根廷事业的利益，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要求；欧洲人不理解我们，尤其不喜欢我们，而这些要求正是对欧洲人中那些例外的崇高人士表示承认的明证。

“可是，在同大家一起表示感激之际，我应对您实言，事态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来自欧洲的一切干预，不论对我们的事业是支持还是反对，都未必能及时影响事态，因为两种政治事业的胜败，必须在近日内靠武力来加以解决。

“在我看来，局势必然只能是这样：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在半月内攻克，那时罗萨斯就永远失败；或是解放者军队退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全盘失败，而且许多年里即使有外援，也不可能卷土重来。

“目前局势所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尽一切可能援助拉瓦列将军。但是已经刻不容缓了，因为只有靠对这座城市的猛攻和向桑托斯卢加雷斯堡垒发动进攻所能产生的心理影响，这支三分之二为骑兵的三千人军队才能取胜；因为敌方的兵力在数量上要多一倍，而且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大街上还听不到爱国者的枪声和欢呼声时，拉瓦列将军甚至不能指望得到该城居民的任何合作。

“既然人民大多数诅咒禁锢他们的锁链，并竭诚希望祖国获得自由，这种情况表面上是无法理解的。我清楚地知道统一派对此执意不肯加以考虑，因为他们不愿承认，一八四〇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已经不同于一八一〇年。这是一个真诚的错误，但毕竟是一个错误，因为那些发生在该省北部于今已成为历史的事实，打破了统一派的一半幻想，并有力地驳斥了把希望寄托在城里人的幻想；因此我坚定地认为，拉瓦列将军的军队除了依靠本身的力量之外，不能借助别的力量。

“现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实际上毫无可能建立一个由十个人组成的社团，因为个人主义这种癌症正在伤害人民的心灵。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敢说也是有道理的，不过现在还不是研讨哲理的时候，而是要认清事实真相（不管是好是坏），并以此为根据制定行动计划。解放者军队不要指望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发生革命，而应该以此作为制定作战行动的根本估计。

“拉瓦列将军在除了自己部队外无外援可借助的情况下，该不该继续向罗萨斯发动进攻呢？这是某些人——尤其是阿根廷委员会——可能会提出的问题，他们谈的很多，但不幸的是，他们很少言中。

“不过，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使拉瓦列将军以及所有的人明白，罗萨斯的力量不在于有桑托斯卢加雷斯的护坡、壕沟、大炮和兵士，而在于他有首都和首都的要塞。我可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头脑，其他地方只不过是附属的肢体。一切逆革命潮流而动的

力量都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并从那儿扩散出去遍及整个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把野外放弃给罗萨斯，而从罗萨斯营地的某个侧翼进攻并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这样是否更为妥当些。

“如果我处于拉瓦列将军的地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前一种方案，因为我坚信倘若军队退却，不仅问题不能解决，军队也必然要毁掉，在这种危急关头，我宁可冒最大风险去攻占那个唯一可能带来全胜的地盘。

“在城里是不可能遇到抵抗的；联邦派分子由于对事态的发展完全没有信心而士气低落，他们至少有一半愿意投向拉瓦列将军，以期通过背弃罗萨斯来谋求将来的太平无事。

“前信已详告城内各兵营、正规军等情况，现在这封信如能有助于考虑我所提出的建议，就算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我深信您一经研究，定会表示赞同。

“马提尼先生，一如既往，请接受我的最诚挚的敬意。

贝”

丹尼尔把这封信放进一个特制的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写上了道格拉斯先生的地址，就把它收进写字台的暗屉里。

然后丹尼尔又写了下面这封信：

“阿玛莉亚：你在窗子上看到的正是马里尼奥。我已经把他弄得糊里糊涂，他跟踪我，结果碰上你，但他现在对于跟踪的是不是我，将信将疑。不过，这种怀疑

会激使他更想弄个水落石出。

“从今天起他会加紧跟踪我。

“毫无办法。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危困处境，除了硬闯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而硬闯则是应付危局时的稳妥办法。

“你必须回巴拉卡斯去，越快越好。

“要把一切准备停当，还要随时准备应变。

“现在事态发展迅速，我们是不幸还是幸运，这两种命运正在交锋，其结果同目前一切事物一样，将很快见分晓。

“愿上帝保佑善良的人们！”

写完此信，这位年轻人最后给弗洛伦茜亚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我最亲爱的人：尽管我被这场徒劳无功然而可怕的斗争——这是你还不了解的——弄得心力交瘁，我在世上还是幸福的，是最幸福的，因为有你的心可以收容我的灵魂，当我书写你的名字时，我就使自己接近了上帝和天使。

“今天我很痛苦，而我的唯一安慰就是希望你能照我的想法行事：你必须说服你好心的母亲，下决心跟你一起到蒙得维的亚去；而且要尽快，如有可能明天就走。我会安排好一切的。如果必须在你出发前成为我的妻子才能使你安心，我们明早就到教堂成婚，因为上帝早已使我们永远结为夫妻了。

“在笼罩着我们的苍穹下，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现在充满着不幸，也许……天晓得会怎样呢！……今天

一切都是不祥的……在这样的时刻，我不愿向你——我的幸福、骄傲和天堂——求婚；但是，如果只有如此你才动身，那我就一定这样做。

“你什么也别问我。我只能对你说，我多么希望能把你送上星空，以免这个时刻的风损伤了你的额头。你别要求我跟你一道走……这是不可能的……我冷静地作了估计，我的命运是注定了的。我要坚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不过，我们很快就能见面，用不了八天，至多半个月。这会象是分别一个世纪那么久，对不？那有什么关系。弗洛伦茜亚，对着云彩，对着空气，对着阳光，你都可以跟我畅叙心曲，而我在你的形象的祭坛上，也就是在我心里，一定能够倾听你的话语。你肯答应我的请求吗？

“杜帕斯基耶夫人对你的话是百依百顺的。

“除了你的和我的幸福，我别无他求。

丹尼尔”

年轻人封好最后这封信，把它藏在胸前，等到天亮把它同其余两封信一起送出去。

第　五　部

第一章　九　　月

一八四〇年九月的第一天，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上空阴云密布，乌云低低压在城上，城内一片昏暗。正如后来史学家记述的那样，那个不祥的月份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眼前展现出一幅悲惨、阴郁、充满失误的景象，并且孕育着一场即将猛烈、无情地席卷整个阿根廷的腥风血雨。

一切都是不祥的预兆。

解放者的队伍耗掉近一个月的时间搞一些小规模行动，进展缓慢，力图用些动人的声明和宽宏的举动去争取在交兵的战场上根本不可能争取的人，因为拉瓦列将军希冀以此扩大自己队伍的人数以压倒罗萨斯。

驻守圣菲的洛佩斯将军已开始在解放者军队的后方有所行动。

维森特·冈萨雷斯以及罗萨斯手下的其他将领们则在右翼开始行动。

在正面的独裁者本人，据守着桑托斯卢加雷斯的大本营。

当解放者军队进军之初，罗萨斯处于一种软弱无力的境地，但由于对手动作迟缓，这时无论在士气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已变得强大了。

纵目四望，共和国处处是狂风暴雨将临的景色。然而致自由或暴政于死命的雷霆，不是在远处，而是就在密布于卢汉至布

宜诺斯艾利斯城一带上空的乌云里酝酿形成。

帕斯将军在科连特斯省拥有一支两千人之众的军队，以他特有的才干和技能进行训练。

费雷省长发誓“宁可在本省马革裹尸，也决不让本省遭受蹂躏。”

科尔多瓦、圣路易斯和圣胡安三省有加入大联盟的意向，并拒绝了阿尔道教士提出的增援的要求。

拉马德里将军业已进入科尔多瓦省。

阿尔道在八月八日写给罗萨斯的信中说，他怀疑所有的人，“甚至自己的身影”。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能起什么作用呢？

首要的问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举成功或全线溃败取决于解放者军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进军的结果。

在两种原则和两支队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狭小的角斗场上展开的这场殊死搏斗中，其他省份不管采取何种态度，即便是法国问题，对于决战的结果都成为次要或无关紧要的了。

拉瓦列和罗萨斯代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革命原则。

他们已面对面地交锋，刀光可见，鼓角之声相闻。他们二人，无论哪一个败下阵来，他所代表的事业虽然盘根错节，将随之顷刻覆亡。

这就是当时的局势，后来的事态不幸也证实确是如此。但是政治和战争之神表现乖戾，没有启示远征的军队，使之认识到世界虽大，但禁锢阿根廷自由的只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划定的范围。斯巴达克① 投入战斗伊始先杀掉坐骑，科尔特斯② 则破釜沉舟。拉瓦列将军本应把船只和坐骑统统甩掉。

① 斯巴达克是古罗马一次最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的领袖。

② 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 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率部在今墨西哥登陆后，毁掉船只，以绝部下后退思想。

但是拉瓦列将军没有这样做。

虽然他已经与罗萨斯交上手，却左顾右盼，仍然盯着其他省份和法兰西；他没能估计到，他若后退，罗萨斯就会气焰万丈，这比法国问题和各省大联盟来关系更为重大；他也没能看到，一旦拿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独裁政权的大厦便在共和国土崩瓦解，国际方面也就不复存在犹豫不决的问题。

但是此刻，笔者不再就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九月份的局势多费纸墨了，把这个极其令人痛心的任务留待史学家们去完成。

随着时间的流逝，罗萨斯党羽因解放者军队突然出现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而产生的惊恐之感，在渐渐减弱。但是出于极度的怯懦，和一个政党的空前绝后的卑鄙宗旨，这群被冠上联邦主义者美名的亡命之徒，作为他们党魁的工具，竟把他们的残酷矛头对准了妇女。

不容置疑，而且有历史可作见证，在那恐怖的不幸岁月里，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妇女们态度凛然，庄严坚毅，甚至可以说，表现出了男人们望尘莫及的傲骨和大无畏的精神。但是这些也就成了那些作为联邦这个神圣事业支柱的狂热的联邦派女人和灵魂发臭的男人们进行恶毒非难的口实。

这些美洲的妇女外出时高傲地昂着她们美丽的头；当时的权贵们见到她们肩上的头这样高昂着，认为当她们从他们中间通过时，把她们的头按下去才能羞辱她们。

爱国的妇女从那些穿着沙沙作响的花里胡哨的丝绸衣裙的联邦派肥胖女人身边擦肩而过时，她们朴素的衣服似乎会自动皱褶并收缩起来。

她们的头发，往日饰着鲜花如彩云，如今拒不梳成那种令人厌恶的联邦式发髻，而仅只在发卷中间或帽子花饰下面露出一点点红色的发带。

所有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横加罪名所依据的道德准则还

发明了惩罚办法，这种办法只能是那类道德准则的产物和只有那些大小头目及刽子手才干得出来。

各种官阶和身份的联邦派成员，一帮一伙地堵在教堂门前，随身带着盛有熔化的沥青的罐子和丑陋的大红纱结。

这些破布扎的彩结都涂了沥青。从教堂里出来的姑娘们，只要头上没有联邦派的大红标志，他们就蜂拥而上，粗野地把她们拦腰抓住，拖到一旁，在她们美丽而又圣洁的头上粘上涂了沥青的纱结，然后在一片联邦式的狂呼大笑声中把她们推开。这里我们只能用联邦式来形容这一切，因为在我们描述的那个时代，这个字是句句不离口的。

光天化日之下，上午十一时，在一所学校门前就发生了一次这类事件。

一个少女和她母亲一道刚出校门，几个等在那儿伺机对妇女下手的人，一下子把那个少女抢走。

少女清楚那些人想干什么，当即摘下包在头上的披巾，把头伸到企图侮辱她的那些家伙的手边。

她的妈妈被另外几个人拦住，绝望地高声喊道：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已经没有一个男子汉敢 出 来保护妇女了。”

“妈妈，没有男子汉敢来保护了，”少女说，她的面色象死人那样苍白，却露出极度轻蔑的微笑。“不会有了，妈妈。男子汉们都和我哥哥一样去保卫卢汉了。这里剩下的只有我们妇女和这帮豺狼了。”

马索卡的成员们，商贩们，特别是那些已经得到为保卫她们的神圣事业可以绝对任意行动的黑种女人和黑白混血种女人，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城里招摇，封闭门户的事也已开始了。

居民们不敢出门了。

城市的中心地区是那帮家伙常来常往的地方，特别是食品

店，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集结点。

他们在那里开怀畅饮，但不付钱，因为老板听到他们的祝酒词就是一种莫大的光荣，比他的酒要宝贵得多。

咖啡馆从下午四点就已座无虚席。谁要是蓄着浓密的胡子和留对分发式走进咖啡馆，那就瞧它的后果吧！不消一分钟就给他理出一种理发师从未见过的新发型！

马索卡的刀子是以剃胡子、削头发来初试锋芒的，尔后将用来割断人的脖颈。

傍晚的余晖尚未在天际逝去，城里已空无一人，人们都已躲回自己家里，密切注意着任何细小的动静，大家面面相觑，心惊肉跳。

在人们的脑海里，不时突然闪现的只有拉瓦列、罗萨斯和马索卡这几个令人恐惧或使人产生希望的概念。

看，母亲因孩子在外未归是何等焦急！等候心上人归来的妇女是多么忧惧！

一听到敲大门的声响，人人都匆匆躲进内室！心里要揣测来者是何许人，但思绪却纷乱如麻；结果却使人舒了口大气，便勉强会心地一笑。

但那仅仅是暂时的安宁，瞬间重又转入不安、焦虑和恐惧，而且彻夜处于这种心情中，第二天一整天，接连数日、数周都会继续如此。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千家万户怎么过活呢？在潜在的死亡威胁之下，人们感到心脏和血管已经收缩、血液已经凝固，哪里还谈得上生活呢？这些情况怎么能不摧残人的生命，驱使人发疯或自杀呢？

入睡之后，连做梦都是犯禁的，因为巡夜人受命每隔半小时就用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把人们叫醒。

在黩武的帝王统治下和野蛮的暴君横行无忌的罗马，在现

代史所记载的教会肆虐的英国，在罪恶累累的王朝统治下的法国，在动辄把人烧死的西班牙，整个社会景象也都远不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我们述说的一八四〇年那些日月那样可怖。

各个地方的暴君总要选定一个党派或一种思想加以迫害。但是利用社会的极少数一部分人加害于整个社会，这却是未有先例的。

张贴在罗马元老院门上的放逐令，至少使人了解到哪些人遭到仇视或报复。

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不指明任何一个人，但是人人都面临杀身之祸。

英国和西班牙一样，用火烧死人的刑罚曾造成巨大灾难，但是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都清楚自己将会有怎样的命运。

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充当刽子手，只有如此才可能得到个人安全，而不致惨遭毒手。请读者千万不要认为这里用刽子手这样的字眼是种夸张的说法，因为实际上就是必须与马索卡中最邪恶的成员为伍，拿起刀去杀人或准备杀人才成。

无论在什么地方，不管政权多么残暴专制，任何人只要表示拥护，自然就能得以保全。

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则不成。

可以说所有的人无一幸免，其中包括恪守信条但正直和温和的老联邦分子，既不加入联邦派也不加入统一派的外国人，从未有过任何政治主张但勤劳和与世无争的人，妇女，青少年。人人都面临这样一种抉择：或是充当恶人，或是成为受害者。

第二章　在桑托斯卢加雷斯

东方欲晓，天边刚刚出现几抹鱼肚白，目力所及尚不能辨清在桑托斯卢加雷斯军营四处呈现的模模糊糊的大摊大摊的黑影。

那是数以百计的大车；

开挖堑壕时堆在一旁的高高土堆；

炮队的大炮；

堆积如山的弹药；

毫无次序乱搭起来的皮帐篷；

马匹、武器、士兵、女人和马车乱作一团，毫无条理。

连队的起床号声、马队的号角声、印第安人士兵的喧嚣声、黑人女人的吵闹声，马蹄声、高乔人套马的喊叫声，都哄然而起混成一片，使所有耳闻者和目击者感到十分惊异。

司令部设在军营最右侧的一个大棚屋里，但是夜里总司令并不宿在那里。

罗萨斯在什么地方睡觉呢？司令部里有他的床位，但是他不睡在那里。

深夜里人们看见他来到军营，而且这位深孚众望的英雄就叫人在他的忠诚卫士近旁铺开他的全套马具。

人们看见他在那里躺下了。但是半小时过后，他已不在那里。

他会去什么地方呢？原来他穿戴上他的勤务兵的套头斗篷和帽子，随便找个地方，只要那儿没人可以找到他或认出他，便躺在那儿睡下。

在我们记述的这个时刻，罗萨斯来到司令部正在下马，司令部门前聚着一大群官长、士官和一些穿老百姓装束的人在喝马黛茶。

罗萨斯是个铁打的汉子，他虽然刚刚和他的那匹马在同样的甚至更差的条件下过了一夜，可是来到那里时，却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好象是在鹅绒床垫上睡过一夜又用牛奶洗过澡一般。

他面部的表情和他内心的情感一样严酷、奸诈。

他身穿套头斗篷，头上戴着一顶军官帽子，但既无佩剑也没戴任何标志。那些人不是他的侍从，就是他的参谋部成员；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罗萨斯从他们中间走过时，甚至不屑于看上一眼。

大棚屋的正中摆着一张松木桌子，上面几乎盖满了手抄的或印制的文件。

那里有三名书记官，个个脸色苍白，眼圈发黑，都保持绝对的沉默，木然地呆在那里，科尔巴兰将军手里拿着一大沓封着的信函，全神贯注地反复地读信封上写的东西。

罗萨斯一走进去，所有的人都立即站起来。他摘下帽子，脱掉套头斗篷，往行军床上一扔，开始在屋里从一端到另一端走来走去。与此同时，那几位书记官和他的副官——他一直还没有同他们打过招呼——都在自己的坐位旁保持着立正的姿势。

随即出现一名士兵，他端着马黛茶具站在门口，便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了。

罗萨斯仍在踱来踱去。

他走着走着，把胳臂一伸，拿过马黛茶具，站着嘬了两三口，

又交给那个士兵，继续走起来。

那个士兵仍然端着马黛茶具在原地站着。

每隔两、三分钟，罗萨斯便重复一次那一动作，直到从茶具的吸管只嘬到空气时，那个机器人一般的士兵才出去添水。

而书记官们和那位副官还保持着立正的姿势。

罗萨斯则仍在不停地走来走去。

端马黛茶的人则一再走出屋外。

这出哑剧至少足足演了三刻钟。

其间有一次，罗萨斯突然在桌子旁边站住，好象到那时才发现书记官们在场，就喜笑颜开地对他们说：

“快坐下吧。”

于是书记官都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然后罗萨斯转身和科尔巴兰讲话，故作惊异的样子问他：

“哟！您已经回来了呀！”

“是的，阁下。”

“您什么时候到的？”

“大约一个小时了。”

“城里有什么情况吗？”

“绝对没有，阁下。”

“大家情绪都好吗？”

“很好，阁下。”

“维多利卡呢？他怎么样？”

“昨天晚上我见到他了，阁下，他很好。”

“您再见到他，代我向他致意。由于他昨天一整天都没来，我还以为这个西班牙佬死了呢。您见到费利佩先生没有？”

“见到了，阁下。”

罗萨斯哈哈大笑一声说：

“这位代理省长一定怕得半死了！看来，没什么情况吧？”

“两小时前从水路送来这些函件。”

“快，给我拿来。”

罗萨斯拿过那些信函，启封后一看署名，就扔给一位书记官。

“念一念，”罗萨斯说，继续踱来踱去。

书记官读道：

“呈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阁下。

“一八四〇年八月自拉里奥哈平原四月驻营地。

“尊敬的省长、将军：

“本月五日下午四时，卢卡斯·利亚诺斯先生携带您上个月二日和十八日的宝贵信件到达本营地，从而获悉您已慨然答应我在六月三十日函件中提出的有关军装、马刀等项要求，上述物资将由阿莱曼将军从科尔多瓦发来。但是阿莱曼将军因病需要休养一些时日，……”

“够了；他干脆死了算啦，让那个教士也归西天去吧。这是阿尔道教士来的信吧？”

“是的，阁下。”

“过一会儿把这封信给我写个摘要。来，念另外一封。这封是谁的？”

“是维森特·冈萨雷斯少校的，是报告进军情况……”

“我没问您报告内容。念吧。”

“匪首拉瓦列八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九月一日和二日进军情况报告。”

“快，念行进速度。”

“三十日。”

“哪个月？”

“八月，前面说了。”书记官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也应该写上月份。”罗萨斯对另外一个书记官说：“喂，给那个老笨蛋发个通知，告诉他下次要把统一派野种行进情况写得更清楚些。”

“我通知他写上进军的日期，对吗？”

“见鬼！您就照我说的写！您接着念。”

头一个书记官继续读下去：

“三十日：大约上午八时半，肮脏的统一派野种的军队屠宰完牲口，便朝卢汉镇开拔，下午五时半在该村镇附近的马尔科庄园扎营。

“三十一日：匪首拉瓦列在卢汉镇留下一些大车和部分炮兵，只带走两门榴弹炮和两门轻炮。当天匪首曾召集指挥官和军官开会，会议的内容不详。

“一日：匪首仍在原地。有两个支队开拔，一支前往耶稣小教堂，另一支开往萨拉特。

“二日：统一派野种的军队在上午九时开拔。

“行约五西班牙里，军队停止前进。

“十二时可恶的统一派重又开拔。

“下午一时半，停止前进。

“下午二时，继续前进。

“三时，全军停止前进。

“四时，继续前进，五时半穿过乔萨小河。

“六时，在拉米雷斯的两个哨所扎营，统一派野种把那里的棚屋烧光了。”

“全文完，”书记官说。

“后天他们可以到达梅洛；明天到达也有可能，”罗萨斯说着，开始在屋里快步走了起来。

“洛佩斯的那份报告说些什么？”罗萨斯沉默片刻以后，突然停下来问。

“他正朝圣佩德罗进军。”

送马黛茶的士兵这时又在大棚屋的门口出现了。

“里面有没有一封没署名的信？”

“有，阁下。”

“快，从头到尾给我念。”

书记官开始读了起来：

“尊敬的阁下：

“自前天我发出那封信以来，除了昨日一名新的法国海军上将乘英国军舰自里约热内卢抵达这里外，别无其他新的情况。此人将指挥去支援那群失去人性的统一派叛匪的远征军。幸亏您力挽狂澜，抵住了那众多的敌人，卫护着祖国，否则这群统一派野种必将祖国出卖给外国人。

“在这里，统一派野种们仍然完全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一些人大骂拉瓦列，责怪他未能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迅速进军。而另外一些人……”

“出去看看这样乱哄哄的是怎么搞的。科尔巴兰，您留下，不是叫您去。你去看看，”罗萨斯对那个端马黛茶的士兵说，因为当时确实是从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

士兵走了出去，留在那里的书记官们和科尔巴兰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往下念，”罗萨斯对那个书记官说。

于是书记官接着读了起来：

一些人大骂拉瓦列……

“这段您已经念过了；别这么糊涂。”

书记官的脸色登时变得蜡黄，然后接着念道：

“另外一些人大吵闹地提出，应该停下来，等到……”

“出什么事了？”罗萨斯见那个士兵回来，立即问道。书记官则赶忙用手指甲在读过的地方划了一条线。

“没事，老爷。”

“怎么会没事呢？”

“是个卖糖的，弟兄们都说他是拉瓦列派来的奸细。”

“那就没错。他是从哪儿来的？”

“我不清楚，老爷；肯定就是这一带的人。”

“那好；让弟兄们随便去处理他算啦。”

那个士兵退了出去。罗萨斯对书记官做了个手势，要他继续往下念。

书记官接着读道：

“……等到国内拥护者都起来反抗时再说。而匪首拉瓦列必然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事，因为每个人给他出的主意迥然不同。至于里维拉……”

书记官这时听到一阵可怕的吼叫声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突然停了下来，因为那些声音就近在咫尺，从罗萨斯身边传

来：那是弟兄们在砍卖糖的小贩的头，士兵和平民一见死者的鲜血和垂死挣扎的情景便兴高采烈地狂呼乱叫起来。

这个不幸的人叫安东尼奥·弗拉盖罗·卡尔维诺，是位已近古稀之年的老人，以卖糖果为生，他那天是由于恶运的驱使，拿着一箱糖果去桑托斯卢加雷斯摆摊的。

“您念您的吧，”罗萨斯十分冷漠地说。

“至于里维拉，他是不会给他们任何援助的，因为他正巴不得他们都输掉，但这并不是因为里维拉这个黑杂种不象那些人是死硬的统一派，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这种样子。绝对地谁也不服谁。

“每天都有逃亡的人来这里。我已证实其中大部人是在圣伊西德罗河岸乘去接他们的法国捕鲸船来的，所以我认为那个地方应该加强监视。

“明天我将再向您写去报告，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利用一切机会向您报告这儿的情况。

“一百盎司的汇票业已当面付给我。

“最后敬祝阁下胜利。

一八四〇年九月一日

于蒙得维的亚”

“全文完了。”

“喂，”罗萨斯冲着科尔巴兰说，“您要进城去，是不是？”

“我听从阁下吩咐。”

“得由您去办。您去找奎蒂尼奥，告诉他我得到蒙得维的亚来的报告说，他把在圣伊西德罗河岸一带乘船外逃的肯使钱的统一派放走了。告诉他，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但是他不能让统一派野种这样从他手里逃掉；还要告诉他最近几天某个晚上我

一定沿河边走一趟。”

“很好，阁下。”

“把您在这儿的所见所闻都跟朋友们，还有奎蒂尼奥去谈一谈……，懂我的意思吗？”

“懂了，阁下。”

“马萨在不在门口？”罗萨斯问那个端马黛茶具的士兵。罗萨斯不时地拿过茶具嘬上几口。

“在，”士兵回答说。

“叫他进来。”

很快马里亚诺·马萨就来到屋里，他是一支海军部队的指挥官。此人以后将在罗萨斯进行的战争中扮演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可憎的角色。

他当时约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头发金黄，长着一副奸诈的猫脸，他的面孔充分揭示了他那凶残和邪恶的本性。

他手里拿着军帽来到那个曾当面用他叔叔和堂弟的鲜血染红双手的人的面前。

罗萨斯甚至不屑于看他一眼，就问他：

“昨天带来的几个人是不是还在您的营房里？”

“是的，阁下。”

“一共几个人。”

“四个，阁下。”

“都叫什么？”

马萨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念道：

“何塞·耶拉，西班牙人。”

“不，应该说西班牙佬。”

“西班牙佬何塞·耶拉父子。”

“他们是从洛沃斯带来的，对吗？”

“是的，阁下。”

“其余的人呢？”

“一个叫贝莱斯，是科尔多瓦人；还有一个叫马里亚诺·阿尔瓦雷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就这么几个人吗？”

“阁下，只给我带来这么几个人。”

“唔；全部枪毙。”

马萨深深地鞠了一躬，退了出去，罗萨斯又开始踱来踱去。

过了五分钟，罗萨斯停下来说：

“科尔巴兰，快去吧。”

这位副官正要迈步。

“啊！去玛丽亚·何塞法家一趟，告诉她放手干，只要是统一派，就不要手软。”

“是，阁下，”

“还有，去找一下马里尼奥，您对他说……”

两排枪声打断了罗萨斯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耶拉父子、阿尔瓦雷斯和贝莱斯刚刚死于罗萨斯的子弹之下，就和卡尔维诺在十分钟前惨死于联邦的野蛮屠刀之下一样。

“您就把这儿的所有情况，”罗萨斯以空前平静的口气接着说，“都对马里尼奥说说，还要告诉他，他现在简直象个统一派，因为他的文章都是软绵绵的。”

在罗萨斯说这些话的时候，《商务报》已经血腥味横溢，公然嗾使联邦的鹰犬把统一派赶尽杀绝。

这样科尔巴兰便带着这么多使命——每项使命都包含着死亡与不幸——上了马。他当时感到把握不大，然而他的名字将遗臭万年则肯定无疑，后代如果不把他看作罪魁祸首（因为他确实不是），至少把他看作一个长年为暴君效命、对暴君唯命是从的典型。

可是这位副官骑着马还没走出几步，那个端马黛茶的士兵

又奉罗萨斯之命追上来把他叫住。

老头子吃力地下了马，跌跌撞撞地拖着那把剑、扛着晃来晃去的肩章，重又回到罗萨斯面前，那个士兵则遵照独裁者的命令去找一杯水。

第三章　一　杯　血

“已经上路了吗?”

“是的,阁下。”

“先别走,坐下来等一会儿。”

科尔巴兰便坐下。

“喂,”罗萨斯接着对一位书记官说,“哪个卷宗是昨天送来的?”

“那个,阁下,”书记官指着放在椅子上的一个厚厚的卷宗回答说。

“打开。”

“阁下,已经打开了。”

“那好,取出一份甄别名册。”

“要哪一册,阁下?”

“从第一册开始,快找出来。”

书记官开始翻阅。

“找到了,阁下。”

“念吧。”

罗萨斯重又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勤务兵则端着一杯水站在门口。

下面就是书记官读的内容:

一八三五年甄别名册

第一册

胡安·何塞·比亚蒙特将军：护法派敌人。

尼古拉斯·德·贝迪亚将军：曾支持过巴尔卡塞政府，激烈鼓动人民反对军队。

托马斯·伊里亚特将军：从来不是联邦主义者，狂热支持巴尔卡塞。

赫瓦西奥·埃斯皮诺萨将军：曾经是联邦主义者，后来转而支持巴尔卡塞政府成为联邦派的敌人，得到巴尔卡塞的特别尊崇。

弗朗西斯科·林奇上校：联邦党的脱党分子，国防部长马丁内斯的代理人，替他招募信徒支持他的不义事业。

胡安·佩德罗·卢纳上校：从南方军队回来以后，便大肆公开攻击将军阁下及一切拥护联邦党的人；只有象当时那样腐败的政府才可能对他的放肆熟视无睹而不加以制止；因此他拉起一支军队，后被改编，转入非现役参谋部任职；现在他要求完全退役，已获批准。

保利诺·罗哈斯上校：统一派，复旧分子，在非现役参谋部任职。（下略六十三人姓名——译者）

炮兵营

指挥官和军官甄别报告

胡安·塞瓦略斯少校：十月十一日之后，是由巴尔卡塞省长任命此职的，并由比亚蒙特将军批准。曾发动武装起事。只给联邦效过一次力，就是出兵远征到科尔多瓦省。

马塞利诺·阿巴里西奥上尉：统一派，复旧分子（下略五人——译者）

“阿根廷”警卫营

所有指挥官和军官，无一例外都是联邦派成员，均可充分信任。

野战部队第一团

所有指挥官和军官，不论是第一线的或是现在加入民军的，都是联邦派成员，均可信赖。

现不在本省的与联邦派为敌的复旧分子名单：

胡安·拉蒙·巴尔卡塞准将，恩里克·马丁内斯准将。

费利克斯·奥拉萨巴尔少将。（下略十二人——译者）

“完了，阁下。”

“好的。念第二册。”罗萨斯说，仍然不停地走来走去。书记官开始念：

甄别名册第二册

观点最突出的各种民政人员

警察部门

警官——马蒂亚斯·罗夫莱斯先生：联邦派；安赫尔·埃雷罗先生：同上，立场坚定；洛伦索·拉古纳先生：完全同上。（下略十人——译者）

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官——马塞利诺·阿斯皮蒂亚先生：坚定的联邦派。

二等警官——佩德罗·罗梅罗：联邦派。

办公室人员——胡安·莫雷诺先生：联邦派；拉蒙·托雷斯先生：同上；何塞·马丽亚·萨莫拉诺先生：坚定的联邦派；弗朗西斯科·普洛特先生：完全同上；巴尔塔萨·阿圭罗先生：微不足道，不大出勤。

书记人员——弗朗西斯科·A·马西埃尔先生：新入党的成员，表现很好；埃斯特万·奥赫达先生：完全同上；弗朗西斯科·卡马拉先生：完全同上，曾经是统一派；胡安·维多利卡先生：在有人叛党时期表现出是位真正的联邦派，现在一如即往；安赫尔·M·戈麦斯先生：曾是统一派，现今政见不明；曼努埃尔·奥维利亚先生：西班牙人，统一派。

殡车和警车管理人员——1.卢西亚诺·伊斯拉先生：联邦派；2. 佩德罗·奥夫雷戈先生：坚定的、道地的联邦派。

警察库房保管人员——1.格雷戈里奥·古斯曼先生：联邦派；2.圣地亚哥·奥利维罗先生：同上。

警察出纳人员——弗朗西斯科·埃萨加先生：优秀的联邦派。

注：在普通警察中，有很多出色的联邦派成员；其它人的观点则不详，应先搜集情况再慢慢进行审查。

本城现任治安法官——教堂以北地段的伊诺森西奥·埃斯卡拉达先生：联邦派；圣尼古拉斯地段的胡利安·冈萨雷斯·所罗门先生：坚定的联邦派，表现出色；(下略七个地段和七个人——译者)巴尔瓦内罗地段的马里亚诺·洛雷阿先生：变节分子。

注：在最后这个教区有个保长，叫欧斯塔基奥·希门尼斯，这位先生很能干，是块好材料，是出名的联邦派。

要塞职员——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先生：统一派，变节分子；贝内迪克托·马西埃尔先生：目前是联邦派，但同变节分子们和上届政府关系不错；塞维罗·贝尔比斯先生：变节分子；(下略七人——译者)

国防部——高级工作人员马里亚诺·莫雷诺先

生：变节分子；胡安·J·马丁内斯·丰特斯先生：同上；(下略八人——译者)

审计总局——托马斯·乌苏斯先生：统一派，变节分子；安东尼奥·马科先生：完全同上；马里亚诺·哈维莱拉先生：完全同上。

档案馆——赫罗尼莫·拉萨拉先生：和所有的人都和得来；马里亚诺·维加先生：狂热的变节分子。

税务局——圣地亚哥·卡萨迪利亚先生：统一派；马科斯·绍维德先生：统一派；胡安·阿劳霍先生：坏透了的变节分子；安东尼奥·马丁内斯·丰特斯先生：变节分子。

警卫处——何塞·M·索马洛先生：变节分子；何塞·A·埃切维里亚先生：同上；何塞·格雷罗斯先生：狂热的变节分子，曾是巴尔卡塞政府的代理人；N·佩雷约先生：统一派，变节分子。

据普遍反映，在警卫处还有其它许多人均为变节分子。

邮局——曼努埃尔·J·阿尔瓦拉辛先生：统一派；博尼法西奥·萨尔瓦多雷斯先生：同上，变节分子；F·奥拉约·比科先生：统一派。

巡夜人机构——何塞·奥拉格尔主任先生：变节分子，同所有人都能相处。

出纳——费利佩·博特：坚决反叛的统一派。

助理人员——胡安·包蒂斯塔·佩里琼先生：统一派；佩德罗·博特先生：变节分子；安东尼奥·何塞·拉罗萨先生：和所有人都能相处；(下略三人——译者)

属于变节分子的巡夜人——佩德罗·埃斯佩霍；费明·乌拉因；(下略二十七人——译者)

各类个体人员

路易斯·维加先生：在一八三三年曾任治安法官，激进的变节分子。

何塞·M·塞拉亚先生：在军火库工作，变节分子。在同一单位还有一个叫贝拉斯克斯的人，也是变节分子。

马蒂亚斯·阿维拉斯特吉先生：原任第九兵营一带的保长，变节分子。

马丁·特龙科索先生：原任第十三兵营一带的保长，激进的变节分子。

何塞·比科先生：原任第五十二兵营一带的保长，激进的变节分子。

德梅特里奥·比利亚里诺先生：曾任圣费尔南多一带的治安法官，变节分子。(下略十三人——译者)

律师——佩德罗·何塞·阿格雷洛博士：变节分子；巴伦廷·阿尔西纳博士：统一派；马塞洛·甘博亚博士：温和派。(下略八人——译者)

法院书记员——弗朗西斯科·卡斯特略特先生：统一派。老婆、儿子、女儿也都是统一派；安东尼奥·福斯托·戈麦斯先生："小尾巴"；曼努埃尔·科维亚先生：统一派，属于"实权派"；(下略八人——译者)

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阿尔梅达兄弟二人都是温和的统一派；科斯梅·阿赫里希先生：变节分子；佩德罗·卡拉斯科先生：统一派；何塞·富恩特斯先生：联邦派；费尔南多·马丽亚·科尔德罗先生：同上，十分坚定；安德烈斯·迪克先生：外国人，联邦派；(下略七人——译者)

个别人情况

统一派和背叛联邦的人——马里亚诺·弗拉盖罗先生：统一派；何塞·佩雷斯先生：少校，统一派；曼努埃尔·阿罗约一皮内多先生：铁杆统一派。（下略三十二人——译者）

属于人民护法社的、表现坚定的几类成员

马丁·圣·利洛马先生："优秀"；巴勃罗·埃尔南德斯先生："代表，幸运儿"；塞瓦斯蒂安·萨拉特先生，何塞·M·博内奥先生："良"；何塞·阿尔道先生："良"；拉蒙·布斯托斯先生："副官"；拉斐尔·巴里奥斯先生："良"，"供应者"；伊拉里奥·罗德里格斯先生：黑白混血种人的上尉，"在职"；米格尔·普拉内斯先生："良"；（下略七十人——译者）

非人民复兴社的联邦派成员

博尼法西奥·韦尔戈先生；曼努埃尔·拉瓦戈先生；米格尔·奥尼埃德拉先生；（下略六人——译者）这样的人还有许多。

至于最下层的黑人，可以说，十分之九以上的都是随时来支持我们事业的联邦派；余下的那个部分是几个卫队的军官（这些人将按时进行甄别），以及一些受其迷惑的可怜无知的家伙。

"念完了，阁下。"

"那就到此为止，其余的以后分出来再接着念。不过，您要注意，以后在这类文件上凡出现统一派的字样的地方，您都要给我加上'野种'两个字。科尔巴兰，拿着，把这些名单都送到玛丽亚·何塞法那儿去，叫她去清理一下，同时告诉她明天我再把别的派人送去。"

"没别的事情了吗，阁下？"

“没了。”

科尔巴兰离开那里。

这时罗萨斯从勤务兵的手里拿过那杯水。

大棚屋的门朝东，窗子上的玻璃都罩着大红纱窗帘。太阳在石榴红色的光环中冉冉升起，阳光照射在玻璃窗上便被挡住，然后带着窗帘的颜色射到那只水杯上，使杯里的水映出血与火一样的颜色。

这一光学现象在那几位书记官的思想上添加了莫大恐惧，因为他们见到罗萨斯把表册差人送交他的小姨子便完全意识到他的意图，这促使他们联想到那只杯子里已经盛满血水，因此他们突然都站了起来，个个脸色象死人那样苍白。

然而，光学的这种现象和他们的想象在幻觉作用下一道所反映的，恰恰是当时可怖的实际情况，因为他确是在饮血，他全身鲜血淋漓，嘴里喷出股股血腥气；他在思考和安排进行大屠杀的最初步骤，进而将使整个不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淹没在血泊之中。

第四章　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依然如故

如果前面的章节已经使人稍稍领略到罗萨斯的残暴，大概也要使人去想一想，他面对前来进犯并构成威胁的敌人，将如何保卫他的事业。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罗萨斯在一八四〇年九月初的那些日子里，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认真组织一下抵抗，没有拟定一个与时局相称的应急的作战计划。但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罗萨斯从来不是军人。在那次战斗中，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把人员、大炮、车、马都堆在桑托斯卢加雷斯那个狭小的阵地里，坐等天机，静候敌人感到恐惧和自己的走卒们感到害怕，而这些似乎就是这个命运的宠儿——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以及本书记述的这些战争中给人类造成莫大灾难的元凶——的独一无二的战术。

在他的麾下，并不乏独立战争时期的将领，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曾在那次伟大战争中跟随第一流的指挥官经受过严峻锻炼和辉煌的战斗计划的熏陶。所以罗萨斯在那关系到他们前程——如果说不是生死——的紧要关头所采取的措施，便成了那些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们的每天的心病，他们从独裁者

的指示中只能看到荒谬、无知或十足的麻木不仁，因为那些指示暴露出罗萨斯对战争艺术最起码的知识都一窍不通。他们无法理解，仅凭派巡逻队搜寻个把带武器的统一派分子，去营房里看看成群的既无军纪又无斗志的兵士，以及在狭小的驻防地集中大批的人马，怎么能在敌人对该阵地发起真正的进攻或突袭城市时稳操胜券或进行应有的抵抗。见到那种军事计划，他们不禁大骂使他们去听从那个人的指挥的命运；曼西利亚和索莱尔等一些从美洲革命一开始就上了战场的人，都把那个人叫做“老粗”。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罗萨斯的这种不正常的做法、粗俗和无知，竟然使他的党内那些狂热的盲从者（其中许多人并非老百姓）相信并加以称道，他们把一看便感到离奇的做法，都认为是护法者的才智产生的效果，因为那是超出所有人的理解能力的。

“他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

然而实际情况是，那位“天才”对于防务既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是他却暗自处心积虑地算计，获胜之后如何满足他自己的疯狂报复欲，如何巧立名目去加害于人，和怎样使全国一半的人都陷于衣食无着的境地——这是他的又一桩新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并且不久即将成为他推行的法规，他完全出于本能的或者说兽性的直感和嗅觉，已经认为胜利在即。

在这之前，由于事态变化迅速，请读者和我们一道，以时局瞬息万变那样的速度，到各处走一走，见识一下各式各样的人。我们若能比科尔巴兰更快地从桑托斯卢加雷斯赶到城里，就去大街小巷转一转；时而要顺着那些悽惨、空寂、阴暗的长街漫步；时而要从拥来挤去的黑人女人中间挤出一条路来，她们中间有的年迈，有的年轻，一些人衣着又脏又破，另一些人穿着闪光的丝

绸衣服，有的在同罗隆或拉维洛的黑人士兵大声招呼或拥抱，也有的大喊大叫地道别，准备前往桑托斯卢加雷斯；时而要把身体紧贴在大门上躲避马索卡们疾驰的快马，以免马冲上人行道时被撞翻，那是马索卡们按“天才领袖”的伟大防御部署，在一窝蜂似地采取行动；或者要匆忙而行，以避开从掩着的门的缝隙监视外面动静的审视目光，那目光表明人们不安和焦灼到了何种程度，甚至要顽石回答事态会如何发展，此时降临大家——从卧床不起的老人到睡在摇篮里的婴儿——头上的会是什么命运，自己心里应该是感到害怕还是抱有希望，以及日落时是会出现最后一线希望还是应该永远打消那煎熬人们身心的热切愿望。读者和我们一道浏览一下这座城市吧，它的土地在颤抖，它的空气充满血腥味，它上空的云端似乎没有上帝，它的地上似乎没有人迹，一切都不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是已经破碎的心，使人胆战心惊的想象以及怀抱的希望与现实和真情的无情矛盾，因为现实和真情恰恰抑制和消磨人们的希望并最后使之完全破灭。这样匆匆忙忙在四处走动的时候，我们会突然碰见一个挺着身体、板着面孔的人。他手里拿着从不离身的手杖，正好来到议会大厅门前。他的步履惊人地沉稳，但是目光发直，脸涨得象用番红花水浸过一般，使我们乍一看还以为那个人的头是按上去的，因为他的脸色与他身体表现出来的安然样子迥然不同。

这个人就是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

就在议会对面，在一八四〇年有一家小饭馆，从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和晚上九点到午夜一点，是“天才领袖”王朝的王宫。一年前在小饭馆的门前他们抓了一个叫阿拉贡的青年人，当即使他成了罗萨斯的一个惨绝人寰的受害者。

此刻是在上午十时。

当联邦的十多位要人把马刺弄得山响，从小饭馆出来的时候，坎迪多先生已经到了议会门口。

坎迪多先生无需正眼去看那些人，只要一听声音便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他头也不回，仍是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十分严肃地进了议会，立即走上通往档案馆的楼梯。

他原想去的地方既不是议会也不是档案馆。是联邦派马刺发出的响声，使他不假思索就改变了脚下的方向。因此，当他走到档案馆办公室一位公务员面前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但是他认为还不能就此止步，所以他又从那个人前面走了过去。

“先生，您有什么事情呀？”那个人问他。

“我吗？”

“是您，因为进来的只有您一个人呀。”

“您听着，年轻人，这是非常久远和深奥的原因造成的，因为当时间这个作为长者和青年人恩师的朋友……，时间，如果您知道时间的含义那就好了！”

“先生，我想要知道的只是您来找什么，”那个公务员回答说，他开始认为坎迪多先生是个疯子，所以一见自己独自一人同这样一个危险人物打交道，不由得紧张起来了。

“您听我说；我坦率地告诉您，我什么也不找。尊敬的先生，请问您出身于什么家庭？”

“先生，我该关门了，请您出去，”那个青年人一边说，一边向后退了几步并把背朝着门。

“您的相貌表明您有才气、有恒心并且非常勤奋。您写哪种字体？”

“先生，我请您出去。”

“至于我的门生，因为您必定知道我原是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启蒙老师……。啊，我培养了多少人材呀！有的今天当了议员，有的是活动能力强、精明而又不知疲倦的第一流商业家；您知道在那边的那家商店吗？……”

坎迪多先生举起藤手杖在空中一挥，想指出他所要指的那

个方向，但是那个青年人却以为他举起手杖要打人，拔腿跑到大门口，大声呼唤门房。幸亏看门的人不在。

“您这是干什么，您这个冒冒失失、不动脑筋、跟其他年轻人一样轻率的年轻人？”

“先生，要是您不走，我可大声叫人啦。”

“行，我走，您这个缺少阅历、胡思乱想的青年人。”

不过坎迪多先生并没有朝大门口走去，而是走到一个正对着小饭馆的阳台上。当他看到小饭馆门外已经没有人，他心里的那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这时他回转身来，伸出手向档案馆的那位公务员告别。可是这个公务员已完全肯定他是刚从雷西登西亚逃出来的疯子，非常经心地提防着，没有去握他的手。

“再见吧，初出茅庐、没见过世面的青年人。但愿我能报答您和您可敬的家庭刚刚给我帮了令人难忘的大忙。”

坎迪多说着仍保持那种故意做出来的严肃神态走下楼梯，而那个年轻人呆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暗暗感到好笑。

可是这个小学一年级教员刚到达那个街区的拐角处，正朝雷蒂罗那个方向走去，又一队联邦分子从学院拐向小饭馆，同坎迪多先生突然迎面相遇。

坎迪多先生从人行道上不是走下来，而是一下子跳了下来，并摘下帽子开始鞠九十度的大躬。

那些人当时只想去吃午饭，没有心思还礼，而且都十分习惯于别人朝他们这样行礼，便径直走了过去，但是坎迪多先生直到他们走远了，还在朝着他的脊背点头哈腰。

他头晕目眩，太阳穴卜卜地猛烈跳动，头上汗流如注。他最后终于拐进胜利街朝城郊走去，进了读者们第一次看到他的那所房子的大门。读者们很可能还记得，那儿就是丹尼尔的住处。

过了一会儿，我们这位不幸的秘书走进他旧日弟子的客厅，

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弟子坐在一张舒适的摇椅里，正在安详地阅读花言巧语的《商务报》。

“丹尼尔！”

“先生，是您？”

“丹尼尔，丹尼尔呀！”

“先生，我的先生！”

“我们完蛋了。”

“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了怎么也不来救救我们呢？”

“正在想办法。”

“不，丹尼尔，不行了，时间来不及了。”

“那就更好了。”

“什么？”坎迪多问，眼睛都瞪圆了，一屁股坐在丹尼尔旁边的一张沙发里。

“先生，我是说在局势不妙的时候，收场越快越好。”

“你的意思是收场好。”

“也可能收场很糟。”

“很糟吗？”

“对，不管是好还是糟，最好是永远一手准备好，另一手准备糟。”

“这糟的意思是指……？”

“例如，是指他们杀我们的头。”

“让他们杀你的和所有谋反的人的头吧，但别杀我的，我可是个安分守己、无辜、顺从、根本不会存心和预谋干坏事的……”

“亲爱的老师，您坐下，”丹尼尔打断了他的话，而他说着说着正要停下来。

“我没干过什么，而且从来没想到我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成了陷在大海的汹涌波涛里的一条无能为力的小船。”

“那您干过什么了?”

“是呀,我……”

“算啦! 您做的事根本算不了什么。”

“丹尼尔先生,我什么也没干过。可是现在到时候了,我们的‘交往’该中断、停止、永远结束了。我现在是世上最英明的护法者的最坚定的捍卫者。我热爱护法者阁下那可敬的家庭所有成员,包括最末一名我都热爱,就象我热爱和捍卫另外一位省长大人——费利佩博士——的所有先辈和所有子孙一样。我想要……”

“您是想要移居国外,坎迪多先生。”

“我吗?”

“是您,可这是危害联邦的大罪,要掉脑袋的。”

“拿出证据来。”

“坎迪多先生,您这是执意要人绞死您。”

“我吗?”

“不过我只希望您告诉我,您是愿意死在罗萨斯的手里,还是愿意死在拉瓦列的手里。如果是前者,我马上可以满足您的愿望,去所罗门少校那儿走一趟就行了。如果是后者,我再等上三四天,等拉瓦列将军进了城,一有机会我就向他谈谈费利佩先生的秘书的事。”

“这么说,我已经是掉进深渊里的人了。”

“不,先生。如果您还是一味说这种蠢话,您可要成为悬在半空里的人啦。”

“可是,丹尼尔,我的孩子,你没瞧见我的脸色吗?”

“瞧见了,先生。”

“您瞧见什么了?”

“害怕。”

“不,不是害怕,而是疑虑,是刚才我得到的那些可怕印象造

成的。”

“出什么事了?”

“从省长的官邸到这儿,我两次碰见那些人，他们就象，就象……”

“象什么?”

“象穿着人的服装的鬼。”

“或者说是穿着鬼服的人,对不对?”

“丹尼尔,瞧他们的脸，那是什么神色呀！特别是他们带的大刀。丹尼尔,你认为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会把我杀了?”

“我看不会。您没招惹他们吧?”

“没有,从来没有。可是你想想看，万一他们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那……”

“好啦！咱们不谈这个了,我的好朋友。您说您是从阿拉纳的官邸来的,对吗?”

“对,对,丹尼尔。”

“肯定您带着什么东西来的。”

“是的。”

“是什么东西呀,我的朋友?”

“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想说了，我再也不想搞什么政治和透露机密了。”

“噢！您来这儿原来是想透露一个政治机密的呀?”

“我没这么说。”

“我敢打赌,您外衣的口袋里一定装了一份重要文件。”

“什么都没有。”

“我敢打赌,您从这儿一出去，要是有位联邦派弟兄突然心血来潮,想搜查一下您身上是不是带了武器，一发现那份文件,一眨眼就送您回西天了。”

“丹尼尔!”

“先生，您身上的文件是交给我还是不交？”

“有一个条件。”

“说说看。”

“你不再要我继续不尽职守。”

“那您会更倒霉，因为拉瓦列过不了三五天就该打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了。”

“那又怎么样?! 你难道不能证明我为自由做过的巨大贡献吗？”

“如果您半途停下来，我就不能。”

“你相信拉瓦列能打进来吗？”

“这是他的目标。”

“你听着，咱们俩私下说，我也有同样看法，所以我现在才来找你：情况已经变了。”

“您指谁？”丹尼尔急切地问，脸上泛起一点红晕。他内心的种种感受，几天的功夫就把他的面容弄得不成样子了：脸色苍白，眼圈发黑，眼窝下陷。当天他的模样就象一个一味纵欲的放荡不羁的公子，并不是一个有心胸、有才干的青年。

“你拿去看看。”

丹尼尔把坎迪多先生递给他的文件打开读了起来：

“D先生：

“两天前马斯卡里亚率一千人之众来攻打我镇，我部表现出惊人的决心，坚决打退了来犯之敌。

“马斯卡里亚拥有大炮一门，步兵一百五十名，骑兵六百多。他从两处发起进攻，一度打到广场，但遭到我们的猛烈射击后已撤退。伤亡逾百人。

“现将总司令来函的抄件附上。

“明天我再把详情向您写去书面报告。

胡安·卡梅利诺

九月一日于圣佩德罗”

“他说的那份文件呢?”丹尼尔沉默了十几分钟后问,眼睛一直盯着手里拿着的那张纸,他那富于表情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忧郁、悲伤的阴云。

“在这儿,”坎迪多先生说。“昨天夜里,他们在一条捕鲸船上一共搜到两份重要文件,我是飞速抄了一份就赶来送给你。”

丹尼尔拿过文件,顾不上听坎迪多先生说些什么,立刻读了起来:

“圣佩德罗军事指挥官胡安·卡梅利诺先生:

“本总司令愉快地告知您,并请您告知您的部下,从截获的费利克斯·阿尔道呈报暴君罗萨斯的函件中,我们了解到,内地各处民心现在空前向往自由的事业。

“科尔多瓦、圣路易斯、圣胡安等省已拒绝了阿尔道的求援要求。拉里奥哈省全省起来反对罗萨斯的暴政,并已组织了一支很大的骑兵队和武装了八百名步兵。拉马德里将军率领着一支由热爱自由的勇士组成的大军已进入了科尔多瓦省境内,将很快来支援解放者军队作战。

“维加的那个师在纳瓦罗把奇里诺纠集的民军完全击溃了。部队现在已得到民军的一个中队的支持。

“总司令还获悉,马格达莱纳的民军在指挥官下令要他们并入罗萨斯的部队时,发生哗变,离开了他们的指挥官。自由的事业正在迅速发展,总司令希望祖国战士们的努力奋斗很快成功,而其中圣佩德罗的英勇

卫士们所做的贡献将占有突出的地位。

“请您将我告知您的情况通报您的下属，相信解放者的军队是不会撒用暴君的以谎言掩盖其岌岌可危的处境的那种作法。

“请您将此件的抄件转交巴拉德罗的治安法官。

“上帝赐福于您。

胡安·拉瓦列

一八四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于行进中的解放者军队总司令部”

“你看怎么样？”当丹尼尔刚一读完，坎迪多先生立即问道。

那个年轻人没吭声。

“来了，丹尼尔；他们已经来了。”

“不，先生，他们走了。”丹尼尔说。他把那份文件揉碎，站起来，开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脸上充满了焦虑和不快！

“丹尼尔，你发疯了？”

“发疯的是别人，而不是我。”

“可是他们打败了洛佩斯呀，我敬爱的丹尼尔。”

“那毫无意义。”

“你就看不到他们都充满了高昂的、炽烈的和令人生畏的斗志吗？”

“那起不了任何作用。”

“丹尼尔，你失去了理智吗？”

“没有，先生；失去理智的是那些还在看着各省的人，这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也看不到近在眼前的大好时机。这是天命呀！我们这个党派，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所得到的运道真叫绝了！”年轻人一边不停地大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一边感叹地说，坎迪多先生则呆呆地看着他。

“用我们联邦派的话说……”

“统一派屁事干不成；坎迪多先生，您说得对。”

正在这时，从临街的大门传来两下用力敲打门环的声音。

“用我们联邦派的话说……”

“统一派屁事干不成；坎迪多先生，您说得对。”

正在这时，从临街的大门传来两下用力敲打门环的声音。

“非常对。”

“那位就是皮拉德斯喽，”玛塞莉娜夫人说着把手伸给坎迪多先生。

“夫人，您是个不祥的女人，”坎迪多先生一边回答，一边赶紧躲开玛塞莉娜夫人。

“‘你那铁石一样的心中，

既没有爱情，

也没有友情。’”

“我要是全身都是铁石的才好呢！”坎迪多先生说着长叹了一声。

“特别是脖子，我的朋友，对不对？”丹尼尔补充了一句。

“什么？皮拉德斯的脑袋已经被判作祭献了吗？”

“没有，夫人；请您别再说这种胡话，因为我不是统一派，而且从来也不是，您听明白了吗？”

“脑袋有什么要紧？”

“您的脑袋不要紧，因为您是……；不过我的脑袋……”

“在世界处在大屠杀的情况下，您一个人的脑袋算得了什么？正如不朽的胡安·克鲁斯① 描述过的那样，安东尼和西塞罗② 的脑袋不都是被扔到神殿里去的吗？后代难道会不赞颂您吗？”

“魔鬼应该赞颂的是您。”

“恺撒被砍了二十三刀也没有死呀？”

“丹尼尔，这个女人即便不是撒旦的使者，也差不了多少。她是个不祥的女人，是个巫婆，要不就是巫婆女儿。每次碰到她，或者进了她的家门，我们就倒一次霉。我过去是你的老师，

---

① 胡安·克鲁斯(1542—1591)，西班牙加尔默罗会的神秘修士，著名的抒情诗人。

②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曾追随庞培反对恺撒。恺撒死后，成为元老院中有影响人物。后三头政治联盟结成，西塞罗被杀。

现在是你的老朋友，我对你既敬重、喜欢又疼爱，我求求你，不，是要求你，把这个人赶紧打发掉，她身上好象附着魔鬼。”

“‘胆小鬼，闭上吧，

你那公然诋毁女性的嘴。’”

“女性？您是女性吗？”坎迪多先生用手指指着玛塞莉娜夫人说。

“丹尼尔先生，他这是怎么啦？”

“丹尼尔，把她轰出去。”

“‘我落进了，

多么可怕的陷阱呀！’”

“这没什么，只是这位先生有点儿古怪，”丹尼尔看着玛塞莉娜夫人说，忍不住就笑了起来。

“啊！您过去学的一定是英国文学，”玛塞莉娜夫人大声说，同时用鄙夷的目光把坎迪多先生混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而坎迪多先生仍然站在那里，并与他的对手保持着相当距离。“您要是象我，接受的也是希腊和拉丁文学的教育，就不会这样了。我可以原谅您。”

“您懂拉丁文和希腊文？”

“不。但是我了解这些死语言的真谛。”

“您？”

“是我，平庸的人。”

“丹尼尔，快轰她走，我的儿子；别忘了，疯病一传染起来可不得了哇。”

“丹尼尔先生，您怎么搞的？象您这样文雅的人，竟然跟这么俗气的人交往，他们的结局就和他们的现在一样黯淡无光、无声无息！……但是，不能这样，我们应该永远和睦相处，充满诗情。我们三个人曾一道经历过可怕的严峻时刻，我们以后应该生死与共。这是我的手，”玛塞莉娜夫人说着走近坎迪多先生。

“我不干，您放了我，”坎迪多先生一边说一边向后退。

“‘来吧，为了祖国，

我们一道起誓，

携手拯救罗马。’”

“我不干。”

“玛塞莉娜夫人，”丹尼尔说，他这时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完全打破他原先那种愁肠百结的心境，“玛塞莉娜夫人，您有话要对我说吧，咱们到我的办公室去谈。”

“好的，走吧。

‘另一个世界的奥秘，

是上帝掌握的机密。’”

“活见鬼！”当玛塞莉娜夫人和丹尼尔朝办公室走去的时候，坎迪多先生一边朝她划十字，一边大声说。

“道格拉斯来了，”玛塞莉娜夫人等办公室的门关好以后说。

“什么时候？”

“今天清早。”

“他是什么时候去的？”

“前天。这是信。”

正如读者所知，玛塞莉娜夫人是丹尼尔的一个秘密通信员。他看完了玛塞莉娜夫人带来的信，坐在椅上陷入沉思，足有十分钟。她便利用这段时间看了一下排在书架上的每本书的书名，脸上挂着微笑，不时地点点头，象是在和老熟人打招呼。

“您今天下午三点以前能见到道格拉斯吗？”

“能见到。”

“有把握吗？”

“这个勇敢的水手这会儿正在睡觉。”

“那好，我要您去告诉他。”

“我马上去。”

“告诉他天黑以前我有事找他。”

“叫他来这儿吗？”

“是的，来这儿。”

“好的，我一定照办。”

“现在把时间定好：我在下午四点到五点等着他。”

“好的。”

“玛塞莉娜夫人，您一定不能耽搁。”

“我一定展开双翅尽快飞去。”

“别，您走着去就行。在这种时候，招人注意不好，而不管是走得太急还是走得太慢，都会惹人注意的。”

“我就照您说的那种速度去。”

“那就再见啦，玛塞莉娜夫人。”

“上帝保佑您，先生。”

“啊！盖特神父现在情况怎么样？”

“老天救了他的命。”

“他已经能下床了？”

“还躺在床上不能动。”

“这对我的朋友坎迪多先生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好啦，再见，玛塞莉娜夫人。”

在玛塞莉娜夫人走出办公室的门进入客厅的同时，丹尼尔手里拿着刚收到的那封信，穿过位于屋子另外一端的通往他卧室的那个门。

当玛塞莉娜夫人回到客厅时，坎迪多先生正在那里踱来踱去。这时，他猛然把身体转过去，去看丹尼尔父亲的画像。

玛塞莉娜夫人走到他跟前，一边把一只手搭到他肩上，一边说：

“你知道什么叫难受吗？”

“不知道，夫人，我也不想知道。”

“盖特还活着！”玛塞莉娜夫人提高了嗓门又补充了一句。

那句话一传进坎迪多先生的耳朵眼里，似乎比宣判的号角声所产生的作用还要强烈。

“他要我代他向你致意，”玛塞莉娜夫人接着说，那只手一直搭在皮拉德斯的肩上。

“夫人，您是跟魔鬼合伙来损害我的心灵。您放开我，看在上帝份上，您放了我吧。”

“他正在找你。”

“可是我不要找他，也不要找您。”

“他现在象只发怒的老虎。”

“气死他才好呢。”

“因为您夺去他的心上人赫特鲁迪斯。”

“我？”

“就是你。”

“夫人，您完全神经错乱了；您别再缠着我了。”

“你一定会死在布鲁图① 的刀下。”

“您要是再不走，我可要喊人来把您轰走啦。”

“你那邪恶的心里的血将顺着刀子淌出来。”

“芭芭拉圣母② 呀！丹尼尔！”

“别作声！”

“您准是那个该死的教士的奸细，现在我总算知道了！丹尼尔！”

“别作声！别叫丹尼尔！”

“我得叫人用井台的粗绳子把您捆起来。丹尼尔！”

---

① 指Marcus Tunius Brutus（约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原是恺撒的教子，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与卡西乌等刺杀恺撒。后逃希腊，腓利比战役败于安东尼、屋大维联军，自杀。

② 炮兵和消防队员的守护神。

“住嘴！”

“我不能不吭声，我非说不可。您是坐探。”

丹尼尔听到坎迪多先生声嘶力竭的呼喊声，走进客厅，他一看就基本上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故意十分严肃地问：

“是杀谁当祭品呀？”

“丹尼尔，她是来刺探情况的，她是奸细，”坎迪多先生指着玛塞莉娜夫人说。

“他因为想到那次犯罪的情形在说胡话！”玛塞莉娜夫人朝丹尼尔作了个手势，笑眯眯地大声说，然后离开客厅。与此同时，那个皮拉德斯极力说服丹尼尔，要他相信那个女人是盖特教士派来的奸细。

“我的朋友，这件事咱们以后研究。不过这会儿您先别这样扯着脖子叫喊了，至少先停上一刻钟。”

年轻人说完转身又回到里面的房间去了。

“没事儿；是两个最独特的人演了一出戏，这是我这一生头一次见到的，要是在往常真让我大大地开开心了，”丹尼尔一回到他的卧室，就对阿尔科塔博士和爱德华多说，他们已经在那儿等了他很长时间。

丹尼尔第一次和玛塞莉娜夫人分手的时候，拿着道格拉斯先生带来的那封信去卧室要见的就是那两个人。正如读者所知，道格拉斯先生是专事偷运统一派的。

丹尼尔第一次进卧室时对阿尔科塔博士说：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从蒙得维的亚来的信。”

阿尔科塔接过信以后，读道：

“海军中将马科已被任命接替伯当海军中将，指挥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远征军。他即将启程赴任。马科先生出身于法兰西的一个名门望族。有解决法国同圣多

明各① 和卡塔赫纳② 的问题的光荣历史。

“他以其大无畏精神闻名于世，凡是读过法兰西海军史的人，无不记得他与美国战舰‘克里蒂’交战的赫赫战功。在法国和英国最后一次不幸发生的战争中，马科先生当时年仅十七岁，在法国的一艘双桅战舰上是一名见习海军军官。瘟疫使这艘法国战舰上的人员大量死亡，这场灾难中幸存的唯一军官就是见习军官马科。他为自己有幸指挥一艘法国战舰感到豪情满怀，决心让战火来决定命运。于是同一艘英国战舰——即‘克里蒂’号战舰——遭遇了。经过一场奇迹般的战斗，马科迫使敌舰投降，而指挥敌舰的是一位老资格的海军中尉。当这位有着十分强烈的自尊心的海军中尉来到打败他的对手面前时，一见对手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轻见习军官，而且舰上的人员已被瘟疫造成大量死亡，实在痛心疾首，竟立即含恨而死。　　顺致

“亲切的问候……

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一日于巴黎”

阿尔科塔博士读完信以后说：

“一切都在促使事态走近结局。”

“是的，是在走向结局，但是结局会怎样呢？”

“丹尼尔，你没听到远征军要来了吗？”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在他们到来之前，这会使人从蒙得维的亚上书拉瓦列将军，要他不要冒险发兵并要他坐等远征军的到来，而远征军或许不会来，即使来了，不等他们到达里约热内卢，也会使罗萨斯同法国人达成了妥协。”

---

① 多米尼加首都。

② 此处系指哥伦比亚。

“要是这么干，法国就太卑鄙了！”爱德华多说。

“爱德华多，政治上的行动是不能用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

“确实有人向拉瓦列将军提出这种建议吗？”阿尔科塔博士问。

“是的，先生。阿根廷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成员都向他提出这种建议，因为他们只盼望有一支大部队来。”

“啊，如果我是拉瓦列的话！……”爱德华多感叹地说。

“你要是拉瓦列，非发疯不可。所有的人都牵制拉瓦列，他事事不顺心。佩努少校拒不把部队运到巴拉德罗登陆，由于没把将军送到圣佩德罗，使将军既浪费了时间又失掉了在巴拉德罗为他备下的马匹。里维拉采取的敌视态度使他采取的每项措施一年来总遇到重重障碍。统一派谋士们的幻觉使他头脑里充满美妙的希望，以为在内地可以轻而易举地一呼百应，可是他来到之后，一接触到实际，才发现并未得到多少共鸣。他，他属下的指挥官和军官们，每天都接到从蒙得维的亚寄来的上百封内容截然相反的信件；这封要求他进，另外一封要他停；这封要他等，另外一封又要他行动。十个人有十种主意。所以拉瓦列将军举棋不定，唯恐违背有声望的人的意旨而冲撞他们，结果进展十分缓慢，今天分兵去追一个小地头蛇，明天再追另外一个土霸王，如今已经九月三日了，可离卢汉还不知有多少里呢。但是罗萨斯却利用这段时间恢复了信心，他的人马也从最初的惊弓之鸟恢复了常态。拉瓦列一定会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下的，可能是为了看看就回去，但也许是要展开一场血战，而这在半个月或一个星期之前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丹尼尔说，他那忧郁、悲伤的声调显然打动了他的两位朋友。

“情况确是如此，我们的人民就象早已忍受过的那样，又该遭受罗萨斯的大规模的报复了，”阿尔科塔博士说。

“是呀，老师；由于暴君的敌人的优柔寡断和公民们对祖国及个人命运的漠不关心，人民是要付出血的代价，是要以自由和自己的人格作为代价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人民是压迫他们的野蛮暴政的同谋。如果拉瓦列撤退，许多人就要遭殃，就要血流成河。而再要想使罗萨斯倒台，那还不知又需要过多少年呀。”

“不过，我们这会儿谈的都是推测，”爱德华多说。“因为到目前为止，解放者的队伍一直在前进。明天，至迟后天，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了。与此同时，我们的好朋友和你我一样，都认为我们自行制订的方案是很好的。对不对？”

“对，至少我认为是很审慎的，”阿尔科塔博士回答，因为爱德华多刚才那个问题是向他提的。

“你应把两个想法都告知他，”丹尼尔提醒说。

“我都已经了解了。对于第一点，我有疑虑。”

“不，老师，您不要多虑。我们确实人很少，我只能集合起十五个人，但我们是十五个决一死战的硬汉子。如果拉瓦列将军能答应我的要求，从巴拉卡斯攻进来，并让部队登上马尔科河坡这一制高点，我们要控制的那个屋顶平台，既可当作会合地点，又可以有效地扫清通往学院的整条道路。我选择的是那条笔直的大街上的最好位置，如果拉瓦列将军再拨给我二十五个人，万一情势紧急，我保证断后。”

“有多少武器？”

“有四十六枝步枪，三千发子弹，是我让人从蒙得维的亚买来的，现在都妥善地存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

“信号呢？”

“如果解放者军队决定发起进攻，由他们来通知我。”

“联络有保障吗？”

“绝对可靠。”

“好。那我更有理由赞同第二个想法，为此你们首先要摆脱

掉家务事，以防万一。我唯一担心的是上船的时间这件事。”

“博士，那是小事，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刚刚打发人把我的一个通信员找来，让他给封锁水路的军舰的指挥官送去一封信，要军舰做好准备，并要求派来一条武装的捕鲸船，因为唯一的危险就是遇上经常沿水路行驶的港务监督的船只。”

“想得很周到。”

“我还要告诉您，将由军舰的指挥官来确定哪个晚上、什么时间以及他们从船上向我发出的信号。”

“是要在圣伊西德罗河岸一带上船吗？”

“是的，老师。这方面的情况，爱德华多一定已经对您谈过了吧。”

“是的，谈过了。”

“您认为杜帕斯基耶夫人经得起这次旅行吗？”

“我认为她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连半个月也顶不住了。她得的病不是在身体的器官上，而是在生命本身，这种病每时每刻都在吞噬她的生命。这位夫人精神受的损害太深重了，已经伤及她的心脏和肺腑，最后就会耗尽她的生命。但是自由的空气会很快使她恢复生机，和失去了自由空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扼杀她的速度完全一样。”

“那她已经完全决定了？”贝尔格拉诺问。

“昨天晚上她都同意了，”丹尼尔回答说。

“今天她已经急不可耐了，”阿尔科塔博士补充说，“她还同意丹尼尔留下来。我的朋友，她喜欢你，已经把你看成她自己的孩子了。”

“老师，我将来也许会是她的孩子，但是明天和现在我还不是，因为她不同意。她和所有好心的妇女一样很迷信，所以她对在现在这样悲惨的时刻结婚有顾忌。”

“是的，是的，这样也许更好。谁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命

运呢！总得先让妇女们脱离危险，”阿尔科塔博士说。

“老师，我的表妹例外，因为根本没法使她下这个决心。”

“贝尔格拉诺也说服不了她？”

“谁也不行，老师，”贝尔格拉诺回答说，阿尔科塔博士的问题深深触动了他的心。

“我的朋友们，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了，你们今天就去圣伊西德罗吗？”

“是的，老师，我们天黑以后去，明天天亮以前回来。”

“上帝呀，你们要当心，一定要多多当心！”

“我们再跑这几趟就完了，”爱德华多说，“杜帕斯基耶夫人一上船，奥利沃斯的那幢房子就没人了。”

“那就明天见。”

“明天见，老师。”

“明天见，我亲爱的朋友。”

两个青年人紧紧地和他们旧日的哲学教师拥抱，然后丹尼尔一直送他到大门外。

第六章　从事偷运人的人

阿尔科塔博士刚刚离去，就从丹尼尔的办公室传来两记掌声。正如读者所知，丹尼尔的办公室是在他的卧室的隔壁。

“你先等一下，”丹尼尔一边对爱德华多说，一边走向办公室，他对那召唤声感到有点惊奇，因为惯常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进入那个房间。

“咳！是您呀，我亲爱的老师？”丹尼尔一看是坎迪多先生就说。

“是我，丹尼尔，就是我。请原谅，因为看你总不出来，我开始怀疑你准是从某个我不知道的自用的暗门走掉了，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尽力避免孤寂……。因为你一定知道，亲爱的丹尼尔，孤寂影响想象力，而想象力，根据哲学家们的看法，既可以有益又可以有害，因此我偏爱记忆力，用昆体良① 的说法，记忆力是……”

“爱德华多！”

“出什么事了？”爱德华多回答说，随即走了进来。

“怎么？贝尔格拉诺你在这儿呀？”

“是的，老师。我叫他过来帮助我一道听您的学术讲演。”

“看来这幢房子对我是充满了危险啦？”

“尊敬的老师，您怎么这么说话呢？”爱德华多一边问，一边

①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约35—95)，古罗马教育家、演说家。

在坎迪多先生身边坐下。

“丹尼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肯定的和坦率的答复，”坎迪多先生继续对丹尼尔说，同时把椅子从爱德华多那儿挪开。“我要知道一个情况以便确定、判定和决定我的立场。我要了解的是：这是一幢什么房子。”

“您问这是一幢什么房子吗？”

“对。”

“咳！我的好老师，这是幢普通的房子，和所有的房子一样。”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这幢房子跟别的房子不同，因为在这儿策划阴谋的既有统一派，又有联邦派。”

“先生，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一刻钟以前，你在这儿接待了那个发誓毁掉我并致我于死地而后快的教士的女奸细，这会儿我又看到从你的隐秘的内室里冒出这个神秘的青年人，他在自己家里没法呆下去，逃出来东家藏西家躲，完全是一个潜伏的、暗藏的阴谋家。”

“亲爱的老师，您说完了吗？”

“没有，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你说，由于我所处的官方的、高级的和机要的地位，我不能同一个在语法上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定义的房子保持任何联系：这一点不讲清楚，我就没完。只要我不完全弄清楚这幢房子是干什么的，我就要避免接触，免得搅在一起。”

“先生，您是和加西亚议员一道吃的午饭吧？”爱德华多说。

“不是，先生。我可没有那么高的身份能和巴尔多梅罗先生共进午餐。”

“那么是和加里戈斯咯？”

“也不是；而且现在谈的也不是这件事。”

“那就是说，那一大套惊人的话完全是您自己的杰作啦。”

“贝尔格拉诺先生，我们必须断绝一切来往。”

“可是，坎迪多先生，”丹尼尔反驳说，“因为您把我的朋友叫做阴谋家，我觉得您这么干在同行之间是不够礼貌的。”

“什么同行！当这位先生还是个天真、无邪、幼稚的孩子的时候，我是他的师长。不过，后来嘛……”

“后来您又把他窝藏在您的家里，亲爱的老师。”

“那不是自愿的。”

“您爱怎么说都行。”

“不管怎样，在任何事情上我从来都不是您的同行。”

“可是您现在是了，坎迪多先生，”丹尼尔回答说。“您现在是不是阿拉纳先生的秘书？”

“我当然是。”

“那好，这位先生是拉瓦列将军派来的秘书。”

“是拉瓦列将军派来的秘书！”坎迪多惊叫着慢慢站了起来，瞪大两眼看着爱德华多，眼珠几乎从眼眶里突出来。”

“那还有错！”丹尼尔接着说，“既然您是阿拉纳的秘书，他是拉瓦列的秘书，你们不就是同行了吗！”

“拉瓦列的秘书竟然和我在攀谈！”

“而且前几天还是您的座上客！”

“是我的座上客！”

“对此我要向您表示万分感谢。所以，亲爱的同行，过两三天我首先要拜访的就是您。”

“您去我家？不，先生，我不在而且也不能在我家接待您。”

“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本想和几个跟解放者部队一道来的您以前教过的学生一道去看望我往日的老师，他们在我们准备对罗萨斯和阿拉纳的走卒们采取的十分严正的报复行动中会确保您的安全。但是，如果您不愿意，而想上绞架，那只好听便了。”

“可是，秘书先生，”坎迪多先生忙回答说，他这时的惶恐样子真是可怜。“我说话的前提不是拉瓦列将军阁下的英勇无畏的卫士已经来到这里，而是……，丹尼尔呀，我的孩子，……，你来替我说，我的脑子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先生，没什么可说的了，”丹尼尔说，“您的意思您的同行完全理解了。我们相互都很理解，说得更恰当一些，我们彼此必须都能理解。”

“就是我不理解，亲爱的丹尼尔。即便我命赴黄泉也不理解、不清楚、不知道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我搞了些什么名堂和我自己成了什么人。”

“坎迪多先生，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爱德华多说。

“我是大家的，对，先生，我是大家的。就在昨天晚上，在费利佩先生向我口述那个可怕的前言时，我都流出了眼泪，因为它要使所有的人一贫如洗。”

“噢！对，是前言！”丹尼尔说，坎迪多的话立即激起他的好奇心，但他不愿让坎迪多先生看出来。

“当然是！你一定已经了解有关的内容了。”

“当然！从昨天下午我就了解了。费利佩先生还没口述完前言部分吧？”

“没有，我的孩子。据他对我说，立案的理由条款很多，可是他只口述完第一条，就是这一条，还是他阁下向我口述了十一二个草稿之后才定下来誊清的。”

“芭芭拉圣母呀！您来回抄写了这么多遍，我敢打赌您一定都能背下来了。”

“差不多。不过，简而言之，主要精神是：等战胜拉瓦列将军阁下——我尊敬的学生您荣任的就是他的秘书——之后，剥夺所有统一派分子的财物。费利佩·阿拉纳省长阁下是尊照护法者的命令，着手起草有关法令的前言部分，以便在出现那一情况

时付诸实施。但是根据我的可敬的同行刚刚向我表明的强烈信念，那一情况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丹尼尔和爱德华多互相看了看，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的富于表情的脸上明显露出了可怕的表情。

“因此，”坎迪多先生继续说，“在我想到一旦光辉的自由之剑由于偶然、机遇或意外不能消除现时的局面，这么多家庭将遭此不幸，我就不禁泪如雨下。而你，丹尼尔，你完全了解，也能够证明我从未积极参与现时的任何活动，因为我的意愿，我的……”

从临街的大门传来的两下敲门声使坎迪多先生已经到了嘴边儿的话又憋了回去。这两位秘书仍然留在办公室里，丹尼尔则走到客厅，亲自打开通往院子的那扇门，看看是谁来了，但是一直不能抑制住坎迪多先生刚才讲的那些话在他的精神上和面部表情上所产生的强烈作用。因为两个年轻人通过罗萨斯出的坏主意，已看透他的内心，并且已经悟到，他现在暗中谋划的措施的意图多么骇人：一旦获胜就把所有政敌置于衣食无着的最悲惨的境地。

“啊！是您吗，道格拉斯先生？”丹尼尔向那个已经进入院子的人问道。

“是的，先生，”那个人回答说。“玛塞莉娜夫人刚刚见到我，就……”

“就告诉您我现在要找您，对吗？”

“是的，先生。”

“是这样。道格拉斯，您请进。您是前天从蒙得维的亚出来的吗？”

“是的，先生。是前天晚上。”

“很热闹，是吗？”

“那边人人都在准备来这儿，而这儿所有的人都想去那边，”

那个英国人一边回答，一边耸了耸肩。

“那您可就赚钱了。”

“赚头不大。上个月我跑了七趟，一共运了六十二个人，一个人付十盎司。”

“○！那可不算少呀！”

“算啦！我的脑袋可不止这个数，丹尼尔先生。”

“那当然。不过，‘抓’鬼容易‘抓’您难呀！”

英国人一听放声大笑起来。

“先生，您听我说，”英国人说，“我真巴不得他们察觉我，我也好尝一尝害怕的滋味，因为这些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儿戏。在西班牙，我走私的是烟草，在这儿我干的是偷运活人。”

这个英国人说着就象个孩子一样开心地笑笑。

“可是人们付给我的钱不多，”他接着说。“您付钱是因为我从蒙得维的亚运来了箱子，他们付钱是因为我救了他们的命，可是您付的钱却比他们付的多。”

“那好，道格拉斯先生，”丹尼尔说。“现在我又需要您辛苦一趟。”

“丹尼尔先生，您尽管吩咐。我这条捕鲸船，有四个人既能动枪又能划桨，我呢，一个人可以顶上四个。”

“谢谢。”

“您要是有什么人想乘船，我已经看好一个地方，人躲在那儿，就是鬼也发现不了。”

“不，不是运送人。首先我想问一下，您打算什么时候回蒙得维的亚？”

“要是人数凑得齐，后天回去。”

“好的。请您等我的通知再走。”

“好的。”

“今天夜里您把我的一封信送交封锁水路的舰队。”

“这好办。”

“明天十点以前您把回信交给我。”

“如果您愿意，再提前一点儿也行。”

“明天晚祷的时候，您必须在家等着接两只小箱子，并收藏到存放武器箱子的地下室去。这两只箱子装的是妇女的首饰和衣物，然后您亲自装船送到我指定的那艘军舰上去，等我收到回信时我会告诉您是哪条军舰。”

“一切照办。”

“您熟悉奥利沃斯沿岸一带的情况吗？”

“就象熟悉这个一样，”这个走私人一边张开他的大手伸给丹尼尔一边回答说。

“捕鲸船在那儿停靠方便吗？”

“要看河水的水势。可是有一个叫绍塞的小港口，那儿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捕鲸船也可以开进去躲进礁石群，不会有任何危险。不过这个港口比奥利沃斯远大约一海里左右。”

“在奥利沃斯一带呢？”

“河水涨潮时可以。不过有一个危险。”

“什么危险？”

“就是从晚上十点开始有港务监督的两艘汽艇在那儿来回巡逻。”

“两艘汽艇是一块儿巡逻吗？”

“不是。一般是分开着的。”

“艇上配备多少人？”

“一条有八个人，另外一条有十个人，两条都是快艇。”

“好的，道格拉斯先生。了解这些情况对我很重要。咱们现在把要点再重复一遍：一、我什么时候通知您，您才走；二、您今天夜里去封锁的舰队一趟，并把我现在交给您的这封信的回信在明天八点到十点之间给我带来；三、您明天在晚祷的时候在家

等着接两只箱子，并亲自装船运到我指定的那艘军舰上。至于价钱吗，由您定。”

“这样再好不过了，”英国人一边回答一边直搓手。“这太好了，大丈夫说话就得这样。现在我没别的要求，只要您把信交给我。”

“马上就给您，”丹尼尔说着站起身来，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在西班牙以走私烟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偷运人为营生的英国人，留在那儿盘算干那几件事要什么价钱。

那时干这一行的并不止他一个人。从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二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这种买卖的大有人在。诚然，他们的胆量使他们赚到了钱，但不容置疑的是，多亏他们，数以百计的优秀爱国公民才得以保全性命，若是没有这种不寻常的走私活动来保护，他们早已死在罗萨斯的屠刀或枪口下了。

流亡国外的人中所有的知名人士，无一不是乘这种走私的捕鲸船逃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而青年人几乎全部都以与帕斯①、阿格雷洛② 等同样方式出走的，即在道格拉斯先生那样的人的保护下离开祖国 而且应该铭记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在告密倍受褒奖的岁月，在每天都有阿根廷人去向罗萨斯政权告密的年代，这些外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了解出逃者的秘密和出逃者本人的情况，以及其中许多人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尽管这些可以从罗萨斯那里换到极为可观的犒赏，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出卖自己掌握的秘密，也没有拿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去作交易。

---

① 帕斯(Marcos Pa, z1813—1868)，阿根廷政治家。

② 阿格雷洛(Pedro José Agrelo, 1776—1864)，阿根廷法官。

第七章　巡逻队长

皮拉德斯在大街上和在他朋友奥雷斯特斯家里身心都倍受人击那天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九月五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冲们陷于一片混乱，忧虑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独裁政权的敌人完全保持沉默，聚精会神地等待着；联邦派的成员则紧张地奔波不已；因为从十一时起就知道解放者的队伍已经到了距梅洛小教堂仅一里的地方。由此可以料想，第二天就会打到桑托斯卢加雷斯，或者甚至会攻进城里。

并非因队伍逼近了，上帝和人的敌人集中在要塞、巡夜人大本营、拉维洛将军等兵营的人马会骤然变多，但是，拥护罗萨斯的人和教士们因此个个都发挥了几个人的作用，他们骑着马在城里到处奔走相告拉瓦列将军已兵临城下，并举行场面颇为壮观的联邦式效忠仪式。尽管现代史书无从考证，在那些哄然而起的表决心仪式上，勇气和胆怯各占多少比例——因为在自然界往往是物极必反，起因各异、截然相反的东西表面上常常会殊途同归。但确凿无疑的是，很多人都行动起来，大喊大叫；他们在坐骑跑得筋疲力尽，自己也喊得声嘶力竭之后，都回到他们的大聚会点——那位活英雄和那位已故女英雄的住宅。在那里，没有那位活英雄，因为他正在桑托斯卢加雷斯，更没有那位女英雄，因为连上帝也不知道她的下落。因此只能由另外一个替代他们俩酬谢那些人，此人就是罗萨斯的不幸女儿，她命中注定要

饱览那个“十全十美的”败坏风气的血腥制度中最丑恶的方面，要和那个制度的最令人厌恶、最不道德、最卑鄙无耻的组成部分打交道。这个制度颠倒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使淤积在最下面的人类中天生好犯罪和堕落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

罗萨斯住宅所在的那个街区全都被联邦派成员们的马匹堵得水泄不通。由于在那些联邦派人士中，没有一个人的礼服不是拖着长长的燕尾，再加上当时街上正大刮东南风。结果在九月的充足阳光照射下，联邦式礼服燕尾上的带子和头顶上的羽饰被风一刮，远远看去就象从地狱大门冒出来的打旋的红红火舌。

那所房子，除了独裁者的住室外，无论是大院子、天井还是办公室，处处挤满了人，活象蚂蚁窝。

所有联邦派的人都在那儿进进出出。去那儿有什么公干吗？随便为了一点什么事就去一趟。不过去那所房子里首先要了解的则是拉瓦列获胜了还是失利了。

但去罗萨斯家看曼努埃拉的也有另外一类人，即黑人妇女，她们是抱有真诚的目的专程去那里的。

独裁恐怖统治时期有一种社会现象很值得认真研究，即非州人种的表现。他们仅仅保持原有的血统，美洲的语言、气候、习俗已经使他们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仅在肤色上属于非洲人种，此外他们完全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贱民。

从我们革命一开始，伟大的生来自由法就使人类这部分最不幸的人有了保障，他们由于欧洲人的贪婪和残酷，才被硬拖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辖区。

在哥伦布发现的大陆上，首先向非洲人种伸出自由之手的恰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在这里，施洗礼的圣水不忍目睹一个人种被贬低。自由事业使这些非洲血统的人获得新生并打碎他们双手上套着的奴隶枷锁，但是在独裁恐怖统治时期，他们竟

是自由事业的最坚定最单纯的敌人。

罗萨斯比任何人都更加起劲地吹捧他们的本性，助长他们从未得以显露的虚荣感，因此他们支持罗萨斯是不足为怪的，他们肯为罗萨斯承受任何艰辛和牺牲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这个阶层，由于自身的条件和体能，一直处在社会阶梯的最末一层。

罗萨斯对他们不仅口头上许诺和表示尊重，而且确有行动。举例说，他家庭的成员们，他那一派的头面人物，还有他的亲生女儿，都以联邦方式和黑人来往，甚至和他们跳舞。

在研究那个离奇的时代时，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部分平民，对保护并尊重他们的政权如此热心和盲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但是社会上这一部分人如此空前迅速和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的邪恶本性，确实引人注意和深思，而且值得今后力图使这个不幸国家新生的人密切关注。

黑人，特别是黑人妇女，是向罗萨斯告密的主要成员。

他们表示的纯粹是报恩之情，内心里并没有很深的根基。

在那些给他们子女以温饱的家庭，也就是他们挣到工资和享有社会物质条件的地方，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家庭对仆人过于慷慨、宽厚和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就招致了诽谤、不幸甚至死亡。

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一件衣服，一条有蓝色或天蓝色花纹的带子，都可以成为他们手里的把柄，而东家或其子女们的一个令人不快的眼色或偶然的责怪，就足以使他们去利用这一把柄。警察、玛丽亚·何塞法夫人、任何一位治安法官、警官或马索卡的头头，只要一接到有与拉瓦列串通之类内容的告发，就会使一个家庭家破人亡，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人只要被列入统一派，就意味着他在法律上已被列入另册，种种污辱、不幸和罪

恶行径随时都可落到他的头上。

这个有色人种构成的阶层对社会上的体面和富裕家庭的仇视是发自内心、根深蒂固的，他们那种制造不幸的习性是毫不加掩饰的，他们对罗萨斯的拥护则是真诚而又坚定的。

独裁者去桑托斯卢加雷斯的时候，把全城的黑人营都带到那里。从那时起，黑人妇女们就自行丢下东家的活计，让东家自己去料理，开始往军队的驻地跑。

但是她们临出城的时候，总要成群结伙地来到曼努埃拉或玛丽亚·何塞法的住宅，向她们表示要去为护法者战斗。在我们记述的那天，就有一批为数不少的黑人妇女挤满罗萨斯住宅的庭院和门厅，乱哄哄地向曼努埃拉和所有当时在场的人告别。

那天在罗萨斯的暴政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天，人们进进出出于他的住宅，络绎不绝。

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在那天十一点就到罗萨斯的住宅来了，一直到晚上八时还在等候桑托斯卢加雷斯派来的信使，以便了解拉瓦列是打过了梅洛教堂，还是联邦军已出去迎战，并用令人生畏的战刀和依靠"天才"的英明把拉瓦列打得溃不成军。

这时夜幕早已降临。

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炮响，使所有的人的心都紧张起来。

曼努埃拉明显脸色大变。不是政治事业叫她担心，而是她父亲的生死，使她心中痛苦万分。

很长一段时间，人人都聚精会神地侧耳细听，但一无所获。

曼努埃拉环顾四周，想找个能对她讲讲真话的人。但是她非常了解自己周围的那些人，因此她不敢向其中任何一个人发问。

突然院子里出现一阵骚动，并一直朝客厅传来，大家的目光都投向门口，透过香烟的浓雾，可以辨认出警察首脑的面孔，还听到他回答人们提问的说话声：

“没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是法国人八点钟打的报时辰的炮声。”

曼努埃拉舒了一口气，压抑的心放宽了一些。她急不可耐地向前来问候自己的维多利卡问道：

“没人来吗？”

“没人来，小姐。”

“上帝呀！从上午十一点起我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了呀！”

“不过，很可能过不了一个小时，我们就能得到一些消息。”

“过不了一个小时吗？”

“是的。”

“那为什么，维多利卡？”

“因为六点钟的时候，我派了一名警官去送代理省长先生的一份报告。”

“好的，谢谢。”

“他最迟九点钟就可以回到这儿了。”

“但愿如此！您认为他们现在已经离桑托斯卢加雷斯很近了吗？”

“不大可能。昨天夜里拉瓦列是在布拉沃的庄园宿营，今天上午十点半，他离梅洛有三西班牙里，这会儿他至多到离梅洛一西班牙里的地方，也就是说，离我们的大本营还有两西班牙里。”

“那今天晚上呢？”

“什么？”

“今天晚上他们就不继续前进了吗？”曼努埃拉又问，焦急地等待维多利卡的回答。

“噢！不会的，”他回答说。“今天晚上他们不会再前进了，可能明天也不会。拉瓦列带的人马不多，小姐，他得让他的人马做好充分准备。”

“拉瓦列的兵力有多少？我求求您，您一定向我说实话。”曼

努埃拉接着说，她这时几乎是附在那位察警首脑的耳朵边说这话的。

“说实话？”

“对，对，说实话。”

“可是不能这么轻易去实话夫人那里打听实话了，因为今天很难找到她。不过，根据我认为可信的材料看，拉瓦列带来了三千人。”

“三千人！可他们却说拉瓦列只有一千！”小姐惊呼地说。

“我不是跟您说过找不到实话这位夫人吗？”

“啊，太可怕了！”

“他们哄骗您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早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上，所有的人都在欺骗我。”

“所有的人吗？”

“维多利卡，您是例外。”

“干吗到了这会儿还要骗人？”这位警察首脑说着猛然耸了耸肩，好象是在说：“我们已经孤注一掷，关键时刻已经到了，再没人可以去欺骗，只能自欺欺人了。”

“我爸爸呢，他有多少兵力？请您也对我说实话。”

“啊，这很容易！省长先生在桑托斯卢加雷斯有七、八千人。”

“那这儿呢？”

“这儿吗？”

“对，就是在城里。”

“可以说有全城那么多人，也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这话怎么讲？”

“我们会有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是到头来连一个小兵也找不到，这要看明天或后天从大本营传来什么消息。”

“啊！对，对，我已经明白了！”曼努埃拉领悟到维多利卡那

句乍一听似乎十分荒谬的话的含义之后，连忙回答。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对于周围那些失去人格的人的话应该怎样去听，他们只对手无寸铁的人才显得出舞刀弄枪的好汉本色。“要是今晚我爸爸不给我写信来，”曼努埃拉接着说，“您一得到消息，就来告诉我吗？”

“小姐，我不能肯定，因为我马上就得去博卡，我已吩咐过，要那个警官去那一带找我。”

“您去博卡！现在城里不是更需要您吗？”

“小姐，我认为哪儿也不缺我这么个人，”维多利卡回答说，脸上显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如果他那只能表达苛刻和深不可测的感情的严峻、僵硬的肌肉容许的话，可以肯定他是想笑一笑的。

“贝尔纳多先生，您的话是什么意思？”曼努埃莉塔略为严厉地问，因为这位小姐的性格已经自然而然地沾上一些他父亲那种唯我独尊的味道，一发现下属有任何不满的迹象就会不高兴。

“我想说，”维多利卡回答说，“而且最好对您照直说，我以前总是直接接受省长先生的命令，可是相当长时间以来，我接受的却是别人以省长阁下名义下达的命令。”

“您是不是认为有人胆敢盗用我父亲的名义？”

“小姐，我认为不可能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从桑托斯卢加雷斯跑个来回。”

“说下去。”

“譬如今天下午吧，有人以省长阁下的名义命令我今天晚上监视到圣伊西德罗一带的河岸。可是刚过一刻钟或半小时的样子，我又得到同样以护法者名义下达的另外命令，要我去博卡一带巡逻。”

“啊！”

“曼努埃莉塔，您看见了吧，这两道命令中总有一道不是省

长先生下的。”

“肯定是这样。这太奇怪了！”

“对于我来说，为罗萨斯将军效力，不管局势好坏，我一直不遗余力，今后也将始终如一。但是对于那些图谋私利，不为事业着想的人，我不可能有同样的意愿去为他们卖力气。”

“维多利卡，请您相信我，只要有可能，我一见到我爸爸，就同他谈这件事。”

“这位夫人可比省长先生更会使唤我。”

“这位夫人！是哪一位？”

“您还不清楚我是指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吗？”

“噢，我清楚，”可是曼努埃拉先前并不清楚这件事，因为除了当时与她父亲身边有关的事以外，她确实很少关心别的事。

“这位夫人，”维多利卡接着又说，“特别要求人们监视河岸，不准放走统一派；要是我的话，我就让他们都走光。”

“我也一样，”曼努埃拉立即插了一句。

“她今天又向我下令，要我派人去监视一家人，可我明明知道那家人甚至连墙上的砖瓦都是统一派的。盯着那么一家人会捞到什么呢？既不明确告诉我监视哪些方面，也不说明如果发现什么情况我该怎么办。”

“嗯。”

“接着，又用省长阁下的名义来了一道命令，要我去跟踪一个冒冒失失的青年人。”

“真是乱出主意！”

“这个青年人东游西逛象个玩杂耍的，而实际上人们都了解，他只跟联邦派的人来往，跟别的人没有联系。”

“维多利卡先生，这个人是谁呀？”

“这儿的一位常客。”

“这儿的常客？还下令跟踪他？”

“是的，小姐。”

“但是，到底是谁呀？”

“是贝略。”

“贝略！”曼努埃拉惊叫起来，因为她对那个青年人抱有真挚的友好感情。

“是的，以省长先生的名义命令我跟踪的就是他，”维多利卡又说。

“啊！那不可能！”

“这可是玛丽亚·何塞法夫人亲口这么对我说的。”

“去追捕贝略？”曼努埃拉说。“算啦，我还是要说这不可能。我爸爸决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贝略是个好青年，是个真正的联邦派，而且他父亲是我父亲的一位最老的朋友。”

“倒不是要我去逮捕他，只是要我监视他。”

“他是我们周围难得的一个真诚的人，”曼努埃拉又说了一句。

“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坏人。但是我得承认，他有很多仇人，或者说，他的仇人很有权势。”

“维多利卡先生，您对这位先生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除非您得到我爸爸的明确命令。”

“如果您这样吩咐的话……”

“我这样决定了，虽然不是通过科尔巴兰下达的命令。”

“很好。”

“这些事我多多少少有所耳闻。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爸爸当幌子。”

“对，对，”维多利卡回答说。他为能对玛丽亚·何塞法夫人进行一次报复而高兴得不得了，并且为了酬报曼努埃拉刚刚让他享受到那个愉快的时刻，答应她下令让带来大本营消息的警官一到就立即去见她。

“不过，我得要求您，”他又补充说，“他带回的消息不管是好还是坏，在我宣布之前，您不要外传，因为那是我的职责。”

“我答应您。”

“那好，祝您晚安，曼努埃莉塔。”

警察首脑重又从聚集在大厅和院子里的人群中间穿过去，那些人在那里互相打听消息，但是没有一个敢拦住他问问情况。

警察首脑空出坐位不到一分钟，又来了一位当时崭露头角的人物，他是来向小姐预祝联邦即将取得胜利的。

当曼努埃拉要那个新的交谈者出去让黑人妇女们别在庭院吵嚷，并且告诉她们她的父亲非常欢迎她们去大本营的时候，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正伸出手，和一个人告别。这个人仪表堂堂，年近四十，浓眉大眼，皮肤黝黑，蓄着黑髭，身穿暗红色呢上衣，红条黑长裤，背心和领带也全是大红色，戴着一条长长的联邦标记，腰上系着一把也是很长的刀子。

“就是说，要尽快，”罗萨斯的小姨子对那个人说。

“是的，夫人。七点以前我去您家向您汇报。”

“但是，在这之前要是有什么新的情况，您立即派人来向我报告。”

“是的，夫人。”

“今天一整夜我都得留在这儿，或者等得到胡安·曼努埃尔的情况以后再回去。不过，您听着，您对任何人都不要留情。您很清楚，凡是逃亡的人都是要去投奔拉瓦列的。”

“这您放心，”那个人回答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好象是说：“这我用不着嘱咐。”

“维多利卡巡逻的是从要塞到博卡一带的河岸，”玛丽亚·何塞法夫人继续说。

“我已经知道了，夫人。我要去替换的是奎蒂尼奥，他巡逻的地段是从炮台到圣伊西德罗一带。”

“对，是这样。有只老鼠已经从笼子里逃脱过一次，但是我想迟早我们要抓住它。您赶紧去吧，您知道，这方面的事情，我是替胡安·曼努埃尔代劳。去跟曼努埃莉塔告辞吧。明天见。”

这个要去替换奎蒂尼奥的人随即和独裁者的小姨子分手了。这个人就是马丁·圣科洛马，马索卡的一个骨干，他的双手在一八四〇年沾满捍卫祖国的同胞的鲜血。

第八章　捕　鲸　船

夜晚天空多云，但云层很薄。河水缓缓流动，清风习习，轻轻掠过水面，漾起片片涟漪。正在涨潮的河水，渐渐淹没岸边的礁石，默默地流进两岸的小港汊里。透过黑乎乎的云朵，间或隐隐约约可以瞥见苍穹里的一两颗星星，星光犹如在一颗蒙难的晶莹的心灵上闪现出些微的希望曙光。

那天晚上九时，有一条船从一艘封锁水路的轻巡洋舰的舷侧开走，船上有一名年轻的法国军官、船长和八名水手。

开始，这条捕鲸船一直是船首朝西、罗盘方位朝北，张着风帆，航行得又轻又快，就象驾着轻风前进的一个夜行物。与此同时，那名年轻的军官以海员特有的懒散神态，裹着披风靠在船尾的一条长椅上。他只是不时地低下头，看看放在脚下那张已经打开的小航海图，并借着提灯的亮光，不时地瞥一眼放在航海图上的罗盘，随即用手指给操舵的船长指指捕鲸船该去的方向，从不开口说一句话。提灯放在船舱的底部，借着灯光可以看见海员们的枪支从左舷到右舷排成一排放在那里。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那名军官看了看表，立即仔细察看指针、航海图和捕鲸船的方向，然后下令降下船帆，用桨把船划向他指定的地点。这时他已把提灯放在船尾的一张椅子下面。船桨前部都裹着帆布，所以只能听到一点轻微的船桨打水的响声。

城内的灯火已从视野中完全消失，只有左侧黑黢黢的模糊

不清的河岸依稀可辨，随着捕鲸船越靠越近，河岸显得越来越高。这时船靠桨行驶比先前靠帆还要快。

后来，那个军官对掌舵的人说了一句话，船便朝河岸那边转过去三分之一。接着船长讲了一句话，水手们立即改用船桨的末梢擦着水面打水，于是船的行速便减慢了一半。

这时年轻的军官坐在船尾的甲板上，拿起提灯，非常细心地照着指针和海图的标记，过了一会儿，他举起一只手臂，眼睛仍然盯着指针和海图。

随着他的动作，水手们用力反划船桨，只消一下，捕鲸船就在那悄然无声、茫茫的黑夜里停在水面上纹丝不动，好象是钉在那里一般。

船离河岸有一个街区远。

这时军官向水手们要了两顶帽子，他把提灯放在两顶防雨布的帽子中间，用帽子夹着，使灯光朝前直射出去，而不能往周围散出光来。他就这样用双手捧着提灯，站立起来，再把灯举到头上，灯光对着河岸。

他这样持续站了好几分钟，全船的人都放眼寻找陆地上对那一神秘信号的答复。但是，毫无结果。

青年军官摇摇头，把灯放回原处，命令再向前划。

五分钟过后，他又象刚才那样小心翼翼地重来一遍，结果仍是徒然。

这时这位军官已经有点儿窝火了，他又核对一次自己选定的方向。一验明方向、位置、地点都与图上标的一致，他便下令把船再向岸边靠近一些，以便离开附近河坡形成的黑影。

果然，捕鲸船向前走了一小会儿就看到一个小岬角，当船开到离前述停留地点大约两个街区远的地方，那个军官又举手发了那个信号。

这盏水上漂浮的提灯，单向朝岸上发出神秘的光线不到一

分钟，就看到附近河坡上亮起了另外一盏灯，这盏灯的灯光似乎比水面那盏灯要求的亮度要强一些，因为水上发出灯光确实是慎之又慎。

“在那儿，”捕鲸船上的人异口同声说，但是他们把声音压低到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到。

这时军官手里的那盏灯上下移动两次，陆地上的灯光便立即熄灭了。

当时是夜里十一时。

* * *

那天晚上七点钟光景，费明驾着一辆马车停在杜帕斯基耶夫人家门前。过了片刻，那位庄重的夫人上了马车，她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她的表情说明她患的病症——心痨——对她的摧残，比人体的最无情的疾病还要大还要猛。在一旁搀扶她的是她的女儿——那个美如盛开的爱情之花、纯洁和娇柔如天上的茉莉的女儿。她们母女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甚至也可以说是三十年代的妇女典型。因为在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妇女，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外形上，都打下一种特殊的烙印，这种烙印随着时代一道消逝了。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但要说明它，则需要很多篇幅。但是我们应该说的是，那些今天还在画像上看到或在传说中提到的妇女，已不复存在，从她们继承下来的就只是那些画像或传说了。

马车立即朝广场方向驰去，在雷科瓦拱门下转弯，穿过“五月二十五日”广场，再往下走就到了巴霍低地，然后朝北疾驰。

马车经过雷科莱塔低地时，天已经很晚了。在那儿有两个骑马的人前来迎接，他们辨认清楚以后，一左一右紧随着马车继续前进。

马车过了巴勒莫德圣贝尼托以后，迎面过来四个人。当时那一带很荒凉，不过没多久很快就建起了独裁者的豪华而热闹

的府邸。

两个护送马车的骑手立即把藏在套头斗篷里的武器准备好，以防发生意外。幸而来者不是马索卡的人，他们不仅没有拦阻马车，反而在从旁经过时还向坐在车子里面的人和跟车的两个骑手毕恭毕敬地行礼。因为在罗萨斯统治时期，一个最为独特的特征是，人们尽管平生未曾照过面，但相遇时都急切互相致意。之所以那时会有这种奇特现象，只能用当时人人自危来解释，舍此找不出其它原因。

尽管夜晚空气凉爽，杜帕斯基耶夫人本人不时要她的女儿打开马车的气窗，看看护送她们的人是否跟上来了。显然，这件事对姑娘不是什么负担，因为她每次遵照吩咐去做时，一双充满爱情、保持高度警觉的眼睛就会看到她的漂亮面孔，转眼之间一个骑马的人就凑到马车踏脚板处，随即听到一次短暂的、但充满亲切之感的对话。时而是小伙子和那个姑娘、时而是老太太同她的女婿交谈几句，因为读者早已看明，那个小伙子不是别人，正是丹尼尔，即弗洛伦茜亚的未婚夫。

丹尼尔在马车旁跑前跑后地照应，有一次他走近他的朋友，让马尽可能靠拢他朋友的坐骑，用一只手搭在朋友的肩上，说：

“我向你暴露心里一个会叫人脸红的想法，你想听吗？”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动情了？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不也是一样嘛；而且我说出来并不感到难为情。”

“不，我不是说这件事。”

“那，你快说呀！”

“我是说我很害怕。”

“害怕！？”

“是的，爱德华多，是害怕。不过，只是在这个时刻，在这条偏僻的道路上，在我们就要迈出的充满危险的这一步上。我虽然时时刻刻都在拿生命冒险：我可以告诉你，我从小就故意在漆

黑的夜里往外跑，想方设法去寻找冒险，哪儿有危险我就往哪儿钻；我学会驯小公马，只是为了尝到那种危险带来的快感；在大自然野性大发的时候，我偏要在河里驾一叶轻舟搏击比汹涌的大海更凶猛的波涛，那无非是为了得到与大自然较量的乐趣。我是个硬汉子，而且也练有武功，但要是在这时发生什么意外，出现任何危险，我会象个孩子那样发抖的。”

“你这个表现胆量的方式可真叫绝！危险临头的时候不去显示胆量，什么时候再显示呢？”

“当然，可是只在我一个人危险临头时才行。如果危及弗洛伦茜亚和她的母亲，我就不行了。我不是怕自己会丧命，而是怕我们一旦突然被包围交起手来，会使她落泪，使她心里过于难受。我是怕她完全陷于孤单的境地，因为她的父亲不在，她的母亲几乎只剩下一口气，在种种罪恶行径逼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她竟得不到我的保护。这是为自己的心上人感到的害怕，这种害怕只是某些有心肠的、具有一定性格的人才能感受到的。你现在理解我了吗？”

“我理解。最糟糕的是，你这种害怕情绪感染了我，可我保证，这是我从未想到的。怕死，并不是怕死的本身，而是为仍然活着的人才怕死。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爱德华多。当一个人意识到有人热恋着自己，自己也倾心爱她，他的生命就不完全属于他自己，他的生命与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合为一体，一旦他离开人间，生命的另一部分却还留在世上，这是使人最感痛心的。”

“不过，我们总算快要到了，丹尼尔，再过十分钟就行了。她才可怜呢！你的弗洛伦茜亚还能和我们一道来，可是她呢，她从昨天起就孤零零地一个人了。啊！多么希望后天，或许明天，就能结束我们现在这种可怕的生活呀！那些逃亡的人，在自己国家里，在自己的家园里，都被当作贱民！……丹尼尔，你听我说，

我想等一闻到火药味，一听到拉瓦列将军的第一支部队打进来，咱们这二十个人就拿着枪冲出去；我要跟你说，如果罗萨斯这个无赖不想让我们拿他当靶子，我也要先朝天开上几枪好好闻闻火药味。你信不信后天他们就可以进城了？”

“我信，”丹尼尔回答说，“这是进军的计划。后天他们可能发起进攻，因此我才坚持她们今天晚上非走不可。我很了解我自己。在出现那种情况时，要是弗洛伦茜亚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会连我应该起的作用的一半也发挥不出来。”

“可是这个阿玛莉亚呀，她就是不肯跟她们一道走！”爱德华多感叹说。

“阿玛莉亚比弗洛伦茜亚有胆量，而且个性也强。人间没有任何力量能拆开你们俩的命运。你在哪儿，她就在哪儿，她是你的影子。”

“不，她是照亮我生命的光亮，是我生命的启明星，”爱德华多以一种骄傲的口气回答说，言外之意是“我就喜欢我心爱的女人有这样的性格。”

“就是那所房子，”丹尼尔用手一指，然后上前命令费明把马车停在房子对面，让母女俩下车。

一分钟以后，丹尼尔来到那幢“孤零零的房子”门前。但是，既看不到任何灯火，也听到任何人的动静，只听到附近的大树在簌簌作响。

可是当马车和骑马的人刚在门口停下，大门就打开了。来人两个小时来一直在黑暗中，眼睛已经习惯，所以马上辨认出站在门口的是阿玛莉亚和路易莎，从小窗口探出头来的是那个老兵佩德罗。他保护他上校的女儿，如同二十年前在保卫祖国的军队里在前哨站岗问口令时一样警觉。

杜帕斯基耶夫人下马车的时候几乎昏倒，因为一路的颠簸把她折腾得实在够呛。可是细心周到的阿玛莉亚早已准备好一

切，病人服过一些强心剂，休息了一会儿，就觉得好多了。而很快就要摆脱那令人窒息的空气和保住女儿性命的想法，对她那虚弱的身体则是最好的强壮剂。

按照丹尼尔的嘱咐，仅在阿玛莉亚的卧室保留一盏灯光，因为卧室只有一扇朝里面的庭院开的窗子。客厅——原来路易莎的卧室——和饭厅的窗子都对着河，门朝着大路，这时完全黑着没有一丝亮光。

弗洛伦茜亚的脸色比平时还要苍白，她的心脏跳动得没有规律，就象那既令人渴望又令人害怕的时刻即将到来前的情景一样。危险已迫在眉睫。但由于是母亲和情人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她那单纯的心里便丝毫不去考虑她自己。

她对母亲露出微笑，温柔、多情地看看丹尼尔，但那双清秀的明眸却闪烁着晶莹的泪水。

丹尼尔走了出去，和费明谈了很长时间，然后回到房间里，说：

“快到十点钟了，咱们都得去饭厅等捕鲸船上发来的信号，因为船该到了。不过，路易莎还得留在这儿，等我叫你，你再把灯拿到客厅去。路易莎，要你做的事，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先生，”那个机灵透顶的小姑娘回答说。

“岳母，咱们去吧，”丹尼尔搀起杜帕斯基耶夫人的手说：“您也来帮着我们注意河上的信号。”

“好的，走吧，”那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贵妇人回答说，同时露出一点笑容，这与她那死人般的苍白脸色很不协调。“这种事是我一辈子也没料想到的。”

“什么事呀，妈妈？”弗洛伦茜亚连忙问。

“就是我也得当一下联邦派，在暗中窥探。尤其是我万万没料想到，我得在这种地方和在这样的时刻去上船。”

“不过，夫人，再过八天您就可以坐着您自己的车乘船回来

了。”

“要过八天呀？哎呀！赶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无赖还要这么久呀？”

“不，夫人，”爱德华多说，“您总得等我们去蒙得维的亚接您才好回来呀。”

“罗萨斯完蛋的当天我们就去接您，”丹尼尔又补充了一句。弗洛伦茜亚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表示感谢，因为自离开阿玛莉亚的房间以后，他们一直拉着手。他们这时已经到了餐厅，里面漆黑，只有从朝河开的玻璃窗透进来的一点夜晚的朦胧月光，人们就是透过玻璃窗目不转睛地朝河那个方向张望。

随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谈话一中断，就很难再继续下去，因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约定的时间已到，可捕鲸船还没有来；杜帕斯基耶夫人不能在这里久留，仗可能明天就要打起来，而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同法国人重新取得联系。

“他们来迟了，”阿玛莉亚说。她这时头脑最镇静，因为无论是幸福或是死亡的危险，都不会搅扰她那温柔而又多愁善感的性格。

“可能因为顶风，”丹尼尔回答说。他故意这么说，以便缓解众人心中感到的不安，而实际上他比所有的人都更焦急。

在爱德华多身边的阿玛莉亚，突然大声说：

“在那儿，”她说着伸手指指河的方向。

“是吗？”弗洛伦茜亚一面站起身来，一面问丹尼尔。

丹尼尔于是打开窗子，估量了一下从房子到河边的距离，因为可以听到从岸边传来的波涛声。在确信灯光是从河中传来之后，他大声喊道：

“路易莎？”

在场的每个人的心都怦怦猛跳。

自从听到吩咐之后，路易莎一直用小手端着烛台，这会儿没

等丹尼尔的话音在房间里落下，就端着烛台来到他跟前。

丹尼尔把灯光对着玻璃窗，在看到水面照规定发来的信号之后，就关上了窗子，说：

“走吧。”

弗洛伦茜亚浑身颤抖，脸色和象牙一样白。

杜帕斯基耶夫人却很平静、从容。

刚一走出大门，丹尼尔让大家停下等了一会儿。

“还等什么？”爱德华多问。他搀扶着弗洛伦茜亚，杜帕斯基耶太太则由丹尼尔搀着。

“等这个，”丹尼尔指着一个正爬上河坡的人影说。

丹尼尔放开杜帕斯基耶夫人的手臂，迎上前去。

“有人吗，费明？”

“少爷，一个人也没有。”

“有多远？”

“相隔大约四个街区远。”

“从岸上看得见捕鲸船吗？”

“少爷，现在可以，因为船刚靠在礁石上。河水这会儿涨得正高，上船不会弄湿的。”

“好的。你一切都记住了？”

“记住了，少爷。”

“我的那匹马你现在就带到白石礁那儿，离这儿大约四分之三西班牙里。你尽可能找伸进河里的礁石，好让白石礁遮挡起来。过两小时我就在那儿下船。你现在骑马去那儿等着我，但是千万要当心。”

“好的，少爷。”

由于丹尼尔耽搁了一会儿，那一行人都有点着急了，而且也感到很纳闷。但是丹尼尔立即使他们放下心来，一道下了河坡。

夜晚的空气似乎使病人振作了起来，她在未来的女婿搀扶

下，步履明显稳健了。

弗洛伦茜亚和爱德华多走在他们的前面。

为这一行人开路的是阿玛莉亚和小路易莎，她俩手拉着手走在最前面。

爱德华多曾一再要用另一支手扶阿玛莉亚，可是她为了给大家鼓气，都回答说不用，因为她非常熟悉那一带地势，应该在前面带路。

她那美丽的头上包着一条黑色小绸巾，绸巾的末端系在下巴下面，所以只能看到她那迷人的面容的轮廓和一双眼睛。她那双眼睛，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也放出炯炯的光芒。

他们很快来到岸边停泊捕鲸船的地方，两名健壮水手早已跳上岸稳住船头。

船恰好停在河边的一个小湾里。

当女眷们走近船时，那名法国军官立即跳上岸，以法国特有的殷勤方式来帮助她们上船。

此时此刻，在茫茫的夜空下，在那空寂荒野的河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肃穆之感。

杜帕斯基耶夫人告别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阿玛莉亚，希望我们很快再见面。”

统一派的人从来不敢说，甚至不敢想象，罗萨斯还能维持一周以上的时光。

可是弗洛伦茜亚这个很少流泪的姑娘，这时感到心泉在涌流，泪水沾湿了她的女友的双肩和面孔。

阿玛莉亚一直把泪水咽在肚里，虽然最悽惨、最不祥的想法在她那富有想象力和充满哀思的头脑中萦回。

“走吧，”最后丹尼尔说，他同时拉起弗洛伦茜亚的手，使她放开也在哭泣的路易莎的手，抱起她那纤纤细腰，纵身一跳就把她送到船上。杜帕斯基耶夫人已经上了船，和那位军官在一起。

弗洛伦茜亚、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彼此又说了声“再见”；这时那位军官一声令下，船就离开了河岸，船头朝南一转，扬起腓尼基船帆，顺着河岸开走了，这时不象一刻钟前靠岸时那么谨慎小心了。船顺着河岸而行，为了在下游能抢着左舷风行驶得更长久些。

阿玛莉亚、爱德华多和路易莎目送他们离去，直至船完全消失在黑夜中为止。

这时阿玛莉亚把手臂放在心上人的肩头，仰起头用那双动人而又安详的眼睛看着随风飘过的云朵，以及在空中不时闪现的星星，爱德华多则用右臂搂住她的腰，如醉如痴地凝视着她。

大约刚刚过了八分钟，随着一下突然出现的亮光，传来一排火枪齐射的声音，从岸上朝河中的捕鲸船射击的枪声，使阿玛莉亚、爱德华多和小路易莎的心象受到电击一样颤抖起来。

第九章　联邦巡逻队

当英俊的爱德华多还扭着头朝传来枪声的那个方向张望，两手本能地伸进放手枪的衣袋的时候，阿玛莉亚的一声惊叫打破了那一带死一般的沉寂。她大声说：

“天呀！上去，快上去吧！”她紧紧抱住爱德华多的胳臂，想用她那纤弱的手把爱德华多拉上去。

爱德华多当即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深知阿玛莉亚在那儿多停留一分钟会遇到什么危险，便用他壮实的手臂搂住她的腰，对她说：

“对，赶紧走，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与此同时，路易莎也拽着她女主人的衣服，想帮她使劲尽快爬上河坡。

他们刚刚走了两分钟，传来第二次排射的枪声，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朝响枪的地方望去。他们清楚地见到远在河里，突然火光一闪，随即又听到一阵枪声。

“我的上帝呀！”阿玛莉亚惊呼。

“不，最后这阵枪是捕鲸船开的，他们是在回击。”爱德华多说。同时见他露出雪白的牙齿轻轻地一笑，这笑中既包含着喜悦也意味着窝火。

“可是，爱德华多，会不会伤着他们呢？”

“不会，不会的；很难伤着他们。快上去，必须避开另一个危险。”

“另外一个危险？”

“上去，快上。”

他们在离家几步远的地方，碰到了来迎他们的佩德罗，这时他边走边往马枪里装子弹，胳臂下还夹着他那把马刀。

“啊！ 你们可回来了！”佩德罗一见到他们就说。

“佩德罗！”

“夫人，是我。不过，这会儿您可不该去这种地方。”

这是这位好心的老人第一次责怪他上校的女儿。

“佩德罗，您听到了吗？”爱德华多问。

“听到了，少爷，全都听到了。不过，这种时候该让夫人……”

“好了，好了，佩德罗，我以后再也不啦。”阿玛莉亚说，她完全理解她家这位忠心耿耿的仆人完全是为了爱护她。

“佩德罗，我想问问您，”爱德华多进门之后接着说，“您能不能分辨出第一次排射用的是什么枪，第二次排射用的又是哪种枪吗？”

“哼！”老兵关上门，笑着咕哝了一声。

“那您就说呀。”

“头两次是开的马枪，最后一次是步枪。”

“我也是这么想的。”

“凡是有耳朵的人都会这么想。”佩德罗说，他因为女主人刚才冒了风险，似乎心情很不好，而且为了免得爱德华多再问下去，就去爱德华多和丹尼尔先前睡觉的房间里点上灯。那个房间和阿玛莉亚的那一套三间的房间分在房屋的两端，他们在那幢孤零零的房子留宿时就住在那里。

阿玛莉亚走进客厅以后，就摘下包在头上的绸巾，爱德华多这时一见她面无血色不禁大吃一惊。

阿玛莉亚坐到椅子上，胳膊肘支撑在桌子上，用白皙娇嫩的小手托着额头。这时爱德华多已经走到饭厅，摸着黑打开窗户，

聚精会神地侧耳细听，因为夜色越来越浓，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

可是听不到任何动静。

简直看不出几分钟前这里有过那么多会置人于死命的危险。

他回到客厅里的时候，阿玛莉亚依然保持先前那种姿势。

“算啦，阿玛莉亚，算啦，一切都已经太平无事了，丹尼尔这会儿正开怀大笑呢，”爱德华多说着在她的身旁坐下，并把他心上人头上垂下的几缕秀发理好，因为她刚才用手一压弄乱了几缕头发。

“可是，开了这么多枪！伤不着人才怪呢！”

“恰恰相反，马枪的子弹要是能打到离捕鲸船五十尺的地方就怪了。他们是看到了水里的影子就胡乱开枪。”

“不过沿岸都有巡逻的，那丹尼尔怎么办呢？上帝呀，丹尼尔怎么好上岸呀！”

“他可以在后半夜上岸，那时候巡逻队就都撤了。”

“费明是不是把马给他牵去了？”

“牵去了，夫人，”路易莎回答说，她正好给阿玛莉亚端一杯茶进屋来。

这时爱德华多又站起来，到餐厅窗户前面去听听有无动静，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想法一直使他安不下心来。

他靠在窗栅上还不到三分钟，便听到从巴霍低地传来一些声响。

过了一会儿，这种声音越来越响，不容置疑，那一定是许多马匹行进时发出的响声。

突然马队停了下来，马蹄声随之消失，但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有人在河坡下面谈话的声音。随即又响起了马匹行走的响声。

“毫无疑问，”爱德华多心里说，“刚才就是这支巡逻队开的

枪。他们在河坡下面停了一下，可能已经谈到了这幢房子。肯定他们拐过弯以后就会从河坡上面那条路来这里的。这是不可避免的，真是命中注定了！”这个年轻人用力咬咬嘴唇，都咬出血来了。

当爱德华多来到客厅时，阿玛莉亚一眼就从她情人的脸上，清楚看出他内心异常激动。于是她用和他谈心的方式，先开口以便让他道出自己的心事。她的这种谈话方式，只有不是在诗一般的爱情使他们彼此相处得更愉快、亲近时才用的。

“爱德华多，您把话说出来吧，反正我的心里总是在听天由命，静候发生不幸。”

“不，不会发生不幸的，”爱德华多回答说，他由于心上人看出自己脸上闪过恐惧的表情似乎有点儿难为情。

“那么，出什么事了？”

“可能……，也许没事儿……，是我自己胡思乱想，”年轻人一边摇头，一边笑着说，还把阿玛莉亚剩在杯子里的茶水喝了。

“不，不对，肯定有什么事，应该让我知道。”

“那好吧。事情是这样的：刚从河坡下面过去一支巡逻队，完全有可能就是这支巡逻队朝船打的枪。我要说的就这些。”

“是全部吗？好吧，您看我是不是理解了您不想明说的情况。路易莎，去叫佩德罗来。”

“叫他来干什么？”爱德华多问。

“您马上就知道了。”

老兵来了。

“佩德罗，”阿玛莉亚对他说，“他们今天晚上可能袭击我们，来家搜查，或者采取其它的类似行动。您把门关严，准备好武器。”

爱德华多见自己的情人如此大胆和冷静都惊呆了，他由衷地从心底里敬佩她，因为他深知那不是通常人的胆量，而是出于

爱情而不惜牺牲自己才可能产生的勇气 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罗萨斯的走狗的命令，且不说进行武力抵抗，只要略有违抗就一定会招来杀身之祸或无穷无尽的灾难。可是阿玛莉亚却把一切置之度外，挺身而出要救护自己心上人的生命。

“夫人，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有二十颗子弹，还有一把马刀，”佩德罗回答说。

“我也有四颗子弹，还有我这个人，”爱德华多猛然站起来说；可是他似乎又随即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猛然坐下来说：

“不，不能在这儿拚。”

“什么？”

“阿玛莉亚，我是说，我的生命不值得使您目睹我们现在这么冒冒失失安排的那种场面，何况那只能使大家都受到伤害，而不会有其它结果。”

“佩德罗，您就照吩咐过的那样去做吧，”阿玛莉亚回答说。

“阿玛莉亚！”爱德华多抓住她的一只手大叫了一声。

“爱德华多，”阿玛莉亚说，“我的性命和我心爱的人的性命完全不能分开，如果他的命运决定他很快要遭到不幸，我就要催促我的命运让我们俩同行。”

这个年轻的女人表达她悲痛和爱恋之心的令人伤心的那番话还没说完，就听到马匹在河坡上面那条路奔跑的声音。

爱德华多从容地站起来，走到佩德罗正在四处查看的院子，然后回到他住的那个房间。他不慌不忙地脱下身上一直穿着的小套头斗篷，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响的手枪，仔细看过引爆药，拿起他那柄剑，又来到院子里，把那柄没有套上剑鞘的剑靠墙放好。

这时阿玛莉亚也来到院子，后面跟着天真无邪的路易莎。路易莎抓着她的衣服，又一次问：

“夫人，您要我去祷告吗？”

“要，我的好孩子，快去客厅祈祷吧。”

夜幕笼罩着一切，一场暴风雨已经迫近大地。

阿玛莉亚都没来得及跟爱德华多和佩德罗谈上两三句话，就听到有人在大门口叫喊，接着是人下马时马刀和马刺发出的响声。于是他们都走进客厅，客厅的门是朝小门厅开着的。

他们刚往客厅迈步，一个感人的、绝妙的景象使他们在门口停下：他们看见路易莎的两只小手合十，跪在阿玛莉亚的耶稣受难像前，正念念有词地祈祷。

他们停下脚步，似乎是为等待那个在黑夜和危险之中仰望上苍的无邪的小姑娘把祈祷的最后一句话说完，以便拉开那个结局极其可怕的惨剧的序幕，因为就在小姑娘站起身来和在一旁观看她的那些人进入客厅的时候，从临街的大门传来十几下猛烈的敲门声。

“我和佩德罗已经商量好对付的办法，”爱德华多对阿玛莉亚说，“我们不开门，也不回答。他们敲门敲累了，就会走开，这样最好。如果他们想把门撞开，他们得费很大力气，因为门板又厚又结实，即便他们撞开了，我们去迎接他们的时候，他们早就累坏了。”

外面的人还在不停地敲门，随即又开始敲客厅和餐厅的窗户。

“把门砸开，”有一个人扯着嘶哑的喉咙大声嚷，他的话好几次盖过其它人的声音，那些人一边敲门和窗户一边骂街，可是他们全是徒劳。

佩德罗笑了笑，若无其事地靠在客厅门上。

“弄不开，”很多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插着两根粗门闩的门板发出的响声使他们得出这一结论。

“对着门锁开枪，”还是刚才那个人的声音，他的声音在那群人当中很突出。

佩德罗又笑了笑，扭头看看爱德华多，他和阿玛莉亚手拉着手站在客厅里。

就在这时，马枪从外面开了四枪，门锁落到了佩德罗的脚下，但他保持着令人惊异的镇静，回转身走到阿玛莉亚跟前，对她说：

“这些混帐东西会从窗户朝屋里打枪的，您留在这儿不好。”

“肯定会的，”爱德华多也说，“快去路易莎房里吧。”

“我不走，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我的孩子，您要是不进去，我就把您背进去，锁在里面。”佩德罗回答说，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是那么坚定，阿玛莉亚虽然感到惊奇，但没敢再回话，便和路易莎一道进了卧室。

这时佩德罗和爱德华多分别把住两个窗口，用墙壁掩护着身体。

他们这样小心提防不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刚刚站好位置，窗户上的玻璃就被打得粉碎，一些子弹飞进了客厅。

可是外面人的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他们很清楚屋里有人，因为大门是从里面插着的，而且透过枪眼儿可以见到屋里有灯光。屋里的人硬顶着不给他们开门，更使他们怒不可遏，因为他们手里都拿着马刀和马枪，所以是护法者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代表。

突然大门被猛撞一下，门被那种几乎无法抗御的力量一推，门的铰链和门框都吱嘎直响，好象整扇门都要马上塌下来了；因为连墙壁都在颤动，如同发生地震一般。

“啊，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没办法抗住了！”佩德罗说，从他刚才呆着的地方走出来，一边拉马枪的枪栓，一边往门厅那儿走去。爱德华多也准备好手枪，跟他一道走去，眼睛冒着怒火，嘴微微张开，两手紧紧握着手枪。

阿玛莉亚听到并看到在这一瞬间发生的一切，想冲出那间

卧室，但是路易莎立即扑在她的脚下，抱住她的双膝。

门又被撞了一下，虽然声响不大，但着实有力，使整幢房子都晃动了，从门框上震落许多砖砾。

“再撞一下门就不行了，”佩德罗说。

“他们是用什么鬼办法撞门的？”爱德华多问，他气得直发抖，巴不得门一下子塌下来。

“用两三匹马拿屁股一齐顶，”佩德罗回答说，“我们在秘鲁的时候，就用这种办法撞开过一座兵营的大门。”

也就在这个当儿——因为上述情况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路易莎抱着阿玛莉亚的两腿不放她出去，哭着对她说：

“夫人，圣母让我记起了一件东西，就是那封信；我知道信在什么地方。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得救了，夫人。”

“路易莎，什么信？”

“就是那封……”

“噢，对！上帝真显灵了！这是救急的唯一办法，你快把信拿来，快去拿来！”

路易莎一溜烟地走了，从一个小匣子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了阿玛莉亚。

阿玛莉亚于是跑到客厅门口，爱德华多和佩德罗正在那儿等着看大门随时被撞塌，她对他们俩说：

“上帝呀，你们千万别动；你们在一边听着，可你们不能开口，也不能到客厅里来。”

阿玛莉亚不等他们回答，把房门一关奔到窗户前面，拔开插销，打开了窗户。

外面的人闻声离开大门，十一二个已经下了马的人就一起扑到窗口，出于本能——联邦派的本能——把马枪的枪口都对准了窗栅。

阿玛莉亚没有退缩，连脸色都丝毫没变，用坚定而庄严的语

气对他们说：

“先生们，你们要这样闯进一个妇道的家里干什么？我家里没有一个男人也没有什么财宝。”

“喂，我们可不是贼！”其中一个人回答说，他穿过人群一直走到窗户跟前。

“既然这是军人巡逻队，就不该这样撞塌这幢房子的大门。”

“这房子是谁的呀？”那个走近窗口的人问，还故意模仿刚才阿玛莉亚强调“这幢房子”几个字时的语调。

“您看看这个就清楚了。路易莎！把灯端过来！”

阿玛莉亚讲话的口气，她的年青和美貌，以及她最后的几句充满自信和威胁的话所具有的神秘色彩，再加上送到手边的那封信，在当时那种人人都惧怕稍有闪失就开罪罗萨斯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就使那群人茫然不知所措了。因为他们的头脑中万万没有料想到，在那幢长年无人居住的房子里，他们会见到这样一个女人。

“不过，夫人，请您先开开门，”接信的那个人结结巴巴地说。他不是别人，正是那群人的头目马丁·圣科洛马。

“您先看信，如果您看完信还要进来，我就开门，”阿玛莉亚说，她竭力使说话的语气变得强硬并带上责备的味道。与此同时，路易莎也和她的女主人一样，故作镇静，把一盏有玻璃灯罩的灯端到窗栅跟前。

圣科洛马把信打开，两眼还一直盯着那个女人，在灯光照射下，那个女人在这么一个阴暗、偏僻的地方出现，使他觉得有点儿中了魔。他一看信下款的署名，脸上立即露出大吃一惊的样子，但是仍不失男子汉气概和引人注目的外表。

“请您大声读，好让诸位都听清楚，”阿玛莉亚说。

“夫人，他们都是我的部下，只要我看看就行了，”那个人回答说，随即开始看信的内容。这封信的内容，读者也应该知道。

它的内容如下：

“阿玛莉亚·萨恩斯·德·奥拉巴里埃塔夫人：

“尊贵的同胞，当我获悉有人竟敢未经我父亲准许，毫无理由地打扰您的平静生活，我十分恼火；这是莫大的越轨行径，如果我父亲得知，一定会严加训斥。您现在的生活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除非是那些盗用政府名义去追求个人目的的人。您是我最尊崇的人之一，所以我以您的朋友的身分请求您，今后若是再有人找您的麻烦，请立即通知我；因为，如果没有我父亲的命令——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将立即禀报我父亲，以杜绝盗用他名义的事件。

“请您相信，如果我能对您有所帮助，将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您的殷勤仆人和好友

曼努埃拉·罗萨斯谨启

一八四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夫人，”圣科洛马摘下帽子说，“我要是知道住在这儿的是谁，我一定不会来打扰您的。我原以为那几个刚从这一带河岸上船逃跑的人可能是从这幢房子里出来的，因为我们刚刚跟敌人的一条捕鲸船就在这儿附近交过火，而这一带没有别的房子，所以……”

“所以您就来把我的大门撞倒，是不是？”阿玛莉亚打断圣科洛马的话说，以便在精神上完全压倒他。

“夫人，由于没人给我们开门，我又见到屋里有亮光……，不过，请您多多原谅。我确实不知道在这儿住着曼努埃莉塔小姐的一位朋友。”

“好啦；您不是现在想进来搜查吗？”阿玛莉亚说着做出要去开大门的样子。

“不，夫人，不用啦。我只求您费神准许我明天来把门修好，门可能已经坏了。”

“先生，多谢啦。明天我打算搬到我乡下的房子去住，这算不了什么。”

“我本人将亲自去向曼努埃莉塔小姐请罪，”圣科洛马接着说，“请您相信，这绝不是故意的。”

“您的话我完全相信，也没必要去请罪，因为我不会对任何人讲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您是弄错了，仅此而已，”阿玛莉亚说，并且尽其可能把语气变得缓和些。

“先生们，上马吧；这儿住的是咱们联邦派的人。”圣科洛马大声对他那一伙人说，随即转过身来，又对阿玛莉亚说：“我再次请您多多原谅。夫人，祝您晚安，再见！”

“您不想歇歇脚吗？”

“不啦，夫人，多谢您。您倒是该好好休息，因为我已经打扰您这么长的时间了。”

圣科洛马临离去的时候，也没有戴上他的帽子。

“晚安，再见，”阿玛莉亚说完就关上了窗子。

一分钟过后，她已经昏倒在沙发上了。

第十章　流血的春天

迎着朝霞，鸟儿为造物主唱起了赞美大自然的奇妙颂歌。

从温暖地带飞回的燕子，如畅想曲的音符，从天空匆匆掠过，飞向某个地方。

红里透紫的桃花，开满枝头，在花朵的金黄色花球中间正在孕育鲜美的硕果。

玉簪花犹如沙漠中的棕榈，傲然挺立；一旁的紫色堇羞怯地躲在它那碧绿的宽大叶子下，为玉簪花散发的扑鼻芬芳而独自哀怨。

婀娜多姿的风信子探出头来呼吸着吹拂自己的春风。万花的王后则舒展着花蕾畅饮清晨的甘露，让晨曦撒满自己的心房，从而酿成更浓郁的芳香；这就象少女让多情的目光透过自己的眼睛窥到自己的心灵，领略到上帝悄悄放在自己心房里的初恋的衷情。

蝴蝶在红色的玫瑰花和洁白的百合花间翩翩飞舞，把翅膀上的金粉撒在花瓣上，然后振翅飞到空中去饱尝绚丽的大好春光：这简直是一个温柔、娇嫩的少女形象；姑娘开启的是她的纯真无邪的心扉，在幻想的百花园中穿行，在她最中意的花朵上留下她最美好的愿望。

严冬已经过去，奔腾的激流渐趋平缓，河面上的浪涛也随之开始休息，有如思潮起伏的心平静下来；潘帕斯大草原已经收起

那强有力的兴风的双翼，从回归线吹来的习习暖风缓缓进入拉普拉塔地区，征服了寒冬造成的不毛之地。

整个大自然重新恢复了生机，披上了盛装，带来了希望和诗意，犹如一个被抛弃而无心梳妆的少女，在离去的情人突然回到她身边，来温暖她被弃后遭过冰霜打击的额头时那样，又焕发出她那充满幸福与喜悦的美丽容光。

严酷、荒凉、悽惨的寒冬已经过去，接踵而来的是生气勃勃、喜气洋洋的大好春天。整个大自然得到了温暖、欢笑、希望……；但是人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慷慨的春光洒满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时候，鲜花、田野、河水、云朵和缀满穹空的繁星，全都看到了生机……；唯独人什么也没看到。

命运和时间一样无法扭转，和数字一样冷漠无情，和陵墓的大理石一样寒气逼人，它使人从不幸走向更大的不幸，使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然而上帝的目光却似乎被乌云遮挡，在那可怖的不幸黑夜中，上帝既没能温暖人们的心，也没能给人以光明。

大自然的春天开始了，但是，哎呀呀！鲜花的芬芳却即将被血腥的气味所淹没。

田野即将失去它那碧绿的盛装，即将被鲜血染红，就是流逝的岁月也永远无法把它冲洗干净。

大小河渠流淌的将是人们的鲜血，白昼将映着血的颜色，那一滩滩的血水将使天上的星斗失去那微弱的光辉。

拉普拉塔人民的命运已定。他们的自由的身躯已被罪恶和灾难的林莽中的利刺戳得支离破碎，生命便象系到暴君的马鞍上，在地上拖着慢慢流尽里面的血液，而这将经历漫长的岁月。在最具破坏力的政权下，在最不道德的公众教育影响下，在个人专制统治下，在独裁者采用的最野蛮的方法带动下，革命的传

统，一八一〇年的成果，一八二五年的美好设想，社会文明的进步，高尚的教育，民族的道德，人民的性格、情操和思想观念，一切都统统被颠倒了。这个政权造成了空前的危害，因为它把在暴君统治下成长和受教育的那一代人的恶习灌输到正要走向生活的那一代人的血液中；而在暴君的统治下，人的尊严遭到无情的嘲弄，盲目服从成了人们生存的先决条件，社会整体观念和社会整体利益在这个政府管辖的土地上成了异国的奇葩。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暴政始终维持着不要集体和结社思想的状况，因为这曾极大地促进了导致他上台的那种无政府局面。而他掌权时间越长，结果必然会使这一病症在那个尚未树立自己习惯和信仰的社会范围内日趋严重。因此，将来一旦出现反对这种局面的任何迹象就会迎头遭到不幸而又可怕的抵制，尽管到那时反对的并不是这个暴君本人，而是他倒行逆施的恶果。

罗萨斯是不战而胜的。从那时起，他的政权面临的重重问题，由于他本人的运气或者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将慢慢缓解下来，并且自行消失。因为提供研究人民经历的历史画卷，永远是充分的最好的佐证。

阿根廷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的国家，花费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那部光荣的战斗史诗，用长矛在整个美洲打出赫赫军威，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用炮声表达自己在一八一〇年的最高愿望，还用弹药的火花为自己初生后的第一幅壮丽画卷抹上最后一笔。

接着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这时大相径庭的两种思想开始对抗：一种是要求创造的革新思想；一种是破坏性的反动思想。

一旦这种反动思想旗开得胜，历史必然按其规律发展，势必使这个新生国家完成另一幅画面。于是犯罪、堕落、无视一切

基督教义、颠倒维持社会的所有原则、落后、不景气、冷漠、怠惰，没有思想、屏弃传统、苟且偷安等等，便来填补了罗萨斯独裁统治的画卷。他的大作是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如同他在历史上毫无前景一样，因为历史的前景不是人为的，而是由社会生活现实自然而然产生的。

将来有朝一日，当阿根廷的思想家掀掉覆盖在我们国家初生年代的墓地上的青藤时，看到那些记载国家在不成熟时在急风暴雨中发生的血腥事件和惨遭涂炭的几代人的碑铭，和冷静地找出我国历史上的幼稚思想时，必定不会为我国在这么长时期处于沉重的独裁统治之下感到惊奇，因为那正是革命时我们社会处在天真幼稚状况的具体表现。但是也必将会低下头来，为我国生活过的那一黑暗时代的画面上最显赫人物是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先生而感到羞愧，因为对于阿根廷的历史，最令人痛心的倒不是记述有过一个暴君，而是那个暴君叫罗萨斯。

罗萨斯是个又无知又粗俗的暴君。他的所作所为谈不上任何政治抱负，指导他行动的从来没有任何崇高思想。他的全部政治生涯留下的只是令人作呕的回忆。

在这个人身上，唯一自成体系的是制造犯罪的本领。因为他那个大受吹捧的所谓反对一切欧洲干涉、保卫神圣的蓝白旗帜的美洲主义，纯粹是独裁者的一个弥天大谎，是为了哄骗国内抱怀疑态度的人使之转而支持他才编造出来的。至少他本人所作所为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在他大吹大擂他的爱国的美洲主义之前很久，还在人们经常由于个人的旺盛血性和情感冲动而激起过分的爱国热情的时候，罗萨斯就已和外国人一鼻孔出气，对践踏我们国旗的海盗行径大加喝采。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一日革命以后，韦南古少校干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他指挥在我们这一带水域的法国军队向我们一支

小舰队发动进攻，法国水兵是趁着夜色进行突袭的。当时已经兴兵反叛革命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都致函韦南古先生，表示赞同他的作法，并请求他扣留那支小舰队。

他没有高贵的品德，也不要个人的尊严，他对部下也不掩饰自己的卑劣和低贱，明令他手下的军官在公报上撒谎，夸大他的兵力。

不仅如此，这个独裁者竟无耻到亲笔写出手谕，交给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各省和玻利维亚的信使，命令他们沿途宣传“阁下在为美洲事业日夜操劳，甚至外国列强也对他的胆识和才干表示敬佩，因此他不断收到王公们寄给他的信件和礼品；不久人们将会充分认识他的全部功迹，等等”。

他主宰了社会生活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不管有无他的存在，这个新诞生的民族必然要经历的。他所以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他主宰了这个时期，而是因为他用他那反动的劲头使这个时期走到了极端。他所以变得令人敬畏，并不是由于他自身的条件，而是因为他生性残忍和无数的机遇；这一连串的机遇是由发生在他周围的事件构成的，而且大部分不是出于罗萨斯的头脑或受到他的启示。例如解放者军队的后退，就属于这种情况，后撤之后便为反动的独裁统治在共和国获得全面胜利打开了通道。

在历史的时间表上，是一八四〇年九月决定了拉普拉塔人民的命运。因此，失掉了自由，大自然的春天的来临只能意味着阿根廷人流血的开始。

迅速接踵而来的事件，加上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将使我们理解到这一现实何等严酷和不幸。

第十一章　四十个人当中只有十个人到会

在联邦宪警大闹那幢孤零零的房子和路易莎从祈祷得到启示救了大家之后的第二天晚上，从当晚八点起，一些男人陆续聚集在一个很大的商品批发货栈里。与这个货栈相邻的是一幢漂亮的高房子，房子几乎控制着整条大街。

来的人都用一种特殊方式叫门，货栈的门打开之后又立即关好。

在货栈深处，点着一盏灯，灯光微弱，勉强发出一点亮光，灯是放在一大排酒箱子后面，来的人就陆续围着那盏灯坐下。尽管从大街到货栈深处有相当的距离，那些人虽然谈话很热烈，却都压低了声音。他们所以这么谨慎，是因为与货栈相邻的高房子当时住的是一家联邦派。货栈也是一幢高房子，与那家隔着一个院子，货栈有一个门与院子是相通的。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已将门后面堆着的货物搬开了，并把横着钉在门板上的一大块木板的钉子也拔下来了。而且比这些还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在酒桶和墙之间，靠近那个与院子相通的门的附近，放着一排步枪。

这样一些东西，放在那么一个地方，又如此隐蔽，在那种时候，又是在那样的时局，完全足以使聚在那儿的人随时都可以掉

脑袋。

“十点了，”其中一个把手表凑近油灯看了看说。灯芯是放在金属的灯台里，灯台放在地上。

“那很好，”另外一个人说，同时站起来，踱了几步。

“对，没错，”第三个人补充说。“要是什么都没干的话，我们这会儿也该知道了。”

“我想进城的时间总不会一直拖到天亮吧，”另外一个人说。他也站了起来，因为大家都围着灯坐在酒箱子上。

“可是，别人怎么还不来？”

“我们也不清楚我们一共是多少人。”

“贝尔格拉诺跟你说过吗？”

“没有。”

“贝略也没有跟我说过我们该来的总人数。”

“人数多少有什么关系？”

“嘿，当然有很大关系！您以为就靠现在我们这几个人能干得了什么大事吗？”那个似乎年岁最大的人回答说。但他看上去也不过三十五岁，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模样有股军人的风度。

“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人说。

“是怎么回事？”另外几个人问。

“一定是贝略和贝尔格拉诺在这排房子或这个街区指定了好几个集合地点，并规定好了暗号，等时候一到，我们一道都把房子占了，到和我们这幢房一样的屋顶平台上面去，也不用去管房主们怎么叫喊；如果房主是联邦派，那还要看他们再过几个小时有没有力气叫喊了。”

“这话好象有理，其实不然，”那个有军人风度的人反驳说。“因为一旦有人企图朝拉瓦列的人开火，不在于我们十一二个人能不能从我们占的位置把这条街所有屋顶上的枪打哑，而是一旦有任何情况我们得出去干，那我们现在这几个人就不够用

了。”

“就以我自己为例，不管打不打仗，只要有军队从这条街一过，我就跟三四个人出去，而且我们都说好了。”

“您瞧见没有？我们剩下的人就更少了。可是您要去哪个鬼地方呢？”

“去罗萨斯的家。”

“您想去逮曼努埃拉吗？”

“不，恰恰相反，谁要是企图侮辱她，我要去尽力保护她。”

“还有我。”

“我也去，”另外几个青年人说。

“可是到那个时候，您去罗萨斯家想干什么呢？”那个表情最严肃的人问。“您以为那些罗萨斯的人还会躲在那儿吗？”

“不，我不相信他们会那么蠢。”

“那干什么去呢？”

“去找文件。”

“啊！”

“文件，这才是我所需要的。”

“我的好朋友，祝您心满意足。不过，我认为文件和卫生纸一样不值钱。”

“对于军人，可能如此；但对作家来说，则大不一样，”那个要搞文件的青年有点儿不高兴地说。

“嘿！既然将来罗萨斯下台，我们得感谢作家们，那就让他们去干算啦，”那个有点儿军人风度的人用揶揄的口吻说。

“说不定您这话真说着了。”

“那当然！文章大炮一响，准把罗萨斯的兵营轰平了！”

“先生，您这已经是对人不对事了。”

“可是，诸位，看在上帝份上，”一个一直没发言的人说，“我们能不能做到几个阿根廷人到一起不这样乱呀？我们还没打倒

罗萨斯，自己人倒先争吵什么是军人还是文人更有本事打败他，不这样行不行呀？”

“这……”

一下敲门声打断了那个人的回答，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这时有人去开门，因为叫门的方式符合规定。

过了一小会儿，先来的十个人就把丹尼尔和爱德华多围在中间了。

这两个青年人穿着套头斗篷，帽子上系着很大的联邦派标志。但是两个人，尤其是丹尼尔，脸上都挂着痛苦和绝望的表情，那是大自然用其绘制杰作的真实而生动的画笔在他们脸上留下的印迹。可以说，这两个青年人的面部表情将他们当时内心的感受暴露无遗，以至使那个想去搞到罗萨斯的文件的青年忍不住对他们说：

“你们两个人的脸上贴着罗萨斯的战报，我们一看就知道拉瓦列打败了。”

“不，”丹尼尔说。“不，拉瓦列不是战败，要比这更严重。”

“见鬼！到现在我也想象不到还能怎么严重，”另外一个人说。

“可是，情况恰恰如此，”丹尼尔说。

“可你们快把情况说清楚呀，我的上帝，”那个替军人讲话的人说。

“我的朋友，事情再简单不过了，”丹尼尔回答说。

丹尼尔接着又说：

“今天下午六点，拉瓦列已经开始从梅洛撤退。我认为，这将使我们的事业在许多年里处于一蹶不振的局面，而这无疑远比一支军队失利要关系重大。”

继这番话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所有的人都觉得心里的血液都冻住了，因为这个消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爱德华多打破了沉寂。

“可是，”他说，“贝略并没有把情况都讲出来。拉瓦列掉头回去这是肯定无疑的。不过，就是根据丹尼尔提供的消息，我认为拉瓦列是为了打击一下洛佩斯，因为洛佩斯总在骚扰他的后方，而一旦摆脱了这个绊脚石，就会回过头来再打罗萨斯。”

“很显然，”另外一个人说，“我现在已经清楚了。您的意思是说，贝略使我们大吃一惊并没多少根据，充其量不过是使胜利往后推迟几天罢了。”

“这毫无疑问，”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肯定如此。”

“先生们，”丹尼尔反驳说，“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但是，对我来说，一切都完了。拉瓦列将军要取得事业上的胜利，本来应该首先打掉罗萨斯的士气，而不要在实力上压过罗萨斯方面下功夫。现在时机丢失了，为数众多的联邦派的士气会重新振作起来，而且他们一旦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就会比我们强大十倍，本来在两个小时之内，也就是此刻，拉瓦列将军是能够拿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到明天他就无能为力了。洛佩斯会把他拖出这个省，同时罗萨斯就在他的后方又拉起另外一支队伍。”

“可是，怎么知道他后撤了呢？”一个人问道。

“你们是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我？要是相信我，就不要提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丹尼尔生硬地回答说。“你们只要知道下述情况就够了：今天，也就是九月六日，拉瓦列在已经到达了梅洛之后又开始撤退：而撤退的消息我是在半小时以前得到的。”

“很好；应该把消息通知其他的人。”

“通知什么其他的人？”爱德华多问。

“哎哟！怎么？在这个街区我们的人没有别的集合地点吗？”

丹尼尔轻轻一笑，可以说他的笑是冷酷的，因为在他那富于表情的脸上充满了嘲弄和鄙夷。

“没有，先生们，”他回答说。“这儿只集中了我们这几个人。半个月前，共有四十个人答应来这儿，后来减少到三十个人，昨天剩下二十个人。现在我一数，你们只有十个人。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就是罗萨斯的独裁哲学产生的结果。在社会最有文化的阶层，我们习惯于一盘散沙状态；我们在任何事情和所有方面都不能联合；我们过的是各扫门前雪的生活；我们都麻木不仁，懒懒散散，自私自利，不懂得人的集体力量；这些保证了罗萨斯对我们的统治，并使他明天可以从容地任意宰割我们，而不会有人携起手来互相保护。任何地方，只要那里的人心不齐、劲不往一处使，不能做到一人有难众人同当，总之，如果不能做到大家共享自由和权利，自由将永远是骗人的空话，什么正义、人的尊严、进步、文明，也统统都将是骗人的空话。但是，在祖国的自由与命运以及个人的自由与命运处于危难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甚至不能找到二十个人肯于生死与共，那里必然会出现罗萨斯那样的政府，而且那个政府会太平无事……谢谢你们，我的朋友们，你们是我们这个虚弱的一代人的光荣例外，因为这一代人只从父辈继承了所有缺点，而没继承任何美德。我再次向你们表示感谢。从此刻起，我们所期望的祖国将不复存在，但是应该争取祖国的新生，而这要再过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天晓得再过多少年才能实现；至少应该为我们的子孙能有自己的祖国也好呀！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从现在起开始着手按另外一个计划去努力，这是一个不停顿的、艰巨的、奏效慢的计划，但它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开花结果的。我们要在流亡中展开工作，随时随地不知疲倦地进行工作。在军队里就用刀展开工作；在外国凡是有人听到我们声音的地方，就用口和笔展开工作，因为我们的话多多少少总能通过气流、光线照射和随着波浪进入

祖国。我还需要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星期，但是你们不必再呆在这里。直到今天我一直极力阻止流亡国外，但现在局势变了，我要为流亡的人搭桥。到国外去吧！但是要永远在国门附近，要永远不停地敲击祖国的大门，要永远使那个野蛮的家伙感到自由并未泯灭，使他永远处在交战状态，从而消耗他的活力、实力甚至他的恐怖。这就是我们今后的长期计划。我们将投身的是一场流血的、斗智的、牺牲生命的战斗。在赢得自由那一天，我们中间的幸存者应当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懂得：如果社会不能象一个人那样去保卫自由，自由不可能长久；如果联合的精神不能消除造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的个人主义癌症，他们就不可能有祖国、自由、法律、宗教和公德。来，咱们互相拥抱一下，将来到国外再见面吧。”

这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淌着热泪；他们在这之前几分钟还充满着希望，充满着自由及胜利的幻想。过了一会儿，在那个使他们猛醒的地方，只剩下一个人：他负责关好门，把武器收藏起来。

这一章记述的是历史上一个真实场面，因为在一八四〇年九月六日夜晚确曾举行了这样一次会议。在结束这一章和介绍完当时的某些情况之后，我们想就本书的主人公所谈及的“联合”这一重大议题再费些笔墨，因为“联合”在英国不仅是在个别的社会团体中存在，而且英国的实力与伟大的唯一基础就在于联合无所不在。

仅是出于宗教和人道主义思想就结成下述种种社会团体：

有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防止水、火等灾害的团体；向遭受火灾的人提供保险的团体；援救水上遇难者的团体；防止虐待动物的团体，因为虐待动物会使人变得野蛮，会使动物——人类生活的助手——对人类的服务变成对动物的一种摧残；争取改善农民命运的团体；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教育的团体；改善城市卫生状况的团体；启发人民大众讲求清洁卫生的团体，在人口稠密和贫

穷的地区为人民大众开办完全免费的或几乎完全免费的浴室，里面设有供应热水的洗衣间和烘干间，在那儿任何妇女和无内衣可以换洗的男人都可以用温水洗澡，洗净和烘干个人及其家属的衣服，而花不上几个钱；为使工人和小商贩能早些停止作坊或店铺里的活计以便晚上可以读些有益的书刊或进行对他们身心有益的家庭娱乐活动去提供便利的团体；防止人民大众中酗酒和从而消除酗酒产生的贫困以及粗野这种恶果的团体。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为了给大众作出榜样，都自觉地戒白酒和啤酒，过只能用虔诚才能解释的那样俭朴的生活；消除恶习的团体，这是由韦尔伯福斯① ——黑人解放者——建立的团体，他为在大不列颠的贫穷与富人各个阶层中间用报刊宣传道德和宗教感情花了大量钱财；从道德和宗教信仰上向被判刑的人和堕落的女人的子女提供保护的团体；把巨额款项用于对私生子女进行教育、抚养和安置就业的团体；收容患病或被那些可疑的场所遗弃的妇女的团体；改造娼妓的团体；收容曾经失足而想新生和皈依的妇女的团体；为那些由于年幼或贫穷而容易走上堕落道路的妇女和少女提供庇护的团体；争取取消声名狼藉的场所的团体；向失业的有一技之长的妇女或女佣提供住处和安排就业的团体；向悔过自新的妇女宣讲教义和传授技艺的团体；为防止持权欺凌妇女的人迫害并虐待妇女而向妇女免费提供法律保护的团体；让有一般犯罪行为的在押青少年免费学艺的团体；在通常易于犯罪的阶层中间通过推行教育和收留以消除犯罪问题的团体；改造监狱和通过认捐来建立教养所和劳改所的团体；改造女犯恶习的五六种团体；在初次犯罪的犯人刑满时予以收留以免其重新犯罪并使之走上养成良好习惯和爱好劳动的正路的团体；通过提供即刻或长期送上门的救济来防止行乞的团体；定期走访各区和各条街道的困难户的团体；为启发个人向乞讨者主

① 韦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政治家，反对奴隶制度。

动施舍用信函提供情况的团体；在冬季为没有住处无法取暖的人夜晚提供住宿的团体；为暂时无住所的工人建立廉价住房和厨房的团体；在伦敦城各条街道向零售商提供卖给贫穷工人家庭不赢利的价格最低廉的面包和煤炭的团体；向饥饿者施舍营养丰富的汤的团体；寻找和照管所有落难的外国人而不管其宗教信仰和国籍的团体；向人民大众宣讲圣经的团体；此外，如照护无依无靠的寡妇、帮助因负债而坐牢的人、救济伤残海员之类的团体，还有上百种。

第十二章　饥　饿　法

从本书的所做的匆匆描述中，很难了解到在解放者的军队撤退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人民的处境。

这个消息传来，人民为之愕然，而且精神再也振作不起来了。一场热望和猛醒两种感受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使人们内心翻起狂澜。人们仍在日复一日地巴望拉瓦列将军打败洛佩斯之后重新挥师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挺进。而这种希望得以维持的支柱便是那些从蒙得维的亚来的报纸和书信：这些东西通过走私每周可以收到两三次。

报纸上的文章写得激昂慷慨，充满了人民生活中罕见的不屈不挠精神和丰富想象力，对于那些精神上正在消沉的人来说，犹如一团炽热的火。然而正是根据那些虚假的事实、杜撰的情节和不合情理的推测，许多人才建立起真实的信心和坚定的希望。

不过，这些统统都被恐怖摧毁了。

罗萨斯业已洞悉胜利在即这一秘密，便一心琢磨怎样下手向自己的敌人进行报复，以及如何用恐怖手段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人民大众。他亲手掘开大坝，嗜血的马索卡们便象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了。

整个社会都惊呆了，由于恐惧，竟天真地想在外表上做做文章，以求幸免于难，苟且偷生。

不到八天的时间，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都变成红色的了。男女老少人人动手，纷纷拿起排笔油漆门、窗、栅栏和室外的壁板，不仅白天干，而且往往一直干到深夜。在家庭里一部分忙于此项工作的同时，另外一部分人则忙着将室内一切有蓝色或绿色条带的东西都包起来藏好，或者把颜色抹掉，要不就砸掉。这一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令人心力交瘁，但并未给任何人带来人们所寻求的生的保证。

大部分家庭的仆人都走了。

城市变成了一种活人的坟地。邻居们从屋顶平台上或匆忙外出一下，互相转告从马索卡传来的消息。

在马索卡这个臭名远扬的刽子手团体不分昼夜地沿街制造恐怖、滥杀滥抢的同时，在桑托斯卢加雷斯，在马里尼奥和奎蒂尼奥的监牢和营房里，响起了受害者垂死挣扎的呼叫声。

马索卡闯进哪家的大门，就意味着哪家被闹得鸡犬不宁，遭到野蛮的欺辱和罪恶的杀戮，即令历史上最残暴的暴君也未能达到那种程度。

他们结伙而来，一伙总有九十个，十一二个，或者更多的彪形大汉。

有的一进门就大声喝喊着砸玻璃。

有的忙着把陶瓷和玻璃制品往院子里扔，也是一边扔一边叫喊。

有的赶紧把所有的箱子、柜子都砸开。

有的挨房间和满院子追赶手无寸铁的妇女，用长长的鞭子抽她们，逼她们下跪，再用刀子割下她们的头发；与此同时，另外的人则象疯狗一样搜遍床底下或屋子的犄角旮旯儿，寻找那家的男主人和男人们，如果找到了，或当即杀死，或拖到街上杀掉。所有这些勾当都是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进行的，同时伴随的还有孩子们的啼哭声、妇女的哀号声以及受害者临死前的

惨叫声。

四邻全都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只有上帝才知道搂抱着孩子的母亲和双膝跪地的处女，怎样用直上九霄的祈祷声一再乞求上帝保护她们的贞操和怜悯那些遇难的人！

那是无边的恐怖，人的精神变得沮丧，或者错乱或者完全垮了下来。大自然已失去应有的面貌，人、社会、家庭，所有一切都颠倒混乱了。

任何人都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

无论是对陌生人，还是对亲戚朋友，所有的大门都紧紧关上了。落难的人沿街奔逃，当他去敲普通人家、修道院或外国使节的大门时，便会有一只颤抖的、苍白的手放到他胸前，同时一个颤抖的声音对他说：

“别进来，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进来！他们一来，我们都没命了。不行，走吧，快走吧！”于是那个不幸的人退出来，一边跑一边央求，可是甚至连大地都不肯开开一条缝隙来保全他的性命。

原先的真正联邦主义者，有的任过部长，有的任过议员，有的任过将军、法官，也都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脑袋是否能免遭不幸，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被列入马索卡写好的殉难者名册里，这场灾难不象西西里夜晚① 和巴黎的圣巴托罗缪之夜那样，会突然发生并很快过去的。不是，这是一场持续的、越演越烈越凶残的大屠杀，人们都被吓得心里发颤，个个变得麻木，象坐在针毡上苦熬时光，令人度日如年。但是屠刀不可能把全家斩尽杀绝，留下了孤儿、寡母和少女，还有成百的男人从屠刀下得以逃生。这使得罗萨斯的复仇计划未能尽善尽美。这是不能允许的。必须使所有的人都受到打击，使每个人的命运都受到惩罚；这一次不仅要危及他们的今天，而且要危及他们的

① 西西里夜晚：指一二八二年在西西里岛发生的屠杀法国人的预谋事件，是在复活节星期一敲晚祷钟时开始的。

未来。

于是就在一片啼哭声中，在恐惧和死亡威胁之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人民借着马索卡的刀光，看到了一八四〇年九月十六日的野蛮法令，这个法令使所有反对过罗萨斯或者是他认为曾经与他敌对的人都落入贫困饥饿的绝境。

转眼之间，成千上万个家庭被扫地出门，被剥夺了生活最需要的物品，从宽裕沦为贫穷，露宿街头，乞讨为生。因为所有的一切，即“在城乡里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租金和股票”，凡是属于不热烈拥护罗萨斯的人（我们这里不用统一派）的，均属没收之列。

仅这一项法令使人民所遭受的不幸和流下的眼泪，要比罗萨斯曾犯的全部罪行还要严重。

当时由于大屠杀，社会还不能立即意识到那一经过深思熟虑的报复行动的全部含义。

在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在屠刀、饥饿、绝望和恐怖之中战栗着进行挣扎的时候，解放者的队伍尾随着洛佩斯越走越远，并且一去不复返了；而逃亡到拉普拉塔河东岸的人，则因马古海军中将于九月二十五日到达蒙得维的亚，又产生了新的希望，但这一希望旋即化为泡影。

这位马古先生一到蒙得维的亚，就表示了深入了解问题和那里局势的愿望。他收到了根据布歇·德·马提尼先生的可信文件整理出来的大量报告，听取了大批人提供的情况（他故意作出非常感兴趣和认真的样子），还收到了一份有很多人签名的文件；这份文件表达了侨居在这些国家的法国人的愿望和想法。但他以他的地位需要他慎重从事为借口，从来不公开谈出他的看法，甚至对乌拉圭政府的国务部长也不露一点儿口风。这位海军司令开口总是这样几句或是相类似的话：“我所处的地位极为微妙，我对乌拉圭和阿根廷的事业抱有十分强烈的同情心；凡

是有感情的人都会如此；我将为这一事业在我职责允许的范围内去尽力。”而且往往在这段话之后，还加上外交上罕用的一种表示：将军激动得流出眼泪来。

尽管这位法国全权代表如此动情，但仍然隐隐使人感到，他所得到的指示是，法兰西既不承认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也不承认拉瓦列将军统帅的部队为盟友，而只是当作一时可以借用的力量。

可是流亡者们却大声疾呼，根据正义、尊严和协议，乌拉圭人和阿根廷人有权得到法兰西的援助，直到清算了罗萨斯为止。

他们提出，“法兰西在采取步骤与当地人结盟反对罗萨斯之前，在法国政府和议院庄严地通过其官员所采取的行动之前，法兰西本应预见到达成那一协议的后果。但是，在结成联盟之后，在使拉普拉塔河两岸人民出于对法国的信任都做出保证之后，往后退缩的时刻就一去不复返了。在法兰西与罗萨斯之间已经筑起了一道不可动摇的高大障碍。”

在这种联盟内，同其它所有联盟一样，结盟的各方尽管动机和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法兰西谋求的是公正地对待其子民并赔偿他们所受的损失；乌拉圭人想的是摧毁那个曾损害其自由与权益的政权，这个政权时时在威胁着他们，并且长期以来与破坏他们国内安宁的敌人相互勾结；至于阿根廷人，他们要求的是消灭自己国家的剥削和血腥统治制度，永远铲除独裁政权或者说“特殊权利”，因为这个政权是反对美洲革命的可耻和极严重的倒退；一句话，就是要求在那个被一个人的野蛮本性和残忍的意志玷污的土地上，永远建立起文明和法制。这一点与法兰西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也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这是人道与理智的共同要求。

但是，显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就法兰西在新大陆这一地区的政策方面如何行动的指导思想作出历史判断的时候。如果说法

兰西内阁的指示是以人们认为的它在拉普拉塔地区的利益为出发点，那么一切表示和唤起尊严及责任感的号召都不可能妨碍法国政府。当时唯一的是要行动，而从法国来看，它的行动正在开始朝支持罗萨斯的方向转。

十月初，这位海军将领应该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将在那里决定反对罗萨斯再次获胜的时代的最后要求。

可是，即或这次谈判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利于那个暴君，对于阻止屠杀不幸的人民也是无能为力的。

法国人进行的谈判仅仅给流亡者们带来一线希望，但对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人来说，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上帝身上。

所有的牢房都关满了公民。

鲜血染红了大街小巷。

住宅遭到侵犯。

母亲们恨不得子女们还可到她们的腹内；父亲们投向子女们的目光，都是发自内心的诀别和最后一次祝福，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随时在子女们面前被杀害。

微风和阳光把整个人民内心的祈祷带到上帝那里，因为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只有死亡。

第十三章　结 婚 礼 服

十月五日到了。

这一天，按照独裁者关于庆祝联邦派节日的构想，全城早已涂成了一片红色，处处挂起了彩旗。这是一个周年纪念日，纪念一八二〇年那一天指挥民军的罗德里格斯将军因为牙痛放弃攻城，而罗萨斯则以自己的一次辉煌战绩大加庆贺，虽然当时他的部队本来是有可能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进入战斗的。

不过，现在让我们暂离城市片刻，但在走下巴尔卡塞河坡之前，让我们举目再观赏一下大自然的景色。

天地沐浴在金色阳光的海洋之中。

苍穹象纯洁的心灵那样清澈明净。

风象慈母的呼吸一般温柔，充满了爱抚。

在明亮的阳光普照下，原野上景色宜人，花团锦簇、五彩缤纷。阳光是铺向大地的最精美、最神奇的希望锦缎，犹如少女初恋时心灵上覆盖着的那层幻想薄纱。

那里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温柔、那么亲切，与近在咫尺的城内人民的心境适成最鲜明的对照。

可是，我们还是走下河坡吧。

这里有一个更美和更亲切的人，有构成更加鲜明和更加潜在的对照的人，即对幸运和不幸掩饰得更加巧妙，或者说，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进行最巧妙的嘲弄的人，这个人就是阿玛

莉亚。

她故意装出幸福的样子，实际上她的想法全然相反。

阿玛莉亚变得更漂亮了，象诗人笔下描写的那样多情，如归巢的斑鸠一般温柔。她对自己的幸福从心底里淌出泪水，哭泣却给她以安慰。这是上帝和命运的奇妙安排。不幸与幸福，生与死正在她身上展开一场搏斗。

现在我们进到她的住宅里去吧。

在这所美丽的乡间别墅里，大客厅恢复了先前的雅致和光彩。透过百叶窗和窗幔已经减弱了的阳光洒遍精美的地毯和家具；精致的花篮盛满的玫瑰花和紫罗兰，金色的小瓷杯里插着的风信子和桂竹香，发出阵阵幽香；只有近处的树叶迎风发出的飒飒声间或打破那一片静谧。这一切使阿玛莉亚的客厅似乎变成了一个专供谈情说爱、吟诗作赋、尽享高雅的地方。

在那儿的并不是仙洞的女神，而是阿玛莉亚和她的小路易莎在自己的梳妆室里。她的头发还未梳理好，从端正的头上披散下来；她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美利奴羊毛晨衣，上面带有黑天鹅绒花饰，腰间系着一条丝带，裸露出雪白的胸脯和两只匀称的小脚，脚上穿着一双黑缎子拖鞋。她身旁堆满了花边、精美的织物和衣服，这些都摊开放着，有的放在沙发上，有的放在椅子上，也有的挂在带穿衣镜的衣柜上。

她永远是美丽的，她不管怎样打扮总是那么美丽，只是神情比平时更有生气。她的鬓发向上梳起，大自然似乎有意突出她那完美无缺的头部，象她那样的头，人们只能从圣经中描述的形象中才能找到。她的眼珠闪烁着天国才有的光芒，在黑丝绒般的睫毛下滴溜溜转动，犹如东方欲晓时初露的朝辉，使她的面容显得更加生动。

她身上的一切都不同凡响。

在我们走近她的时候，她正站在一个大衣柜的前面，在带穿

衣镜的衣柜门上挂了一套十分华丽的有丝织花边的衣服，腰部和袖口都缀有宽带子打的花结，也是白色的。

她看看那套衣服，用玫瑰花般的手取下那套衣裙，稍稍举高一些，似乎是在更加仔细地检查一下那件薄如蝉翼，价值昂贵、极为雅致的衣裙。小姑娘路易莎在她的女主人抚摸和审视衣物的时候，跟着也去摸一摸，凑上前去看一看。

“就这件吧，路易莎。这件最漂亮，”阿玛莉亚全面地打量过那套精致的衣服以后，终于这样说。

“对，我也这样认为，夫人。您想不想试一试？”

“那，好吧。把内衬递给我，”阿玛莉亚一边说着，一边解下腰间系的丝带，脱下长长的晨衣，露出了双肩和两臂，好象是动情的表示，又象是至爱自己作品的艺术家在展示自己创造的奇迹。

一件窸窣作响的白缎子内衬很快遮住了那迷人的身体，并由俊俏的路易莎用双手毫不费力地束在她的纤纤细腰上。

“现在帮我穿上衣服，”阿玛莉亚说，然后象幻影一样轻盈地走到七尺高的一面落地大镜子前头，那件衣服随即象阳光照亮的一朵白云，从她头上徐徐飘落下来。当花边落在胸前和胳臂上，透明的衣裙服帖地罩住白缎子内衬的时候，她完全成了一朵祥云中的女神。

一束好腰带，阿玛莉亚简直判若两人，成了一个在所有细节上都追求华丽的、考究的少女。她对着镜子照来照去，用双手扑着腰扭着那很有风采的头在镜子上看自己的背影，有时站在两个穿衣柜间来回地照。

这时，路易莎不停地抚摩那件衣服，大饱眼福。她的眼睛不停地在女主人身上转来转去，从腰看到脚，又从腰看到肩膀，再从肩膀看到脸。

然后小姑娘后退几步以便从远处打量，最后赞叹地说：

“漂亮极了！夫人，真是太漂亮了！”

可是阿玛莉亚突然摇了一下头，努努嘴说：

“不，我不喜欢这件。”

“不过，夫人……”

“不，路易莎，我不喜欢这件。去参加舞会穿这件还可以。再说，也嫌短了点儿。”

“不对，夫人，正相反，相当长。”

“可是腰部太肥了。”

”我马上给您改一下按扣。”

“不，我不要穿这件衣服，帮我脱下来。”

“夫人，那就没有更漂亮的衣服了，”路易莎一边说，一边帮她脱。

“那没关系，总会有更叫我中意的。”

“您准是挑最差劲儿的呗。”

“那也没什么关系；你不要管我。我这是发疯，今天是我这一生第一次有这种想法，而且肯定也是一生最后一次。”

“我的上帝呀！夫人，您怎么总往悲处想呀！您瞧吧，到了蒙得维的亚以后，您就该参加舞会，上剧场，到各处走动，我们每天的生活就会和今天完全一样，”路易莎把衣服放在椅子上争辩说。

“不，路易莎，只要有今天我就够了，今天使我一辈子都感到心满意足了。把那件衣服拿过来。”

路易莎从沙发上拿起一件白色云纹衣裙，上面装饰有三条流苏，也是用云纹织的，胸部和袖子上有英格兰式的宽花边，价值比那件丝织花边的衣裙还昂贵。

这套衣服更豪华，胸部和肩部更紧身，使阿玛莉亚的媚人体型更加突出，因此察看这件衣服用的时间比那件衣服还长。

可是最后阿玛莉亚还和刚才一样摇摇头，努努嘴，表示放弃

这件衣服，路易莎对此甚为高兴，情不自禁地说：

“夫人，您看怎么样？别的都比不上那件花边衣裙嘛。”

“不，路易莎，两件都不行。”

“夫人，您听我说，我敢担保，他肯定愿意看到您穿那套衣服。”

“将来也许有可能，不过，今天不。”

“非在今天不可。”

“那为什么呢？”

“因为那件最精致。”

“算了吧！”

“还因为您穿上它最合适。”

“这我不相信；如果他认为……”

“夫人您说什么？”

“我就穿上它。”

“还是那件好嘛。”

“我可能就穿那件了，路易莎，因为今天是我这一生第一次产生要使自己中看、尽可能中看的虚荣心。”

“仅仅是中看吗？”

“那……”

“那什么？……”

“还要尽可能漂亮，”阿玛莉亚说，同时把手放到路易莎头上，面颊泛起红晕，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既为幸福而容光焕发，又为自己那句不加隐讳的话感到难为情。

“夫人，您有过不漂亮的时候吗？”小姑娘拉着她的手问。

“我从来就不漂亮。”

“您向来就是漂亮的。”

“不过，路易莎，我今天想漂亮一次，那是为了他，只是为了他一个人。因为今天是关系到他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的一天，是

我们俩幸福的一天，也是我们俩离别的一天！我的上帝呀，要和他离别了！”阿玛莉亚感叹地说，并用手捂住了眼睛。

“夫人，你们不过就分别十天半个月的。您听我说，您要是象今天早晨醒来的时候那样哭哭啼啼，您的模样今天晚上可就不会好看了。”

“不，不，路易莎；没什么，”阿玛莉亚大声答道，睁大那双明亮的眼睛，还摇摇头，似乎是想驱散正在脑子里翻腾的想法。“没什么，把那件衣服递给我吧。”

“哪一件？”

“就是那件。”

“放在沙发上的那件吗？”

“是的。”

“噢！那件也很漂亮；不过，比不上那件花边的。”

“你又来了？”

“我一直到晚上都要说那件最好。”

“路易莎，你可真固执。”

“我当然固执，不过只是在我知道做得对的时候才这样。您瞧吧，我明天非告诉爱德华多先生不可，……”

“明天吗？”

“哎呀！对了，可不是嘛！”

“明天天一亮，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

“可是，夫人，再呆上几天等这种情况过去，不是更好吗？”

“不行，路易莎，多呆一分钟也不行。为了他的出走，我把一切都提前了，我在心里早就准备好了，我一切都考虑过了，我甚至要干亵渎的事：在这么多人万分悲痛和惨遭杀害的时刻，我要大谈幸福。他今天必须离开这里，我是在这个条件下答应结婚的。我以后再走，等到能离开这个活人坟地的时候我才走。”

“啊，我们一齐都到了蒙得维的亚的那天该有多好呀！”

“是呀，都到了蒙得维的亚就好了，”阿玛莉亚说着，弯下腰让路易莎把那件新衣服给她穿好。

“您看，”路易莎接着说，“弗洛伦茜亚小姐的母亲去了没几天就都好了。”

“啊.后天她们该多高兴呀!”

“可是，这儿呢……夫人，您听，连鸟儿都不叫了，”路易莎用小手指了指阿玛莉亚那只放朱顶雀的金丝笼子：她们离开那幢“孤零零的房子”重又回到巴拉卡斯之后，把鸟笼子又放回原先的地方。

“是呀！路易莎，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吗？小鸟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叫了！”阿玛莉亚大声说，突然扭过头盯着鸟笼子，好象是在注视一个被遗忘的情况。

“上帝呀，我何必要向您讲这种事呢！”

“那好，……咱们谈衣服吧……，今天我除了认定自己是幸福的，一定什么都不去想了……路易莎，你觉得这件衣服好不好？”

“好极了，夫人；可就是不如那件带花边的。”

“你看怎么样？这件，我选中的就是这件了。”

“您有眼力，除了那件带花边的衣裙，就数这件好了，”路易莎一直走到梳妆室的另一头，好从远处打量阿玛莉亚。阿玛莉亚时而对着大穿衣镜，时而站在两个衣柜中间来回地照，脸上掩藏不住由于找到称心的衣服所感到的喜悦。再过几个小时，她将穿着这套衣裙来到读者面前。

“没问题，就穿这件吧。路易莎，帮我脱下来，不过，要当心点儿。”

“已经好了，夫人。”

“路易莎，现在该办另一件事了，”阿玛莉亚接着说，她重新穿上那件美利奴羊毛晨衣。

“现在该挑首饰了，是不是，夫人？”

“不，路易莎；我不要首饰。”

“难道连串项链也不戴吗？”

“不，在这种仪式上是不戴首饰的，路易莎。”

“那好，夫人。将来我要是结婚，而且也象您那样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呀……”

“你也不会戴的。你去客厅里把玫瑰花都给我拿来。”

一会儿功夫路易莎就把我们进到客厅时看到的那只玫瑰花篮拿了回来。

玫瑰花是阿玛莉亚最心爱、最珍贵的东西。当她接过花篮，吸了一下一朵刚刚绽开花苞的玫瑰发出的芳香，她便眯起了两眼，脸色开始发白，心脏跳动加快。这是因为花的芳香使她心中充满诗情，她那感情丰富、柔媚的身体一吸到玫瑰花清新、纯正的香气，就陶醉在愉悦和爱情之中。

她随即把那只精致的小篮子放在怀里，就在她把玫瑰花一朵一朵从篮子里拿出来边闻边审视的时候，往日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幸福和忧虑，一时都涌向心头，因为她刚才还喜气洋洋的脸上，这时突然重又恢复往日那种郁郁寡欢的神情。

鲜花犹如田野和大海，晨曦和晚霞，会在有诗人气质和敏感的心灵上施加感官所体会不到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连心灵也难以表述出来，但是心灵可以感触到并受其支配。在大自然这座庙宇中，鲜花是人类灵魂真正虔诚膜拜的上帝。

最后阿玛莉亚似乎很满意地选中了一朵玫瑰花，并把那朵花插进摆在她那雅致的梳妆室内一张大理石桌上的金色玻璃杯内。

“这就是我的宝石，路易莎，”阿玛莉亚一边插好玫瑰花一边说。

可是就在这个当儿，或是由于杯子径口过大，或是由于花放

得过于倾斜，花掉到了大理石桌上，又从桌上滚到地面上。

阿玛莉亚连忙弯下腰去够；可是在她的头脑里，更快地掠过一个阴影。

“真奇怪！”她一边把玫瑰花重新插好，一边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两次了，两次都是白玫瑰花；第一次是我向他表明心意的那天，这次是我即将和他成婚的时候……；算啦……路易莎，咱们来选另外一样东西，”她那天说话显然心绪烦乱。她亲自从衣柜里拿出一个纸盒，走近一张沙发，从盒子里面倒出几双皮鞋和高腰皮鞋，全都是特地从巴黎买来的，每双都十分精致，都是专为人间最俊秀的人制作的。她从中选了一双特别秀气的高腰皮鞋，那双鞋好象是为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制作的。她又拿出几件配结婚礼服用的东西以后，走近鸟笼，好象为自己这么长时间没有理会那些小鸟而感到内疚。

她走近以后，用手指碰了碰笼子的金丝，一只朱顶雀从喉咙发出音量很大的叫声，那声音很刺耳，与其说是大自然最优秀的歌手的本来声调，不如说是哀鸣。

阿玛莉亚显然吃了一惊，不管她怎样用手晃动笼子，也毫不起作用，而往常她一这样做，朱顶雀就欢唱起来，现在只是在笼子里兜着圈子无精打采地蹦跳，就是不出声。

“夫人，这些鸟儿怎么啦？”路易莎问，因为她头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很纳闷儿。

“它们在伤心哪！”阿玛莉亚转过脸来对路易莎说，明眸上闪着从她那敏感的神秘心灵里涌出的泪珠；她的心灵非常多愁善感，又极易遭受命运的冲击。“它们感到伤心了！”她又继续说，然后怀着比刚才说那几句话更凄怆的心情，走到朝庭院开的窗子前面，拉开窗帘，仰面去看蓝天，长时间注视从天际飘过的一朵白云，那朵白云有如羽毛驾着清风在阳光照射下悠然离去。

“今天的天气真是再好不过了！”阿玛莉亚感叹说。“除了我

自己的心情，一切都是多么平静呀！路易莎，几点钟了？”

“夫人，钟刚刚敲过三点。”

“还要等五个小时！……路易莎，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

阿玛莉亚说完这句话，便放下窗帘，并象平常要排掉某些想法时那样又摇了摇头，然后从梳妆室走进卧房，随手把门关好。

她的头一摇动，还没有梳理起来、仅用一只小压发梳盘着的头发便滑了下来，那纤细的发丝散落在双肩上，象一条富丽的披风。她的卧房里只有从前厅透过来的一点微弱的光线，因为朝庭院开的窗户全都是关着的。就这样借着那几缕微弱的光线，在那些僻静房间里飘溢着的香气之中，阿玛莉亚走近床边的那张小桌子，面对先前我们在那儿见到过的镶嵌在乌檀木上的耶稣受难金像跪了下去。

她跪在那里，头发披散着，胳臂肘支在桌子边上，双手紧紧按着十字架，象马格达莱娜① 那样美丽动人。那时只有在听她倾诉的耶稣，只有宇宙中无所不在的上帝才能听到她的心声，看到她那无比纯洁的心灵里的真实感情 信念和愿望。

① 马格达莱娜，曾得到耶稣恩惠而皈依并成为圣女。

第十四章　寻求英国庇护

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看本书的另外几个人，时间就在聚集在大学街那座库房里的十个青年人经历了那个充满希望而又大失所望的夜晚之后仅仅几天。

确实就在那个夜晚过后不几天，有一辆由两匹骏马拉着的马车沿着光复街朝巴拉卡斯奔去，不一会儿在英国女王陛下的公使曼德维尔爵士的别墅前面停下。

这辆马车一路上引起了所有看到它的或听到它的声响的人的注意，这是必然的，因为在联邦共和政体最红火的那些日子里，马车都收了起来，马匹大都献给了护法者，或按联邦规定都放了。因此当这辆马车停在英国公使住宅跟前时，颇有一些好奇的人张大眼睛去看那一新鲜事儿。

车夫打开车门，从车上走下两个人。

可是其中一个人停下来，站在踏脚板上回转身体朝着车里面，同一个坐在马车前排座位上的没有挪动身体的人小声交谈了几句：

“亲爱的老师，您一切都记住了吗？”那个身子一半在车内一半在车外的人问。

“记住了，丹尼尔；可是……”

“可是什么？”

“这种时候，让我独自一人关在这辆马车里，离开你们到这

些阴森的街道上去转游之前，先问问公使先生在不在家，不是更稳妥吗？”

“这个关系不大；他要是不在，我们可以等他，您回来的时候，就在这儿找我们好啦。”

“要是修道院院长问起我呢？……”

“我不是已经跟您说过许多遍了吗。不管他问什么，您都不要直接回答。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满足您的要求，千万不能舍不得钱；这就成了。”

“那非得说他是我的侄子吗？”

“要不就说是儿子。”

“我可是单身汉哪，丹尼尔！”

“那就说是表兄弟吧。”

“算啦！”

“要不就说是干儿子；随便您怎么说都行。”

“但愿上帝保佑我手气好！”

“亲爱的老师，应该是保佑您的嘴运气好。您一小时之内就该回来了。”

“再见吧，丹尼尔！”

“亲爱的朋友，过一会儿我们还在这儿见面，”年轻人说着关上车门，并向车夫打了个手势，马车当即离开那里。赶车的不是别人，就是费明。

曼德维尔先生正好在家，丹尼尔和他的伙伴——读者肯定会猜想到是爱德华多——被引进客厅。当时客厅里正在点灯。

曼德维尔先生很快就出来会客了，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来没有哪个欧洲公使比他更和蔼更富有民主主义，只要来他家的人带有当时的联邦派标记。

公使虽然上了年纪，但气色很好，仪表出众。他身上穿的大礼服纽扣扣得整整齐齐，细布的袖口罩住白净的精心保养的双

手。他熟练地用时常在上层社会打交道取得的那套难以驾驭的方式向丹尼尔伸出手去，高声说：

“啊，太让人高兴了！贝略先生，您永远也想象不到，您光临敝舍，使我感到多么荣幸和快乐。”

“曼德维尔先生，”年轻人握住那位外交官伸给他的手说，我从来不会给人荣幸和快乐的，除非我得到双倍的荣幸和快乐。我非常高兴地向您介绍我的好友贝尔格拉诺先生。”

“啊！是贝尔格拉诺先生呀。很久以来我多么希望认识您呀！贝略先生，您真让我感到无尚幸运！”

“曼德维尔先生居然知道我的名字，”爱德华多说，“感到莫大荣幸的应该是我。”

“我的年轻朋友，您说有什么办法呢？我虽然已经老了，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社交界漂亮女人这么多，真使我流连忘返，从而使我记下了青年中所有佼佼者的名字。”

“曼德维尔先生，您的每句话都这样客气，”爱德华多回答说，他力图也玩弄一下漂亮的辞令游戏，可是全属妄然，因为那是上流社会和欧洲外交界的一种特有的要求，既不符合青年的特性，也不适应青年的习惯。

“不，不是客气，只不过是合情合理罢了，贝尔格拉诺先生。我们老了，离去上帝那儿报告自己所作所为的日子不远了，所以我们永远应该力求公正和诚实。贝略先生，我问您，您见到曼努埃莉塔了吗？”

“今天没有，曼德维尔先生。”

“嘿，她可真是个迷人的姑娘！和她谈话，我从来不会感到疲倦，而且越看越觉得她让人心醉。很多人以为我去看望她是对省长阁下抱有什么政治目的，其实不然；我所寻求的是从那位超凡脱俗的少女身上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欣慰，因为公务弄得我心烦。要是在伦敦，曼努埃莉塔小姐准能使人们发狂。”

“她的父亲呢?”爱德华多问,丹尼尔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她的父亲嘛,……罗萨斯将军阁下嘛……;您问这个吗……;在伦敦……”

“省长阁下在伦敦身体会不适应的,”丹尼尔这样说,以便把公使从他的朋友使之陷入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啊,可不是,伦敦的气候太糟糕了!贝尔格拉诺先生,您到过欧洲吗?”

“没有,先生,不过我正想去那儿旅居几年。”

“很快就去吗?”

“他可不能象马古先生来得那么快,”丹尼尔插嘴说,他想改变一下那种没有实质内容的谈话。

“什么?!马古海军中将已经到了吗?”

“怎么,您还不知道吗,曼德维尔先生?”

“我确实不知道。”

“他是到了。”

“是来这儿吗?”

“不是,他是前天一点钟到达蒙得维的亚的。”

“省长阁下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吗?”

“瞧您说的,既然我都知道了,省长阁下还能不知道吗?”

“啊!对,您说的对。不过,奇怪的是海军准将什么都没有通知我。”

“在晚祷的时候,有人见到过一艘英国双桅帆船。”

“啊!”

“曼德维尔先生,当时风很大,”爱德华多指出,“只是到了下午五点,才从一条捕鲸船上得到了这个消息。”

“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又面临一场新的危机了吗?”曼德维尔先生一边说一边摆弄手指甲——这是他为什么事情伤脑筋时候的一种习惯动作。

“可好戏还在后头呢。”

“还有什么好戏？”

“曼德维尔先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您很清楚，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在等着，看法国特使一来怎么采取敌对态度，对不对？”

“对，是这样。那又怎么样？”

“可他恰恰是抱着十分善意的和和平的愿望来的。”

“啊，太好啦！”

“对我们可以这样说。”

“贝略先生，对我们大家都一样。”

“对解决东方的事情则不然。”

“是的，可能会有点问题。”

“这个时候法兰西减少一点儿困难，就等于给欧洲和平增加一点儿困难。值得庆幸的是，英、法两国现今存在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对马古使命的结果可以放心。”

“大不列颠政府将毫不犹疑地为解决这里的问题提供一切帮助，”曼德维尔说。

“我不是指这个，”贝略回答说。“我的意思是，如果英国打算用拉普拉塔问题分散法国的注意力，今天可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刚才和贝尔格拉诺谈论的正好是这件事。”

“可是……，如果马古男爵接受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也要解决这儿的问题，我向您坦率地说，我看不出英国怎么能阻止达成协议，当然这一点完全是以英国对此感兴趣的主观臆测为前提来谈的。”

“这儿阻止不了，但是在法国有可能阻止批准条约，因条约有被认为无效的弊病，这一点幸亏在法国没有人发觉，要是英国内阁让法国在野人士了解到这种情况，朝这个方向做反对党的工作，就可能使这个条约作废。我刚才和贝略谈的，就是担心发

生这种情况，”爱德华多说。与此同时，曼德维尔先生转动那双狡黠的眼睛，来回看那两个青年人，想看穿他们的真实想法，可是怎么也悟不到要领。

“那个弊病会出在什么地方呢？”曼德维尔天真地问。

“就是出在省长阁下的签名上，”丹尼尔回答说。

“什么？”

“现在住在蒙得维的亚的统一派已经准备向马古先生提供证明，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证明什么，贝略先生？”

“亲爱的曼德维尔先生，他们要证明省长阁下的签名是不管用的。您可以设想他们会这样推论：尽管马古先生受命无论如何要进行谈判，但在阿根廷找不到谈判的对手，因为罗萨斯将军一无权力，二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可以用阿根廷国的名义签订条约。”

“但是他事实上是有权力的，”曼德维尔先生反驳说，“而全权代表无需考虑其权力的合法性，只要承认他的权力就可以与他进行谈判。”

“对于这种说法，”贝略接着说，“统一派会这样回答：如果海军中将来和罗萨斯将军谈判，只是把他当作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省的省长，并只谈判有关这一省的问题，是可以和罗萨斯进行谈判的，就象勒布朗海军上将和马提尼先生同科连特斯省政府达成谅解一样。可是，既然要想同一个对外能代表国家主权的政府打交道，就会发现这样的政府还不存在。”

“确实，这是个问题，”曼德维尔漫不经心地说。

“统一派会强调提出，”丹尼尔继续说，“阿根廷各省从来没有把处理外交事务、签订条约等权力永远交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代理，而是交予特定的一位省长，即推选出来的并在其合法任期之内的省长。罗萨斯将军是在一八三五年三月七日被任

命担任省长的，任期五年；他在四月十三日就任，他的任期已在一八四〇年同一天届满，因此各省授予他的权力也同时完结。他连选后可连任一届，但他只同意连任六个月；而连选连任并不在法律上意味他可以继续行使那一特权，必须经过重新确认才能行使那个权力。但是，情况远非如此，先前授权予他的人都明确表示撤回以前的决定了。”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在蒙得维的亚的报纸上读过一些，”曼德维尔回答说，他心事越来越沉重了。

“就是说，您已经在报纸上看到过官方的文件了。”

“不一定是文件；可至少我现在记不确切了。”

“我也一样；可是我记得，图库曼省议会是在四月七日批准了一项法令，撤回原先授予罗萨斯将军的与列强保持联系的权力，萨尔塔省立法机关是在四月十三日批准了一项同样内容的法令。拉里奥哈省是在五月五日颁发法令，宣布重新接管原先授予罗萨斯将军的管理与列强关系的权限。卡塔马卡省是在五月七日公布了一项内容相同的法令。胡胡伊省是在四月十八日以同样正式的方式发表了类似声明。至于科连特斯省，它所采取的立场已不需要再发表什么文件了。这样一来，统一派就表明，在组成共和国的十四个省份中，有七个省撤消了罗萨斯代表它们进行谈判的权力。”

“马古海军中将会掌握这些情况吗？”

“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马古先生得到的指示导致采取这样极端的步骤，即尽管罗萨斯将军没有法律上的资格，也得和他打交道；那就不难预料，在谈判中或在签订条约中所产生的这一根本性弊病，就会成为法国反对党手里的把柄而加以拒绝，公使就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我可以肯定，如果在英国政府的光明正大的政策里，包含有为了阻碍法国的进展而牺牲象阿根廷共和国这样忠实的友邦的内容，曼德维尔先生，我们从马古

男爵完全有可能达成的协议中将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我相信，英国政府不会出于与法国政府作对或者适应在东岸共和国会出现支持英国的动向这一动机，就牺牲阿根廷人的友好感情。”

“贝略先生，您说什么，您想说明什么？”

“我是说，法国一旦不顾先前的庄严协议，抛弃了东岸共和国和那里为数众多的阿根廷移民，很有可能在公众思想上对法国的影响产生强烈反应——这是顺理成章的，公众则把友好感情转而投向英国，因为英国在过去曾那样诚心支持过东岸共和国争取独立的努力。”

“啊，是这样，这是肯定无疑的！东岸共和国的独立，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英国的帮助。”

“因此，”丹尼尔接着说，“一旦法国失掉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一旦东岸共和国的独立出现了危险，英国的作用不仅更有成效，而且是一着十分巧妙的棋，可以把法国在这些大有前途的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失去的地盘都拿到手。”

“贝略先生，您将来对罗萨斯将军会是一位危险的大使，”曼德维尔说，他一字不漏地听完了交谈者的话。

“我看我的朋友谈的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而且那也不是他的意图，”爱德华多盯着曼德维尔先生的脸微笑着说，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

“我根本没有谈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我刚才谈的不过是重复蒙得维的亚人们所说的、在报纸上经常谈到的那些胡说八道。”

“贝略先生，”那个狡猾的英国人说，“那我可不大感谢您的来访了，因为您单独给我的某些提示，会使我今晚少睡几个小时。为了赶走睡意，咱们来喝杯酒吧，”他说着亲自拿起摆在桌子上的酒瓶斟酒，三个人喝了点儿雪利酒，然后一道从客厅的一

头到另一头来回踱步。他们象高雅的人士那样彬彬有礼、无拘无束，就是说，谁也不落在后面，谁也不打破常规超越旁人走到前面去。

“我同意喝酒，但我不同意您说的给了什么提示，”丹尼尔回答说。

“亲爱的贝略先生，您对此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呀？”

“曼德维尔先生，这再容易不过了，因为眼下，除了外国公使，别人是不可能向别人做什么提示的。谁也难免有敌人，谁也难免受人中伤或遭到天才晓得的什么意外。您多幸福呀，曼德维尔先生！您住在这幢房子里，就象住在英国一样。”

“豁免权是对等的。阿根廷的公使馆就是在伦敦的阿根廷共和国。”

“曼德维尔先生，您知道有一件事叫我感到非常纳闷吗？”丹尼尔说着停下脚步，用一种十分吃惊的神态看着公使。

“什么事，贝略先生？”

“那就是：既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英国，而且现在又有那么多人长途跋涉数千里离开本国，怎么就没有人就近穿过几个街区到您府上来。”

“啊，对，可是！……”

“请您不要见怪；我并不想打听什么。如果有什么讨厌的家伙利用英国国旗躲在您府里，那是您的职责和人道主义，曼德维尔先生，我不会冒冒失失地向您打听的。”

“一个人也没有，我向您保证，谁也不会躲进我的住宅。我的地位特殊，我接到的指示十分明确，要我绝对慎重。我不会不照指示办事的。”

“那么，您这里同别人的住宅不就毫无差别了吗？”爱德华多问道，语气很不客气，丹尼尔不得不赶忙补救，说：

“我们大家都理解您的处境，曼德维尔先生。在当前群情激

愤的情况下，我国政府自己也难以确保贵府享有的豁免权，您也想避免发生外交冲突，因为群众万一忘记尊重公使馆的权益，势必会发生这种外交冲突的。”

“确是这样，”曼德维尔回答说，他见正是谈话对方把他从爱德华多突然发出的那一质问使之陷入的窘迫境地解脱出来，感到由衷的高兴。“确是如此，而且我已经有过先例，一种严峻的先例，即必须拒绝几个要求到我这里避难的人进门，因为我既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我又不得采取给贵国带来更多纠纷的行动，我对贵国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我国政府则在精心维护同贵国的亲切友好关系。”

“丹尼尔，我好象听到马车已经停在门口了，我们该向曼德维尔先生告别了，因为他还要出门进行例行拜会，”爱德华多说，他这时连耳根都涨红了。

“贝尔格拉诺先生，没有什么比能和你们在一起更使我感到愉快的了。”

“可是，我的朋友说的对，我们现在不能不忍痛向您和您的香醇的雪利酒告别了。”丹尼尔说着斟满两杯酒，将其中一杯端给曼德维尔先生，并向他作了祝酒的姿势，把另一杯饮下，脸上露出世界上最殷勤有礼的微笑。

一分钟后，他们在前厅分手，曼德维尔先生留在那里，捉摸不透那两个青年人的来意，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实身份以及他们走后对自己的想法。

第十五章　斯莱德先生

爱德华多的情绪已经坏到极点，在和曼德维尔告别时，他的话与其说是致意，不如说是发泄了一下。尽管如此，他告诉他的朋友说车子来了这句话，表明他没有听错。

车子确实已经停在那儿，里面坐着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坎迪多先生一见又有丹尼尔和爱德华多作伴，大大舒了一口闷在胸里的气。丹尼尔上车时已吩咐过他的忠实仆人，这时车子正按照丹尼尔的指示从原路返回。

车子一走上光复街那坑坑洼洼的石子路面就颠簸摇晃起来，丹尼尔问坎迪多先生道：

“两家您去的哪一家？”

“你说什么，丹尼尔？”

“我问您去的是多明我会还是方济各会？”

“首先应该让你了解全部情况，我慢慢地详详细细地告诉你……”

“我想知道全部情况；不过我们必须从结果讲起，好吩咐车夫朝哪儿赶车呀。”

“你真想听吗？”

“当然，快点儿吧！”

“那好……不过，你不会生气吧？”

“您快点儿说，要不我们把您从车上赶下去，”爱德华多说着

瞪了一眼，把坎迪多先生吓了一跳。

“好大的脾气呀！火气真大呀！好的，暴躁的青年人，我说，我的外交使命没能获得成功。”

“您是说，”丹尼尔接着问，“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都不收留他，对吗？”

“哪儿都不收留。”

丹尼尔弯腰打开前面的玻璃窗，朝费明说了一句话，马匹就继续沿着光复街朝广场奔去。

“那我就开始说啦，”坎迪多说，“我叫车停在多明我会那儿，我下了车，走进门，划过十字，穿过阴暗、空寂无人的回廊，我停下拍拍手，一个正在点灯的职事修士出来迎接我。我先问候他们大家身体安康，再向他打听你们要我去见的那位尊敬的神父。他把我领到神父的禅房，在例行的问候和敬礼之后，我不由得为他能在那个安静、太平的地方享用平静、幸福、神圣的生活而表示庆贺，因为你们想必知道，我自幼就有遁入空门的志向、爱好和意愿；如今我一想到在修道院的神圣门庭里可以从早祷就关上大门安心生活、不受政治动乱干扰，我真恨我当初一时疏忽、大意和放任。到后来……”

“对，亲爱的老师，后来怎样，后来总是最关键的。”

“听我往前说嘛，我立即提出我的初步建议。”

“这您就做错了。”

“我不是为了那事才去的吗？”

“没错。不过从来不能够一开口就把目的讲出来。”

“你让他说嘛，”爱德华多插嘴说，同时把身体舒舒服服地靠在车子边角，象是要睡上一觉。

“您继续往下讲吧，”丹尼尔说。

“我接着说。我明确而且肯定地对他摆了我的一个侄子的处境：我的侄子虽然是个杰出的联邦派成员，但是联邦事业的某

些不良分子出于个人之间的竞争、妒忌和排挤对，他进行迫害，而这些不良分子对我们英明的护法者及其最值得敬爱的家庭所享有的公认的声望甚至都不予尊重。我热情地用生动的语言对省长阁下的每个家属以及代理省长先生的每个家属作了一番介绍，最后指出，为了表示对联邦主体的金枝玉叶的尊重，教会和政界应避免出现会损害我这样一个一贯对联邦事业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和热忱的人的侄儿的情况；而且我是为了不使正忙于美洲独立事业的省长们和其它杰出的高级人士分心，才要求多明我会的修道院收容我那个无辜的侄儿，给他以保护和栖身之地；作为施舍，我答应可以根据尊敬的神父们的要求，捐出一大笔钱，他们要求金币或纸币均可。我的开场白概括起来就是这样。可是，出乎我的预料，那位尊敬的神父竟对我说：

“‘先生，我很想帮您的忙，但是我们不能卷进政治问题里去，既然他们追着您的侄儿不放，肯定有点什么瓜葛。”

“我回答他说：‘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任何对我那无辜的侄儿的非议。’

“他反驳说：‘那无济于事。我们不能得罪胡安·曼努埃尔先生；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恳求上帝保佑您的无辜的侄儿，假如他确实是无辜的话。’”

“阿门。”爱德华多说。

“我当时也是这么回答的，”坎迪多先生说，“我站起身来，向神父再三道歉，请他原谅我浪费了他的时间。现在我再谈谈和方济各会交涉的情况。”

“不，不，不要谈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谈教士了；一切都让我受够了，这种生活我过够了，因为这根本不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炼狱，”爱德华多大声说道，同时用手掌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亲爱的朋友，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人生、我们的生活和我

们时代这出悲剧的一个场景，”丹尼尔说，“这出悲剧在当今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命运作怪时，只有弱者才陷入绝望。你别忘了这是阿玛莉亚新近讲过的一句话，她虽是个女流，可是，上帝呀！她比你要沉着！”

“沉着地去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我现在比死还要难受，因为这是忍辱偷生。从昨天起，我到处吃闭门羹；仆人们躲着我，我仅有的几个亲戚拒不认我，外国人，甚至连教堂都对我关上了大门，这比挨上一刀还要叫人痛千百倍。”

“可是你有一个举世无双的情人和一个绝无仅有的朋友。你的情人和朋友还在守护你，而这一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的。三天前你失去了房子和产业，他们肆无忌惮地把你的东西又砸又抢，洗劫一空。可是我还是替你保住了一百多万比索。你有一个象太阳一样光采照人的未婚妻，有我这么一个朋友，还有一笔相当的财产，这些应该可以使你不这么抱怨命运不济了。”

“可我现在象个乞丐一样四处奔波。”

“你别再讲傻话了。”

“丹尼尔，咱们去哪儿呀？”坎迪多先生问，“我看我们快要到雷蒂罗了。”

“没错，亲爱的老师。”

“可是你的精神没失常吧？”

“先生，很正常。”

“你不知道在雷蒂罗驻扎有罗隆将军的团队和马萨的一部分人马吗？”

“这我早就知道。”

“那你怎么啦？你是想把我们送上门去挨抓呀？”

“您怎么想都行。”

“丹尼尔，我只想咱们别这么快就遭殃。谁知道咱们将来的

日子会多么幸福呢！好孩子，掉转头，赶紧往回走吧。你看我们已经到兵营门口了，快往回走呀。”

丹尼尔再次把头从前面的玻璃窗探出去，对费明说了句什么，马车便向右一拐，没过两分钟已经在拉普里达先生那幢漂亮的房子门前停下。美国领事斯莱德先生就住在那里。当时大铁门关着，楼房离铁栅栏大约一百步远，只看到第一层的房间有灯亮。

丹尼尔用力敲了两下门环，等了一小会儿，可是没有人应门。

“丹尼尔，快走吧，”坎迪多隔一会儿就这样说一句，他一直坐在车里，眼睛盯着兵营，兵营在那个时辰——晚上大约十时——已经鸦雀无声了。

丹尼尔更加用力地敲了敲门，过了片刻只见有一个人不慌不忙地朝大门口走来，走到大门口以后，毫无表情地向门外张一下，便用英语问道：

“什么事儿？”

丹尼尔以同样的简洁方式回答说：

“斯莱德先生在吗？”

那个仆人这时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把大门打开，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坎迪多先生这时赶忙走下车，站到丹尼尔和爱德华多两人中间，和他们一道跟着那个仆人走到里面去。

那个仆人把他们引到一个小前厅，朝他们做了一个稍候的手势，然后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前厅，仍然以手势代言，让他们进去。

客厅里唯一的光源只有两支蜡烛。

斯莱德先生只穿着衬衫，既没穿西装背心也没系领带，脚上也没穿靴子；他斜靠着躺在一只猪皮沙发里，在沙发旁边的一只

椅子上放着一瓶白兰地酒，一瓶水和一只杯子。

丹尼尔和这位美国领事只见过一面，并不熟悉，但是对他的国家很了解。

斯莱德先生慢慢悠悠地坐起来，问过晚安，向仆人做了个手势，要他搬几把椅子来，然后穿好靴子和大礼服，就好象房间没有旁人一样。

“我们的拜访不会长久的，斯莱德公民，”丹尼尔用英语说。

“你们是阿根廷人吗？”领事问，他年约五十，高高的身材，相貌开朗、平易近人；看上去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并无什么高贵之处。

“是的，先生，我们三个人都是，”丹尼尔回答说。

“唔。我很喜欢阿根廷人，”他说着朝仆人做了个手势，要他给客人们斟上白兰地。

“先生，对此我深信不疑，而我现在就是来向您提供一个表示您这种友好感情的机会的。”

“我早就知道了。”

“斯莱德先生，您知道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吗？”

“知道。你们是来美国公使馆避难的，是不是？”

由于对方出奇的直率，丹尼尔倒一时感到困惑了，但立即意识到自己应该循着同一条路走下去，于是喝下半杯加了白兰地酒的水之后，十分平静地回答说：

“是的，我们就是为此而来。”

“好的，你们既来之则安之。”

“可是，斯莱德先生，您还不知道我们的姓名哪。”

“你们的姓名有什么关系？既然这儿挂着美国的国旗，所有的人，不管他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受到保护，”领事回答说，随即又很随便地在沙发上侧身躺下，就是在丹尼尔站起来拉着他的手紧紧握住的时候，他也没改变姿势。丹尼尔对他说：

“您是十九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的最完美化身。”

“也是最强大的国家，”斯莱德补充说。

“是的，是最强大的，”爱德华多接着说，“因为有那样的公民，这是必然的，”那个年轻人为了不让其他人看到他压在心头的激动和痛苦的表情突然从眼睛里表露出来，不得不走到对着河的那个阳台上去。

“好的，斯莱德先生，”丹尼尔又说，“我们三个人不是都来请求避难的，只是那个站着的先生一个人，他是我国一位最优秀的青年，现在正遭到追捕。我不知道我晚些时候会不会也来寻求您的保护，不过目前我们来只请求给贝尔格拉诺先生一个人保护，他是我国独立战争的一位最早参加者的侄子。”

“啊，很好！这里就是美国。”

“那他们就不敢闯到这里来吗？”坎迪多先生问。

“谁？”斯莱德先生皱紧眉头问了一句，又看了看坎迪多先生，然后大笑起来。“我是罗萨斯将军的好朋友，”斯莱德先生继续说，“要是他问我谁在我这里，我会讲给他听的；但是，他要派人强行抓人，我有那个，”他指了指桌子上放着的一只步枪，两把射击运动用的手枪和一柄刀。“那儿还有美国的国旗。”他站起身来用手指着屋顶说。

“还有我，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爱德华多从窗口转过身来说。

“好的，谢谢。加上您，一共是二十个人。”

“您这儿有二十个人吗？”

“是的，有二十个避难者。”

“就在这儿？”

“是的，都在其它房间和楼上，而向我提出的人不下一百人。”

“啊！”

“让所有的人都来吧。我虽然没有足够的床位和衣物供给这许多人，但这儿有一幢房子和美国的国旗。”

“好极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有您这个华盛顿的崇高、慷慨、忠诚的儿子的保护就够了，因为我也要留在这儿了，”坎迪多先生扬起头来用手杖敲着地板说，他的表情是那么严肃和坚定，使得丹尼尔和爱德华多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丹尼尔只好用英语向斯莱德先生介绍了一下他的老师的个人情况及其性格。这个小插曲使纯朴的斯莱德的心情愉快起来，他还亲自倒了一点白兰地酒，与坎迪多先生共饮起来，并对坎迪多说：

“从今天起您已经得到美国的保护，他们敢对您下手，我就让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都烧掉。”

“领事先生，我可不接受这个大前提。我宁可首先让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烧掉，而不要先拿我开刀，然后再烧城。”

“好啦，”丹尼尔说，“这些不过都是玩笑话，亲爱的坎迪多老师，您得跟我一道回去。”

“不，我不走，你现在已经管不着我了，因为我已经在别国地界了。我要在这儿住上一辈子，好好照管这位功勋卓著、我衷心爱戴的人的至为重要的身体。”

“不，坎迪多老师，您还是跟丹尼尔走吧，”爱德华多说，“您不要忘了，您明天还有事情要办呢。”

“说也没用，我就是不走。而且从现在起，我们之间已经断绝一切关系了。”

丹尼尔站起来把坎迪多先生叫到一旁，同他做了一次十分激烈的谈话，要他一道坐车回去。那个青年人又是吓唬又是许诺，若不是答应他只要把应该了解的有关代理省长家里情况告诉他们，就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回到美国那个地方，所有谈话大概都会无济于事的。

“最后，”坎迪多先生提完条件以后说，“还有一个条件必须讲明，就是今天晚上我得睡在你家里，明天，对，就是明天，我一定住进这个热情好客而又确保安全的住所里来。”

“同意。”

“领事先生，”坎迪多先生转过脸去对斯莱德先生说，“我不能从今天晚上起就可以享受到仰首可见光辉的美国国旗的荣耀、快乐和幸福了，但是我一定要尽我一切可能明天就来这里。”

“好的，”斯莱德回答说，“除非您一命呜呼了，否则我决不把您交出去。”

“见鬼！这个人说话怎么就不能含蓄点儿呢！”坎迪多先生说，同时看看爱德华多。

“走吧，我的朋友，”丹尼尔说。

“走，丹尼尔。”

斯莱德先生懒洋洋地站起来，用英语和丹尼尔话别，然后一面拥抱坎迪多先生，一面说：

“如果我们再也见不到面，我希望在阴间我们能彼此很熟悉。”

“什么？那我就不走了，领事先生，”坎迪多先生做出要重新坐下的样子。

“亲爱的老师，这是句玩笑话，”爱德华多说。

“走吧，快走吧，天已经太晚了。”

“是的，可是这种玩笑……”

“算啦。明天见，爱德华多。”

这两个青年人长时间地紧紧拥抱起来，表达出了他们各自想说的千言万语。

“这是给她的，”爱德华多临分手又拥抱了一下他的朋友时这样说了一句。

刚才领他们进屋的那个仆人把他们一直送到大门口，在他

开大门的时候，坎迪多先生问他：

“这个大门总是关着的吗？”

“是的，”那个仆人回答。

“大门开着不是更好吗？”

“不。”

“见鬼，怎么连一个字也不肯多说呀！朋友，您现在细细看看我，下次您能认出我来吗？”

“能。”

“走吧，坎迪多老师。”丹尼尔说着上了车。

“我走。晚安，最英明的领事的诚实仆人。”

“晚安，”那个仆人回答说，随手关上了大门。

第十六章　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如何成了奎蒂尼奥的亲属

九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八点钟，丹尼尔的识字教师端着一个大瓷杯子正在大口地喝热气腾腾的可可茶，这时他的学生正在整理、折叠一些纸张，并把它们包封起来。他们俩的脸上都有彻夜未眠的痕迹。

“丹尼尔，我的孩子，我们靠着歇一歇、停一会儿、打个盹儿好不好？”

“现在不行，老师，以后再歇吧。我还要您再帮会儿忙呢。”

“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了，丹尼尔，因为我今天无论如何要去美国了。你很清楚，早在五天前我就向那位正直的、劳苦功高的领事说好了，我要搬到他们国家的领土去居住。”

“那是因为您不了解情况，”丹尼尔一边说，一边封好一个邮包。

“什么情况？”

“也可以说是在那片领土可能发生的情况。”

“算啦，你骗不了我。昨天晚上你在写东西的时候，我就读了五部国际法专著和两本外交手册里有关外交人员及其住所享有豁免权的章节。你也很清楚，丹尼尔，连他们的车子都是不可侵犯的，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将来可以安全地乘着伟大的领事的

车子到处走动，丝毫不用担心，完全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危险，也……”

“来，亲爱的老师。您仔细听我读的内容，并且把它跟您带给我的原稿认真核对，”丹尼尔说着递给坎迪多先生一张纸，自己也拿起另外一张纸。

“这是我带来的那张，”坎迪多先生说。

“应该说是费利佩先生的那张。”

“嘿！可是都出自我这个私人秘书的手笔。”

“开始啦，”丹尼尔说，随即读了起来。

“今年九月十五日以来入狱者名单：

“十五日：欧斯塔基奥·迪亚斯·贝莱斯，由警方送来，

“十七日：佩德罗·隆吉诺蒂，由警方送来。

“十七日：卢卡斯·冈萨雷斯，由谁送来不详。

“（附：根据口头指示，在十八日晚十一时半送交尼古拉斯·马里尼奥，并在马里尼奥的驻地枪决。）”

丹尼尔一读从报纸上抄录的这段话，就摇了摇头，把右手捂住了双眼，这样一直沉默了许久。

“唉！丹尼尔，连费利佩先生本人在获悉这个噩耗时也落了泪呢！”

“您应该说，在听到这一可怖的杀人事件时……。不过，现在咱们继续往下看吧。”

“十八日：拉蒙·卡蒙娜，由警方送来。

“十九日：何塞·玛丽亚·卡纳维里，由警方送来。

“十九日：本图拉·奥坎波，由警方送来。

“二十一日：埃塞基耶尔·塞尔纳，由警方送来。

“二十二日：路易斯·费尔南多·奥特罗，由警方送来；

何塞·里科，由警方送来；

贝尔纳多·特斯塔，由警方送来；

格雷戈里奥·科利亚索，由警方送来；

卢西亚诺·利萨雷阿加，由警方送来；

胡安·曼努埃尔·查维斯，由警方送来；

圣地亚哥·埃莱伊萨，由警方送来；

博尼法西奥·阿劳斯，由警方送来；

马特奥·比达尔，由警方送来；

贝尔纳维·马克斯，由警方送来；

米格尔·罗德里格斯·马查多，由警方送来；

安东尼奥·萨尔达里亚加，由警方送来。

阿莱霍·门查卡，由警方送来。

“二十三日：佩德罗·保利诺·盖特，由警方送来；

本图拉·布特勒，由警方送来；

胡安·卢卡斯·特维斯，由警方送来；

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由警方送来，由人民护法社主席监守，交由最高当局处置；

德梅特里奥·比利亚里诺，由警方等单位送来，由巡夜人主席监守。

“二十四日：塞贡多·贝纳文特，由警方送来。

“二十六日：伊格纳西奥·富恩特斯，由警方送来；

桑达利奥·冈萨雷斯，由警方送来；
弗朗西斯科·阿劳斯，由警方送来。”

“现在再看看遇难者名单，”丹尼尔说着把刚才读过的那张纸折叠好，又拿起另外一张。

“敬爱的丹尼尔，你停一下，等一等；咱们让那些遇难的人安息吧。”

“不，我只想核对一下总数。”

“总数我这儿有，丹尼尔，二十二天里共有五十八人被杀害。”

“是的，二十二天里有五十八人被杀。”

丹尼尔说着把这些纸象前面那些纸那样叠好，并且包封起来。

“你看你漏掉了一份军队在圣菲进军情况的材料。”

“亲爱的老师，这份材料我就这样处理了，”丹尼尔把那张纸拿到蜡烛上烧掉了，接着立即把那些文件都藏进办公桌的秘密抽屉里去。

然后他拿起笔写道：

“亲爱的爱德华多：昨天从做晚祷到晚上十一时，我一直陪着阿玛莉亚：她病了。前天晚上我们突然去看她，以及我们走后她感到的忧虑，损害了她的身体。在我意识到我过于迁就你以后，我老实对你讲，我正在责怪自己。

“马索卡还在继续屠杀。监狱、营房和驻地都成了屠场，而且屠场都在随时扩充。我有充分理由可以确信，这一切只不过是准备中的十月更大规模的大屠杀的前奏。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那幢房子，私下纷纷传说他们要袭击那里。我不相信，但是不管怎样总该有个准备。这个消息甚至已经传到阿玛莉亚的耳朵里了。她本来坚持要在十月一日举行婚礼，因为她如果不得到你如此渴望的那一幸福，她就决不离开阿根廷。可是我已经让她了解到道格拉斯先生五日以前回不来，她也只能再耐着性子等一等了。

“亲爱的朋友，一切都完了。不过，我要等到最后一分钟，那时我会按我们商定的那样把你的阿玛莉亚带给你。

“我已经把事情都料理完了，正在静候家父，他随时都可能到来。

“我到后天才能去看你。

“这封信是由我们亲爱的老师带给你的，他这次去那里决心不再离开了；你让他留在你身边吧。

“紧紧地拥抱你。

丹尼尔”

“您睡着了，坎迪多先生，”年轻人一边说一边把刚才那封信封好。

“没有；亲爱的丹尼尔，我是在想心事哪。”

“啊，您在想心事！”

“我在想，如果我们省长先生的母亲大人没有同她那位体面的丈夫结婚，就完全有可能生不出这么一位尊贵的儿子，我们今天也就不必为那个不怀好胎的夫人的爱情产物付出这许多代价了。”

“我的朋友，我向您起誓，我的脑子可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一套想法，”丹尼尔回答说，同时在信上盖上他的图章，把信交给

了他的老师。

“丹尼尔，这封信没套信封。”

“没关系。这封信是写给爱德华多的，您收好吧。”

“我现在就给他送去吗？”

“您看着办。不过您得乘我的车子去，只是车子现在还没有备好。”

“啊，你考虑得真周到！”

丹尼尔正要按铃，就听到大门口传来的叫门声，接着一个仆人进来，用相当紧张的语调禀报：

“是奎蒂尼奥少校。”

坎迪多先生一听往靠背椅上一躺，闭上了眼睛。

“请他进来，”丹尼尔说。“亲爱的老师，您冷静点儿，”他接着说，“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我已经算是完蛋了，丹尼尔，”坎迪多先生回答说，眼睛仍然闭着。

“请进，我的少校，”丹尼尔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前去迎接奎蒂尼奥。这时，坎迪多先生一听到那个人进了办公室，就象给弹簧弹着似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张着嘴巴痉挛地微笑，并伸出双手去握奎蒂尼奥的手。奎蒂尼奥就在师生二人长时间工作的那张桌子旁边坐下。

“少校，您什么时候收到的我的便条？”

“大约两个小时以前，丹尼尔先生。”

“怎么，您身体不舒服了吗。否则您不可能这么久才来。”

“不，我没病，先生，我当时在执行任务。”

“啊，我也是这么说嘛！在为联邦事业效劳的时候，如果人人都能象您那样就好啦！我昨天还向护法社主席谈过这种看法。因为如果我们都得象警方负责人那样慢慢腾腾地干事，我们最好把话挑明，可就是别去蒙哄护法者。少校，就我本人而

言，我已经不知道睡觉是什么滋味了。我一通宵都在和这个人一道包《商务报》，好将联邦派的热烈情绪送往四面八方。刚才这位先生向我指出一个情况，”丹尼尔指了指坎迪多先生——他这时已经知道奎蒂尼奥是丹尼尔叫来的，正逐渐恢复常态，“这个情况您一定注意到了，少校。”

“什么情况，丹尼尔先生？”

“您看看《商务报》一个字都不提到您，也不提那些为了维护联邦事业随时都在冒生命危险的联邦派成员。”

“怎么，他们连战报都不肯登呀！”

“少校，您现在指挥哪些人？”

“我现在指挥警察，护法者去大本营以后就开始的。这太值得我注意了，丹尼尔先生。这个人的话很在理。”

“啊，少校先生！”坎迪多先生说，“竟然避而不提您这样有功绩的人，谁能不感到奇怪呢？”

“而且这些功绩并不是现在才取得的。”

“这些功绩当然不是这一两天才取得的！”坎迪多先生说。“您还没出生，就已经受到大家的重视了，因为令尊大人奎蒂尼奥先生属于我们敬仰的门第中历史最悠久的那个族系。您——我的功勋卓著的少校先生——的一位举世闻名的叔叔，我听长辈们说过，是和我的一个表姨结为夫妻的。因此，我一贯对您怀有亲属的感情，而且还有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奋斗这种联邦主义的纽带紧密地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这么说，您不就是我的亲戚了吗？”奎蒂尼奥问。

“不仅是亲戚，还是近亲哪。”坎迪多先生回答说。“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同样的血，为了保持我们的血统，我们之间应当亲近、尊敬和互相保护。”

“那还用说，如果您有什么事用得着我的话……”

“我说，少校，”丹尼尔插嘴打断坎迪多先生的话，免得他说

漏了嘴，“他们连战报都没登出来吗？”

“没有，先生。刚才我把关于统一派野种萨尔塞斯的一份战报送去，他们就没有登。”

“是萨尔塞斯吗？”

“那没错，就是萨尔塞斯那个老东西，我们刚把他宰了。”

坎迪多先生一听就闭上了眼睛。

“老东西当时正躺在床上，”奎蒂尼奥继续说，“但是我们二话没说就把他拖到大街上当众宰了。还有一次，那天我们宰完那个叫拉马德里的图库曼青年人以后，我也把战报送去了。上星期四，我们宰的是萨纽多和另外七个家伙，他们也没把战报登出来。至于我嘛，我表兄说的很对……，您叫什么？”

“坎迪多，”丹尼尔一看叫这个名字的主人似乎已经魂不附体，便代为回答。

“是的，我刚才说我表兄坎迪多的话很对；尤其是现在，在开始大干以前，我不向任何人去汇报了。”

“什么？这还不算开始吗？”坎迪多先生问，他的声音似乎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而象是从坟墓里冒出来的。

“当然不算。好戏现在马上就开始了，我们已经接到了命令。”

“您是直接得到命令的吗，少校？”

“是的，丹尼尔先生。我现在可以只跟护法者通气了，我可不愿意跟玛丽亚·何塞法夫人打任何交道。”

“看她把您折腾得真够呛！”

“她现在又把盖坦、巴迪亚、特龙科索缠住了，总盯着巴拉卡斯和那个逃跑的统一派野种，好象那个家伙不会去投奔拉瓦列。”

“这么说，那位夫人连我也仇恨了！”

“不，她没对我讲过您什么，她不喜欢的是您的表妹。”

“少校，不定哪天我要去问问她那是为什么。”

“今天她又跟特龙科索和一个在那个别墅附近干活的黑人姑娘关着门在嘀咕什么。”

“您瞧瞧吧，少校，您忙着为联邦事业出大力，可玛丽亚·何塞法夫人忙的是什么呢！”

“她就知道打发人去监视女人！”

“毫无疑问，那个黑人姑娘肯定是她的暗探。少校，您想喝点什么？”

“丹尼尔先生，我什么都不想喝，我刚吃过午饭。”

“您没听到什么消息吗？”

“哪方面的？”

“您还没接到什么命令吗？”

“可是我不知道。”

“关于雷蒂罗那一带的。”

“关于雷蒂罗那一带吗？”

“是呀，就是那幢大房子。”

“是领事的住宅吧？”

“对。”

“噢！没有，没接到命令。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么干！”丹尼尔说着把右手手指合拢再举到齐奎蒂尼奥的眼睛那个地方；这时坎迪多先生感到毛骨悚然，眼睛几乎从眼眶里瞪出来，因为他觉得眼前的丹尼尔就是犹大的化身。

“我知道！”奎蒂尼奥说。

“可是还没来命令吗？”

“没有。”

“这样更好，少校。”

“什么，这样更好吗？”

“是的，我跟您说的话我最清楚，所以我才请您来我这儿。您

的表兄是自己人，他了解这事的所有内情。”

“那还有什么文章吗？”

“就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啊！”

“现在那儿的人还嫌少。等以后大干起来的时候，那儿的人会挤不下的。等到八日或九日……您懂我的意思了吗？”

“懂，丹尼尔先生，”奎蒂尼奥回答说，他一了解丹尼尔的意图之后，就眉开眼笑，满脸露出杀机。

“很好！统统都干掉。”

坎迪多先生这时想到丹尼尔是不是疯了，因为他简直无法相信他听到的那些话。

“痛快！”奎蒂尼奥说。“这样最好不过了。不过还没 来 命令，丹尼尔先生。”

“啊，对，还没有命令，上帝保佑！不过，我正在张罗 这 件事。”

“还有圣科洛马也在为这件事奔忙哪。”

“我知道。”

“他想跟那个美国佬干一仗。”

“这我了解，少校。”

“他跟那个美国佬有过什么仇。”

“准是这样。咱们说定了，等我把命令弄到手，您听 清 楚了？”

“丹尼尔先生，那时我就出动我的全部人马。”

“要是圣科洛马弄到命令，您能通知我一声吗？”

“那还用说！”

“因为有这样一层道理：我必须到场，免得由于联邦派的热情过于高涨，把领事馆的文件都毁了。”

“啊！”

“因为要是发生那种情况，护法者一定会为给国家可能带来的麻烦大发脾气的，您理解这一点吗？”

“理解，丹尼尔先生。”

“不过，即便圣科洛马弄到命令，我的意见是咱们等人多一些再动手，就是说等到八日或九日。”

“好，这样更好。”

“这才叫一网打尽哪，少校！”

“我们大家早就在盼着这一天了。”

“就是说你们的人都知道了，对吗？”

“都知道这件事了，不过，只要命令不下来，我们就不敢采取任何行动。”

“你们这么做很对，这才是真正的联邦派。”

“可是，您知道我们的打算吗？”

“您说说吧，少校。”

“我们打算从今天晚上起在那幢房子周围布上埋伏。”

“这个想法好，不过你们要当心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们只抓步行去那儿的人，别去扣留任何马车。”

“为什么不扣马车呢？”

“因为车子可能是领事的，他的车子是动不得的。”

“那为什么？”

“就因为是领事的，而领事的一切都受护法者的保护。”

“啊！”

“因此，动马车就等于动领事本人。”

“这我以前不知道。”

“您瞧见没有？来谈谈总是有好处的。我们要是干出什么蠢事来，影响了我们的战局，您瞧护法者会发多大的脾气吧！”

“我马上把这一点通知弟兄们。”

“对，别耽搁时间。这种事情是很微妙的。”

“当然。”

“这就是说，没有命令可别动手。”

“愿上帝保佑，丹尼尔先生。”

“命令一天不下来，咱们就等着里面进去更多的人。”

“对。”

“那我们都谈妥了，少校。”

“是的，丹尼尔先生。我得走了，但愿他们没有去拦截马车。”

“对，您赶紧去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啦，坎迪多，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你记住有我这个表弟在。”

“谢谢，我敬爱的表弟，”坎迪多先生回答说，他已经吓得半死了，勉强撑起身体握了握奎蒂尼奥伸给他的那只手。

“你住在哪儿？”

“老弟，我住……我就住在这儿。”

“好的，我一定再来看你。”

“谢谢，谢谢。”

“那就回头见吧。”

奎蒂尼奥和丹尼尔一道离开那个房间，丹尼尔在客厅和他告别时把手伸进衣袋，并对他说：

“少校，这是给您的：一共是五千比索，家父寄给我这笔钱要我分发给贫苦的联邦派成员，我请您代劳啦。”

“您交给我好啦，丹尼尔先生。安东尼奥先生什么时候来这儿？”

“他随时都可能到。”

“他一到，您就派人通知我。”

“我一定照办，少校。祝您运气好并为联邦事业再立新功。”

丹尼尔回到办公室以后，提笔写了起来，根本没留意坎迪多

先生在目不转睛地瞪着他，目光里交织着怒火和惊讶。丹尼尔写了这样几句话：

“爱德华多：我已确实了解到关于袭击斯莱德住所的流言目前只不过是空泛的议论，因为并没有相应的命令。但是必须让领事先生通知提出要求避难的人，要他们万勿步行去那里，因为房子周围都有人在监视，但是乘车去不会有任何问题，特别是乘坐斯莱德先生本人的马车去则更为妥善。再见。”

“亲爱的老师，现在请您带去的不是一封而是两封信了。”

丹尼尔抬手把便条递给坎迪多先生，可是坎迪多先生却说：

“我不要，难道你非要把我卷进你的肮脏叛卖勾当里去不可吗？”

“我的天哪！您是不是精神失常了呀，奎蒂尼奥的令人尊敬的表兄？”

“这个大活鬼的表兄准保是个罪犯。”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呀！”

“我说什么我自己清楚；我确实认为我进入这个处处进行犯罪、叛卖和虚伪活动的迷宫是在发疯！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请亮明你的立场。你怎么居然当着我的面议论袭击我要去避难而且里面还住着你称之为朋友的那所房子，……”

“太感谢上帝了，坎迪多先生！让他来向您解释清楚这一切吧！”

“难道对于我亲耳听到的这些事情，你还能做什么解释吗？”

“您看这个，”丹尼尔说着把刚才写的尚未加封的那个便条打开，递给坎迪多先生。坎迪多先生一看信大惊失色，两眼都发直了。

“啊！”他一连看过两遍以后又感叹起来。

“坎迪多先生，这叫将计就计，让他们自作自受，也就是使他们自动给自己的敌人效劳。简而言之，就是把黎塞留① 的谋略小加运用，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拉罗舍尔② 和英国，否则也可以利用一下。现在您去吧，您在美国的领土上可以安心休息了。”

“来，让我拥抱你一下，令人钦佩的年轻朋友，你使我经历了我一生中最严酷的时刻。”

“好，来拥抱吧，您现在就坐我的马车去，奎蒂尼奥的尊贵表兄。”

“丹尼尔，你别辱骂我了。”

“好吧，明天见；不，后天见。车子已经停在大门口了。”

“再见，丹尼尔。”

可怜的坎迪多先生又拥抱了一次他的学生，就走了。半小时以后，坎迪多先生的这个学生在努力想入睡，坎迪多先生象他自己说过的那样在美国的土地上昂着头走来走去，而爱德华多则在读朋友写来的信件。

---

① 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枢机主教，执政期间取消了胡格诺派的政治特权。

② 拉罗舍尔，法国大西洋沿海城市，十六—十七世纪曾在胡格诺派（即加尔文派）教徒控制之下。

第十七章　惊心的钟声

现在请读者回忆一下美丽的十月五日那天的情景。我们在那一天看见穿着华丽衣裙的阿玛莉亚如何挑选当晚要用的盛装，以及她跪在地上向上帝表明心迹的情形。那天晚上她就要和心上人举行婚礼了。在了解了前面几章叙述的事件之后，我们就在那天晚上重又回到巴拉卡斯。

但在到达那儿之前，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到一辆马车上。这辆马车在科连特斯街的一幢外表破败的房子门前一停下，立即从房子里面走出一位年迈的神父。他上车以后，便向坐在车里的两个人打招呼，那两个人看来是专门在等他。马匹立刻拉着车离开那里，拐上苏伊巴查街朝南驰去，在横穿联邦街时，马车夫不得不勒住马缰绳，否则就会撞到从田野方向奔驰过来的三个骑手。他们骑的马都没钉马掌，看上去已经跑了许多路。其中一个骑手似乎已经上了年纪，可能是另外两个骑手的上司或东家，因为他们和那个人总保持一定距离，而且那个人的坐骑配有高乔人式的精致马具。

这时钟刚刚敲过八点。

巴拉卡斯的长街上已空寂无人。

举目望去，既看不到些微光亮，也看不到任何人影或其它有生命的东西，只听到微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那里犹如裹着黑披风的精灵从另一个世界下到人间时选中的地方，它们在

那里东跑西窜、到处游荡、你碰我撞又哭又笑又唱；贴近窗户上的玻璃，时而膨胀得很大，时而一滑而过；既无一定形状又无一定颜色；从人的面前轻轻掠过，弄乱人的头发，喷出气息使人产生万千想象，又匆匆遁去。在那僻静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人惶惶不安，心都在收缩，一种难以名状的模模糊糊的东西压在心头上，使头脑对风和阴影都会产生无端疑惧。精灵时隐时现，若即若离，幻觉象烟圈一样升起，又象云雾和空气那样在空中消散；亮光会猝然使人眼花，又忽地熄灭；风把笑声和呻吟声带来，在人的心中回荡，人越是不安，心里越感到压抑难忍，这种感觉不同于通常的害怕，而且夜晚欲睡不能安眠、面前凶多吉少、危险可以意会但难以言传时的那种感受，那是处在当时的时局下在一定环境中和特定的时刻里人的内心而不是感官才有的感受，是富有想象力的头脑才能觉察到的……

但是就在那样一个荒僻的地方，就在那黑暗笼罩一切的地方，阿玛莉亚的乡间别墅的四堵大墙后面掩藏着一个热烈场面和一片光明。

在客厅里，镜子映照出点燃的五十支烛光，烛光照亮了锃亮的家具和玻璃大花瓶。大花瓶里插满了鲜花，灯光与花朵明暗交错，使花瓶上的彩饰呈现出相映成趣的各种色彩：钻石的天蓝、红宝石的鲜红、蓝宝石的娇艳、翡翠的夺目光彩和白玉的俏丽。

小书房和梳妆室也同样灯火辉煌，只是那个孤零零的美人的卧室例外，里面只亮着一盏小小的青铜灯，灯上面用一个雪花石膏灯罩遮着光，那是因为爱情不需要喧哗和耀眼的灯光。爱情是上帝播下的神秘种子，深深埋藏在人们的心中，它在人世间要求的仍然是神秘和不事声张。傍晚的大海和透过树叶洒落的束束月光是要求平静和相宜的亮光的典型，在等待那一美好时刻的热恋中的情人，出于对爱情的遐想而绝非造作，知道也应该

那样悄然无声地享受他们的爱情，而阿玛莉亚的卧房就象傍晚的平静海面、林中的月光和女人那颗神秘的心那样，在等待那一时刻。

但是，与卧房的惨淡灯光适成显明对照的是阿玛莉亚的秀逸风姿，她在梳妆室的灯光照射下，犹如夜空里众星之中的一轮皓月。

她这时仪态万方，既年青又健美，是集优雅与丰采于一身的典型。她刚刚梳妆打扮完毕，正站在那些大镜子中间仔细端详。

在她身上，人们会认为有什么超越年龄的奇特作用的东西，并使她堪与以色列① 的巾帼相比。她的侧影如摩西② 的姐妹马利亚③，她的体形和身姿胜过优雅的喇合④；她有路得⑤ 那样的明眸和羞答答的目光，有亚比该⑥ 那样匀称的脖颈和白皙皮肤；她的眉毛如一弯新月，头发犹如贝特莎贝⑦ 在夜晚遮盖脸和肩头的披巾；她和沙巴⑧ 女皇一样文雅和华贵，她的额头和亚伯拉罕⑨ 的妻子一样端庄；她全身的俊美数不胜数，而她的容颜和多比雅的无比美丽的妻子⑩ 一样，表现出她的心灵。

路易莎在一旁出神地欣赏她。

阿玛莉亚穿着一套淡紫色罗缎衣裙，上面有两条宽宽的洁

---

① 以色列，《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先。据《创世纪》记载，原名雅各因与天使角力得胜，由天使改名以色列，意为“与神较力”。犹太人又称以色列人，据此。

② 摩西，一译梅瑟。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

③ 马利亚，一译玛利亚。《圣经》中耶稣的母亲。

④ 喇合，《圣经》中的人物，耶利哥城的艺妓。

⑤ 路得，《圣经》中的人物，伯利恒人以利米勒的二儿媳，为人忠诚孝义。

⑥ 亚比该，《圣经》中的人物，牧羊人拿八的妻子，聪慧艳丽。拿八死后，她成为大卫的妻子。

⑦ 贝特莎贝，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乌利亚，当乌利亚被大卫的人杀死后，她同大卫结婚。

⑧ 沙巴，古阿拉伯（今也门）城名，其女王以豪富闻名。

⑨ 亚伯拉罕，《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他与亚卡生下伊斯梅尔（阿拉伯人祖先），与撒拉生下伊萨克斯（希伯来族长）。

⑩ 指小多比雅的妻子撒拉，其父以虔诚著称，双目失明后得以重见光明。

白花边，用白色的小朵玫瑰花束连在一起，那些花朵可以同大自然最娇嫩、最水灵的鲜花媲美。她的颈部除了一串珍珠外没有别的装饰物，这串珍珠隐在她那几乎袒露的胸部上的花边里，上面挂着一个放有她母亲肖像的小圆珍宝盒。她的头发结成双股的发辫盘在脑后，从脑后到两鬓的一溜发卷一直垂到肩部，英国花边条带垂在背上，这些带子就结在那天上午她亲自选中的那朵白玫瑰花上。她的披巾也是花边制的，象薄雾一般垂到她的肩头，但是没有象她所希望的那样完全遮住她的胸部和脊背。她戴的唯一一件首饰是右臂上的珍珠手镯，手镯的按扣是蓝宝石的。这件首饰是在路易莎再三要求下，她才决定戴上的。

她所以引人注目、令人倾心、使人神魂颠倒，不仅因为她身上的这件或那件饰物，而是她全身的一切，而是她这个人本身。

她那双眸子盖世无双，这时比往常还要动人；她的嘴唇象石榴花，这时有红宝石一般的光泽，而那十月的淡雅的玫瑰花则使她的脸上失去往日过于苍白的颜色。这一切是由于在人生关键时刻油然而生的热烈心情使热血沸腾的必然产物呢，还是在梳妆室的灯光和镜子照射下由于自身美貌光采照人和头脑中种种遐想使她兴奋的结果呢？只有天晓得！女人的心理完全是不可知的奥秘，是无法用理智的目光去窥测的！……晚上八点钟，钟声响了，从钟敲第一下起，人们可以透过她胸部的花边听到她的心随着钟声跳动的声音。她那石榴般的嘴唇和脸上的十月玫瑰般的红晕都骤然变成珍珠和茉莉花的颜色。

“夫人，您的脸色又变得苍白了，可这会儿才刚刚八点钟呀！”

“正是因为这样，”阿玛莉亚回答说，她一边用手擦擦额头，一边坐下。

“因为是八点钟的关系吗？”

“是的。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啦，从今天下午六点钟起，我

每次听到敲钟的声音，就难受得要命。”

“是这样，我已经注意到了，是从六点钟开始的。您猜我想怎么办吗？”

“路易莎，怎么办？”

“我去把钟弄停了，到九点钟的时候，您就不用再难受了。”

“不，路易莎，不要去。到九点钟的时候，他们大概已经来了，一切也都办完了。我现在好了，没什么关系了，”阿玛莉亚说着站起身来，又恢复了刚才的气色。

“是这样，没错儿，您又象原先那么漂亮了；夫人，可是您象今天这么漂亮，我还从来没见过。”

“别饶舌了，去叫佩德罗来。”

路易莎走后，阿玛莉亚从胸前解下装有她母亲肖像的小圆珍宝盒，对着肖像吻了一遍又一遍。她刚把小圆珍宝盒重新别在胸襟上，路易莎和佩德罗就一道回来了。佩德罗的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长礼服的扣子一直扣到脖颈，一副军人派头，在他的上校的女儿就要举行婚礼的那个日子，他似乎年轻了二十岁。

“佩德罗，我的好朋友，”阿玛莉亚对他说，“我的家不会有任何变化的，我过去对您怎样，今后永远还是那样。我希望您永远把我当成您的女儿，在我就要结婚的时候，我希望能从您那儿得到的第一个爱抚我的表示就是，您答应我一辈子不离开我。”

“夫人，我，我……我能说什么呢，夫人，”老人一个劲儿地用力晃动着头说，好象这个动作能堵住那已经盈眶的并使他喉咙发哽说不出话来的热泪。

“好吧，您只要对我说声可以就行了。我要您在下个星期陪我一道去蒙得维的亚，因为马上就要作我丈夫的那个人今天夜里必须移居国外，而和他甘苦与共是我的责任。佩德罗，您能跟我去吗？”

“能，夫人，当然能，能，”佩德罗回答说，还做出他十分刚强，谈吐完全自如的样子。

阿玛莉亚随即走近一张桌子，打开一个盛满首饰的红木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只戒指，又走到她父亲的老战友身边。

“这只戒指，”她对他说，“是用我年幼时的头发编成的，它除此之外并没什么价值，所以我把它送给您，请您永远保存在身边。我父亲当年在军队的时候戴过这只戒指。”

“哎呀！是这只戒指，这个我认识，这我完全清楚！”那老兵说着低下头去吻他的上校曾戴在手上的戒指，就好象那是圣物一样。

这时阿玛莉亚和路易莎一见那个毫不造作、完全发自内心和真诚的怀念的动人心弦的表示，都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了。

“佩德罗，还有一件事，”阿玛莉亚又说。

“您尽管吩咐吧，夫人。”

“我想请您作我的证婚人。婚礼上没有别人，只有您和丹尼尔。”

老兵没有回答，而是走近阿玛莉亚，用激动得发颤的双手拉住她的一只手，恭恭敬敬地吻了一下。

“庄园的两个仆人都已经走了吗？”

“我按照您的吩咐，做晚祷时我就打发他们走了。”

“那就是说，现在就剩下您一个人了吗？”

“就我一个人了。”

“好的。明天您把这些钱分给仆人们，但不必告诉他们这是为什么，”阿玛莉亚然后从桌上拿了一沓钞票交给了佩德罗。

“夫人，”路易莎这时说，“我好象听到路上有声响。”

“门都关好了吗，佩德罗？”

“关好了，夫人。不过，这个朝庄园开的铁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经有两次了，我早就向您说过，门是我锁的，我还

把钥匙放在我自己的枕头下面，可上午我总发现门是开着的。”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不谈这件事了。”

“夫人，”路易莎又说，“我听到了响声，好象是一辆马车的声音。”

“是的，我也听到了。”

“马车已经停下了，”路易莎接着说。

“是的。可能是他们。佩德罗，您去开门。不过，没看清楚是谁别开门。”

“夫人，您放心。我现在是一个人，不过……不要担心。”

老兵说着从梳妆室走到路易莎的房间，然后穿过庭院，去看是谁来到了他的上校的女儿的住所。

第十八章　新娘的面纱

阿玛莉亚的话没有错，因为来的人确实是她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焦虑不安等待着的人。

她在梳妆室里听到打开客厅大门的声音，接着是丹尼尔穿过小书房和她的卧室的脚步声。

“啊，夫人！”那个青年人站在梳妆室门口看着阿玛莉亚说，“我料想我在这儿会有眼福看到一个漂亮的夫人，结果出乎我的预料，我竟有幸看到一个天仙！”

“真的吗？”阿玛莉亚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回答说，同时把白羊羔皮的手套戴好，那副手套好象是在她的纤纤细手上面画的一样。

“真的，千真万确，”丹尼尔回答说，他用十分赞赏的目光凝视着她，慢慢走近他的表妹，“以至于我还以为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欣赏一个女人，就象欣赏她，并对她……”

“今天晚上我就写信去，把这件事告诉她。”

“对，可是我，我……我就这样，”丹尼尔一边说，一边走到阿玛莉亚跟前，突然抱住她，在她额头吻了一下，随即象小孩那样一蹦离开她，接着说，“好啦，现在咱们谈正事吧。”

“对，早就该说了，你这个没礼貌的家伙。”阿玛莉亚甜密地微笑着回答说。

“爱德华多已经来了。”

“我就在这儿。”

“我也在这儿；因为我就差代替你们结婚了。”

“我可不跟你结婚。”

“那你算做对了。神父已经来了，可是他在这儿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

“为什么？”

“因为他呆在这儿，马车就得停在门外。”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这儿可能过巡逻队，马车必然引起他们注意，他们就会进行监视，那……”

“噢，对，对！……我全都明白……咱们走吧，丹尼尔，……可是……”阿玛莉亚用手扶着桌子。

“可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真想笑我自己，可是我笑不出来……我不知道我的心里怎么了……可就是……”

“走吧，阿玛莉亚。”

“走，丹尼尔。”

丹尼尔拉着表妹的一只手，挽起她的胳臂；他们走出卧室，穿过前厅，来到客厅。神父和爱德华多正站在那儿看一幅画。

爱德华多穿一身黑礼服，戴着白手套。他的脸色发白，使他的头发越发显得乌黑，就象乌檀木一样。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四周长着长长的丝绒般的睫毛，给他那英俊的脸庞增添了几分忧郁和诗意，好象是画家笔下的明暗对比。

爱德华多是个硬汉子，但他是个有心肠的人，因此在他行将进入他一生的至为关键时刻的夜晚，他不可能无动于衷。结婚将结束他的独身生活，使他向过去告别，开始新的生活，而这关系着他今后能否幸福；但在一尝到盼望已久的幸福甘露之后，就得匆匆从心爱的人身边离去；继之就得逃亡异国，而在向祖国告

别、一步步离去时，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这些情况足以使久经命运打击的人从心底里感到抑郁，尤其是这些情况将在很短时间内发生时，更是如此。

他和他的阿玛莉亚相互看了一眼，这一眼抵得上千言万语。

丹尼尔事先早已嘱咐过神父，必须迅速完成结婚仪式，仪式所需的准备事宜也事先由丹尼尔完成了，因此当即开始仪式中最庄严的那一项事宜，也就是神父在人间所负使命中最庄严的那一项，即把两个人的心和生命永远结合在一起，在人间膜拜上帝才有的美好启示，并把上帝的名字和对上帝的虔诚与人的心灵中最神圣、最崇高的东西——爱情融为一体，与联着下凡的天使和天使的化身——爱情这个无形的祥光融为一体。

神父祈祷完，就提出那个要人作出至死不渝的回答和回答时心跳加速、热血沸腾的问题。随即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指着不可分的和永恒的三圣一体表示今生来世永远在一起，因为按照神圣的天意由上帝在人间结合在一起的人，如果在地上暂时分离，将来升天时还会聚在一起！

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宽慰地喘了一口气，他们紧紧地拉着手，目光闪着深情，嘴上泛起了纯真的微笑；他们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他们的眼睛里第一次闪着幸福的泪花，他们的脸色刚才还那样苍白，这时由于幸福的火花突然变红润了。

仪式刚刚结束，阿玛莉亚正在亲吻流泪的路易莎，丹尼尔走到佩德罗跟前，附在他耳边问：

“您的马在牲口槽吗？”

“在！”

“我要用一个小时。”

“好的。”

在爱德华多向神父表示谢意的时候，丹尼尔连忙拉着阿玛

莉亚的手，把她拉到前厅的一个沙发旁边，对她说：

“神父得走了，我也一样。”

“你？”

“是的，贝尔格拉诺夫人，我也得走了，因为我命里注定不能安心地总呆在一个地方，为的是好让您的丈夫能在蒙得维的亚安生。”

“可是，出什么事了？我的天呀！出什么事了？你不是和我们说过直到上船的时候你都和我们在一起吗？”

“是的，可正是为了能这样，我现在必须出去一趟。你听我说，你知道上船地点是在博卡，因此没人会料到的；可是我们和道格拉斯说好，在九点至十点的时候，在港口的一间小木房里碰头，以便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时不得不改变一下计划。由于这个英国人比英国人还要守时，我肯定一刻钟以前他就去那间小木房了，因为现在快九点钟了。过一个小时，我就回来。在这期间，让费明赶车先把神父送回去，再骑我的马回来，等我回来用。”

“是去博卡时用吗？”阿玛莉亚问，急切地等待丹尼尔的回答。

“不是，我们和爱德华多去的时候，都步行去。”

“步行？”

“是的，因为我们得从索梅耶拉和布朗别墅中间穿过去，然后再过巴尼亚多，这样就跟在伦敦一样安全。”

“对，对，这样好，”阿玛莉亚说。“可你得带上费明和佩德罗。”

“不，两个人行了，你不要管我。现在我们得分手了，因为只要马车停在你的房子门前，我就没法放心。”

“你带着武器吗？”

“带着哪；走，跟神父告别去。”

他们俩回到客厅，过了一小会儿，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一道

把神父送到门厅外。这位神父为了履行其职责，曾甘愿冒这么晚的时间和这么偏僻的地方所意味的一切危险。

在拉马车的马匹开始向城里奔去和爱德华多关上临街的大门的时候，丹尼尔走出大门，嘴里哼着一支吉他曲子，或者具体点儿说，哼着一支哀婉的情歌，这种歌曲的歌词都大同小异；他穿着套头斗篷，骑马小跑着，十足象个懒散的高乔人。

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回到客厅，当灯光重又照亮阿玛莉亚的脸庞时，爱德华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握着他妻子和心上人的双手，充满柔情地如醉如痴地凝视着她，然后把她拉到自己怀里。他什么话都没说，而且也说不出话来，只是长时间地紧紧地拥抱她，亲吻她那由于无比幸福在微笑的嘴唇和闪烁着爱情光芒的双眼。但是，阿玛莉亚就象触电一样，突然全身一颤，从爱德华多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然后低着头慢慢穿过客厅、小书房走进卧房，接着站在耶稣受难像前，喃喃地向耶稣发问和祈祷。

爱德华多跟在她后面，一直感到十分惊异，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在发觉妻子发抖或脸色突然变白后一直感到极为不安。

“可是，我的天呀！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阿玛莉亚，你怎么了？”爱德华多最后才这样问道，同时拉着她的一只手，让她在卧房的小沙发上坐下。

“没什么，爱德华多；没什么，爱德华多；已经没事儿了……刚才我真难受极了！……都是迷信……是神经质；我也说不清！不过，已经过去了。”

“不，阿玛莉亚，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有一个我不了解的原因；但是我要知道，因为此刻我比你还要难受。”

“那你就别难受了；是钟声引起的，就为了这个。”

“但是……”

“你别再问了，别叫我多想了；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但是，这我没法避免，而且今天一下午我一听到钟声就有这种难受

的感觉。”

“没别的原因吗？”

“我可以向你起誓。”

爱德华多舒了口气，好象从心头上搬掉了一大块石头。

“我的阿玛莉亚，”爱德华多说，“刚才我看到你发抖和从我的怀抱里躲掉来寻求上帝的保护，我的脑子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一会儿时间里我感到的痛苦比我一生所受的折磨都厉害。我当时以为你是不愉快的表示，是你的心灵反对和我永远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反抗表示。”

“爱德华多！看你想到哪儿去啦！神圣的上帝呀，怎么会是这样呢！？”

“对不起，我的阿玛莉亚，原谅我，我心中的天使……；我一生历尽坎坷，我对你的爱完全发自肺腑，此时此刻的幸福预示着在你身边我的生活会多么美满，而正是所有这些才促使我产生那种想法！……请你原谅我，原谅我吧！”

他一边说，一边把她搂在怀抱里，把散落在她额前的发鬈理好，用嘴去吻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和颤动的嘴唇。

她这时则对心上人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爱情，这是我第一次恋爱，第一个婚礼，是我新生活的第一天，是我幸福的开端。”

“我的阿玛莉亚！”

“爱德华多，我一生的不幸，往日默默无闻的生活、孤苦伶仃的岁月，这一切我现在都抛到脑后了。今天我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这正因为有了你和为了你。如果有什么让我放不下心，缩手缩脚的，那就是我心里的害怕感觉，那时时刻刻烦扰我的可怕幻觉，这种幻觉使我认为我命里注定是不幸的，而且我的不幸还给爱我的每一个人招致灾难甚至死亡。我之所以无视我这样的命运，是因为只有通过我才能争取到使你离开这个地方。要不是为

了这个，我也就无须感受此刻我所感到的莫大幸福，此时此刻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因为我毫不担心会给你带来任何灾难……你还认为我不够爱你吗?!”

“啊！这对一个真心相爱的人是多么大的幸福呀！……”

这时灯光变暗了，白玫瑰的花瓣纷纷落在阿玛莉亚的发鬘上，花边织的披巾随意缠在他们俩的手臂上，又遮住他们俩的脸，……那是新娘的面纱……是遮着神秘的爱情的薄纱！……

第十九章　洞　　房

乡间别墅的钟敲十点的时候，佩德罗听到和辨认出是丹尼尔在黑呼呼、空寂无人的长街上哼唱的声音之后，打开了大门让丹尼尔进去。

就在同一时刻，在相距几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场面：就是阿玛莉亚从钟敲响头一下开始比前几次颤抖得更厉害，把头扎进丈夫的怀里，下意识地搂住他，好象那钟声是不幸发出的不祥声音，又在她新生活之始预示灾难将临，向她的生命之本——她的爱德华多——宣布不幸即将到来。

“亲爱的，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好丈夫？”她终于这样问，目光里既充满了恩爱，又夹着一些忧虑不安的阴影，“这是怎么搞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心里有这种奇特感觉，而且随着时针移动，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这是怎么啦？难道在你身边我都不能得到幸福吗？”

“我的天使，这完全是你自己的想象，就这么回事。你过去的不愉快一直郁积在心里，所以思想不开朗，不过我对你的爱情，我今生今世对你的爱慕和不遗余力地使你幸福和安宁，会把那些阴影完全驱散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种气氛和环境使你身心受到了损伤。不过，你很快就和我在一起了，而且离这儿远远的。”

“是的，很快，爱德华多，一定要尽快。我在这儿没法儿活下

去，而且无论去什么地方，没有你我都不可能活下去。”

“以后我们可以一道旅行。”

“可为什么不能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呢？”

“这不行。”

“我什么都可以留下。路易莎和佩德罗以后再去找我。”

“这不行。”

“爱德华多，带我去吧，就带我去吧。我不是你的妻子吗？难道不该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吗？”

“应该，可是我不能让你冒险，我的宝贝儿！”

“让我冒险？”

“万一有什么意外……”

“那就是说你自己也有危险啦？你们干吗要哄我呀？！你们不是对我说过是万无一失的吗？”

“这是肯定的，确实没有危险；但是有可能我们不得不在河上呆上两、三天，甚至三、四天。”

“只要我和你在一起，那对我有什么了不起的？”

“阿玛莉亚，咱们一点不要改变计划，我们结婚后应该遵守结婚前的诺言。如果过半个月你不能和丹尼尔一道去，你就一个人去，因为到那时就该同法国达成和平协议了，你乘船也就不会有任何麻烦了。亲爱的，你应该记住，我离开你，这是你对我的要求，而你必须留下，则是我对你的请求……。但是……我觉得客厅里有人来了。”

“是路易莎吗？”

“不是；我想准是丹尼尔。”

爱德华多说着吻了一下妻子的额头，走进客厅，果然是他的朋友在那儿。

这时阿玛莉亚叫来路易莎，吩咐佩德罗把茶送到小书房里，然后同丈夫和表兄一道走进小书房。

“亲爱的，真亏上帝保佑，一切都准备妥了。只是不必等到天亮，因为道格拉斯把上船时间定在午夜十二点，也就是说，再过两个钟头。”

“为什么做这个改变？”阿玛莉亚问。

“这一点我自己也没法向你解释清楚，因为我对我这位大名鼎鼎的走私专家的预见能力和精明是绝对相信，因此在他确定这个时间时，我什么也没有问他，因为我相信那是上船的最稳妥的时刻。”

爱德华多握住他的阿玛莉亚一只手，好象那样接触可以把他的心里话传给她。

丹尼尔亲切地看看他们俩，对他们说：

“命运不愿意满足我的一个最强烈愿望：我本希望在我得到幸福的同时看到你们心满意足。我们蒙受同样的不幸，我原来盼望能在同一时刻我们克服厄运一道享受片刻幸福：如果此时此刻弗洛伦茜亚在我身边，我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不管怎样，我一半的愿望总算实现了。至于另外一半……，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了。”

那三个年轻人的感情是那样细腻和深厚，彼此对每个人的命运是那样关切，以至一个人的幸福或痛苦、期望或忧愁都和另外两个人息息相通，因此这时难以令人觉察，但发自内心深处的泪花湿润了他们的眼睛。但是丹尼尔，这个特别能控制自己感情的硬汉子，这个肯于为自己所敬爱的人牺牲一切在所不辞的心胸开阔的人，立即觉得在那两个命运多蹇的人刚到嘴边的盛满幸福甘露的杯中滴进忧伤的苦水，无异于一种严酷的举动，便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拥抱，并对他们说：

“好啦，好啦！在命运给我们安排的这个时刻，你们应该高高兴兴，咱们别的都不要去想也不要去谈了，只准想着和谈论不久到蒙得维的亚以后的日子。”

过了一会儿，佩德罗端着茶盘走进来，他把茶盘放在小书房的桌子上。正如读者知道的那样，小书房位于客厅和卧室中间，阿玛莉亚和丈夫以及表兄一道呆在小书房里，她要佩德罗回去休息，因为她从来不让佩德罗给她斟茶倒水。

没过几分钟，丹尼尔使他的朋友们重新高兴起来。

丹尼尔谈话简洁、生动，才气过人、妙趣横生，话题势必具有他的印记。

最后，他只想先让他们俩动动气，然尔再尝尝重归于好的欢乐，因为这种一时的火气比什么都更适合热恋中的人的内心需要，因为那是重新和好的前奏，而一旦和好，则将加倍地恩爱。于是丹尼尔一本正经地喝过第二杯茶后对他的朋友说：

“啊，爱德华多！有一件事我忘记问你了：那一小匣信我怎么处理好？”

“一匣子信！？”爱德华多反问一句，与此同时，阿玛莉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

“对，是啊！”丹尼尔还是那样认真地说，“就是那个信匣，我想里面还会有阿玛莉亚的头发，因为颜色很象。”

“丹尼尔，你在发疯吧？”

“感谢上帝，我没有疯。”

“先生，您何必遮掩呢？有这种纪念物，想好好保存起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嘛！”

“我的阿玛莉亚，我向你发誓，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匣子，我不清楚丹尼尔指的是什么信。他不是在开玩笑，或者象我说的那样，他在发疯。”

“不过，您何必否认呢？”阿玛莉亚回答说，她的脸涨得发红，故意露出一点笑容，使爱德华多茫然失措。

“瞧你，丹尼尔，这就是你那句玩笑闹出来的结果，”爱德华多责怪说，他这时开始悟到他的朋友是一时心血来潮。

“因此……”

“因此你真害人，因为，你还没看到吗？”

“看见什么？”

“阿玛莉亚已经狠着心把椅子从我身边挪开了。”

这时丹尼尔放声大笑起来，站起来拉住表妹的手放到爱德华多的手里，感叹地说：

“你们俩可真是难得！要是换了我的弗洛伦茜亚，她非板面孔不可。”

“不，不对，你不是开玩笑，”阿玛莉亚说，可是她并没有把手抽回来，而是期待着他们能说服她。

但是丹尼尔又笑了起来，再加上爱德华多使的一个眼色，终于使她清楚那确实是丹尼尔有意捉弄人。于是她紧紧地握住爱德华多的手，向他投去无比温柔的目光，这些向爱德华多说明她刚才的猜疑已经烟消云散。这时他们俩相视的目光表明各自的心迹，热切地握在一起的手等于把两个人的心联在一起。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路易莎的叫声，那声音如同在他们中间响了一个闷雷。

那是一种声嘶力竭、令人毛骨悚然的刺耳尖叫，随即看到小姑娘惊恐地朝里面房间跑来，同时听到在院子里响了一枪，接着传来一阵狂呼乱叫声和纷乱的脚步声。路易莎还未来得及说出一句话，别人也来不及向她发问，大家都已猜到出了什么事。他们本能地料到的情况立即呈现在眼前：他们透过小书房的玻璃看到在房间另一头发生的事，小姑娘就是从那边奔过来的。那边有一群面目狰狞的人正从路易莎的房间朝阿玛莉亚的梳妆室冲。这一切——从听到喊叫声到看到那群人——就象闪电一样，在一眨眼的功夫里发生的。

但是爱德华多也以同样的速度把妻子拉进客厅，并从壁炉的框架上抄起他的手枪。

也在同时——因为一切都如同迅雷不及掩耳——丹尼尔把桌子拖到书房和卧室之间的那个门口，连同桌子上面的灯、杯盏和所有东西都翻在那儿。

“丹尼尔，救救我们！”阿玛莉亚喊叫着扑到爱德华多的身上，爱德华多当时已经拿起了手枪。

“好的，阿玛莉亚，不过只有硬拚了；现在说什么也不管用了。”

这最后几个字被爱德华多的手枪发出的爆炸声淹没了，爱德华多是在很近的距离朝着八九个刚冲进卧室门口的亡命徒开的枪。丹尼尔这时在门口那儿又堆了几把椅子，同时从院子里又传来一声枪响和一声狮子般的怒吼声，这一声盖过全部喊叫声和枪声。

“上帝呀！他们把佩德罗打死了！”阿玛莉亚大声喊叫起来。她一直紧紧搂着爱德华多的左臂，他怎样也挣脱不了她。

“我还没死，”那个老兵说，他从客厅门外走进来，客厅通着门厅。他满脸和前胸都淌着鲜血，因为他的头部被砍中一斧子。他说那句话的同时，把爱德华多的剑递了过去，最后在书房的那几个人的身边和丹尼尔临时筑起的工事前面倒下。他一面用左臂揩去挡住眼睛的鲜血，一面用拿着马刀的右手试图关上客厅的门。

我这枝秃笔，甚至我的思路，都跟不上当时发生这些情况的速度，因为那一切的发生都过于突然和迅速。

爱德华多对搂着他的胳臂和腰的妻子说：

“阿玛莉亚，你会误了我们的事的，你放开我，赶快到客厅里去。”但他的话听不清了，因为从院子里和梳妆室传来的以及冲进卧室的那些人发出的喊叫声震耳欲聋；其中有一个家伙挨了爱德华多一枪，应声倒了下去。

挥舞的军刀碰到梳妆用的穿衣镜子上，玻璃被砸得粉碎，军

刀不管什么家具、窗户上的玻璃、盥洗池子等等都乱砍一阵，每砍一下都伴有一阵疯狂的喊叫声，使得那一吓人的杀人场面变得愈加恐怖。

由于爱德华多不停地射击，在冲进卧房的人当中有几个向后退了几步，有的人突然停下不再朝倒在门外的桌子和椅子那儿冲了。但是这时有两个家伙冲到了卧房。

“啊，是特龙科索和巴迪亚！”丹尼尔大喝一声，又扔过去一把椅子，侧身紧贴房门站住，又从胸前掏出他在五月四日那天夜晚救过好友的那个武器。那是他身上唯一的武器，在那场将要展开的殊死搏斗中，那件武器效用就不大了。

在那两个家伙象两个恶魔一样，一个手里拿着手枪，另一个挥着马刀，冲过来的时候，爱德华多拦腰抱起阿玛莉亚把她抱进客厅放在沙发上，又拿起佩德罗递给他的那柄剑。佩德罗这时刚刚把客厅门上的小插销插上，想挣扎着跟爱德华多一道去小书房，但他刚迈了两步就没了力气，两腿一软跌倒在阿玛莉亚坐着的那只沙发前，气得混身发抖。他随即抱住了阿玛莉亚的脚，他那侠义的热血洒在她身上，到这时他想的还是救护她，用自己身体护住她要她别动弹。

这时爱德华多一剑砍中一个匪徒的头，他那致人于死命的一剑快如闪电。那个匪徒离那堆倒在地上的桌椅最近，当时在头头的呐喊下一共有十多个匪徒企图冲过那个小小的障碍。

与此同时，丹尼尔击中另一个人的肩部，他那个包铅的短棒啪地一声就使那个家伙的胳臂错了位。

“夺他的刀！”爱德华多向丹尼尔喊道。这时候佩德罗拚命挣扎想站起来，但是已经办不到了，因为他的胸部和头部都受了致命伤，他剩下的力气只够抱着阿玛莉亚的脚，和用微弱的声音反复对搂着女主人的路易莎说：

“灯，快把灯熄了，我的上帝！”

可是路易莎听不到他说的话了，即使听到，也不会照办，因为她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若再呆在暗处她会更加恐惧的。

爱德华多和丹尼尔这两下打得很准，但结果只是吸引了更多的匪徒朝他们俩扑过来，因为在头头的一声令下，那些正在梳妆室里打砸抢的家伙也都一涌而上。在他们猛扑近堆在那儿的桌椅时，爱德华多对那堆障碍物感到不便，因为妨碍他使剑，使他够不着敌人，他便想用脚把椅子弄开。当他快要弄出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的通道时，丹尼尔用他那可怕的短棒朝一个家伙的脊背猛砸了一下，那个家伙和另外几个人当时正弯着腰想把椅子从那儿搬开，结果他倒在那儿把爱德华多刚打开的通道又堵上了。

"丹尼尔，快去救阿玛莉亚，快去救她；你不要管我，快去救她！"爱德华多大声说，他这时已经急红了眼，但这与其说是由于格斗猛烈不如说是由于他无法用手挪动那堆障碍物才这样的，因为他得用剑搪住从障碍物另一侧劈过来的刀和剑，同时还得提防用脚弄开桌椅时不要给绊倒。

这种情况相持了大约十分钟后，有六七个匪徒离开卧室穿过梳妆室撤走了，余下的几个家伙在留在那儿的头头的指挥下，仍力图搬开翻倒在地的桌椅，但是他们过于胆怯，所以能搬掉的只是爱德华多的剑锋够不到的两三把椅子。

爱德华多和丹尼尔这两个青年人谁也没有受伤。爱德华多在挥剑的一个间歇，回头透过书房的玻璃窗看看阿玛莉亚，只见一个垂死的人和那个小姑娘按着她，便又回过头来，用法语对他说：

"你去救她，从客厅门出去上马路，再往对面的水沟跑；我在五分钟里打碎所有的灯，再从这群恶棍中间杀出去去赶你。"

"对，"丹尼尔回答说，"只能这么办了；我早就这么想过，可是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下，而且现在我还是不想走。我马上去

看看怎么把她先救出去，马上就回去；不过，你别冲出这个工事。”

丹尼尔象闪电一样跑进客厅，当他把里面点着的一盏灯和一只烛台刚摔灭，只听客厅门发出一声巨响，门上的插销就脱落下来，两扇门完全敞开了，一群家伙象魔鬼一样一窝蜂地拥进了客厅。在那个从地狱中产生的、并在阿根廷世世代代中最遭人诅咒的政府周围麇集的就是这些魔鬼。

这时听到一声尖叫，那叫声令人心碎，那是阿玛莉亚发自肺腑的声音。她随即挣脱佩德罗几乎变得冰凉的手和柔弱的路易莎的无力胳臂，奔到她的爱德华多跟前用自己的身体遮护他。与此同时，丹尼尔拿起已经要断气的佩德罗的军刀，也冲进小书房。

但是，那群刽子手们跟着他一道也冲进了书房，在爱德华多把阿玛莉亚搂在怀里用身体筑起最后一道城墙时，所有的人都打成一团了。丹尼尔右臂挨了一刀，一把匕首从背后刺穿了爱德华多的胸膛，他是靠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又挺着身体站了一小会儿，因为他已受了致命伤。阿玛莉亚用双臂扶着他靠在书房的墙角的时候，他竟然凭一股血气举起了右手，震慑住那群刽子手。这时丹尼尔则在书房的另一个角落用左手挥着军刀英勇地进行自卫。就在两个匪徒在客厅里割下佩德罗的首级时，从邻街的大门传来猛烈的叫门声。路易莎这时已经惊恐万状地逃到门厅，辨认出费明的声音，立即拉开门闩打开大门。

这时只见一个身穿深色套头斗篷的老人呼喊着冲了进来。他的声音响若洪钟，但是就象人在心碎时那样包含着无比悲痛。

“住手！住手！我以护法者的名义命令你们住手！”

所有的人都听到这个声音，只是爱德华多例外，他的灵魂这时已离开去见上帝，他的头垂在他的阿玛莉亚的胸前。阿玛莉亚也失去了知觉，头一歪倒在她的丈夫——她的爱德华多——

身边的血泊中。

就在这时，钟又敲响了，时间是夜晚十一时。

“爸爸，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您快救阿玛莉亚，”丹尼尔一听到那个声音并认出是他父亲就大声说。

但是就在这个当儿，这个青年头部又受了重伤，无声地瘫倒在他父亲的怀里。他父亲说的那一句话使举起的屠刀停了下来，然而就是那句话曾经使屠刀被高高举起造成了那么多的不幸和那么多的罪行……

尾　声

至于在这个篇幅很长的故事中出现的某些人物的命运，以后的历史记载有可能向我们揭示一些有趣的材料，不过眼下可以说的是，就在发生那一血腥的惨案的第二天，巴拉卡斯的居民出于好奇都进到那座遭劫的别墅，但他们在那儿只看到四具尸体：有佩德罗的，他已身首异处；还有人民护法社的三名成员。那些尸体那天一直躺在那里，直到晚祷的时候才被一辆警方的车子拉走，同时五斗柜、桌子以及大衣柜里残存的最后一点儿东西也都被盗走了。

还传说坎迪多·罗德里格斯先生，在斯莱德先生死后——是在上述事件之后没过几周发生的，是由治安法官勒令赶出领事馆的，因为尽管领事已死和领事馆已不再是领事馆，他还顽固地拒绝离开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

至于玛塞莉娜夫人，只听说她有一天找到坎迪多先生并向他提出，作为他们俩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美好纪念，她愿和他白头偕老，坎迪多先生一听便吓得毛骨悚然，连忙拒绝。

译 后 记

我们想要介绍《阿玛莉亚》，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经过几个冬春的伏案工作，并数易其稿，我们终于把这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历史小说，呈献于读者面前。

《阿玛莉亚》是阿根廷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十九世纪阿根廷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何塞·马莫尔（José Mármol，1817—1871）的不朽巨著。作家在这部作品中用扣人心弦的动人情节和细腻描写，把众多人物的活动和纷繁的事件周密地组织起来，使之构成一幅阿根廷历史上最残暴的独裁者罗萨斯统治时期令人惊心动魄的鲜明图景。马莫尔在这部作品中采用浪漫主义与朴素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当时的社会风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绚丽多彩的大自然景色融汇成一幅引人入胜的历史画卷。难怪这部小说问世一百多年来多次再版，并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译成其他语文，在阿根廷、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及世界各国拥有众多的读者。

何塞·马莫尔生于1817年12月2日。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阿根廷独立战争的积极参加者，由于他们的影响，马莫尔自幼就对独立战争的英雄们及他们的崇高理想产生了倾慕之心。他十八岁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所大学深造，著名的阿根廷启蒙学者迪埃戈·阿尔科塔成为他敬爱的导

师之一。

在罗萨斯独裁统治期间，阿根廷的杰出社会活动家、著名诗人和社会学者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和他的朋友阿尔贝迪，在1838年7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青年阿根廷”，提出“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的口号，展开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年轻的马莫尔受埃切维里亚的影响，加入了“青年阿根廷”这个团体，发誓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反对罗萨斯暴政的斗争。不过，马莫尔在这个秘密团体中不是活跃人物，所以在该团体被迫解散及其领导人流亡国外以后，他仍然可以留在阿根廷。后来，他因与侨居蒙得维的亚的该团体的领导人建立联系并进行一些活动，为警察当局发觉，于1839年4月被捕入狱，给戴上镣铐关进地牢。

据马莫尔自述，他是在囚室里开始诗歌创作的。他用木炭在囚室的墙上写下了他的第一首充满激情的诗篇。

几个星期后，马莫尔获释出狱，但警察仍然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达一年半之久。到1840年10月初，罗萨斯的暴力组织人民护法社的马索卡分子要置他于死地，为形势所迫，他只好到美国驻阿根廷领事馆避难，一直到11月20日才秘密逃往蒙得维的亚。

马莫尔在蒙得维的亚的报纸上对罗萨斯及其恐怖统治展开了不懈的斗争。1841年，他创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邮报》。当时，由于侨民中缺乏团结一致，武装推翻罗萨斯的尝试屡遭失败，被独裁者的恐怖手段吓破了胆的人民群众的消极态度，使马莫尔对于人民群众能否起积极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于共和制是否适合当时的阿根廷也有所怀疑，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尽管如此，用一切手段推翻罗萨斯的统治，依然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时期他的诗作充满了激情，他的诗篇《飘泊者之歌》特别为人所称道。1842年，蒙得维的亚上演了他的两出诗体悲剧《诗人》和《十字军》，大获成功。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是马莫尔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除了《飘泊者之歌》，他在1851年出版了诗集《韵律》；同年，他在《周报》的文学增刊上开始陆续发表长篇历史小说《阿玛莉亚》。

1852年2月3日，乌尔基萨将军的军队在卡塞罗斯山附近与罗萨斯的军队展开决战，罗萨斯的军队在这场战斗中全军覆没。第二天，罗萨斯逃往英国，永远地离开了被他统治二十多年的阿根廷。

这时，流亡国外多年的马莫尔不得不暂时中断发表《阿玛莉亚》，满怀美好的希望，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但是实际生活很快使他的希望化为泡影。阿根廷各省的地方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并未因罗萨斯出逃而停止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治上的激烈情绪使国家四分五裂。1854年，马莫尔在《韵律》第二版序言中沉痛地写道："阿根廷的诗人们在令人心酸的飘泊之后回到自己的家园，他们在寻觅自己的祖国，但是没有找到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开头几年，马莫尔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被选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会议员，后来又被选为国会议员；他还多次出使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这些活动妨碍了马莫尔实现他的许多创作意图。对阿根廷政治现实的失望，终于使他退出了社会斗争，他的创作活动也随之而几乎完全停止。1871年8月9日，马莫尔与世长辞了。

马莫尔的长篇历史小说《阿玛莉亚》，在阿根廷文学史上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

《阿玛莉亚》这个悲剧故事，从开始到结束仅历时五个月，这在罗萨斯残暴统治的整个时期仅仅是很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五个月对罗萨斯政权来说却有重大意义。1840年是罗萨斯独裁统治产生危机的一年。这一年里，各种对抗力量都明显露头，各省的地方力量也纷纷起而反对独裁者，法国舰队严密封锁了阿

根廷沿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反独裁的人们都希望解放者军队迅速取胜；此外，这一年里，统一派阵营中的分歧也暴露出来，致使解放者军队遭到失利，因而使罗萨斯的倒台推迟了许多年。马莫尔在《阿玛莉亚》中对当时阿根廷社会存在的这些情况，作了十分透辟而且真实的描述，从而生动有力地勾勒出阿根廷社会的时代面貌。

在马莫尔发表《阿玛莉亚》的时候，书中描写的事件还是严酷的现实；到全书完成的时候，那些事件也还是刚刚成为过去的事实。作家把自己这部作品称为“历史小说”，大概是竭力表明要用编年史家不偏不倚的眼光来观察并分析那些事件，反映时代的本质，使之成为他的祖国可以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因此，马莫尔十分重视细节的真实性，在《阿玛莉亚》中让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登场，还大量引用当时报刊上的文章、官方的战报和书信等真实的文件，构织成一幅令人信服的历史图景。通过这些历史真实的外在描写，作家着力深入剖析历史事件的本质，揭示出对抗力量的性质，把书中人物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紧紧联系起来。马莫尔绝不是他所描述的事件的冷漠旁观者，他通过精心安排的情节，力图对事件的发展作出估计，找出合理的解释，引导读者去思索自己民族的出路。

马莫尔在《阿玛莉亚》中成功地再现了罗萨斯独裁统治下所特有的那种充满猜疑、告密、凶杀的恐怖气氛。小说直接描写独裁者的笔墨不多，但是由于作家选取的镜头极具典型，又刻画得入木三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许多没有独裁者出场的篇章里，处处使人感受到有他阴森可怖的阴影在游荡。小说还描绘了罗萨斯手下的一群鹰犬，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的贪婪、残暴、愚蠢、阴险和自私。遗憾的是，作家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把受罗萨斯蛊惑的普通人民群众也归入罗萨斯的营垒，因而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及其历史作用，甚至象贵族老爷那样瞧不起人民

群众。马莫尔尽管也承认“人民的无知和野蛮习尚必须加以教育和改造”，但是他怀疑在共和政体的条件下有这种可能，他认为君主政体更适合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他的思想局限性和对人民力量及民主的悲观估计，在《阿玛莉亚》这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马莫尔在《阿玛莉亚》中着力塑造了阿玛莉亚和爱德华多、弗洛伦茜亚和丹尼尔这两对青年男女，使他们具有美丽、高雅、潇洒的外貌，机智、纯真、坚定、高尚的品格。作家在他们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理想，使他们成为他所向往的欧洲文明的化身。可惜作家认为这一切在拉丁美洲的环境中都没有生存的可能，于是他在《阿玛莉亚》中给主人公们安排了令人惋惜的悲惨结局。

《阿玛莉亚》中有些章节几乎是政论性的铺叙，初看似与主要情节游离，实则作家企图通过这种铺叙，在更广阔的视野内介绍事件的背景，并以他自己对事件性质的理解来引导读者。

马莫尔不仅思想上深受法国资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影响，在创作方法上也受到法国作家大仲马、伏尔泰和英国作家司各特等人的影响，这从《阿玛莉亚》的结构上可以看得特别明显。小说的某些描写手法和情节安排不免有过分夸张之处，某些对话也有不够紧凑的缺欠，但是作家天才的魅力，他对阿根廷大自然的细致观察，他揭示阿根廷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的勇气，使作品始终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最后，让我们恳切地说一句也许有人认为是多余的话：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必定会有不妥之处，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译　者

1983年3月11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阿玛莉娅
作者＝（阿根廷）何塞·马莫尔著江禾　　李卞　　凌立译
页数＝８０２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１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９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